

叢書集成三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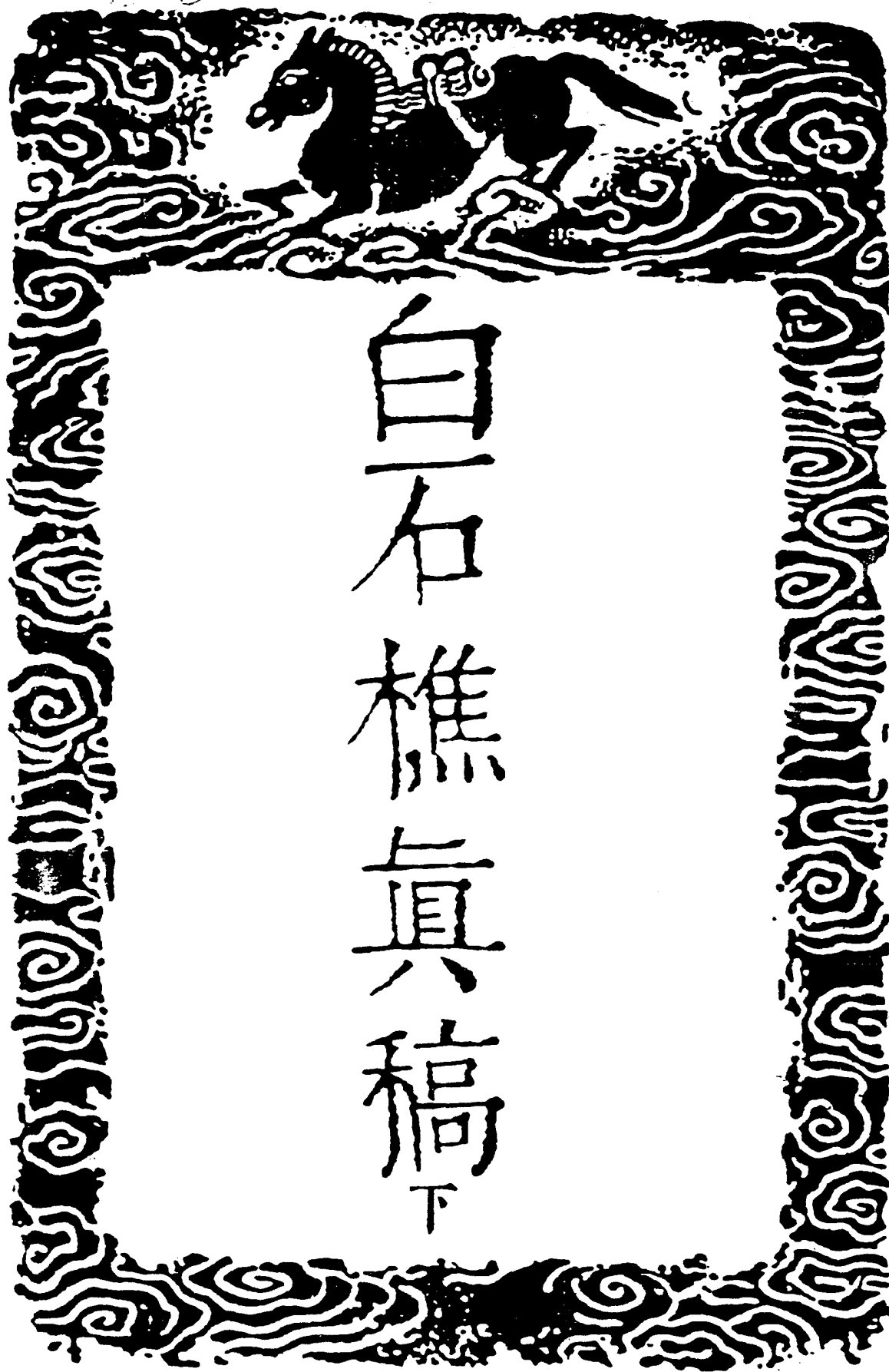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發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一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自卷三至二十四)	明	陳繼儒撰	眉	公	中	圖	〇五一	〇〇一
晚香堂集十卷	明	陳繼儒撰	眉	公	中	圖	〇五一	三六七
陶元暉中丞遺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	陶元暉著	明季遼事				〇五一	五三一
剪桐載筆一卷	明	王象晉撰	王漁洋	中	研	所	〇五一	五七七
幾亭文錄二十卷(自卷四十一至四十六·前附：幾亭全書序·總目)	明	陳龍正撰	幾	亭	台	大	〇五一	六〇九



白石樵真稿

下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訂定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忠賢之藪。滌腐餘之腥。計延炎鬯。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為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襍出于山崖水澗之間。刑羊豕。斟酒漿。土籥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庇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乎古。而有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為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陳水氏謂其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瑞。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尚書。塗面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瑁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

白石樵真稿

卷三

漢陳太尉廟記

一

漢陳太尉廟記

學有行義者。不徙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為正人。在天為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沙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机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机。移星易宿。地發殺机。龍蛇起陸。人發殺机。陰陽反覆。殺机者。天也。猶且懼之。而况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為三國。裂而為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為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机。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為李固所表荐。后為群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為。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語曰。大直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

白石樵真稿

卷三

漢陳太尉廟記

二

漢陳太尉廟記

逸于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王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劫誅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王配享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峰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濬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為南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歿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三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壘公像僅尺許置之筓輿中牧笛漁鼓裂繒為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禍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屨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撒像倚壁間塵土掬面幾不及叢冢野廟真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即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諸生饋奠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區存蘋酌水未能為海公重輕第獲人毀之而獲人修之亦足為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墨相故少海忠

介諫。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白石樵真稿

卷二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六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其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咎東坡與叅寥游。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壘濡素練。到帆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陸大宗伯祠堂記

六

宜如諸君子請故借題數言以記之

白石樵真稿

卷三

歸天節祠堂記

七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殁于萬曆己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恒祠公于毋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孤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挫舍儒而賈暴橐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決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肯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櫛乘家政整而有法間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勵齋方公祠堂記 八

病歿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為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塔下左右諸峰錯列如繡以厝靈輻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奠則有正堂三楹以讀書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洒掃庖廡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儲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擘甘荐新風日清妍則鉤簾啟牖拂暑焚香春秋上食芟除塔草顧盼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即跬

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派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好侈宮室而略于祠。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千金輦石。絕城破垣而入之。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董如也。祠宇數弓。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縉紳之忘本廢禮如是。而吳為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類此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鉅典有四。建祠以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廟方公祠堂記

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為兩派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漢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釋束錦。內壁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髯舉。而顏甚醜。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也。往者九峰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李。以孝弟調昆弟。間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譙讓鬪聲。莊事伯兄。無衡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膏潤。輒遠避。惟恐垢。蓋廩廩萬石之風。百忍之訓。即近世故家甲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德星堂記

踉而走千里。不曉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急可舍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恂恂左讓。甚則歲餼不絕。遇少年子弟。輯顏好語相勸。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聞。即聳迤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堂也。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駟。竹肉嘈嘈。相與為遊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捍文罔。其氣肝。肝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

長舉公以聞，則大獎賞。曰：一鄉善人，延賓飲，却不御。至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冥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在德耳。有如養心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稱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他百里誦義，千里誦聲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真隱德之君子哉。晉陳太丘詣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德星堂記

十一

公德星也。余異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皆成名，公亦麗肩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勅應門下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為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尚甫，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毋念烏成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終以短垣蔭以高梧，修竹紙窻，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然卧，遽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靈，即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間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尚甫曰：請以寶夢顏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尚甫之謂也。顧以夢驗子，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愚之同盡，譽詁苑枯之更相羨，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為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人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為者，真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寶夢堂記

十二

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能。仲。尼。周。公。始。而。夢。既。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尚。甫。能。進。于。是。乎。適。與。尚。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詫。謂。尚。甫。曰。命。子。矣。客。為。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濬御史中丞家。漢口遂為休寧甲閭。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于紫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若衛。鳳林亭界于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迴合流。檻下是曰漢川。即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藤。修竹惟石。雲霞之所眩染。日月之所虧蔽。攢奇織秀。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畫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廡。聯絡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且與群從觴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且莫趣竟之。追壽公六十于堂中。次第饋奠。如上觴禮。陳子聞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蠶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垂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况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構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濬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尚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

請師端明公。秘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捐
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即使不墉不茨。
不。斷。不。剪。君。子。入。其。門。如。聞。韶。濩。之。樂。登。其。堂。如。游。鄒。
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
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
初。君。言。倚。樹。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
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所到
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足不及。領雖
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文之步。離婁之睫。則園
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
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
不適。則雖大士之千日。韋馱之日。遶四部洲而行。不止
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
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
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監輿造之。日借魚鳥。
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凋鏤奇麗之觀。先生淡
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
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
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
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
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
先生之姿。娑。腰。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

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為落葉蔓草。而惟二
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為世欣慕者不獨在
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時墅記

園居當山中。巉厓複洞。于地較奇。然籌燈捫索。與猿鳥
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輦石疏池。于游人較便。
然市儉田。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溷。吾其季孟之間。是
在九峰左右乎。去郡非二十五里。為盧山。與鍾賈山並
峙。長川貫之。石梁跼山趾。據其上。遵石梁而東。溪澗磬
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柳中渡。橋叩扉。曰崎墅。則吾友
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
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為盧山草堂。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陸君策時墅記

小廊西折。曲室鬆几。僂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口。巨
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繽紛。正負盧山草
堂之後。一亭竇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
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
亭亭如素。霓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天
杳如數百紅。納排筵當隊。與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
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障。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尚
帶酸餽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艷。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
為關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

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環列紅
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賞如白
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
塵土氣。由逋亭渡板橋。小屋靚潔。栽竹限之。通片玉居
其前。以太湖石撐柱爲壁。壁竇矜牙。昏黑陰森。疑雨疑
暮。行二十武。疏冥寂暗。豁然踴讀書臺。臺畔循級而上。
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
達空諸室。其徑多名種古梅。梅點時花。藥幽草弄妍。和
風轉梵。蓋清韻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艷香亭。層

白石莊真賞

卷之九

白石莊真賞記

九

臺。牡丹捺出垣上。亭西橋。柚離庖。扁扁而容。履不得跡
矣。吾郡九峯。曩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爲
精舍。余山寮。凡四。干將白石。幸與崎墅隣。近管龐德公
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
舟。褰裳。率爾休揚。吾兩人庶几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
之暇。每念次君羽。低徊泫然。乃結一室于池右。題曰
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嘆
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林田不能供。釀杖頭錢
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橐

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參鳥法。而珍禽來巢。
生。穀無算。無郝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書閣酒
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溷。
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躬睡花底足矣。

白石莊真賞

卷之九

白石莊真賞記

九

逸圃記

荆溪玉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別石映帶
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
遊客麋狝共之終非籬落間物于是剝滄嶼於溧陽縣
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卧有史修之者俠而
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庄不三里營地四十
畝芟翳荆與浹穢驅礫微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
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圃以種蔬旅而逸圃遂成
其俛仰向背聚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圃有石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逸圃記

三

界道有竹欵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啓雙
扉花屏菊田縮繡錯綺徑盡得嶺芳亭枕古槐老樺之
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髮鬚其清
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輦石壘岡延袤詰
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峯巒樹偃花欵曰谷口穿洞而
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擎龍髯甲飛動攪于連林之
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
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逗靜深
堂濠梁魚孤山雀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

橋宴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桂叢續紛黃雪冉冉墮芙
蓉裘上覺淮南八公雞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

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為陽春堂堂前膠木鬱盤多
碧荔青蘿上紫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纓寶網
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舴舺顏
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
尋緣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天矯餽霜拒雪構龕以
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宿
鬚臺供養肅為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逸圃記

三

嶺東隅誅苾縛亭曰最勝幢幕嵐深黛歸鳥飛帆往往
與細流平楚相紉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跛陀石懸
而投竿藻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幢東折而南復折
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芄芄橫石梁
亘之曰霞標其下即谷口窮岡轉徑羊眠葱蒨卓庵三
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瀨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
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舫岸即是園門分門
直入即居竹堂堂後即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伏老齋
庭戶說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

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創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曉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蝌蚪書，拂狻猊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墮甕，拋俗累如棄馱。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復洞秘穴，非揭水跣行，歛仄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闌闌，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踈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腰纏攀葛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溷，答李太白孔巢父草高隱。

白石雜真稿

卷之二

逸圃記

七

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乎。第邇來起氣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架聲，憂憂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遶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充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畝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滙，決而爲渠，于是綠渠鑿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竹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淩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噴波鼓鬣，與荇絲花枝，離縱上下。先生願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晉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

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
享、有、今、日、之、逸、而、李、翱、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
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
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鄰、生、又、不、能、辦、山、裝、十、
萬、之、具、則、幸、兖、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
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
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綠、野、堂、前、庶、不、爲、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爲最商山之勝醒堤爲最堤介
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
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湍
旋渦敵旋築旋圯行者愕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
腹有狐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坎
而險度貲費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計
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壤土甃長堤堤延亘里有
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者有

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
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
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
里中節行曰烈節祀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
亭祠有菴以祀大士白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止
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池曰天鏡有山曰
靈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后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凭閣
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躍爭
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遠望香雪亭梅如皜雪冠

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芙蓉帖岬。或菡萏成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名藍芳沼。朝烟夕霏。無一而非堤上客矣。是堤也。一舉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錢。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簣。因高爲堤。山不讓壤。因深爲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晴無硤礪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費。獨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醒堤記

二十七

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卽名曰吳公堤可也。雖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銅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一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北斗。究竟與撮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尚未閉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獨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靈山之頂。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卷三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敬宇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資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太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氓庶商賈。無不額手為公道慶。而傾城送公。攀轍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某等倡義。塑繪公像。特廟穹碑。門敞而輝。滌祭。而禮莊。猗歟盛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既治行高等。擢北臺。出

白石樵真稿

卷之四

都御史丁公去思記

碑記

入侃侃。稱真御史。堅卧數載。始由卿寺。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領。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鬣張。綠飾威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為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秘不使之聞。而且騰刻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効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上海吾藩籬也。裁債帥。汰糜軍。繕樓船。訓組練。士卒無虛伍。糧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一

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踴。公祭帑金。佐以歲俸。遣強

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為禱于神。疏于朝。祈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飢。立條鞭以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浹遠邇矣。其周恤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隣也。恐其傷於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于風波。而收帆駐楫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便輳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收浮尸。掩道殮。去苛額。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當公

白石樵真稿

卷之四

都御史丁公去思記

碑記

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潦。稽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言路水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即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即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即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劇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既而悅。既而感。且泣下。無間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竹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

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己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為民把搔痛癢。調劑其苦者。皆閔閔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寢不其也。此真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即置公孔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祠為重輕。其所以特為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主

愛人之意而引申可不待項而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萬曆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為司寇郎。松人不忍公去。為犖車繫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迨與臺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募畫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構祠塑像以祀之。余老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瞻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清慎勤為主者。誰則又應曰。惟畢公。余曰。公何以則。又獲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筐篚。鄉無追呼。出納無耗。贈謝獄無贖。緩可不謂清乎。稽覈必綜。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顰咲。非特不輕假于胥隸。即士大夫罕得而親踈。公也可不謂慎乎。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寃繫。而公忍飢忘憊。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清慎勤。父老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則惟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牒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縣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主

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臚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顯顯以威。焚峻刻。博州官名者。恂恂然。恭慎如書生。檢押如處子。綜覈如老吏。而博大凝重。則綽然如名世大臣。今言操文送公。以本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謳歌思慕相與捧土築祠。以尸祝公于永永。則又非二公所敢望矣。祠在某方之某隅。有門。翌然有堂。顯然有碑。穹然有像。肅然。凡父子弟。入公像。祠下者。其以為瘠。某以為肥。某以為惟肖。其擁肩而觀。搏頰而退。欲行反顧。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五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是為萬曆間松江名守師弦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後先郡守。遍有賢聲。若蒞官淺而得民深者。則惟師弦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楮。以送之。龐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濘中。率萬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橐如槁。葉二三童僕。短衣。鹽帽。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為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奉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教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違道。十譽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為公死者。乃皆公平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嘻。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請祠不敢。其氣鬱勃于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穹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咲貌為之哉。公之父。松所先。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六

生爲長樂縣令有却金亭故公所至動有家法由吏部
忤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
石而清貧如故則公之蒞官淺而得民深固有本也余
嘗嘆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覩而史載
板轅卧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觀吾松之
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弦李公者雖
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此筆許人公名守也
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弦甲戌
進士福建莆田人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郡名宦公記

七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 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瀕
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燃燭
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卽風雨載途靡有
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
生祠祠公束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
學憲章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卽以
文誓神詞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警者而大
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郡繩齋許侯記

八

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
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
天下之善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抵歟如許公
者真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巖邑兵獄錢穀之
事千里輻輳質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
咲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
屢臆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權稅公選舉
其他一切水旱與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
先之矣是曰廉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頽首

而聽無所忤。馭吏甚嚴，顧未嘗以呵喝罵詈撻束之。左右皆厚，原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勇鋤惡少，晝不聞博塞聲，夜不聞城柝聲，鼓與群飲游狎之跡。是曰廉法。鋪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縑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日無惰容。無滯令，真所謂履屐得任，舉啖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杯茗荒率，相與咨討吏事，尚確騷雅，而語不及私，卽間欲私請，亦往白石樵真稿

卷四

白石樵真稿

九

往噤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却餽遺，謝贖銀，妄妄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低悟則吏事或不免於枘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臺長，仗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父問師，三老蓋旣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晉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衡後先，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并書之石以告來

者公名維新，號繩齋，己丑進士，山東棠邑人。

白石樵真稿

卷四

白石樵真稿

十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筦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高皇帝特遣信國築海塘以固扁鑰又環列兵衛以控鎮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為喉領而將吏則倚海防郡丞以為腹心。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縉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稍誦焉燕公甫下車即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而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兩臺取一切更始之往者兵餉不繼至枵腹而怒目矣公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海防燕公記

十一

議收附海之糧悉輸軍儲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無敢後往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為縛刁橫陰鷲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往者參游而上或得以承其嬉咲喜怒之節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前洗之輒見輒嘔肝胆而人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汰占役修墩堡以嚴斥候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土著二千水營則益除艍五十餘艘以遙援於馬蹟陳錢諸島嶼之間而東南隱然一全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擗於無

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號涕洟為兩臺請命而天子遂以姑蘇鎖鑰授之方今島夷稽首款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即議撤朝鮮之師而識者猶以蜂蠆狼尾為憂今公在可以遙折海內之謀即萬一鼓鼙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殲之於談笑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褰裳而以前波及我詩不云乎方叔顯允蠻荆來威公之謂也又曰魴魚頰尾父母孔邁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諸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松海防燕公記

十一

君郵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公投醪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
留既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
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
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
之貞珉缺焉直道謂何於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
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于謀野則獲非司馬意
與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
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海防即臺察

白石燕真稿

卷四

郡司馬尤公記

七

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器訟器游民白徒閱於晝不逞
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
立起稍用械則巧瞞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
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第稔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
幕府租自裨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恒例給
饗必及額而饗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
需必厚與之值贖緩必牒為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
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
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

之必不欲以一肯綮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
之盡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
且以為腹心矣將吏士民恆若神明久且以為察父慈
母矣同寅妮若良友久且以為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
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
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
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廉於名
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草秘
不示人客歲郡大濼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當公

白石燕真稿

卷四

郡司馬尤公記

十四

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先人禱於寺且為公祈子誦白衣
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廖今松人德公豈後光
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護
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啣舳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駢飾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釀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茅湖汝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籍紳士大夫譽誦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腹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晴符蔡公記

十五

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嶷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庸理脉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掄青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已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於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適賦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便

宿胥之刀筆徒徼之爪牙與游宦之類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閭里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贏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咲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方氏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晴符蔡公記

十六

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索俸緩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餽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恒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橐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后可以刺刺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后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

至探九揭竿。嘯林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滌英。粉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人才。充勃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后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積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疎。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增行樂公記

七

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即他日出處。係安危。頓咲司。袞。鐵。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下執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舳艫相啣。它。舟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築祠郡東隅。繚垣。聖宇。貌公生像。以志去思。而謁余文爲記。余惟司理。秋。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刷旁郡。以月計。還視本郡。以日。計。故士民親不勝。踈愛不勝。畏而譽不勝。誹若矯焉。自。旌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史胥之爪牙。擊斷健武。察。見秋毫。非不驟立威名。而元氣則稿然矣。毛公理郡日。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司理孺初毛公記

七

久而於事。又最練習。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此士大夫皆。能言之。獨公含蓄其神明。抑持其威勢。下以其身爲乳。爲保爲吏師。而不欲皦皦然刻深爲名府。其苦心隱行。非特出于先后部章之外。即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鑿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之。既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設鉅匭。不膠成案。不峻爲詞色。加于孤發。使得循勝攀案。嘔所言而止。終。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寒審法。行之十郡。公。不市恩也。公御左右。嚴肩鑄。慎輦咲。吏無所窺。矚而訟。

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直如山之贖，與流水之轍，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潦，郡邑踟躕方削贖，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凡賜蠲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煮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公條議。中亂民不諱，荒民不享，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卽寸長尺能，皆采擇以聞，否則湔洗之，覆露之，故僚屬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司理初毛公記

七

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它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兌，及無名之供，虛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緩，付之公費，鹽有恒例，歸之諸賈，瀕行不能治裝，僅稿橐耳。而公不市廉也。公兩入棘闈，所拔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義，而外皆以忠孝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議，爲張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吏必凌其長上，爲入上必操下急，如東濕太史公益嘗

嘆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敢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而桃李無言，藜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畏友，久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苦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于治獄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記。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司理初毛公記

七

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厚行聰明，正直間爰書如此，諫書可知。吾曹皆有指南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悼史氏，公名一覽號孺初，嚴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旦暮需次為謙讓士紳父老欲維繫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某又走相告曰公嘗一捫理嵯峩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異隅繚垣築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尚亢上與臺察之耳自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遠若鹽政特傳舍耳使公有傳舍離賈之心彼亦且如事逆旅貴人足趨蹌而唇稽隔面咫尺即釋然忘之詎肯捐二白石樵真稿 宋四 郡司理孺初生祠記 三

利即使文牒堆案車轍踵門臺察檄召公迫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賈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賊者嘗曰大丈夫曲木不息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蓋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恒例溷公而從吏之供億指索亦因此剗剔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賈人惴惴或屏息逆索而不得言或重足捩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墨而市利與刻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賈無几耳故賈有麗于三尺者如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祓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苦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刷豪禁奸且不遺餘力曰今御史奉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儲無窘非獨為邊臣地而又實為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秘不示人即鹽策一事諸賈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尚十之九譬如俎豆祀公者能肖公之貌豈能肖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稍能為公暢言者則又

有頌有歌有謠有合郡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白石樵真稿

卷四

華亭縣志初生祠記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聶侯以治行高等召瀕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為執香魚貫而送之遠者及常鎮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室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永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沼富者閉廄饑者掠於市公請賑請蠲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煮糜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飢而歿與飽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界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為監督公親嘗肯否至麥熟始罷公賑凡兩

白石樵真稿

卷四

華亭縣志初生祠記

二四

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發弱寒書生必次第面唱給務使人活實餼餼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朞年而穀價不翔踴菜色不溝壑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調縉紳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為主往年役田僅十萬餘公清花詭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則舊役後蓋於法最平于巨室亦最便而于酌劑亦最

晉公勞且病，几感，感有歸志，賴臺使者交挽之，存贖旁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辨其苦則聶公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聶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九考，而又恩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吝蓄摘，發不挺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真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大災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自今以往，飢者公所哺，富者公所留，是皆聶父之子若孫也，已祝而

白石雜真稿

卷四

華正本感真稿詞記

五

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作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井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攀轅臥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懷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調，其口多誹而少譽，進有唯諾而退不無後言，喜附和，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獨于公心口俱服，既擢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拜別於兩涯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冉宿而視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贊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守輕，守輕則文章筐篋錯進，而士品祿請首謝贊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藝，因以陰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或喪不給，捐學廩賑之，又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素繼之矣。居恒相戒，無得入公庭，走嬰路，暴長吏短長，有之，百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徵，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普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秘也。公為樂安令，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歸，官歸歸數年而給拜郡博士，度且望宮牆，猶傳舍耳。

白石雜真稿

卷四

郡博士懷槎沈公記

五

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嚴尙鑰檢簿書。愛
頰。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
靜樸重爲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司
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願
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
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
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待講入太學。其徒益衆。
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相
類。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細論

白石集真稿

卷四

郡縣履歷公記

三十一

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器
局通敏。酷類湖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名公卿
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
敏。敢忘大教。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去思。并爲異
日報。公左券。

許墅關長王錢公去思碑記 此係改本與晚
香堂刻不同

陳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
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惟許墅有廉名。礪石而志之。
固宜。東吳三技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
曰。管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
權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許墅。時方仲夏。霖雨
徹旬。月米粟翔踴。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糶之令。富人尙
廩。以規數倍息。饑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
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

白石集真稿

卷四

許墅履歷公記

三十一

越腹也。許墅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諸於是
刻木張論。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獨
料一尺。以招徠之。土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
之。去無訛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
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洒涕以勸兩臺。請
賑請蠲。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宦游度關者。連下湘楚。
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千金以賑飢民。又捐三
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截關稅。共濟時艱。
而顛天無從。唯有仰屋嘆耳。至于征商免量料。免耗羨。

免回空之檢詰。免牙僧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冒苛索。不攝訟謀。不抑市價。不縱大駟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者。則加密。視穰歲。則加寬。關政荒政。適相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責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合禁去譏。遂居其二。今日擊非常之重災。而忍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藉苗。擲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筐篚。餽牽。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饑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大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雨。霽。復。不。休。萊。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母。願。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如。哉。公。少。年。高。第。脂。膏。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萬。姓。於。人。鬼。關。關。吏。如。此。事。事。皆。可。惜。僕。雖。司。權。實。司。命。雖。司。命。實。導。師。余。故。許。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以。告。繼。公。而。來。者。

大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內艱聞。士大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於茲土。今且跣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卧轍留也。無已。則請摩娑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太學楊君。謁余屬為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縉紳雅自好。不敢操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治。或猾吏市。儉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潰。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慎許可。即師保之語。不能面從。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大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而有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為後事師。蓋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恒見。及今順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懲惡旌善。不五年。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采。則更過之。州邊儲最急。向為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不悛。則并其比鄰。父兄法。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鬪。所至不逞。公捕治其首惡。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捍罔破義。三

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械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徙出之境。外乃曰。狼莠去。嘉禾生。大慙去。良民活。於是與縫掖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闌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逮。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篋牘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繫于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粟。悉及于期。而鮮有誤兌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讎。百姓弱者安。強者輯。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子遺。公

白本縣真清

卷四

太倉州寧山王公記

三

州牧有吏聲。蓋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白本縣真清

卷四

太倉州寧山王公記

三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學馳
兩都度必且虛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
之入官猶金之入冶。稷鋤鏝鄒惟所命。金躍冶則不祥。
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為國器。公為令十
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幃棘。輒不能奪。乃退
而捧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
事。而徵余為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公
治狀甚悉。公邑縮孔道。使輅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崇德令周侯記

七

書。即才譎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卧
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厨傳自行部始。謝
筐篚。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
始。掃宿蠹。自隸胥始。襍早潦。自露禱始。敦詩書。自諸生
逢掖始。葢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
既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
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脫穎之治。至
使人咏歌。謳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像者。務期於
如見公。而止。藉令積暮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

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任則血食。
大丈夫鬚眉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為公
書之。祠下為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
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
人。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崇德令周侯記

七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奏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軼車繫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嫻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短儒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頽首畏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翔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眾使人不敢平而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

白石雜錄 卷四 劉河游擊張公記

初聞旌節再聞直州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其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為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往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於私橐或影射於要室伍几空無人公議法議簡士不虛糜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

無吃隨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牒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子其僚屬其過誤者覆露之煎洗之甚則陰為之地而不使聞其它即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纜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帥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為親已則不枝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

白石雜錄 卷四 劉河游擊張公記

山谷中民伺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疆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上檢部使諸薦贖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起起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鐫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挹挹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啗施君之請而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衛萬戶侯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亦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為尤甚往萬曆戊子大水庚申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踴極矣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腐廩以覓數倍息飢者僵于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蠢蠢思動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閤閤以救荒為第一義搜

白石樵真稿

卷四

丁大司空賑亭記

三

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糶糜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為其風雨計則施以葦蓆為其寒慄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之腹而後已其他齋禱於神明上書於朝貴請折請蠲秘不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公辭請祠公公又辭竟不意為吳江所先青人俛而嘆曰屈指戊

白石樵真稿

卷四

丁大司空賑亭記

三

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享有一鍾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為吳江父老所咲上狀於郡侯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釐金召工斷材陶甃而亭不半歲告成第官師士民僅悉公之救荒一端耳公筮任句容令廉明精密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子七年不謝荐舉兩覲不餽京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為真縣令已擢井臺張江陵修彙所劉公之怨屬公按遼鍛鍊其耻事公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人稱公為真御史已荐起南廷尉陞奉常操臺魁排閹更顧役定妖寇治橋道濬河渠疏錢法凡為民節省為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為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擔專授公皆歷歷有奇兆焉公二十時晚宿書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拜禮及宰句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偏則明道先生神像在焉故上元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

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
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滁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
倉扁。卽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繫繫蓬
跣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
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疏。請詔表揚。
特加公子太保。賜扁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
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博名。加銜建坊。義當示勸。乃懇辭。
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而爲之盛心。該部知道。青
人走相告曰。詔書以義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過抑吾
白右。義倉。卷一。王鳳臺。卷一。記

齊之祖。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許。計莫若
改爲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
告汝。公辭官保。正當魏璫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
當魏璫稱功誦德之日。迨海內璫祠盡毀。而后始服公
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
定力。挽回士大夫廉耻名節於人間。其功不在救荒下。
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蒞青溪。歲潦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
駕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踵
相齧。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
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
者笑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
請。乃謁子文。記公德。敷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
年。率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長上上者。不能當中
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詘。逮讞則岐。而
匿之。他所臺察郡大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
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耳。尚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
久湮。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北。民且立沼矣。
侯齋宿露禱。徒步風雨泥淖中。捐俸首倡。遠近赴義。旋
卽請賑。請獨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
威難。卽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數。明法令信簡
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
田廛間。隨舟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
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甕汲。嘗肯否。撤局之日。復

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贖耒耜。播穀種矣。侯曰：未也。吳民所恃耕織耳。得賈乘。灾射利。布價不登。侯潛伺其贖。鑄金者。而又召諭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賜。侯又曰：未也。乃繕橋梁。繕廨宇。繕學宮。而市人有藉手以飽者。侯又曰：未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為捕治。最有聲者。榜其門。徙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惡少年。立斃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蠹雖除。大役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絕。開津貼。甦塘夫。槩邑視荒熟。為重輕。而荒區又視消長。為重輕。有居間者。白石桂真稿 卷四 青浦縣南陸侯記 三

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彊禦迫之。不動。懸鏡而肝膽照。迎刃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穆之要路。而能勤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下。而春無短長。又如獅狔。搏象有全威。而擒兔無偷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棄之。不忍遺艱。後人不祥。為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士大夫。茲誦觴咏。以為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藿白石桂真稿 卷四 青浦縣南陸侯記 三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

碩庵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觸奸有勁節，雖禿削東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諫，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叅罰，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趼而莫敢息，屏氣於喉嚨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垂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人見公狀，為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伐石，俎豆而尸祝之。即今上海倉內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戌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豎旗聚眾焚劫於舍

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散脅從，立消焚林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掩其扞圉却賊之功，而橫以十九萬賍坐之，公奮不顧身，反復辨難，夫不肯殺人以媚人，其與汪大夫同職職然後已，夫為人辨賄而得受賄之名，為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報，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藉，崇禎戊辰賜環，其臺臣荐者龔公萃、肅宋公禎、漢袁公弘、勳科臣荐者

鍾公炳、陳公獻策、部臣周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減俸，考

選而公循資平進為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往郡理但署官評以制漕弁之橫，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產米，民且告饑，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兌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千六百石之糧，乃大河弁李師靖以折兌瀾呈，而漕使者以公遲悞罰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叅罰以後，令郡之公呈公揭傾城涸野而出，上兩臺，上關部當路，又為

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轄舊事，辭委之揖華篆，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兇局者，歲尾歲首，几地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輯煩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趣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於上海，甫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為公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者

聳嚙蟠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貯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懸也。公甘棠在此。則俎豆而尸祝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荐牘。縷指不勝書。而書允漕之始末。獨詳。蓋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卽日開俸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辰。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

故感慨而爲之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至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聽。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閩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綜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顧盼慷慨。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苴緒餘。直可刃游穎脫。而不足辨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討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之虛實。酌調糧餉之後先。移檣權理。總離離治。舉無餘便。素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臺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才。誠兩合而公亦廓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擘畫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懣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捍郡篆。一署華亭。再署上海。華上老稚交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兌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簡後。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

白本樵真稿

卷四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記

四六

馴責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畫一而後止
軍無噪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
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豪
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
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
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襟
黃浦前許侯築堤護之水醫堤圯公見曰無堤是無城
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畚鍤
雲集甃石鋼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
白石樵真稿 卷四 鄧尚黃公德政記 四

戶部念劬劉公許墅權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宰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裨條畫便宜皆
可令當世法擢戶曹尚書郎司權許墅公難之大司空
曰金銀百鍊而彌堅玉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嗜
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
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
廉則胥吏膠拳駟贖斂手莫敢挾使者威指名宣索而
長年賈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搖撼蓋權政本
源之地清矣於是議蘆葦若舖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
白石樵真稿 卷四 戶部念劬公記 四

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蠲免若船之丈尺
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鬻蔬販豕是也故例一日
啓關者再公一日啓關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諱遠近
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遭時不
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
斗斗故吳越分野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可檄疏
鑿檄築壩賈容長年收帆駐戢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
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怖榮惑惴
惴然搔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額

且大訕。若更威之如夏日。歛之如秋荼。人實有心。其肯
熙熙穰穰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
之徒。擒雍強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泰去甚。多方以
招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罰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
與之時值。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
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滿戒塗。而公之橐若掃矣。關
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水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
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費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
濟者。公搜剔宿蠹。如拯湯火。緩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
白石樵真稿 朱曰 戶部劄記

往乙丑秋。操一葉。予孟長節母于婁門東之十里餘。步
月入村。太孺人輿櫬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賦
詩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柝木聲。余問何以。曰。先
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
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苦塊。出入謁于斯。春秋禴
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悲
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
花繽紛。群羽翕集。隱几絕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柵。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姚太史風樹堂記

冠蓋濶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為
孟長太史公。蚤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閱靜嚴潔。酒肉
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
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構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
而在。或為介子推之母子。遯綿上而耕。或為哀夏甫之
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
母且病而効于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母且
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遣銀璫四出。窮捕鈞黨人。吳兒蜂
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

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嘯。于。梁。盼。而。祝。曰。尚。
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晉。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牆。
屋。徐。有。功。救。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
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
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鬪。一。似。飲。重。恨。茹。積。哀。絕。未。
見。號。號。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復。壁。
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毋。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
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卯。不。及。瓊。巢。不。及。覆。孟。長。行。且。
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
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
世。今。某。褻。輦。于。乙。丑。賜。環。于。戊。辰。雛。之。離。毋。也。學。道。修。
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
長。鉄。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
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
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
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下車傲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煩役重。吳為最。吳中民苦田。士苦無田。坐是日益貧。惟四郡為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若清役。田。欲贍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說。奉旨永著為令。勒石成書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游聖羨金六千一百有奇。牒聞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五

五學學田記

房公薛公曰。以此贍士可乎。松郡郡守張公受命銀必親祭。田必躬勸。刻畫圖號。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為腴。佃田者不敢隱多為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塾。塾有田。今高才生餼於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蛙竈不黔。螢案不膏。鶉衣不結。鰥居不伉。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濟。善一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塞奸詭。隱射之門。杜豪強兼并之竇。善二。非贖緩。非沒產。非強富人。之樂輸者。取諸樵羨而自足。善三。以樵羨聞之。朝則

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借。或化為烏

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學

田。創自宋泰寧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不

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家

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并州。而推之徧及於旁郡邑子弟。

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舉而六

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

為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責。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

也。而簞瓢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聖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五

五學學田記

門。且然而况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窮。見夫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氣。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願有云。觀願吉。觀其所養也。願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為記。并以為松士勸焉。

修松江府學記

晉江蔡侯守松郡安重廉明吏畏而民懷之政既成則與郡博士沈君等謀所以維新學宮者工竣諸生訪余請一言記之昔者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興一真宗初即位好飾太平猶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許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士大夫廟有記建學有記而修學之記無聞焉我朝廟為主而學輔之其制度視宋加等而人才猶少遜于昔者何哉高孝基云士先器識而後

白石樵真稿

卷五

修松江府學記

文藝劉邵云觀人者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夫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為浮氣所驅使于是內濃而外躁寡守而多營日昫昫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以不急相干有司望見引避惟恐後或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橫講席排列噉呵疾趨以出况肯徘徊嘆息于廊廡闕廟之間者乎即有好文長吏間欲修舉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以迂闊視之相與刻日待遷如郵亭敗壁掉臂而去耳其銳意學校者老師宿儒挑之以堪輿不可知之事叢之以更張紛擾不可竟之功始而懼既而

疑不得不姑且議罷以俟後之人而後之來者又若是學其能久支耶蔡侯為松守有經術待士寬嚴折衷皆有恩禮郡諸生以修學請侯即日移牒兩臺限日度材計時凡若干日計貲凡若干兩其左右前後河工稱是是役也財以俸倡故其用給人以悅使故其工倍不撤他舍不鑿芻河故好議者服好動者止此皆侯之嘿甯不爭而教士以淡者也昔蜀文翁為太守重學較蜀人用殿苑石室以像翁王沂公守青興學于齊守鄆興學于魯齊魯之學者祀之不廢今蔡侯有文翁沂公之心

白石樵真稿

卷五

修松江府學記

未知郡學生洒掃一席地當置誰左請伐石記之以徵信于永永沈君經行潔修淡然德素雅與侯同心紀綱學事多得其力法得並書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穫
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
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
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諏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
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
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
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儒更亟儒遂巡避如
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子先大夫私錄志事秘笥中竊嘗

伯不樵真稿

卷五

修志始末記

五

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異聞蒐佚藉移舟不憚
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笥授子矣儒大喜乃由山
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棗始肇厥工而
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
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
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班可考鏡而
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子姓如鄭子
之能言其祖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
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地里書顧野

王有輿地志非郡史材乎日前了無可尋即楊潛徐碩

張之翰孫鼎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難也倭奴躡
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鄭僉憲
均田林侍御均糧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
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濬吳淞闕未書嘉靖辛
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
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
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秘在禁廷監以
勳感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窺著作尺寸之地今圖

伯不樵真稿

卷五

修志始末記

六

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
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界重行贖贖
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袞遜之而布
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
頃奉郡檄人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覲得從
容設處以觀厥成干旌不時至矣廩餼不時餽矣舊志
徵引書籍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累朝
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拈出無遺儲蓄多則排纂
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嚴於訂訛或

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銷歸於大和鑪冶中矣志何其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諸君子尅期竣事稿甫脫而剗隨之視顧志卷帙頗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俟彥直歸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窘於短綆道遠躓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而小敘之似諷似諫則區區微寓芻蕘倘亦司牧者問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

白石樵真藹

卷五

修志彙記

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爲記

上海呂戾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麗襍直礫襍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爲固然子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民旱則涓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騰火則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即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

白石樵真藹

卷五

上海縣志

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忍乎哉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湮十八里城非虬江達嘉定湮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漢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矣汲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厲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便矣

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有急水泉足輸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剖議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河曰呂公泉一二悠悠之言終不勝億萬姓途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邇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巽序修城櫓以及衢路厲壇囹圄亭長

白石樵真稿

卷五

上海辰溪疏河記

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關東南一精采巖品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腰無媚骨故不懼心無嗜如故不染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摠之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勞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言善請記之并記疏河之始末以碑之石

重修柳橋澄鑿寺記

澄鑿寺與洙涇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居其中溝塍環匝于四旁柳橋橫擱之于巽上今橋圯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于菰蒲竹樹之間景幽地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于唐天寶六年者為隆禪師毀而重建者為宋本一淨慧禪師入吾明五嘉靖困倭困役寺頽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畚土礪蘿草萊募修四殿而後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枝之安自是招集法侶為慧燈梵儒空外梵儀紹初了微

白石樵真稿

卷五

重修柳橋澄鑿寺記

廬岳一音經營拮据殫厥心力日諷誦水聲中絕不與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鍾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嚴肅就之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因信信宿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想慕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猶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與商略指點接休咎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榆陰逶迤而入為山門額曰柳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王踞于左右額曰澄鑿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

應尊由殿東南竇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叅同曰
觀音殿由西北竇一門曰收綸禪又竇一門曰清音堂
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左曰香印齋香印齋
之左曰竹篠東偏頭其他靜照軒掛笠軒庖場場圖之
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筏登者自此始曰渡
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
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畫勝以幽淡
枯寂勝其內外榜書以剛峰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荆石
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此皆緣主僧

白石樵真稿

卷五

嘉興東塔寺記

十一

上慈而下孝前恭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
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顧其
地緣淨不敢吐入其室如見草衣木食之高流動色相
敬周旋徙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已供
影堂而諸弟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壘如螳宮辨
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啣掇中來廢刹中興厥惟艱哉後
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
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諾照白之勤請而爲之
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與黃蘗宋有蘇
子瞻之與了源辨才張無垢之與堯率悅其名位勲德
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衲之
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王之宮
置于人天摩霄戛雲駢星麗日末法教衰無復大摠持
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狡獪者耽耽睨于其中巧唆橫索
甚則困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齋長住物應之又繼
相率鳥獸散屋殘竈墮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

白石樵真稿

卷五

嘉興東塔寺記

十一

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買臣
之墓在焉肇于蕭梁而盛于唐宋爲華嚴五山之一唐
中宗文宗之御贊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
題咏不勝紀頃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學憲瑞
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
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真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
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猶以僧籍溷報坐坊廂之役者十
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
陸戾令嘉禾彌稱神明編審寺中平直如砥已顧寺僧

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頌不滿二十、二宜免導、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漏澤、會龍城、隍鬱秀有故、例五宜免、吾且以手勅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寔再造漢冢、梁刹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侑食

白石樵真精

宋五

嘉興東塔寺記

十一

其間、世世旦晚荐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陸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蓮也、觀于東塔、而士民之謳歌思慕侯、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冥感陸侯如此、侯名獻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庵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真實、進于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旦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于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慣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耳亦物等、乃知聲不托于物、而托于耳、耳不托于聰、而托于心、心之變化、周流六虛、恢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兩和合、觀卽是聽、則目卽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之祕藏、而大士三鉢磨之第一義也、顧公子方、爲德于那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帝釐、祈穰歲、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無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于此、并以記于方功德云、

白石樵真精

宋五

觀音庵記

十四

華嚴墨海閣記

華嚴閣者、烏戍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戍、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瓣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然環匝市廛中、莫為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芳、與程居士尚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杯、椀后、已三周矣。願謀所以薦真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名流書寫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

白石樵真稿

卷五

五

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帙三部、并助往來資糧。自壬子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淄、轉經禮懺、以資貞靜。先生真福、經三部、合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十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宰、顏其陶曰：華嚴墨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夫華嚴豈侈言富貴妙在四種無碍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此經、實又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夙淨願、堅固力講此經。祖公崔居士、聯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

募名筆書此經。夫攝龍勝、又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輪、如賜鵬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先生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碍、直一彈指間耳。古今翰墨家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募書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筆花盡散、而為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霑漑程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為之記。

白石樵真稿

卷五

五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秦州如臯縣，初有文昌閣，立學宮之異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既修學廟，復念是閣圯甚，議撤而新之。博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僉謂：「軋當天門，奎壁二宿，纏于軋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徙異向軋吉，乃經始于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騰蹕踴躍，始有蓬蓬天蜚之意，是舉也。材中度，甍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貲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緩及縉紳協贊，未嘗損民間半菽一

白石樵真稿

卷五

七

鑲，而此閣儼然遂騫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于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于越，雋戰歿于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髯隆准，醜顏體肥，頽目大而露，口方而朱，額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潼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授如意于姚萇，在唐迎玄宗于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于几下，旋就誅夷，累朝親賜御讚，及玉音加，教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

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芟廢。肅皇帝又賜神像于二三閣臣，使得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蓋文昌大指首重忠孝，視六經約，視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如此聽命于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真可揭為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依。信若神言，又可揭為多士戒。法戒具備，思子必孝，思臣必忠，落

白石樵真稿

卷五

八

筆必緯地經天，救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游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欲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支，人強能任。吾朝劉王兩文成，有如此閣矣。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闢繫始末，以為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由南昌徙虞川自永始其亢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儀軌卿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雛出贅里中投筆客游梁轉入楚拓業于三泖卜居于金閘生平犯風濤格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苦矣垂老倦還乃屬周東村寫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侈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拮据之狀于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宣遠重摹五圖

白石樵真稿

卷五

徐氏尋樂公記

十九

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繩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取名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為疚毒美好為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寧戚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屨屨尋樂公亦不諱伏雌公是時特煢煢一孤童贅壻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貲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于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瀾川滿

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庸寸起夫尋樂公庸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為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弗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瞿然有剝復損益之感焉是畫豈直與王令箱魏公笏並傳即謂徐氏一卷幽風圖可也故樂而為之記

白石樵真稿

卷五

徐氏尋樂公記

十九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瞻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葬楓林之野族冢祔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為彷彿言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薤草畚葉未嘗不凄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

白石樵真稿

卷五

朱世甫

五

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勅睦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寧受百妾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即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

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紅袖吡咲錯出始則僕妾睨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導焉嘻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為人子者

白石樵真稿

卷五

朱世甫

五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屨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為簡肅公仲子頎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懼已卯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慕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荐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願恭人斟酒一再行而已里人慕其榮壽而艷傳之比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營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村不問位置鼎彝圖史具體而白石樵真稿

徵暇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壘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思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遂忘者多矣或外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藏書付之蠹魚酒鴆或斬丘木捐田宅不易世而轉輾于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高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

君子也故樂而為之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 終

白石樵真稿

宋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馮吉甫訂定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謁吾鄉邑。博甲午江右臺使者徵君入棘。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讀韶辨雄爽。似其為人。余子輩亦得飲君懸河之潤。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余退而疑以質君。君曰。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壽言

汪太公

以為親屈也。親老敢擇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為子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諾。折里中老而裘馬休休。丹輔碧瞳。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踞徒。少年上。即古者修羊公與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賈而才。仲氏以文行。昌于時。諸孫玉樹珠玕。映帶左右。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于衆星之間。由今大耋以適期頤。而頤十屈指耳。况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

壽翁首荷之饑。易而大官。廣文之璽。易而畫錦。郡國守相。且將賜几授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為一鄉一國之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隸筭以九章。少室之而壁神仙之。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于九。而返于一。自一而變。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雖有巧曆。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號為東越。與區際川如龍。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峰。南北縮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人翁之老而游于斯也。倘亦一遇之。則必有琅函藥笈。之秘能却老而長視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許我不。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壽言

汪太公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輪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艷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惟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觶之役。諸君則灑酒再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壽大宗伯

拜遙賡南山之詩以頌古禮。三年大比。典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眾。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彬彬以賢能起家。則今日仿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晚。幸為先生之邦人。蓋嘗妄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輿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曠曠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詔三起而

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窺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為上客。呼漁樵為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窾中心。得所欲而去。嘗警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壽大宗伯

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即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遙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鄉位。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傲。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大司馬楊公以萬曆庚子躋大耋那大夫與臺使者以公宿齒耆德。援雲間宮保陸公例特疏以請。上深居法宮。即他請或不得命。肯而獨于國家憲老故典。欲有所崇重。以風示海內。且暮度且下。又一命守臣勤公于家。三吳父老。艷以為勝事。而不佞某宜有一言以壽。當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典名城。著有勞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人覲。加賚金綺。于是建節江右。陪佐邦土。聲寔燁然于朝野間。余在內閣。嘗孳孳向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六

壽言

不稱其為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薰薄敦鄙。為國家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茹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十矣。其各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天子之恩。數加禮于二老者。亦且后先相映耀。有如集會各園圖形。僧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潞公以耆英招司馬君寔。君寔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宣徽則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公。但其知齒乞閒。幸不為少年所描畫。抑或勇退如公。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宣徽。例。刺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曆庚子為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祝。蓋履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客。戒謁者無得內庭。寔而顧謂孫僭徐子。子為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肅皇帝辛丑。與公綰綬登朝。皆在綺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既而方伯內覲。帝賚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今予已過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老公亦髮種種。且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再起。以竟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祚。乃以謙著循墻。功成納履。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廳馬可旋。門雀可羅。驟謁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揭肝膽。不飲醇而醉。不挾纊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練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為公勇退類疏。傅知是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寔而余獨以為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縮入相。聞

者減騶從。輟聲樂。墨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清

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有不能盡公者。常肅皇帝三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費甚鉅。有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爭之。詞色俱厲。中貴人踧踖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至今縉紳尚能道其事。頃者兩宮三殿。肇舉大工。天子遣中舍人鑿山截河。礦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旋續之。明竭山川之髓。一至于此。乃知老成耆德。退而在野。則焚恬抑競。砥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真有出于少年流俗之上者。故公之嘔啖飲噉。海內聞之。以下公之盛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史占星者言。壽星照牛斗分野間。吳越人多得壽。子長公十有二年。兩勤。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壘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于永矣。况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累世為三公者。將在于是。余聞老成。請携杖酌酒相賀。公能進

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壽大叅賜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容余者一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漏至四刻。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眾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侍公。為烟霄物外人。即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過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為祝。公永嘉之名閥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調其峭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一舉西華公。再舉賜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尤侷儻濶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又為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老所為稽首以願。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荐歷藩臬。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時。公絕不喜為煩絃急羽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臺面折而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鳥家言。

凡一經指畫科第溢他額。士民至今無不追而思之。其所為稽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萬人必往之氣。胷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收。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歛而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籜以為冠衣之綉。更以鼈皂之囊。更以屨。其經世之略。姑試之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臺榭之間。其名位不大。警公志。而子姓玉樹琅玕。秀映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談笑而操鼎。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十一

壽言

食鍾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瞳丹輔。卽八十猶灼然。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音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演之為四千九百六十。過此以往。雖有巧歷。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居刺天之峰。其巔有吹臺。相傳為子晉吹笙處。子晉故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齋。其用世之具。以從事于逍遙遊。其東海諸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秘。可

以却老而長視者。願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物外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十一

壽言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勳壘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為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勲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白石樵真稿 宋六 壽言 壽觀察張

白石樵真稿

宋六

壽言

壽言

壽觀察張

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為庚祭。而郡國守相尊之為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為觀察張公。即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逃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棋數局。所

在休休。又無子瞻僮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耄。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峰。柳黃髮宿齒。貴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真足侈東南一時盛事。何必羨者。英于盡圖史冊之上哉。余往矣。不及登堂為公。斟酒佐觴。乃授言于猶子。維鯤獻之。而遙望壽星在牛斗間。則請為之灑酒三祝。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面溪鍾封公攬揆之辰。蓋八十矣。余獲與公游。而又與繼甫最。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脰其書。盡授之子黃門公。黃門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問談古今成敗。援據經史。卽通人者。舊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不介一毫顏色。類俠。車騎冠劍。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五

壽鍾封公

壽言

虛左引重公爲嚴客。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漣娑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刹。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卽猿鳥漁樵不能述。公而公彌老彌健。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楊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而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真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衣馬騶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閭雄。一旦移苑爲枯。崔公客散。輒閉門自絕。出則整

折。偃。僕。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窮。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黃。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黃。門。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議。論。慷。慨。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權。始。尊。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質。公。公。卽。拒。客。觴。能。不。爲。我。一。引。滿。加。酌。否。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六

壽鍾封公

壽言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束錦羞璧者。涸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鍾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已。至今皮之笥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子盍為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捷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輒聞讀書聲不絕。識者曰。此中故有人。毋輕視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白石樵真稿卷六 壽言

魄有盈。昃潮之期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出出者。迺欲挺險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為學道人所笑也。次公凜凜庭訓。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鬻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頃。林田無十石。進能以狷潔見重于長吏。而退亦孝悌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穀溪茗。則飽。荐公輿則舍輿而塗。大布短筇。逡巡僧舍。田叟之間。不知其子為孝廉。即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齋居謝客。賢子孫滿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即一切白石樵真稿卷六 壽言

兒女之情。緣閭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簾塞兌中。宛然一龍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申少師。皆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于我相壽者。相而以此勤祝于達人之前。將無為公所笑。雖然。文行如孝廉公。雖欲却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生戒。而姑為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往丙午秋遇光祿中秘黃公于武林光祿邀余出示古法書名畫及金石鼎彝相與評賞而中秘愛駿馬調試西湖柳堤上奔軼絕塵一時兩兄弟皆岸偉有錦衣玉食之氣而平居斌斌德素不輕為然諾余識而心奇之已徵子詩壽其尊人得次公風格甚詳乃知三君蓋有門行焉至是吳伯恭過請余曰黃次公又八十矣余與公諸子累世姻婭又結昆弟交請子一言以佐百歲觴余喜曰余諾詩三載不及奏徵君請且當屬辭獻次公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

壽見州續

地所見止有一母心目刹那實無有火亦無有身即此一念即至入火不焦之境界也公于此非惟得母且得道矣得道以後視一切苑枯譽誹得失榮辱之途凡氣燥而心熱者皆附光之蛾而何足以辱公一晒哉冷不滑于俗情炎不入于胸次罔靜神清大年無涯而八十又何足云且吾聞羣真列仙其登名于絳簡丹籙者太上惟忠臣孝子其次節義其次積累功德澹泊之士孝行如次公又輔之以任俠百里頌義千里頌德即置之仙行中度無愧色故曰次公偉人亦真人也伯恭請持余言屬光祿中秘三君子率諸孫跽而進觴次公能無為余掀髯加酌否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景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為鄉縣師。即武帝雄才大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賜黍粟。賜淖糜。其八十以外者。則遣長吏閱視。丞尉致其家。蓋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訕本。大賈操計。倪之書入。則牙籌嘈嘈。出則裘馬休休。志散意得。莫可誰何。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顧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無名之費。脊脊焉。竭蹶重繭。而不得怡。是周之幽風不

白石樵真鶴

壽言

壽陳公

如漢之鹽鉄論也。余與子大夫語次。富家巨室。休養而。生息之。可以點綴。太平支吾。緩急而乃使之化為子虛。而後已。竊為扼腕者久之。而鑑川翁獨不然。翁之言曰。奉公故樂天而不倦。守分故退讓而不爭。惟謙乃益。惟敬乃老。惟儉乃長。天之道也。翁自少精敏。善心計。不喜伎求。亦不專為積蓄。能以拮据擁上貲。田廬日益增。陂塘水堰日益拓。家僮以千指計。紅腐之粟以百庾計。遠近鄉父老。拱手遜為素封矣。乃翁無重采。無築肉。無園亭歌舞。無闌少年場。無逐大人游。每晨起。單複親視麥

5 B

壠稻場。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為鄉賦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檄之督賦都門。則身詣都門。短褐蹇蹻。躡躡往來。亦不知翁為鄉賦長之祭酒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潦。亦如之。所活生靈無筭。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邑令西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奏冠服。以章其善。督學楊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崇祀廟貌。最為弘厥。其他增城堞。刻蘇集。摠縣額會計。無大小皆駢責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

白石樵真鶴

壽言

壽陳公

責旋辦。又幸而施賴無事。其飢不及餐。臥不井。枕行不安。步瀝盡數斗。汗血枯盡。莖白髮者。又不知幾矣。迄今日而健武善。噉尚得稱八十老翁。嘻。厥惟艱哉。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翁之所以勞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翁之所以能壽也。朝臣八十致政。翁有子如吉。生。個儻。爛文。多賢豪之交。是不可以弛担而樂乎。而翁故為彼不為此者。吾以是知翁之識過人遠矣。昔會稽五雲鄉陳氏。惟力耕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歲者。一切不為。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蔬食布襦。

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陸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本魯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嘗不太息傷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歛元烝。恭儉恬素。耕讀並傳。豈特豪賈人挺險逐末者。不敢望即士大夫求田問舍。汲汲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庇桑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曾却奔女。其真德甚多。天之報翁大年。以存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悌。力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公九十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且近長吏丞尉行至家。又不徒如放翁之嘆羨于五雲。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為父子好善者之勸。

壽荆石王公七十序

代陸平翁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輦環真壁。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卿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瀾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為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即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遠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嘖惜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効其一。二借事鼓鑿者。相繼

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緩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自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効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盡圖鴈糞。直達御前。上為之親降宸翰。中宮及貴妃。為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儲議未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白石樵真稿。卷六。壽言。壽刑石。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祭金禱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

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面獎。忠孝退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為大容。而不為小忍。能為面折。而不為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後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為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王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為諫臣。調護為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為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豢。豫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區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忝。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祝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組繡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圭竇。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日。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吾行遊。每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場圃。菰飯瓠肉。子婦捧巵而進。祝曰。願兒長有貧賤。歲得上壽如此。日啗決未竟。而曾孫男以束脯擁頂領上。至口不及受。噴案相視笑。蓋嘈嘈歌舞。芥茨間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屣辭。盡度之高。間為我徵悼史氏。穉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壽言

壽言

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靈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為蔚映。太公隨時單履。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言挑者。掩耳走。遂遂粥粥。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已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既補諸生。戰兢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歿。結一椽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山懷。得子為穉。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至

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為解願。久之。已竊嘆曰。將無妬者。目攝何。既中。詭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為可教。不汝取也。而汝橐又槁然。吾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羹。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強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瀝以勞穉。則皆盡醉。蓋父子間。自為知己。乃如此。假令太公少達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穉則雖一日三朝。袒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洒然樂此大年否。穉則生平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壽言

壽言

磊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鷗。鳥不知者。疑為傲吏。穉則知太公。寔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即賢達。獨不為冠劍車騎地耶。太公則大笑曰。曩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檄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觴。今吾年視吾父尚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坂。攀藤葛。逐麀兔。甚健。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捧綸以娛老人。為孺子一再御行。當揮鋤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勅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旦云。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袞。凡鳴玉大夫。逢衣先生。咸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為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鴈行庭下。復手斟酒者三。公又引滿。神益為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棲海上。逍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為之。詘信張弛。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歛精實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壽侍御秦

二十

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徵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善為壽也。公以進士為名御史。所上封事。天子赫然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手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左。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謂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菟裘其中。召故人為香山洛下之社。署其園曰鷄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囊。白之簡。還之臺中。而塵尾羽扇。日不去手。鏡牙驄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

而身與玄鶴白麋影相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瞻

丹輔。飄鬚甚鬢。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為神仙。藉令公資適逢年。雖能談咲而探轔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能如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壽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畜其神。欲公抽于衛時。而不能詘公之巧。于自衛。進為名臣。退為鄉先生。公之為公亦得矣。豈特杖于國已哉。公濱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者。流秋月如壁。天高露涼。剝安期之棗。而啖金母之桃。其佐公紫霞觴。白雲謠者。當接武于公席矣。公其許我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二十

壽侍御秦

以執觶之役。子請騎青雀而過。為公歌明月之章。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袞。遠近祝者纍纍。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請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典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已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盼望羣衆。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十一

壽繩翁

中不知以為何如人。壬午魁捷北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觀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已拜紹興理人。疑大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祖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抗權。要洗冤獄。胥倖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牘。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既中讒。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擲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隙。位置欄戶。岩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十

一請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桐川平章。又時時壘而疏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屐者至。士問奇者至。輜軒使者于旄至。師新樽折俎。取辦咄嗟。既旨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燦。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且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即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揆戈。衷甲事。稍一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十一

壽繩翁

忤理。輒頰面戟手。呵咎無所隱。久之而懼。如平生。不謂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方。自門弟故氓。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面。請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已藏名山。府羣玉。頃又著何氏類錄。手不暇停。日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特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嬰童季女。而師獨否。分于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挺險。而師獨否。分于賢愚。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師獨否。年雖七十。實赤子心。位

不滿二千石。實大人相。投之百鍊。而渾金如故也。試之三炊。而璞玉如故也。由則以循吏騰荐牒。處則以鄉祭酒重寶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衮。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工。偉人目。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點。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三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孜孜好學。廩廩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大。如雷雨滿盈。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後。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真德者。一門之富貴壽考。寧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難應世。豈難今日賓客觴。幸浮大叵羅無讓。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

聖德翁

白石樵真稿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魁辛丑。非讀中秘書。且得拜劇曹郎。顧退而就吾郡博。士。鏞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為聲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鋒穎射天下。第與古人黯。霑相師友而已。余蓋聞而心異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隱行。

白石樵真稿卷七

壽言

壽肖坡莊

焉。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祛故書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儀止愿樸。童隸膠拳奉教。寂無言聲。屏機械。遠囂競。自圖史山澤。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晚世。衰薄子弟垂纓帶綬。父兄不相裁量。日擁舍人兒。膏沐鮮怒。呵噉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疑折腰重趺。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壽神。而彌老彌賸。以至于六鑿相攘。百年須臾者。又嘗見

白石樵真稿卷七

壽言

壽肖坡莊

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迫太公見。邀之賓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祝鯁噎。搔疴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已酉元旦之春王。太公壽以者。母洪安人。壽以老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禱。太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恒。視其言。巵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請徵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遂巡三讓。而不受觴。夫乃為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响。今洪安人安坐。善噉。左右流盼。視不知為九十母。太公膳其百拜。而進之。雛戲堂上。又不知此為七十歲小兒。以此視德宗。苦樂奚啻天壤。且孫曾繞前。衣冠烏奕。司空鄒柳。卮軒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太公即不忍稱老。獨不為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暨余王母。陳子曰。樂哉。此非余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蓋本之而。家南華老仙云。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還視太公于里第壬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謝不納曰無以卮辭諛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一言傳示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屬陳子陳子曰不佞閭史也習太公隱德甚哲太公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博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科第顯遂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壽言

壽言

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為政而大約本於收斂元炁為主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既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奉教歸而檢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言官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為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為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誑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尚在此真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凌與給諫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

然兩鷹 綸綉略怨思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偃僕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未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狷謹望而知其為古人亦望而知其為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

煊赫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為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漢在人為鳳麟着于槁木蒸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四

壽言

而為芝含於美石韞而為璧而况父子君臣之際乎父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即世德世教日引而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俟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退

壽鴻廬程翁七十序

歲已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衮宗長。巨儒豪姓。率饌酒簇樂。賁相望于堂。新安人涸巷來觀。詔為盛事。而啓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近所。誤俠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輒指某某曰。是類吾父。已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晚酌甫罷。啓明揮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蹠而進余。則皆一水翁生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俠林中張本也。翁少習制舉。博綜典墳。孺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時俠白右樵真稿卷七 壽言 五 壽鴻廬程

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與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握手。莫敢應。第曰。而家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足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瑄業已遣游微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則正門扃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寧堅鏹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則舉家迎拜。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挈囊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聞增望甚奢。又聞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迨至河西務。遮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竣。增厚賚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亟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已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鋒焰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俠也。若夫護祖墓。撫孤甥。割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脫某之縲絏。焚血券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全某之兄弟。其潛德隱行。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塾有瑞蓮。新居有巢鵲。拜日則日為重暉。

拜風則風爲反火。蔥四蒂。麥兩岐。種種吉祥。一似通天
地而格鬼神者。今春秋七十。猶濶步勇。與士大夫抵
掌三教之書。旁及青烏養生主。袞袞不少。衰客歲。跨驢
朝太山。夜半觀日出。與七十二代封禪處。近爲遂左。畫
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才識軒雲霄。精神透金石。雄談
如古劍客。飛行如古列仙。日月而往。大年何可量哉。翁
嘗與黃無心張邁。遍游興象寥廓。了無一物挂胸懷。牙
頰間。即縣大夫以賓禮旌廬。引爲鴻臚丞重。非翁之志
也。而况數十年一切俠勝熱血。更從何處暴乎。羞稱其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壽言

壽余太公七十序
新安山磊砢而水百折。皆外朝故。其人好游。游者或以
賈或以舌。賈游則修卓鄭計白之策。而舌游則結駟聯
轡。隱然如魯仲連。劇孟者流。其游不同。其好義重然諾
任俠一也。余于新安善履康汪君。因善從謙。從謙爲余
言。余太公七十矣。其人慷慨喜爲德于鄉。而退然不矜
爲聲章。引繩而趨。盡地而陷。遂透粥粥。蓋古之吉德君
子也。太公事後王母如母。撫後王母之子稚而孤者如
子。伯有寡妻在。三十年吉凶倚辨。無愆容。舅氏諸兒。則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壽言

能。不伐其德。有翁之道。義在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有程
氏之盟約。在今二子孝謹辨博。嶽嶽有父風。天之嘿報
翁多矣。無爲問往事矣。

卯而翼之。迨長爲之婚。且授之資斧。其他建石梁。葺宗
祠。卜親壤。動費數千計。太公捐橐惟恐後。拮据蹙蹙。寒
暑中不顧也。太公初爲中下賈。已復跳身南。非涉江踰
河。經數年而拓貲。與上賈埒。節腹約口。克意爲恭儉。凡
一切光車駿馬。鳴琴粘履。貌爲豪舉者。皆恥不爲。亦不
樂與機事人同。緦處質行仁心。與物無競而已。太公春
秋高碧。瞳丹輔。疾走徒噉。不類七十翁。其約謹亦不類
新安故習。今有一二名豪。以舌爲市。所至都邑。盡傾能
使宰相施床上。公倒屣。度其氣誼才識。原足以雄蓋一

時而士大夫亦以爲魯仲連劇孟之徒復出欣然委心
頰首而樂爲之用。若他人百傲而一不似不如退而廩
廩修閭巷處士之節千里誦義百里誦德借卓鄭之資
以修萬石太丘之鄉行其規摹尺幅不至與古人夙絕
而精神亦易辨才諳鋒鏗亦易斂豈惟涉世即長世亦
不出此矣。太公非其人哉。余一桂曰甚矣先生之知我
父也。請徵詞隄壽一觴。并因太公之言以告閭史。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李 九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
馬門風塵撲天坑壑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
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孥童僕各秉異尚。往往笑薛
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
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公名家子。幼有至
性。孝友聞于閭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
成名士甚衆。與人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
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李 九

中直腸。微言溫笑。自抄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墻視
一切角小慧。而游大人者。直秋葉之墮。前耳憶余爲兒
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肯宥竅竅。即草
蔬豆觴。必相與斐疊。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菘一局
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余。余中年以道遙。廢書而長公
猶躑躅青瑣間。居恒得子弟。督以佐公權。諸孫大者已
能變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稱貧。而樂彌
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噫。此豈有所秘愛。借靈於
刀圭之助乎哉。有榮啓期之徒。而謝其行歌拾穗之勞。

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弃瓢之癖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余侍公二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倣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經經之節俟公百歲酡顏童頂如君家游龍老柱史余請援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其有以許我乎某也鄙請從青牛而後也

白石樵真稿

卷七

詩言

七

壽言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為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冬十一日為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繩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竿孫志伊捧鬯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貧賤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為受飲飲未滿而曾孫男女以東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弃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世已是真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真壽壽何真廣之有亦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即此一朝暮頃所稱富貴人七十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築肉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款慰而已至其所以取貴攫富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故也是雖齒登大耋終屬屢年孰若太公生嘗人負我未嘗我負人其心閒閒不為用擾真有日作足以當人旬夜息足以當人晝不翅子瞻所謂百四十者况復後七十而為年者乎此余真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七

壽言

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攫富有用之徒哉。然當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未相詩書一門三葉。其素風高躅。惟潯陽翟氏足與千載方駕。而真壽一語又不足為太公重矣。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七

壽言

壽徐太公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曠綺歲時。目鬚開張。欲颺而上。邇杜門如伏。鵠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即吐輒逆噤而止。一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恒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輒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十。患心氣。飢飽倚思曠手。索啖梨棗餅餌。如嬰兒然。說者以為壽徵。而思曠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則對賓客頰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白石樵真稿。卷之七。壽言。十四。壽徐太公。飲啄所仗。蓋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繫焉。往太公聞余試。不人後。輒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也。脫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即老耄罷曳。偃仰在床。當蹶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驚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太公。肯也。陳子曰。思曠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遇也。曰。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覿。既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徐徐困金車。困赤紱。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之。困辱馬廐中。其後梁武使張臯傳其文于海外。夏陽

守傅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曠言語妙天下不減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曠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嘉篤疾勅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博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嘉則爲吉即臥疾尚當食思曠之報且伯子醇謹諸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公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曠徐白石樵真稿卷七壽言壽徐太公子當之云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絜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與絜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筐篋庭實不敢內。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旣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臯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鎮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嘯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藉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臯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可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

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茂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為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早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為潛為見為飛為躍為九摠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為主武公年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七

壽願聖陽

髦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微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寔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即為禮。絜之即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即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頤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為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

之文章皆正。瓜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六

壽願聖陽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含版框。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袞矣。賀者函書馳觴。諸公間公遂巡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耳不納諛。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惇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嶽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為諸生。試輒高等。不屑與曹耦乘熱噉名。既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書。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為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為異

白石樵真稿卷七 壽洪九霞

同。居家。厚屋瘠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嘗憤風俗如蜉蝣。人情如蟬翼。是非如蠓蟻。啾啾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半。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痼煙霞。公才大。非稿山澤者。今日暇。請為縷而問公。聞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課文稅。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台生女不收視。公嚴為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

月廩。溺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為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舶。指為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百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浮艦。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鼠於松。自淇園楊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筑筑無依也。公為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渡

白石樵真稿卷七 壽洪九霞

河。又有自斃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謫。當戊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餼。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噪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人。曰陸兵。標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為揀閱。暮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浩嘆。罷飲。而余亦為公踟躕數四。而不能問也。頃者。奴酋荐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為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尚可用。移咨調發。第

不知當時誰創之。誰募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徒薪不謂功。勞薪不謂苦。蓋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網。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如老种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笈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竟何為乎。雖然。公為老种。且未免據鞍示躩。若為洪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冰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觀之為適也。公咲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為長肅而出。

白石燕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壽言九

壽岡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已未仲春岡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尚寶王遜之貽書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歸而蒙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神仙。岡卿颯然侍其后。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今岡卿已周甲。髭鬚垂雪矣。岡卿護視我。教誨我。某事之若父師焉。敢徵子一言。以為壽。余惟申公自少嫻家學。擢第歸。即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朝之故實。下則官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時邊陲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革心。名王稽顙。皇上且下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觀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顧乃粥粥類寒。峻恂恂類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悒悒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為相公子。義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

白石燕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壽言九

間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往往假津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謫者。逐者。詔杖者。文定百計經營。始得回蓋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怒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既歸。門戶曹起。操戈而乘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嶽嶽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藜六十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駒臥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識面。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辨。又蒿目途左。上書南北樞。謂客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搃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哲。勝人。識勝人。精審神用。又勝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當管楚鼎革之會。公紛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貯正人。推較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酣遺簪絕响。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讒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悔且慙。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俠。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遜之曰。問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問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洒然而進一觴矣。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若陸氏為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為最賢大夫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學能文章。為聞人鉅公所賞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逡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掌故。及二氏九家言。儻然以李贊皇韓稚圭自許。曰。為人子而不負家聲。為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公儻然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采人物。吐握名雋。

白石樵真稿

朱七壽言

三五

壽司空陸

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為德于鄉。公荒施糜。疾施餌。吉凶施助。紛難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廩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即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婿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成絕則削其籍。既補水衡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甃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潞村泥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錫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煩。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五

壽司空陸

水陸舟輦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艷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王氏之璉。魏公之笏。世不以為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涸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永。子姓絃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閤閱窺人。以巧妬中人。即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拜以為我所欲為。而孰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讀先世萬卷之書。守百忍之訓。樂善好義。為里中庚桑。為陸氏鄒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栻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士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顧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璜曰。君言善。請傳而獻之。婦翁以庀一觴。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
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詣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
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楫。其齒隱者不獲登之
史書。吾朝非賢子姓。徵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泯泯山
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觴。即不朽亦繫之矣。海上奉
直大夫孟汀。稽公少。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目屬
之。性孝友。割股療父。夢神人益筭二十年。家中落。遂累
千里裝。游燕趙韓晉間。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
向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孝奉直大夫

桑下之食。蘆中人之盞漿。與子敬二困。全珠千斛。其高
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牙
籌百萬計。一受美嫂。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緩急
人。其他賜藥施糜。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廬。藉公
而振者何限。公真以散為聚。不為有無多寡所制者也。
余嘗謂范大夫為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
負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
使公寸鏹尺楮。利腐不恐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難色。
豈能好行其德。聲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孝奉直大夫

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為人脫緩急禍。樂施不
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修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
所他慮。但今六十後。真心收斂。日與山農野衲。翻蓮諷
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為快。覺范大夫霸越之后。拮据千
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據
批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為公重。無乃為達人
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觴。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詔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詔不盡歡。司詔僦屋在西城園。賁園澹圃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詔甚數。司詔見必留。留必醉。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詔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詔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受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即不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九

壽沈母

肖曰。大父在無為老故廢禮。貧故廢其不肖。唯唯。即一菜一鮭。手掬上食。春秋八十餘。為州司察。舉飲于鄉。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子無慮。余大咲無以應。司詔性鯁直。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瓦石。必吐而后已。少子垂髫。裹逢掖。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照映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輻湊歸之。雖童僕犢衣。鬢帽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目司詔。司詔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為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蔬飯客。不能為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銖薦供客。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酌大斗。屬一辭。授司詔。踞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俟異日何如。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九

壽沈母

壽張母洪太君序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為女擇佳士得公壯童中馮夫人既為婦每食必念姑益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公蒞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徒噉翔視疾走無以我為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為俟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蚤馮夫人沃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壽張母洪

鹽上食太君食之其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為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后斗粟至千錢兒徧謁當路為民請命還發儲痔通市糶為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視饑汲嘗肯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恐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

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簡靜而干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讞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間太君曰善民不汝讟矣松士于嫻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為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譁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胤在松則為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壽張母洪

配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為名節倡正學其有典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再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禱民心騷然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盍無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征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就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

以有吾公也。昔張酺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絳繹。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白石樵真稿壽言卷七 終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於再戰。而余則決。意乎蓬藿。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于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雀。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余遁自。

若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余。為李文。靖而公亦嘆余之不為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詔。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托。何期家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為水霞而春花之。竟隕為秋籜。晚而司馬再相。召命入洛。人以爲慶。予以。為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簪者。登龍。今者羅雀。余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耽耽之饒。嚼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積霧浮陰。漸解。漸駁。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于。

帝心羽翼定于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

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郊。

不人才牢籠。不名譽雕琢。殘花數畦。枯基數着。公自諒。

機心機事之盡。忘人亦訝。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

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鏗。老而強。飯病而不藥。及今。

蓋棺而果信公耶。鄆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冤。

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

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

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攜殘人以誑詠。門祚。

凋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咄不共笑齒。不竝角。即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闡茫茫。坐視為虐。鬼神憤憤。似復相詭。物情三變。劫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

祭孫雪居文

惟公起自世家。出為循吏。早歲掛冠。退有餘地。季鷹達生。仲長樂志。豪舉沒身。實強人意。東臯之上。花榭月臺。曲折回互。妙有化裁。輞川清秘。老而不埃。錦纏綺席。塗冊捲白。擊鼓考鍾。卜晝及夕。舞袖歌喉。老而不數。好客之癖。聞於江東。履綦如雲。談笑生風。坐上酒尊。老而不空。爾橐則虛。爾腸則熱。飢寒借色。交游借舌。緩急稱施。老而不絕。名畫法書。遠近購求。寸縑是寶。片紙千秋。研田長稔。老而不愁。耆舊共推。風流自命。中無俗情。戲有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

祭孫雪居

祭方伯張錫之

公性溫良。氣容與。畏羶途。憚苛禮。削廉隅。鋤管壘。與人交。揭心膂。與人談。呼爾汝。我醉欲眠。類淵明之真率。日出科頭。似管寧之晏起。五載東陽。九年郎署。與吳淳夫同寅。而袖手不掌職方。與崔呈秀同門。而絕足不阿權貴。大節皎然。小心自喜。何羨蠅頭。何蹈虎尾。看火焰之亂投。咲冰山之徒倚。觀察則清淨絕塵。方伯則澹泊如水。或賦詩。或隱几。解羽。釋囚繫。栽野蔬。灌庭卉。衣三浣。食單簋。且嘯且歌。為湖山之蘇白。方內方外。為衣冠之巢許。既用物之不宏。庶遐齡之可擬。何為乎絕其伯道之兒。并絕其中郎之女。五日病危。七尺已矣。丹旆素旌。返于故里。空山蕭蕭。空齋偶偶。哭泣無人。我淚如雨。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四

祭方伯張錫之

祭馮烈婦文

余拜橋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憇。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為艮兌。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為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恒之正耳。烈婦嫁齋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于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馮烈婦

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於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為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衮。孝秀爭為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尅面引鏡。或劈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為重。孤無可立。則徇夫為重。等灰耳。溺死。畏死。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餓死張烈婦

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為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即不忍為逆劉豫所留。亦將為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歔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覲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

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
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娥
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奠一
觴非止為閨閫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
尺之鬚眉而茂百代之綱常也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七

祭饒死張烈婦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
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
雪也且武則胡婦為之左右仲有辟纒夷有叔齊夫婦
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笑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
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
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八

再祭張烈婦

祭橋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嘆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燭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強嫁之烈婦伏刀自到不死傳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繫其髮屍上椎詈之不聽出業訟之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七

祭橋李丁烈婦

官天暑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聞聞而義焉身詣巷中問其事核為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穢樵幕旒恣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為文以祭且藤金卜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樵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有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為神明則轉為男子將

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為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吏于故鄉為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灾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閭史樵李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樵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其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月里居弁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七

祭橋李丁烈婦

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眾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樵李又多矣豈必徵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汗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

祭吳江張烈婦 崇禎九年

天王聖明責重司牧。日照覆盆春回黍谷。無使民間含冤。夜哭吳江張子。才高運促。陳媛孤嫠。抱嬰飢粥。何物驚鷹飛而攫肉。輪賄群兇。百方圍局。中宵擄歸。義不受辱。詭託禁鸞。曾許疥禿。巧計難施。送返父族。邦君誤聽。速歸于獄。孤憤填膺。訶罵詆觸。甫出獄門。遠訴請鞠。佩刀斷喉。頃刻鬼錄。直指拍金。含殮良木。拷掠朋謀。稽顙蒲伏。一息游魂。萬姓踏蹴。祭奠如雲。香烟滿屋。行且踈聞。入告輦轂。表墓旌廬。特祠尸祝。或為明神。冥司禍福。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十一 祭吳江張烈婦

不旱不潦。豐年雨穀。或化厲鬼。提兵水陸。奴酋可殲。流寇可逐。何恨百年何愁。萬斛白骨。馨香青史。瞻矚識耶嚙耶安施面目。

祭陸文定公平泉

天有元神。罔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耨俱。前茲辛丑。為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為國老更。寵以命使。享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踈。既遠釣餌。寧挂網罟。不為名尸。不為智府。朱弦為君。玄酒為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生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啓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十二 祭陸文定公平泉

匱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面為師。片語作謨。間演三車。以游四教。德返嬰兒。群狎鷗鳥。比聞藍筍。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闐闐。以公神旺。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倏然。乘化以歸。神輿屍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蠶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

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嗛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携。密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刑。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十一

祭陸文定公平泉

祭陸平泉宮保

代

人擬吾公。鍾靈峰瀟。愚謂不然。斯言太小。五岳之光。含為大老。非國非卿。天下之寶。麟經魁士。鶴髮如童。年躋百歲。位列三公。立德立言。朝野所宗。廉頑起懦。孰尸其功。出處相時。進難退易。心迹雙清。身名無累。一子晚成。諸孫繞聚。天不忌盈。人亦稱瑞。大瀛海中。真如游戲。釋曰吉祥。道曰蟬蛻。儒曰沒寧。三者何愧。觀公之化。易哭而歌。所不忍公。有女匪他。如攀高松。而附女蘿。松既萎矣。蘿可奈何。遵公遺命。不考鐘鼓。飯僧千衆。以代束楚。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十四

祭陸平泉宮保

瑤草仙都。蓮花淨土。惟意所如。爰得其所。

祭董中條

嗚呼洛陽年少賦弔湘纍長吉嘔心錦囊夜摧古來文人動罹茲禍抉秘抽玄真宰亦妬區區一第過眼浮名君家故物何至忌盈厄丁陽九年在龍蛇天實爲之君其何嗟勿謂無年名在天祿勿謂客死魂依輦轂大隧融融見爾祖考或壽而康或文而夭玉石俱燔蕭蘭同擣曷問彭殤總歸幻杳二三兄弟燕市悲歌白衣送襯遠涉滄沱不爲楚詞而爲齊諧冀君聞之長嘯夜臺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祭董中條

祭朱封公

天錫名山乃挺人豪若麟聚趾若鳳吐苞揆厥所自惟嶽降神原原本本端繇先生酣漱典墳綦組雅道引繩而趨盡地而蹈辨折鹿角名播鷄林黃流玉瓚竹箭南金廣滿公車抱瑟而竽郢曲寡和亶數則奇敦奇且厄難以券得勉就一官聊爾難助絳帳春風青壇夜雪古有吏隱何妨宦拙高標獨行本以逃名有子令望譽歸先生簪笏峩峩恩綸奕奕旋裔而躬俄報而德床頭一卷花前一觴鄉之祭酒魯之靈光既臻五福胡靳百齡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十一

祭朱封公

載乘黃鵠載游太清南國上公東方歲星千古不復白雲亭亭太常之政脫穎練川潔已養民折節下賢其辱宇下以施則先遂附末光道誼惓惓數年以來跡雖異地肝胆可合手足奚啻格外相期國士見遇豈直通察實列子弟未及登堂陡聞報訃若翁卽翁胸臆摧挫爰摘溪毛爰潔絮漿臨風遡奠雪涕沾裳

祭張封公

落落宇宙心。膽罕同。唯都諫公。事予猶兄。爾壘爾窟。爾商爾宮。嗟哉先生。若翁吾翁。敦禮昭義。金精歛鏐。蟬蛻塵氛。鴻冥丘壑。金之在壙。璧之在璞。能令少年。立回淳篤。能挽頽波。立返淳朴。至德未耀。厥後克昌。人倫麟鳳。名世珪璋。直言勁節。青瑣名揚。天生聖明。推恩自出。綸誥煌煌。錦堂鳥奕。身被異寵。得之若鶩。中車恭履。恬若平生。有鶴者髮。有鳩者杖。清醕長盈。名花相向。萬石家風。羲皇以上。壽登八袞。捧觴侍養。黃竹紫芝。舞而賡唱。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十七

祭張封公

何期春風。遂掩蕙帳。嗚呼哀哉。先生家食。貌澤而吁。予以子弟。時從起居。都諫言旋。顧我則咲。躬親歛含。天感純孝。某因先生。追痛先君。旬旬閉里。莫展寸心。負罪曷贖。予寧匪人。注奠一觴。不知所云。

祭唐抑所宮保

追維闕茂之歲。公首是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蘭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屨疇咨。承華啓沃。且領宮寮。且貳宗伯。既殫厥躬。且以人事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開大治。而造士益極。人間之榮貴。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弊。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予假。淑問戕戕。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日升海沉。月出星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求岩築而無憑。有鼎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榮履盛。不過虹光蜃彩。而何足以慰公於九原也。耶。當公始進。予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日。第見公為諸生時。响响讓言。循循讓步。好不旁錯。交不外驚。則以為處子之守。而似削爪行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為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任也。而朝譽日新。全歸十年耳。之所聞十倍于前。有謂公雅志經時。于一切朝典世務。如办遊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遂屏於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切。竟日咲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十八

祭唐抑所宮保

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智員而行方。形弱而神旺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夕下。乃一旦藏雷畜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用之身。久留于天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長嘯也。

祭唐元微官保

嗚呼。人生何常。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梁。總憶曩昔。隨兄雁行。兄儼城南。桑戶葭牆。蘭入東薪。誰知國香。貧有泰色。咀宮嚼商。寒醴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咲。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觥籌咲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凡色獨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宮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員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魄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寧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

祭楊石間太史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搏。和合之土。終必破九。唯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蠹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鉅鑿纒耻。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歲寒。代兄教子。漿藿共餐。涕咲錯背。往往夜闌。迷兄聘貴。視草金鑿。故人千里。幾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謙謝致。青紳及盤。吏議紳評。罕索垢瘢。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驗。我無兄干。鍾鼎山林。彼此俱安。病捐之際。彌覺白石樵真痛。

卷八

祭文

王

祭楊石間太史

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瘳。猶冀神明。相予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登。素幃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沈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遥祭李思弦太守

惟侯言慈貌慈。心古行直。三月政成。奪我李父。卧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禪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漿藿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并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白石樵真痛

卷八

祭文

王

遥祭李思弦太守

祭沈侍御石樓代梅亭

憶昔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居拱壁。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鏑。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水嚙檠。駢駢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偶息。氣恬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為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跡。出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胆寒。債帥股栗。帝難厥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碎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二五 祭沈侍御石樓

祭董宗伯文
嗚呼兄長。不佞儒四歲。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山林鍾鼎。並峙人間。咎也吾兄。未登賢能之籍。儒已脫屣于青山白雲之巔。兄不我迂。我不兄類。戊子己丑。科第蟬聯。屢進屢退。游書畫禪。神考拔之中秘。光考列之講筵。今皇帝擢容臺。以倘顧問。掌詹事。而寓優閒。上書告老。腰玉歸田。正席八座之上。疏恩三代之間。兄之祿位備矣。赤心耿耿。在臆。黃髮皤皤。滿頭。馳驛三千里。郡邑拜迎于車下。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二四

介觴千百歲。親朋填噓于道邊。兄之壽榮矣。揮毫拂素。筆大如椽。曄曄夏電。簇簇春蚕。四方借屨。筆以衣食者。養妻子。蓄金錢。傳播于外夷。絕域流通于廣廈。細旃而藩王中。貴曾不得其數行之墨。與半幅之箋。兄之名光矣。大矣乎。上公而進退不愆。享上譽而福履不鐫。躋上壽而香山洛社。直與不佞平分清風明月之權。所未至者。宰相耳。宰相如小兒。繫鞋襪外。雖可觀。內實不快。十九壁碎十一瓦全。而兄不然。枚卜命下。追鋒召之前。鹿間之錦而入。縞而完。素旌丹旒。而旋哭別于春明門外。

者。纍纍。滿長塗。大川而兄不然。瑯祠穢天下。狼貝入水。山之秦。虜騎薄都城。倉皇辟烽火之煙。而兄不然。古之遺命。或分賣香履于銅雀。或垂戒木石于平泉。爲達者。姍笑爲識者。痛憐而兄不然。兄亦何戀。兄亦何牽。祖京年。釋未婚而婦翁如王太常者。夙聞其家範之端嚴。雖子衿未青。而名師教之名兄輔之。豈難一博。士弟子員。賜卹。賜諡。朝廷必有耆舊。簪履之倦倦。而奚俟。子孫陳乞。與束帛之芟。道裝入木。道貌如仙。朝上帝于九閭。謁祖宗于九原。其生也順。其歸也全。老友一杯。石樵真稿。卷八。祭文。又三四。

祭某公

客歲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發神樹。占史狐疑。于嘆且喟。邦人當之。其應先萃。俄報訃音。翁騎斗去。綺年。微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虛。憶管高堂。子夜清輝。花籠步障。香印。璣瑜。灯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咲。光映鬚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誼彌敦。遂成世講。曉曉鵲冠。蕭蕭鶴筆。樂哉東山。抑何軒爽。拂尾。鉅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踔立人上。龍媒長嘶。獅絃絕响。草蟲之鳴。亦復見賞。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101

祭潘浙庄

浩。酒。東。溟。淑。灑。停。泓。四。公。以。生。於。皇。嘉。隆。登。明。顯。公。四。公。以。庸。隆。萬。之。間。貂。珥。蟬。聯。四。公。以。還。廊。廟。休。休。石。畫。弘。猷。公。讓。一。籌。視。躬。廉。慎。有。忠。必。盡。公。無。少。遜。越。石。楚。金。不。言。躬。行。無。價。厥。聲。孔。酪。酥。醜。並。為。世。珠。亦。佩。華。琚。鐘。鳴。門。食。孝。友。雍。穆。是。謂。萬。石。拓。落。一。官。半。老。湖。山。是。謂。考。槃。坐。而。履。豐。沒。而。哀。榮。是。謂。考。終。以。祀。于。鄉。以。範。于。邦。以。歸。于。藏。泉。臺。之。上。三。光。無。恙。想。見。揖。讓。落。日。晶。晶。悲。風。冥。冥。公。其。居。歆。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

祭潘浙庄

祭袁微之

嗟。哉。世。不。識。兄。沒。而。獻。嘲。我。同。知。心。反。哭。為。謠。兄。本。夫。夫。氣。誼。甚。豪。明。神。竹。素。瞻。目。雲。霄。既。綜。經。術。旁。擅。風。騷。咲。掇。一。第。如。劒。吹。毛。胡。期。數。奇。造。物。汝。驕。感。憤。用。壯。破。其。寂。寒。脫。身。俠。游。紅。樓。素。綃。更。走。塞。下。控。馬。射。鴟。千。金。垂。盡。寸。胆。難。消。肯。視。妻。孥。米。鹽。細。瑣。肯。向。市。兒。足。起。眉。嫵。肯。握。牙。籌。賤。同。土。賈。肯。挾。虫。編。敗。如。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殤。子。彭。錢。等。於。破。釜。正。寢。旅。魂。終。歸。客。土。凡。本。達。人。且。醉。清。醕。未。了。之。事。有。兒。能。補。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

祭袁微之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消。挹君之度。鄙吝盡捐。如空中雲。如淵底泉。雲歸無痕。既妍以靜。水流無聲。既甘且冷。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母以還。遂與世絕。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窻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囊無遺蔬。案無退筆。度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鬚裹頭。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若行油油。所資既廉。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二十六

祭歸季思

致用弗酬。斯人斯命。天也曷仇。念此人世。顛倒五濁。犬豕喧骨。螻蛄競肉。誰策龜靈。實倚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世福。清虛之府。別有綿邈。

祭吳江沈母

百川東折。滙為太湖。誕生邦媛。女而丈夫。曰嬪德門。令儀孔多。聞鷄薦蘋。繫馬刈芻。鬼神維歆。賓客則那。閨門之內。履父蹈矩。嘻嘻不聞。穆穆風軌。澤及衿裾。物勤筐篚。敬爾司箴。用對女史。國香入夢。文胤代昌。丹穴哺雛。鳳鳴鏘鏘。伯也主爵。啓事有章。仲也秉鐸。士罕留良。叔也執爨。衛我封疆。文武晝繡。雁序一堂。珈冕琉珠。帝寵未央。望雲陟岵。相繼懸車。花明石暗。二子扶輿。飛絲奏肉。駐爾春輝。彼居巷者。寧無恧而方。夢咏麟。俄驚賦鵬。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十九

祭吳江沈母

宗媼隣嫗。走而聚哭。我迦徽音。嘆母不復。鱸炙孔甘。尊酒初綠。酬酒吳江。殘楓漠漠。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虞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青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痛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諱。寄迹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實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靡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沒矢。吐涕咲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徹骨髓。屈指交游。推見清穢。奇岸磊珂。偉哉男子。久而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十

祭常熟趙叔度

論心幾忘爾。汝為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鼎布諾。懸於片語。吳閭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實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胷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清白家風。直惟箇翁。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勦業荷珠。古來賢聖。誰其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疑。煎若鼎沸。戰若劫棋。皤皤黃髮。蒿月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王元美大司寇

我明攘夷。嶼還二曜。獨於文章。殘氛未掃。奈所崛起。全力芟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待龍隼。非公其誰。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為敵國。晚難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菜羹必祭。侍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胡寧不仙。遊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寧不朽。出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迹。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香山子瞻。差足聯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家庭。玉樹參差。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十

祭王元美大司寇

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弇州得大。自在斯文。行世太不可量。地時五岳。天揭三光。施及重譯。以暨梯航。家傳戶誦。公亡不亡。采蘋采藻。稽首中堂。公乎歸來。來自帝鄉。

祭徐文貞公

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溫。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沐浴之壇。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洞經。相公之功。心繫九廟。德莫三靈。龍衮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嗚鸞佩玉。綰紱垂纓。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卷舒白雪。翱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鄴架圖書。洛社栗樽。巍矣國寶。卓然鄉評。相公之壽。豹文愈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

祭徐文貞公

祭韓懷愚給諫

古人定交。厥多古道。得一端人。告於廟廟。余與求仲。誼亦非淺。拜父登堂。未敘斯典。曩翁八十。客徵壽詞。余言不腆。以佐酒卮。公醉。自是實知我。隱德苦心。得子而吐。知公何如。為吏而循。有三不忍。格於鬼神。不忍屈法。以戍罪人。不忍曲筆。以汗正人。不忍黷武。以殲狂人。善積慶餘。聲聞帝座。求仲兩元。職斯之故。賀者在門。公遜不驕。妬者入朝。公咲不咄。時駕鹿車。時撲魚舫。花香月白水。滋山凹。事久天定。公論洞燭。青蠅之矢。棄玷拱玉。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

祭韓懷愚給諫

祭願仲庵司馬

嗚呼將相公疾。草腐葉零。伊誰七尺。繫國重輕。於鑠願公。實惟干城。九重毗倚。四夷知名。目若閃曜。貌若天神。高談雄辨。能驚四隣。沉謀英槩。能奪萬人。聲色不動。嘿殲浙軍。公曰肖甫。有張中丞。七子詞場。跳躐縱橫。公曰。弁州有王先生。建節遼陽。談笑胡塵。半臂不動。斗極長尊。經略朝鮮。肅清海氛。後事之師。以付諸君。鼓刀而藏。口不言兵。帝則咨汝。無踰老臣。為馬端肅。為王文成。天何奪之。失此巨星。某本布衣。耻謁公卿。公乃先施。手札

白石樵真稿

祭文

祭願仲庵司馬

相聞。生死一面。終負幽冥。嗚呼哀哉。誰能如公。應敵設變。指揮若神。誰能如公。胡雛異種。廝養家庭。誰能如公。財帛糞土。分賑親朋。誰能如公。位登制府。產謝中人。功德則偉。食報未盈。以嗣以續。端藉二卿。

祭王岡伯吏部

今海內屈指世家曰瑯琊。文苑曰弁州。而前未有擢解額者。自兄始。未有官吏部者。自兄始。兄非特不愧科名。而抑亦不愧司馬公之孫。與司寇公之子。節俠填胸。交情透髓。片言懸合。則頸可刎。肺可揭。傾蓋而遂。稱知己。若其不然。則露齷戟指。不能少忍。如下坂之丸。脫弦之矢。蓋習兄者。信其無他。而驟接者。疑其一意。孤行而無侶。故甫登要津。遂放黜於田里。人望益歸。三召尚壘。若幸而咫尺之命下。兄必拔茅連茹。進群龍而駢狐鼠。胡天不造。遽奪之紀。朝野皆嘆。兄惜兄。而不知兄之瀕於死者數矣。昔在儀部。為東朝爭冠婚。爭冊立。幾欲滅血闕下。以成希世之舉。兄激欲死。妖書之禍。斷螻腕而履虎尾。兄怖欲死。恩遣為民。短衣蠻帽。策蹇躄而同窮。旅一飯數驚。一夕數徙。兄愁欲死。同心諸賢。連雞不飛。寒蟬不鳴。而皆圍圉馬螫。伏於蓬蓰。兄憤欲死。欲死不灰。而今且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蟠腹益背。帶腰不移。聲洪而狀偉。可以不死。經營乎花木臺榭。芻及於鼎彝圖史。心傲而志得。可以不死。小物克勤。壯心未已。

白石樵真稿

祭文

祭王岡伯吏部

高談生風。落筆散綺。神王而氣揚。可以不死。可以不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魏夫人未入土。兄不當死。李安人未卜壤。兄不當死。弱女未嫁。託孤之子未婚。兄不當死。性負剛氣。多皎皎而錄錄。腰無媚骨。耻諾諾而唯唯。天下想望兄之出。以扶正類。以定國是。兄不當死。不當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嗚呼。豈所謂慶弔相伏。盛衰相倚。豐其枝者弱其幹。與其角者缺其齒者乎。幸而有子丈夫。直腸快語。以赤手治喪。以苦心事母。交廣則金湯有人。族大則鼎鑪有耳。合飴則家有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

祭空同伯吏部

芝蘭。典棘則門多桃李。何目不瞑。何事不理。兄亦宜長。嘯於九原。而追隨乎二美。况長安如奕棋。人生如傀儡。何愁何怨。何嗔何喜。何彭何殤。何仙何鬼。又何必紛紛。於是非之蕉鹿。戀戀於功名之槐蟻。請浮白大笑而隱。凡生平之交。盡於一詠。

祭袁非之太學

維我非之。可友可師。生若故常。歿乃繫思。少紆父難。隨斯彙斯。羊腸虎口。奉全以歸。晚錄父集。朝斯夕斯。蛛絲蠹腹。卒全以遺。新安新建。為公祭酒。方拜三公。書不一走。元徵開之。為公社友。既歸九原。時挂其口。公節而俠。公正而厚。公狷而狂。公孝而友。才高不售。數奇不偶。十上公車。人涉叩否。乃課菑畲。乃投山藪。較雨量晴。占河望斗。凡君所至。無問鄉城。老稚攢匝。側耳以聽。望而知之。必袁先生。以公之雄入對。九重。借箸畫笏。必移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三

祭袁非之太學

聖聰。以公之餘。出使虜幃。口折舌擊。必申國威。公時則非。公人則是。州郡之職。未獲少試。公不問天。天則公耻。其生也奇。為天下士。其夢也奇。為閩老子。客歲之言。今猶在耳。不遇何悲。不永何畏。公乎有靈。許我一醉。

祭郁伯承太學

四月藏棹石湖樹杪得君象中喜出意表揮手別去各
自山行明發遇君支硎太平君鬢着霜我髮如雪感嘆
踟躕向晚難別誰料此時遂成永訣嗚呼痛哉世孰如
君夔夔事親築肉掩豆製采重祠世孰如君友于兄弟
去必分其來必設體世孰如君性癖異書抄寫護藏若
寶璠璵世孰如君好客不倦投轄傾釀控產靡怨世孰
如君赴義如歸柳鼎魯矢人賴解圍世孰如君多聞直
諫片語違心眼裂髯向初受君者似亦難堪久而有味
白石樵真稿卷八祭文

祭包氏甫門生

吾於病中世聞子計浪傳得真槌床幾破痛絕心肝酸
淚無數瘡六轉篤三月僵卧哭子遲遲職此之故吾昔
與子蓋有三願願子元魁子取如券願子廉吏子甘蔬
飯願子名臣子官鐵漢循良之譽自楚遠來意子考選
非省則臺子視功名如風中埃子視權貴如灶下孩豈
惜正言閭闔可排豈惜任怨車輪可埋進能致身退能
乞骸用物甚約天不子裁與世靡競衆不子猜何期中
道摧天下才客魂旅櫬朝野纏哀嗚呼痛哉昔與子別
白石樵真稿卷八祭文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郁伯承太學

若蔗爲甘勁而靡他若松耐寒時露風流中多檢押高
談善嗽無一死法胡疾而逝星飛電霎曾不待筭劉不
待鍾嗚呼痛哉浮生若寄修短何常君本達人長嘯帝
鄉吾不釋者知已難忘誰護我短誰容我狂誰定我文
誰聯我床久要之語竟委道旁靈兮歸來歆此盈觴酸
風美笛腸斷山陽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包氏甫門生

握手虎丘三湘一去僅托書郵子祝我隱齒剛舌柔我
祝子出寧絃無鈎愛惜景光爲千秋謀反窮性命爲二
氏游咲指青山相期白頭白頭未終黃梁已熟咲乃轉
涕老反少哭九閻安知百身莫贖子弟實佳子當瞑目
包氏有人堪繼孝肅

祭楊淇園侍御

我公居鄉則淡泊寧靜。立朝則忠厚正直。臺中呼為真御史。吳下推為真導師。急流勇退於璫鐵之先。講學談道於湖山之下。出處無玷。心跡雙清。吾無間然矣。頃者聖主乘乾。明時開泰。識者方將推文章之宿老。禮樂之明卿。以展八面之經綸。以備九重之顧問。而不意脫屣辭世。騎箕上天。寧獨鄉邦之不幸。亦朝野士林之不幸也。若某之痛心。則有更進是者。某本小人。未聞大道。公於巡方之日。特疏荐揚。願其連坐。幸而留章不下。

白石雜真稿

卷八

祭文

祭楊淇園侍御

某亦得道餘生。不然且將披髮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自來天道忌盈。人情責備。忽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儒。衆目睽睽。胡可掩也。衆口嗷嗷。胡可扞也。無過之獲。謂之禍。無實之名。謂之盜。公推轂過情。某獨不慙。欲死懼欲死乎。數年以來。公與某踪跡甚疎。而洞察本懷甚悉。嘗謂董思老云。今而後。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白駒不可繫。黃鵠不可馴也。至是公稱真知已。而某亦不屑以感恩待公矣。昔者徐孺子嘗謝太尉黃瓊之辟。瓊卒。孺子負粮徒步走江南。爰雞絮酒。設薄祭而

去。崔司徒欲屈陸。陸投詔書於奉懷中。夸不願。崔卒。夸素服受鄉人弔唁。此非古人報知己之已事乎。某今者開門受弔。雖未能遠同陸。叟而炙鷄絮酒。亦庶幾不愧。南州自今以始。惟有夜濯餘生。保全末路。無以國士負公。無以知人累公。此某之終日若惕。永矢勿諼者也。公如有靈。其式鑒之。

白石雜真稿

卷八

祭文

祭楊淇園侍御

祭陳滄海觀察

往公春秋七十八。十操文而祝之曰。如元城不通政。府之書。澹臺不涵子游之室。公以竹素堂集徵敘。余操文而敘之曰。公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鬪尤力。老筆紛披。如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之劉。夢得公咲。以余爲知言。而余亦自附於通家。知己之藉。其未盡公者。公能散千金。活溝中瘠。公能掉三寸。解里中厄。公能急窮交。解衣推食。公能引後進。倒屣設席。公能傾非海尊。公能延南州客。門停米家之船。圍卧到公之石。載詠載觴。匪白石樵真稿。卷八。祭文。四三。祭陳滄海觀察。

祭殷方叔

古者六十不越疆。弔我來哭公。厥惟同調。憶昔丁酉。授經秀州。如蘭之交。渺焉寡儔。側聞高賢。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裘草屋。杖策訪之。讀靈光賦。爛然天真。居然德素。既得其父。復得其子。父子挑燈。丹鉛經史。隱德升聞。多長者車。生皆立傳。登邑志書。遠近男女。延以視疾。窮巷陋居。偃僂以入。沉疴立起。清譽益章。肅之賓筵。祭酒於鄉。溫溫恭士。謙謙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隣。友愛諸季。孝養太公。諏日卜壤。窆之玄宮。是咨是謀。則惟我卽。白石樵真稿。卷八。祭文。四三。祭殷方叔。

祭包心章

我之文兄。錄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兒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蕪蘆。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咲而莫逆。兩無愧心。亦無愧色。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考鐘鳴鼓。叩神露禱。不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床。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弔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為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寡。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包心章

祭文

祭文

祭何太老師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漑。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性稟鄒魯。畫地而蹈。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早擅一經。晚酬六籍。吾師得之。鵲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師得之。熱腸如焚。无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冒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彩。千里龍文。花照金罍。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為嘗靈光。為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為忽忽。日迫崦嵫。匣腸攻骨。哀絕吾師。凡吾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醴涕入地。靈兮來歸。載翁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何太老師

祭文

祭文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為期。十三之日。猶動手書。何知計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促膝。知公如此。恨不在坐。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咲談清燈。彌夕嗚呼。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孰如吾公。忘年而友。孰如白石。樵真稿。卷八。祭文。早不祭。祭文。

祭孟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以來。日四十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憶昔酒後。烏鳥擊缶。憶昔搯觚。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猶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講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侑子虛。化為烏有。以莫以泣。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卽此一觴。酬亦何爲。我將來君於延益堂。素帷朱旒。空爾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早不祭 祭文

翁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悲鳴。不見其迹。我將求君谷水。西園野鳥。哀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哀哉。若竟何去。上下求之。黯然天地。徒有遺書。蠹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嗚呼澤夫而今已矣。

祭黃貞父學憲

六橋三竺。辟若園池。不有主人。孰領略之。平泉朝川。非粉則脂。公於湖山。狎若縞綈。一壺濁酒。三百枯棋。風花雪月。日日有期。客來公出。公去客隨。名僧揮麈。名士執箕。琴簫画舫。間擁臯比。生斯長斯。歌哭於斯。宦路難平。幸者自陷。炎炎易水。切切易綬。雖有濃醴。不如簡淡。幸公當時。不為臺諫。南曹建禮。西北秉憲。徐步周行。自收竹箭。桃李不言。蹊成自見。良玉耐焚。純金耐鍊。長嘯歸來。烟雲滿面。福者洞天。靜者得占。繡虎文昂。換羊書賺。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四九 祭黃貞父學憲

山梅畔。欣我一觴。

祭徐孟孺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聘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偉長。合二子以並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鵲之起於菝蘆。如鳳之鳴於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雀之騫翔。何期黃絹。竟私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聞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妬。操琴吹竽。數奇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厝足於當路。慨雞豚之不逮。甘結廬以永錮。沁水衙門。焚香高枕。偶寄輿於蠹編。終下捷而燕寢。方聞龍卧。忽驚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兼轡。何二豎之不遷。極三尺之永崇。通德之門。雪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蒿。瞻仰清風。孰之可繼。方千旌之在郊。乃溘焉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哲人。臨風結涕。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四九 祭徐孟孺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脉。蜿蜒而東。滙為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
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
文章。千秋無偶。金溪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
徒。立幟鱗經。聯鑣雁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含香儀部。
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清標外著。桃
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遠爾懸車。載墮載篋。其樂
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
食。堅卧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國寶。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辛 祭王和石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辛 祭王和石

公亦隨殯。微音俱有。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女
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嗇。封樹鬱然而寢。孔碩
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辛舉一觴。

祭王太夫人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賈黃
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頌賚頻仍。若張齊頰。母亦八十
手詔存問。帝歎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真
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樂。暮餽却金。無令
養名而各借名。務渙小群。而成大群。婉調衆心。曲回睿
聽。陰靈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
可以長請。家席未煖。使者屢宣。首柄國枋。召對 御前。
天光下燾。喜動 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辛 祭王太夫人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辛 祭王太夫人

恩寵為極。賈張二母。瞠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
翼 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一。功成脫屣。謙
著循牆。板輿東旋。為樂未央。何期嫠宿。中夜無光。公稟
孺慕。搥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
以解頰。辰玉各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而氣亦吐。誰無
百年。或計長安。素帷丹旆。山霧江湍。凌兢雜沓。千里間
關。惟太夫人而寢。孔耳又若潤州。忽遘百憂。熾炎下灼。
石折金流。如問水濱。而駕膠舟。惟太夫人樂哉。首丘某
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絮酒家風。

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兩宮弼教。南國化覃。夫人叶運。德耦太原。慈聖上賓。驂侍列仙。夫人攀馭。溘然人間。婦以夫貴。則惟相君。寵以綸音。火藻龍文。毋以子賢。則惟辰玉。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毋以女親。則惟墨真。環佩珊珊。麗於家庭。事靡專制。或贊或規。誕彌吉祥。為仙為儒。五疇萃止。四德攸宜。生榮死哀。夫亦何悲。余所悲者。辰玉至性。三婦早亡。未展溫清。弃捐諸孫。勞毋動定。若蜂繭甘。若燕哺雛。恩斯勤斯。憂心孔多。上相之家。救水非孝。辰玉北征。洒淚就道。言念病毋。心動肉跳。秣馬脂車。以憫倚閭。跪而問毋。支枕月餘。朝掖暮撫。計出靡所。願謁上帝。為厲殺我。請代不從。奄爾下土。嗚呼痛哉。辰玉寡交。久而暱余。十年之間。蚤蚤距虛。子之所愛。毋亦愛之。遺言如在。餘德可思。昔與辰玉。細語夜央。燭花欲盡。筐果頻將。夫人傳命。言多舌枯。雞既鳴矣。早寢則那。昔與辰玉。讀書支劍。仰卧松影。俯漱泉聲。夫人傳命。山風易寒。尚慎旃哉。重裕加餐。聞余至門。醴酒盈尊。聞余還里。夙戒行李。拜別非久。騎箕西歸。今來堂上。風戰空帷。痛我先慈。忽先朝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露辰玉繼之亦遭大故。兩人同心命亦同度。生何不辰。並此摧挫。辰玉賢者永耀九泉。維余孺子報母何年。泣奠一卮。闕默無言。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祭王父謝太夫人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若毋猶毋。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微獨闡德。有厥孫子。為余金石。氣誼節俠。干五色雲。才鋒翰。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既披腹素。習母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荐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宦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或醉。鸞鶴未來。軒車忽御。白雲誰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孤燈。嗚呼哀哉。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祭郁太夫人

齒踰八旬。不為不壽。身閱四世。不為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况其長子。尤稱不朽。毋目已瞑。毋寢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徐母王孺人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經明行修。衡門泌水。耻于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曰。足生子。不辱有羞。匪與有衣。匪斑。孺人曰。安食。且其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茶苦。方將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為孺人壽。何不百年。柳生於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十六

祭徐母王孺人

在南岳頭。在瑤池口。某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母登堂。乃從計後。竟莫空觴。唱薤葉歌。蒸栢子香。靈輿可招。來格洋洋。

祭王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不易得。一言千秋。比於金石。拜母登堂。起居而息。某於諸君。誼亦匪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母實賢媛。惟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為其女孫。惟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為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繁。惟筐及管。庶人之婦。賢不出里。而德升聞。繪書至止。剝薦給客。桃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書請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十七

祭王母魏夫人

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逍遙板輿。為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某咎仲春。先慈見背。鷄骨半枯。鶻啼盡淚。今聞計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顧大君

余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疇疇終吉。夫閭範無事，他奇一嚴重，足以盡之。而後世明粧，袷服好為艷。辨視嫖語，好為佻，寶車画船，好為冶游，以一輕而失百重。勢不可復反，始則識者嘆，繼則咲，已則里婦習為故常。甚且慕而效之矣。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太君，繇吳江鄒氏，曰：嬪清宇，公清宇，方以素封，豪江東而太君節衣約食，彬彬以恭儉德素先之。自少及老，不聽家樂，不窺家園，不御樓船，不登山入廟，為結隊踏堤。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祭顧太君

之游，即里有懷璧賣珠，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直扞之戶外而已。青衣侍女，直課之札札弄機杼而已。此其難難在正風俗，弘闢雖之德，以逮諸副，而後嗣昌，普鳩鳩之恩，以撫子孫，而思禮一。此其難難在齊家庭，清宇公捐數千粟賑饑，捐十萬金之義田贍役，而太君慷慨無吝色，從吏無後言，此其難難在救桑梓，吾故曰：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昔漂母進一飯於韓王孫，其後王齊而贈之以千金，草澤老母進一豚於劉道真，其後為吏部郎而超用其子，至富貴。今太君清宇，公交相

為德豈直飯豚而已哉。而飲德者何以報也。松人莫能報，而某敢代報之，以斗酒，杯羹，太君其咲而來格來臨。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五

祭顧太君

祭錢太夫人

曩母七十。客徵壽詞。擬俟明歲。八十為期。不腆之言。請
佐酒卮。轉賀為弔。忽以訃馳。嗚呼哀哉。武塘名家。錢景
鳥奕。爰求良耦。毋實世德。卜其臧納。以雙璧來。嬪君
子。且讀且績。豈無統綺。身曳大帛。豈無梁肉。口饜疏食。
折節恭儉。嫻於內則。程督文孫。遂振六翻。次公先登。熊
軾。隼與治兵。督餉節塞尾閭。長公廷對。卿雲爛如。玉皇
香案。金馬秘書。紆青拖紫。車丹鼓朱。穀子食子。原本慈
闈。靈萱晝永。寸草春暉。帝謂母賢。雖離肅肅。清類懸魚。
白石糕真稿

白石糕真稿

祭文

本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三吳之族。范最鳥奕。文正忠宣。難乎其匹。學憲繼之。發
皇義澤。爰求良配。曰徐世德。有女君子。納以雙璧。少共
壘壘。如貧縫掖。挑燈下帷。遂畫六翻。為司馬郎。老將執
戟。為滇中師。諸生膝席。所至冷然。飲水茹檠。則惟安人。
歸以清白。大祭大賓。寸田寸宅。米鹽酒漿。筐篋可尺。外
無耗竇。內鮮佚籍。檢括婢童。廩廩受職。時分餘晷。遊於
子墨。妙解文章。尤工詩律。桃李無顏。芙蓉奪色。晚工書
法。晉唐入室。其秀可餐。其翠欲滴。亦有家山。神如萬務。
白石糕真稿

白石糕真稿

祭文

本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琅琊二王主盟當代兄弟之國龍門所在勝流如雲連
軫接蓋余非賢者頗識其大家風之美安人是賴憶昔
司馬為相所鸚孝子叫號聲聞於天義不反顧遑問舍
田安人拮据百責攸肩泐洗嚴姑餘納橐餽朝論日中
公起郎署督學奉常俱強人意安人相之永有終譽為
文苑宗為清白吏公之好客不減弇州疇園別墅酒政
詩籌安人相之傾釀其羞取辦咄嗟無愆乾餼亦有貧
士亦有單族恃公舉火不一而足安人相之解襦推粟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王太安人

祭王太安人

太安人自入太原以來蒿目橫眉者幾半世尚寶公辛
勤報母惟是五通之綸而太安人不加榮惟是三釜之
養而太安人不加旨翟冠象服不加華甲第名園不加
喜則何以娛太安人但盼盼六十初度之期耳父老具
牛酒邦君具羔雁上自王侯將相六曹九列之長函綵
刺繡賈相望於里門鐘鼓沸天五孫羅拜而前為傳鞶
上壽然而計者已及途矣哀哉太安人處富貴而若窶
貧當康樂而若拮据刀尺筐篋米鹽粢粿必躬必親詔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祭王太安人

尚寶無敢佚也機杼扎扎牙籌嘈嘈毋錢子錢不貸銖
黍詔尚寶無敢侈也不知者以太安人為過儉過勤余
獨以太安人為養德養福昔公父文伯之毋績文伯踞
而諫之其毋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志善忘
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味斯言也
太安人其文伯之毋乎太安人以勤儉檢括其身故尚
寶不妄取亦不妄與不妄交亦不妄動口吻無雌黃之
評朝野有清白之譽皆太安人從禮而靜以成子之有
令德也往尚寶京師歸如鳥脫籠如魚脫鈞將乞身侍

毋不復出矣。余曰。今新天子御乾開泰。朝士莫不結綬。彈冠。盍不賸車首途。請差還里。尚寶謝曰。舍病毋而就一官。與吳起齧臂而盟。溫嶠絕裾而行者。何異吾寧奔走群望。以徼倖毋氏萬一耳。而詎意其終不起也。稍可幸者。猶及親湯藥。視哈徹。毋子握手訣別。此天憐太安人未享人間之福。賜之孝兒。又賜之考終之報。使其毋子無憾而後即安也。尚寶亦何必觸頭搶地。叩膺呼天。不爲生孝而爲死孝乎。棘人栞栞。太安人其式靈之。

白石樵真稿

卷八

祭文

六

祭太安人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為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跣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竹白間習為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為奇。他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媵笑之。久乃懼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陸文定公

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家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計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賜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

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雒視、七大夫，如韞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微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為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為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墮權門，不通輦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陸文定公

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即減獲，皆原廩。稟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闢以鍰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為敝衣，狗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頰，疎眉，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眈。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趨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机務煩公。弟欲主上一見，丰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宴朝鮮陪

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
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酌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
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史治士風。閭師鄉三
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務跨馬。郊迎朝使。拜趨
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
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
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
不出入者。可兩時許。且晚卧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
不見袒裋。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子弟和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陸文定公

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
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
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邃
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
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十年官爵里
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
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
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
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追隨

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
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携
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
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
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
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
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
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
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四

陸文定公

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
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
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
任。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
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
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
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
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真私人上第。公掌

卷故混之分宜粹無所得聲色厲不為動入都江陵首
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
餽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
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
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為收門生
觀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即倦游宜為孺
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即此兒行歌負薪亦
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
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

白石樵真稿 卷九

陸文定公

圖寫及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余願締
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
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
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
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
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鉅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
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
諧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
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

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為古今完
人知言哉

白石樵真稿

卷本

陸文定公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為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沒。其子號勸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恒又皆厚。廩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審庵公奇愛之。為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充吾闕者其在斯乎。無何。審菴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并。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孝子高公

傳

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矍然止公。曰休矣。孺子雞骨不堪。與蠹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減獲。墾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洩澇於兩尊人。又芻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杙杙。桔槔聲。出籬落。聞坦腹而笑。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蛩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恒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間關拮据。以有今日。而使我忘貧。即歲稔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人

孝子高公

傳

紀綱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涕。困。疾。兒。為。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島。倭。闖。海。上。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粹。與。倭。遇。南。坡。翁。幾。刺。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群。倭。相。顧。更。為。勸。解。南。坡。翁。股。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既。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遜。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奠。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懼。公。力。為。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惟。如。初。唐。氏。姊。孀。居。無。所。倚。侍。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舍。祿。悉。出。公。手。又。收。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間。手。為。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即。小。燕。集。手。為。斟。酒。袒。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當

南汀公沒其子尚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橐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嘗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篋不貳。裘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馴謹。一旦劈畫大事。卽武健不如。視世俛仰以帖熟。取好者蔑如也。余生晚。不及侍公言笑。其子引繩蹈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鼓琴。

白石雜真稿

卷九

傳

孝子高公

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傳。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物。非而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閉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覈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益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轅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柁。柁生義烏。訓導靈。靈生五子。長日宣。曰春樓公。仲日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頗頡。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見。公捧手。欽容。絕無少年之過。既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謫。輟鉛槧。應之。公咲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白石雜真稿

卷九

傳

澄川李公

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不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雨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畦步喘息。必俱。卽慈姆。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嫻經術。甲辰成進士。令諸城。已擢北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遂巡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飲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噉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賈人買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冤而麗法者。公代爲贖。某編城。且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骸。瘞僧。

寮道廬久暴之樵。修東嶽祠。甃橫涇石梁。凡所樹施。秋
臺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恒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
泰去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曰。行
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
縣。諸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
數以家報遣聞。安知一紙書。不悅三尺法乎。尋聞兩浙
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門
笑曰。兒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茅甲
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臺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搏
擊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瑞從中起。
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
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
公超然脫繒弋而去之。不以旦晚節鉞之榮。換晨昏舞
綵之樂。拭目捋鬚。眉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嘖嘖。
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
敏步健。嗽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
納取予不過度。削滅否置恩怨。輯言溫語。惟恐傷人。望
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耦齒。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涇川李公

羔鴈牛酒。賁相望。公痛念。二帝賓天。謝不納。卽家庭
亦不復舉鴈。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
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于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
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青
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卽御史兒亦
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
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某
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公
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
也。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十一

涇川李公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宜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為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頤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蜩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衿。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頎頎而游。游遇豪貴。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范牧之

人牧之。欠抑唯諾。湯嗽不敢言。眾以為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為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嫌既言咲。自題女俠。與牧之一。

遇于閨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炁射為長虹。羞作酒澆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鶴。言罷大泣。眾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為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瑞末飛流。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范牧之

短章筆之。踰糜付之尸。祝無煩檢。移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鞮。撻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舍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為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恐愧。以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輒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黜賣杜為賈。始牧之伴諾。陰使人贖為山西賈。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

疾之病肺。牧之既死。杜生勸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
 身從。杜入舟。忽微嘆。問。誰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
 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宜和視。右手提棊。一
 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
 中。已復颺起。紫衣裾半摺。復轉。曉間。而生杳然沒矣。余
 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
 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
 鋒。洋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
 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解。強老卒。龍準公
 白布鞋真精 卷之九 范牧之

贊曰。余與牧之。未嘗識。生駒俊。鵬抑。何其似牧之也。
 必軍。卒。而遇。范。聖。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
 耻。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宣。少。孤。心。不。能。記。牧
 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
 讀。時。子。父。之。相。愛。而。趨。撞。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
 白布鞋真精 卷之九 范牧之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鷺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暱如良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張聖清

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為嚙讓，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餘，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憫。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黃豎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肩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為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構竹安齋，又構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間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做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

規造一舟，名自在。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鬪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基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隕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為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張聖清

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梅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呼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婿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筋，則以遺眉道人為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見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素耻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跋名塲三戰三北。

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岸。噴絞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蛻同蠟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顓。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為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

白石樵真稿卷九

傳

張聖清

拜三酌酒。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韻。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為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為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

白石樵真稿卷九

傳

唐李公子

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補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割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

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閭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諱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咲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頰笑。問乞煖熱。所謂蓬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鷺。翻曰春萋。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白石樵真稿卷九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唐李公子

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織織以下。短謳長歛。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睜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回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咲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咲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三

唐李公子

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咲。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唐李公子

傳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温。已搔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綳綳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醱酌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

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遠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唐李公子

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跨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凡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碎人。臣有所言。

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女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繡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為清微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閭。習吳語。遂善吳飲。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於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綉。課彈碁。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詭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群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矚掠髮。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為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窗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携入竹嶼花溪。遍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鬚頭奴大腹長鬚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于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橈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翠

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韵人韵事即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蝶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鞵奮飛今昵君串珠纒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盼捷音屈指歸信竝爾杳然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

白石樵真稿卷九

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為張郎死郎不願立枯為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滂瀾嫗克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挑葉渡閱老作字以達意焉肩鑄斗室不見一人即玉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媪下怒竝甚擿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儉糶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為調人彈壓悍婦無備

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媪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為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遂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責也此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為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偈

白石樵真稿卷九

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悒悒啼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奇郎君但瞪目捶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嚔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裯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灰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綉之倩画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為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

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画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於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奉少游之義娼。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群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於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鑿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爨。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

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弃去。游廣陵。年弱冠。橐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贏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但買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詘藉翁。久之訟稍挺。貨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母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髻以逮駘背。卧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

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買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簾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過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九

其門貲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嶮。嶮中電光。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繹。歲暮拾遺金數秉。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弟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噓。僵且死。公急出其

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禁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疾。豈曰倖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雪燃燈。吞花鬪草。以及紙鷲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借注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陳子曰。吾往輯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

白石樵真稿

卷九

傳

九

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淇園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歎長齡鄭氏。爲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胃。而錫之資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祊于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野。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祖

累。累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祖

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管。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壘。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

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為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什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為席。置通帛之旂以為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

白石樵真稿 卷十 井田兵法之類

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人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儼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兩我公田。遂及

我私。又曰。言私其縱。獻豨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豨。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為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於室。而不容不披髮於鬪。或構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偽。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

白石樵真稿 卷十 井田兵法之類

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為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為營陣。揭鋤挺為干戈。轉用其所以斃敵者。以為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

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犬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為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特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五

井田兵法之祖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墨也。馬鈞陽欲斬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為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為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為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為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為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為十方接眾，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鬪，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

佛論 大養濟院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六

大養濟院

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聞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怪為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大養濟院

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群而爲大群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大養濟院

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
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
人。盡化而為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
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
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真四皓

管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
舞。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
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
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
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鸞鷹。豺聲狼心。得志則輕
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
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
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
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
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爲死友。友天下
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
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
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
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黃石。一遇橋下
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
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
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

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真四皓

園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避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真四皓

圖書

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曆井地之法。與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定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識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十三

圖書

也。象之為中。為左右。為戴為履。為肩為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為過客。象數為逆旅耳。不聞殊方之卜。平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雞占。或以兔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著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券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為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

為異。不必泥其九為圖。十為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迴其受之希夷。種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為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為四象八卦。衍之為大衍。範之為洪範。以至頰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鸞飛。呈我以靈龜。龍馬夢寐。尚交接我以大禹。宓義。卷之而促。交象于一瞬之間。放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十四

圖書

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鎮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后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嘵嘵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為月繫于天。一人以為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為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為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家。一而諸子之家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譚笑。眾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即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虛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為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裹甲焉。功不明。論不定。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十三經註疏

十三經註疏

削不在麟。爻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蠹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即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為是。而諸子之為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初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為。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鑄鑪而為金。採腋而為裘。集諸瑣屑。而為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漢儒為哉。大抵諸氏二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論

十三經註疏

十三經註疏

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為帝用。而去則為帝敵。故其法。王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為經之功臣。而至詆為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 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警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机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如。

白石樵真稿 卷十

古今大帳簿

官某人記載之櫃檯。以待幕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鬪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為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二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胆隨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

古今大帳簿

論卷之十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鑒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鑒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夷於公也。降其又疏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為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都邑也。所為厚漢之亞也。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為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策

宗藩

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餼冠帶大。飾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噪也。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螫。法秦而終不廢周封。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聖謨。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長。而憂在於窮地之毛。罄地之產。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于。自序之王孫。不憂遠而燕吳近。而寧煦而憂在於百姓之聲。懸有司之厄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為便也。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露其瘠。



欲更制則以為生亂。欲坐視又以為養亂。欲加恩則以為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為離間而不忍言。然則奈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祀，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肩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衣食於技農，賢者得以玉牒之親，而隸名於金閨之籍。若周若召若蒼若向若絳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子負矢累糧，翱翔八極，抱關不呵，津吏不問，而神明貴胄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弓旌輪車，日下名山，披討兔置鴻遠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囊穎而不出，眈眈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闈闔尺寸之間，可嘆哉。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策

宗藩

周禮

晉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末嘗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當也秦舉先王之六籍東而投之烈燭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河間獻王猶能搜諸李氏之家藏而上之秘府則書固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遍沿於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趨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策 上 周禮

河而窮源人未有不咲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書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倣而行者誰也即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尋以考工補之其倣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冬不獮狩而天下熙熙如矣大抵周禮之一句一字鳳之毛而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兔之蹄也求後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

覆辨難既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傳會率合又不足以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附之以宋儒古之逸者官之一而今之逸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燧人火政以利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燧人孔子亦何過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策 周禮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既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蠶垂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訛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綜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占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玑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儷指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曆法

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臯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一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蒼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至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

明之所因而為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抄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壁。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為太史。而今者顯門之裔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巫蠱秦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秦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是庶都洛下閔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箭。隸首執籌。獨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曆法

步三代之前而不知甲出漢下遠之。則欲踴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為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高皇帝嘗徵龔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為四輔。且升告太廟以重其選。嗚呼。蓋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寧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莽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涵。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大夫不撤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氤氳。雷雨滂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禁禁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

樂律

七

樂律

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籥石秬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匏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劉琨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末。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為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籥具秉翟矣。以為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

具矣。以為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新書。

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葦莞。考簧。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雌黃。若蜩若蟬。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樂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鯢弦不張。鼙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矯。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垂之鍾。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後不。

白石樵真稿

卷十

樂律

八

樂律

祥。而留亂亡之轍。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葛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閨之風。無煩坊節。不廢比非。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為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為律書。不言律而言真。不言兵而言兵之。偃於文帝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水利

今天下畫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吭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人旱潦相嚙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濬闢。則王孫勳。皖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授諸水者。悉為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清白石樵真稿卷十 水利

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滁。則虞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盼。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以分水。洩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上亦日下。秦贖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匏子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南之流。輪於震澤。震澤輪於吳淞。吳淞輪於海。特其支

河之不治。若有母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脈絡。旱則鮮畜而田為之龜。拆潦則鮮洩而禾為之鳧。沒此其故。易講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荆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夾苧與塘驅而洩之於運河也。余以為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濬也。視田之卑者。其岍可築也。戶上者可粟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也。

白石樵真稿卷十

水利

十

鹽屯

管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為井田。而其後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為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苦課重。苦守支。苦私鬻。苦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苦牛具。苦溝洫。苦課稅子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退而削牘奏利害者。日上。迺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辨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策 十一 鹽屯

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倚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為羞。大臣以富強為諱。於是一蔑於縣官。再奪於貂璫。咸啗。再持於鄭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祖制之未復也。往。高皇帝召商實粟邊。下商為之募眾墾土。以鹽而徂集商。以商而曠集屯。有兵農均輸之遺意焉。自葉淇倡議。而商所輦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塞。而之鹽局矣。大江中晝。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為非復。祖制而令鹽與屯相為表裏。未可以國也。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為桑田。一利也。農不輸。

餉兵不媮飽二利也。商且受粟。久受饑。券交於左。筐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即淮揚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為戰。里田戍行。敵氣自寢。五利也。生齒繁。烟爨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為陸海。虜以田為地網。七利也。嗚呼。七利舉。而即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非窘言兵。江以南窘言農。眈眈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獵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為鹽屯。委輸且買者。半燕趙走。四面方駕出矣。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策 十一 鹽屯

各地如鶩。蓋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容。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啖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巳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責騎所從秣。則責肥。甚則家破。而人繼之。蠹三。今天下幸媿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敢望八駿十二閑。及數千如白石樵真稿。卷十一。策。馬政。雲之錦。卽大將軍何以驅使監罔僕寺。何以數馬而對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寧鸞爲政。驕且畏。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市馬。雖稍倣宋制。然特創於關蜀。未聞以九邊爲市也。以茶縑爲餌。未聞輦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旣市當無事戰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矣。以爲虜無他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巨測矣。夫天

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財。往如逝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圖窮而七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掌。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忤熊羆將士之氣。陽以托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熙寧和好之憂。嗚呼。如是而欲譽天駟。叩房星。供御飽餼。司馬巡邊。其何益于國。故大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刷三蠹。雖有龍牡。無以御之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陶朱教以畜五牲。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息無算。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轉白石樵真稿。卷十一。策。馬政。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廐之種。生且爲。天子歌在堦。馴鐵以獻也。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二

賑荒議 計十二條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舟車所至攀擁叫
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
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槩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
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臺題請朝
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後輕與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
鄉履畝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議

賑荒

勘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商里排開
報得分明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為熟區
某區為荒區一區之中某商為熟商某商為荒商一商
之中某圩為熟圩某圩為荒圩俱用印鈐記訖然後行
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商則寬又然後行抽問之
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現在核
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種田全荒者即是上貧之飢民也
種田半荒者即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田若

千真飢民若干而眾商不敢欺矣得一畝之真荒田若
千真飢民若干而眾區不敢欺矣勘荒在此賑飢亦在
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
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便宜在朝
廷此勘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勘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
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槩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
為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議

二

賑荒

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儘
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改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
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萊麥不及收
矣秧苗不及栽矣即栽腐爛矣即間有可救者皆數十
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
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
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
乎租米既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
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益當道之請命為荒不為熟

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匍匐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槩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食。孟獲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夫無以此曲動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橫。正如舊錢糧未足。新錢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三

賑荒

糧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徹夜極寒。大雨而浹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卽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而況以好奢之世界。當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三二。若令有五毋雞。二毋彘。床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王仙

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卽亂民之胆。而後可以承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菲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服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捫亂民之胆。只今大水彌天。姦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快船。以割稻爲利者。或有捨奪篙櫓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眾鼓噪。以借米糴米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卽刻前往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捫亂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四

賑荒

民之胆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未。下。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忍。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挨。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之。錢。

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屈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屈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為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為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閒做。勿促之告。急勿挑之使動。如過糶抑價之類是也。

請改漕折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議

五

賑荒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狗擊當破。議賑則倉庫空虛。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糧每石。輕齋簾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充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曆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

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恩外之恩。而未可知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籌楚於日後。不惟難為百姓。抑且難為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禁過糶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既過糶。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云米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議

六

賑荒

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非惟用情之不一。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糶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糧食。為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撮借。愚謂使大戶糶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糶。而願積米者。即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日價。踴原照前價。平糶。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

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糶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遇之遇。不糶之糶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糶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刻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過我糶。彼過彼糶。口語鬪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七 賑荒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糶則可。行於民糶則不可。蓋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糧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嚷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許告插穀。插糶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聞

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糶

官糶官糶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蓋強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臧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為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踣。或鬪爭。或聲言以減糶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體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賑荒

賑荒

貼設行則區處錢糧之艱難。遠賑糧食之辛苦。俱付之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慎之慎之。直待舖行十分踴貴之候。始付好義大戶。平糶饑民。但許升計。不許斗計。自坡及鄉。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散賑

夫用眾宜在狹處。不宜在廣濶處。如在廣濶處。唱名呼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案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大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莫如晴明

上城安排布置每爵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塚靠立饑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一爵又是一爵散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倉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爲次第兵法云用衆如用寡分數明也此卽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救佃戶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議

九

賑荒

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卽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卽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卽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勻乎人自爲給無強梁擠軋之弊家自爲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爲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平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既不能遍及

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僞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依前議既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餓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庶不立稿矣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且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萊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議

十

賑荒

者皆欣然以爲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於爲德決不分外多求亦決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相勸諭由城而鎮由鎮而鄉由吳而越繇吳越而推之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救荒煮粥事宜 十七條

一 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已之。令老弱者轉死。強梁者且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 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一 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為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湊手。可以粹請粹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管井愚聶公嘗行之而効矣。

一 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虞風雨。又少遮攔。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竈。一便寓房。

一 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 土灶不如磚灶

土灶醜觀易敗。磚灶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即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鈴擔桶淘籬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 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糧物件者。逐出更換。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一 糲粥不如米粥

往時糲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饑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決以白米為主。

一 草柴不如木柴

官既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冊柴百束。先買三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薪。餘炭可以煮茶。日逐劈柴。最為煩苦。飢民待粥空閑者。即以劈柴委之。劈完加粥一碗。

一吃粥不如帶粥

凡煮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携歸管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筋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既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即貯缸中遇老即發蓋老者厄羸不能久待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十一

救荒奏稿

童壯尚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於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即發之蓋婦人廉耻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押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煮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已午為期馴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強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留

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飢民

丐流習入飢民非特不潔亦且不甘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飢民日登記籍

錢糧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拋撒者上于天刑侵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煮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呈查考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十四

救荒奏稿

一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飢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為之

一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為慙而實以絕粒為苦另置竹籌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煮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揷和無揷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

看觀算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答郡侯張
曙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粥三
碗小菜八碟欣然食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
如此光景歷歷尚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
曆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劔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為粥以施貧者。後生
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
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
榜開其子果為特科狀元。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救荒養粥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
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
可勝數。

田賦八故 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
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管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
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
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
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十八畝官田有三百九
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
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
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迺復轉賣官田
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
鄉之別而摠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田賦八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
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
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
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
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

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蚕。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粟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非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卽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不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那務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坊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丈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律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九

甲辰八政

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况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於丘山而算之甚昧于心目昏昏悶悶得無為驪龍之睡乎龍睡

而盜者搜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三

甲辰八政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舊例每疋重三斤。率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濶。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議

三

三大役議

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尺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曾搭派井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卽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爲己物。浪費不經。化爲烏有。有此改簽大戶。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

迴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總而推委舊總

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償補。或有十不得六

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

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賃房

聽驗印解布。袱油紙包索舟車關閘掛號銷批到京門

單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厨役見面

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

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

千辛萬苦。卽使盡發現銀。尚多賠補。而况布解而銀給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議

三

三大役議

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卽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祭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諳物價。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簡較段金。郭殿邦。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况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千係。誰則任之。蓋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

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復運前弊也。頃鄭父母劾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扛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甦矣。別有刁棍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既難托銀。又無田土。勢難簽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庄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脉。非細故也。夫三線細布。勢不容折。闊白粗布。濫惡稀粗。非人最所厭弃。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于得銀。銀又可以轉買白石樵真稿。卷十一。議。三十大段議。

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可落。省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徵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扛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尚要商量。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偏

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苦。不獨在軍強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洪過關。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催船催車。不獨在帶餅帶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頑留勞。而尤苦愆期守凍。出于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即付之水脚價船戶水手應時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議。三十大段議。

奏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鄭父母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脚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盍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似不爲過。以楚中千石。即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下

流而逆。邇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探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疏。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教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糴糧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由內河六閘盤劍。然後到京。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鞏華城密雲。然後到邊。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撐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一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五

三天後議

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欸。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七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出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即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完。如期獎薦。如有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諂。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五

三天後議

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蓋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攬撥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管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往年收兌。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席枋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募

白石樵真稿

卷上

議

七

三天役議

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尚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暗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錫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貧人代杖。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捨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申。若不捨

不賒。且并其捨收賒申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踴。賠價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寫保頭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捨收賒申。此亦清弊竇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

白石樵真稿

卷上

議

七

三天役議

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宜欵若雪。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成故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議

元

吳淞江議

影響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小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扑不停。此緣早無漕輸。潦無洩浸。故耳。原今上登極。召對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衙官分督不

可。非大戶催償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版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蔬。帶呈出入。面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後事可舉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漲。海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箬。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箬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湧請牌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議

辛

吳淞江議

開壩衆鍾如雲。里許不日可溶。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時崇禎二年

建州攷

頃遼左之役。獲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髡而去矣。皇上赫然震怒。褫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經略。凡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無秣馬屬鞋。誓不與賊俱生者乎。其書生。頗習遼事。遼左建酋曰奴兒哈赤。即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慎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靺鞨強盛。號渤海。渤海浸弱。臣于遼。避遼與宗諱。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萬戶府五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建州攷

以總攝之。永樂初遣邢樞張斌宣諭。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毛鷲相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採樺葉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春梯級出入。或掘溷廁。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綴銅鈴。衣豕衣。大衣熊衣魚皮。是其服也。噉啖生肉。嚼米爲酒。醉則溺

而盥面。席地歌食以爲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生十歲即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有剝腸胃。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爲生。自推豪傑爲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曳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參。獻殊角獸。兔。鶻。鷹。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不能來。五月青。蠟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水堅。不能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建州攷

任。是其出沒時候也。已後酋奴數數盜邊。掠生口。漢人教之板竹以爲居。繒練以爲衣。火食以爲食。又掠漢女以奪胡婦之權。而睥睨上國之念起矣。正統己巳。野人女直因也。先爲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雪董山之忿。賴兵部侍郎馬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陳鉞。汪直。王越等。垂涎建功。以中官爲巡邊。以武官爲參贊。僅倖老弱。論功有不貲之賞。建夷倡號復仇。長

四百餘里。賴御史強珍劾。越下獄。汪直敗。復召馬文昇撫邊。而遼境又安。此載累朝實錄。不能縷指。數而今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首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為賴蟒等。直寧遼者。為獐兔拱兔等。直廣寧者。為小女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兔。為虜王。而東西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願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東。則額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白石樵真稿卷十一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王

遼州次

台輩常分矣。阿台之婿曰他失。則奴首父也。他失之父曰教常。則奴首祖也。初李寧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首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耳。寧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灰以諸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咽喉骨梗處乎。奴圍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奔北關而去。其梗。萬曆甲午。鎮武之戰。宰賽父曰伯官兒。箭死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念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款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款。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兔等。控弦鳴鏑而起。此所謂西合也。東西皆合。西虜大合矣。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可知也。自古虜合則強。離則弱。弱則戰。強則守。而朝三暮四。于強弱戰守之間。則有款。款非媚虜也。非納歲幣也。非稱臣削地也。特取。皇帝所制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議

王

遼州次

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領得矣。今建氛甚惡。奴酋無款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謀以連。衛宰賽遣重兵以擁護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既梗。則建夷不得越北關而西。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伐往來之陰謀。破勾連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馭建酋之定局也。先手也。而市賞則其劫子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文皇帝始。鷹有繚紉。則飢飽遠近在我。馬有銜轡。則張弛聲控在我。市賞者其鷹之繚馬之轡耶。昔野人女直勅書爲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議

三

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勅書十數道。三五道始得貢。李寧遠襲殺他失等。勅書無所屬。盡畀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羈縻約束。而說者乃曰。革賞賂年而旋復。復賞賂年而旋犯。賞不如勦。撫不如戰。似矣。然以此張先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擲再擲。以危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蠶。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零竊。俄而大舉。俄而伺喝以恐我。俄而彈帖以緩我。俄

而滅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嘗我。然橫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鴉鶻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峽。峽以內。菁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地者。何也。北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相抗也。技相敵也。奴占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非以此懼奴。若宰賽與北交好。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卽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朝臣。俱與遼臣吏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勦。則追尤邊吏。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三

議

三

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遼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論遼事。目前之急者。按遼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獨口及四方。厄怯雌懦。客寄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落。刃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遼無膽。則請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既知其姓名矣。又記其年貌。既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誰強。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可汰也。卒被劊者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

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沍寒繫於水簷凍柱之下死曰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躬安在苑馬有虞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園長有官分牧有牧軍牧丁馬子毋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即不為生息計獨不為考成計乎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其足也遼偵虜曰傳烽曰傳炮謀報某部來某路入虜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二 遼州文

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斂人畜為主虜將至則堅陣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為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斥候嚴瞭遠哨扇閉固守待鎮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探不至者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懦將貪將欺將橫士卒不敢言士卒搗于外為偷為竊堵于內為野為狼將又不敬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債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為列之

白簡麗之丹青律法即軍法軍法即兵法所以練其舌也遼土幸未甌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田即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盼盼然一人望一人耕番秋成而虜騎薄之相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頃廣寧遼陽常平倉熊倭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尚可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遙一日一移明日一札以秘密之幄算呼吸之軍機而後傾吐于筆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逃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三 遼州文

責曰遼無脉則請遼撫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度廣寧繹絡巡方不以三岔河為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虛實而道鎮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脉也遼有膺有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脉矣而又有水火以既濟之嘗考典籍唐宋無火罷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攻虜之所短此火攻也遼邇登萊漢武遣樓船將軍浮海東下以及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于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為輕齋而海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

以達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為若敖之鬼。此水政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計臣協贊之。相臣主持之。而言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瘳乎。且奴酋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劫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為遼所據。今神聖都燕。天子自為將。何如宋。宋召金滅遼。自詔伊戚。今奴酋犯我。而我未嘗挑撥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予金。故日瘠日貧。今上征寧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澤也。何如宋。蔡京父子為相。童貫為將。今群龍滿朝。度必有劉岳薛范其人者出。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入。汴由汴入淮。由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天朝。金匱無缺。戈建首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恐也。夏秋之間。奉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端端有戒心。托孤寄子。賣男鬻女。譬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撫道議家。靡則廩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譁也。兵先募而後選。將以統之。將且以賄脫。以贖免。將無必死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弱者逃。豪

白石樵真齋 卷三十一 議 建州文

者掠人眾。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詘。孰與召募土著。土著中又收土俠之為便。或曰。遼木低懸。一壞於朝鮮之應。再壞於稅瑞高淮之蹂躪。遼人不復。如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俘不報。荒而死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如走于胡者。又有如近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繫其族屬。下詔招徠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爵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還也。若遼人之怨恨奴酋。已入骨矣。吾聞奴破城虜虜。白石樵真齋 卷三十一 議 建州文

女老稚。或磔或箠。或春或擣。或炮烙。或長繫四五十人。如連雞。置繩馬鞍。鞭馬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曳。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即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土俠一倡。賈勇且百倍矣。故血戰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土著。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為偽勅。發民兵擊遼。人情洶洶。又如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遊征役者多歸之。往事之鑒。可為寒心。吾故曰。非宋之憂。而隋唐之憂也。况更有最可異者。河水血。日下黑氣。

奴首遺設罵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帑藏情形
窘索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
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根
本隱憂不在邊鄙而在朝廷敢以此代祀廢之獻時天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三 聖 建州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
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撐船
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
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催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
無措猶幸來文尚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
貴萬全也夫旗甲挾眾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懶成性驅
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逡巡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
為民運之漸也弊久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為長運之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三 聖

漸也其禍大其機隱而猶未忍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
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
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
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日催
船而且訛曰捉船惟有棹手裹足相戒莫前者先為
京口常蘇截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
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硃票
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
放或捨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鬪况又有朱筆假票

雜出不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突至
地方激變咎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
有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
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顧此不免失彼顧
首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零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其
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臺察彈壓有守
令持平尚且蟻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強軍凡
踢斛淋尖簸颺翻晒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已而
又增及于耗外之耗以群羊而當餓虎豺狼屬饜有几
白石樵真稿卷三 中平 議
其不便于交兌者又如此各省修船彙集淮上或船到
而匠役缺乏或船多而材料未克或米到而船不修或
船修而米不足那移借貸推調耽延本欲通而反壅本
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卽以蘇松言之爲漕
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
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銷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
知也何如停寢淮兌查回空趕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車
運守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卽後日且無民運代
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卷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管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絕窮淵。凡禪版鏡。釜釜之文。皆為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窻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者。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讀書十六觀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周亦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虫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窻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讀書十六觀

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

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宜。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集。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客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祖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嘆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

白石樵真稿

卷三

讀書法

三

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壁書覆甌。裂史粘窻。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奔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陸子蕪云。讀寶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敢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惜。所以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仁謂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白石樵真稿

卷三

讀書法

四

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買豎藏貨。身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倦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吐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余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為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余

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仲醇才情睥睨一世。其于書無所不讀。乃取昔賢語。有概于衷者。做大士觀法。次第成帙。題曰讀書十六觀。夫讀患其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集字非寡。口耳盡喪。善于何有。趙清獻公云。臯陶稷契。有何書可讀。雖倉卒應對。語實爲不二法門。仲醇作是觀否。黃洪憲跋

仲醇作是觀已。以質不佞。不佞云。達磨西來。不立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三

讀書十六觀

下

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磨九年面壁。仲醇終日曝背。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醇應作是觀。方應選跋

余少困章句。比長。稍知好書。而老且至矣。口不暇數行。行不得一字。每覆書而起。既起又思之。偶見李琰云。異見異聞。心之所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爲之洒然。以後讀書。如貧數富財。意逐日飽。天下之如余者寡矣。請同作是觀。王衡跋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

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精神。此老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願讀十六觀者。通作此觀。黃洪憲跋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三

讀書十六觀

下

白石樵真稿卷十三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樵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
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鴈蕩留連承
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駟馭一二童子累書襍被
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語俗問
疾苦脫駿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則手一編高
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即解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

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
縱橫凡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為異余聞公之風
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
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即
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殮廩饑藥厄之事門無虛日日無
虛譽殆所謂吉人為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
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
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
人交不為崖異喜獎掖善類而耻聞人過胸中通曉貫

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含苞瑕類嘿如絕無知

識者居恒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

撓之以任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

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

然有所不欲不為當新鄭為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

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

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其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

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

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為魏令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

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治
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
日士人爭為誣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
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
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譚笑出之面
人必解順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為善之樂子孫以
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為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
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
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曉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

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
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主。葶葶汲汲。如理帛積麻。同
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
若孫是已。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韻甚偉。望見者無不以
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
剝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耆英之
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而盡皆以得
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其感情用。壯。岸。不平之氣。
鈕治殆盡。又陶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

白石雜真稿

墓誌銘

瑞孫包公

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
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
賢助如曹安人耳。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僻。名山異
書。老而不釋。緊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
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數。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大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往滬海陳公携同叔訪余白石山。余迎笑曰。郎君此來
得無類。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乎。公笑曰。僕舉此兒於大
名官邸。今十三年矣。奇憐兒。不令出門前百步外。敢率
以見子。亦猶太丘之請荀朗陵也。嗣後君弱冠。徵像贊。
又奉公書。徵竹素園集敘。又公捐館後。君來謝父喪。見
舟次。則雞骨儼然矣。余勸之曰。君無多食酒。無雜投藥。
俟神氣小挺。然後出應客。未晚。因唯唯別去。及春。則聞
君病狀日甚。未幾以計聞。余嘆曰。罕虎死。子產以爲無

白石雜真稿

墓誌銘

大學同叔

與爲善。陳公善人也。而剪焉。殄其血胤。天可問哉。天可
問哉。初公由大名視中州學政。抱同叔往來山川。驛邸
間。不震不悚。已得痲疾。公上書直指云。垂暮之年。僅此
六歲兒。脫不幸。卽躋台。何益。寧以雞肋易我。砥憤乎。
遂決計挂冠歸。遇聶翁。下以真青黛。痲病霍然去。六歲
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不煩塾師口授。九歲受毛詩。十
歲旁涉五經。十一專治左氏春秋。十六補邑諸生。豪上
自喜。慷慨好施。沾沾風雅。厭薄博士帖括家言。公愛恣
之。弗問也。漸久。遂分爨。拍浮醉鄉中。客來不辭。客去不

吳孺人墓表

子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為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為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為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為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附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為南郡縣。君請銘于歐文。

白石樵真稿

卷十四

墓誌銘

七

吳孺人

忠而后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敷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刑膚削髮。投山竄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為其婦圖身。后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幣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為吾。縉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為神道碑。其次為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曾姑施夫人。王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內外政。如朝。

典。孺人世家女。顧能尊其範。不少表性淡泊簡儉。最不喜濃麗。而畜奴娣。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言聲。達于泉外。奉姑孝。味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懽心。晚得羸疾。日坐卧常相半。冬重裘。夏墜戶。幾不知寒暑人事。獨念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君而濟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囑婿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或曰。妾車音。至必且悔。

白石樵真稿

卷十四

墓誌銘

八

吳孺人

恨。起床過壁。病懨懨如膏沃火耳。已謂見。憊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為煦煦。人情豈遂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姬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初以侍君者也。至是世皆歎服。孺人為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誠。能解大義。病中旁適內。與懽。懽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為祝。姑歿。喪幕哀痛。病亦隨穢。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一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即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觀也。余嘗咲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醪酒。則口寧。妬。

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有妬
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頻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
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咲。如晉時妬婦之津。奸
婦壞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
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
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
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
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
而相難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星
古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四

墓誌銘

九

吳孺人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陶吉甫訂定

贊

釋迦文佛贊

釋○迦○老○子○慈○憫○濁○世○偶○然○心○熱○拋○撒○文○字○欲○覓○佛○者○莫○
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
通○胃○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白石樵真稿卷十五

接引導師贊

此○心○緣○物○如○猿○緣○樹○四○大○既○離○心○何○附○處○附○之○失○所○毛○
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震○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
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達摩贊

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

布袋和尚贊

此○老○漢○美○詭○譎○不○諷○經○不○禮○佛○肚○皮○寬○眼○縫○濶○唉○呵○呵○
無○休○歇○真○快○活○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十六應真贊

第○一○尊○者○跌○坐○結○伽○鬘○童○鬚○頭○簪○柿○野○花○有○鬼○使○者○伏○
地○稽○顙○侍○兒○取○善○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手○橫○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罽○瀉○出○五○
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藤○千○歲○老○猿○雪○髯○垂○膺○跪○頂○珍○果○投○
誠○聖○僧○領○而○受○之○長○嘯○鸞○騰○

白石樵真稿卷十五

第○四○尊○者○垂○耳○端○坐○張○口○如○箕○捧○腹○如○瓠○聖○凡○好○醜○但○
咲○不○噴○惟○無○所○噴○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坐○臨○淵○濤○抱○膝○不○語○目○瞪○雲○霄○神○如○止○水○綠○
鬘○素○綃○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六○尊○者○石○印○雙○趺○左○手○支○頤○右○手○弄○繩○雜○猊○妥○尾○搖○
首○呼○呼○金○繩○黃○環○付○彼○胡○奴○

第○七○尊○者○羶○眼○禪○貌○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踏○掌○心○煮○
甲○飛○掉○戲○覆○其○珠○雲○霆○雷○雹○

第○八○尊○者○額○語○相○向○並○膝○而○坐○加○肘○其○上○沙○彌○汲○水○神○

涌地出。異寶滿盂。賤等瓦石。
第九尊者。鬘髮鬚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癯。食已撲鉢。指
歷數珠。童子構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胡霜髭。頰首以聽。生死無常。日
月如駛。摧黃高山。道無老穉。
十一尊者。短衣複禪。面目皴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項。不
異猥肫。童子怖匿。却走逡巡。
十三尊者。鹿鞞豹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飄洒甘露。鸚
武來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十三尊者。煮魔脯鬼。側坐栢下。手屈三指。荷葉田田。其
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鬪。裂眦鬚胡。一臂怒張。手
托浮圖。豈惟浮圖。大地山河。
十五尊者。披笠覆笠。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豈
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十六尊者。童頭豁齒。修眉挂笻。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
言晒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雪山修道贊

挂耳多修眉。支頤半拈膝。神子目飽眠。那得思維力。請
看雪山人。一心似牆壁。

文殊菩薩贊

吾之說法如獅子吼。百獸聞之。腦裂而走。若文殊來。一
棒打出。汝自文殊。無怨無德。

普賢贊

普賢願海。無物不納。故修行者。不遺一法。一法具受。如
寶車裝。是謂無畏。名曰象王。

踏蓮渡海觀音贊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導師。普賜宏慈悲。沃
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盪三劫濁。兼持戒與定。我定
慧亦空。永無流習境。化彼一切境。泳遊於大乘。

兜頭觀音贊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觀音贊

西來禪水月觀。皆是兩重公案。不如從人。頂禮觀世音。
一行一鳥。不如念佛念僧。

又

妙哉觀音。能救諸苦。如水感月。應現自普。若欲求男。生子鄰骨。

達摩贊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踏蘆達摩贊

古推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美。巧千般。吾道是水中。第二月。

面壁達摩贊

苦行一生。踉蹌凍雪。忽見明星。智枯慧竭。題知老子空。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忙百劫。

達摩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東付東洋大海。却向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賺胡千奇萬怪。葉。画。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渠枯骨頭上。覓什麼計。若遇陳居士。熱掌翻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談口施食贊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魃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叱。倚石骨。山僧持真言。比。勸。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卧。鉢。泉。虎。卧。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蘆。根。出。劃。開。鬼。門。與。鬼。窟。小。鬼。咲。侮。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蜜。

呂純陽像贊 像出純陽手筆

負笠懸瓢。非嬰非叟。此大庾孫氏之家藏。而寫像出純陽之手。吾何以知其爲呂公。曰。手握一錢。上口下口。

四先生贊 有敘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未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者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各繫以贊。用存微尚焉。

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爲上卿。買於陶。散千金。出見奇。徒成名。鷓夷子。何童心。

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倬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吾執鞭。魯仲連。

張子房

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兒。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東坡笠屐圖贊 有敘

東坡先生居僑耳。曾於雨中着蓑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余拈出作。偈。稽首以贊曰。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兩地風波。

三岐禪師像贊

立志卓然。持戒凜然。世味淡然。大義了然。噫。誠僧中之龍象。而終歸解脫禪也耶。

澄源禪師像贊

受菩薩戒。荷如來禪。滴水滴凍。有因有緣。開堂接衆。廣爲福田。一味老實。學古聖賢。中峯之後。汝曾汝玄。文定莊簡曰然曰然。

夜臺禪師贊

鐵杖瘦如骨。衲衣不遮膝。人間茫茫夢未醒。吾師夜行到日出。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本色。可以接直下承當之凡夫。達老英傑。可以接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向上不羈之豪傑。舌如懸河。骨如生鉄。園中宿識。故是前劫不可思。不可說。

雲棲老人像贊

德本龍象。望之木鷄。一句阿彌。餘皆死灰。還從師問。念佛者誰。

痴和尚贊

痴和尚。痴和尚。巷前歌。街後唱。回頭。回頭。疾。回頭。醉。夢。沉。波。君。莫。浪。不。說。法。不。諷。經。赤。脚。垢。面。骨。如。橋。碧。眸。深。深。髮。根。青。半。領。緇。衣。卧。晴。雪。一。枝。竹。杖。懸。春。星。和。尚。行。

兒童走瓦礫。泥沙納雙袖。雙袖俄然大。於白高楊覆清池。綠蘋亂蚪蚪。濯足秋水中。照見形容醜。形容豈足言。天地亦烏有。有心欲動將。奈何請以不二鏡。維摩和尚但令現。酒甕濁酒不醉真。禪那汝痴我不痴。我痴汝不痴。痴和尚回頭向何處。大家同入甕中去。

吳仲虛贊

彼美丈夫。權丹髯紫。行有官牆。胸無營壘。朝誦暮弦。含商嚼徵。名理獨超。心辭雙綺。蚤謝塵紛。縱游法喜。結梅檀林。渡香海水。三寶皈心。萬劫彈指。衣不重裘。食不疊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簋朱季一諾。魯連一矢。長者之聲。走於遐邇。孝友陳荀。篤行曾史。修齡則炬。修名則美。天祚爾後。厥惟豐芑。風必五苞。駒亦千里。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王文肅公像贊

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河之文。挺然絃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髮白。其建儲。寧緩無激。其禦倭。寧絕無飾。其處播囚。寧諭而招撫。無勦而窮極。其籌西虜。寧款而羈縻。無戰而狼籍。其人才。寧推挽而無潛抑。其言路。寧救解而無任德。故能際魚水之奇逢。消官府

之微隙。漢朝廷之朋黨。養天下之全力。勞臣感而隕涕。聖明怒而霽色。功遂身退。暫托五湖之遊。避寵懼盈。終於六月之息。人以爲貪。不淫。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之卓識。而無若天子之召對。則曰忠孝兩全。召用。則曰時懷名德。此真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敢望而不敢及者耶。

賜谷方京兆像贊 有敘

大京兆賜谷方公。許相國狀之。汪司馬志之。蕭太史碑之。王大司寇傳之。吾友董玄宰復爲小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傳。手書像後。而未有贊也。其仲孫思睿奉一敬

先生之命。排纒逸事。以授陳子。謹再拜贊曰。

河東薛後。學稱正傳。涇野先生。得其大全。公守紳訓。研深攻堅。經行修明。入對臨軒。司權荊州。橐無一錢。司讞魏郡。獄洗三寃。築堤河汴。減額億千。築堰昆明。裕積十年。分宜曰介。新鄭曰賢。雖則曰賢。公不喜緣。留滯遐荒。六載雲滇。二月京兆。放棄林泉。此何以故。客嚮相權。公咲解綬。採腴釣鮮。公性孝悌。出於所天。力春養親。食甘而憐。貸環給兄。易卞而歡。少保下理。公納橐。餽莽囚。創

亂公靖烽烟。兵不挑。鬻吏不蔽。奸學不市。名宦不慕。禮
清不隨。雀直不避。鷗任雖人。後品則人。先居鄉俎。豆居
官涕漣。帝懷舊德。祭告九泉。淳德所鍾。瑞蓮生焉。乙酉
麟荐簪笏。聯子孫無垢。有如此蓮。

葛寶甫像贊

君有道。類葛玄。君無心。類葛天。身栖山澤。詩麗雲烟。古
之賢。古之賢。竊比於我老髯。

杜完三像贊

其骨清。其神肅。其取世淡。其操行樸。其立朝則正直忠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厚。其教家則孝友淵睦。其荐賢使萬人必往。其糾邪使
一路無哭。筆墨干霄之勢。蟠結心胸。忠義貫日之氣。祭
於眉目。斷斷乎不走捷而挺險。侃侃乎其中行而獨復
者耶。

吳伯實像贊

世五濁。君無垢。人三變。君崇厚。千金諾。不待叩。五族事
負而走。好節俠。樂孝友。誦義者。無間口。游稊林。擅談藪。
澆壘塊。全於酒。伸其德。屈其壽。天祚吳。錫爾后。徵名言。
君不朽。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吾聞上古之宰。號稱神明。蝗不入境。風儀於庭。及其衰
也。蒼鷹乳虎。怒掣橫行。民無去思。碑不留銘。穆穆劉公。
心和體平。履謙允吉。中孚篤誠。洗沐淫族。獎拔秀英。水
既灌輸。賦亦均亭。海氛頓肅。村吠不驚。此父老子弟所
以生為之。建祠勒石而去為之。卧轍攀輪。攷之古人。惟
劉昆以長者名。劉古以不煩名。劉寵以一錢名。而會則
為著泉先生。不聞漢之謠乎。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
復來。安此下民。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梅顛子像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待乎玉宸
先生之旁。以游乎金粟如來之鄉。

張黃雀像贊

像在松樹下

文心老松骨勁。詩魂清松風靜。子雙壁。書十乘。名九州。
蓬三徑。誰式廬。守若令。

閔康侯小像贊

落落經筵。森森武庫。氣吞目前之才子。可以橫飛。相儼
天上之貴人。可以獨坐。何為乎生朱門。心蓬戶。移尚青。

髮垂素蠹魚遊萬卷而欲仙老驥志千里而如怒吾懷
一瓣香置先生於孔北海鄭康成之間奚其過奚其過

監二先生像贊

經筵武庫賀循之儒者宗也排難解紛魯連之豪杰雄
也諸子才譽鬱蔥蔥半荀氏之六龍也坐客常滿尊
酒不空魯國男子之孔融也洪飲無量山谷之澆磊塊
胸也清談不倦本行道人之函蓋箭鋒也逃名息影王
君公之避牆東也他人見金不見人聖人爲腹不爲目
蓋尊生如老氏而長生如河上公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三

李玄白像贊

松陰下蘆花裡披奇服釣秋水伊何人吾知矣貯胸則
十萬卷搏角則九萬里一諾則柳下喟片言則魯連矢
不冠不履似漁丈人而經世出世乃天下奇男子蓋長
吉才太白胆長源髓合之爲玄白先生而其姓亦曰李

房海客像贊

堂堂大人落落男子受石鏗金含宮嚙微聳鐵壁之難
攀吠水山之易毀忤權寺異胆包身破陰謀直聲灌耳
持斧則百鍊彌剛賜環則三仕無喜飛風霜於簡端懸

人鏡於筆底見夷吾而何憂幸裴度之足倚名重如山
心清似水豈容寂寞寂寞金粟座下之蒲團終當烈
烈轟轟躡玉皇案前之劔履

孫濱瀾像贊

百年積德九歲通靈知名舞象拔俗鷄羣孝廉允推爲
驃騎同社友遜爲冠軍贊官品題於督學胃監賞鑒於
司成公車屢格司命見衡乃退居於林樾因枕籍乎圖
經口中之雌黃不挂眼中之青白不形棺符清遠嚼藜
飲水拂衣歸去送者如雲爲德間里自疏逮親燔券勿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三

問侵地勿爭嘉言懿矩銘座右書紳課兒諭族卓有儀型
天錫冥德蘭玉英英績文修行價埒連城君算非永君
像猶存謙謙君子藹藹吉人合而贊之其斯以爲賓瀾
先生

周希允贊

口無疾言脰有傲骨學道尊生著述是力言言名教字
字藥石寡悔寡尤匪朝伊夕千秋孔廡請虛公席

貞靖周先生像贊

豐於德屈於蒞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

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耻

繩武何先生像贊

青天白日。稟性陽剛。和風甘雨。處世溫良。行立壇宇。文作圭璋。孝友為政。淵睦孔彰。掇魁神京。司理名邦。解網恢恢。與誦洋洋。腰無媚骨。腹有熱腸。拂衣仕路。築園故鄉。大夫則問政。諸生則問字。滿堂排難。如魯仲連。息爭如王彥方。姜桂之性愈辣。桑梓之景彌長。賓客不拒。流羽飛觴。著述不輟。充棟盈床。益禮義以養其神。故正直而得平康。其吏而隱儒而仙。歸然魯靈光也耶。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高超玄像贊

性情真率。不耐大人遊。志意高曠。常狎少年場。時而默。默時而揚揚。時而蔗境。時而醉鄉。時而如公西華之父。子處若朋友。時而如魯朱家之俠客。氣或慨慷。壯則美哉。周郎晚則鬚髮蒼蒼。非傲非狂。且樂且康。倚千年之古栢。看孤雀之飛翔。

陳隱西先生像贊

氷雪肝腸。烟霞骨相。不激不隨。彼我玄暢。我識其人。蓋古之阮嗣宗陶元亮。

王小顛贊

王小顛七十矣。自舞還自歌。不衫亦不履。有時孤坐秋露中。有時軒睡炙日裏。童子呼得來。王公推不起。去后令人思醉後。令人喜雙眼。何曾着名利。短竹還教付山水。人道是閩蓬頭老漢親傳。我疑是東華山人鐵拐李。友像贊

清泉白石名畫法書時。而騫飛如老雀。時而游泳如蠹魚。人以為俠節如文成。高潔如倪迂。而當其嘿然枯坐。即子孫莫能窺其杜德机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贊

華宗贊

言本世教。而談咲可以狎鷗鳥。行本中庸。而呼吸可以馭游龍。我冠我冠。不必鵝髮翩翩。乎如素雪。我裘我裘。不必鹿目熒熒。乎如碧玉。坦腹非窻。而傲羲皇。抱甕漢陰。而稱丈人。封侯醉鄉。而何慕乎黼黻文章。宰相山中。而何羨乎火藻華虫。嗚呼。吾師乎。吾師乎。其在而翁。

張雨懷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粮。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盧。

文不必發。二酉之秘。而手勤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謂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朱伯登像贊

油然與借。渾然若處。胎人以爲列子之忘。老氏之孩。吾以爲葛天與無懷。槐官已覺。蔗境方佳。有子大賢。優哉游哉。

范侃如像贊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七

我生也後。曾見偉人。則惟先生。有膽蓋身。身若負山。目若閃電。筭經之腹。懸河之辯。握麈而談。峩峩我我。括囊而處。委委佗佗。名噪詞場。問者齧趾。老驥繫足。竟後駒齒。三鼓未衰。我舌在此。晚刺海邦。一官萬里。黃綬朱旂。民歌樂只。輿觀東歸。哭者罷市。里無錦坊。囊無名香。生爲大儒。歿爲循良。俎豆於官。畏壘於鄉。帝日報公。厥後永昌。

霍太公像贊 并序

金壇霍令君、迎養景尼先生於官署中、其神明

之聲徹遠邇。先生咲曰。吾耳食之。何如腹食之。仙仙乎樂也。第梁武有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吾雖飲廉吏水。而甘。顧不能耐此卑濕耳。令君堅留之。不能奪。先生曰。孝哉吾子。吾留小照。置汝左右。以代省覲。可乎。令君夙夜祇承。若若庭訓。乃屬陳子爲之贊。贊曰。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八

於皇哲人。穆穆風軌。行有官牆。胸無管壘。引繩而蹈。畫地而處。少讀藏書。長耽故紙。雀銜九霄。驥困千里。偃蹇廿年。壯心未已。經術世務。洞骨貫髓。千金委兄。一編教子。禮種德滋。竟獲文梓。有美令君。搏角而起。其氣如春。其清如水。水自何源。厥惟翁始。翁來官空。遂憶故里。梳車不得。肖像繪史。旣晨旣昏。勿咄勿叱。慈孝令聞。終徹辰几。蕙蒂荷衣。易爾劔履。

晏懷泉像贊

腰無媚骨。面無作顏。清似素絲。直似朱絃。是嘗承。颯而決如山之牘。飲馬而投酌水之錢。朝拜官夕。能奏疏。書所爲。夜必告天。獨立獨行。不黨不偏。勁節則凌霜傲雪。昌言則轉坤旋乾。其鳴也鳳。其冠也鵬。其氣也浩。其神

也。全皮相者疑爲據梧之南郭子而習公之勲德名位者謂當圖像於凌烟之間。

程聖修像贊

素心如黃叔度奇俠如魯朱家其藏也書五車其游也果滿車吾將與子焚小宗之香而鬪君謨之茶其樂也無涯。

王笠雲遺像贊

桃花綬紫荷囊環珮鏘鏘是將肅袍笏而朝未央嘻子大夫也我嘗遇之於西湖之旁其胸次汪洋如黃叔度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七

其面目姣好如張子房惜哉魁南宮而不登館局令晉江而不爲臺省擢司馬郎而不得鎮節於一方其神遊帝京而其尸祝如畏壘之庚桑真君子古循良亡而不亡。

鍾伯敬先生像贊

長松之下杖者安之吏耶隱耶吾不知爲何誰其思路微其行徑崎其冷如萬年冰其鈍如無字碑而又能一言定國是之邪正百戰決古人之雄雌是子也立三不朽奉三無私舌有骨筆有眼而有一肚皮不合時宜

有耶

蔡嘿齋先生贊

筆無塵胸無滓骨無媚舌無綺孝如閔直如矢心如冰門如水是嘗却餽金拒奔女又嘗祝虎虎匿祝泉泉起而惜其邊略邦謨竟付之栗里之歸來香山之知己爲循吏則俎豆於桐鄉爲鄉先生則尸祝於畏壘三已不愠三仕不喜胆識堅明學術粹美故洞中狂夷有公心天老之稱而海忠介諸公有易進難退之許有人如此是宜爲山中太史之父而王文成豈能置之爲弟子公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二十

如可作請隨鞭弭

顧默孫像贊

草深一丈松大十圍伊何人哉心素衣緋其貌也戰而肥其才也怒而飛其盤礴三教之中而橫絕一世之上也出乎機而入乎機其味淡其聲希其與天遊與俗違殆長嘯之孫登而坐忘之司馬子微耶

沈朗倩贊

是道人也我曾遇之於寒山之巔塊然一室茅縛蓬編形如土木而不受人憐聲出金石而不爭世妍而誰知

其爲劍中俠詩中仙。畫中禪。蓋上行先生。而不獨行之大賢也。

熊于侯觀察贊

介不易三公。而寧坐一瓊。書能破萬卷。而猶手一編。其目營四海。才敵八面。而不欲自賢。不敢爲天下先。而度冲然而言。恂恂然其光明磊落。僅見於放胆之文。如峨眉雪。三峽奔泉。而孤行一意。忠義鬱勃者。尚未及描寫於心胸。而目之間之人也。殆以聖賢豪杰爲師友。而我與我周旋者耶。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劉斗墟像贊

凜若冰霜。蒼如松柏。負大儒名。建循吏跡。賑饑活理。冤冤白。禱雨雨澍。祝火火息。祠龍龍見。檄虎虎辟。弭盜盜止。諭苗苗格。或歡呼劉佛現。或傳誦神君出。而不知公嘗以探木抗侍御史。以丈慮州勒誠意伯。顛倒於獄卒之手。談笑於鬼方之窟。然而朝野服其才。華夷信其直。起九原而無從。空爲之撫遺像而於邑。

守溪陸公贊

有跋

髯先生何岍偉。屏城府撤營壘。撮一真勝終始。柳下鼎

魯連矢長者聲。走遠邇。肱藏書。什豐芭。通德鄉。鳴珂里。不知父視其子。

董學士歎服二陸孝思。以措議寫竟。陸太公傳。此數年來未始有也。昔鍾尚書紹京。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僅市得右軍行書。不能致真書一字。今陸茂才所得董書。侈矣。若僕老不嫻此。正如疥駱駝。何堪與神駿並駕。

姚仲陵像贊

清膚如洗馬之衛玠。風流如步兵之嗣宗。其揮翰如春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蚕之抽繭。其談笑如黃鵠之摩空。吾知其爲名家之子。秋苑之雄。至其放情山水。簷言一室。猶堪拾青蓮之江月。坐隱居之松風者耶。

自題小像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淡然無營。徒脫名利。不出戶庭。短褐茹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

喬方伯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水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

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幾於蓄艾。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張受所觀察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驚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淡芳佛心。冲芳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即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公蓋一代之良臣。三代之遺直也。

殷十峰像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贊

三

權要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受敵之才。可文可武。却四知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烟腸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屬衣斗笠。近而即之如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為象先世之賢。噫嘻。范君庶不愧文正公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願。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釀。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周州憲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遙。窻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以後世有隱德。

幼醫見垣贊

避世於巢。懸壺於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為秦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印空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椳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慕同隱南郭。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贊

三

了一子贊

維藩盤石。秉器國琛。魚肥草莽。鸞駢桂林。圖懸五岳。囊貯一棊。枕藏鴻寶。劔學龍吟。山水既痾。煙霞轉深。枯棋對戰。美酒獨斟。授鄴下簡。笑淮南金。博綜醫訣。徧訪知音。自稱了一子。吾以為章吉師。孫思邈。合而為利濟之心。所謂伊人可見。伊姓難尋者也。

割股孝子贊

蚊喙啞。藪芒刺。壯士驚。不假寐。汝割股。父疾愈。孝格天。鬼神衛生如飴。死如寄。嚴顏頭。要離臂。堅此心。干城器。

銘

木瘦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乎惟吾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又銘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玄原墨銘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銘

美

出浮提國瀉金壺汁石黛松脂麟髓糜骨小兒初睛道士幻質以一寸墨當徑尺璧

汪霽之書室銘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香篆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鵬絃泉水活潑花竹澄鮮鳥歌奇韻魚泳文漣老梅吐月影露牆邊廉櫳如畫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郭烈婦練銘

蘇武塞上帛子陵桐江絲紱作頸中練之死終不移堂

堂男子空鬚眉郭家有婦知不知

楊亭亭芝桂堂銘

一畝宮雁湖湄中有人樂書詩挺雙璧產五芝蒸異彩攢秀蕤飲玉杵餐瓊飴八公友四皓師楊夫子豈小兒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於不測

龍尾研銘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銘

美

鸛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於研池其尾噓風而御雲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菜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陽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鵬鵬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為據梧之南郭先生為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於爨下之烈

徐無夢琴銘 有敘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

有奇男子。非蕉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雀叫。暢而醉之。魚。溪。馬。咲。跨。鯨。度。霄。超。越。蓮。鐮。藻。練。神明。翁。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林洪清淨齋銘 有敘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刪定作三字。

白石樵真稿 卷一 五 銘

偈。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童唱之。可供田父一餉薄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閒便入。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滅其光。黃簾綠幕。夜永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

不動負此燧火。

許方谷天然硯銘

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鑿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矐不琢。立登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咲。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空流涎。

鐵絙銘

於穆玄武。北坎之星。爲世福神。爲天將軍。有頤禮者。稽首辨香。若涉烏道。若躋羊腸。上引蟻綠。下挽猿臂。辛勤歷陸。幾無生趣。道人姚崙。百丈鐵絙。頓令地上。而陟雲端。人無喘息。神從斯喜。鐵石難消。福亦如此。

白石樵真稿 卷十五 銘

募修甘露亭銘

鍾賈山。南北路。僧與俗。往來過。遭風雨。遇日暮。眠者眠。坐者坐。歲月深。棟梁腐。牆壁傾。門窗破。欲裝修。仗檀度。方便事。歡喜做。天龍敬。鬼神護。善根長。福田大。

贈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吉。願乃訟。先木解。後鳴鳳。鳳利喙。鳥不實。麟利角。獸不臣。

惟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詰必兢兢真英雄
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
惜精氣報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頌仙廬座右銘

爭不急之辯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如養靜助不直
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情之察不
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養愚

門前山銘

不陶與不謝展門前山近咫尺清溪底見白石水寸寸

白石樵真稿卷十五

无

皆秋色數畝田七弓宅菊可採杞可食列菜尊設圖籍
小結樓出松香毛骨青衣裾碧五岳圖對空壁

印宗銘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生死之根根於妄想開眼攀緣閉
眼成夢萬別千差皆心戲弄廓然湛然不青不白物者
之動生得失水中撈月空中打板卜度商量馳求未
歇舌頭無骨髓子無筋枉自立境橫自生情情生境隔
遂分凡聖凡者趨穢聖者趨淨各見一邊皆輪迴柄吾
道坦夷何知貴賤胡來胡照漢來漢現解釋凡情關鎖

聖辨若聚猛火觸之即焚若淬利刃擗之則崩死而後
生亡而後存佛法悲智豈容人情百尺竿頭三寸鉤許
轉身如毳說法如雨塗毒鼓聲震撼萬里獅王獨行氣
奪狐鼠擬議求之又成過舉之乎者也不屬道理心路
欲絕死生亦銷無明煩惱處處逍遙不戀熱鬧不守寂
寥不貪佛國不懼風刀邇來禪和慣尋宗派鼓弄口皮
品評勝敗捏目生花白日見怪好男好女賺他多壞又
有邪師守住一靈身如屋舍心如主人却將佛法半死
半生此等惡業酷於火坑又有外道默而常照默與語

白石樵真稿卷十五

无

對照與昏靠觸景遇緣水動蝦跳不聞經乎萬法心造
又有鈍漢雙証雙修將佛覓佛頭上安頭若蜂逗窻不
得自由若蛾赴燭畢命相投傷乎悲哉舍心而求心之
一字雖有名相內外中間多無影響心了境空皮盡毛
落參須實參如睡求覺勘問識情何處安着生死誰招
因果誰作朝搜夕討用盡將略曝地一碎性命喪却乃
知功案皆成戲謔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往與長孺入山探梅從袁非之墅上說禪因令長孺
握筆余信舌吐此一銘比時落梅紛紛如天花散空

也。長。篇。非。之。欲。得。此。皆。倩。書。史。錄。之。而。孟。元。頭。陀。原。稱。飽。參。岸。然。有。吞。噉。須。彌。襲。服。野。干。之。氣。因。手。錄。贈。之。比。他。客。是。爲。殊。特。諸。友。人。若。以。例。相。煩。不。敢。如。約。似。優。曇。花。所。謂。一。現。不。再。現。也。

卷之十五 終

右樵真稿

卷十五

三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唐文皇與突厥便橋會盟圖。顏師古創寫以示後世。劉松年復摹文許。此卷乃真跡也。初隋煬帝征遼。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突厥始乘間騷動。唐文皇時十六歲。應募。通屯衛將軍。從父淵討之。淵後稱臣。借兵突厥。遂問隋鼎。甚則突厥以喪告。舉哀長樂門。輟朝三日。詔百官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就館吊其謹事之。如此已數數。犯邊。建成元吉裴寂等皆勸。亟遷都避之。文皇曰。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況臣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傳位初年。遂有便橋會盟之役。又五年。遣李靖李世勣分道破之。突厥內亂。頡利來降。文皇帝御順天樓。語之曰。汝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寇。以是得不死。頡利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啼。容貌羸瘵。上憐之。以虢州多麋鹿。封刺史。不受。上皇聞之。召文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上皇彈琵琶。文皇起舞。七年。又置酒

漢故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南蠻酋長皆咏詩。此古帝王未始有也。余謂便橋之盟。猶近城下。宜寫凌烟閣。未央宮二圖。鋪張胡越一家氣象。此千古大快事。故識卷末。以俟後之劉松年其人者。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一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當年傳寫已徧京洛李唐劉松年又嘗奉旨圖之載在畫史可証此卷位置顧盼咲語之狀覺眉髮間有雲氣非李河陽不能到也樂天往來裴晉公元微之間絕無左右袒與白敏中反覆二李黨人者不同此公真可生入虎穴何止游戲九老會耶臨卷三歎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五

跋小李將軍畫卷

李昭道山水妙絕名噪開元天寶間其父即師訓除衛將軍昭道官中舍明皇以大小李別之未嘗云小李將軍也昭道妙跡永絕獨此卷精巧煥發流傳五百餘年而神物猶在應有呵護之者余嘗見仇寔父海天落照卷蓋摹昭道筆正與此卷相類當時籍分宜入禁內隆慶初小璫竊之朱惠僖領緹騎詰責之璫投之火王弇州云是癸酉秋事今僅留天壤者獨此一二尺烟霞耳弇州極喜臨本購以重貲不若此卷為隆準非虬髯所敢望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四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禪玉閣中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蛟頭履也臣米芾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峻山以成后志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五

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屣有屐有屨有屨有鞋有鞞有屨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屣此婦人屣也汝南戴良嫁女布木屣風俗通云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屣五色米爲絲襄陽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屣異苑云麻姑能著屣行水上此婦人屣也西施響屧臨川王宏潘妃寶

屣直千萬此婦人屣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

絲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鞞而去此婦人鞞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于縵影纓長憂鳳風釵知君欲作開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幃願步寒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鳳文鳥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劍墮鳥狼籍於道此婦人鳥也大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六

抵單下曰履履下曰鳥舞履曰屣草履曰屣小兒履曰鞞履中薦曰屣花生鞞曰鞋鞞始於趙武靈王屣始於晉文公揔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屨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總青紵素履葛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鞞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躡春錦又見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

有。焉。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影。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樂。府。既。有。雙。行。躔。漢。雜。事。祕。辛。周。視。整。足。底。平。指。欽。約。繚。迫。祿。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人。康。白。石。樵。真。稿。卷。十。六。題。畫。七

后履非楊妃錦幘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我

白石樵真稿卷十六題畫八

題雲林書

倪處士自稱懶瓚。又自稱倪迂。又稱蝸牛廬道士。又稱淨名菴主。又稱荆蠻民。此書乃荆溪所作。處士愛山水。數與陶九成共宿漢里。往往經月忘返。故筆法幽淡。無一點穢塵。亦荆溪一片雲助其墨濬耳。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九

題洛神

李龍眠以顧愷之寫洛神圖。趙松雪以王獻之書洛神賦。圖則兼帶離騷位置。賦則兼帶褚柳筆法。此又兩公變化所出也。天壤之中。決無第二卷。

題畫

題仇十洲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
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
石林問湖滄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
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
號鳴人率以為占余咲云當時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
報否若近為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矣請以秦人二
典客。九。一。九。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九。彈。去。二。鳥。不。為。貴。人。作。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題畫

十一

題團茶圖

古人屑茶為團餅故以綠塵不知玉塵翠澗不知素澗
皆未得茶中三昧吾朝更團餅為旗槍風味始全此卷
出松雪筆又錄范文正詩諱稱雙絕山水蔚映人物清
峻摹寫太平氣象見於毫端蓋團茶良是雅事惟許玉
川志和輩可為之非俗漢忙人所能解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題畫

十一

題孫雪居寫猫奴

鼠翻盆。汝不捕。花上捉蝶。花下坐。請問長安肉食人。罪過不罪過。

題雪居畫册

漢陽竹。傲文湖州。蘭傲鄭思肖。時寫人物。兼帶梁楷。寫石兼帶米芾。寫水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非畫史市官苑中者所敢望也。

題漢陽畫卷

漢陽寫生。古則趙昌。黃筌父子。近則沈石翁。陸叔平。皆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七

能抗衡。至于文房諸玩。隨意拈寫。不肖不止十指間。真有陶冶。雖宋畫苑名手。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草堂。多列法書名畫。于秋琳閣中。盤礴觴咏。客至如歸。退則游戲。為此無纖塵。留于胷中。此卷尤其得意。壯年之筆。今廣陵散矣。一嘆。

題米仲照石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縹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璧。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為之起。意惡為之快。度其有情之痴。行且化為石矣。仲照聞而咲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卷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致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霤如瀆水。殘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貌。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十四

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題蘭花

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卷有柱聯。異人常在漁樵裡。老宦多眠蘭蕙中。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題畫

十五

徐光祿南州圖

橋李范蠡湖。東坡三過草堂。樹老烟寒。無復好致。項游徐光祿南州書院。丘壑狎主。水月來賓。放宦灘頭。釣魚枕上。讀書談道。其中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第蓬蓬天蜚。恐未能遂。許堅臥。何得分南州一片席。然先生德行醇備。著于人聽。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化。宛然一孺子矣。士大夫須有退步。則功名之味淡。而去就之担輕。先生乃人間鐵漢。此圖良有深意。若以嘲弄枕漱求之。是吾輩事。非名世大臣事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題畫

十六

題畫竹

寫蘭取姿。寫梅取骨。寫竹直以氣吞之。若不通六書。謬托氣勝。此又如屠兒舞劍。可咲也。孔孫竹從湖州眉山。發脉。而又剪松雪。叔明梅道人輔之。李竹夏景弗論也。

題過庭章畫竹

曾見文與可竹於王敬美項子京家。純用漆墨。皆帶篆籀法。子瞻純以怒張為之。蓋顛旭狂素也。吾朝夏太常竹。亦擢秀。顧不如此。卷猶有湖州眉山筆意。竹中飛瀑。掀舞極似吾家初夏雨後時。豈庭章為先布粉本耶。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十七

又題畫竹

寫竹通于書法。枝節學篆。隸布葉學草。書孔孫之竹。篆隸中皇象。草書中張長史。素師也。李君實父子奇重之。贈以長歌。老筆硬手。蒼蒼莽莽。酷有少陵風骨。此後簡竹譜。不必求之石室玉局兩道人矣。

跋丁南羽畫羅漢

余所見阿羅漢像。貫休最奇險。如坎雪石。如支種老樹根。梵隆輩不及也。獨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龍眠。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東坡家藏羅漢。每設茶供。化為白乳。或疑為雪花。桃李芍藥。皆可指名。此卷賢聖森然。猗龍劣虎。當復出現。謹護持之。

又

世外之人。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南羽先生。嘗賞余此。傷蓋題渡海羅漢也。因為補圖。大有龍眠筆意。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十八

遊絲飛揚。衆美多具。豈現神通於筆端耶。珍重珍重。

又

畫羅漢者。盧楞伽度于虔為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余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所在之處。當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之。

題赤壁圖

東坡前後赤壁賦，余刻之晚香堂帖中，又見趙千里赤壁圖，恨不合一卷。此卷宋初賜盛行南兩高士合作，覺風月平分，白雀一點橫江而下卷中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十九

題藥草山房圖

藥草山房圖，視竹林七賢少一，視竹谿八逸少二，皆吳中絕代人物。此中着半個屠沽兒，不得展卷披玩，想見肅廟時太平風物之盛，雖與西園並傳可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二十

題范寬畫

范中正溫厚有大度。目為范寬。寫山水時。危坐四顧。以求至趣。于徘徊凝覽之間。剛古精細。觀此幅信然。

題春門先生畫卷

橋李吳仲春後。有姚侍御重向畫苑演法。今春門先生繼之。雅道不至。慕蕪皆其力也。先生杜門高隱。沉醉宋元名畫。往往盤礴。遂寫數卷。不欲出示。儻父留作子孫衣珠。求見此卷者。先以數斗薺薇露盥手。方可相對欣賞。不然寧絨之長康厨中耳。

、題畫册

唐開元時。楊升與張董齊名。米定國藏蒲雪圖。正與極相類。沒骨山自此始。非獨僧繇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五

題趙文度雲山

米虎兒雲山。在似山非山之間。趙文度雲山。在似米非米之間。余曾和玄宰一絕。欲出不出雲山巔。欲斷不斷村樹烟。欲見不見林中僧。欲渡不渡林外川。可謂與雲山傳神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五

題山靜日長圖

崔林玉露中山靜日長。僅一二百言。而岩居川觀之樂。摹寫殆盡。每欲倩名筆圖之。苦無霞外人。此卷為吾友姜松石所作。溪深山杳。卷不盈尺。而點綴如太古小年。真筆端具有三昧者。若名字不署。賞鑒家必以為黃雀老人無疑。末後小篆更稱雙絕。恨君時為五岳遊。不能置吾家丘壑中。若摛筇一來頑仙廬。不讓景綸山居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畫

題癸卯同年畫冊

昔蘭亭竹林蓮社。皆有圖。獨西園雜集。王說為圖。米芾為記。余見其真跡。僅縮一團扇中耳。高宗寶愛。收藏秘府。後散人間。展轉摹繪。幾數百本。直以蘇黃諸公重耶。此卷皆吾鄉癸卯榜同年兄弟。一入畫圖。衣冠鬚眉。奕奕有韵態。上能肩隨王謝。裕阮下。亦不失蘇黃諸公。而余所望更有進此者。昔宋尚書張詠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獨辭。諸君子異日舉。白石樵真稿。卷十六。題畫。主。鑣聯響。能如張忠定。諸賢則此便是一卷名臣錄矣。諸君子曰善。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有否否者。請出故吾面目証之。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杜浣花翁詩云。高辭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及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雲林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別倪畫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幅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為人作長幅。又不肯為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又題董宗伯畫煙江疊障圖

白石樵真稿 卷十末 題畫

三七

煙江疊障圖。乃王晉卿都尉所作。後有粉箋書烟江歌。為東坡先生筆。此卷在王元美先生家。余得之。已摹蘇跡入晚香堂帖。獨晉卿圖未傳人間。後又見項玄度藏煙江疊障一卷。則文徵仲沈石田悉力以敵元章筆意。未若玄宰之瀟灑出塵也。

又題董宗伯畫

此卷初展。實做大李將軍及伯時。後段微帶趙榮祿筆意。無專以困學齋圖求之。玄宰在長安時。有權要乞書者。玄宰咲曰。一莖草豈肯即為肉眼人拈却。今獨為弱

水公破例。橫出如許江山。孫過庭所謂殉知是一合意。蓋出此。楊公讀書行臺。長夏綠陰環迴。再四覺雀研松花鹿囊酒氣撲入衫袖間。鄭使君曰。微獨畫故關西公。在此中。伯夷去人非遠。

又

玄宰此畫做趙千里。寔祖北苑筆。裝旻虎自與葉公龍不同。釣船紅樹不覺秋色紛來撲人也。

跋玄宰畫冊

玄宰乘小艇。出入余山中。輒以小冊自隨。如李成見奇

白石樵真稿 卷十末 題畫

朱

處。即出豹囊中紙筆圖之。率然而作。率然而已。遂成數翻。此即董氏畫笥稿也。非賞鑒家勿昧之。

題玄宰畫

東坡以書法寫一木一石柯丹丘學之不能彷彿正為坡老氣韻勝耳玄宰技賈耘老故人公據寫此相贈如有烟雲風雨出沒其中恨不使老坡見之

題玄宰畫扇

雲山高尚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來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

又題玄宰畫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元

雲山以篆法為主自然氣韻高古令人山似死灰樹如野薺南宮父子不免叫屈文人之畫不在谿徑而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為下筆時要有味耳

題沈子居畫冊

子居畫全摹宋諸家正如宣律師無一破戒筆然後縱心與元人摩壘相攻此冊有十幅為伯雲奪去其一山水缺陷何時屬補之不然僕遺一片白雲封其後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三

、題自書

儒家作畫如范鳴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
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
便似富兒持籌握筆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
神

、又

中岳外史米元章好寫雲山時於致爽軒游戲盤礴余
亦偶為之飛雲排空猗龍下現于几上研山水皆如沸
耳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下 題畫

三

又

余以十月搜山黃葉滿鞋白雲爭席一點疎淡幽冷之
致惟倪高士得之不知此亦有小似處否

、題柳

宋待詔宋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遊絲白
描作柳枝余亦倣此具眼定能賞之

又

谿林落落蘆葦蕭蕭誰與同此萬卷一瓢

題梅

唐張藻寫梅雙手並下一寫枯枝一寫生幹生者繁潤
春澤枯者乾烈秋風余似兼得之偶倣楊補之筆記此

、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此華嚴經語可作梅花小照

、題雲山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北苑
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即米畫也余於米虎兒瀟湘白雲
悟墨戲三昧因布小景

題自書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下 題畫

三

余少年戲同玄宰弄畫懶復罷去且筆力懦鈍正如猢
猴騎土牛鞭叱不前耳此册乃少作見之不覺掩面幸
弗示玄宰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黃叔明為松雪翁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遊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溪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瘦刻畫。為未變唐法也。吾友顧原之閉門讀書。不聞十步外事。而吟咏之暇。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雀老人氣習。蒼莽秀潤。君家顧長康真種耶。黃雀老人以洪谷子為師。原之直與之同參。非臨摹也。吾家山中。秋霧濛濛。草樹微現。排意曉坐。彷彿畫中矣。

題顧原之畫雨花臺登高圖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三

江南重九。惟金陵雨花臺。吳門石湖橋。最勝。石湖景。又衡山沈石田。皆有圖。而雨花臺。無有。拈及登高。佳會者。今得原之畫。宛若士女。塹道。簫鼓沸天。大江橫亘。之。不。必。寫。紫。魚。黃。菊。矣。

題顧原之畫扇

右丞之畫。妙麗之中。實帶清悟。所謂着一毫粗氣。市氣。不得也。原之。臂中無一點塵。故下筆。皆與古人抗衡。此扇。豈惟出入懷袖。可藏也。

題偶萍畫卷

超公師住本一禪院。影不出門。正如祖師活埋菴。相似。餘事乃作畫中詩。詩中畫。然非詩畫僧也。諸道侶各寫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携過苕菴。中幾欲割雲劑。否而不可得。為題二語。留信宿而去。雀欲住時。同住。人難行處。再行行。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三

題馬姝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温日觀葡萄。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閨秀名媚風流。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畫

雜題畫

鼓琴動探衆山皆響。此中無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湲吾耳。應是畫作伎倆。

題燈下書扇

攤獨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家法也。

題文苑瀟湘

此帙類分八種。奇趣若林。水樹玲瓏。烟雲飛動。觸處無非快境。披之可作臥遊。秘出枕中光。浮紙上。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六

題畫

畫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其勅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皆出陝碑。獨此帖無毫髮剝斷，正如深山至人瘦梗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七

跋帖

、跋歐陽皇甫碑帖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余得見於陳涇璜所藏，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真不虛耳。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七

跋帖

、題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帖。乃王右軍真蹟。向藏玉百谷家。已為新安吳江村所得。携入雲間。見示真神物也。項子京有松雪所臨快雪帖。真堪合璧。余欲以快雪名亭云。

、跋柳公權真榻

碑板之書。歐陽詢尚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為李書。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跋懷素真蹟

素師書多帶芝旭。余見刻本，字行頗大，狂怪怒張，不意見此真跡，遊絲裏帖，別有純氣之守者。宣和載御府千字文四卷，有絹素一卷，在蘇液家。後歸章惇，不云王駙馬都尉物。後觀老米記，素師雜書絹帖，後人分剪為二十王。銑方求始足元數。晉卿篤好如此，此卷宜為所藏。昔藏晉卿，今歸王季重使君。度是翰墨緣，終當在山陰耳。素師此帖，宜勒石行之人間。奇縱中有規檢，正如散聖作宣律詩。懷素不可無此帖，正張旭不可無郎官碑。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五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陸務觀云：成都中和勝相院，有刻蘇帖一卷，皆蘇仲虎鑒定，精審無一可疑者。又有成都西樓下汪聖錫所刻東坡法帖三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嘉泰三年癸亥九月重裝，自務觀去此，又已四百餘年矣。成都吾不及至，常訪之宦遊於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為之浩歎。吾自少喜長公書，丙辰閒居，偶檢篋中數十年所積，屬袖友蓮儒古水蕉幻及兒曹夢蓮等手摹之，始於中秋，刻成於陽生日，共得二十八卷，若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六

豐樂亭表忠觀醉翁亭羅池記及滿庭芳等類，字太大。全剛經字太多，別有醉翁亭草書，字太賈，皆不入選。初長公在元豐間，以謝表被逮，中使自彭城舟中遣吏追攝公遺書，老幼驚且恚，搜其書悉毀之。宣和間，禁蘇氏學，手跡零散，甚則東坡易傳，學者私記之曰：毘陵先生，而不敢名。至紹興中，詔求蘇公書，常州報恩寺老僧告之郡守，有公所寫堂壁，脫而龕之以獻，高宗大喜，賜度牒。其韓平原閱古堂壁後，亦移入秘書省之著作庭，公當時翰墨禁者已不常，有何兄今日然以余耳目之外。

或爲神物所呵護。或爲世家所收藏。不論石刻真蹟。得鈞摹見寄。使長公翰墨之氣。不至毫髮稍遺。亦菑林一大快事也。敬爲之拈瓣香以請。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東坡祈雨文載集中。寥寥數言。變態百出。真風霆手也。當時有坡仙何愁無隨車雨。雨不從土龍出。當歸人中龍耳。五月十六得甘雨。爲簡前帖題此。

題東坡帖後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在。花藩殘蔓中者。至與烏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誥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詩句集爲圖上。長笛吹清氣。高柳隔微聲。惜余力未能也。

題帖

松雪翁購得鮮于伯機字。輒焚毀之。恐奪吾名耳。今觀後赤壁賦。藏鋒歛鉤。全法王大令。即松雪所書前赤壁刻在黃州者。未免低首。惟東坡可與困學雁行。若合作一帖。行之海內。餘皆可抵蕩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九

題冊

此冊皆宋元銘心絕品。而元人尤多。足與右丞抗行。無半幅馬夏闌入。所謂一切善人皆會一處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十

題溫飛卿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為側艷。弦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且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李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携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益發。脉于溫飛卿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十一

題哀册

余於王元美先生家見哀册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册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褚河南册行於浙中。蓋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

又

此册在元美公小祗園閣下。撲遶亂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為緇矣。真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為三絕。今皆无一存者。子孫俱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況他氏子哉。故賞鑒收藏。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感歎感歎。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十一

題帖

王元美先生有來玉樓。為汪伯玉題也。董玄宰先生有來仲樓。為余題也。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畫。別無閒雜事。彥京與竹林之遊。累積成帖。百尺樓下客。勿出示之。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賦帖

十三

題邵復孺書稿

邵復孺此稿。如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先輩矩矱。乃爾耶。顧文僖重裝題識。以傳。今幸落張聖清手。永脫蛛絲蠹腹之劫。亦可喜也。復孺歸至正丙午。及洪武戊午。出入兵燹。復獲睹漢官威儀。想見此老。墜驢大疾。時為引滿一酌。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賦帖

十四

題沈孺休書詩評

楷法如九宮法。以稱量為主。又如漢人凌風臺。却在銖兩適均。即孺休所書詩評是也。吾朝大學士度小學士。衆皆以翰墨被知遇。孺休真堪鼻足。今老衡門。呻吟盤礴。士之遇不遇。乃如此一歎。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暖帖

七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零星雜草中。寫及先輩。皆提行寫之。此見大儒小心處。乞五斗米。與元亮五升。同一家風。韓滉顏魯公有借米帖。與此卷而三矣。

又

此卷萊峰先生手書。先儒格言。正如全身入香海中。無處不透入香水。非望洋者可同日論也。畫格高簡。直與倪元鎮抗行。而為德行所掩。士大夫以書畫流傳天下者。亦宜回頭一省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暖帖

七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做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為家寶昔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兩手乃評者謂為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鷺而失家鷄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七

跋手書金剛經

米元章在無為州苦池蛙鳴聲聒耳以書投之至今池蛙有形無響顏魯公多寶碑載法師寫經筆端舍利聯出數十百粒錯落不絕今之寫字寫經者不聞有此余以此自愧為玄宰道之玄宰笑曰勿作是觀以生退心但有經處人以翰墨讚歎而入信地者能續佛慧命即是舍利一斛能度衆生離苦得樂即是卵生濕生道場余心肯其語為寫金剛經一卷軟懦離披再閱掩面雖然要在受持誦讀者此一卷如一大藏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又七

跋書金剛經

柯亭融先生既有三十二分金剛經，又有四十二章經，皆海內如椽所書，哀集成就，則出之奇陽王公父子，昔乾元觀百碎碑，有三道士奏成之，化霍冲天而去，道家且然。况佛氏金剛不壞力，而諸公翰墨之氣如霓，此何必蘇公玉帶鎮山也。

跋趙松雪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曾渡泖過崇福古刹，見梁棟楣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蠶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庄舍，見於貞溪海編可攷。今丁氏蔣氏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為鄒元愷世藏家塾，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泖上一段佳話，快甚。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吾松書院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素師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擬於太華三峰黃河九曲非虛語也當時品格嚴重即上衮中貴人求之不能得一字今五世孫以誠六世孫安磐七世孫世雅出其家藏及散見人間合刻之曰鐵漢樓帖張公守南安時祝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於鐵漢樓公真可以配享不愧云

白石樵真稿

卷十 書 跋帖

五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沈學士楷書御褒義獻不知行草之妙至此蔡端明書專做二王此卷抗衡寔無愧色且札中交道簡淡仰見先輩典刑若輦金羞壁以媚通人即有稿草如顏平原子孫不敢出示客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 書 跋帖

五

題莫廷韓書卷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
韻耳莫廷韓自少時便於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
肯為人輕弄指爪此卷為彥履凡寫三道今廷韓腔血
已冷彥履為裝褙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於書獨費苦
心故廷韓亦得其家鷄一派方伯病時諸筭零星諸子
爭艷得之獨廷韓先逝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
方伯一隻赤手耳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三

跋王文肅公帖

太原王文肅公解相印歸絕不與寶從子孫談立朝事
跡手自移花接葉翻古帖摹書數行此冊乃少年寫香
艷詞摘草堂花間殆徧書法適適俱從黃庭發脉來王
烟客購得之焚香展玩吳光啓更鐫石傳於人間正如
宋璟鐵石心腸作梅花賦大有風味乃知蘇黃好弄小
詞亦此意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三

跋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派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遇主
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度至學士祭起翰林至大理
寺少卿張公天駿至大司空電至少宗伯其後如張南
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顛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
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聲定恒赫掩其上
今展玩崇蘭館帖神采煥然真莫氏之山陰義獻也我
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然朱孟辨芾陳文東壁
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曾心傳過顧謹中祿皆名載書
白石樵真稿卷十七 跋帖 三五

跋李舜卿帖

舜卿夢吐筆花眠伐汗竹逗漏陸家之半壁狼籍謝氏
之碎金允為二王鳳毛羞與兩沈雁序流傳莠花且作
獨孤長老之屏呈賞名公知免涿州民家之礎

三五

跋董玄宰帖

董宗伯帖。人間不下數十種。晚年移居海上。世春堂避世翰墨中。如昔人教授田橫島者。故其書縱橫變化。氣吞古人。所謂天馬一出。凡馬空也。賞鑒家當具另眼觀之。

又

董宗伯林居學道。幾二十年。極得三教滋茂之力。舉筆發言。一似逸少。與晁文元公語。生平結構甚多。不復留稿。此皆次公仲權所藏。摹刻一帖。使習書者得見道人。白石樵真稿。卷十七。又帖。三弄。

光明照世之談。非止謂碧落碑無膺者也。

跋朱氏世恩帖

余家藏顏魯公所書朱巨川告真跡。自題曰寶顏。但徐浩書。巨川告未見耳。敬韜水部為三朝望郎。累徵繪書。光昭烜赫。乞董太史書之。太史生平慎重墨妙。輦上君子。購得數行。不啻吉光片羽。今為敬韜分體四家。應之。此亦水部忠孝之報也。王晉卿見顏告背後紙。欲以金梭易。不可得。異日朱家。恩繪帖聲價。亦復如此。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三弄

跋馮白水書卷

王獻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輒批牘尾還之。馮元父殘
煤斷楮。象先裝褫如此。蓋亦元父一段廣陵散也。余每
過寄寄園。元父得晉唐碑帖。手為擊拭。屬余題之。荷花
中刺小舩。採蓮子。吸獅乳泉。叫嘯彌日。暮乃散。今轉眼
風流盡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天

題沈伯姬書卷

此卷書古詩十九首。乍疑以為歐陽諦視。乃沈伯姬所
書。曾納黃履素聘。惜十八早亡耳。昔衛夫人茂符書。紙
取東陽魚卵。硯取煎澗新石。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
鹿膠。筆取崇山絕仞中。八九月兔。若使與伯姬並。驅墨
池。未知鹿死誰手。衛夫人外。更有郗愔妻傅氏。王洽妻
荀氏。並擅書名。遺墨永秘。豈兩公表章之方。願出履素
下乎。嗟嗟。紅繩繫於生前。綠字見於身後。若成燕爾。知
白練之淋漓。先已驚飛。痛黃絹之妙絕。環迴手跡。鬱結
情痴。何處尋返魂香。即此代畫眉筆。五絲續命。願結再
世之緣。一紙斷腸。化作三生之石。此履素所以洒涕而
壽之刻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天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韓夫人手書樂志論。崔林玉露字字皆有德矩人間罕得見之。爲周公美甥女。遂得輟贈。昔文湖州第三女善寫竹。貯爲匱具。此幅遠接衛夫人。近接管夫人。又聞日寫經。當有天雨散之。不獨敵湖州文氏竹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七

跋帖

三

白石樵真稿卷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眉道人。不遇。轉覓於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雛。偃曝。聞之。迎入坐。溫文靜深。則才子施公仇也。讀其已刻未刻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胸中一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咏荆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為凄凄切切。蕭蕭騷騷。名駒嘶於櫪下。哀雁訴於絃間。變徵變商。一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懷抱。請撥其觸喉嚨。嘖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業。功成名遂。尋君家。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山怨海。碎為百劫微塵。豈不大快。宋時采藥人。入青城。崦嶼處。見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跋聯句詩卷

賓之李少師送陳汝玉聯句詩。百年前宰相風流文采。如此。今尊重如無口。孤不然如小兒。着緊鞋襪。終日不快耳。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跋周萊峰新婦行

新婦行。此若為科第新郎君下一頂門針。若作婦人觀者。先生未免負屈。王梅溪羅一峰報家信。直以高科為懼。周氏他年得雋。便當焚香作護身符。不煩家訓矣。

又

王荆公蓬髮見韓魏公。魏公疑其早飲。勸以讀書。荆公心恨魏公不知已。後作書虎行譏之。此新婦行婉而不直。極得先輩忠厚愛勉之意。蓋詩中諷諫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手

題谷響錄

小崑山為二陸讀書處。已更為中峰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徹入天之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官保先生八十五矣。藍幘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塵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盡意拋撒。如泖口懸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廉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聰。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躬手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四

題詩集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文墓。回楫虎丘。讀諸君子聯舟汎日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當其靜也。開門古寺。甘冷淡于抑脚。鑄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墜。有情之癡。稅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杯。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集乎。眉道人艷而傳之。載詩如左。

白石樵真稿

卷一 題詩文

五

題快雪堂歲寒盟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稅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刷心寬。居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款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斟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則死生寒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咲曰。昔人論詩如玉盒。白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本

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蓋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題孫世聲詩稿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枕於東郊之濱。細榆繁檜。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較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頭浣俗腸。是真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驢鳴。不聞樹間耳。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七

題魯生詩後

不因餓擾世容。吾咲人間。鳴磬鳥空集。懸瓢鶴半慳。食新餘雪瀑。看飽足雲山。詩骨如枯葉。誰能味此閑。此魯生辟穀詩也。今縱髮為名士。豈能作休糧道人。取三根。茂束肚耶。且詩骨甚瘦。又豈能腰石夜舂。如曹溪祖師耶。三脚鎚。長腰米。不得不仰給人間。賴有晉叔允兆兩先生為導。異人異書。魯生皆兼之。何論三年當飽死。作蠹魚可也。余嘗榜山居云。誰能十年讀。使君一事無。余願與魯生共勉之。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八

跋章邑侯德政詩

章侯華亭卓異之政。冠冕東諸侯。手答耳受。口應。類劉穆之。能使市無醉人。如諸葛武侯。操行潔白。似胡荊川。關西夫子。救荒同富鄭公。種種治狀。墨海所不能書也。衛茂才首作長謚。以代七尺能言之石。六十老人。夫復何求。蓋三代直道。自不容作無口瓠耳。頃者米粟翔踊。居者閉廩不出。販者聞風不來。章侯出罪人郁氏兄弟。立斃縣門。飢民震悚。膽不敢放。手不敢滑。而鄉城之萬姓。始帖席矣。王陽明先生救荒止八字。曰飢民必抹。亂記此以補歌後。此亦抹荒一奇策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題詩文

七

題花朝唱和詩

唐伯廂咏落花詩。至五更風雨。暮西施之句。不覺短氣。今吾策存人兩君賦花朝詩。又清又綺。又香又艷。宜以碧玉簫。白玉笙。紅玉板。屬紅兒雪兒。和歌於錦糝糊步幃中。花神有靈。應分霞觴。餘瀝。猶兩君。余山中與子野。有花朝會。子野有樂府。可與此冊並傳。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題詩文

十

跋新柳詩社卷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涕泣攀條。余夙心痴。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廢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又

自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籍中。欲同日棄擲。而舜卿為新柳作詩。又倩名筆繪圖。可謂於柳眼太覺情緣。

白石樓真稿

卷十

題詩文

七

題孟元踏雪州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孟元平生。是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折旃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今且繫為衣帶珠矣。

白石樓真稿

卷十

題詩文

七

題遊鴛鴦湖詩卷

子芳君忽騎雀舫暫駕鴛鴦湖。在彼鄉煙雨皆非在我里。風光初借於是太常兄弟各敞綺席。賜盡錦纏驚鴻允已無疑。洗馬幾乎看殺。若酬白壁。豈止一雙。欲換綠珠。定須千斛。恐食桃之寵。漸迫而擲果之車。不留乃競吐筆花。共刪詩草以志一時之盛云。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題詩文

十四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經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鴈行。甫撤講堂。言旋名刹。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灶。具體而微。桂漿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菘苑千秋。綵筆開花。艷流貝葉。機鋒活出。猶馳競渡之舟。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圞。看風把柁。又何必踉蹌歸去。

白石齋真藹

卷十八 題詩文

末

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左

跋茅孝若輓詩

余嘗謂吳北海類三鴻。獨行類陸鴻。漸奇策類徐鴻。客高隱類盧鴻。乙其餘乃作詩人耳。孝若哀輓詩。絃絕痛絕。當與孫太白並祠山中。懸榜祠壁。又何必基前一片石也。

白石齋真藹

卷十八 題詩文

末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熙時與秋潭老人遊最久喜誦其詩能分別其少年暮
時所作見他人詩第閉口過去不復置雌黃胸中飽讀
書史視人間浮名浮利如萬斛蟻蝨耳近携潭公詩過
余白石山止宿三日余謂熙時云凡詩文汰之嚴則傳
之必遠因聚磕批閱一一皆衆香閣矣後唐龍輝殿安
山水一具沉香爲山薔薇露蘇合油爲池丁香爲林樹
薰陸爲城郭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榜曰靈芳國今
黃葉老人詩似之此中不許儉父鈍漢遊目惟熙時謹
司管籥可也

白石樵真精 卷十人 題詩文

五

題扈芷詩

扈芷詩清雋高邁品亦類之性好五岳而貧不能辦千
里資振往往望山青雲白欲緊絳芒鞋倒拖簾杖徒懸
想耳故取至遊處輒乞名賢繪圖以代臥遊華藏竹林
寺皆在卷中矣幸諸子假筆端膚寸墨以烟雲供養之

白石樵真精 卷十人 題詩文

五

題雷聖肅詩稿

余棲于將山讀書得雷聖肅詩文讀而異之世乃有不
鳴不躍如雷聖肅者君好讀異書意落落千古故格調
沉雄香艷兩絕余見之正如河朔少年橫鞍馬上病道
人不覺退縮又如那姬入官尹大人望而泣下況其他
哉聖肅曰審若是為我題數言弁之余遜謝曰豐城劍
氣已干雲霄正不必張司空賞識君今之雷煥也請拂
拭以出余從于將山隱隱望斗間五色光便知雷君詩
文所在

南齊書

卷八

題詩文

某

跋徐道克詩後

道克本性蔡以舊青浦諸生舉壬子鄉荐晚為長寧令
不久歸隱逃於禪好為詩不屑治生產遂以貧老友人
贈詩有丰姿不為敲詩瘦生產還從作宰貧之句與緇
衣黃冠夙有緣契余山沐堂慧日院廢而復興公之力
也

白香齋集

題詩文

某

題顧得之草

顧得之從余授經。其人淹雅忠恪。其讀書能洗發鴻寶象緯之文。其大言如名法家入規出矩。依經斷律。小言為僚之丸。隱娘之劍。顛之草。蓋進乎技矣。昔顧虎頭作畫。棲三層樓。解衣盤礴。不欲俗兒見之。故其神韻高雋。能通神靈。得之。今之長康也。文成而傳之通都。度必有具眼賞鑒。第尚欲更舍虎頭之三層。再入吾元龍之百尺樓耳。雖然。長康畫穿壁飛去。何如得之文無翼而飛哉。雪中題數語弁之。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三

跋戒殺文

孔門以慈使。佛氏以慈悲。道家以慈寶。慈者華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教大參。同請從戒殺。生勸放生。始孝初刻。此以廣同人。其利溥哉。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詩文

差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武舍利塔記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武。在雕籠中。見長老壽
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
武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厭其不語。縱之。徑赴僧
側。啾啾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
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巷。一小兒來謝曰。吾昔
麻氏鸚武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
脇上。尚有翹毛。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臯為孔
明。再世當不妄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記傳卷集

生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

東坡欲結楚頌亭。終身不得。晚年買屋荆溪。復歸老嫗。
米南宮海岳菴。僅以研山易之。不爾。是終身無居耳。小
學士恩遇。歷侍 宗 仁宗 宣宗 英宗四朝。始
構此堂。其榮君之賜。勝蘇米二先生多矣。中間寔紀締
造工料。艱難百端。昔裴晉公綠野。轉屬之。張齊顏相國。
如丁卯橋之咏是也。兩公勲名德望。原不以堂之有無
為重輕。况梁叔克荷析薪。光復先業。故自有在。正不煩
平泉衛公遺令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記傳卷集

三四

跋春柳堂記

余耳熱楚才子王公瓚久矣。恨不一見之。今春渡江來訪余山中。清悟簡舉。不以才地自負。讀其春柳堂記。及制舉文。乃知名下士果有真耳。公瓚之才。思路微。證理確。麗竅靈。布局正。以扛鼎筆與斲輪手參而出之。而大人莊士之氣象自在。使見者近之意。消望之容。肅益其文。正與人相似。夫人有生來從星宿中者。文人也。而柳之寄根。獨在二十八宿中。故縱橫倒直。無所不宜。他木則否。公瓚名在列宿。甫為春柳堂記。而真柳遂生。不足怪也。試持此文叩柳神。九烈當為彈指而出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記傳卷集

十五

跋角里先生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篆。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記傳卷集

十五

題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為白髮。虎頭健兒化為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跋記傳卷集

善

跋陶德望傳

往辛丑重九日。余遇君爽於婁江。因指目曰。德望非學士。乃道人也。君爽非兄弟。乃道伴也。至是讀德望傳。醇謹確苦。有少保公家風。歿後二年。而遊仙西川。其言如響。玄宰謂假令得中壽。可以超釋。越薄神仙不為。余謂成佛在後。升天在前。皆大覺中。漚生漚滅耳。德望有同志如黃輝。在蜀中得道死。豈德望往尋之峨眉耶。試有人向老水古雪中叩之。豈惟見德望。即鐵菴歇菴。可呼而出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

跋記傳卷集

未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滁川公傳。寔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請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白石齋真稿

卷十人

題真率傳

三五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菴。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志。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為會稽陶望齡。鐵菴為南充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鷄。吁。皆亡矣。六月。峨眉僧以鐵菴卷求題。余題一偈云。四洞天下煖如春。六月峨眉雪尚屯。若個擦爐聲。一爆。心。水。堆。裏。鐵。菴。人。

白石齋真稿

卷十人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三五

跋陳無功十友卷

昔王無功以仲長子光為友。今陳無功以十友為友。此外皆百尺樓下客耳。此卷不特志意孤高。即咏物格調。極得詩人能言之旨。但余更有三友。進之無功。曰茶。以其苦口也。名爭友。曰酒。以其不離手也。名執友。曰香。以其不離左右也。名密友。若無功許可。請賦三詩。速之。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陳無功卷

七

題孫文簡公集後

文簡公平生立言。類其為人。直項不苟詞色。廉靜淳退。獨以忠信結主知。當公宮詹時。疏請建儲者三。出閣講讀者二。昔宋陳恭公入相。學士張安道草制麻。獨叙其首請建儲。謂功在納忠。公即不究用於時。公之集無愧色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孫文簡公集

七

題樂志論後

長統此論。每欲圖之。頃。余。年。來。考。室。白。石。山。中。不。意。遂。成。活。粉。本。修。能。兄。弟。與。楚。中。取。長。借。來。信。信。宿。宿。但。所。謂。陳。酒。肴。以。娛。之。烹。羔。豚。以。奉。之。差。為。蓋。耳。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修。能。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日。倦。遊。結。一。把。茆。着。我。修。竹。間。榜。其。堂。曰。卜。素。似。猶。勝。南。坦。翁。神。樓。圖。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受記傳卷八

七

題袁石公餅史後

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於。老。雨。甚。風。又。不。受。侮。於。鈍。漢。龕。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餅。隱。者。耶。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掃。花。頭。陀。陳。某。識。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受記傳卷八

七

題陳還冲詩卷

還初先生詩極高邁。置之初唐大家中。莫能辨也。故一傳而有飲水。再傳而有元章諸孫。古之至人得意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况先生父子祖孫乎。然非賢子孫。寶此則殘煤斷楮。已付酒家鷗。或剪作穢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斛明珠乎。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記解卷末

題遊黃山卷

天都峰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今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於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作雲霄。領略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在山中。玄津即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淋瀝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峰。數尺厚。蕪苦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哭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即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記解卷末

三

題鮑元則拜梅記

新安鮑元則初產時。母夢大士授梅花一枝。遂生元則。元則少岐嶷。以文采氣誼。豪江東。讀其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宛然梅花風格也。君遇梅輒拜。所見無非梅者。因自稱拜梅居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未嘗拜石也。米襄陽袍笏而禮石丈。又直游戲耳。王徽拜蒲。重其節。元則拜梅。重其孝。若鄭儼之拜魏宗室。潘岳石崇之拜賈謐。此膝一屈。辱親莫大。非直元則罪人。即使梅花見之。且將吐而不受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受記傳卷集

三

跋相鶴經

神仙以鶴為騏驎。海外有黃鶴。又有朱鶴。齊魯多見之。項希憲嘗屬仇生摹之屏幃間。此相鶴經所不載也。楊伯大喜此經。屬蓮上人書之。楊大年初生。遍體皆毳。毳鶴毛。伯大豈其後裔耶。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受記傳卷集

三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
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寔得品茶三昧。可以
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為茶中董狐可也。

白石雜真稿

卷十八

跋記傳茶集

三

題飲茶錄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
茶。攻手自料滌。然後飲。客客有咲者。余戲解之云。此正
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畫。度可着俗漢手否。

白石雜真稿

卷十八

跋記傳茶集

四

題吳渾之印宗卷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鑿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以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偶有感題此。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記傳卷集

聖

題張孝媛私謚議

余既為程尚甫作張媛傳。尚甫復疊其孝行數則。私謚之曰孝媛。以質之陳子。陳子曰。謚者。天子之春秋也。古者天子謚。必于郊。其謚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故不于郊也。郊以明其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于朝。婦貴于室。卿大夫妻為命婦者。始設謚。吾朝獨否否。蓋謚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謚。謚而更及于婦德。則子孫不勝祈請。而太常太史不勝應。不勝書。而况私謚乎。尚甫曰。此後世私謚之所以起也。按姬公謚法釋義。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記傳卷集

四三

云。一曰慈惠愛親曰孝。吾妻自少婉順。聞垂嫁。吳母哭曰。吾嫁女。失一孝子。既嫁。姑黃與陳曰。吾娶婦。得一孝女。蓋生盡養。病盡力。歿盡禮。其慈惠愛親。有如此者。一曰協時。摩享曰孝。吾妻當歲時。饋真濯。錡釜。澆筐。管。昧爽。夙夜無憾。而後即安。其協時摩享。有如此者。一曰大慮行節曰孝。吾妻以廣嗣為念。選擇助。選本自名家。真德格天。夢北斗。胙以佳兒。兒曰。勸者是已。其大慮行節。有如此者。一曰秉德不回曰孝。吾妻居恒無翔視。無喋言。無信鬧。無闕墻。無踰闕。無言市。遂遂女君子也。其秉

德不回。有如此者。一曰五宗安之。曰孝。其客焉。成。元宗黨疏屬。雖在千里外。時通瑣環之問。有以緩急告者。則傾困掃索。惟恐後時。故期袒之下。聞吾妻之亡。多纍纍。唁吊相續也。其五宗安之。有如此者。夫具此敦善。而幽懿不章。則其之過也。請私謚之曰孝媛。何如。陳子曰。唯唯。婦人之謚。孝也。高平公李順妻有之。其謚貞孝女宗也。虛元禮妻又有之。則孝媛之謚。非自尚甫始也。吾嘗恨荀奉倩之言曰。婦人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信斯言也。首開輕薄子之罪端。而夫婦乾坤之大義絕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雜記傳集

聖

即傷逝悼亡。潘安仁孫子荆之流。猶未離乎情也。揆之禮義。當以程尚甫之謚為正。柳下黔婁布衣耳。曰惠曰康。妻可以夫謚。則夫亦可以妻謚。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本寧李先生天下悼史也。其攷謚也。審矣。尚甫其往而質之。

題船牕駢語

宋彥為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即老宿虎皮。俊流塵尾。且不能箭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為枕秘。客有驚余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真筆瀉醜。翻者也。宋彥返山水間。挾蜻蜒子焚香。意得則以片楮書投篷隙中。故名船牕駢語。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雜記傳集

聖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於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盧仝自號癡王。陸務觀自名怪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跂足。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題林下盟

四六

跋何元奭遼左六忠述

遼左之役。金甌之一缺也。徵師轉餉。幾空天下。巧將逃卒。皆得生。而六君子獨死。糜費金錢。以百萬數。非飽私橐。則輦而餽。要津。而六君子不私一錢。又不得保其首領。即覓首領於顛山血海。草青燐赤之中。而又不。知尸在何所。士大夫翱翔容與。橫議空談。或責其輕進。或詆其深入。或罪其剛愎。益責備無所不申。韓而六君子有冤。莫招。有口無辯。生為勞臣。死為冤鬼。非何元奭如椽之筆。表章而發皇之。六君子死而死矣。六君子而外。忠義之士甚多。再加購訪。補續闕遺。文人為之立傳。天子為之立廟。六君子有知必且獎激。同志風馬雲車。從空而下。遼左一塊乾淨地。豈終為。羶奴所汗染耶。吾蓋有望於元奭其人者。

白石樵真稿

卷十八

跋何元奭

四六

白石樵真稿卷十八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吾友程尚甫工易補博士弟子員其易寔得之文叔先生先生好古多從諸儒雜論異同中輒有所折衷洗發而不及博一第以顯竟困國子生老矣今遺像鬚髮垂縞氣和而貌莊有古先輩德矩遺意旁出孺子為尚甫俛首帖耳圍圍受易猶在十二歲時也尚甫失怙已九年先生時時通之夢寐以河圖衍義授之忽忽如有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像

所得寒風射隙青燈熒熒每一展及聲淚俱下乃乞曾波臣追寫傳經圖又乞寒山趙凡夫題識於石尚甫可謂孝矣余嘗歎易學莫盛於漢儒率授之高才生與知名弟子遞相講習以博公卿徹侯而已而鮮有家傳者家傳五世易惟會稽虞翻翻郡吏陳桃夢翻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撻其三以飲翻翻盡吞之猶不若文叔父子自相師夢寐自相感其傳易更有出古人意表者尚甫即日以明經顯無疑矣故并題像後以望之

題葛將軍像

葛成匹夫而擊稅宦葛之不死天留之也顏佩章五人擊緹騎五人之死天成之也此論出於朱平涵相國今葛以十月廿六日死矣往五人墓立碑半塘之上議者欲延葛居守買田躬耕可以終老余告之曰君非名始似當以無名終葛點頭唯唯而貧囊如故今孤兒寡婦泣于柩側但埋骨一坏土足矣冢就當揭石於村落五連之衢題曰葛將軍墓將軍者吳人罷稅而德之繪將軍像共焚楮而祀之祠中生也血食沒為神明無疑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像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為限止得七百志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其旨不須字字訓詁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既悽然聲復哀怨遂覺意外蕭蕭點點是淚

惜花詞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况一旦粉憔脂冷如虞姬起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詞曲

三

舞綠珠墮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悽斷者耶倘於老紅粉飛殘香銷歇處提羯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鬼之不歸吊芳魂之無主矣

夢花詞

從來文人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鏤塵而要非本色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敘跋夫豈流連惑溺者哉人謂子野為墮花業余謂子野為証花果

楊花詞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為漸近自然袁中郎虎

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余謂子野楊花詞每於聲音句字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

旅懷曲

吾松弦索幾絕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教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力只宜付散人逸叟以閒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詞曲

四

耳子野避地空山絕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榷番度著為絃索與滅繼絕時率諸童過余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子憑肩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余開徑東余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携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墜土西余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余欲乞此名名之余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為贈蓋余有童子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

情詞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杰簿上寫相思。神
仙眼裏滴紅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
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題筆花樓新聲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
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寔則乏才
情。工藻繪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
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沙烟塵中。以綺語破愁思。
羈况。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惜哉
仲方之生也晚。籍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君。與公角逐而
赴詞場。未知鹿死誰手。

題李丹記

吾家希夷嘗攬鏡。掀髯笑曰。非帝則仙。趙輔國問徑山。欽禪師。弟子欲出家。得否。欽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為。說者謂具帝王福。然後可證神仙。果余謂不然。漢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骨濁胎濁呵之。則下此將相。又可知矣。當時東方一歲星。日在殿廷中。嘲侮調笑。武帝眼中不識。而乃從文成五利輩。索長生不死之術。非濁而何。今真人列仙。無日不遊行人間。而士大夫為黃白兒女所愚。未嘗學生先學造死。轉曉丸。與屠白石樵真稿。卷十九。題詞曲。七。

源之谿徑淺。醉鄉睡鄉之日月促。徐天池四聲湯義仍曰。夢又無論矣。其傳奇中之南華經哉。先生令合肥。數夢左思。放授以至道。因於虎林。創祠立碑以報之。清虛恬淡。裴湛輩中人也。雖托寓言。寔亦自道。若使大風飄颻。吹入碧落紫虛。即變成飛瓊。且將洗耳拍手以聽。古有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與此譜並傳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詞曲

七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雜劇戲類禪門五家綱宗最忌直犯本位。如琵琶記蔡中郎之牛丞相。西廂鶯鶯之張生。何嘗毫許與本傳相涉。自古詞場狡獪。偏要在真人前弄假。却能使真人認假。成真。偏要在痴人前說夢。却能使痴人因夢得覺。插科打諢。方是當行。嚼字咬文。終非本色。近代徐文長老。子獨步江東。又有梅禹金崑崙奴一劇。亦推高手。文長措開毒眼。提出熱腸。不惜為梅郎滴水滴凍。徹頭徹尾。刮磨點竄一番。知者謂梅郎番出骨董。不知者謂徐老白石。蘇真稿。卷十九。題詞曲。九。

子。攙。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崙。奴。非。仙。非。鬼。粘。附。兩。人。肉。上。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有。眼。更。喜。得。劉。秀。才。手。中。有。刀。重。向。劍。俠。場。中。轟。爆。一。聲。霹。靂。但。恨。虬。髯。插。入。南。詞。悶。殺。英。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出。頭。補。此。敗。闕。請。為。拈。一。瓣。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題壁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予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花。狎。主。夏。盟。而。諸。卉。紛。錯。如。繡。為。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生。也。坐。擁。花。城。其。與。遊。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於。雨。時。月。白石蘇真稿。卷十九。題壁。十一。

夕。以。短。簫。老。雀。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詠。其。下。不。知。墨。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化。身。耳。

題清微亭

余考室九峰中欲種柑橘為游客沓至多為掃剝生人
我相極冬霜雪清刻不免為木奴衣薪着裘懶道人
暇也清微亭架修竹老松間差堪棋位顧此道偏劣僅
勝孤山逋翁耳賴先我藏拙者有子瞻先生在辛亥極
旱忽得甘雨噫欠風雷書此志快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壁

十一

題鮑醒生壁

長興鮑先生字稚弢號醒生長於春秋介然有道君子
也繇歲荐歷官紹興訓導松陽教諭致仕馮節之凡事
之茂遠師事之節之為娶名家女始有五丈夫子類孫
明復遜百金精舍始有居類邵堯夫茂遠三十年執禮
彌確類顏子之三盈頃者築室於耘廬之巽隅迎先生
讀書問道其中先生雖衣食者也不妄與人交不輕受
人恩自廣文俸錢外獨取資於馮氏父子無愧色耳昔
子房為圯上翁強取履疆項未銷惟邵堯夫掃除於李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壁

十一

書范象先壁

象先時與余相對如遇桃花漁父黃葛野人乃余寔謝
不敢惟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窻木榻旁婆娑舊
碑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置壁間臥遊數巡便覺不履
不杖烟岩在袖好花初開膽鏡注之溟水剪枝無風生
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涼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壁

十三

書花塲壁

小崑山花塲一九土自余與長孺夷其草莽為平原祠
而名始出平原得諸名祀及瑯琊王司馬記而又成一
番熱關公案長孺廬墓天馬貌奕骨瘠啼泣之聲出於
荒楸徐去而塲頭花事悉以委我第老親戀城社父老
余與婦日事酒脯以從又不能懸瓢着笠終歲花塲之
間間止宿三兩日或半月而已然花枝竹篠草菴土室
几几無恙特平原兄弟不得數見徐陳兩郎差覺蕭騷
寂寥耳待長孺服除終當挾之共課花鳥辟穀負暄為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壁

十四

松間瞌睡漢也

題梵儀臥處壁

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厥房酸風。射無如密坐。置木榻。竹爐羅列。書史香。棋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窻暖氣。運入與逸。民高僧共。憇其下。向晚懸燈。燒茗作團。圍坐此冬。餘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假曝為白醉。高臥為黑甜。因題一對於楣柱云。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寔景。惟泐橋香印。齊不負此數語耳。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壁

十五

書壁

大丈夫以五岳為芥子。黃河為衣帶。今人壘石作山。穴地作池。不亦細乎。昔人云。會心處不在遠。花明月白。與一二同志。相與頽倚於長松亂雲之間。吹笛彈琴烹茶。擲卷有談塵市者。則麾而去之。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題壁

十六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耳。
奇峰老人拾拋撒字紙。投諸水火。此與伏羲未畫一畫。
以前吾曹叅取。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雜題

七

題孫世聲紫藤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許。為隣兒摘去。幾無
萌芽。郎君待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
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構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
如瘦鉢。其枝如懸錘。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
如飛猿。宿窠。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
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桃源漁父。往往皆倚藤為勝。余
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
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為勝也。寒山野幕。蒼藤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雜題
十八
滿床觸轆迴車夫。豈在物。

入山題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書扇
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若罡風卷霧。正堪
閉門手譚耳。

白石樵真稿

卷十 雜題

七

題張聖清玉章

小玉章鑄積源兩字。張聖清諱也。生時胎幽妍。繫肘後。
作書郵照心符。幽妍亡後。流落白下。有閔翁得之。授程
純仲。純仲授程季遠。季遠陳玉章為位而哭之。陳子見
而異焉。拈印聖清幽妍二傳後而歸之。嗟乎。合璧雖在。
而璧人亡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 雜題

七

題王子賢筆

古人筆。或用鼠鬚。或鷄毛。或胎髮。嶺南至以髭髯作供。率皆好事。但得古法。代山中兔材足矣。梁溪王子賢造筆精妙。書家得之。似如意珠。恨世未有盡知之者。壯士千金買駿買劍。不聞千金求國士。況筆乎。子賢笑曰。今文士力能扛鼎。我不惜如椽授之。又何論值。若否否者。即向夢中索取。不輕畀也。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雜題

五

趙氏家乘跋

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輕去其鄉邑。桑枝其棠。有相戒勿剪之意。則族譜之不容已。非特恐文獻之無徵。寔以昭示前後。聯百世為一日。合子姓為一人。彝倫攸敘。蓋原於此。噫。茲譜之修。無侗於趙氏。不特為孝子。抑可謂功臣矣。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雜題

五

疏蔬隱

朱亥隱於屠。不如沈師善隱于蔬。山花野草。一經師善部署。便成蕙藉蘭肴。以此養親。以此飭上客之食。雖五侯鯖。安成魚。無以過也。李贊皇一羹。雜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東坡食王泰軍菜。笑云。今日與何曾同一飽。恨世無老坡師。善但向菜根窩中細吟細嚼。頃見眉道人。洗鉢淪泉。作信宿談話。皆賴此蔬為之津梁。師善不恨不見老坡矣。一咲。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雜題

三

偶題一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禡帶解簪盤。蹠水。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偶題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娛老人也。輒念南宮父子。猶落畫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皆我畫林耳。當以示玄宰。為題話。雨二字。

白石樵真稿

卷十九 雜題

三

偶題三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堪作耦。入我竹林也。

偶題四

余嘗謂某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某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獨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白石樵真稿卷四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高郵軋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為劫灰冷風矣今可攷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徒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復能書管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白石樵真稿卷二十疏文

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楸裾朱門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做可乎先是兩殿相啣建甌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不撤蠹而更新之於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為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啣于碩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遺毒化而為鼠也有法王為釋迦氏其出世之經又見啣於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為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于大槐之宮忍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白石樵真稿卷二十疏文

二

藏經閣疏

衆生有是病佛有是藥。佛。醫。王。也。諸。經。醫。方。也。衆。生。負。病。不。瘳。或。得。病。不。覺。或。欲。去。病。而。醫。不。遇。有。子。孫。焉。于。甕。盎。筭。篋。撥。其。鼠。殘。蠹。食。之。餘。得。祖。父。一。二。抄。方。跡。而。試。之。沉。疴。霍。然。頓。去。其。體。則。方。之。功。也。衆。生。繞。生。死。海。不。特。病。也。佛。之。慈。感。悲。憫。不。特。良。醫。也。今。潮。音。上。人。掃。鉢。資。造。經。特。募。翻。經。閣。度。而。藏。之。非。特。甕。盎。筭。篋。之。免。於。鼠。蠹。也。嘻。世。有。勦。空。言。曰。佛。不。立。文。字。何。用。經。佛。有。無。縫。塔。何。用。閣。是。得。病。不。覺。者。也。佛。之。所。憐。憫。也。此。居。白。石。樵。真。稿。卷。二。十。疏。文。士。之。所。以。疏。也。

送子觀音閣疏

婁江集福菴守菴上人欲建送子觀音閣以便祈嗣者。但佛法未入中華往往多天下奇男子漢明以後寢不如前豈大士所抱無揀擇差別相耶抑種德積善又在。此不在彼耶雖然觀音經云應以童子身得度者即現童子身而為說法佛無誑語寧不可信但願長者布施後吾佛觀音抱取聖賢而豪傑者送之上護國下護法堂堂獨露從人間雷轟電射一番使天下親見本朝有真正第一男子其快心注目何如也稽首大士無止論。白。石。樵。真。稿。卷。二。十。疏。文。鬚。眉。矣。

修馬耆寺疏

經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云施一椽一棟。皆能長養功德。滋培福慧。吾松珠林相錯。然皆蹲峙闌闌。枕卧田野。不便游覽。馬耆倚城東之隅。古衲老宿。徃徃挂錫。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携瓢捉笠。負琴曳杖。寺門清幽。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幢燈火。非空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蓋闌闌田野之勝。合併四出。今瓦落石圯。鼠號烏啼。世尊菩薩。俱若鑿感。吾輩幸生閻浮。若能喜捨一椽一粟。無論他生福田。卽今日德慧無量矣。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五

沐堂建殿疏

沐堂爲余山名利多老木修竹。徐文貞。陸文定。常徃來此中。與真空師最稱方外之契。文貞留裘衣。文定留衲衣。皆有詩題衣械上。士林禪林。至今傳爲佳話。其山有殿閣出樹杪。一瓦一木。出真空手擔肩負。壬子爲游客入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時有支谷長老。住徐叔文茶園中。見沐堂峰頂幡幢。摩蓋簇簇。入烟燎間。去意甚怪之。而未幾諸佛化爲灰燼矣。真空每掃瓦礫。輒雨涕不自禁。曰。吾向荒山創殿。如蟻啣土。如雁啣蘆。辛勤三十年。今竟成一夢。雖然。吾髮雖短。我心甚長。管士大夫之遊此山者。活韋馱具在。老和尚雪顱。不減壯少年。請持疏涕泣而告之。安知無文貞文定其人者。爲師前驅。余且拭目而望之矣。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二 疏文

六

定海招寶山疏

招寶山在定海東城一里許。山勢拔立。舊名候濤。以昔
舶更集其下。復名招寶。遠望海中諸山。或連或斷。出沒
雲烟。地氣之表者。莫可圖狀。即朝鮮日本諸夷。皆在指
顧中。古詩云。登高山而望大海。惟此山獨為雄快。舊有
觀音大士像。傳自大士手塑于補陀者。倭奴焚山。此像
獨全于烈焰中。於是緇素迎入招寶。復有游賈挾妓穢
滓像傍。忽有白衣老人。謂賣酒家曰。汝其庇免。願見殿
角烟起。即抱大士出。而殿俄已成劫灰矣。山僧如月。弘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疏文

十一

發悲願。重興此殿。供像殿中。本境禮大士者。不復蔽海
賈勇風濤。一利也。禱水旱。祈疾病者。群望祠下。二利也。
幡幢燈火。懸於雲霄。鐘鼓經唄。震于林樾。隱然若烽堠。
管陣。舶賈望影而至。倭奴聞風而逃。三利也。三利具而
大浙之金湯在焉。故因如月上人之請而樂為之疏。

龍華建正殿疏

龍華寺。兆基于典午之永康。起廢于吳越之忠懿。歷年
綿遠。正殿摧頽。老衲雜僧。破床墮炷。出沒于荒烟夕照
中。賴後谷長老。弘發誓願。經始于嘉靖之末年。迄工于
萬曆之初載。業已具體而微矣。後谷謝世。募料尚存。若
不接工。將化烏有。為此清鑒。等奔走拮据。懸剏正殿。以
承師願。此亦必不容已之一大因緣也。但工價浩繁。惟
仰施于檀那善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勤者善巧。方便
綫溜。達石。衆毛成裘。千里之水。本發于濫觴。六合之雲

白石樵真稿

卷十一

疏文

十一

實起於膚寸。衆始之衆成之。即以龍天梵澤之宮。從空
而墮人間。直彈指頃耳。吾松諸刹。無非藏。北藏自龍華
始。亦無賜藏。賜藏亦自龍華始。若使正殿告成。延肅名
緇。檢藏于此中。上為天子祝釐。下為衆生懺悔。兵荒
不作。疫厲不生。東海之濱。真作龍華會上人矣。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千墩塔自梁天監元年始也。勅賜延福寺。寺自宋祥符始也。往三十年前。與宋雲公雪中。直詣僧寮。僅見破壁。什灶如逃亡屋相似。頃過訪瞻月師。則煥然改觀。僧儀整肅。有叢林耆舊風格矣。獨殿久垂圯。山門未立。市聲嘈嘈。淨穢相涵。瞻公力發弘願。懇募之遠。近檀那長者。蓋自瞻公以戒德調衆生。為緇白所皈。丁亥。初建法堂。則地踊雙礎。一奇也。巳酉。塔邊忽產靈芝。一奇也。鍾不叩自鳴。一奇也。庚戌。悟真師來講法華楞嚴。窞洗塔菓。白石樵真稿。卷二十。疏文。九。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十

題宣妙寺疏

住山人當以山為寄。山花山鳥。皆與游客共之。住寺僧不當以寺為寄。若作寄觀。則肉儉醉髡。與狐兔爭席矣。此宣妙寺。日就剝落。慈上人不得不跣足以請也。

小普陀疏

普陀山在大海中。如浮芥然。四方頂禮負香。從鷲背。鯨涎前。鼓濤拍浪。望星斗柄。涉山麓得焚一片梅檀。蓋以四大與烟雲爭生。死于寸線之間。大是悲苦。今心鏡上人。發弘誓願。于塔院東隅。剏建一閣。崇奉大士如來。閣下空洞。以容雪濤。砰擊如潮。音洞狀而總。顏之曰小普陀。祝釐祈福。求見青蓮白毫相者。咸得手刺一船。若航蘆渡杯。不止閣畔。使諸佛子。脫龍髯。覩鬚鬣。以臻光明界。水月觀邊。不必遠叩普陀。自然獲聚沙福德矣。

修非禪寺疏

馬嶧寺。晉多耆舊。雪菴雪泉。駐錫于此。陸宗伯莫方伯。廷韓父子。及四方名勝。多結方外之遊。張岵峽中丞。且移騶從訪之。蓋佛法風雅之窟宅也。今大殿已修整。獨弘悟堂淨居。半為風雨白蟻所剝蝕。及今不扶。後費滋甚。故震林上人募之名德長者。幸相與隨力捐施。一起此堂于垂什之中。不惟佛像安養。卽往時諸先達筇跡履聲。猶在古樹老藤間也。余蓋幾幾望之。

修天竺疏

往已酉。余與王辰玉遊西湖。日暮。憇下竺橋。捉藤擦澗石。聽水聲。晚宿山樓。醉後蘸墨題壁間。有醉後猶堪弄虎雛之句。明發遊上竺。謂辰玉曰。三竺中。下竺為勝。蓋葛洪井可斟。三生石可坐耳。迄今三十年。寺已垂剝。居者愧過者嘆。有王貞仲先生慨然任之。曰。起什舉墜。是實在我。客曰。貧孝廉發大猛力。何為乎。先生曰。余丙辰春。計偕歸。染疫且殆。忽夢羣孝廉攢簇成隊。如唱試狀。內識三四人。某某在焉。其上為觀音大士。壇指曰。子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

非其儔。尚當濟世二十年。拏置之座右。驚醒汗雨背。疾遂瘳。比抵家。訪夢中所素識某某三四人。病歿矣。次日禮大士。見下竺頹落。遂發是念。捐數金倡之。顧念工鉅費廣。非貧士所能辦。又非寺僧之所能募。乃走雲間。徵陳子題疏。請助于巨公長者。而身自督課之。陳子曰。是不難。下竺不在空山絕人之境。纍纍瞻拜上竺者。必自下竺始。其易一基不初拓。工不始勑。草不人齊。礫不山積。狐不宮。兔不窟。佛不披篋。其易二。楣柱雖蠹。尚可易。瓦垣雖缺。尚可補。丹堊雖敗。尚可新。僧眾雖貧。尚有戒

律多賢士大夫之遊者。其易三。以此三易而發以王先生之悲願。賈以王先生之餘勇。天人叅僧俗輔其興也。必矣。異日莊嚴之後。余遊下竺。請先生徘徊葛井。三生石敘始末而為之記。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古

修華嚴墨海閣疏

烏鎮寶閣、晉水法師、講華嚴、雨、天、華、處、項、寺、僧、道、琳、編
乞、四、方、名、士、名、緇、手、寫、華、嚴、共、成、三、部、凡、二、百、四、十、三
人、經、卷、亦、如、之、展、卷、時、覺、筆、端、天、花、紛、來、撲、人、此、目、前
第、一、希、有、事、但、皮、經、閣、中、閣、已、垂、剝、自、慶、曆、至、弘、治、僅
一、再、修、整、而、已、吾、友、程、尚、甫、既、捐、經、貲、此、閣、之、費、似、難
專、任、故、請、之、四、方、檀、那、長、者、夫、買、珠、者、尚、愛、其、積、况、華
嚴、經、所、藏、之、閣、乎、法、寶、而、兼、墨、寶、是、經、所、在、即、同、塔、廟、
若、協、力、振、什、當、必、有、吉、祥、雲、五、色、覆、之、不、獨、兩、花、一、再
現、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十五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
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行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
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
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
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
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即此一念。
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曰。佛說。因
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所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
相與助成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十六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為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為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伏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採綠木。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疑。全憑心死。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法門。暗擊。旁敲。痛癢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櫻命刀。鋒。但立峻絕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徃徃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十一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十一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翌小塔。櫺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為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為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詐証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諷法華。眾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大寧海淨。踴躍請曰。若是。某某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眾寶宮殿。光明晃。煙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梅檀。香具三昧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

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窰熟磚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瀰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髮引旋拳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欄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群燕共啣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木。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栖岩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學者能行。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十九

難為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闊。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堅。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峰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峰。蓋天目之脉始露。由此起一伏。自干將迤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峰龍也。其龍南窟海。北宅泖。而龍首固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繫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輿峰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氣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兒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崑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二十

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重修雉兒塔疏

吳門半塘壽聖寺晉生公講法華經處也時有馴雉聽經雉死葬之俄有青蓮花生于雉口遂建雉兒塔已義熙十一年建法華院及宋賜額壽聖寺由宋及明遞相興廢向有殿閣出古松流水之間而今且垂剝矣寺僧梵所驗心發大悲願袒肩赤踝衣浣茹素誓將扶仆起廢還厥舊觀余曰管衲大師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而瓦礫之地化為梵澤龍天之宮此豈異人亦方袍圓顱道人耳即机緣知巧不如何遽出雉兒下乎

白石雜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

二僧踴躍曰善雉兒塔銘王百谷先生供養久矣今且復革而度閣後此塔再還是本寺青蓮再生時也其寺之重興無疑故樂而為之疏

遷三茅真君疏

余嘗厭世俗喧沓每欲黃冠白塵相與辟躡于山青水碧之間招柳絲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碎踏明月豈不甚快願言斯盟同志者寡及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岫曲青山華陽瑤草至今二山如雁行蟻附也道里頗遙水陸跋涉貧士或因于饑糧老人至艱于杖履往往對白雲空瞻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真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黃碧宛然茅峰之像雖其地一隅不足以當地肺之諸勝然四方長者若欲瞻謂祈禱則不必擊漿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固可以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褻四方賢豪負短筇着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為悚顏禁足而返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占星辰俯矚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况龔君修髯玉骨有山猿野雀之致又余所雅信而許與之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為之請

白石雜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

建余山三官玄武祠

禮三官大帝者。走謁雲臺。禮玄武聖帝者。走謁武當。今有二像在施相公廟傍。披兼帶笠。不蔽風雨。有淡如老僧。辛苦募小厭覆之。供養之。此三教中絕無炎涼世態者也。若得善信量施。以成其願。願成之後。併供關聖。以鎮一方。共禮一瓣香。勝于累粮跣足。走雲臺武當。往返數千里道途也。幸為勸導喜捨焉。

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攷。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毀于嘉靖癸丑。重建于隆慶丁卯。正殿以主太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牖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圯。于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于陳子。陳子曰。太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即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內人乎。雖然。太山之

靈異。載在畜牒。可得而攷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太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太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又治死生。為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耶。精之神而死者。歸太山受罪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再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太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所以為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

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蓋于象爲名。婁玄枵于時爲清。帝于天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角菴閣帝閣疏

角菴。漢角里先生栖隱處也。手植四季山茶。蓋千餘年。物週遭梨花。又六十里。香雪雲濤。空濛蔚映。新月冉冉。如坐冰壺中。中有五皓上人。能詩喜讀書。又精戒律。客過洞庭。必尋角菴。過角菴。必訪五皓上人。與之唱韻分咏。而後快。上人之師爲永川。建西方殿。面湖。風射佛塵。積衣裓中。上人乃乞募山門闌殿。中建一閣。以祀關將軍。旁爲廊輔之。夫四皓定漢儲。三分定漢鼎。角里先生與關將軍。其心同。其功同。其稱祀典亦同。此余所以踴躍樂爲之倡也。上人初號慶恒。後以隱處角菴。與四皓伍。更稱五皓云。吳伯霖韓求仲沈虎臣吳凝父。極許其詩。蓋皎然之流也。

建城隍後殿疏

恭讀 大明會典禮部劄付國家治民治神已有定制尚念真冥之中有等鬼神命彼處城隍以主此祭先期合遣諸將召集鬼靈等眾悉赴神當欽依 勅命控鑿壇場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天地六親者有詐偽奸盜不畏公議者有拘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奸頑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斷不得號為良民重則流徙大辟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有發露必遭陰白石樵真稿 卷七下 疏文 謹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蓋會典所載如此又讀葉文莊公筆記云郡縣筮仕入境先誓城隍尊神而後臨民朔望拜廟中前誓故也蓋葉文莊公所載 祖制又如此由此觀之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禍福之權衡也吾郡威靈公最稱顯赫正氣炯如日月報應疾如雷霆呼其號者胆寒瞻其像者股栗但正殿久已莊嚴寢室尚未勅建今顧氏捨地合廟同心若得良善助工冉新可待章蘇州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郡侯尚爾神明何不然此吾郡張公懸示而為之倡也從民願也

白石樵真稿 卷七下 疏文

長

修施相公廟疏

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豚蹄斗酒。祈年禳凶。擇田老為祭酒。而群壯稱從焉。登臨上下。俛俛然鼓舞以為樂。蓋歲時無缺。而東祭施相公。靈爽方四十里。禱者如奉天帝。今廟宇棟棟未堅。墻宇未樹。故里人亟請修建。不惟妥神靈。而父老子弟歲修俎豆于此。村旗土鼓。前迎後導。解憊寬力。婆娑醉歸于山溪桑柘之間。亦太平畫圖也。幸量力助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七

修利濟侯祠疏

松郡治之東。有蓬萊道院。院有利濟侯祠。侯當洪武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改元。勅封專掌痘司。俗傳侯吳人。有二子痘殤。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兒。斷不忍人之無兒。願歿身而為神。請之上帝。凡有危痘。轉死為生。遂以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民間。而吾松為尤著。每當醫技告殫。輒向蓬萊侯祠下露禱。禱輒應。而祭謝者趾相齧也。祠偏處院之東偏。向有工師鑄錢于旁。幾無香火地。賴金羽士力為修理。而傾圮湫隘。侯神不寧。故敢請之善信。式廓廟貌。此亦為人父母者之所樂助也。况郡邑諸公。如保赤子。士大夫慈幼懷少者。如若陸之護諸童子。其捐俸推贊。踴躍于是舉者。知不待子孫疾痛而始號呼于侯。明矣。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七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呂先生游行人間。如苗善所載一百八事。而吳郡福濟宮靈花異跡。尚未及書。今宮已垂圯。先生之像。上雨旁風。披簑帶笠。卽神仙小遭缺陷。得非耶。夢中又一夢。耶先生舍十二樓。而落落一畝宮。其身能觸實。蹈虛。躡風雲。而上下。而不能庇垂剝之土。斃恐先生見之。度不能控。雀而過也。逸則陶君具仙骨。而有道心。故倡緣募修者。以此。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辛

修孔宅疏

肅皇帝易像而主。獨孔宅遺像尚存。儼然有生氣。相傳爲熙寧間二十四代孫諱禎者。宦游至吳。立家廟祀焉。程明道論祖宗畫像。若有一毫不似。便拜他人。辨者曰。若有一毫僅似。豈可遂謂他人。孔禎崇祀聖像。必有所本。况顏淵井及七十二賢壇。歷歷故在。此吾鄉第一希有蹟也。佛氏禮大士。不能航海者。有小補陀。道家禮玄帝。不能涉山者。有小武當。吾儒望闕里。洙泗如在天上。不能至。鄒魯斯其小杏壇乎。俞陸兩君勉之。無令二氏弟子。以秦無人咲哉。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辛

廓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為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始。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為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為門曰高山景行。蓋迄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直。為置田二百餘畝。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財。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三

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消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咎東坡與參寥遊。遊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為醉翁引。賢者所至。如大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諫留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

如諸君子請。故借題數言以倡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三

養老堂疏

徐稚不食非力。梁鴻不因人熟。此僅可得之古高士。豈能例責披緇攀鉢者乎。和尚影不出山。卽土到地。爐尚能與一二道伴。作老活計。若放脚。參方頭。白齒豁望望。空岩破寺中見者。非閉門卽憂釜矣。至人能離生死。而不能使老病不相隨。此性善上人。養老堂之所由建歟。管曹大家爲班超上書曰。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誠可哀憐。養老堂不設。將使中華冠帶之國。遂如蠻夷。如來子弟。張口枵腹。而遊鳶曠之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行脚少年。妄心未歇。惟老尊宿。情訖智枯。如乾禾相。似學道最切。古人以老爲僧寶。不虛耳。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

修余山竹院疏

余山塔院。宋聰道人舊隱之地。出入有二虎。隨行。虎曰大青。小青。虎死埋樹底。因題虎樹。軒聰道人詩云。多少遊人看明月。誰知反被月明看。因題月軒。其西爲竹院。竹陰娟淨。孫漢陽所書。余嘗訪雪鑿于此。擷荳煮茗。徘徊綠糝糊中。流連不忍去。今屋老欹傾。竹亦蕭蕭如帚矣。爲此倡緣整頓莊嚴之。當掃一壁。倩名手寫竹其上。使見者心地清涼。聰道人有靈度。一笑曳筇而出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

寄緣結茆疏

寄緣名真觀。又號枯道人。關西士族也。薙髮為沙門。性行純粹。心地高潔。好遊諸名勝。因過雲間。與之談詩。詩奇。與之飲酒。酒可中上。戶不飲。亦不問。與之論画。則仙佛山水花木鳥獸。與奇譎詭傲之怪。無不出現。毫端蓋古者。巨然惠崇。貫休。梵隆之流。胸中無一點俗筆。下無些子塵土氣。寫長卷。或數丈。雪壁鵲落。兔走石移。海飛。董宗伯與余極愛重之。每欲飛錫他往。陸公美韻士也。堅留之。不聽去。結茆于文定墓田之西。安頓緣公籬落。

白石雜真稿

卷七

疏文

七

溪橋。雜花叢竹。使公解衣盤礴其中。昔天如搆獅子林。馮海粟倪雲林為担泥澆水。運瓦弄石。吾曹豈敢後于古人。且不令公美獨為君子也。有樂施者。列名左方。住此者寄緣。助此者隨緣。本無定法。多寡惟命。

照公結茆疏

照公結茆于黃山之中。原亦自與文鳥老猿作伴。經云。聚落比丘。六時精進行道。不及山中無事比丘。打眠。照公之謂也。但茆廬未就。更仗檀那助之。天如祖師建獅子林。幻住菴。倪雲林馮海粟諸君為擔瓦負石澆泥。茆草新安學道上。士如雲度。更有好施如古人者。照公所居。題曰雜花菴。若客來止宿。煮瀑斫水。引筇入光明頂。回視此菴。便如故鄉。乃知自為本色。穿築屋房。非止為照公辦道之資也。

白石雜真稿

卷七

疏文

七

結茆疏

慈濟上人。初參紫柏。次參憨山。晚參雲栖老人。受具足戒。其他往來于天目徑山廬阜之間。或孤頂結廬。經旬倚席。又不知幾年矣。今見武林北新關。為南井之衝。車馬困于孔道。縉素疲于津梁。欲結一把茆。為行人一宿覺。壺漿食飯。實續命丹也。上人親經三大知識。爐冶中來。知果知因。即有信施。決不唐捐。余故捐少貲。偕之且題其菴曰續命菴。古傷云誰人帶釜炊誰人頂屋走。飢渴施些些黃金直一斗。敢以此為四方長者勸。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十一

吳無為結茆疏

東坡云。吾年五十外。區區世味。已略見矣。若復悠謬于此。真不如人。古有脫迹深山。出使絕域。飲冰嚼草。復何如哉。已結一廬。真禪榻于明窗之下。三更起坐。平明乃櫛沐。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無為居士。中年悟道。掃除舊習。與衲僧逸民結山澤之遊。性愛秀州平疇。回溪。可以終老。黃白二岳。付之徒兒而已。婚嫁已了。欲了性命。于竹床土剎間。念族多賢豪。撮土沓茅。不煩外給。若以面目仰視異姓。此袈裟衣下事。居士自血氣男子。不屑也。無論居士。且使海內謂秦無人。太伯季札。爾吳氏實有讓德。吾度無為子草菴。如化人之居。一彈指間。成矣。戴安石欲隱。郊嘉賓贈十萬錢。杜子美創高齋。詩云。為真王錄事。不寄草堂貲。居士廉。不厚望。吳氏之君子。然必有歡然樂助。在季孟之間者。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四

白石樵真稿卷二十

寫華嚴經疏

昔張安道寫楞伽真金山。後世轉生。覺為已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為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蓋寫經堅固力如此。今有尚甫居士喜施經費。則又不煩皮紙血墨骨筆。然後成就此經矣。經成當題曰華嚴墨海。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聖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宏願。願沐心手書華嚴八十一卷。期三載竣業。管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為紙。折骨為筆。不恤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欲寫龍藏之文。諸長者為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因地。下種累劫不差。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第居士尚有一問。秃管未握。文彩未彰。處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聖

796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四天下微塵徧句。百沙河光明身雲。聚為秘密之文。傳之震旦之地。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安得見聞。此淨宇上人涕泗而發悲願也。上人住虎丘鐵佛房。精戒飽參。絕無他嗜。願減算十年。閱徧佛藏。不悟不休。不徹不止。但苦禁足之後。賢養無具。護法無人。故請之遠近檀那長者。若使五天秘軸。三藏微言。結藏龍宮之中。通流心地之內。上人雖畢命展經。析肉報施。所甘心矣。故眉道人憐而為之疏。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四三

化梁皇懺疏

華嚴云。譬如暗中寶。非燈不可見。雖有智慧人。非經不能了。是以古人折骨刺血。曾無慙惜。昔達摩不立文字。然開口動舌。已成逗漏。諸禪宿以經為拭膿紙。所傳諸錄。音說等書。多于龍藏所載。此何以故。一月印一切水。萬水一月所拜。一心印一切經。萬經一心所拜。因水可以見月。則因經可以見心。斯固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大筏也。世有經坊。廣令傳布。使人緣坊尋經。尋至無經以前。墨板不能印處。則一大藏教。頓時歷歷分明。實所謂寢上希有功德。今梵音素向信三寶。念吾松不立經坊。如取水不得方。請取火不得陽燧。亦佛法中一欠事也。乃乞諸長者。隨喜布施。施板施經。施墨施工。使經在在流傳。如燈化燈。則持受誦讀。擊禮供養。皆此坊為之倡導。人天神鬼。且為護持。况因經而得無經者耶。余故喜而為之疏。以作津梁。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 疏文

四四

九幽懺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敘而傳之者為李含光。大約總括于上清靈寶諸經，捃為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真，無所不頂禮。貴自后王君公帝族官屬，以至普天下匹夫匹婦，無不代為之露惡首過。生大愧悔，希大慈憫。大約規摹浮屠氏蕭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葛孝先，而非漢人語也。孝先傳載道藏鹽字函，亦載九懺，似非偽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于浮雲山趙道士所編纂。此白石樵真稿卷二十一疏文。

龍潭講經攢米疏

巢松師講法華于龍潭，聽眾五百餘。食糜而有飽色，蓋巢公純行所感也。若更一月，將竹篋匝肚，幾相從于陳蔡間矣。本郡縉流若能攢三斗粟，少助常住，此編教中負米之子路，斷葷畫粥之范希文也。聽眾中有此出頭漢否。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疏文

且下

烟雨樓鑄鍾疏

堪輿家相澤國地宜鍾鼓。鼓鎮異隅。又主金為水。毋金鳴則水清。水為地脉。地應則文旺。故曰維天穆穆。暢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士濟哲。法天之烈。大牖斯揭。元氣噴洩。至于宣肺鬱。辟耳聰。周六虛。勦百二。猶第二義也。乃借題數語以請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甲七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余聞舟里有雙溪陳公者。孝義人也。郡縣旌其閭。閭里緩急事不能辦者。則以頌陳公。如萬緣橋其一也。然公之建橋而未能垂成者。其難有九。往給帖募眾。題者滿籍。而核所施金錢米粟。十不得一也。名存而實難。一索木石者。踵至而不能以空手應。則皆陳公一人肩之。難二。無以應。則捐貲捐產。又不繼。則貸子錢。難三。忌者貪者。或游談無根。且疑且謗。豈能人喻而家曉之哉。難四。渡太湖買石。則風波粘天。幾葬于魚腹者再矣。百死一生。難五。務求堅永。沒木石于重淵之底者無恙。視他橋百倍過之。往來者見其上而不見其下。難六。估價料價。司出司入。皆心計之。不敢失尺寸。難七。有司查勘。不免有雞黍酒餚。舟楫送迎。難八。父老公同扶結。伺候謁見。難九。陳公掃素而出者。凡三百餘矣。誰復以斗粟一錢償者。欲止。則橋頂未蓋。欲別委。則遺艱後人。欲頃刻奏功。則心力委頓盡矣。於是識者倡為四十八願之疏。每願一錢。每人各施一願。四十八願。則為一簿。以一人領之。總共四十八簿。所謂積毛成裘。積雨成河。此橋庶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甲八

乎永觀厥成也。橋成之日，勒諸姓名，以垂不朽。有好義者，請前爲陳公賈勇。

渡船小疏

橫山口，泝水濶蕩，不能建橋，往往望涯而返。甚則怒風積雨，曉霜暮雪，寒寒企足，乞靈于山鬼水伯，可憐也。今議造渡船一隻，買田四畝，以贍操舟者，諒好義諸公，決不在竹橋渡蟻之後，請施慈航，以永普濟。

施茶小疏

金陵報恩寺。雪懷上人。每欲飯僧十萬。苦無因緣。願於人烟輻輳之地。行道摩擊之時。揮汗如雨。渴喉如焚。募施香茶。等于甘露。若能滴水滴凍。知因知果。只此便向人頭上親灌醍醐。不復更覓趙州老子茶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峰。在震澤中。微烟空水。如在世外。故真人隱士。往往息躬于此。自泊如上衲。為東湖住持。勤修為衆。面墅種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至有老不出山者。顧山中課橙橋辦櫻笋為稅。不能聚獲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撥斗盎鼠餘之粮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鷗背鷺頂之間。却又分諸僧數日供如何如何。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三

欽賑孟友疏

友人孟某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某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較書借佛燈之殘燄天寒炙手擦神鬲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饌宴客孰若垂防同袍與其捨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敝而無憾余實望焉若云愛莫能助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五

愚不敢請

許逸雲助賑疏

許逸雲字祖希墨池中老班超也今七十矣無妻子無屋廬五官猶故獨廢聽耳今寄居超果僧舍交游有氣誼不問識不識少出米賑之使得終老寺中直分賢者庾廩間鼠雀耗之一耳王荆公素不識人痛癢却為故人輸粟不乏山谷老人嘆之曰此是前緣吾輩于許君五十年之交請于今緣了之許生貧而老備書自給世人以痴目之勿辨也乃造物亦若以痴待許生至極困勿願豈造物與許生痴等乎吾輩與許生故人若復佯痴不為緩急皆痴雲蓋覆矣請為賑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疏文

五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侍州公三世以清白傳家。種竹養花。自雁州先生以詩立盟。驢足所至。兒童隨之。士大夫倒屣迎之。自雁州化而其孫世聲。翩翩制舉。獨超上駟。若詩歌古文詞。特其餘技。一承雁州先生衣鉢耳。今貧無擔石。家有三喪。耻望助于麥舟。惟枕籍于花影。夫令賢士君子坐享曼倩之饑。皆吾黨之厚顏也。今約百人同志者。各捐金三錢。計百人可得三十金。或一人而居一會。或一人而居十會。五會惟憑心力。使侍州公得緣此買東郭數畝。以漸白石樵真稿卷二十一疏文

埋家中一腔冷血。豈非良便善事哉。噫。此不過宴客之半饌。捨僧之斗粟。而得同附義籍。各成善因。諒諸君子必欣然也。侍州公性至孝。雁州老不能行。每風雨深夜。從鄉社酒宴。後荷負以歸。宋初陽為作荷親圖。父子廉重。深耻于人。余故代為之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未兵起。所至椎豕燔柳。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為僧塔。踏去先生常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遊。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為寶。今戢身撮土。市腥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雜栖其墓傍。水嚼草枯。即孤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已皆符戴常以賤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材。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為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蘭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枝于墓。招其魂而歸之。

題吳氏修譜疏

休寧蓮塘吳氏。初自太伯六十九代曰晉公者。從歙州休陽縣。宅居西隅。卒葬邑西七里石舌山之蓮塘。後遂名蓮塘。吳厥有族譜。其重修。則太定甲子裔孫庠祖公始也。又重修。則我明成化裔孫文超公永實始也。又再重修。修而壽梓。則正德十一年丙子冬。孫正隆公始也。正隆後。屈指百年。無紀焉。鳩宗尊祖。非特文獻無徵。即舊譜且將化為蠹魚。枯竹而漫漶。不可讀矣。吳文而賢者。曰尚默尚恭。慨然三歎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疏文

庶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能輕去其鄉。而桑梓甘棠。有相戒勿剪之意。今吳族滋大。或合或離。或散處四方。異日慶弔。不相過。尊卑不相習。甚則見宗長而坐車。不為下。子姓不收郵。而路人。而吳越。皆自此始。此由族譜不修之故也。第貴人執掌于王事。長年大儒。又為公車言移而奪之。無排纂之暇。是惟在我後之人。于是尚默尚恭。挺身任之。願尚默不能一人獨肩。而恭又貧。惟其視仰屋嘆耳。夫家有譜。猶郡有志。國有史。修志者。圖局修史者。詔尚方具膳。備筆札。而譜何獨不然。且吳

氏圭笏連床。旗旆蔽宅。而素封好禮之家。且以百數。若各量豐儉。捐貲助之。必將糾集故聞。遷次名閭。使吳氏之祖功宗德。揭日月而恭之海內。斯非蓮塘之天球河圖哉。木實自根。高堂自基。吾為吳氏一抃一舞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疏文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簷。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闌。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戴。石。孤。峯。古。驛。門。青。羌。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裡。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爲。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一 雜書

了無燈火。但聞簷。荀。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閒。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夸。詡。燈。宴。若。朝。余。冷。淡。者。余。咲。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問辟翰。爲椽。問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叅紅。團輔圓頤。齒首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倚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憨。不若二陸祖德詩。豪士賦。尚有德矩。吾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一 雜書

所難者。南陽處士。鄭子回耳。子回聞問專恣。發憤徒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於問。問含恐答之云。孤不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遊去。世知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荆楚逸民。如吳中草木。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李邦彥

往已酉歲遊洞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凝塵落葉縱橫庭地即所謂無塵殿者亦垂剝矣旁室廟祀朱紫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迸出丹徒雨中拜少陽陳公祠舊聞鑄黃潛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離不軍抵汴城聞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足尊金帝為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為質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七

綱堅執以為不可獨李邦彥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為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都城金銀絹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請金既而罷綱又既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既散使粘罕再至都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

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齧尸可鞭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曾與唐荆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秘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荆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七

後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
為郎憔悴却羞郎。此鶯鶯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出於
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
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
王珉以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箠撻過苦。
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
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憔
悴非容。羞與郎相見。乃知鶯鶯多讀書。下筆無一字。
白石樵真補卷三十一雜書

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子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攪為醍醐。回學中
可謂集大成矣。間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駿發。但
輪鄭憶翁龔聖子耳。憶翁名思肖。聖子名開。憶翁宋
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既墟。坐卧不非向。扁其室
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
友曰。我死矣。煩為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
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
洪荒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
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十血。方能書
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蘭不画土。根無所憑藉。或問
其故。則曰。地為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子嘗與陸秀
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
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
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驟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
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餓。然竟無所求
于人而死。余嘗見鄭憶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
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徑二尺。而龔之画馬

所謂風騷露鬣者。已不復得遇矣。憶翁有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詩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卷。聖子議論奇偉。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蘭有無限麥秀之感。可歎也。

書畫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太痴。皆南派。所謂士夫畫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閻次中。以至馬遠。夏圭。皆北派。所謂西苑畫也。大約出入管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書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宰物妬之。遂以瘡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卧讀書臺。山僧野雀。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余故拈舉。為大眾同之。

附文定公柬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九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谷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智。駐顏色。除熱腦。善解諸毒。調眾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眾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日。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

大悲千手眼。飾飾之成塵。塵三昧。煉八波羅蜜。為九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為嘗試而有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十一

書藥局

周禮疾醫。嘗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為後法。今吳俗尚巫。而賤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寡者。僵卧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檄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褒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鵠意之。書填與。養生指背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涪翁。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于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曆中。范文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十一

正建言。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為天子好生之助。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為纖細。則咲為迂濶。非特望文正難。即薛公亦不易也。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殼煤炭。置筐中。少頃。便搥扇煮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時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間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繼之。及冬。余病瘡。翁從洞庭來視余。跣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別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也。尚在乎。喜不自禁。因同秋潭師郁伯承入曲徑。得翁于荒塲間。草屋垂什。葭牆無烟。翁冉冉七十外矣。塲中六七株大杏樹。地可四五畝。僅一婚。躬耕給薪水。而婚更馴謹。有古風。翁指云。吾撰孝婚碑。可讀。余唯唯。已坐杏下。相對如夢。秋潭師泫然涕淚者久之。余薄餉以酒錢。垂暮送余入舟。借村居共宿。明日余欲遊石公山。翁贈以短笥。曰。老不能從矣。翁山中終日。諷法華經。在東塔。當生日。每登塔一層。誦法華經一卷。至頂而經畢。風貌古樸。意色蕭淡。此亦類昌生之流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十一

書周師

吾師周雲汀先生，吳閬人也。父為明涯公，嘗客於文樂袁相公所，代撰書詞，性骯髒，不善事貴人，拂衣歸，寓居華亭。與中江莫公、南涓李公、南洲高公為詩友。公死，吾師教授里中，兒得精供毋，三十外始娶，四十外而終。余少時負笈就句讀，輒於眾中奇余。時指以詫客，師善詩工書，傲居委巷中，憲前二三弓地，結荳棚覆之，乘涼其下，足跛口軟，好歌詩，歌聲往往達籬落外。余童子時，即知有蘭亭襖帖、古文及七才子詩，師教之也。余戊寅補白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三

書遠僉人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言也。項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儉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輿臺厮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為上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耻事矣。蔡興宗自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為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就得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肯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過。弘還依事啓，聞帝曰：官人，我所得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文皇讀春秋，至昆殺吳子餘祭，問昆何人耶，眾不敢對。李調曰：國君不遇恒人，以為輕死之道。帝曰：朕遇恒人多矣，得不慮哉。今吾所見士大夫之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恒人下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王球見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十四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画。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輟飲食。余方塵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簡何也。然有遇焉。咎者華原人鄭元素。温韜甥也。韜發唐文皇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鉄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構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國人鄧公之父。以提

白石樵真壽

雜書

七

舉監修画壁。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皆郭熙筆。中使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卽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云。幸奏知。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盡賜。命與至第中。無非熙画。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可以倖覲也。然郭河陽画。終是北派。尚不敢與董巨卿作解脚。何敢上擬鍾王。二者不得兼。寧失鄭無失鄧。寧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王。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坟賊。王元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案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

惡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鄧廉妻李氏。守節六七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自後夢數來。李以為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違節。而為此所撓。蓋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髻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豈書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白石樵真壽

雜書

七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殊砂溫泉湯。投床麝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棲老人共之。雲棲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鑊湯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雜書

七

書杜詩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賁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禹癸之朱珠翡翠。花文款識。利也。而銅質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晉有族人襁褓者。客咲之曰。我家無此乞相。主人荅曰。君之族得無未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杜集後云。兔脫如飛神鶴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雜書

末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為將。長於招
搃。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
之為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
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願
為王珉兒。珉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
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

七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鉛。因拈
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際車志云。紹興中。四
明有商。泛海攀山頂。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窗外竹
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為杖。
前至一國。有老叟以篋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
洛伽山。此觀音坐後梅檀林竹也。商驚悔。寶藏棄餘。藥
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
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
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飯僧三塔。
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耳。又
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
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卽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葱媚
人。正如竹以清涼瀟洒為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
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
大可瓦可楣。可曰可甌。可剗為舟。此竹中大。是專諸骨
也。置之子猷。窻几間。亦何味。

白石樵真稿

卷二

七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田舍。僅二三十笏許。所謂動以九州爲
狹。靜以園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
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舐衣。
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群犬驚吠。勉歎
曰。吾憂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
子才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嘗置入內閣。爲狗所
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
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噉。余則不暇待客。客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三

來隨噉盡。東坡買耘老用邢子才前法。日以画叉叉梁
上錢用之。餘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
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事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
咲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
北絛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
容置勝負于其間哉。褚裒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
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此
語似先有南北。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
議論。余咲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三

書避客

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為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咲曰。有三策在。僑梵鉢提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旃延將欲撰集法藏。為人間憤鬧。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即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咲曰。僕是人頭虫。安敢望此。蓮公曰。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三

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咲曰。我嘗咲出岫雲多事。即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為我授神行法。兩家僮。昇眉公坐籃輿內。往來天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涼。與蓮公大笑而寢。

書雲間詩雋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啟。少負風流老。耽吟咏。借栖巖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瑕。璩之璞。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強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骯髒。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賓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画雅淡。明之宋懋晉。画贍于詩。幼君蔡懋孝。美髯多酒態。李常葉之。經歲荐。愚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瞿彌陸。釋麟。聖清張積源。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三

子野施紹莘。皆韵士。詩詞秀麗異常。翩翩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傷。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清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幾向井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朔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為炁。先天也。有米後氣。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三

書參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耨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矣。余又嘗參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為醒。半分為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三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咲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
通外。歲寒彌堅。故管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
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
千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蘂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
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弟。
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
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四 雜書

七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
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
人且爾。况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
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祖怡
松公。年已踰耄。洒掃門外。小弄中一日。嘗數巡。隣有負
薪遺寸芥於地上。輒動色詈呵。其後負薪者。往往避地
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聞。然
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四 雜書

七

書茗蒔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余山在戶。流水遶溪。東坡所謂歲
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中得少
佳趣。似我茗蒔菴畫圖也。嘗有佛弟子誦茗蒔二字。念
茗則遺蒔。念蒔則遺茗。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
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暖衣。藜羹
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
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爲詐。而
以爲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茗蒔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雜書

五

書蘇子由語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
口。子宜置一曆。晝日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
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
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五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詫天下無二插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累一物負項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賈出銀椀約容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既而咲曰此物瑣碎僕有酒馱在解裹乃大銅磬也連飲三磬而別賈如數許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三

書山居

余山居有頑仙廬有含譽堂有邁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高齋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听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薇有叢桂有楓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藕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三

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詩倪雲林鴻雁泊舟圖又良常草堂圖黃雀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篠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鈞金鳩首檨葉笠箬笠楊鉄崖冠木上座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書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微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兔今有兔矣向無畫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真谷口

東坡云行年六十。世間滋味。已略見矣。此外除見道人
皆無益也。然哉。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十一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終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徐無夢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
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子，非
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祝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
醒之。魚淫馬笑，跨詡度霄，超越邁錄，藻練神明。翁集衆
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
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為劫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
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付廣琳，
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
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
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
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
曰信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
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承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
或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錢。琳
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某甲不能，但乞眉道人為我
題疏。昔有出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
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暉，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嵋雪尚屯。若箇撥爐聲一爆，老冰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書於頑仙廬。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四

四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
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倭燬於嘉靖癸丑
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
天子垂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
傾圮於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
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即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
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橫遭暴風怒雨
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二

五

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
姓玄名目陸泰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
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人治死生為百鬼之帥世
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叅
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
靈神靈則攝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
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
之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泰山君明矣經云東嶽之
所以為嶽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

相代之道故岱為名蓋於象為名婁玄樛於時為青帝
為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
不修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二

六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峰真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令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于敗絮耳。自昔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值雲霧，領畧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峰，數又厚蕪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白本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原文
關

書米仲照小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縹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壁。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百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為之起。意惡為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為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拳石。恨太小。寶晉齋百夫輦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澗如山川。出雲其羣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雷如瀆水。霰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蛟怒猊。白石樵真稿 卷三 偶書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篤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濛上之風。陵峰採藥。觸輿為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白石樵真稿 卷三 偶書

書二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篤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濛上之風。陵峰採藥。觸輿為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白石樵真稿 卷三 偶書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真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蹈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嚙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哇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道欲歸。歸則噴噴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掘強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十一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煮乾四大海水。駭電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攝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恠百出耳。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化爲白乳。或疑爲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十一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猗龍韞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適黃長膚以辨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解書畫。雖批駁萬狀。而痛癢尚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適立。故嚙言微動。皆有規檢。類其為人。東坡故髯而喜氣搏掬。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詞題跋。鮮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攝取雲標兩侍兒。于紗籠間緩十闕。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為童蔡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之後而請之。

白石齋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七

書芥茶別論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別有韵。清極不知寒。此惟芥茶足當之。若閩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芥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為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

高皇帝題吳興山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

白石齋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七

歲貢茶三十三觔。則芥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採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若謨之錄。而祖之以為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失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黃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熟于婦翁徐子與先生。不恨子與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為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斜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逡巡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微。裾朱門中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弊可乎。先是兩殿相銜。建甌雨下。茹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楹柱。勢不得撤。蠹而更新之。于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為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王焚書之餘毒。化而為鼠。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偶書

七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偶書

七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晉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澗三步。水西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裘。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逢一僧。眉長丈餘。繫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往。為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擣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噉。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竝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聞命。誦之。聲氣明徹。乃至通夜。照疲若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辭。還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西面而上。至期與

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鑊斷地。又見一僧舉鑊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峰。遂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極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通宵。屢求住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七

然曰。待明爲語。報曰。和尚不許。乃辭出。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回顧。林竹依然。頃則一無所見。蓋幻化也。唐貞觀中。採蜜人行太秦嶺。聞有鐘聲。尋至寺舍二間。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節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復往。覓過小竹。遂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則竹林似非幻化者。余嘗夢入深山。一老僧推門出。面目瘳怪。如老樹根。又似貫休所畫羅漢。謂余曰。此是竹林寺。竹林恰可對桃源。桃源仙所居竹林。佛所居也。予不知何緣。

却夢到此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八

書解索草

余所遇畸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
水。孺子所携多木瘦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舊玉
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
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
嘿。叫嘯。樵牧吁駭。不識為何如人。聖僕曰。吾每笑禰生
懷刺。不若井大春未嘗修刺候容。震父曰。然則汝何以
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為宗。
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真人之嘯。倪處士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七 偶書

七

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即
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
為聖僕初刻之茗上。再刻之吳閭。正如避秦人。為漁郎
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水。不當怨
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子為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洪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為刪定。作三字偈。榜之
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僮唱之。儘可
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
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
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
便入。忙便去。即上乘。即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
後裔。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七 偶書

七

書習氣

奔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強半居多、不勝
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與王暎為吳興太守、常
載粟帛游于境內、遇貧者即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
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
一十三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歿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
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召賜之養、食兼
于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
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書

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
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束帛、荊州上鄉人有張
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
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
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
爽不衰、太武以其忠、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驛馬
詢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允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
八卒。比時南北朝、未嘗無篤老人、其半塗夭折、六、安少
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好

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
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臧否。則難忍。難默。難入
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為之祟也。悠悠文冢。半是禮
殤。落落頑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但為不識字無名田
父足矣。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書

書

書酒顛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鄒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
勲。辦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
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
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
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
忘竄。劉忘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賢之教。生
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一 偶書

七

書畫金湯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名僧 風日晴美 山水間
名香 考證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奇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橙橘時
瓶花 漫展緩收 拂晒 女杪書收貯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裝繕 裁剪摺蹙晒穢地 燈下 酒後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一 偶書

七

鼠齧

臨摹污損 噴嚏 輕借 奪視

傍客催逼

蠹魚 硬索 巧賺 童僕林立 代桃

問價

無棟料銓次

莊嚴

帝皇璽 五色玉牌記 奇彩妝景 內庫秘藏

玳瑁琉璃紫金白玉文犀舊剔官密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縷珠母石青梅檀匣

繡帶寶籤 奇錦褱囊

落切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練裙襪村
獻豪門 不肖子 殉葬 强作解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十一 偶書

書修梅道人墓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柳，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為僧塔，捨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為寶。今戢身撮土，市脛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雜栖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十一 偶書

其墓傍，水嘴草枯，即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戴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壠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員，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棄人以為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酌公，并種梅花一叢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書坐化庵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為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為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猿緣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回。此理無疑。全憑心造。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枯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磨初祖。直提心地法門。暗擊旁敲。痛棒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嬰命刀鋒。但立峻立門庭。竝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老

書二劉

劉無兢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恒佔畢。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瞻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鐵。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卧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銜量而讀之。細為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老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回櫪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咏。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奮。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閉門古寺。甘冷澹于折脚。鑄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苑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筆投盃。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眉道人艷而傳之。載詩如左。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書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九月。一現于乙卯之六月。九日。一現于丙子之七月。望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傍翼小塔。檀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闐咽吁駭。以為奇瑞。父老曰。此將來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為是乎。多寶佛普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誦法華。眾檀施捨。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有僧踴躍請曰。若是。某甲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出自身天。其身鮮白。出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眾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香花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梅檀香具。三昧六通。及八解脫。道莊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羊

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
檀臺山古塔。有古窰熟。馱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
花。彌滿三日。長千塔。有石匣中瓜髮。髮引旋卷如螺。雍
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樓欄皆滿。魏州塔。有降金
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啣
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木連理。甘露降。開居寺塔。
有白雲如大碟。色似青琉璃。翔翔而下。鳳泉寺塔。有基
石漸變盡成水晶。其他病者能起。癩者能行。瘖者能言。
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

白石齋真稿

卷上

佛書

三

甲。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
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
者。請展法華多寶塔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
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丙子虛空塔現否。

原文 闕

書種竹

真誥載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內傳祀領東宮中候其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虛內鮮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內齊北宇外使美人游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君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即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主利似續又種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七 個書

書

植書云人家庭內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給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况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其詩自寒山變而為香山。香山變而為康節。康節變而為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云。人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寒山邵康節是偈派。香山老白石樵真稿

卷廿一 偈詩

美

子出入詩偈間。故作狡獪耳。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筍帖

玉筍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雪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見之。今玉筍亦具具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朝。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為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偈詩

美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繇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為占余笑曰當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止為貴人先鳴桃源混池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為貴人作典客

白石集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三十一

書三關士

孔和尚無名兖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盎中聞數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為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盎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棗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襍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為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能道何道之問乎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即舉典証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為之摧鋒焉年七十為石幢而自銘之

白石集真稿

卷三十一

偶書

三十一

工訖即涅槃于北圻之後

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祝髮于樂安之新寺已而謁伏牛山臨火廩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春灌罔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採薪取直木為匾枋或為柱杖僧之往來者不論多寡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餽之則食不飯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于眾曰吾以某月某日逝及期咸馳往視之端坐而瞑

千江名圓山東人也。依其師擇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十年不卽城市。魯人有病毋者。夢神女曰。得蒙山和尚誦楞嚴咒。病當愈。魯人造以請圓。不禮。魯人怒之曰。且日當罄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允之。圓意忤。因入厨下作炊。遂入定于突前。師因亦定于室中。已而突火延出。焚廬。二人皆不知也。及暮。師不能堅定。訪圓于厨下。圓蓋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燄。而圓端坐如鉄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徐覺曰。吾御清涼世界。受無量福。師蓋爲魯孝子染矣。因他出。不知所終。右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九

三開士者。往聞之洞庭山陸伯相。其生也無所戀。則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枝入蚕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于其間也。三開士者。其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卽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云。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苦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杖。如憑健兒。然絕無佳者。或寄印竹。或徑山竹。皆韌而不瘦。練川婁子桑郵書來索。寄一以去。頃年吳江鳴臯子陶翁垂絕。留杖一枝。屬幼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尚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于忿竟。惡乎失道于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四十一

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苟。扶人無咎。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于鄉。而貴杖于朝。杖于鄉。無錯履也。杖于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車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書三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峰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已甲寅。余聽經于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遺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生明往來甚數。而所居瓦鉢紙屏。荻簾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可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四十一

得而領畧也。蓋衲子詩。擬寒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音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闕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書閩游草

吾友周公美。神骨道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勑斷家務。有子孝且文。不遣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為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予于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嗽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強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均以此為題。然非游以賈。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錡足。無坎腰膝。無絙帛。賈勇先驅。置兩足于空外。置七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四十二

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為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問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滅燭跋。猶妮妮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即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為我識數語。以告後

之問津者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已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援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還，丙寅兀朮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一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

白石雜具稿

卷之五十四

四十一

白石雜真稿

卷之五十四

四十一

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界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眼不一年，所謂卿忠勇志吞此賊，其手墨尚未乾也。嘻，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自束髮，即喜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蓋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顧豈臥薪嘗膽必報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敵，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畫冊二十幅，為陳彥廉作。永嘉張公子貽之，構李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奪情，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至戎政少司馬。其人磊落雄快，酒後耳熱，嘗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斷肯禮。初招余飲，修四六啓見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于家。余得以時時飽玩，陳彥廉曾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題咏。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四六

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撒墨寶如此。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憶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大志願盡于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望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他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乃知新字異，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逸詩云：爭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碧落間，實無愧色。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四六

書葛道人

宋孝廉懋澄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萬曆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關白既死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為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遂易官校以貂璫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于是潞河權某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楊權魯賢齊魯權馬堂所在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傳書

四本

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嚴漏稅彌縫之會有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令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環始蘇遠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則二焉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篆緘不得貿飛語剋日開征市人洵洵相期于六月初三詛諸玄妙觀為首六十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任各覓渡

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橋遏負販而萬姓一呼飛礮已碎其腦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家即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貲于二十人市奇貨媚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至是亦焚如焉數萬人手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為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肯解散抵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眾而出長揖太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傳書

四本

守朱前曰余為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二人以伸國法餘皆縱觀人乞悉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賴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臺撫臺曹公考急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尚居崑山里中初七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為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議秩面而聞眾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誣眾猶屯聚二令見秩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眾秩欣然謂與人曰

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乎。衆遂瓦解星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逢迎稅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敷禎等首倡。秩坐辟死獄中。禎亦遣戍。蓋出景和之譏口。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人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死。而爲神。鏤葛將軍圖。畫以賽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閩郡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已更爲蕉扇記。譏丁頃之有盜喻垣。幼于獄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第謝曰。賢不忍姑蘇之遂爲戰場。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眉公家。道人嚴事眉公。嘗爲執爨。龜下見人熙熙。令人

白石燕真稿

卷七十一

偶書

四九

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善書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搃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名成。而爰書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方之誤。隱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縲。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計于今。直贅龐耳。而曠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丕矣。雖然。齋奉兵諫。願法自戕。此余四語。卷卷于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

白石燕真稿

卷七十一

偶書

五十一

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衆拯死。爲國解紛。干戈禮樂。萃于一人。而卒斃。狂奴。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曩下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其目把于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于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鄒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為用，而况于人乎？得死為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五

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墟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書扈芷偶庵草小叙

昔石曼卿隱于酒，秘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扈芷自西蜀走吳，願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為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縉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扈芷至，覩然喜，挽之語不聽歸，嘗與蒼雲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爨，余為蕪蔬蒸苜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參寥云齊已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將相之推譽，而能役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五

于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扈公與蒼雲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恐飢耐凍，不以告人，游戲而為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嵋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于宛轉奇煥，則佛現鳥一聲，梵羅彌空，莫可得而議擬矣。謂秘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也。頃奢安二芮，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筇，三峩一

茆屋筆帶錦江錦囊携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
鵠扈公刻詩成挾之西歸試爲我叩小瓦屋中碎支佛
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尚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書蒼雪詩稿叙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嵋遇扈公裹包笠借來入吳禪誦
吟咏如天親無着兩兄弟嘗結制余山中余與之倡和
甚數其詩類法酒巖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
腦俱裂至于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吳中
山水澹薄不如鷄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
故昔有頭陀名羅眠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
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
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臯奧區
久托荒徼落蒙段氏諸酋手中雖天關文明而文明不
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卽如來文佛也陳子曰李洞
不念佛而念賈島佛今目前賈島佛安在公反而求之
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
不除子爲我叙之此集行後一味宴坐了沒後生死大
事若更作者子閉我于羅刹洞中若舍而之他子夏雨
鐵以止我

書伊尹臯陶

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于雷澤而此云臯陶不知何所據也。

白石齋真藹

卷之二十一

佛書

五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按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園巷。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于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為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為閻闍梨後身。韋臯為孔明後身。孔明化韋臯減了分數。東坡梅溪尚有成色。子儀一轉而為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白石齋真藹

卷之二十一

佛書

五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累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峰前世、為悅禪師、貌寢精修、得帝王相、衣布、輒傷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男子、此皆以相為重者也

白不燕真篇

卷三十一 佛書

五十一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剡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褚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白不燕真篇

卷三十一 佛書

五十一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畫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石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黃樓障，可作修微奩具矣。秋仲舞棹，避于虎山橋，因題一絕贈之，以代援記云耳。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卓茆廬。清秋神鶴多豪健，飛鶴雖馴莫寄書。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四書

五

書良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帝自為良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樞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埋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為金人所據，理宗時，約蒙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宮，造砲石，悉取良嶽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無足怪者。獨成于道君，而毀于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為李後主所藏，刻圖于輟耕錄上，迄七百餘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良嶽，幸不辛何如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二

四書

六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方出城。聞有隱者居乎泥塗。傅姓姜。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請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聘貽。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三 偶書

三

前告。神道所秘。莫能預聞乎。李贄皇又云。冥報之事。上哲不思報。柔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強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爲冷冰飄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于縉紳先生。而出于遁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於炙手貴人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三 偶書

六三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內景經贈葆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白描五丁像後則畫二蘇像與葆光像各有短歌秀州項扈虛太史捐一庄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崇于視融矣惜哉墅史載葆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條不見上問為誰葆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博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樹精矣

白石燕真稿

卷二十一 偶書

本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卷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羣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諂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罷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盡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美

白石燕真稿

卷二十二 偶書

本

雜書

酋耳、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簡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見虎死。

龍毛、雒縣寺塔為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字函。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幼名朱道兒。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五

太祖養為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常奉高皇后密旨入內、朝見于御厨、帝后俱呼為媳婦、呼其子環為孫、留宮中十餘日、辭出、欽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明馬一對、命與孫兒買果玩弄、太祖又命皇后將紫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常行山澗飲水、遇有毒蛇、水上漂花、將此掠攪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河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胎甲龍袍、亦與將去、環後隨蜀王之國奉、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

收藏家傳為寶

文君甕、卓王孫家甕、今在邛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軒、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散無存、甕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四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五分、甕以時久、蔓草積苔、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真博雅君子所不棄也、臨邛楊儁識。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一

六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終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徽好道、適來視之、見微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

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悵悵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諾臯記、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緱氏、名婉矜、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凌峯採藥、觸性為詩、云、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茆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聞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而稍之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

里、許遠近驚嗟、人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千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世也、道猷、體皆緣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其三妻妻重妻妻。嫁女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白石樵真藟。卷字三。三。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為之誄。

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嘗為信都太傅。戴聖為九江太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白石樵真藟 卷字三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為也。趙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麗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歿。壽更克豪。娥親於白日。挺身奮刃。持壽頭詣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義。顯其門閭。夫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讐黨之兇。言奮劔仇頭。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白石雜真籍

卷五十五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三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為賦頌。屢獲恩賜焉。答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白石雜真籍

卷五十五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為大山。點為小山。胤任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鷄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主簿。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

本

紀劉隱士

劉虬初為當陽令。後為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餘人。餘論為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世則。乃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里。未嘗膝行。下風。稟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

本

遊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窆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室云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樞至方知靈化王遣画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贊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卿凡裔為姻對，貞元中，若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未卒，後穆宗拜若昭尚官，嗣其秩，歷穆恭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

外紀

三

以讓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死，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改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

外紀

三

紀馮小憐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弦。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為妻且不可。况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為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得雨婢為后。其亡徵亦微見於斯焉。

白石雜真稿 卷二十三 外紀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為論。以為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年。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轂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十卷。自敘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做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白石雜真稿 卷二十三 外紀

紀顏氏世系

顏之推侍郎嘗著勉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愍楚直內史。遊秦較秘閣。再傳至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名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真。遂篤生魯國公。名真卿。常山太守。名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旋為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卿。男允南。富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七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向為宋之間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即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毋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北關。

白石樵真稿

卷三十一

八

紀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宦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卧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

白石雜真篇

卷之三

七

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旒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邢和璞曰。此謂形仙音也。雖藏于鉄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劈裂飛去矣。

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殿。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萊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任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弗與人說。俟家內缺。即再來。僕還雍。道其事。其家大驚。

白石雜真篇

卷之三

七

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若能遷葬，必有辭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為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暇，當為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三

外紀

九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紉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為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為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為戴顓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哀然為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為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龜蒙之記錦裙也者。

白石樵真稿

卷二十三

外紀

九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別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置廬山東林寺藏經中一置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入轉輪却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蘭府中三椽詩云敝邑須重葺貧家乏美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

白石樵真簡

三

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為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為之造橋府僚為之栽樹必遭訛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嘗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躬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巧貨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十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志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或未盡

白石樵真簡

三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荅之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列列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即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荅華詩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荅華。未及成禮，荅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荅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今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塵。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

七

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航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為君恤後。度荅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樂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難已，寧云已恤他。荅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荅華感悟割情，多有道緣，真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紀積公辨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憚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餽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積公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名。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公知茶。出羽見之。

辨

辨于寶

晉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于寶、一吏取禮部韵書、下注晉有于寶以進、曰乃于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為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于者、胡承之以為字畫

相因之訛、而取于子書為証、按春秋有于擘、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為其後也、陸法言廣韵、止引于擘、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咲。

上

辨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皇一篇乃江
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
章云種荳南山下草盛荳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
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
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
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
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
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

白如雜真篇卷二十四

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
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
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寒
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可
蘇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辨湘妃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
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於湘
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
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四妃象后妃
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女焉舜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

伯五雜真篇卷二十四

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是也又按秦記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為溺死益非矣

辨春秋後無聖人

孔顏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乳潼。唐徐無功。武后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十年木榻。范粲。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郎。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稱揚誇詡。不去口。試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抹殺之耳。

白石雜真編 卷二十一

五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為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負。掘鑿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顏子屢空。原思狗介。石崇少時。任使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白石雜真編 卷二十一

六

辨風箏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箏寄意云夜靜弦聲响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鷓鴣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不復為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箏又連昌宮詞云鳥啄風箏碎珠玉註云風箏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高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強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

白石樵真篇

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瓜甲都下爲之久而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黃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見于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鳶于宮中郭忠恕爲風鳶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一曰風鳶一名紙鳶一名紙鴟此于駢詩意頗合頃讀睡菴詩云飽看鸞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歌但不當以風箏爲題耳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卧七尺單到處飽食熟睡更不知輪迴因果却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又何故高僧老道一味叅禪便答云農夫牧豎皆已成佛老道却會得不會者尚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會者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此何以故只今開的答的着衣吃飯的若作得主

白石樵真篇

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痴者亦是乎彼又答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却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劫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冲冲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定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

時。痴。有。時。喜。怒。哀。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為。聖。為。賢。為。仙。為。佛。有。時。為。鬼。為。神。為。禽。為。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推。班。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為。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迴。不。知。為。此。識。神。大。事。未。明。輪。迴。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已。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迴。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道。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真。自。然。認。得。生。死。切。認。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祟。定。要。因。然。一。響。

白石樵真稿

逆。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定。慧。能。貪。嗔。痴。能。仙。佛。聖。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路。起。則。生。死。起。輪。迴。起。心。路。滅。則。生。死。滅。輪。迴。滅。要。知。心。路。麼。只。在。開。口。的。便。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坐。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鐘。鼓。焚。香。時。乞。取。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掃。念。只。將。平。日。思。量。計。

較。卜。度。之。心。盡。行。撇。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龜。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茫。茫。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併。斯。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妄。想。也。使。得。喚。他。苦。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真。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衍。弄。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

白石樵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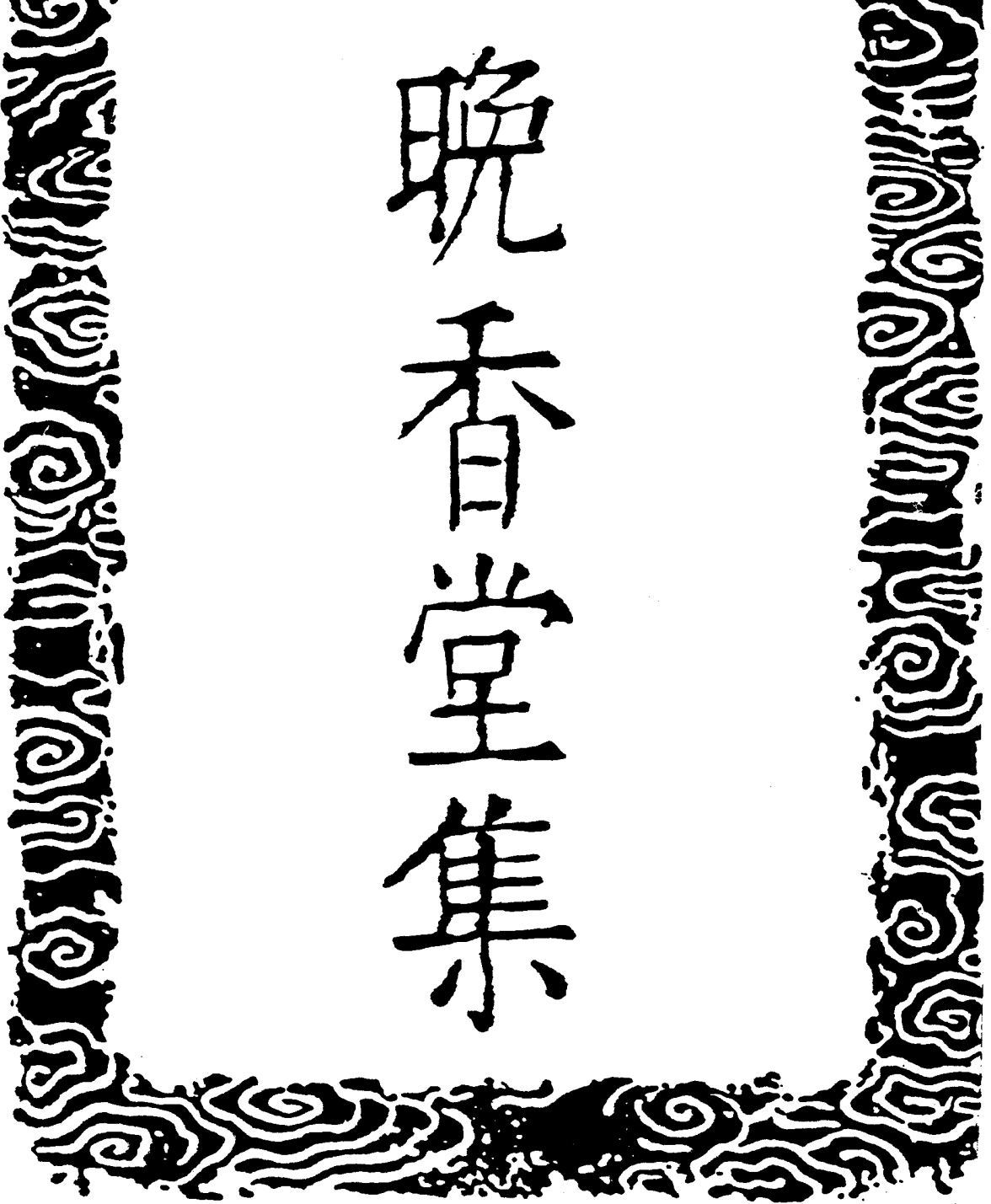
此。方。是。真。英。靈。漢。子。堂。堂。大。丈。夫。也。如。未。明。者。千。萬。忽。認。開。口。的。便。是。他。日。閻。王。勾。攝。正。是。勾。攝。開。口。的。東。西。此。東。西。未。能。一。捧。打。碎。如。粉。花。微。塵。虛。空。六。合。相。似。請。一。味。追。討。開。口。的。來。處。去。處。此。便。是。五。千。四。十。八。卷。之。經。一。千。七。百。隻。之。公。案。也。莫。負。禪。和。子。名。色。糊。塗。信。口。答。人。他。日。領。取。鉄。丸。圍。在。此。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努。力。努。力。時。不。待。人。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終





晚香堂集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晚香堂集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左氏春秋序

郭註莊子序

國策贈序

呂氏春秋序

唐詩集註序

岐陽志跋

蘇長公小品序

米襄陽志林叙

花蕊夫人宮詞叙

倪雲林集序

弇州讀書後序

晚香堂集

目次

王緝山集序

詒美堂集序

竹素堂全集序

雪香菴集序

漱六齋文集叙

馴鶴樓稿序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紫玉玄居選序

王季重擬存稿序

文游草叙

汪希伯詩叙

駛雪齋集叙



芙蓉庄詩序

陳無非詩序

五言詩叙

玉鴛閣詩集叙

董玄宰制義序

唐元徵東序

楊去奢制義叙

楊彥履稿序

鄒公履稿叙

雕蟲草叙

虎嘯軒稿序

宋讓木稿序

武則天刪偽經目序

撫津疏草序

秦稅紀叙

射經序

百忍箴序

沈氏弋說序

晚香堂集

目次

食物纂要序

藏說小萃序

卷之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茶董小叙

酒顛小叙

南華癸覆序

王節婦完節編叙

臥遊清福編序

游喚序

王緝山紀游稿序

史翰林致身錄序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康先生募勸義穀叙

依林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表序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贈味淡康公序 賀錢公大拜序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序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贈何承雲序

送黃樓巖轉海州學正序

卷之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晚香堂集 目次

三

求忠書院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虎丘三泉亭記

占星堂記

觀濠堂記

用拙堂記

聚書樓記

飽菜軒記

許秘書園記

梅花樓記

卷之五

記

貞靜菴記

游桃花記

微道人生墳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清浦河工告成碑記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松董漕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清浦令賀公景瞻去思碑記

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叙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叙

晚香堂集 目次

四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叙

壽杜大將軍八十叙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壽楊太公七十叙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壽孫太公七十叙 壽雪泉禪師七十叙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叙

卷之七

壽言

壽岡鄉大成馮先生六十叙

壽瑯琊王開仲先生六十叙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叙

壽胡玄清先生姚孺人偕老叙

壽康孟修六十叙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晚香堂集

目次

五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叙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壽顧恭人五十序

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祭潘司空文

祭震野楊公文代

祭陸君羽文

祭范象先文代

祭汪侍峰文

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孫漢陽太守傳

安硯亭先生傳

玉峰道人傳

江陰貢太公傳

有道鳴鶴李公傳

馮甄甫傳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晚香堂集

目次

六

劉母錢淑人傳

貞懿吳母傳

錢母陸淑人傳

李母楊節婦傳

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

題王仲遵花史

題宋秋士情種

題素位編

題顧仲方樂府

題永康十景畫冊

題高保山詩畫冊

花史跋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題周僕射像

題瑤池春永帖 跋乞松詩

五會圖跋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目次畢

晚香室集

目次

七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有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塞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擇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



吳季子觀樂而邱。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幽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幽雅幽頌而設也。一幽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子夏。范蔚宗指為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拊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管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儉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况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

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
詩也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
而至入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
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
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蕪汰繁冗而裏出之小
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
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
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願而已是爲敘

左氏春秋序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
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
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
梁受經於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邇相掎擊
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盲黨左氏則有左氏釋
病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彿
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
立者也其后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

如談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誣
又其后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
誣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
考註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
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
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
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后人
強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
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

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為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冢。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即公穀能辦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左氏春秋

章典艷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蠶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為可喜也。

郭註莊子序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况莊子哉。莊子註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郭註莊子

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庚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間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為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咲。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鄒唐玄宗。遂號為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

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園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后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昉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后乃受宋唐封號。其為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為東海王越太傳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驚能為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於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七

郭註莊子

向。冒為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國策贈序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管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即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震出焉。何以策為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於聰。國人從之而愚於兵。即其所自號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於波濤。七尺之軀。閃于鞭轡。卒乃以黃金為注。至今自弄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即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為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技。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秦俗。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願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為臭腐。醍醐化為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為金。採腋而為裘。集諸瑣碎。而為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既成。于鼓琴鳴鶴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國策贈序

大抵世之有經而誦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乎七雄迄於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所畏容。而詘群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呂氏春秋序

南亭蒼巖李公。繇戶部尚書郎出。權許墅。寬仁廉潔。商民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曩手跡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今古之事。千狐製裘。百雞取贖。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於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毋子肺臍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齋金玉遊說諸侯。各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即使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

秦取天下于六國。六國取之千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况。羈愁。又耗其雄心。异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群賢之手。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于國門之上。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覲一錢者。不過齋奇貨。故智耳。市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十一

呂氏春秋

魁。馭。賈。心。計。亦。甚。深。矣。嗚。呼。以。秦。政。之。惡。荆。軻。七。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不。韋。亂。秦。於。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於。後。跡。其。行。事。與。呂。覽。大。相。刺。謬。而。欲。表。裏。為。奸。身。名。俱。泰。其。可。得。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略。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非。懷。僭。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覺。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為。不。韋。所。愚。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之。人。即。識。字。者。獨。圯。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肖。當。時。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

書中抱魯連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入。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奧剖疑。不遺餘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迺列國故老。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書之義乎。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十一

呂氏春秋

唐詩集註序

余纂有十異人傳。西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情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三字。奮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為通人所賞。太守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淹通。又捐俸為君刻唐詩集。註而陳罔卿張參知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助高揀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己意。典而覈。裁而文。既不掇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雖精竇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即奇君者。不奇君博。而奇君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日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第。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千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十三

唐詩集註

具足。授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雜音聲者。非螢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拂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其明。睛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十四

唐詩集註

岐陽志跋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
晉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
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
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
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
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異，興信
公主降裴垵，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異，後
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咲一也。杜荷誅，城陽公
主改配薛瓌，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
末亦雙瘁。晝日合衾，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
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晷思相歡也。
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
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也。太
宗從其言，權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
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為禮，其
可咲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
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五

岐陽志跋

王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
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
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
妻以配主，其可咲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誨其前請
帝署可，又請為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
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咲四也。公主入
道者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
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為女
道士，其可咲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
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
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
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
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地為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
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咲
六也。大長公主自蕃回京，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
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
詫為盛事，忤質踴躍，宣付史館，其可咲七也。公主下嫁
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婿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六

岐陽志跋

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咲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咲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咲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墨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觀焉。

蘇長公小品序

自古五百年得各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各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竇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在。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屢鳩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寒道士爲。長生友。卽有對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

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為公。因而反足以為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為金也，乳之出而為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為用也。惟長公能之。即老泉頽瀆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為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

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其選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檢定而序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杳拖拉擢，沾沾藉米顛氏為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為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願陸真蹟以至摩詰玉巖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薄火至禡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為卷簾動色，徹賜酒菓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

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游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花蓋夫人宮詞敘

管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翹。賜號花蓋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入下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爲昶治大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御壁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太祖幸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鐵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民。秦民楚民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蓋手書宮詞。郭祥口誦數

篇於王荆公。故王禹暉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真。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於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遊。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後昶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詞。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抹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詰。昭遠手揮鐵如意。頷二三萬雕

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乳臭兒耳。又輦愛姬伶人樂器。守劔門之口。杲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鬪草採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杲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杲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人嚙一劔。以報杲。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花蓋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蕭孃。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姣。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獨花蓋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三

花蓋夫人宮詞

此。陳充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蓋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二南爲正。

倪雲林集序

魯太伯作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蠶蠶。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卧清秘。洗拭梧竹。摩挲甕彝。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能盡如董巨。詩比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簡。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卽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咲曰。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三

倪雲林集序

會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叢書。彙所未載也。初刻續纂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賈餉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問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會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開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十五 會州讀書後

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壁殘瓊。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敬歷中外。納節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鴈詠。無虛畧。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於戡身靖廬。誓掃筆硯。而翻閱兩藏。經乾乾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智皆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遲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

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齋。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孤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闕錢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解順。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即子弟諸女。亦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十五 會州讀書後

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為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藉。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聞仲為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若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開

王穉山集序

往余與辰玉並研席時。弇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社。文成。秦兩公。兩公又轉委之曰。且以眎兩學使者。蓋麟洲先生歸自泰。和石先生歸自洛。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券責。而辰玉與余獨好為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為。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三十一 王穉山集

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嘯戶外。兩人唱險韻。遍為長歌。歌成而酒寒者罰。往往鬪句如風雨。狎至。鶻兔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眾。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為楊許碧落之遊矣。余荅云。楊許且置。輞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饒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

薦之不報。今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為瀛州散吏。安歟否。歟。請自是與子鉤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為問。董上矣。噫。嘻。詎意辰玉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為孺子所笑。辰玉方四十名。動京師。已當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曝腮。辰玉獨崛強。以通家子見。不以非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然弇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三十一 王穉山集

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盲肯竅。於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鑄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遊戲而為樂府詩餘。即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蔭映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為門地所掩。又為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決能吐去鷄肋。何遽不為李贊皇韓持國。又使圭竇華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

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
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死則請序其文而
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答頃念前盟又應尚璽
君遜之之勤請爲銓次較讐僅得集若干卷行于世昔
者自樂天序京兆元居敬集燭下諷讀凄惻久之恍然
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
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悲夫余乃
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爲吳兒
竊姓名雁磔百出懸贖書於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戰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无

王孫山集

手頓足作序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
後竟誰定吾文者臨敘不覺三嘆

詒美堂集序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
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即超超翔於世途
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平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
已祝公纓綬相望類古之公族世家而公復以綺歲登朝
才力壯勁蹊跋跌宕于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
藉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健翮諧合而有
奇音即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相
上下也生平雅道自居篤懷靜退韜光潛實無間可窺
初爲王文肅公所舉士當在政府書籟削跡即弇州咫
尺龍門未嘗竿牘自通奮動文采以煽尺寸之譽丙戌
起家乙丑僅轉南京兆途巡三四十十年垂今日始出詒
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迫欲窺其名山之藏而猝
不可得則往往以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
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答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袖如
皂唇齒常黑筆成家硯成白推而至於重耳之出亡十
九年勾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晚得之
而况策勳于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墘渡錢塘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三千

詒美堂集

泛楊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於楊澗。酌丹泉於麻姑。督樓船於廣海。眺鳳闕於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撰記。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縱橫八面而應之。發皇耳目。開拓心胸。沛然遊於至足之餘。若然中乎大觚之窾。蓋學問醞釀。江山映發。歲月磨礱。交相爲助者也。公詩文大意在憂道。閱世立憲。教家直欲取呼號呻吟之故習。方言里語之新聲。一汎掃而空之。卽往代名家哲匠。微有異同。何能蟠屈時流。剽剽時調。作轅下駒。水中鳧耶。歐陽文忠晚年編集。卽篇詩。累日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主 論香堂集

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睡。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咲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出其文。其自進甚強。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于晚節。無憾而後卽安。決不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審固遲回。久則終收未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

竹素堂全集序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誦讀融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真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滬海陳先生不愧斯語云。公嫻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魁。名與顧叔時埒。已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清真會。直欲遡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尚書郎以至太僕。自河洛晉楚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主 竹素堂全集

以至陪京。其數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不在春明門。熱人熱地上也。所居名曰涉園。園中有竹素堂。五楹。虛其中以待客。東西兩楹。一貯書。一設榻。客至。相與揚扈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哦哦其中。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繕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已任。字挾風霜。語鏗金石。鴻裁英彩。業已不脛而走。雞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

也。公。腰。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道。快。筆。
有。胆。決。故。能。橫。心。橫。口。之。所。出。籠。罩。古。初。壘。倒。豪。傑。譬。
猶。寒。蛩。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遇。河。海。
之。奔。而。失。其。勢。凡。僉。父。呼。呼。書。生。號。嘯。皆。公。百。尺。樓。下。
客。耳。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翻。
翻。公。磊。磊。落。落。不。通。朝。貴。牘。不。登。講。學。壇。乞。駒。隙。見。在。
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後。先。撰。造。遂。至。府。群。玉。而。藏。名。
山。真。晚。年。第。一。真。樂。境。也。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
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三十一 竹素堂全集

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夢。得。詩。云。莫。道。
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雪香菴集序

廬江湘畹許公。繇司空尚書郎出守紹興。有雪香菴集。
數卷。拔俗辟塵。言言鶴背。上語也。公嘗夢與東坡夜談。
明發得硯山於竹根間。硯陰刻蘇公小像。眉道人異而。
贊之。云。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鑿土。有石出焉。洗而。
視之。不彫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咲。鬚眉宛。
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
顛。豪奪詭取。空流涎。郡中間之。欲為建夢蘇閣。而公莫。
能止也。或曰。許使君。故是東坡後身。余曰。其許玄度輩。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三十一 雪香菴集

出。現。乎。管。王。逸。少。不。樂。在。京。師。渡。浙。江。與。謝。安。孫。綽。築。
室。東。山。而。許。尤。稱。人。外。之。契。遺。書。逸。少。云。自。山。陰。至。臨。
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左。廬。江。人。也。公。
生。於。元。放。之。鄉。而。又。臨。許。玄。度。之。會。稽。佳。山。水。目。之。仙。
吏。不。虛。矣。公。操。三。不。惑。行。三。無。私。郡。閣。清。嚴。即。是。金。堂。
玉。室。四。野。耕。桑。即。是。仙。人。芝。草。遊。有。記。記。有。詩。填。烟。霞。
為。骨。髓。鏗。金。石。為。聲。聞。異。藻。英。篇。早。傳。當。世。即。是。自。天。
元。吉。珠。宮。玉。檢。之。書。比。之。君。家。玄。度。功。德。俱。同。但。太。守。
二。丁。石。俸。頗。饒。於。餌。木。耳。東。坡。詩。云。旌。陽。遠。游。同。一。許。

長史王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此語若爲今日許使君而設。坡仙以天然視傳之。雪香。菴主人有以哉。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卽已名噪海內。海內束錦結佩而禮於先生之門者。屢獵獵滿堂下。不則遙聞聲而相慕。以爲儼然者。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麈尾。而屑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弟委蛇以謝不敏。羞與噉名者共熠燿而爭蠻觸之角。惟高卧各園。洗竹灌花。上以泲隨侍兩尊人。而下飭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爲清夜遊。墨花酒鎗。淋漓于石痕蕉蘚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長歌清味。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茲集可考也。蓋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寶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扁其藏。其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之。儵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決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鷺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

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雋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摧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為弱湍。百鍊而不為繞指。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某之操筆于吾師之門牆。廿年餘矣。蠹遊蠹測。未及悉窺積寶之淵。今幸屬拔次。乃得少嘗一齋。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忘以。嗟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為之序。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主 敬齋文集

馴鶴樓稿序

吳表東海。推王弼州。楚表南岳。推李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執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為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為杜撰。近且撓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為回換一新。而不覺狂魔據其心腑。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為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樵澗墅關。關政荒政。傳播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于五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硜硜不願叩關。而長玉則寄馴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啖緩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購今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客奪之。然猶簡應對。謝獻酬。踞壁篝燈。終宵孤坐。仰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飛之筆力。滾滾乎一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蒨之芬芳也。山鬼雲中。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主 馴鶴樓稿

君之縹緲恍惚也。明徵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駕長
轡。騁修塗。吾安能究其所詣。王弇州嘗語余。昔在爽鳩
署中。日與于鱗手抄史記文選各一部。舉觥抽誦。以記
否為賞罰。即大泌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
他經傳稱是。二公讀書在弱冠後。未三十。在起家進士
後。不自經生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孰死主盟。雷抃
霆震于東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舍長王
其誰哉。長王風神條暢。志意貞立。厭薄雕蟲。別有軌正
督世之意。然滿腦肥腸。時溢而為振世奇作。于役黔中。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撰使楚記。參錯古跡。始末于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
水經註。視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創
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足之餘。故也。
千秋大業。得長王有力者。負之而趨。直取邇來鑿空
杜撰之陋習。掃除更新。使人復見左史屈宋之威儀。豈
惟張楚競。即弁州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予所見記抄
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復得
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蘇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同。哀為
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將精技之
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真枕林第一快事也。先生
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濟邸無後可慟。
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平章置丙第。以
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荐居史館。除博士。皆固辭。丙子

晚香堂集

卷一

序

宋亡。託遊方外。益殿講。歐陽異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
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文文山謂異齋之門。非將
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書。視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
忠孝人。非止于異書中。作自了漢者。當宋家末造之時。
八表同昏。四國交阻。刀架曜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鈴。半
夜憂憂。馳枕上。老書生輩。偷從牆隙。戶竄窺。噤莫敢正
視先生。何緣得此清暇。復弄筆。繫文史。耶。抑亦德祐前
應舉所讀書也。德祐以後。軍學十哲。像左衽矣。萬里以
故相赴止水死矣。文文山入衛。徵勤王師。無一人一騎

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爲。徒俠執。鐵纏。稍退不能爲。連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爲。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皆痛哭云耳。吳草廬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子尚友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種書。不爲胡血腥風所吹。盡垂及吾明。出見于聞子將楊人駒手中。其須溪之子。晚香堂集

卷一

序

附一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

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有陰長生返魂丹。又有麻姑搔背爪。秋林得此。重闢混沌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异味异趣。遂謂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

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幽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執術之

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

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襟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於揚州一沒於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識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

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識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甌鳳燈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捨攘狼藉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

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為快哉。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王學憲三才圖會

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欲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紫玉玄居選序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究。嗟乎。今學究且變為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零星貝葉之文。渾入於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輒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探他人書。亦往往咯咯。啾啾。問矣。夫傀儡優。試于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鄙者。而鄉人小兒。驟得之。以為驚。再得之。而目定神。至形於指畫。贊嘆。竟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而識定。心精而辭約。其言自有不得而不平者。劉歆之古文。楊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願為此。不為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以識識。而所為本分。鉗鎚。尋常鑪鑄。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獼祭之餘。飾而為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真遠俗之士也。所為文。能以名理。輔藻績而行。其哀集交游之作。汰洗險。鬱然先民。即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四

紫玉玄居選

王季重擬存稿序

昔人評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劒戟。詩之不亡。實繇於此。其次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李杜俠。而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咀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坡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今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五

王季重擬存稿

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醜魔鬼。赭五岳。欲使童。煮四大海水。欲使沸。睽聖人不受。睨神仙不為。而肯雕蟲。回鶻局。促諸君子。轅下乎。季重忠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聽則。聽。杖則。杖。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魄。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為詩人。度兩公終未首肯。子美兒畜嚴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六

王季重擬存稿

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即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荆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文游草敘

余。睡。若。帶。庵。彭。君。宜。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生。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萬。丈。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遂。舟。次。握。手。不。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宜。指。臧。獲。笑。曰。此。曹。皆。鐵。小。兒。善。刀。槩。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兔。離。因。長。嘯。而。去。至。是。遣。長。鬚。賁。風。雨。歸。庄。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覺。大。叫。奇。絕。董。宗。伯。嘗。作。佘。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詞。之。工。畏。其。韻。之。險。君。宜。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文游草

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熨。帖。皆。吾。兩。人。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宜。擁。侍。御。藏。書。數。萬。卷。栽。名。花。數。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眺。笑。嘲。謔。往。往。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為。長。江。大。河。震。聳。而。為。飛。霆。走。電。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宜。才。華。雄。傑。議。論。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胆。慷。慨。為。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聶。嚚。翁。唯。唯。悚。懾。於。楯。陛。之。下。敢。出。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

未嘗許人以胆。君宜真其人矣。君宜曰。唯唯否否。吾家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山中。子先為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宜。大有識。以識輔胆。天下事何事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與牡丹賦寄之。即以代徵花券。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文游草

汪希伯詩敘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管王元美論。執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嘆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為寡。白為糟粕。而宜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為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鞵。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兩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九

汪希伯詩

駛雪齋集敘

戊午元旦大雪。余與二三同好。擁爐命酒。酒後呼侍兒。捧雪蘸墨。曰。今日了張觀甫駛雪齋集敘。蓋觀甫世居金陵。其尊人德馨將軍好詩。觀甫自縮髮。即工有韻語。德馨誇示坐上客曰。此吾家獅雛虎子。非特氣可食牛。即百獸聞之。且將腦裂矣。已試武闈。舉上第。主司讀其文。曰。才子才子。初將婁江。再將電白。三將翁州。所至聲實相副。威能止小兒啼。清能使鬼神服。檢其裝。絕無嶺南珠。吳門練。僅詩草數卷而已。當事者輻輳騰薦。業已加銜副總戎。與大將軍協守全浙。度其躍馬枕戈。似無暇受簡抽毫。而觀甫以少年部署諸宿將。皆原原約束。目今海不波。風不腥。晏然稱東南半壁者。已四載於茲矣。觀甫以不律為刀劍。以陶泓為營壘。以側理為旌旗。以隄廩為血戰。以章法句法字法為節制。部伍以飛揚閃鏢為鞭電。駢霆耀日。繪月而詞場中。始稱八面無敵。觀甫之詩法。即古司馬之兵法也。而謂有二乎哉。假令觀甫非通才。決不能讀萬卷書。不讀萬卷書。決不能當筵對客登高作賦。精麗高雅。滾滾出驂人墨。卿上無事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十

駛雪齋集

則約言如鑲修言如矛有事則上馬作檄下馬作露布
此不過談笑彈指間耳吾嘗讀張桓侯刁斗銘又讀張
睢陽判若詩恨其全集不傳今觀甫當主聖時清之
候垂名山大川之篇印如斗筆如椽文武兼資身名俱
泰即君家兩公不能如觀甫之遭也故樂而為之敘

芙蓉庄詩序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為四方名岳之
游如獐獨跳不願後群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然丹危翠
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計莫若退隱田園因
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為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庄詩
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
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几于無等至
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即識彼亦不復能省記
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為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
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
分梅種竹移菊莠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
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興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
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
詩想見其胸次且咲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
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苑枯向背之外
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
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弔古者深
以為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

頌志烟火之燄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
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鉄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
窪樽卧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
田園詩否。

陳無非詩序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
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割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不相
親也。子午之不相見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爆水濕。
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收利于天
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峰泖磨盪。結
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於文壇之上。所治詩。秀
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子。願無非竟以偏
師。擣浙士之窟。而空其群。以麗祖宗之苗裔。爾有兄弟。
燁燁雙壁。掩映崑陽。晉儀秦。二子之縱橫也。西秦六國。
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顏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
悟。舞劍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龍德在中國。猶龍公
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並生。兩賢豈相見也。今無
非畫浙水而霸。爾有兄弟。畫泖水而霸。而詩名熾然。皆
能樹奇于兩國。而各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
也夫。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澣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巾
 單複。但擁一編。燻一鼎。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水焚玉
 不。愁。權。政。愁。客。至。頗。妨。清。卧。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
 四。方。貴。游。輻。湊。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
 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真。戀。戀。隆。中
 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
 容。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丈。夫。何。必。故。鄉。耶
 此。可。以。識。武。侯。矣。今。權。事。誠。不。足。煩。使。君。然。賢。士。大。夫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十五

道經於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
 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澣墅官舍故平
 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故。且性懶不解酬對
 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
 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
 而韵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
 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即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強
 授書矣。

玉駕閣詩集敘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
 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
 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廣和。鸞鳳鏘
 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
 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
 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牕紗。蚤
 通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
 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十六

綺語艷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
 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
 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
 遺文于玳瑁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
 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韜妻織錦。焉用文之
 即遣衛夫人吮筆。燬其泣矣。

董玄宰制義序

予與玄宰並海膠庠中若官商相生水月相赴大見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為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游於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於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為詩歌為法書為繪烟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七

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為非禮非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牆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雖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

辱豈有高卧清凉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寒裳而就哉管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画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画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八

董玄宰制義

唐元徵文序

唐元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元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群戲。或削以為碁。或累以為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為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九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酒。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子。強半為顯人。華裾駟馬。呵噉巷陌。訪求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鬲豐耻。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為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教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為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受。父母受其福。功名晚受。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為去奢梓之以傳。管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鬪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

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主

楊去奢制義

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閭則虬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雖離肅肅安重而寬廣如遠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盡欲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時為南宮所屈。彥履咲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主

楊彥履稿

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甌。碾茶一餅。出麓中數束文。熟異香。讀之。管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官中。燭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鄒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
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
矯分抗情。門外屣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
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
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
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
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
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雞犬皆認識其家。此
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
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
避。回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
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
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况區
區文章之小伎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胆。江東之才。無出
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
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
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鄒公履稿

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
先生。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鄒公履稿

雕蟲草敘

管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其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為之。皆跽足菟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為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壽樟之奇。出焉。長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十一 雕蟲草敘

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使鬼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画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為音。孔墨各自為治。其于弼拂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倩。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鏹也。東南寶烝。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閒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一觀其舞耳。雖然。二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上。題題翕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

升之秃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為。談。鬼。神。仙。者。幾。希。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十二 雕蟲草敘

虎嘯軒稿序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瀆餘唾也。吾授經于舟。州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益卿一人。為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陞數十年無事。而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父老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余。不得赴。而時時從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虎嘯軒稿

王崑崙。翻簡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肖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為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平湖令。卓異踔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頰質成。于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鬪有糾結。而元善解之。則跋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

之左挾腰。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胆略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其八面才之萬一。即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東省黔蜀。貌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亡未復。全遼千餘里。淪為溝隘之休。鶴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鵲。蚌。禮門庭。宛緩視門戶。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虎嘯軒稿

軒稿也。獨俠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宋讓木稿序

左手取印右手取于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戍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訐。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鞞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也。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簡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即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詞賦。不解為何物。况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宋讓木稿

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即有霄漢虹霓之志。搥筆為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為古文詩歌。何奇不觀。何怪不儲。發竅瘡心。豐肉縟采。真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己。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為廝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子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地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

詩音輕裘緩帶。文武為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字為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即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子 宋讓木稿

武則天刪偽經目序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于歡
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
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刑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偽經之
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相相似今
前寫後譯私增偽滅蘭草混于束薪鳳鳥雜于鳴鳩是
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有疑焉武嬰佛氏之所訶也
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
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
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鹿穢德彰露非門出入非
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
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
帝吾恐當時刑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太抵
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
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
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
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

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
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王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
周等賚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
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
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
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
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剎賓大林以至麴閣國
與胡商八十人渡狻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
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納亦自撰聖教敘以張
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憊孽多而懼禍
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
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况命
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殪不啻顛山而血海者夜氣
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
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
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
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綉織

成像。及畫像。五采珠蟠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百五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偃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官給供度。勅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入天龍象。聯歌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武則天制偽經目

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裝。尤爲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逸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且國中之所罕習者。此舉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

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无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繼出。而與之違。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比勸其肯。樅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卽使果僞。猶不失東西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

武則天制偽經目

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无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撫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津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選習知邊務。蔣萊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蓋自大中丞白陽畢公始。此勦局非故局也。天津為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口。內護神京。逆酋揚帆。尅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領印。未鑄幕府。未開官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耽閣。難三內不得于諸曹。而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五

撫津疏草

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望榆關之軍實。饒而下。又不敢望登萊之額設。久難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艦於烏龍江者。以千百計。其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卸擔。亦不諱言。大聲疾呼。一疏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為。主募水陸兵可萬餘。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閱實伍。以簡折衝。撥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外隣。解散遼人以消內禍。壁壘精強。紀律整肅。此原為

三面犄角。設非為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則撥管大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撥金冠等以四千往。援山海。則撥翟子勳等又以三千往。倏此倏彼。朝東暮西。此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即戎。而未幾會勦東妖之。旨又下矣。公念震鄰剝膚。分師。鵬勦。遴選來監軍督之。來公子倡勇當先。部將董世賢。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破。滕鄒賊穴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鶴驚。枕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三六

撫津疏草

籍而為廬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算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盪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昧彈丸。化為衝邊重鎮。良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怖。君父。無誇張虛言以誑朝野。耳聽筆授。口占類。劉穆之竹頭木屑。類陶侃巨細必親。羣笑必愛。類孔明忠勤有臣如此。遼豈能難公哉。先後遼事諸公。或勘或遣。或詔獄。或縱騎銀瑞。相望于道。皆曩時橫飛速化。一歲九遷之要人。而獨公五年授鉞。一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朝廷信其無黨。鬼

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滅。此真遼局之奕秋。而
奏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按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
動公之困手。思過半矣。雖收遼左之殘局。爲全局可也。

秦稅紀敘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
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懾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
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某。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
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
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姦。嘔惡血。癩蠱如救者百餘。數
昏昏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日夜泣。挺劍躍
馬。欲執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
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

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
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虜。爲滂
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髡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
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請獄。豈肯出龐氏。娥緜
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歎。難子不死。此
戰勝而肥。祭之歌。咏。即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
相向抱持泣。更不知鞠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密
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絛。尋師秀州。匹騎走
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

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為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麗娥為父報仇。申屠嗜十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嗜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盡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盡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盡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盡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即以蠱卦為震伯一洗胸中之恚恚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鄒魯卓鄭。邇相甲乙。而冲斗見我兩君。皆節俠。曉暢兵略。稱程氏兩奇男子。冲斗刻有耕餘剩技。行于世。當路遣使者束幣。蓋壁聘。辟交至。冲斗皆以母老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槍法。棍法。甚。皆見我點頭會心。有函蓋之弊。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小用之。可以護衛。桑梓大用之。可以報効。國家。此射經之所繇圖也。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言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不載之易乎。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為大射。二為賓射。三為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入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焉。則聖賢。何曾諱射也。吾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今強半。藝。疏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飲羽沒鏃者。不得一矣。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援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撒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輕。

肥少年所不見不聞。嗟嗜老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拈出之。機竅甚密。心思亦甚苦矣。君嗜古好文。豈屑與甦牟鬪技。博肘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士大夫橫刀相揖。抵掌而談。金匱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練。緣力生巧。緣習生間。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神而明之。是在圖矣。管王思永。學射于成都工曹嚴悟。有嚴悟射訣。韋韞學射于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射

射

有益津射格。今見我君此圖。采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卿程冲斗發明參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聞之當路。頒示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神世術之青城澗。卽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落鵬貫蝨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何慮東夷哉。故樂而敘之如此。

百忍箴序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卽今紫巘仇公。梓行百忍箴是已。此箴爲四明高士許奎所撰。曾刻成化間。自後日遠。日亡。誰復懸之座隅。置之家塾。賴仇公特地拈出。將人間用壯用。妄好。挺好。鬪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以刃割心。忍難矣。亦兌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需。有解。有謙。有艮。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鯢鵬以六月息爲忍。鷺鳥以歛翼爲忍。猛獸以狙伏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投。忍之上也。子輿氏以橫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彊陽之意焉。況人非聖賢。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百忍箴

百忍箴

中來順而隨之。為凡為庸。逆而閉之。為吉人為異。人為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夫匹婦。攘臂披髮。闕于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暇省為何語。適有田庚問師。握手東西向。曰。姑忍是姑忍是。則剛狠之氣。漸緩。訶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百忍箴

邊疆忍無釁。可開官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之。千丈之寒水。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為無事。不平化為太平。百忍箴者。真兩藏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也。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仇公救時之苦心矣。

沈氏弋說序

武林季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於聲華。蕭然如退僧。適客。一旦祭其枕中之秘。鄙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哇而不張。舌橋而不下。滾滾乎惟懼其言之聲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遼巡遜謝。以飛蟲之弋。獲自居。彼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百忍箴

蓋謂鳳翔于仞。龍蟠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鵬。飲羽沒鏃。能中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昇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鴟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窾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暝。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詠諧

說曲折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
四筵。可以懼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
可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
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語倦
意訖。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
兩人庶幾皆嗒然無事道人矣。

食物纂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偶巧矣。兩目兩耳。鼻兩孔。其竅皆耦。正
如坤卦之象。口與大小便。其竅皆奇。正如乾卦之象。乾
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
故濁者變而為清。食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
變而為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為人中。故曰
天地之生人亦甚偶巧矣。易順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
庸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五氣七情
五臟六腑之症。有脉可按。有情形可摩。若飲食之病。或
以驟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漸日久。而不著不
察。若孕婦小兒。蓋買買矣。婁江雲谷穆君著食物纂要
最為簡明。又與興化名醫陳丹宇先生三四訂正。然後
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
尊生。卽不肖老養。亦且捫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
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為政者
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可以身心俱泰。雖
謂食物纂要。卽順卦節卦泰卦註脚可也。故樂為敘而
傳之。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敘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帖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藏說小萃

張憲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命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緇襲幾及萬籤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鬻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說間有詰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詭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

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什。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頻。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傳。之。君。手。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欲。校。讐。天。祿。

晚香堂集

卷二 序

藏說小萃

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淡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晚香堂集序卷之二 終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陸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躄食僦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即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

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王音及鄉士大夫之嫻于頌者。彙為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某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

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

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知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為四朝以來人物。即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苑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閒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為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

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于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即載在壽言者。特澗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罇壘。下敘私情。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

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與有頌園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岍為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恐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愬詆呵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脇何如隱囊紗帽翛然

林澗之間摘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澗豪士升堂酒肉儉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為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契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韵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酒顛小敘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
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顛
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
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
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志盜未
忘甕，劉志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
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
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五

酒顛

南華發覆序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
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
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夢及南華經，
往往能結吾輩舌，益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
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后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
木蒸為芝菌，精神肅為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
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為二。老子生于周平
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
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
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
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惛惛然笑之，烏用是頑
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后
能破執，破執，然后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
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為虛空矣。
老子為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為老氏解粘釋縛者也。魯
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遇大梁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六

南華發覆

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大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則怒。余咲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蘊公索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七

南華發覆

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當權薰灼。錮在黑暗鉄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傲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卽有諸註。覆酒家鎔可矣。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味靡他之什。或剋面引鏡。或勞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蒞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啣嚀涕泣。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詔亂柔嘉。弱笄婉發。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庠。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韞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碁履。庀坐漆燈之側。減餐總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兩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决子母。分飛恨。鳴梟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殘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群兒滿眼。非若隻鷺單鶻。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王節婦完節編敘

攬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
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摘辭。
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
無慙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卧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酥。絃歌之暇。手纂肝
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
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
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
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錡。而前導之。能使
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
繡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
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
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卧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
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
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
電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岩虎窟。蛟穴鼉宮。
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鴉鵲啼。非有胆智者。不
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
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
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于俗務。頓于
老病。左于非時。其則興盡者。才盡者。山川之秀。亦

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遊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管人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繩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士

對遊清福編

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游喚序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蕩諸山。時懦時壯。時噴時喜。時咲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遊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藝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憤憤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了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偏強猶管。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士

游喚

王緘山紀游稿序

谷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稠。橐施于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峴園之難。而巽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濱矣。今游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租。馬蹄車轂。陵兢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馳航長安。中如深帷卧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十一

王緘山紀游稿

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凝。今稍露一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綵矣。立長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于烟霏林霽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躁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欲遠游。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梢鳥背。上矣。候他日。天下游道少清。我當從爾。

騎泱莽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人脫跡山中。而錯跡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游倦矣。子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遊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古

王緘山紀游稿

史翰林致身錄序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着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暮薄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淪。稱比丘御史。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史翰林致身錄

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寒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仲。鄭洽。卞州。各徐散四方。遙為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

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糗脯以獻。帝或紉衣補履以進。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史翰林致身錄

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為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即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寃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鬚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

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民。民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侄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稗官野史之書。無不哀集而刪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視人。今所刻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僭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范平以邑長謚文正。

庾詵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敬乎。今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願反俛首出。其下。即兩先生寧詎晏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衷。夫既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謚諸

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
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
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衷者衷迄于今寂寂如
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
曰子孫或束于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
挾故挾賢最下挾賢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于是創
為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
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
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

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
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
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
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諸百年之故
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
也陳子曰謚難矣盍亦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
謚惠黔婁之謚康出于妻孟東野之貞曜出于友王通
之文中出于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
法子議父且不可而况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

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
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
之遺一以聽斧辰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
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
史函中蓋夫人而皆飾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康先生募勸義穀敘

古人備荒者莫善於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朱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倉于州縣。王公廷相請立社倉于村落。似可鑿鑿施行矣。第于錢家迫于漁利而緩于市義。鄉豪不願倡。姦戶不肯償。社倉之法徒塵飯耳。獨預備倉歲有積儲。不出于官而出于贖。暖官欲改陳易新。則米穀化而為金錢矣。有司累不響之鐘。胥史填無饜之壑。那移影射。侵尅支吾。蠹蝗不在天。螫騰不在田。雀鼠不在倉。皆人為之也。至於

晚香堂集 卷三十一 序 五 康先生募勸義穀

水旱一來。公私告罄。攢眉束手。付之莫可。誰何不得已。請賑請蠲。皆能朝發而夕下哉。卽下矣。司農豈能遂覆卽覆矣。臺察豈能遂行卽行矣。荒熟豈能遂勘卽勘矣。分數豈能遂核卽核矣。曰折曰帶。曰停皆為有田者設也。而非為無田者設也。雖散粟煮糜。僅僅博升斗。簞瓢緩須臾。無死其不幸而僵。什桑下枕。籍溝中者。可勝道哉。吳蒙康先生。江右大儒也。經明行修。而尤蒿心于荒政。戊子歲大稔。先生始而膏產。繼而鬻沼。減膳以助之。分麥以給之。又籍其里中無告者。泣呈之縣。大大頒賑。

有差。垂數年。而又有儲義穀之舉。時二子舌回。楚中飾縮飲食。得穀百斛。及來年。再得百斛。而又耻獨為君子也。為募疏。為勸俗歌。譬之星星之火。似覺無多。然炎崑岡。灼鄧林。皆是物矣。陸賈尉陀之裝。遜食三子。以為樂而不及族。范希文義田。贍族而不及鄉。晏子內外待以舉火者。若而人。而不及荒康先生。空山寒布衣。周密懇至。乃如此。豈非難之難者乎。自先生倡舉後。仲子穗與奉常少府諸君。廣而演之。遂成康氏義田。乃勅立則自先生募勸始。嗟夫。歲不登。望之君。君聽高望之。官官泄

晚香堂集 卷三十一 序 五 康先生募勸義穀

泄望之。吏吏姦。百出望之間。史鄉三老。閭史鄉三老。多私少公。則望之宗長者。若使宗長者。盡如康先生父子。同姓異姓。豈必報名于有司。仰給于官帑。上無踏勘。查核之煩。下無奔走。候領之苦。以族救族。以鄉救鄉。視州縣之預備村落之社倉。名存而實亡者。相去萬萬矣。今士大夫脂田美宅。肥馬輕裘。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百計。而坐視宗黨之厄。羸瘠墨如路人。如秦越對面。不顰蹙。轉睫不涕下者。是皆康先生之罪人也。帝臨下土。必視其德之所施。真偽廣狹。以為食報之遠近。先生非牟

利非噉名。非索報于鬼神上帝。無爲而爲善之最大者也。天胙後賢。竟以成先生之志。推此行之天下。續命丹活人譜。豈有量哉。

俠林序

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伊尹、俠祖也。子輿氏推以聖之任。而任俠從此昉矣。微獨孟氏。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一匹夫。而創二百年之春秋。知我惟命。罪我惟命。夫誰得而奪之。若其墮三都。却萊夷。沐浴而告三子。直俠中之餘事耳。太史公慷慨爲李將軍游說。下蠶室。一時無賢豪可緩急。雅慕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俠傳。說者謂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懦夫曲士。貌聖賢之虛名。而不得爆然一見。豪傑非常之作用。有卿雲甘露。無迅雷疾霆。豈天之化工也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而行。相軋而出。子俠乃孝。臣俠乃忠。友俠乃信。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鬪鬪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冤非俠。不伸。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古來自伊尹、孔孟而後。上至纓綬。下至岩谷。以及婦人女子。笄髮之流。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世恬、新安有道士也。家貧而行潔。博學而好奇。辛苦數十年。纂成

俠林若干卷。徒步走雲間。以示陳子。陳子曰。人心平。雷
 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似非世道之幸也。
 吾私憂。獨有二。慕聖賢者。學中行不得。流而為鄉愿。又
 流而為鄙夫。慕豪傑者。學任俠不得。流而為奸雄。又流
 而為盜賊。君獨無慮此乎。世恬曰。此正余之志也。余慕
 是書。為真俠。提榜樣。正為偽俠。峻隄防。耳。自世之有偽
 俠也。小則鬪雞走狗。呼盧擊鞠。詔囂叫嘯。為市井白徒。
 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塚。焚海鑄錢。結游倣。為聲援。倚巨
 室為庇蔭。亡命山海。流言輦轂。刺姦司直。莫可誰何。而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俠林

以泚文士之筆。鋒膏豪士之劒。血適以决裂。四維抵觸。
 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俠云乎哉。余少好任俠。老覺身心
 如死灰。頃讀俠林類。廬岳道人聽下界。霹靂鬪。僅同嬰
 兒啼。了不為異。然人間多有怖而失箸者。則俠林震世
 之力大矣。故諾洪君之請而為之序。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俠林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賚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遼黔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為主。會紅夷抄暴海上。勢難復追。天誅公曰。此夷高準。強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舌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為名。剽漁劫旅。城城彭湖。三載于茲。福興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觀井負嶠。桀驁自若。蓋夷所恃者有三。一曰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賀福建南大中丞

巍艦其高如山。其驚海道如地。一曰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為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為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為耳目。以倭奴番鬼為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鸚鵡。雖視我度。不能出沒風濤。環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眾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鏡夷鳥。獻珊瑚明珠。公咲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焚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扼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略。鈞致二夷

艦焚其一。燬其半。鹵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第妖黨雖殄。寇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噪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為城。以瞰動靜。而令游兵尾擊之。犁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番火器以擾其營。銜枚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六

賀福建南大中丞

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倂宜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卽水西東省。毛將軍具有近事。械送闕庭。况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溥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隙觀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勲。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

勒蹙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述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強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游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繼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咲指揮。戎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既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辭封避賞。則大樹將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二五

賀福建府本堂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晉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耳。乞勿使彥方伸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郡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於處士。而請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耻。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荐剡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繫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為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為吉祥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十

賀郡司寇毛公

善事而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虛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嚙於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與母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者。輒擢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調形神不相親。而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閭棘。海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官。而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賀郡司寇毛公

贈味淡康公序
江右味淡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若卓異聲。得制詞甚煖。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中表兄弟。張如斗如藩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魁人。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壑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吳蒙先生導義一編。而異之。其敘則子也。子無辭。初萬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臨試。糝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訝曰。第二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讀至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與天下同。太守拍案曰。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子。務令讀上口。卽之超之越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價燁燁矣。丙午舉於鄉。張公備兵淮楊。聞之。酌酒相賀。梓其文以行。比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逡巡不敢謁。第遣尺書報聞。而張公已預勅闈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已詣門。張公傾身相接。談飲數日餘。慰勞彌至。及已未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贈味淡康公

成進士。張公先已游岱矣。四歲藐孤。一棺淺土。登龍無容。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辦。香乎公些詞。淒絕。迨公宰嘉善。謁臺祭於武林。過張公家。唏噓饋奠。曰。昨暮。纔舟師門。夢師肅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跽。師正色曰。子文字中是非未定。某對曰。如某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兩頰猶有淚痕。因執斗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謀之楊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而止。又爲斗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贈味淡康公

皆康公之罪人也。呂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不與交友。賢主弗內之朝。司馬溫公曰。背師賣友之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旨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關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秦最則兩邑之口碑。後先臺祭之存。贖故在不具書。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贈味淡康公

賀錢公大拜序

今皇上好讀史書焚香告帝手拈六相于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

神熹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廷推兩格于鄉衮褫奪再忤于權璫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於春明之夢矣上忽遣使者

敦召公于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替王文成告楊遂翁云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賀錢公大拜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擴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猶潔自好未嘗先容于許史厚援于金張振自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即日榜示司關四方士大夫遺賀者納贖反璧秋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既清近能使一鄉蒸養不采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為哉相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為人也能不失國柄

而后乃發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焜甚張相非權不能充亂今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

閣中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皇上之寬

慈以公之清約助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

助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諂巧卓詭之相謨哉即目前忠魂未盡褒卹謫籍未盡延登譬諸

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夾乎特俟公入朝面陛密密挽回調衆憤釋群疑雲霧

不待暄而消日月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

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布被織膏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

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訓勅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鍾離意之珠璣

何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上嘆曰為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

無爭無爭自無事上嘆曰為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賀錢公大拜

亦藉首曰爲臣不易今得事 真堯舜易爲其不易也
君臣相遇心迹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
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
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
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
公已預定于文正秀才之時武侯初出草廬之日矣况
上且駢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穫之猶曰人所
貽也 皇上穫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
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賀錢公大塚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序

新安柱南汪公儀顛岸偉深沉有大度續文濯行何太
宰聘修銓部志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殿工
彫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命出使
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絕供帳觴
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下樂其不擾
爭挽行帷而公以 王命不宿別陳子首途微一言爲
贈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公上迫 簡書功令之
重下憫民間仔袖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
易易而余獨私爲公幸之夫詩咏皇華咨諏謀度爲王
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庭以明丈夫有
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遊前有
輿後有騎所至兵僮曹伍續食郊迎既不煩踣屨扶節
又不煩伐山開道探奇弔古見之誦吟咏歌豈必羨丘
壑之謝切輿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
凡遇經畬史數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
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購訪而抄錄之以腹笥兼行
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鄴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

豫章皆人才。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衮潛夫大儒。公加意延攬。以展其識。荆御李之誠。小者資切。嗟大者告之。當事以備。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柱南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無負。王命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視嚴先生。州有九遊。其八相去不遠矣。公歸以五方游記示余。余當敘而行之。以告夫壤蟲。而咲黃鵠尺鷃。而咲大鵬者。公其快。余言否。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三

晚香堂集卷三序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又迎封典至。白晝朱衣。搢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而闕謝。邑人懽譟擁觀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公年甫壯。遂邀天子之譽詞。又適在子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願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蕪長公之文。妙在得情。乃理縣諧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遺隸勾攝。遣伍伯如期。即止不株蔓。不耽延。立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即止贖贖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如案具。即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為差等。如額。即止。使者之厨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即止。其他文學孝秀。以稔奏為從容談說理解。而暇則篝燈講書。即嚴寒奇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闢。自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冲夷。絕無恢浮饒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上上考。以疏榮其親。度何難者。而交口艷羨。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四

賀京山鄭侯

之何也。夫國家設封爵。鼓舞忠孝。內外吏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劾薦。而中兀之不獲請。或遷除驟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人所難。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同籍東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嘆白頭上袞。偃儂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譽于官府。外恐見詠于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恐爲子孫。丐陰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謂目不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四

賀金山鄭侯

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曰。子產相鄭。羨蒸不生。鳴梟不至。今我青谿之治。何如。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已老矣。早擬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君父者。而今遂引美言見市。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末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栢撐。

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于使君父子。吾且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四

賀金山鄭侯

贈何承雲序

士嘗言不為相則為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於未亂。將者圖變於預設。醫者知微於庶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己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為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藥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即輒應。投即輒中。故上自荐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四

贈何承雲

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於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糜爵祿。執空文以網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撓善類。陰螫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四

贈何承雲

送黃樓岩轉海州學正序

古稱吏隱者始於東方生。生以歲星游戲人間。僅與諸臣駢肩執戟。浮沉俳優中。即日索侏儒飽。亦不可得。雖然。社肉猶堪劊。肉盡而事神仙。辟穀之術。尚能却長安粟。以老今輦。轂下食大官者。無不指金馬門為吏隱地。乃進賢冠風塵不少矣。舉足觸途。動櫻鱗甲。五斗雖貴。不幾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余謂為吏者擇隱地。莫若郡縣師儒之臣。所謂潛見半之。處于季孟之間者。也。括蒼樓岩先生。禪御史公家教。以國事稱。晚而好古。彌銳益與時調多左。於是縱讀天下異書。交天下異人。凡一切軒冕。及許細瑣尾。悉舉而擲之六合之外。曰。長安藕絲孔耳。豈能着我鬚眉丈夫。吾聞博士有青瓊。請借作蓮花座。蓋登壇揮塵。稱弟子師者再。而始授席華亭。公之師華亭也。名理則平叔避席。博物則公孫僑膠齒。談經則匡鼎解頤。五鹿折角。不言躬行。則蘇湖閩洛諸君之畏友。使人意銷。鄙吝為豁。則公家叔度所難為弟者。公之來不再期。進而叩公之學。如飲河退而醉公之德。若飲醇。此豈可以一日去華亭哉。即掖公以去。百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聖五

送黃樓岩

里之地。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往也。公嘗屏輿人。訪余池上。強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鸚鵡之腊。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笋參鮮。濃肥其中。何所不可。公咲而出。公今腊脯乎。蔬笋乎。二者不可得兼。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卷其神龍之性。馴而察一博士之祿。彼且狎諸生為海鷗。視長安若腐鼠。千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強於東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還就公首。循盤矣。沉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白。雀公

晚香堂集

卷三

序

聖六

送黃樓岩

晚香堂集序卷之三

終

晚香堂集卷之四

華亭陳繼儒翁公著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萬曆甲辰御史馬公奉命按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視棟楹旁周門廡咸摧圯不治迺喟然憤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甃度材不半朞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予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

文爲記用副御史公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體粥不贍進士解褐甯馬徒步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搜庫綱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宅與其人轉盼俱盡即其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而更新之

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

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

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

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於義田者歌哭祠下公

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恭伯子

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旅舍宅建學有恭伯之心以春

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

諸生師濬發道脉于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

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等乎御史特新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

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入而加禮於學校者遇公之祠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為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鏗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為義士也乃審托德宗於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買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為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於西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為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遁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

之際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

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胥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唯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銅禁何異異目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為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眈眈相屬夫寧不歆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獨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堦滌祭蒞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為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侄此古今一大闢革也先生緣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

今一大慘也。天子與狄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踟天踏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魄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甲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辨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踰。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五

宋忠書院

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旣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

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狄於覆巢。完卯之時。或報命于禁網。濶踈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手而爲之記。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六

宋忠書院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萬曆甲寅武陵楊公以御史奉命理兩浙鹽筴下車
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嘆曰浙中伍大夫岳武穆
與公鼎立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僂僕凡
筵有如公肅儀擁從出入廟中詎此一丸土能容數百
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仁和令喬君鳩聚工料式
增廓之而此祠巋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
之大抵忠臣為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歿然後有豪
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闕黃河之排山倒海是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七

重修忠肅公墓

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
闕也管者上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
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
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逼趙王會滹
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

契丹犯邊帝幸澶州且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
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由前
言之公為宋之目夷由後言之公不為廉頗王且何也
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復當立誰不知之公之
識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蓋公相
時度勢有不當言有不必言者當裕陵在虜茂陵在
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
為制虜地也此不當言也裕陵既返見濟薨郟王病
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明率百官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八

重修忠肅公墓

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
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非遲局乃縱橫家局
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
則裕陵安而茂陵亦安若公諱之而公去之則南
宮之錮後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
昭乎公雖欲調郟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乃
知回鑿公功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
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
見者聖賢之闕敢于任死而闕於暴名公真古大臣之

用心也哉。竊嘗謂 裕陵之返國 高皇帝不殺元順
帝之報也。天生于忠肅以衛社稷 高皇帝廟祀余闕
之報也。然忠肅以讒死 報何居。夫使公功成身退 老死
故鄉 亦郭汾陽 李西平等耳。錮鏤之劔 賜而胥濤泣風
波之獄 構而岳廟尊迎 立外藩之寃 酷而于墓 慘公至
是一腔熱血 始真有灑處矣。迄今湖山之上 古塚纍纍
身死名滅 不可勝計。而東西往來于公之廟門者 登故
壠 掃枯松 禁樵牧 哭英雄 又非獨侍御楊公一人而已
特侍御倡俸修墓 茲勸楹宇 垂百年餘 而表章忠賢之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九 重修崇肅于公墓

虎丘三泉亭記
吳人不善附麗 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
若斷若續 突為崇山峻嶺 綿為蔓壑 枝峯散為飛泉 噴
瀑 多使人心胆震眩 耳目旋轉 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
必高大 高大者必險絕 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 後無推
孤行獨峙 于平疇衍漾之中 而不見有因緣攀附 巉聳
刻露之跡 其秀至今甲天下 石平如砥 泉瑩如雪 陸羽
張又新品 泉而甘之 埒居第三 與中泠 惠山 鼎足矣。申
文定自少喜登此山 解相印歸 數與故人父老 觴咏其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 虎丘三泉亭

典始備 是不可無記
上 射泉 淪茗 欣然忘歸 曰 百歲後 吾魂魄猶應依此文
定 墓 郡中 業有專祠 至是 士大夫 陳金 考室 復祠 公于
劔池之南 窪澗之西 曰 公平 康正 直一生 相業 無所附
麗 而起 此水 此丘 神所樂也 祠非 恰枕 三泉 寺僧 久屋
其上 湫隘 塵垢 日月之光 不射 雲霞之彩 不生 罔卿司
理 捐金錢 施僧 撤屋 剝土 上去 而石 根露 石露 而泉 脉
疏 穹壁 高廣 截若 刀削 凡數 百年 鑄題 字跡 隱隱 出嶽
岫 隙縫 間 禪窟 懸崖 經聲 曳于 樹杪 石梁 浮澗 苔紋 繡
于 水中 周之以 曲廊 扞之以 闌楯 游者 逡巡 玩流 憑三

泉亭而小憇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卽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同卿司理始披別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疏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孫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雀陸桑，亭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同卿笑曰：眉道人語卽文定。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一

虎丘三泉亭

當爲解頤請筆而記之

占星堂記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秉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娑關門曰：是錦衣朱幡，廣督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先生之子也。耶。開嘗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鵬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然盤跚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睛瞳隴，朱髮歲黧，鵬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鼎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繫繫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勅子而魁，先生其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一

占星堂

有後，後其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去海岱以東北也。魁且建則指離，其在丙乎。時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冠，雖時名樂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於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余。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必歸之識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實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

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夫校讐則太乙星見繪字則十八星見。此待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為帝車。運於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於元徵。心之上。斗杓而星翁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淡窩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黨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三

占星堂

官居鼎。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陰天下。飢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余喜而為作占星堂記。

觀濠堂記

管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托心賞於冷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為山半簣。鷗磯清淺。花枝笑於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映柳。鳧鷖在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凄兮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薜荔之牆。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槁木蒸芝。神仙于此樓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澗。畝之陰。倦以據梧。幽夢仗鬱林之石。夕陽殿角。蕉葉扇而鹿眠。點雪。鐘頭茶烟橫而雀避。紅亭容散。碧芷風生。門設欲關。簾鈎半上。凭軒踞後。猊之鼎。隱几披龍馬之文。身侍羲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澄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四

觀濠堂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藥裹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挫與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嚨胸臆間事善憤憤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爲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之爲異書也參之曾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遯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至人而儼捷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笑之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五 用拙堂

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知卧游之適也陶長沙之運甓不知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塵不如括囊之无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裾捉席不如籃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爲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爲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館而人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蠲升而枯鶻噪而敗雀掉而驚鼠譎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辯賈辱宦賈讓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

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六 用拙堂

聚書樓記

聚書樓者廬陵郭筆峯先生誦讀處也。先生有子章發公以邑令奏最第一。贈先生文林郎。又奉單恩。贈南京吏科給事中。而學者祀之。謚宗稱筆峯先生如故。先生髫年補蓬掖。食餼十。困棘園。三置副榜。晚以明經試大廷。例得郡邑博士。竟謝歸。初居荷溪。再居新洲。及慶嶺。博綜古今典墳。而尤好坐虎皮談易。四方負笈者爭北面焉。得弟子精。即以購書不能購。則且借且錄。且綴且補。久之。几案戶牖間。皆箴銘簡冊也。結樓三楹。題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七

聚書樓

曰聚書樓。俯而讀。仰而思。遇有所得。輒吹燭書之。南面百城。殆無以易此樂矣。嘗考古今圖籍之富。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卷。凡一切竹簡草編。靈文秘檢。或掌于宮人。或繕寫于五品之子弟。或精校于上衮。或懸官爵金帛。廣募于四方。四方有應。有不應。而兵燹復出。而兀之。不如民間之故家野老。猶有存十。一千百者。如廬陵郭氏是也。筆峯先生重然諾。謹取與。範俗類太丘。而不顧市。獨行名。好吟頌。元亮堯夫。而不顧市。詩人名。獨其天性嗜古。鳩

集異書。至不惜損衣縮食。而聚之。玄泓在左。丹鉛在右。危坐孤樓。聲出金石。庭訓章發公。卓然巨儒。循吏大要。從讀書得力。中來然。莫敢取一縑一錢。以獻。擢逢先生之怒也。先生家無長物。唯書在。亦無美宅。脂田。惟聚書樓在。子孫有賢而文者。追維手澤。不忍付之。碩鼠蠹魚。饒腹中。會萃增補。當學鄭漁仲。求書法出入嚴。可以保存。曝涼時。可以持久。當如黃魯直。珍書法。銓次精審。當學宋宣獻。按讐法。老年窮經。當學劉貢甫。夾袋法。快讀當學蘇子美。下酒法。至于舉子。儼其辭。吾獨覈其意。舉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十八

聚書樓

子志科名。吾獨志道德。又當學筆峯先生。課子法。審若。是郭氏之書種。寧歲月算數。可既乎。雖然。書不厭多。亦不厭少。若欲誇籤軸之浩繁。裝裹之華煥。雖嘉則麗正。崇文所藏。亦復何益。畢竟消歸自己。括為王佐儒宗之勳。則想之一字。謙之六爻。論語之半部。已覺其終身用之。而有餘。此又筆峯先生聚書之本意。而郭氏子孫。能旦暮誦讀于此樓。書過半矣。故諾章發公之請。而為之記。

飽菜軒記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僅六月。當遼左軍興。悉索敵賦。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其廡。一似野叟田。庶之。挈甕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矣。憊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贈鶴。贈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憊。昔韓晉公一吏。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口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旬支。六品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九

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舍菽。范斷葷。周顛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莧。卽聖賢豪傑。皆然。况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郎官鱸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于王者。李贊皇丹砂寶玉。雜投葢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羶入五欲。甕中幾老。歟。不得出。二公有知。憊不作飽菜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書甚博。胸中甲兵甚富。而能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隱之樂。玄德謂張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許秘書園記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卧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啾嗽詈。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為甚適。吾友秘書許玄佑所居。為唐人陸龜蒙。角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最勝。太公嘗選地百畝。菟裘其前。而後則樊渚。水種魚。玄祐請。楚石圍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植柳。皆婀娜縱橫。竹箭秀擢。菱牙蒲戟。與清霜白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三

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竇墅而西。輦石為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登上躋。映閣。君家許玉斧。邁小字映也。登腋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續。如斷。躡足蹇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浣香。洞門見焉。哈呀岸。寧窈暗。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電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窮窈。轉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西洞。洞枕招爽亭。憩坐久之。徑漸夷。湖光漸劈。苔石纍纍。波吞浪日。錦淙灘。指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蜺。素醜渴而下。

飲透迤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飲半簾月春餘
二面花是也。由在澗緣塔而登。濃陰密篠。葱蒨模糊中。
巧嵌轉翠。亭下亭投映閣下。東達雙扉。向隔水望見。修
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步多異。
趣碧落亭。踞廊面西山。烟樹撲墮檐瓦。几上子瞻與
元章欲結揚許碧落之游。揚爲揚義。許爲許邁。亭義取
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
庵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月。空明激滌。
穀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水壺。水晶盤飛躍不定。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三

許秘書園

南陰森處。小縛圍蕉。鷗鷺鳧鷖。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
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續綉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
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管王大史游香山。欲
與二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陂隰盡田荷花。使十五小
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
老。今玄祐不妄想而坐得之。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
如練。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聚而王
人安坐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聲。
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棹。沿澗
而巡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
石丈。絃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謫賤之李贊
皇。而不寫生綃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畫也。
秘書未老。固日涉。石日黥。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
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做角里先生。藤轎豹席。筆床
茶灶。叩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
采把菊以飽我否。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三

許秘書園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於寂也。唯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弁山枕城中。朝瞰暎門。遊屐麇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間。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眾也。寧獨與其謀於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澗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陰翳。小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排簷而上。其餘可抱其葉可陰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三 梅花樓

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老衲。攤虎皮。羨視鼎。倚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媮鬪於廣莫之野。攫瓜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勝。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得足耳。范子樓既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暎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梅之為觀。日開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

中。寺僧為游客所困。至折而為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為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榜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已。僅得林逋君復。迄三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晚香堂集

卷四 記

三 梅花樓

晚香堂集記卷之四

記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處。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然乾流沙。二氏之教。興於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沼流導源。甚則闡濶。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灰之理。施釵金以布地。剪纏錦以製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為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於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官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為大總持。為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雕。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徹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於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情識風鼓之心。慾談吹之勝劣。類然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遞滅遞生。終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維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葦珠之宮。兜率之院。共知

非是庵也。耶。簪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於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氏云。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莢花。掩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禮
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牆。花間菜畦。縮結相錯。如
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
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蒼然
推戶闢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請
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氏。便從花
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蔭中。以藏鈎輪。麤爲
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
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
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厄脯爲壽。十
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
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
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
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實
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
色。爲動。復踰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
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三

游桃花

七八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鏡鬢相耻。忽城頭
以長繩。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
輩大喜。賞爲韻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
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鐘言笑。
時酒。歷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
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鬢角。人人得歡喜吉
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
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咎陶徵君以避秦。數語
輪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
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
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
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
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附

游桃花

微道人生曠記

修微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潔癖。書癖。山水癖。自傷七歲。父見其致飄落無所依。眉嫵間常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間讀班馬孫武書。人莫得而。智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迫之展翅疾飛。去包圍夜半。有兩炬炬射窻縫。上諦視之。虎也。修微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媚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案前。如屢訴水旱。修微橫眉應之。擲筆出避。西子湖。避鄧尉。晚香堂集 卷五 記 五 微道人生曠

山。避廣陵。尋獲兄。指其父埋骨處。仆地哭失聲。延僧作水陸道場。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篋中綺繡環瑱。隨手立盡矣。修微飯蔬衣布。綽約類藐姑。仙筆床茶甕。短棹逍遙。類天隨子。謁玉樞於太和。參慈公于廬阜。登高臨深。飄忽數千里。智能衛足。膽可包身。獨往獨來。布帆無恙。既歸。出楚游稿示余。冰雪淨其聰明。雲霞沐其粉澤。抑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請載從前綺語。賈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蒹葭屋。藤床。長伴老母。豈復問子孫。草劉郎。桃蘇小小。同心松柏哉。予曰。今君才貌。而

微道人生曠記

人間所擅。出世之盟。將無太早。修微曰。嘻。是何言。孔雀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萼相衰榮。每欲山栖。必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為帚。鬻中采之以為翼。甚有烹而為脯。為腊者。色可常保乎。鸚鵡馴擾。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未免閉于金籠。搏于鷲鳥。則韻語又可常恃乎。予嘆曰。常情仕諱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死。死不諱墓。管者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平時故交。痛飲生瘡。守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達視死生。如晝夜。晚香堂集 卷五 記 六 微道人生曠

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生曠成。諸名士為彈。孔雀經。一卷。供鸚鵡。舍利十餘粒。并穴置其詩稿。百餘言。屑道人為之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重則泉流灌浸。以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有都水備使者。則其官也。置礎置碣。置斗門。則其規製也。史渠白渠。鄭國渠。浚儀渠之類。則治水者之成績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諸路鑿空。應之多。詭而少實。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糜水衡錢無算。而渠則委之郡邑長。曰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視民。強半掩耳。掉臂去。卽遺椽相視。畜泄啓晚香堂集 卷五 記 七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曰。此城外河內渠。水望巽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城。魚鳥下上。蒹葭采采。荷葉田田。利二。有土可耕。可稻。有畦可灌。可蔬。利三。避鹽井。飲甘泉。如去壅而疾。蘇如出。否而興。潔利四。上不關領。詔書下。不科配。丁夫錢穀。勸誘子來。畚鍤雲集。利五。此數利者。皆大夫閱閔。皇皇朝不朝夕。不夕。經營擘畫。以底于成。厥績偉矣。大夫父中丞叔太宰。稟承家法。不察察為明。而有大臣風骨。在邑五年。修學城。城新壇壝。初社學。兼置田。以助其歲餼。而開渠。特其善政之一耳。陳子曰。嘻。無輕視渠也。吾讀書喜搜僻事。漢韻羹侯信。嘗置一門三堰于舒城。河渠書不載。劉貢父為廬州從事。見此始表而出之。魏築千金碣。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后當興工。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后賢。古人不忍輕毀。故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蓋如此。今曲周渠成。雖趙大夫不伐功。不市名。而畜泄啓閉興復之故。不可不以蓋告后之人。后之人約束而擁護之。以無忘大夫之艱難。雖世世名趙公渠可也。故諾銓部劉公箋纂其始末。而屬陳子為之記。鏡于代言之石。大夫姓趙。名胤昌。

五十五卷之三十一

號芝庭萬曆丙辰進士山東掖縣人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七

明周憲通大夫國

青浦河工告成碑記

往東南三歲旱潦。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于是天子顧太宰為勅璽書。賜公願大司農為辦水衛錢二十萬待公。願大中丞直督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至之日。即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于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於龜坼。而潦不至于鳧脛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冰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橐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嘗詢諸青浦鄧君。君為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艾祈橫歷諸浦。亦為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為節縮。工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溪而他邑。與郡可知。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七

青浦河工告成

也。蓋公往嘗奉。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鬻之灸。而烹之。函牛之鬲哉。雖然。余則嘆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上重國本。蹙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敢愛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使者局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青浦河王京成

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群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荐飢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暴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必冊報兩臺。以奏徵于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之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之。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苦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譴。廣於收功。而約于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公。之。身。如。驪。驢。而。其。談。咲。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卽。在。日。佐。漕。小。中。贊。語。而。不。得。暴。者。今。竟。白。矣。夫。東。海。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間。也。尾。間。淤。鬱。雖。有。喉。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余。雖。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青浦河王京成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孫子長先生督學浙中皆推爲人天師微中蜚語旋請歸臺使者駭歎堅留之將疏聞於朝而先生接浙行矣行之日士民挽轡攀帷尾送渡江不忍別既別猶戀戀不忍釋諸懷乃謀俎豆先生于專祠以志永永王子陽云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余則曰士者悍而不可勝慧而不可欺也孫先生何以得此於士民哉先生嘗爲吳興掌故又以戶曹郎推擇出守杭愷弟廉明強半與越人習習公者聞督學命下喜見鬚眉已又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浙學憲去思碑

握手相戒曰孫公天下正人也勿私謁勿以非禮干干之如捫數千尋鐵壁耳先生下車後其調察加詳而言笑顧盼亦加峻諸生有五人連名入溷郡邑長吏者黜有赤烏華裾格五博六浮浪少年場睥睨俠邪徑者黜有自詭名豪健俠談孫吳鬼谷妄引非聖之書者黜有挾權要之關說倚書史之掉弄者黜其他挺辭權貴瀾絕鄙簡大索神姦窮搜弊竇先生以及郡邑之長不唯同心而且苦心不唯無遺術而且無遺力夏鼎燭妖秦圖照胆無加於先生矣彼言者何爲哉先生權視游

聖曾節五千金助餉上疏委死不例後人以此思清

可知也太守謝客有署門之詞云齋頭脫粟詎可留賓嶺上白雲豈堪持贈簿書鞅掌不能代湖山而稱主人闌闌蕭條不敢腹膏脂以供顏面客躋之多及門叱馭而返以此思嚴嚴可知也先生唯清嚴故無欲無欲故無情無情故聞謗能無辯去留等於閃電譽誹付之飄風迄今含沙鬼矢不能秋毫有加於先生而俎豆尸祝於行後者則士民如出一口越君子之言曰吾聞學者通利則思師說義則稱師說不稱師命之曰叛賢主弗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浙學憲去思碑

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昔季償等二百七十餘人有請朝乞留陽城者漢諸生千餘人有陳元上書追訟歐陽歙平原禮震年十七願乞殺身自代者古弟子不忍叛背其師乃如此今孫先生文章典麗局度宏雅衡鑒精微清如水執法如山而突然抵巇於無端風影之口吾等豈儒上媿禦侮之子路下慙城歙之門人所恃藉手以報師者唯有捧土築官生祠先生於西湖耳初先生艱嗣士民走群望祝之多男尋舉雄先生笑曰吾子生武林武林人亦我赤子也第守郡脆脆如慈父視學

則教戒肅括凜凜如嚴師。既稱得士心。又稱得大體。悅斯服。服斯感。感斯憤。憤則不平之氣。與不忍別之情。心口約結。而不得宣。其在代言之石乎。故建祠淨慈寺西。特揭貞珉以志先生去思。而徵陳子爲之記。

松董漕方公且心遺愛碑記

郡公巨心方公。由壺關令。移劇洪洞。其異績載在百政錄。庚戌業已下尺一徵公。需次爲臺諫。會有沮公者。出丞吾松。洪洞百餘人。走京師。上疏攀留。訴太宰輿前。不報。明年公董漕入都。洪洞人猶尚在。當除夕。釀錢封羊豕。獻公。公麾之。曉諭數四。乃散去。其爲人思慕若此。公下車松郡。旋領漕事。漕竣拜南司農郎。而松之思慕公。不啻洪洞也。則相與奏牒鹽臺楊公。公特命樹碑鍾買山之道左。是地也。軍民漕艦之所必經。華青送迎之所必駐。里道均耳目。集斯民之畏壘。鄉乎諸紳。裾父老。屬記於陳子。陳子嘆曰。江南之俗。凡司理邑大夫。被徵者。道有碑。像有祠。蓋感與羶俱焉。若方公而繫去後思。其三代直道之遺哉。公治行最高。而處公郡丞。則最屈。非有輕去其官之心。則將更絃而鼓。善刀而藏。猾猾焉以刻日待遷而已。何知漕事。卽漕事。簡者厭其煩。文者厭其俗。弛肩掉臂而去之。已大幸。又誰肯爲百姓必然之畫者乎。而公獨否否。蓋國家之漕有二。軍漕以儲九大鎮也。民漕以儲六宮百執事也。等王土也。獨江南五郡。

之民。走三千里外。轉二十一萬四千八百石之粟。此千
後。最煩等郡丞也。獨公轄五十八艦。粟四萬餘石。此於
江南。丞最苦何也。有丞名而無丞實。有漕害而無漕利。
故也。公每論及此。輒慷慨任曰。孔子教政曰。食曰兵曰
信。而食先之。唐關中時。斗米千錢。韓滉運百萬斛入朝。
德宗與太子動色相賀。則漕豈細事哉。漕弊久為民困。
唯弊端清。自君子弊孔塞。諸小人而轉漕始稱便耳。故
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艦八百餘金。邑上之漕大夫。漕六
夫以次分之。鄉賦長公曰。此邑事也。檄使盡散之。毫髮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松蘿漕方公遺愛

不以染指。此便於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軍橫。苦暴關。
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
運。而吾松超為首。幫此便於在途者。二故事。內官監與
局庫倉塲。誅求無厭。而公挺身先之。或轉相居間。耗贈
比他艦。獨輕交納。比他郡獨易。其便於在京者。三。而公
不止是也。公堂有禁。公費有禁。交際雜儀。有禁。胥隸橫
索。有禁。即筆楮薪蔬之屬。絕不煩之。鄉賦長民。便公因
便漕。漕法一變。即漕大夫之故習。亦為之一變矣。公非
為是皦皦也。蓋北運之難。獨五郡知之。海內不知也。獨

漕民知之。即五郡士大夫不知也。獨漕運。承知之。即然
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役。而加之以不可期之程。風濤
不可測之險。與公私不可貲之費。非公推心置腹于諸
苦中。漕其能濟乎。公頓途既久。往往不給。或轉貸故人。
甚則典衣鎔帶。童僕不堪其憂。而公略無感慨。不自怡
之色。且曰。人情不甚遠。諸役人家。豈盡腴。即父母妻子
之慮。豈盡忽。然其勞苦。當百倍我耶。眾聞之。皆感動泣
下。而公又著為感動要略。凡苦不能盡言。言不能盡竟
者。燦然筆之於書。謂即此是真學問。即此是真利濟。即

晚香堂集 卷五 記 松蘿漕方公遺愛

此是真忠愛。雖舍清華而就冷署。舍冷署而就水濱。甘
之矣。噫。公真聖賢豪傑之用心也。誠廉吏也。歟哉。公文
章高古。酷類荀管。所著有心問。皆先賢所不經道。暇則
與文學子弟揚確古今。人甚懷之。治郡攝青邑篆。聽訟
徵賦。皆有惠政。而漕為大。故書其大者。張之道左。自公
漕後。邑侯與漕大夫皆相約。却恒例。不取一錢。公創之
也。則碑去思宜自公始。

青浦令賀公景瞻去思碑記

青浦創邑以來賢大夫可指數而無若獲鹿賀公品最
真聲實最著主計者僅拜刑曹郎老稚走相告訖謂無
天公率諸生拜祭海忠介祠而別攀帷繫車者追送及
數百里外公何以得此於青人哉青之始邑也華亭上
海割其厥壤之最下下者最爲邑其本原業已瘠弱他
復從而漁獵之貌雖類中邑而元氣索然稿矣吾鄉宦
于朝者特推擇賀公來公下車甫病瘡又迫於朝天
之期不輕見短長已觀畢還邑精采百倍曩時且倍於

晚香堂集

卷五

七

東諸侯之最有聲者老稚喜可知也公早起坐堂皇左
右却立案側屏息階下鮮有抱不急之贖溷公押署者
訟牒卽屬本訟人刻日追呼不遣悍隸聽其束身自詣
卽止微比錢穀不煩鞭箠能如期如額卽止編審十年
里排不設公正主戶役客戶貼銷其貧無衣食者使無
困卽止監司臺使者至不脫民膏血以飾厨傳供帳第
不失禮不得罪卽止士大夫往來獻酬不令喜不令怒
卽止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爲程其稅文高下使虛
往實歸卽止漕粟官民屯悉貯於倉粟糶雜責在民耗

抑勒責在軍不分左右袒軍與民兩平卽止其他縣尉
而下肅括惟謹無敢輕用非刑者輕繫囚圜者輕出白
票市物及勾攝人者而上下晏如矣曾見公兩年以來
有片紙隻屨下村落乎有胥隸徵索豚蹄斗酒乎有累
日積旬旬訟庭乎有破碎大家乎有械縛單戶乎有
宵人奸輦笑乎有博徒鬻飲惡少年舞於市乎有子襟
私請恩澤乎有兵將訴餉非時乎上官以峻檄下公勿
怖顯要以其言嘗公勿受吾愛我甌吾用我法操真實
心行真實事而青邑號稱治平且以其暇修樓櫓葺橋

晚香堂集

卷五

七

梁以及海忠介祠又以其暇撰史論搜剔古人之心腸
以洗開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青邑之元氣
何其休養而生息也以青邑醴泉治狀合爲卓異誰不
以銓曹臺省望公而公竟擢刑曹去公論爲憤懣不平
而公功名甚淡意色甚夷顧瞻邑士民號啼戀戀之情
獨有不忍遽釋然于懷者而青士民豈能頃刻遂釋公
哉公瀕行之日不取青谿一錢一練至貧不能治裝老
稚噴噴奇之及聞其尊人爲繕郎董兩宮之役所省金
錢一百五十三萬餘特與執政中貴廷左其官而乃知

公之官不求捷徑廉不市清名蓋本之鳳山先生家教然也故樂而記諸能言之石以志去思并以爲後之司土者告焉

悅香堂集記卷之五終

悅香堂集

卷五

記

三

青陽公頌

晚香堂集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序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竝請上卽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蓋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為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為六曹九鎮始還為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權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救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官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為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為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御書如朋友或面承召封于毓德宮出示東宮諸王子如

家人骨肉而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知盈也晚年閱

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

且不知誰苑誰枯誰修誰短而况區區穴中之格鬪變

下之諄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映哉即受之而不加損

也此公之所為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

為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為

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為玩世如大

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為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

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二

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握苗并公而五皆圖書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為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為玩世轉玩世而為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為輒然斟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橫孔公奉。詔書頒示江
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
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時邦君具牛酒。鄉紳具
羔鴈。父老子弟。芟除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
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詣陳子。請屬祝詞。往介孺
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
友公裔。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
是泰華介孺。敘年為昆弟行。太公往來京師。數向蕪湖。

晚香堂集

卷木

壽言

三

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
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為篤摯。每為余言。太公廩廩有道
君子也。孝友博聞。有行義。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
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橐裝蕭
條。邑人嘆贊不容口。曰。丞簿匍伏大吏階下。往往類寒
蟬凍蠅。而孔公此行。如青鴻黃鵠。翔于霄漢。豈可羈縻
哉。願伐石建祠。俎豆公于永永。而太公則透蛇謝曰。吾
非恥折腰小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社少陵陶柴桑上。
又何戀區區五斗為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橫。先後

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乙武庫經筵。

家駒國寶。哀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覃恩鉅典。封
如次公太史官。得。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祠有豐
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真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
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嚙言螳動。俱
無愧于孔氏之家法。而後即安。今次公替筆經幃。衡文
場室。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雋。高山大川之
局量。金罍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
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四

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
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澗。去羨去泰。即
春秋八十猶彭。錢之小年也。昔蘇老泉與子瞻子由。同
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郎。為霸
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蘇。而太公笑擲
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
不更饒乎。老泉蘇氏族譜。雄健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喜
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為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咲
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為南宗。凡與介孺。驩騰無間。

者二十餘年其猶蘇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講事况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舊闕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蔡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祝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秦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頷之而今壬戌又八十矣禮稱耄耄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整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劍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衰將無齒剛舌柔之肯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此當其為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為己任有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卮詞既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為動名宿招之不為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闕于墻信于闈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聞警咳吐涕聲握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

誹參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庶禍父之口曰陳
先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瓠
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忍爲
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爲鄙夫。
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何疑而輕
擲百年之景光。時世人須臾之顰咲何慙何懼而盡更
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諧媚之步趨落落無徒。堂堂獨露
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七

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
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
柔而善緣。萎于霜雪。松柏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
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
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
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于漢之
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寔
不稱。有識恥之。是故甲姓巨闕。當耄耋之年。不敢聞之。
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
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
才生。多廩廩執其面禮。先生擊蒙發部。舌佃以事二親。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八

餘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母事嫂。子視諸從。任極有恩。孝
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
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水鏡之望。拜
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覃恩。受子封。笥衣冠
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
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塚水涯之苑。
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
孫。滾滾談說經史。與朝家二百餘年掌故。齒及忠孝
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

神聲跡俱闕。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宗宣父子牙。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于六經。忠宣以作諸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橫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九

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閣師里。老講讀。高皇帝律令于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割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倦倦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拂然于鼻息。喉嚨之間。衲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發掣鞵。不爲功名富貴所籠。

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噉翔步。其氣不少衰頊。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者。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天子設漿執醕。僂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 聖明獻老乞言之助。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十

晚香堂集卷六 壽言 十一

壽杜大將軍八十序

今國家九大鎮。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強。其起家世
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為元戎。無若杜氏三傑。而
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天啓改
元之歲。稱八十元老。時當壽辰。羔雁牛酒。輻輳戟門之
外。自朱被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兜牟介士。解辦胡兒。左
執綬。右執綬。前祝嘏。後祝鯁。笳鼓沸天。歌舞動地。大將
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年之觴。猗歟盛哉。公
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十一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十一

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
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
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
于七十前。而日章解印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
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遵也。昔馬援六
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進壺
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為
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校登三事。讓還官舍。日與子孫中
表。披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仰藥而歿。此兩人
最為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為前茅。以神仙為退步。
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盼如岩下電。披鎧踴躍。舞
劍闖漿。矯矯如十五鉄小兒。今蠖蟄不欲出耳。有如邊
陲蠢動。冲主下尺一。求宿將于臥處。蹲虎間。日章如
曹璋之伐曹彬。講邊備。蒐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趙克
國。賜安車駟馬。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
籌策。是父是子。自應王侯。寧詎紆紫橫玉而已哉。公聞
之。嘆曰。吾嘗念松弟忠魂。泫泫涕不休。既而沃酒酌之。
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

先生熟睡避詔之所乎。陳子駢驟西來。吾勅兒迎于蓮花峰下。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冠婚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峰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載矣。見峰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峰。泐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問史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顏碧瞳。疾步健嗽。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於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峻無以異。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

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大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實核掌故。隱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五

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邇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於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余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鉛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九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上不時出片紙。勅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其苦。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儂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身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壘。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五

亢不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官。剪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曩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誠。雞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十一

子之色。太原一日三嘆。驪無餘幾。公陶與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者。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徑徑之節。恥與鄉衮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峰巒金碧。暮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十一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闔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堂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額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為一。今分為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諍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屬。眈眈焉執清議繩。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為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於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敷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於上下。李本亭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既成進士。絕不與里閭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即面赤髮。

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先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劄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檢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真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為中常侍侯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不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間為詩若文。以擬於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其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顴。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真狂真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

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朝。何有耆舊如公。而久潛人後者。公無讓且暮。駕蒲壁迎公於鄉矣。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往太原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略。河臣必潘司空。兩公皆有子以明經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以弘雅樸重勝。黃中丹權。修髯碩幹。望而知其為名世偉人。與之談。袞袞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溫然古德君子也。不佞退而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永清。武清。所至檢括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雪沉寃。哺教貧諸生。裁抑稅使之橫飛者。拒謝權要之請托者。邑號神明。荐剡騰上。以中忌。僅召為刑曹郎。再晉都水奉

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朝云。家傳金簡玉字之書。躬適沙壅水流之勢。真實錄也。會為細人蜚流言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為公露齷不平。而公恬不屑意。卽遺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或先發於數十年前。或立應於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由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繼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茗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

且七十髮垂垂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骯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羣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墻。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水末。泛泛然隨鳧上下。刻泥如畫。脂鏤水。歲費金錢。如漏卮破釜。公父子當任。豈至糜耗。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召之三。召而又三。禡之。賴公純孝。洒血上書。垂老訟言於朝。獲賜卹典。雖廷議大見昌明。而公數年前胸中全河之端。未百不及試。一千霄之木。偃於岩間。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為公老。惜實為國家之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朝。退而肱其胸中之秘。以教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博辨麗。工文章詞翰。異日撰公家河渠書。溝洫志。如司馬談之有遷。班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不與人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公寧無輾然。一勝否。

壽楊太公七十序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為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為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為同為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既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為誰。曰。楚楊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為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文為壽。具言太公恢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踈魁岸。嶽崙磊落人也。束髮攻文章。踴躍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為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為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鼎鑊太公聞而咲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我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益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廩廩然惟屠盈處。亢之是懼。今立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真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間且觴則觴。奕歌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分甘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喋

則。賓。婦。子。嗜。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頃。始。蘇。子。聞。之。愀。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檢。束。縮。之。為。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噉。餓。噴。飽。喜。此。真。性。情。也。縛。筍。以。為。輿。執。芟。以。為。蓋。文。襁。錦。襜。呵。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真。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擊。棗。捧。

晚香堂集

卷六

詩言

五

壘。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嗒。嗒。歌。舞。以。為。樂。此。真。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跪。上。堂。跪。斟。羹。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真。也。今。天。下。真。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真。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三。太。公。亦。為。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菲。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

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異。人。異。書。趨。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為。父。而。疇。為。子。也。疇。為。祖。而。疇。為。孫。也。疇。為。貴。而。疇。為。賤。疇。為。老。而。疇。為。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什。弄。雞。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髻。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為。太。公。壽。

晚香堂集

卷六

詩言

五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袞。遠近走相告。舉齊眉。耦齒之觴。牛酒羔雁。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閭巷之壽其親也。于是過白石山。徵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聞人聞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率子姓捧匭。對斗于其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六帝。而虞淵公繼之。說者羨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諗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

晚香堂集

卷六

壽序

序

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后。門列車輪。床堆印笏。顧能醇謹。肅括以孝友。教家以恭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態。黃口之怒馬。鮮衣。悉鋤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田。峻。又如義黃。以上人物。譽之不喜。激之不怒。干之不厭。負之。不恨。困之。以疊役。加之。以橫征。不求解。有司。不駕禍他氏。而楊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穀。潔賓祭。締婚姻。程督羣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巖郡。或入與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笋。國寶家駒。非其文孫。即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閱莫敢。

與公雁行。即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壽考。顯融保世。滋大者耶。子丑以後。當瓘董灼。每讀王子騫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往往為之踟躕而嘆。今新天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向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楊孺人。以偕老。遇昇平。拭目。聖主之龍飛。拊掌。后人之豹變。水山不倚。熱炤不趨。皞皞熙熙。幾忘其老之將至。豈非人間大吉祥。大愉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聖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余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向非亦為莞然滿舉一觴否。

晚香堂集

卷六

壽序

序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畏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菰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糈營一畝宮破垣敗扉賦詩鼓琴甚樂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即起輒顛循牆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雁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食庭下蔬雁洲翁咲曰我得此驢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雁洲翁得乘驢游市中每上驢背太公如掖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九

小兒狀整鞵引韁授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牆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願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種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公卿士呵噉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加腐而新湘襲芸裏之書加床而屋太公禍加荷市沽加名釀折芰烹瓠加而為築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兒如此恨不

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其數目見樹杪藤纏蟠結可醉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九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塵尾相難。然心知師為龍象。躡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於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瀹茗如初。余嘗倦而假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七

宿數見以為故常。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韵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為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者。普在望。遠近皈依。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擊鉢。為居士等官說法。而不欲談

玄說妙痛捧熱喝為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為文以壽之者如此。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七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欲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甌甑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為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舍香郎為乘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中，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轟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歌舞臺榭為匹夫匹婦觀，則日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閒之手，散為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為此矣。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繫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有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凜凜，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奇平生經國大略，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

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為大人先生，則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話，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驩然無忤，則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為鄉祭酒，為邦典型，而或布衣荷屨，或下車徒步，則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奇孜孜為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三

絕滅否，含瑕額，則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談，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

鏡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甌甌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晚香堂集壽言卷六終

晚香堂集

卷六

壽言

壽

晚香堂集卷之七

壽言

壽問卿大威馮先生六十序

往戊午大馮君元颺小馮君元颺同舉於鄉壬戌颺先登舉朝額手云此大威先生子也先生縣刑曹郎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緹騎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蓋負嵎虎也其間勝衫給事衣緋拖綠者非鬪頭養子則大腹長鬚駟市魁鼓作威勢割剝晚香堂集卷七壽言

晚香堂集卷七壽言

人物即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毒遼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略縛韋緹騎置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緩綬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鳳慚憤百計謀竭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為用寓書小馮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守稅瑄事至今

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為証而余謂不然吾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即開採權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儷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廩廩太阿之柄操之先帝而授之子孫故顯宗奉遺詔急撤天下之稅使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威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為石顯所格廢不用來瑱在襄陽

晚香堂集卷七壽言

晚香堂集卷七壽言

程元振請托不從諧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瑄見覲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歟語大小馮君勅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序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典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束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縣明經中非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為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大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即與子彥褰裳匍匐而就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計偕馬背續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幟門庭世世不乏而世稱老孝廉又稱老叅軍謁御史大夫踟躕折腰需郎官太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先世之萬軸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付之子彥弄切兒腕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翻兩先生杼柚而鬱鬱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

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嫻經術通達國體檢戒舍人兒每以瀾吏庭旁獵戶外事為可恥閑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場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噉名者尾而隨之子獨窺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羨色御用脚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進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鄴侯書仲長園陶令田步兵酒造化悉扁而留之以待閑仲即眉山蘇氏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顛晞秋髮之披肩沐朝霞之掬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而已余曩與閑仲頗自負丙午即向白石山前補百毳衲炊三足鐺餉餉作瞠睡漢久矣閑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擷尊起為閑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願新髭之如雪三百枯槩十千美酒即信宿流連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為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耳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東錦。羞壁。謀介壽於公。而公預勅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三泖。丑湖。犢車漁。舸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寔習我師。盍為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晚而相期為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大夫之口。中外想望。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五

公者。即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詹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覲。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余為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稅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响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旬。絲。

肉雜奏湛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為藩憲。落。幾十五年。瀟洒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凡。邇來路岐而徑捷者。公羞而不忍為也。則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山僧逸民狎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璫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贖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夷。殘楮短楮。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六

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騰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為。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為才名所。掩。有如旦晚賜環。廷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為真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為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躡。旋推旋阻。天祿之藜。茂而為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

是也。夫鄭侯爲衆父而公爲衆父。公之壽於鄉不既多乎。公已丑榜最號得人。但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効。公乘運委蛇。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真饒有之矣。而况更有必不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爲相。言師申公。帝遣蒲壁。惟恐後。而申公已九十餘矣。師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却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請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即不爲強。著書其姑。緩青犢爲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七

我飲長春一杯酒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序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查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酒出北郊。與先生狎坐。披賞晚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別墅。燃燭登樓。所借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異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巖然不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雀一雙。往來霄漢田涪間。採芙蓉。摘柑橘。酌酒黃花而別。茂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查氏海上右族。纓冕四世。先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八

生扃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人與公度公權仲魯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拔幟而出。晚年厭薄舉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羣于姓。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浚者解頤。深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醉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然不可犯之色。兩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田尺宅。孳子母而息之。拓貲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遂以名士元宗同堂。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昇於柳下。借矢

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携琴從嘯咏其上。酒雲弄月。達旦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十爵。飲不人後。醉不入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噉。猶類三四十許。健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蓋幾于逃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駒駒于混沌之譜。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察父。今以十月之朔。率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雁行壽先生。適當小春。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九

風日晴麗。釀黃花以爲酒。蓼芙蓉以爲裳。選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容所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百歲時。同遊茂遠別墅。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鉄。雙雀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即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益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藉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草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皆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糊面。甚有遺簪喪屨。顛頭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

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琤。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嘒唔和之。無論身不闕城市。即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蛀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鬼鬼。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草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為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筇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十一

壽康孟修六十序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闔中。每見具香茗。或小飲微醺。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在長林豐草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即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與驕詔之色。舉止清踈。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鬢髮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為山澤列仙之儔。豈城市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即遇不數數。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空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十一

孟修者。余陳書數篋。山裝一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而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實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白髮不加短。赤權丹輔。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成林。樹成拱。三十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芋村者然。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高士。傳逸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老。老而忘年矣。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詞于陳子曰。凌公。闇修士也。前諸文學博士。上狀郡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閭。里聞鼓吹聲。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嘖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精嫻經術。學使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為冠軍。餼於宮。太守公五十艱子。為曲圖置副。默禱舉雄。調護嫡庶間。最為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試。弱冠妻亡。畢身不再娶。與新家廟。推遜分產。捐貲行營高塚。蓋廩廩。篤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窆。合祔焉。啓壙。水黑。樁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雪天行哭。見死人填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逢。遂衰經終身。自來

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法宗不暇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乎。自今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茂有夷狄橫行。猶嚴門戶。飢饉叠見。猶競奢靡。種種魔事。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戒思慮。專內視。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暗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目。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

晚香堂集

卷七

詩言

二五

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天何負於凌公哉。若子夏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明。韓熙載。敝衣芒屨。作警者乞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於濟南瑯琊凌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序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聞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闕。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益嘗隸博士之藉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襍裾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於是漉泥芟草。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蒼。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窻。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橋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人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箒買花。種魚洗雀。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

晚香堂集

卷七

詩言

二六

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癘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自樂天也。且今甫六十。齒齒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序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社兄弟酌大斗壽之堂。孟璜謝曰。蘇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徵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為壽。豈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自中歷盡。苑枯譽誹。向背炎涼之態。幾百變。益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

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遘之。蓋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璜。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略。與江陵牴牾歸。玄池公勅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璜也歟哉。今孟璜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書不讀。舌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

無此精專。即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藉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瑣。而孟瑣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韻。其他非爲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至壘取歲詘橐。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瑣而處今日。既不願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悶悶。爲無口瓠。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窻。之爲快也。子瞻遷謫時。當海舶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十九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余嘗歎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績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女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侯焦公。本寧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則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愧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婉婉事之。儲其義上。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揣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裏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憚。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爲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嬪。孺人出嫁時。奩厚遺之。已孀居。菟孤在抱。爲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爲某子娶婦。爲某女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遂。巡遜讓曰。此行吾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二十

先公與兩姑意也。初慕筠公少孤，宗人習其貲，無餘息。客有挑舉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贏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橐付公，而身則早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吏慕筠公樂趨之，不難簾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健嗽，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決之矣。夫婦好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織，則數米飾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粹有叩門求者，握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而去。孺人豐膏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踈屬倚之外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馴至百歲度。六子雪髯半垂，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笋。孺人悉攝之，白毫大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吾鄉屈指闕閱，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略騷雅，土室藜藿，竹窗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適相過從，視七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跽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之曰：「兒不憶我與汝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言避俟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襦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褻視錦，藿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盞，貴不人前行，不入後，吾真有吾子矣，無所事祝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啣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

筆格之間。而子或浮沉。宜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人。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弟。第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為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為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卷七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目緘瞳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綠飾。口吻滾滾。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其名通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引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鸞鶴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為叔子先生。大范者為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生以鄉進士刺萬安。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教之也。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離。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牆壁間。而宜人歛氣應之。未嘗以釜爨壘。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為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既登賢書。賀者傾妯娒。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口血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琲點廉吏裝也。歸而卜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達膝。且嫻于文章。行

晚香堂集

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締。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賤。而起于世家。世家轉相競效。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氏家法。其堤防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昕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為輟然而進一觴。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乘。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懽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灶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牆猜。惟猝起頃刻。分而為塗人。戰而為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

者令開。當大叅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瑣瑣。輦咲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叅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統右綺。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僅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鷄驚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秭乎。燿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嫗至。則曰。漚麻乎。而

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聞乎無羣
飲徒手俾乎無闌戶外。站主人翁乎無雌懦不事飽臥
爨下乎大衆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
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關於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
豈盡檢齋公力哉則哀孺人所嚙相多矣古今兄弟同
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受美則繆
妻柳產司牝一鳴。屬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
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
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驟然曰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三七

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觀焉。

壽顧恭人五十序

往已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祀者詞于同鄉申公。公當
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阜鄒先生荐公起補故銜。今歲
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
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衡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
篚。可乎。子蓋爲我操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
若相國申。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潛公釋繼。獨
推梁溪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
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宜焉。鷄鳴候相公黃夫

晚香堂集

卷七

壽言

三八

人於寢門。問安上食。如故爛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
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膠而下
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
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
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乘。客至具餼
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
大事。建特祠。徵文於四方。上袞巨儒。恭人拮据佐之。釐
囊掃橐。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
才名赫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

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於帷墻惡聲不加於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曷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昉嫫語好爲佻賢馬書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歎繼則笑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非颺相公丹青之譽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旣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婭慶故授言于祝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晚香堂集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雲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傷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喧。寄跡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寔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彌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微含商。飲羽沒矢。吐涕笑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徹骨髓。屈指交遊。推見清穢。奇岸磊砢。偉哉男子。久而論心。幾忘爾汝。為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屏布諾。懸于片語。吳閭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寔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膺。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清白家風。真惟苗裔。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勲業荷珠。古

晚香堂集

祭文

卷八

二

來賢聖。誰能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嶷。煎若沸鼎。戰若劫恭。皤皤黃髮。蒿目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潘司空文

具區天目。孕為巨公。吳興甲閭。唯潘司空。司空治河。萬
派朝宗。水走猗龍。堤亘長虹。玄圭不錫。赤舌相攻。凡三
十載。埋沒膚功。孫曰客靜。年少英雄。為祖暴冤。公論合
從。原官全典。錫自九重。胼胝之勞。勒于鳴鐘。是客靜者
實推功。首伊誰哺之。產自吳母。吳裔家卿。為潘室婦。見
素大人。則惟德耦。刀尺篋。蓋鹽井白。尊章上食。賓祭
縮酒。檢括諸姬。部署家口。眾云母師。眾云畏友。大人倚
之。如左右手。國香入夢。客靜代昌。服官輦轂。世目麟鳳。
晚香堂集 祭文

祭震野楊公文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公
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皓皓黃髮。是咨是疇。遜髦
于荒。執政之羞。束帛于旌。我祖維求。三事夙夜。矜公壯
猷。公亦幡然。為余強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詔不
赴。眉壽燕喜。古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上賜杖
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鄰巷。
身繫安危。衣冠劔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舍公誰歸。粉
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厥辭。酌以大斗。化而
為箕。人生實難。慶吊須臾。嗚呼哀哉。居鄉長壘。居官去
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與言及此。能不傷悲。朝樂輟
奏。市杵罷飲。國論私情。老淚如絲。度耶縮耶。宜配公祠。
晚香堂集 祭文

祭范象先文

嗚呼。文正忠宣之裔。凡五百年而祭于光祿公兄弟。光祿之後。惟學憲長白公與兄耳。兄少孤。依母于陸中丞外家。長白敬事丘嫂。每見兄秀外慧中。奇愛之。奇憐之。恩斯勤斯。日望其長成。以慰母心。以報父兄于地下。已長白公就贅吳門徐氏。轉隨而北。余附書老蒼頭名秀者。視之燕邸。頗聊蕭不得意。余與兄語狀。兄尚少。默然傷懷。俛而泣下。已聞策名賢能書。則喜見眉睫。舞蹈不自支。又得乙未南宮之報。則典質書畫。買舟載牲醴告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五

墓。醉數日而歸。曰。某笑孺子。叔氏寔父我。寔師我。自今以後。脫有不給。與意外不虞。決不忍。又手坐視。置范家一塊肉也。然兄自此愈恬和。愈檢括。進未嘗造請。有司而退亦未嘗得罪于閤師三老。鄉先達尊。慈母性嚴下。呵晉交集。摘之。蹠則蹠。賜之杖則杖。兄涕泣受之。不敢出。挺語辨也。即有田廬橐裝。獨私諸愛女。兄談笑應之。不敢苛碎窮詰也。猝遇緩急。兄問之。質庫。又轉而問之。債家。昆勉有無。不秋毫怨對也。已尊慈棄杯棬。則拮据治喪。上狀請旌。毋節。當寧者。跪聞于朝。表厥宅里。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六

又行求善地。徙笏林墓而合葬之。其所費雜沓不貲。而兄亦蕭然四壁矣。賴長白公憫其孝且賢。授之廩。授之田。授之歲餼。舉為義庄主奉。而兄不以此自潤。且不欲屑屑苟且。負叔氏恩。修忠烈祠。修石湖文穆公祠。以長白公增助義田五百畝。建學憲祠。又曾托余請之孺初毛公。刻文正集。刻忠宣集。毛君之去郡也。則徵余去思文。勒之穹碑。以酬表張之德。又刻文正公之手書伯夷頌。為玉暎堂帖。以永其傳。其種種行事。急先務。知大體。可謂范氏之功臣。而不意兄之遂病不起也。兄移居吳門。某嘗勸之曰。願兄以忠厚培祖德。以寬大調人心。兄唯唯謝教。而長白公亦愛兄憐兄更甚。瓜葛相依。肺腑相附。今中道舍之而去。有杯酒。誰與驩。有心曲。誰與謀。有啼笑痛癢。誰與語。有巨細應酬。誰與任。有桑榆晚景。誰與娛。兄瞋乎不瞋乎。兄欲修范氏譜。刻石湖集。未就。長君未冠。婚未成立。學憲藍田之胎八月矣。行且得雄。而兄未及與湯餅之會。兄瞋乎不瞋乎。若夫視錢財如糞土。視屋廬如傳舍。少無覲于尊慈。長無覲于叔氏。亦然一身。拍手一笑。即有後事。後人學憲首肯之。心志

之矣。兄何必悒悒于九泉哉。某故遣某兒再拜而告之。吾兄行將爲兄作傳。以不寢死生彌留之托。尚其飲承引我卮酒。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祭陸君羽文

既托戒僧。虔作佛事。以資冥福。復設素祭。清酌爲位。而哭告于明故文素先生君羽陸兄之靈曰。嗚呼。君羽其遂已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護將。執手殷勤。當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歛。檣衾。當其藁葬。則賴長公鼓吹旌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遮族。而報不讐讀。君度遲緩。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雖淺土。血猶附肉。族不及逃。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尚覓見兒。夜臺寂寞。或笑或悲。今之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吾曹所師。惟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訓之。吾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決絕。盡此一卮。

祭黃蔡陽少宗伯文

歲在戊子。非闡掄秀。命公典考。英雄入彀。先子見材。忝在舉首。眾喜得人。籍籍額手。識者謂公。諸葛之秤無重。輕太尉之袒無左右。而彈者謂宰相有兒。將無澹臺善徑。子蓋善寶。遂以激不測之天威。而雷霆轟擊之太驟。先文肅且辯。且救。請試請覆。維時郎官之巡。徽森嚴。臺省之耳目輻輳。先子臨文。搖筆而就。銳若新硎。捷如宿構。鏢金不成。完壁依舊。至是郡人士始服主司之至公。而公亦頓洗向來之浮詬。抗疏歸來。自安枕漱。久奪鳳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九

凰之池。懶學魚龍之鬪。荏苒十年。乃屆辛丑。先子叨大廷之一鳴。未審公亦與聞乎。九原否。頃者黃門次公。慷慨陳秦。溫旨諭公。所舉非謬。位進秩宗。贈卹孔厚。祭天子之賜金。肅有司之遵豆。洞巷傾城。携老扶幼。肩摩聚觀。快未曾有。龍章者穹碑。馬鬣者故埠。冥冥夜臺。煌煌畫綉。此雖伏孝子之上書。寔則逢聖明之在宥。山峙水流。天高地厚。追昔感今。淚滴石透。嗚呼。公也。騎箕而上天。先子亦排空而化斗。痛矣夫。伯牙與子期俱亡。已矣夫。伯樂與騏驎皆朽。獨有身後百年之定評。差可

開眼前一時之笑口。靈爽如生。敬此杯酒。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一

祭汪侍峰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告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券。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母錢。俱化爲子虛矣。公不得已。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請門則關。人辭。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當面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舟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吾嘗聞一二

晚香堂集

卷八

祭文

二

縉紳。負公至千金。以官貧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貧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懸磬。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遊笑其旁。而病且歿矣。歿之日。一棺戢身。六親無倚。徒寄空櫬于郊墟墳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何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爲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嗚呼。痛哉。卷終

晚香堂集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張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父五典即海虹先生按蘇松風稜嶽嶽稱名御史歷官太僕卿公生十月李夫人孳之歸寧夜半火發臥下李燼烟焰中公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讞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丁內艱服闋又巡江西戊午建酋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敗之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卹典請繩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處之又上方略言經臣鎬大將軍栢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夷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公言言左驗天啓元年特命公按遼監其軍客曰公資十年矣俸六年矣兩差之期報竣矣又嘗上章請告矣公不往誰能駁公迫公者公嘆曰遼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為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駿馬預遣

妻孥先去以為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其孤憤勃勃填胸請脂車兼道而前矣既抵關袁經略先納降夷三千人雜屯瀋陽三月賊犯瀋被陷川浙兵戰死

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公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賊已薄遼陽城下矣勸公者曰公監軍與經略異處方與守土異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公曰我一腔熱血欲洒此地久矣賊至我兵出戰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少却明日復圍城公與諸大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夫畫地為堅守計公守西門登埤環擊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賊車薄暮內應城隅火燭天公衣繡裊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叛賊李承芳曉來伏謁搏穎謝無狀公曰汝為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賊取公去承芳扶公並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焉公見賊挺立于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牙繡憲臣有為犬羊屈膝耶戰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披靡賊怒摔公出復呼回為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公公引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為歸耳奴知不能

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諸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護張使君。公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爲好漢子。索命賊手。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遥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永芳歛而瘞之。建祠于北門外之演武場。流入鄭良弼。祖天弼。杜時隆。自遼歸。目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上悼憫卹錄。賜謚忠烈。賜廟額曰昭忠祠。省城又合祠于都城。賜祭三壇。賜衣冠葬三百金。廕長子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贈公大理卿。再進兵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五

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從御史張慎言。李日宣給事中。尹同臬之請也。公狀貌魁梧。豐頤廣額。面頰美髭鬚。兩目燿燿如閃電。初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裹黃金甲。被髮仗劍入內。及期誕公。公官司理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丞繼宗許忠節公達。揖公而前曰。虛席以俟久矣。至是遂符前讖云。往者遼報頗棘。海虹先生速公啓行。星言風駕。不三月遂及于難。得報先生曰。吾知兒預有今日。久矣。子道濬以諸生。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公之遺骸。而海虹先生泣止之曰。徒死無益。濬詣闕上陳。請兵

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雪國憤復父讐。斯亦忠臣孝子効死畢命之秋也。兵曹但覆補錦衣實缺。以需後用。濬壯志不遂。製銳矛千枝。送部滅賊。又請仗節渡海。往勸李暉。李棕。廢立之情形。并窺毛帥牽制奴酋之虛實。其忠憤驍雄。所謂非是父不生是兒矣。若使濬領勇士數百千人。獨當一隊。仗以聖主之威靈。助以厲鬼之血戰。必能手縛賊奴。賊芳。浩者置之檻車。獻俘死者。劍其舌。霍其目。鑿之磔之。支解之。祭忠烈公之墓。而後輿其喪以歸。豈不快哉。昔袁履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四

謙與顏杲卿同坎。猶有死時一足也。張奏得杲卿之髮。妻疑之。髮動。猶有髮在也。今忠烈埋骨何方。返櫬何日。世路悠悠。如顏氏張奏之容。又何在。徒使九旬祖母。七尺孤兒。招寬望祭於數千里黃沙白草。凄風凍月之間。嗟乎。慘矣。慘矣。雖然。公能令叛賊修治民之禮。異類營忠臣之墓。又能令降者逃者盜餉者中途觀望者。悔死。慚死。恨不從公同難。以死則公之英風峻節。真可激發未死之英雄。恢復垂殘之途局。豈直與何公廷魁。高公邦佐。冉足。稱山右之三忠哉。故陳子諾濬之請而

孫漢陽太守傳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庵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后辟行省為迪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于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謚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婁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晚。恣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廕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五

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而後去。故人踈族。一遇之以誠。款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魯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棖一枰。一木一石。往往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阜雪堂。敦復堂。赤霞閣。期仙磴。老圃。菴。齊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松老柏。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寒。而寒有澄泓蕭瑟之意。客退。就明窻。斐几間。或臨古畫。或抄異書。有挑以俗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做宋仲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六

溫隸篆八分。追蹤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于請無虛日。人有贖貌公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真率采聲而已。公聲音洪暢。狀貌疎野。居恒好着民間平頭帽。笏綴小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為平湖令。與公無平生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曠徹九泉。其為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

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爲之后。曰世鶴。華亭邑諸生。拮据葬公于細林山之陽。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礪田七百畝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寓焉。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爲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爲名書法書。彈指流盼之間。潤若驟雨。崩若潰墻。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舍漢陽公。吾誰與歸。

安硯亭先生傳

安茂卿。諱紹芳。居無錫之膠山。山有滌硯亭。因自號硯亭居士。安氏自勝國及明。多豪傑。鄉長者。嘉靖間。有如山公。登己丑進士。選庶常。守裕州。歷雲南僉憲。生少峰。公希堯。希堯生二子。長光祿。署丞硯泉。次即公也。公自少眉目娟秀。顧盼迎人。舉體無凡。雅有貴表。僉憲授以詩句。心開意明。十歲工詞翰矣。稍長。讀先世藏書。動以寸計。當廣坐拈一題。下筆衮衮。氣吞多流。而獨好有韻語。不輟。少峰公呵禁之。扇一室。顯精公車言。遂與伯兄

同裏青衿。稱安氏雙玉笋。是時甫十七。娶吳孺人。孺人屏謝時世粧。德業相勗。公不復展轉。內顧刻苦。下帷視。一第如解衣。相似會貴人子。爲狡獪所弄。波及公。廢書。曼聲聊蕭。不自得。跳身者久之。聞少峰公墨家難。口白。門紅板。桃葉竹枝。豈我事哉。疾趨歸。內外之關立解。而僉憲公與王安人。後先捐館舍。公匍匐治喪。墨瘠不能起。見者傷之。服闋。散素裝。結海內墨脚。劔客入京都。上書白冤狀。投刺巨公。即陸平原。謁張壯武。王仲宣。謁蔡中郎。無以過也。奏下南法曹。首鼠者居半。公嘆燕邸

不可以久留。還里門。得祝少峰公舍祿。奉母命析產。肥瘠聽兄。毫髮不以屑意。家有西林一片石。多偉木。壽葆公疏清泉。累層臺。構傑閣。結幽亭。蔣竹種松。分蘭莪菊。時時命魚舸。鹿車往來。其中築肉飛絲。傾尊仆石。雞號燭跋。不聽客歸。客擬之安陵食。朝川庄。詣門者。茶馬相嚙矣。稍挾片長。公居停之。推轂之。其則解衣授餐。使得所願而去。公雖豪舉。聞江東。酒後耳熱。勃勃若有碍。騰者在。再上書走闕下。賴劉侍御挺身直其冤。公乃更名泰來。字未央。拮据葬父畢。裹篋北雍。已丙戌子。罷歸。辛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九

卯幾入格。會房考爭甲乙名。兩報罷。公自此半耗雄心。又苦艱子。建白榆閣。以祝多男。連舉丈夫子五人。稍稍喜見大宅。形諸詠歌。命子珩嗣其亡兄。告廟行禮。未幾喪母。又喪婦。哭不勝啼。喉嚨間咯咯失音。形容憔悴。竟不起。春秋僅五十有一耳。公彌留之頃。絕無沾戀。撫瓚頂目。瓚者再已。而嘆曰。吾生平器高局遠。不屑屑。擢觀問生產。然歷盡菀枯炎涼之感。瀕死者數矣。丁卯歲。幾落奸人猾胥筭中。可以怖死。詣闕。三上書。纏綿十二年。莫適為援者。可以憤死。七入棘闈。不一售。可以慚死。

哭父哭母。哭伯兄哭婦。又哭鵞兒。可以痛死。嗟乎造物以六親刀俎我。七情爐炭我。徃役。啣錙。我又以虛懸不寔之功名為且吞且吐之雞肋。以掉戲我。其幸而不死者外。則登眺有名山大川。交游有文人才子。內則司封公。肝胆相孚。膝下雛眉。目如畫。而又幸有醉鄉詩社。金石。鼎彝。破愁懷。結塵想。故得延歲月。至此。然吾豈沉酒。酒人風流。教主哉。公豐頤廣額。雙耳垂珠。然諾不輕。諧笑錯出。親知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冷面相拒。司封公創義田。公佐產以贍貧族。處閭閻無褻容。交貴游無詔骨。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十一

暇即枕漱百家六籍中。過輒成誦。畢身不忍忘。字臨曹娥碑。畫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里中兒童。購不易得。姑以自寄。其瀟灑標韻而已。郡大夫嘗以修志。敦幣聘公。志成。嘆賞有良史之法。詩名清萍集。二京集。芳草編。西村纂。行于世。皇前子循序其詩。王元美為西林記。其他四方名公。往復報贈者。不勝書。子五。長。次玉。瓚。次珩。次瑤。皆孝謹。爛文章。卓然有父風。陳子曰。余屏山澤。不獲交茂卿。然時時聞之。吾友徐長孺曰。安公動無缺彝。言無判德。凜凜駕行君子哉。獨以沉

寃未洗。榮名未立。寄跡交游詩酒間。以夷其胸中五岳而已。假令早遇顧叔時君子。雍雍弦誦。必且虛席爲東林首座。豈至偃塞西林一片石也。故有感而爲之傳。

王峰道人傳

錢塘有玉峰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袞袞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各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選賞無所恤。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羞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岩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嗽於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扁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暮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峰。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始舉子乎。俄舉子。駭而名之。即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

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飢活十餘萬人。理俘孽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熒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察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遊。妻東與王汝中，最懼。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峰道人如故。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十一

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老于解及他書甚衆。踉進道人，道人咲而領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江陰貢太公傳

太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其先大名蒲城人。宋南渡徙宣城，始祖師元，又徙江陰。三傳而以科第起家。曰斌爲戶部員外郎，生子曰學靜，爲南臺御史劾瑾璫，廷杖削籍。再召山東按察司僉事。學靜之子爲龍陽翁，龍陽之季子爲暨陽公。少開敏，落筆有雋聲。屢試童子科被放。因太息廢書，代翁支大役，腹笥口占，不屑屑爲纖書機利。周孺人櫛束舍人兒，又甚整而賢。家以此漸饒。龍陽翁道遙寡營，但召酒人爲轟飲，飲且盡一石。旁指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十四

公笑曰：老人臨食不嘆，甘寢不魔，此伊誰力也。公與伯兄姬所居距數里，餉遺書訊不絕。兄中危法，公傾貲援救，始無恙。退亦無自功之色。遠近有緩急告者，立應之。應而負者置不較。契券盈笥，視若故紙，并不知其爲誰何氏矣。性伉直闊爽，遇可恨人及可恨事，輒颺去，不則痛詆之。卽名流貴介，凌折無所憚。酒後耳熱，面摘人宿垢，隱癢，聞者口噤手顫。幾欲穴地人，而公刺刺不少休。諸子跪諫之，公咤曰：汝欲我爲無口瓠耶。第善言，旋亦善忘。舌有肝腸，胸無柴棘。雖置公刀俎上，公飲啜狂笑。

自若不能難也。公恨不竟儒。而癖書甚于儒者。每讀司馬氏資治通鑑。手錄忠孝烜赫者。粘之座右。以代義方。又念南渡後宣城陽旰晉陵之族。散佚不收。纂成貢氏譜。良史嘆為弗如。二山君。癸卯舉于鄉。公志意益發舒。與周孺人陰為德甚力。撫嫡兄之孤。如已出。迎王氏孀姑。養之終其身。不修故郛。不闢戶外事。從廢圃故園。芟刈疏治之。藝名花。灌修竹。傾尊仆斗。奏肉飛絲。燭跋鷄號。未聽客去。邑令肅公為賓飲。公咲曰。田庚野老。不能與子大夫相周旋。請辭。公酒杯流行。諧笑錯出。似狂為

晚香堂集 卷九 十一

人畫策解紛。不顧毫髮利害。似僕清議格物。嘗持是非名教。以誦其座上人。似翹陳子一言以蔽之。曰。貢太公。古之遺直也。公歿後。二山君成進士。宰東陽。推卓異第一。其諸子皆以文行有聞于時。

陳子曰。世人談笑有鑿邪。故秀鐵面以嗔作佛事。世人對面有九疑。故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畢露。古之得道者如此。而又何疑于太公乎。大剛則折。公不以剛損。太直若曲。公不以曲免。孤行一意。得全其天。為布衣則公為綉衣。則抗疏瑾璫之名御史。家風剛直。易地皆然。

信貢氏祖孫之有種也。故諾東陽君之請而樂為傳之。

晚香堂集 卷九 十一

有道鳴鶴李公傳

鳴鶴李公字受甫上海人即聘辟不應仲昌之后也晚
峰翁得公最暮十二善綴文貞齋趙翁試一題援毫立
奏遂選為贅壻子視之十八補金山衛庠生才名昂奕
弟子北面者屢滿戶趙翁連舉二雄公謝曰某可以歸
矣歸則吾何以供兩尊人具甘毳甚腆晚峰翁為撫鬚
捧腹幾忘其貧翁亡諸子驚遠游獨公拮据治喪造次
緘悉准禮家言無憾行營善地不惜罄產贖坏土于祖
墓旁費且鉅匿不令母氏知也四子迎養母毋過從公

晚香堂集

卷本

傳

七

頗數曰老人非私少兒但覺兒夫婦酷知我痛痒冷熱
耳公授經他所母疾輒怛怛心動遙歸欠身榻旁為揣
色聽聲疾良已飲食衎衎者十餘年已棄杯棬公墨瘡
焦枯幾類死孝即春秋饋奠猶作孺子啼目為之青而
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之癖每念先世儲書積至萬餘
軸嘉靖間倭奴關東郊舊居委書泥淖中填踏而過自
後不復更能收合則多方訪購之自六籍百家以及山
剽冢刻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水眠食減
損碎叩之某事云出某書某卷某行且指數以對鈞引

貫串應聲如響即容軒公集與武經註疏其手跡歷歷

猶存蟻虱頭可念也龍郡丞念公久困學宮將無為
風氣所錮移文更之不允公咲曰雄飛雌伏宰物自有
權輿老蠹乾螢此儒者事也遑問其他于是下帷益淬
勵課趙氏二子皆補諸生以報貞齋翁而程督逢原逢
申不假貸小拂意為攢眉愁嘆二子見之凜凜甚於鞭
笞董中行貧而才垂三十猶試童子科公器賞其文妻
以女次年遂登賢書宗人敬庵君素封艱嗣雅屬逢原
公曰非望之福道家所忌暴得萬金不祥請辭已而聚

晚香堂集

卷本

傳

八

族爭立立者之產悉殉於仇家而訟終不解公潛為營
救得免而身則泌水衡門朝絃暮誦父子熙熙如也事
伯兄女兄謹兄之女適倪而發公不絕餉遺既歿祭奠
皆成禮與配趙白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絮語不加于
童僕惡聲不及于犬馬介行矩步鈍口眸容愜愜以惜
福釋交為第一義不喜見羶熱貴游亦不喜赴讀法鄉
飲禮曰山衣田冠未嫻整折所羨惟閑然篤行長者而
已丙午逢申捷音至公咲曰差慰寂寞已罷免歸亦不
色溫曰兒豈薄孝廉乎吾家養庵公何如人也逢申結

草堂於笏谿之南。公過而樂之。賦詩云。此堂未易言。卜築寒士三年構。一屋砌石栽花見遠情。板橋曲沼成幽谷。從古豪門闢麗華。只今何事傳蓮軸。愛我郊西半畝宮。歲歲春風醉醞醑。其他登臨觴咏。率本之性情。而無郊寒島瘦之病。晚年日疾。詩亦屏去。強半茹素。奉竺乾戒甚虔。簡稿不留。今逢申僅刻十之一。曰碧梧軒詩系。與容軒希獻兩公並傳。鼎足不朽矣。

陳子白。李氏自洪永宣景天順以來。纓黻蟬連。門業比于王謝。及公已貧甚。而孜孜好善好書。老而不倦。豈非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十九

真清白吏子孫乎。古者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御史大夫。跪受濟南之簡。晚至宋儒。經行可觀。天子用宰相。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中。今公經明行修。豈出古儒者下。而綸不挂半通。養不待五鼎。識者相爲惜之。猶幸身沒以後。慈谿君捧輿命告於泉臺。鐫詩系傳之枕苑。積德于子孫者。必貴積書于子孫者。必文。誰云天道無券契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父子之謂矣。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臯。已更臯爲陶。甄甫其字。號遂昌。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綬相望。而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啜爲。吾聞至人多好醉鄉遊。近無復問津者。請撫髀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調方伯起居。急盥櫛。問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却藥餌不嘗。君手調以進。輒頷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二十

詣。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強起。故作健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夢語有立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又手硬坐。得睛不相屬。置人緩急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爲橫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雋韻。似將折節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然每當志敵意得。鼓三搥。雞三號。猶嚴扃門戶。不聽客歸。觥籌交飛。排調錯出。不沉醉不

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
貌○魁○岸○廣○頰○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卅○時○能○控
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
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
金○結○海○內○劍○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遼○東○一○殊○死○戰
以○報○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寒○書○生○枕
酒○徒○膝○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
氏○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壘○仆○觚○斗○履○儀
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囚○酒○星○于○天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獄○盡○大○地○林○田○悉○化○爲○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日○不
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解○酒
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噉○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
大○夫○不○餽○糟○不○啜○醢○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鄴
陽○王○素○節○得○罪○被○逮○路○聞○哭○喪○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
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勝○唐○王○孫
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滿○浮○大○白○酌○君○牛○山○之○墓○呼
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
生○前○一○杯○酒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柏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
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
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決于睫
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
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
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
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傲弦涇上陳穉
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蓋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
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舟州
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巳丑余與徐長孺
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鏡
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
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鉶釜而
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味爽上食婦倉
卒不能辨爲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
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頗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

累日。既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為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黯。既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非游無所遇。顧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略。有名將風。顧叔時為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途陽黃鬚兒。皆折箭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咲。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賓至如歸。以穉登之年與才。心敞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為解。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侄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為薊門游。崑崙行別穉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為掩抑淚下。崑崙即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為王先生壽。天下聞而成高之。今春崑崙以穉登病告。余以為即病不必死。未幾哭穉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柩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溼陽兄弟皆歸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倣弦長孺。皆先亡。即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通生通死。通合通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同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即有觀亦為之嘆息。不已嗟乎。穉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穉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傳二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恂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疊葉簪紵，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木同舉于鄉，姬甚，相約為婚姻。劉太公為威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既捐館，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貴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姬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躡躡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歎曰：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五

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妹，人人解頰，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笞罰。每病熾，昏瞽于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跣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為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黓，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于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

事。博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矚其生

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益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穴中，無死法。况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毅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扁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積麻，尺寸不外索。司帑父唱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為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橐。曰：少染指，恐為吾婦錢淑人所咲。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薑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其旁，亦不復少有異同。寢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室中木榻稀帷。即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悃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為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埏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頰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縞入門，單率如窈婦。問之，即劉家錢淑人。

也。僕御熟視。揜口咲怪其踈。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褻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闕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入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餘年。而余與之遇。索咲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自揚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懼。而母忽鳴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荐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詩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攻書箏。喜讀史。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

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遘內外之喪。產漸訕。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咲曰。余之病而從方外遊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蛇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

塔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於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矚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遊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九

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累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錢母陸淑人傳

陸淑人者誥贈中大夫山東右叅政忠所錢公之配宮允抑之方伯康侯之母也錢氏出表忠裔元有修職郎國馮者自臨安領嘉興侯因家焉尋析爲嘉善人四傳爲邑廩生世華其子萇精于醫纂醫海二百卷萇生晒晒生貞是日柏峰公中嘉靖丁酉鄉試令允溪歷揚州汝寧二守以廉吏稱柏峰生心亭公吾仁入太學贈叅政娶曹贈淑人舉二丈夫子長即贈公贈公自少醇謹卓然以儀軌自居及長議婚得長汀丞陸公女十五來歸保母趙媪睨而嘆曰新婦神明意審矯矯道上異日祿幢褕翟中人也既廟見出朝尊章調御上下逡巡皆有方局宗人不敢以年少目之矣初裝遣廉薄已叔奴盛孺人入門統綺相照環珮之聲璆然淑人處之晏如盛產兒外家具文祿錦棚犀錢玉菓相屬而淑人舉子但率女奴治食以供湯餅客而已然淑人待盛無間言每事推掖之使前調護甚力贈公當析箸探策得西第輪奐方新堅以遜其仲而自處故居稍稍漸理堂構經營部署悉出淑人手中即心亭翁嘗許萇治費不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三九

思索也。既居別宅。去曹太君僅百武。淑人逸居不離側。老姬小奚遺餉。趾相錯。數偵其所餐。加損爲憂喜。太君常謬爲勇噉。以懌之心。亭翁病隔。贈公與淑人承響床第間。侍病不解帶。治喪不勝衣。諱日生辰。饋奠飲泣。卽推及王舅姑。率子姓。跽拜如禮。潔齋謹恪。說者謂其有詩禮薦沈采蘋之風。贈公性弘恕。不喜苛察。園丁有竊瓜者。家人有乘火攫金去而娶婦者。悉貫勿問。反好語囑之曰。無爲主母所知。而淑人則治家嗃嗃。男女不比肩。寢興不失度。賞罰不僭約。卽夜半猶秉燭省視。曰。雞

鷺逸乎。創門牝闔乎。灶突燿火不息乎。則又呼其子。而質之曰。而渴欲茗乎。而餒欲餅餌乎。而寒欲加衿乎。如是數四。乃即安。贈公遇荒施賑。遇疾施藥。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峻却祖姑比隣之產。曠史生鬻。兒撫任氏一門疫厲。沒而經紀其喪。入以告之。淑人贊嘆從臾。惟力是視。不忍以拮据纖嗇謝也。贈公嘗咲曰。家乘有健婦。書種有佳兒。豈復裹絳掖埋沒枯螢老蠹中哉。遂謝去公車。日以課子爲事。手錄古八格言警語。榜之屏障間。諄諄以忠孝廉節相勸勉。淑人更以

方嚴佐之。未辨色。蹴使興。燭垂跋。趣再讀。鏗落浮華。封蒨混沌。凡一切大人游少年場。以及詩壇酒政之豪舉。非唯不使近。且不習也。文社有會。贈公拈題危坐。淑人走爨下。張具繼以然膏。未嘗敢告欲。賢師友過從。爲咄嗟立辦。皆豐腆。而約束二子。不過數醬肉。三浣衣。稍請更易。瞪目怒不許。曰。孺子輩。乃敢快意耶。康侯癸丑成進士。抑之登丙辰殿試第一。賀者傾城。涸巷來觀。淑人痛贈公不及見也。謝客拒筐篚。間有趨羶附熱者。禁勅勿與通。曰。先君子嚴義利。謹取予。處後守雌。素風如昔。

若導之。關說長吏。漁獵細民。吾家兒羞而不忍爲也。嘗語仲子曰。汝司寇。無以三尺法。笞人于丹書。語伯子曰。汝史氏。無以七寸管。峨人于青史。二子退而識之。康侯欽恤三輔。多所平反。抑之修。神廟實錄。不輕置褒貶。一字緊。惟淑人有紳訓焉。贈公玉立白晢。方頤豐下。與人交。溫洽詳緩。觸之不怒。挑之不爭。不乘急減值。不小惠市名。客有負債者。歸其券。有負心者。則俛而笑曰。此宿世事也。笑而貸之。邑大夫謝公。嚴以老更之禮。一往輒不赴。栽梧種菊。頗其堂曰清鑒。更自號間棲居士。日

與仲弟衛慕公出入飲食必與俱。怡怡如也。淑人待外家無私假私與待兩婦無左袒右袒。質明而起。操作如壯時。勸之盍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晚年戒殺。好竺乾先生之言。彌留時。命眷屬環念大悲觀音者數千聲。氣體香潔。柔和如生。雖不學佛。故是學佛作家。然巫覡師尼及見鬼人等。則門庭削跡矣。抑之名士升。康侯名士晉海內號稱兩錢。比于眉山二蘇。金華二陸云。

陳子曰。贈公戊申前逝。淑人優游祿養幾十五年。抑之

康侯似可少釋終天之憾。而語次輒泣。不自勝。曰。吾于兩親有至痛。先公手抄六籍百家言。授以句讀。若望以名世。而不聞兩兒南宮報。一痛也。臚傳首選。遠近識一面者。皆為額手。而淑人追念先公。反為之喜。極而悲。歡噓罷飲。一痛也。兄弟晝遊京輦。擬以板輿迎母來。重去家。不可強。一痛也。士升艱子。淑人禱禳以祈多男。今舉兩雄。長者娶婦。裹青衿。次者讀書。已上口矣。而母與先公。曾否對咲地下乎。一痛也。弟代北門守。兄乞南陔養。而晉有疆場之役。母大憂。已觸瑄酸。几叵測。母聞之又

大怖。一痛也。今主聖清時。禍本頓拔。兩兄弟方將式歌且舞。以薦膝前。太平之觴。而母不我待。一痛也。六痛填膺。九原誰告。所恃以不朽吾親者。在志表傳。朱少師。錢宗伯。業已憐而許之矣。兩公袞而史。子布衣而史。敢稽首載拜以請。是故陳子不辭為之傳。

晚香堂集

卷九

三

李母楊節婦傳

節婦楊氏。青浦縣學生李光初之配也。其父為中丞。明石公祖細林公。稱名族。少嫻于女憲。甚有德音。十八歸李君。性剛介。言咲不苟。妯娌莊憚之。嗚。李君曰。新婦不曉事。盍置副。李君不為動。讀書山寺中。風雨。壅鹽。晏如也。戊戌。應督學使試。感寒歸。楊氏初舉兒。投兒李君懷。而身則力疾藥。裏間。搯色聽聲。露禱請代。李君竟不起。楊氏號踊治喪。陰挾利刃欲自殺。遮止之不得。忽斷一指投棺中。哭仆地。是時孤兒纔二十六日。熟睡。老嫗衣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五

衽間。嫗驚怖。頓足長號。兒墜地。賴寡始急抱之。得活。食頃。楊氏始甦。已亥。葬李君于青浦故隴。奇寒裂膚。指斷處。猶痛不可忍。無何。子女病痘。楊氏裹血挫針。佐醫。瘳費。居恒屏跡一室。隣童村媪。汲漿索火。未嘗望見顏。而惟為孤兒求智慧。禮觀音文。為求延生。禮諸經懺。其他巫覡見鬼人等。不敢闖入門限一步地。孤兒五歲喪祖。隨寇喪禮。已為宗長漁其產。垂盡。楊氏負孤兒對簿。哭而過市。謁訟庭。縣大夫憐之。事得解。而貧愈甚。勅孤兒出就塾。余見之。李先生坐隅。賞其奇穎。遂以女字之。

稍長。從游于泖濱海畔。楊氏憂虞萬端。淚從腹中落。戊申歲。惡。孤兒臥篤疾。楊氏營護始得瘥。與幼女刺繡買米飯。兒嘗絕粒。檢得敝枕中菜。豈升許。煮糜。旋不忍下咽而止。已酉。嫁女。丙辰。孤兒娶余女。而楊氏逝久矣。初已酉。除夕。楊氏色慘然。嘆曰。未省明年此夕在何地。庚戌歲朝。受孤兒拜訖。出素履一鞞授之。曰。未亡人將赴十二年。前舊盟矣。孤兒心悸不自持。亟奔告寡姑。邀女兄弟競相勸慰。楊氏執孤兒手曰。誓不食明年新。我志已決。至八月。孤兒生日也。絕粒死。嗚呼奇哉。孤兒名大

晚香堂集

卷九

傳

五

節。積學能文章。郡侯陶公。邑侯章公。鮑公。學師熊公。嘗拔置第一。士論傳寫其文。以為楊氏植孤之報。目前雖未遇。其志意卓犖。望而知為鐵石奇男子也。夫臣殉君。婦殉夫。等節耳。然為忠臣托孤易。為節婦保孤難。彼其仗威靈。揭名號。收拾四方英雋。豪傑。以為忠義倡。而楊氏以孱婦抱孤兒。寒幙殘燈之與俱。畸形單影之與侶。斷指于十三年前。絕粒于十三年後。蓋女中之龍。遂比于伯夷叔齊也。若其保孤而孤立。則又加于忠臣一等矣。李之先有鍵齋翁。剖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座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下。世稱為李孝子。惜不載青浦志。而楊氏之奇節。復使之泯泯無聞。非惟得罪於名教。且得罪于鬼神。余故作傳一通。藏之山中。采風者表墓旌廬。或亦有徵於斯焉。

晚香堂集卷九終

晚香堂集

卷九

晚

三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記

吾朝揚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泐為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觸髓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臨川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臯比。何渠出濂洛關

闕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為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刪于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幾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

題王仲遵花史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設土剉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日造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咲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咲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荆畚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題宋秋士情種

甬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于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贈客。則人所狎而習觀者。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能作方丈字者。方可縮而書。鬻觸之榜。是故古有應真擲一瓢渡海。特游戲神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才。醉歌黃鶴。笑指青霞。風氣日上。足散人懷矣。鬢眉諸吟。霏霏如珠玉屑。顧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此恨也。情種

晚香堂集

卷十

四

三

一編一語。入情萬劫不死。快讀臨風。碧雲明月。侵人矣。暇則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喻麋。司空圖松枝。筆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問每書一則。應勝神仙。赤文綠字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瑣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尺。八為白雪之歌。墨光射。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請為秋士下一轉語。

題素位編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枝贈人。即以典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葉濃艷。予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幾盡。惜哉。葉爾濃艷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吾言為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余之文。其徙而下乎。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四

題顧仲方樂府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綉虎之才為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時因杯酒問動鄉國之想乃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障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五

題永康十景畫冊

余嘗欲紙衣鐵杖訪包羽明於永康羽明寄書止余曰僕吏隱此中三十年心腸面目如故且與陳使君有函蓋之合道人安穩無恙無煩渡江使君明如鏡介如石清如水穀登而訟稀士馴而民靖古人有詩云縣官無一事蝴蝶飛上塔使君近之矣生平鮮他嗜偶逗空青翠微中獨往獨來獨歌獨嘯似欲遐鶩躊躇而去者無奈為職業所束則掉頭轉睫無一日不在麀背鳥毳上也羽明乃徵名手摹繪永康十景以贈使君使君試一展玩之不杖不屐入桃花壁不舟不車入青松廬不瓢不桃飛瀑濺巢不絲不肉啼鳥滿屋蓋寸管方幅間全領烟霞勝臥遊遠矣昔子瞻謂斬黃之間多異人其最心折者無若方山子陳季常每相見岐亭時多和汁字詩季常遂為戒殺里人化之至有不食肉者今羽明夙具素心而使君復歌惠政今之永康其即昔日之岐亭耶羽明曰余何敢望坡仙若陳使君當是季常復生真所謂斬黃異人也置之佳山水中不愧矣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六

題高保山詩畫冊

黃大夫佐松郡三載餘。將吏士民畏而懷之。騰卓異聲。為諸侯冠。而公顧笑曰。吾飽此中尊鱸。輒思故鄉。薇蕨不置。得反初服。與吾太史兄飲泉亭中。習靜軒上。或召故時父老于水雲深處。榕可蔭荔。可食芙蓉藕花。可紉而佩。其他一切。粵。誹。苑。枯。悉。付。之。漆。園。之。蝶。而。已。吾。兄。負。聖。賢。豪。傑。之。略。度。不。堅。臥。而。吾。且。代。兄。灌。園。姑。私。一。壑。以。自。秘。如。否。否。者。青。松。白。石。為。嘲。我。至。是。慨。然。挂。冠。歸。矣。當。路。慰。留。數。四。士。紳。攀。轡。者。相。屬。于。道。清。風。高。尚。當。于。傳。賀。監。中。求。之。而。公。又。得。異。人。秘。傳。長。生。之。術。從。此。不。爐。不。扇。吐。納。數。年。則。高。保。山。又。如。崆。峒。箕。穎。並。傳。于。後。世。為。題。其。後。以。送。之。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十一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艷。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十一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為真修。以此度眾生。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為真度。請問真者何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父母未生前。胞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比向何處修。何處求。却說甚真不真也。陳眉公曰。請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團。橫天塞地。如子胥報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無暇。覺此心與境。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憑。全憑了念。如此人。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七

天眼目。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也。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褶河南。楊凝式筆意。與東坡別一門庭。東坡寫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子。近聞結廬廬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即石髓石室書神明。且當授之。何況此卷。嵇叔夜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似于此道。猶有望崖之歎。余每云英雄退步即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閒事。延伯真其人也。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十一

題周僕射像

太常寅陽徐公。既為名卿。旋念親老。上書還里中。晏坐
焚香。絕不問戶外事。客有見燒者。夷然不以屑意。曰。伯
仁有言。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因繪伯仁像
懸之齋中。而公意更有廣于顛者。曰。天下大矣。自古賢
愚貴賤。其一時相去若甚遠。而轉睫彈指之間。往往皆
化為飄風游塵。而不可得。夫至於不可得。而後知曩者
經營較量。恩仇嗔喜。孰非夢中分別影事哉。此適足以
資達人之喟喩耳。且天下亦何所置分別也。造化之理。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有桃李。則必有蒺藜。有鳳麟。則必有梟獍。有五色卿雲。
則必有十日黃霧。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如欲人擲而事
汰之。無論支離窘束。勢且至于困而不可繼。而于雅量
無乃傷乎。故子輿氏之三自反。真不如顏子之一不較。
若顛之僅容數百人。抑又狹矣。太常為語余者如此。公
性質淡泊。與物無競。操不繫之舟。策獨後之馬。終日與
人交。見者不知其為太常。且不知其為盛德有道長者
也。公為文貞家孫。文貞歷事兩朝。前分宜而容其濁。後
新鄭而容其橫。皆休休以度勝者。而公薰習祖德。為最

深。故生平未嘗設豁谷叮咛之行。以加人。而人亦不忍
以機智欺公。凡世之一切賢愚順逆。飄焉野馬之觸于
前。海鷗蘋葉之適相浮游。而莫之涉也。夫容人者。有機
心。則為範圍。有傲心。則為不恭。惟處之以無我。而應之
以無所事。斯非太常之容德歟。太常清譽滿朝。天下莫
不拭公一出。一拓文貞未竟之緒。則東坡所謂此中空
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太常公足當矣。于是題數
語于僕射像以歸之。而述公之志如此。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題醒池春永帖

俞安人楊氏都水郎南濱公之女、魏園公之女甥、名士
直之母也、治家課子、極有德音、癸亥七旬、遠近牛酒
蒸鴈、填戶外、堅謝不納、而紳裾以詩歌、庀觴者、則命小
史錄而藏焉、是帖所以刻也、吾郡未有、初者、創自薛更
生、始余謂是帖宜屬衛夫人書、捉美人金錯刀、刺織女
支機石、麻姑緩酒、董雙成、炙玉笙而歌之、乃大快、直
曰、某母氏何敢望此、諸公詩、擲地皆有金石聲、奏之安
人傳之子孫、足稱俞氏、天球河圖矣、敢不稽首以拜、石
交之賜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十三

跋乞松詩

西生上人乞松詩、自法相至玉岑山門、補松二三里耳、
吾嘗訪西生於法相小軒、修竹萬個、青入簡編、今又栽
松夾道、使人曳筇行歌、入門看竹、出門看松、此一段蕭
洒風光、皆從西生筆頭上乞來、吾嘗聞之、無松種、松有
松護、松如新、嬰兒我如醉、盤湯餅客詩、則錦襖繡襪、
吉祥、賀章也、誓令此松、穉且長、長且壯、壯且作垂髯翁、
共作歲寒老友、當自今日始、西生試以吾言求之、必有
為十八公作大喜捨、大護法者、請鋤破白雲以待之、

晚香堂集

卷十

題跋

十四

五會圖跋

癸丑四月、讀書東洞庭之翠峰山、居得良友二、則王參父明高兄弟、松影泉聲、間以香茗消之、一日出此五會圖相眎、余檢得元美司寇吳中往哲像贊、屬蓮儒書之、以補五圖之後、夫同官之忌、往往出于同鄉、其生也、與魑魅爭光、其沒也、與草木同腐、何如五先生以勲德名位、全始終、則平日道義切磋之助也、參父兄弟每訪余、所談皆先世家訓、垂百年餘、而文恪題名記若新、若他素封子弟袖中之間、能辨此一蠹楮否、若參甫兄弟、真晚香堂集、卷十、題跋、十五、可謂王謝舊家、家雖貧、出入必備、其篤尚友于、可想見文恪之門風耳。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宋制告與勅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以上、始命辭給告、餘則令吏具抄降勅而已、唐最重告、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克禮儀使、勅牒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不他屬也、大光廟擢之講帷、今皇帝追念其盤、累登禁近、八座正席、三代疏榮、雅知譽命之方、新猶歎遁思之甚久、歷按差次、遷除告勅、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觀矣、公七十一時、手書數通、用以發皇祖德、對揚王麻、而冢孫貢士庭、則請礱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宗禮藏熙陵告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曆知諫院官告、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廷能流通、見在之祖跡、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煥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與顏魯公自書告等、豈必商伯乙、周淮父、乃足以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庭之謂矣。

卷終





陶元暉中丞遺集

陶

中

丞

遺

集

滿日文化
協會印行

陶元暉中丞遺集目錄

卷上

遣將分鎮以收鎮奠疏

辭職疏

聽勸疏

達獄候訊疏

卷下

祈雨文

得雨謝神文

發運祭海神文

登遠原非異域議

與武德道白完白

陶目

稟某院

稟餉部李西卿

與沈總戎

與某光祿

答樂安縣

與文登縣

答大同撫院高第

答陳推官

答張積水二

與蔡遊擊

答署藩司程鳳庵

□□生員劉芳聲

上高東溪書

諭帖

論帖

復尹大陞

與兵部主事李敬軒

蔣紹芳諭帖

答陳鴻勳方文麒各一通諭帖

復秀水縣范一

與左光斗蔣允儀同

上熊芝岡師

王子龍諭帖

答口

陶目

答黃宗周

請秉公查問揭

剖誣揭

拒扳稟稿

血書與學瞻學易兩兒

附錄

陶中丞傳一

傳二

傳三

傳四

傳五

皇明通記

山東登州府志

嘉興府志

請註銷陶朗先追賠錢糧奏

書錢給諫陶中丞傳後

目錄

陶目

陶元暉中丞遺集卷上

遣將分鎮以收鎮奠疏

口口自得遠陽屬兵嚴守以防我兵借一之圍聲犯西河以寒我軍既喪之膽而鎮江寬奠一帶切近口穴願置之若棄疏之若不暇防者敵每用兵暗合兵法豈獨疏於此耶蓋惟其近也偵知情形把握已定其置之若棄者知鎮奠兩城雖有參將王紹勳孤軍堅守不過七百餘人欲待釜魚自斃而取之一計也其疏之若不暇防者遠陽既陷隱慮我文武將吏憤兵以出向彼求勝見諸將俱逃必合營於王紹勳彼亦留紹勳為招以誘我軍深入而口乃從老寨出其成師設伏誘致一鼓盡擒而後我之信臣精卒殲滅

陶上

無餘雖我之算數全不及此而彼之勝算固自有在也又一計也臣前為登道時初不知彼地尚有不降不走之王紹勳急而求援於臣臣即調發偏師給與回文云登萊兵力方事訓練未便大舉先接濟軍餉由迂路運至鎮江即暗添將領由間道潛至寬奠隨與朝鮮約結助我樓船水師由是憑山為險依水為居暫主於守待登萊兵力既全即當用攻之法漸出而規南四衛以與河西全師其策如此乃文移去後而紹勳之浮槎已來詢之則知口以萬人攻圍東山乘勝而下寬奠寬奠軍民皆望風刺髮苟活旦夕向所謂與紹勳歃血拒口兩斬來使者舉進入夾江奔走朝鮮而向所謂圍聚義勇捐助軍餉者或死或

走其地豪傑不忍紹勳而送之小獐子島隨登船而東渡也臣即移會總兵沈有容益紹勳以水師三千船艘一百五十餘隻再益以旅順營都司嚴正中一旅之師使潛入鎮江招彼豪傑示以恢復之志泊舟義州朝鮮地彌串等處濟渡逃民示以不忘鎮奠并檄行義州節制司使卹我旄倪孳我馬匹以待遣舟運取過登復移知該國謂將來進兵該國應有效順之師一二萬人不俟調發自當不期而會俾知天朝之命令此臣所布置於曩時者也彼時事權未握尚託空言今則時異勢殊物情非昔在朝鮮見我初無舉動而疑臣言為誕在鎮奠又不見我兵有何聲勢而疑臣言為聊且塞責也臣謂宜及此時遣一廉勇之

陶下

將以步騎三千駐練義州與鎮江相望俾鎮奠以內東山以北之豪傑皆知有天兵之可恃身雖在口心為我用此機宜之大者也而一切芻餉等費登萊以時運給切不可擾及朝鮮使其樂為我用至於徵調朝鮮之衆此時雖不即運用亦當頒給勅書先為戒備或專遣一官或即令趙佑遠往諭以大義獎以勅忠俾別立營壘勤以訓練精繕器甲取其將領兵名冊前來報命聽臨時調用以合營義州之三千渡三道江以入是義州三千人即得二萬三千之用而鎮奠東山之衆皆我之左右前後也除約結豪傑之法不但行於鎮奠臣已移會經臣即經署能備言所以茲不敢洩如義州一策斷不可少而義州之將似宜

即卅王紹勳當諸將奔潰紹勳獨於寬奠堅守三閱月直至口衆大至救援都絕而後詳請於督撫俟允其暫返方敢收兵以歸此其大節已自耿耿而又深得衆心至今削髮歸口之人過登州人船尚問紹勳所在無不歸心則雖有謀勇過於紹勳者亦不與易也臣已於六月十八日遣之往鎮江不過示鎮奠以紹勳尚在耳未授以兵無濟於事若不特鎮一將於義州則我軍我將素不與朝鮮相習朝鮮亦不見我有彈壓之人但臨事調發陽與陰貳其誰必之此又登萊休戚相關而征勦利鈍之一大竅繫也謹會同劉遠總督侍郎文球尚書熊廷弼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趙彥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王化貞巡按山東

陶上

監察御史王一中具題伏祈陛下亟勅部覆議如臣言果可采乞即頒勅朝鮮徵繕以待至於王紹勳容臣另選精銳發往義州練習以維繫人心而本官堅守危地從容去就忠義謀勇傑出一時或量加職銜以明賞罰以愧逃降是在該部斟酌臣因論將而并及之臣無任悚惶待命之至

辭職疏

奏為微臣久病難支懇求罷黜仰干聖慈矜放免誤封疆大計事臣以一介踽涼十年海上計所謬戾何啻萬端而又拙於涉世自甘暴棄蒙陛下不追其既往之愆且予以後効之路值遠事危急忝撫登萊即以臣不才充其在臣聞命驚惕莫知所由感激異恩

兵圖報稱初意謂天下事未有任之而人反以為罪者亦未有為之而仍底於無成者故受事以來巨細無擇晝夜無分恩怨弗計毀譽弗問惟肩任是務如以招兵言無一兵之力氣技能非臣所親試也且無一兵之安家行糧營房鍋竈衣裝器械非臣所曲處也以造船言無一船之大小闊狹高低長短非臣所親定也且無一船之稅錨篷索夫匠油鐵非臣所經理也以馬匹言無一馬之臆分肥瘦價值低昂非臣所目視手批也且無一馬之消長點驗支給區畫非臣所唇焦舌敝也以器甲言無一器一甲一弓一箭之材料非臣所置辦創式稱兌比量也且無一大器之寸釘尺鐵非臣所劑量開鑿也以教練言無一營

陶上

一隊一進一止非臣所親自指授躬為部署也其間勤惰生熟無一非臣之明試賞罰也以修守言無一城一堡一墩一燧非臣所相度經營也以錢糧言無一日一月而不為唱籌量沙之策也又欲無一兵一軍而不弭其後時之怨不博其投醪之歡也於是晝作夜思心血耗竭精神疲困又最難得者金錢之湊手而憂惶歷盡最難望者同事之和衷而鬱折受盡臣之身不能不日消月蹙以至於病也延醫療治不能取效僉謂積勞傷神積廢迷隔補之則喘息立甦消之則氣壅亦死臣今已矣夫皇上所以拔置臣於茲土者將望其奔走折衝如何杜往乃一旦至此臣之所以勞怨不解唾誓不辨知無不言為無不盡者

亦將望之死之生如何報效今乃終至於此臣之命也獨是戎馬雜運之地非病夫藏拙之鄉當兵食兩匱之時尤非從容卧理之日允宜亟簡賢才以接未亂之絲黜罷尸素毋釀不虞之釁者當不能旦夕緩而皇上采聽至此不待臣辭之畢矣臣草疏已久早欲上聞因廣寧之敗督發水師接濟糧餉前茅既發後勁未行此際言病似屬恒怯又京師散布流言謂登萊民變兵變若將不能終日不得不扶掖料理按臣王一中於二月十四日巡歷至登親見臣病苦之狀深為臣危尚未敢聲說也今地方安堵如故而舟師挽擾南四衛者已逼近金州宣諭朝鮮者雖有失風之驚而連日晴明想已抵岸此後止有我兵擾口

陶上

五

之日未見有口兵犯我之時即使進不能成功退亦可憑海而守於此而以真病久病上塵聖聰非託故規避之陋情而亦非臣至死不變之本質也伏乞陛下以封疆起見亟勅該部速議罷黜使臣抱病歸里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聽勘疏

原任巡撫登萊等處地方贊理征東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告病今聽勘臣陶朗先謹奏為微臣因勘得疑因疑致罪謹畧剖明仰祈聖鑒事臣拙劣迂愚冒叨疆寄癡腸妄想圖報主知作事以創而傷急應物又直而兼疏大拂輿情實斂眾怒未及半年誘書盈篋致動高賢之聽交騰南北之章乃履聖明勅

左查勘慚負明時至於如此中夜靜思肝腸寸裂恨不得剗心剖腹與海內共見之也頃臣伏讀邸報見科臣查臣錢糧回奏之疏款款坐臣以罪而終不誣臣以染指明知臣之無他而猶為疑詞以應時人之意科臣之處此誠兩難而臣之心迹觀者亦得之語言文字之外矣臣何敢急於自明第科臣之所謂疑者皆與錢糧相干而即用此疑詞問罪追贓臣烏能俯首無說一為蓬萊縣新知縣汪裕查出舊知縣段展錢糧五千金茫無著落裕鳴於臣而臣斃然作色禁之勿查裕欲移關段展而臣又作色拒之曰汝只管今後錢糧勿管過去錢糧此言入於科臣之耳安得而不疑然臣憶汪知縣初任時曾告臣曰吏書櫃

陶上

六

頭皆言段知縣帶去了臣即進府廳而詢之僉云錢糧至五千誰敢帶去既吏書櫃頭為此言未必非此曹隱蔽委咎於官也臣即以此言語本官查之一日來告臣曰吏書已招三千五百餘矣臣曰既三千五百可查餘不難追尋而得也又一日告臣曰前所招出者吏書又不肯認矣臣曰既如此何不移文段令取其回答即發兵船一隻令本官取關文往查又給馬牌一紙以便遠地往來臣未嘗斃然也該縣差人赴遠月餘杳然無信而遠陽陷段展死於事矣汪令來見愁及錢糧無據恐礙考成臣謂之曰考成以到任徵收為始段令錢糧既不明吏書櫃頭又可疑今後自己錢糧莫聽吏書朦稟補入段令數內則前官

不明者自己尚可明否則污潔不分臣見其初試為令忠厚有餘而教之防範下役保持令名非拒之以查前官錢糧也况從始至終臣日進孫推官而命之令其與汪令共查文冊拷訊吏書謂即段令作弊不出吏書之手必能言之勿作忽有忽無語臣因汪令中無定見而欲必得其人從未拒其清查也此事光景如在目前想汪令不能作違心之語而臣之告語言猶在耳所謂孫推官即吏部主事孫昌齡今雖身在青雲恐亦不能作違心之語以投時好也而臣之可疑與否見矣其於商人宋登科領銀造船一事謂前後領菜庫銀二千五百兩又領買豆銀二千兩年餘不報知府林銘鼎亟索登科登料乃買破船五隻

陶上

七

以抵之銘鼎曰執之三臣曰宥之三銘鼎曰甯追價臣曰甯估價令同知鮑孟英估價僅青還官六百餘兩臣復准其詞而縱之登科遂并其舟負之而走日駕南商販無忌此為可疑口自先年馬頭嘴夜半龍門傷壞官船一百六七十隻計去造雇等價三萬餘金而橫屍暴骸又費優卹臣乃設法於商船之戶中審其素有身家者取其互保議令大船以五百兩為率小船以三百兩為率給為造本借貸與商而其本銀則於運糧腳價內三次扣還倘有傷損商自造賠官不任受商之點者以為害多利少都不肯認去以下一六行也臣果有貓鼠不肖之行何不任其逸去留為無證之口可以藏身且亦何能自盜金錢而問人

遠戍此可以理推者至謂饒臣兄三百金又陶管家三十金尤屬宏諫之通詞臣兄弟三人而臣居長無兄止有兩弟一名明先一名曜先果有口金何不投於臣之親弟而投於渺不相干之陶國柱也臣之家訓族屬頗多鑒於年久亂宗之害凡家僮俱令姓其本姓不許其姓陶此闔郡共知者也今宏諫云陶管家足徵未見其人也乃若魏國臣者原係廢弁海運初興船無一隻水手無一人漸至深秋海洋難渡因出示招募不論官吏軍民凡能雇覓海船者即差官押銀與彼同往而國臣投見謂征倭時曾為經畧標營守備募太倉崇明等外海沙船一百十隻領兵至朝鮮夜焚賊船袖中出經畧萬世德獎勸劄付一紙

陶上

八

并船名花名糧餉原冊一本臣驗係舊物而就中募船地方并船工規則臣籍以頗知源委而裁節之然知其為無根基人不敢徑給以銀每次解銀臣必移文蘇松道求其驗發太倉庫取庫收到臣為據如遇國臣募有船隻蘇松道必令州官眼同點驗開鞘付船戶押赴登州不落國臣之手而解銀之官必令府官選擇如經歷劉一進指揮張宏驃千戶王振基見在登萊可問庫收亦黏連文卷可據蘇松道臣尹仲今在仕途可詢也而後來國臣亦下之獄者因所報募過船三十餘隻久不到登拘來面訊俱委之風傷蓋尹仲既去之後無人為臣稽查國臣遂從中作弊其漸有因臣非驟然揮金巨萬而不顧亦非聽信匪

人濫費金錢於不問是時臣已執國臣下獄矣又疑其所侵官銀必在筭篋并其妻子行裝俱收捲到登臣離任之日尚囑登府日逐追比勿縱之去且曰勿令監斃致留疑案此皆臣之欲明心跡處也而反疑臣耶疏末一段復續坐臣以為登道時之侵餉云查勘既竣疏將脫稿於屆行二日查點官兵始知登州水陸舊營原設九千六百餘名連年額餉俱於布政司及本府徭編民屯內如數闕取然實在伍者只七千一十餘名或遞年消長陶汰不一然周一歲計之不啻虛餉一萬臣竟不報俱攘之入橐矣又七千之兵有大曠小曠之例大曠報濟南府軍充餉小曠留為地方正需或遞年逃亡事故不一然周一歲計之

陶上

九

定有曠金一萬臣亦不報攘之入橐任道至撫已逾五載此十萬之餉盡屬侵欺臣謹查得登州舊營官兵並無九十餘名此屈指可數者團操左營六百一十員名團操右營五百八十五員名以上俱土人月食餉九錢者也約一歲餉銀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一兩零登州後營六百九十二員名屯田中營四百六員名文登營一千五十九員名以上俱土軍馬什之三月食餉五錢步軍什之七月食餉三錢二分者也約一歲餉銀八千一百八十二兩零南陸左營五百三十八員名南陸右營五百四十員名水寨中營水寨前營水寨後營皆五百一十五員名以上俱南人月食餉自一兩八錢或一兩二三錢或九錢各不等

者也截長補短約以一兩五錢為率每月餉一兩五錢約一歲餉銀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四兩零通共南北兵六千一十一員名所食布政司餉者該南兵五營計銀止有四萬七千餘金於內有水營撥去援遠之兵一千五百名則於四萬七千餘金之內又去南兵三千餘人一千五百金之半安得有二千人之虛籍一萬金之虛餉為道臣之營窟也至於土軍系本地之永軍登人視當軍為養生之本遇缺不待勾補而自來告頂甚有異姓冒充以圖食糧者謂之冒兒軍則無懸缺可知而北兵俱土人土人藉當兵以避縣重役過有一缺出輒三四人爭來報頂既得選親戚鄰里載酒相賀謂之上差使從來成規有給道臣

陶上

十

公費薪水之用厥後道臣王之鑰不携家口不送書儀計一歲三百金而足用呈詳兩院捐其餘金以積穀備賑並言荒年南兵逃亡四百六十餘名亦可不補并扣其曠金存貯登州府庫以謂積穀之用兩院批令布政司計議而左布政沈蒸駁其詳文謂既明知有缺兵而司帑仍照實在發餉是藩與道通同作弊而道又與營將通同作弊也等語致王之鑰以心事不白忿悶氣成雙替掛冠而去此司餉與兵不准見發見之已事者舊撫臣李長庚舊按臣畢茂康可問也之鑰既去亟使陳其猷鑒於前道之欲澄清而反被疑也呈詳撫院鑿將該道公費廉給吏書工食犒賞等項一并編入曠工大冊遇有支用即在曠工

冊開支而每次領餉又立簡明便覽揭一本將實在兵丁數目逐營開坐俾觀者瞭如一月有一月之增減一季有一季之增減遇有缺無兵者布政司止照實在發餉空缺之糧即不發矣此月餉之無兵不發又見之已事者亦舊撫臣李長庚可問布政司冊籍可稽也然簡明揭之所以創立者緣登營兵餉豐年時預徵在庫每季俱預先支發下季照上季之數迨發下之後本季有消長不一是以有扣存之曠自大荒之後追徵不前必在登府移挪別項銀兩借給而後開其數目討取償還凡討償者官府止照實給之數開造並無虛懸之數在內安得有曠銀可扣臣去年離任時府官尚以借民屯銀二萬金放給兵糧藩

陶一

司未經補到為言足徵每年兵糧俱係借貸以得償為幸安有餘銀以為大小曠且曠金從來止有一二千亦安得有萬金也登道衙門其來已久非若登撫衙門係臣革創凡事皆可罪臣者今坐臣為攘臣則攘矣自臣溯而上之幾十人也豈無廉士卒未見每年盈餉萬金只有每年一二十千金者蓋無之不能強為有也何獨於臣而疑之乃若言兵九千者或并年而算入圍操前營圍操中營而言耶此二營系兵部員外尹嘉賓招集朝議不用而存留地方者或又算入水左營水右營而言耶此二營系臣裁減兵餉餉之而添兵不添餉者以上四營對臣新招之兵言為舊兵對登道原轄之兵言則新兵也此四營錢糧自

臣未任撫時因藩庫無銀每次領餉或發或否即發亦無全季整數口現在之餉尚且不敷又何有銀可曠自臣任撫之後藩司以歸臣新兵數內食餉而月糧竟不肯發又安有曠銀之可扣耶且兵餉錢糧由府官出納不經道臣之手僅有文移過目而已臣一年搜取二萬金則有四十鞘八十人扛擡此可掩目耶科臣蓋見譖者之口三翻四覆催之促之不得不信不得而言而不知真情實事絕不相蒙臣一人之冊籍不足憑自開國以來之為道臣者冊籍俱不足憑耶一且臣為知府時以道府縣處一城出示諭民凡遇告期大事赴道小事赴縣而臣三年未曾取一贖錢此皆取之而人不謂貪者臣尚不屑一毫索

陶二

取臣救荒時兩院以登州福小止發銀一萬四千令之者粥而糴銀於遠大平市價衷多益寡積下納穀生儒及紳捐未用者糴糧九萬餘石造倉百十餘以備賑濟此皆可乾沒之而人不知者臣尚不忍一毫妄費臣為道臣時見地方添兵苦於無餉議裁舊兵之餉以餉新兵上官俱不敢任而臣毅然為之兵不敢譁亦恃其平日信義素孚也使臣而冒餉侵曠誰容臣內享厚利外施嚴政而束手歸命耶又青州發兵援遼青兵畏懼奉旗祭刀插血眾盟逢人即砍以示不肯行土人不敢窺井而取汲有司不敢開門而理事兩院委臣點發臣扶病而往單騎抵青各兵引領望臣自獻渠魁願往聽號令臣至教場半日而事

竣三日而兵皆發完整旅向遠而去按臣陳于廷大異之夫臣而貪於登青人亦當有耳彼何所慕於臣而信服若是又臣兼理海運席草帆旗之類俱有節省凡有司報來即令府官登記口在青萊者聽之青萊在登州者臣以之打造銃砲增浚城池重新壁壘按臣張德修入境見軍容整肅銃砲繞城詢知皆節首所製喜而相謂曰使海內任事之人皆如該道為朝廷幹多少實事何虞封疆不固哉夫此項錢糧亦取之而人不知者尚不屑取以自潤顧侵有考之軍餉耶昔日與臣同事有見在朝端者有見在登萊者皆可質問如一字涉虛願甘寸斬豈但追贓故臣向者欲勘科不徒進道府州縣而詢之并欲其改服潛

陶二

十三

行而密察之者亦自信得過敢為此言耳詎料今日猶以忌者之謗言箭上之飛揭為臣之罪案也哉科臣又罪臣以招兵買馬用若干萬而今止存似人三四千款段數百匹器械用銀若干萬而今止存器不成器料不成料造船用銀若干萬而今日出海者不可睹見泊者止若干隻據目前而責臣其言誠當然臣離任在一年之前科臣查問在一年之後其人是否原人馬之是否原匹船之何由而少器之何由而匱臣何能懸對惟記臣任時兵招到俱令道府點驗精壯然後解臣臣復自揀汰買馬亦然臣非一概混收者及都門日議散兵臣乃議分班解散然有長單發回原籍取有司收管黏卷仍聽調用文卷具在又

有招而後散者乃青萊兩處當臣未為巡撫時招為勤王兵者臣命下後嫌其不堪而汰之以省月糧非無所因而忽聚忽散也臣之營壘除舊兵淮兵不開外在登州則有標兵營選鋒左右二營強兵中左右三營南北二遊營成山皇城團練鐵騎川兵營左右監車道家丁營遠船千總一營修船千總一營軍器蓋甲弓箭火藥等役共一營在萊州則有招練維遠兩營萊前萊後二營王徐營三山營新女姑營在青州則有昌樂塘頭洱河小清河濤維石白安東顏神各營又撥添青州舊營兵二百八十三員名三郡新兵共三十三營因兵以設將因將以分營臣已離任而道府尚存問當日兵有無馬腴瘠船存亡彼必能

陶上

十四

言之登非馬戰之地所以買馬者經畧移書到臣謂登州原是進兵一路用船渡之北岸到彼處還是陸戰故臣皆備陸戰之具腹裏之馬低小柔脆不堪戰鬥必用口外夷種方可應敵故登帥沈有容亦差人往大同甘肅買用至於陳光裕戚司宗通通作獎應追八百餘金臣已押此二犯發道府究問原贖具存臣未嘗寬用人不當臣罪何辭至於借動京邊及民屯皆因本項不來權時濟急本項一到即可補還乃有司故意與臣相左如青州舊守原徵有遠鎮銀兩故借京邊以解新餉一有缺戶部謂臣將京邊不許起解及部文既到臣以本項補解不聽以糶糧補還又不聽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以使臣有亂借動之

名然此處有借若干彼處即有送若干不當兩處俱
坐臣以費去也科臣又云臣費至六十八萬臣記之
實無此數或并梁之垣渡海之二十二萬劉國縉賑
濟之十萬發毛文龍之五萬而言耶又本色中如糶
價而未經臣用者如放給官軍而廩糧扣抵者如借
貸民間而尚未取償者如賑濟鮮人而非軍中用者
似難坐臣以花費然臣彼時缺文臣又有一種苦情不
得不披瀝於聖明之前者臣濫叨巡撫雖曰一年而
被論杜門暨守候交代者半年其實做事僅半年耳
此半年中前三個月兵雖招而未齊馬雖買而未到
船雖造而未來色色皆空拳也後三個月兵雖練而
未熟馬雖到而未齊船雖成而未全色色皆草槁也

陶上

十五

一至杜門急玩者既幸臣耳目不親奸貪者更幸臣
代為受過廢壞者廢壞漁侵者漁侵不結而去又件
件皆未完也譬之衣然欲其適體雖蜀錦吳綾不得
不碎翦以合衿裾領袖之用迨翦矣而縫者不終責
以裂繒暴殄夫復何辭譬之御然授以鞭轡即有泛
駕尚可範以馳驅中道棄捐而債轅見告責以妾轡
失馭亦復何辭臣之情事何以異此若謂有餉可侵
貪污不檢無論君父有急封疆剝膚何等時勢而忍
心為此即以不肖之心度臣臣子然一身四面皆敵
啟口容聲尚屬罪端况敢作此殺身滅門之事以自
蹈耶興言及此追思往事臣且仰天推心淚盡而繼
之以血矣伏乞聖明將臣所奏勅下廷臣從公評騭

勿於臣事偏謂可疑勿於人言偏謂可信勿使真心
任事者反蒙污垢之名勿使挺身孤立者終抱向隅
之泣臣之心迹得白不特闕繫一身而聖世勸懲無
枉俾將來臣子不至以臣為殷鑒尚做幾分實事所
裨於陛下之封疆良非渺小也伏惟聖明鑒奪施行
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逮獄候訊疏

奏為蒙恩逮訊披雲見天國法無私孤蹤易滅謹瀝
真確之情便見冤苦之實物情世路當平天理良心
難昧懇祈聖明勅下法司從公昭雪以尊主上賞罰
之權以贊一代平明之治事伏念臣朗先賦性粗直
一生寡交遇事敢擔知難不避一行作吏惟思竭其

陶上

十六

精力少留功業於地方以無負初心一切罪知聽之
公論然惟其寡交也姓名不掛於通人如數年前薦
積滿公車而人不知臣為何如人也近來貪聲徧朝
市而人亦不知臣為何如人也又以粗直之性樹敵
孔多祇聽一二仇家暗中簸弄則通國信之俱欲殺
之及至殺之則又曰國人殺之也借公典以快私心
而舉世終為所混今奉明旨付之士師畢竟欲據一
確案方成爰書臣縱肝腦塗地俾世間知臣之所以
死則有面目以對天下正人君子勞臣烈士有此一
違始見天日臣所謂蒙恩逮訊披雲見天者此也聖
朝著立大明律例犯者無赦然內中開載條款未嘗
以莫須有而坐人亦未許以衆怒難犯而姑且寬人

也昨者勅臣李春焜回奏一疏語語坐臣以濫用匪人妄費金錢而終以矢誓神明之故本心難欺不能誣臣以染指則臣之生平已可概見乃搜求於任撫時不得則進而深求於任道時而曰於屈行二日查點官兵始知登州額兵原有九千臣止實存七千每年缺兵二千盜餉一萬又於七千人中每年有大小曠工銀臣又不報又盜餉一萬以此坐臣意若曰勸得撫任內無染已違時好若不誣以他事留為不了之局則人又將咎我此總見臣之孤子誣之不足重輕白之適足賈禍聊為此言以謝時人而臣則何堪此大罪耶臣所謂國法無私孤蹤易滅者此也然以實事言之勸臣點兵之日去臣任道之時已二年

陶一

矣見在兵缺當就見任海道詰之詰之而曰自臣缺之以侵餉然後坐臣未晚至缺兵緣由見臣後任巡撫袁可立兵餉宜明疏內開裁減舊兵俱係見任海道申詳省撫陸續奉明文者二次共裁一千六百餘名合京操營原缺四百餘名正符二千之數皆天啟二年七月以後之事不但臣離海道任抑且離登撫任後事矣臣於何處盜其餉耶至於曠銀一節其數有冊籍可稽其銀在府庫收支從來道臣絕不經手况登道衙門開闢至今其來已久非若登撫衙門自臣創設而事事可以懸坐者試觀歷任道臣登記在冊有一年萬金否何獨於臣遂該一年萬金無萬金即屬侵盜耶又謂臣任道五年則并歲月而倍增之

矣臣任登道三年考滿後即叨冒巡撫之推內尚有半年接算驛傳道俸也既任巡撫則道事別有道臣領之且登營舊兵俱食省撫錢糧與登撫無涉臣何從侵盜然臣是時實有一片癡心不免任事本色見帶過臣巡撫衙門勇役及充投新營將官家丁者頗多舊營中人急令將官扣其掛缺月日毋使兩頭支餉新道到日遂以語之查出五千餘金貯之府庫使臣而盜餉人也何不并盜此餉耶又追論臣海運借動京邊十餘萬臣查此係餉臣李長庚及山東前撫臣王在晉題請動支以湊海運之數者前撫刻有撫齊疏草及餉臣憲牌可據非臣之擅動而臣待罪巡撫時於天啟二年間回覆戶部海運必難遞增咨內

陶上

開載極詳俱有冊籍可考咨文亦見在戶部可覆而按其銀係州縣徑自徵應臣無從經手也又追論臣私用民屯九萬餘兩臣查三年海運用新加遠鎮銀徵糶不敷舊撫王在晉疏請動支京邊而臣慮動京邊不解部累各官礙考成受叅罰易致斂怨如再借以造船則斂怨愈深民屯錢糧原為兵荒助邊之用東省凡有急需俱在此內借動其來已久臣是以動為打造運船及製備銃砲弓箭火藥等用臣之初心待運船造竣與遠東結算自有腳費銀兩可以補還待軍旅布局粗完於軍興錢糧內清銷富有兵工兩部銀債抵則民屯依然歸庫而詎意臣始之臣不能終之也然所動止有七萬並無九萬盡動之事該府

支領冊籍具在經手文武將吏亦具在所造買各物亦具有有染無染一覽了然又勘臣謂臣經手銀五十二萬兩糧四十八萬石價值十六萬兩是據各屬開報總數故咎臣以浪費六十八萬也然臣離任時曾駁各屬冊云臣於天啟元年七月十三日方到任而元年四月十九日布政司發銀一萬兩係運海運借動京邊者如何作在臣收用數內臣於天啟二年六月十八日已發牌離任矣乃二年六月二十日布政司解到二萬兩二十八日解到九千三百餘兩七月初六日解到一千兩如何又作在臣收用數內又天啟元年五月間東昌府用去五千八百七十餘兩兗州府用去一千八百二十餘兩俱臣未曾推時事

陶上

九

如何亦作在臣收用數內是時臣已離任各屬亦不回報想其造報勘科者猶然此冊也則臣之數內多坐四萬七千九百九十餘金矣又如駱駝價銀三千兩米豆價銀二千九百七十餘兩係天津欠而未還者又有未糶雜糧萊州十三萬石值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青州一萬二千二百餘石值二千九百九十餘兩濱州未糶米一萬石值五千兩昌樂縣剩下銀二千九百三十餘兩又萊州府放借民間之糧抵銀運官者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商民揚本厚因停運止糶繳價還官者四千七百八十餘兩灘縣將糧糶賣候解京邊者六百四十餘兩又灘庫尚有糶存糧價一千二百八十八兩又船戶陳完赤還官三十

六兩零登府支剩在庫者一萬二千八百三十餘兩其置辦各項各官繳庫者製器項下三千一百九十六兩零買馬項下四百五十一兩零招兵項下六百八兩零造船項下五千七百六十九兩零招匠項下五百四十九兩零其將糧出借扣價歸庫者登府借給舊營軍兵扣歸五千二百一十七兩零又借放各衛所餉歸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又借放與各衛所官員扣歸二千二百二十一兩零又借放團操左右兩營扣歸一百八十四兩五錢零海糧借放各州縣民間候秋成還償約值五千餘兩又於濟青萊三府海糧借放南北舊營扣歸七千六百一十七兩九錢零諸項均由登府借給又蓬萊縣借糧易銀抵還京

陶上

三

邊者一千五百二十二兩又接霞縣借支雜糧三千三百零石約值一千七百五十餘兩至今未還以上共存銀一十一萬九千四十六兩四錢如造冊報科亦作開銷則臣數內又多坐此數合前款之四萬七千九百九十餘金是多坐臣以一十六萬七千三十六兩四錢也又如米豆海邊堆積經年濟青萊三府數內泡爛八千一百七十七石二斗八升零登府數內泡爛四千三百石零二項共去價銀六千二百三十五兩零又賑濟遠人優卹貢使費糧七千五百餘石約值三千七百五十一兩零又供億鮮使一千二百三兩零又游御史項下淮兵一萬二千五百給餉半年銀九萬五千餘兩以上共去銀十萬六千九兩零

不意臣兵馬之用連前扣存繳庫之十六萬七千零三十六兩零合之共有二十七萬三千四十五兩零不當強坐於臣名下作為銷費之數者也然則實經臣支收者止有四十一萬耳此數見前年登撫袁可立年終奏報錢糧數中開載養兵二萬一年即該費至此數而臣且於其中除給兵食外以之招兵則兵至三萬餘人以之買馬馬至二千餘匹以之造船船至一千三百五十餘隻以之造器甲器甲積四五十萬件俱祇在四十一萬之中衷益措置此可謂天下之至省况經費出之一年留於地方實為年年不匱之用不應作為一年內銷費也而此數項又共值銀十餘萬則臣一年所費究竟止三十一萬耳此皆有

附一

主

卷宗文冊可查者也至於用人臣惟是兢兢業業一面差遣即一面稽查如徐宏諫魏國臣今皆累累罪囚敢謂非臣誤用但當海運初興之日登地無隻船寸櫓臣差遣催造不啻數十輩惟此二人轉輸不絕是以任之且津門造船亦嘗就二人而下問則船務固有偏長非熟諳不能成事也然臣之給發錢糧也俟其一番船到方發一番價銀在太倉州者密託蘇松道尹仲收放稽查在津門者密託推官來斯行往來覺察後兩官相繼離任兩犯於末路遂有侵漁臣即差員役捕治屢駁遣戍久追未完即今勘臣疏內所稱執而訊之者孰非臣所監候之人勘臣疏內臚列之賊孰非臣所摘發之賊見有卷宗書冊可證而

謂臣庇如驕子則以告者過也究竟庇之者誰乎初時宏諫挨未追之賊投託與援有力者居為奇貨竟欲脫之幸府臣堅執不允臣得拘禁此因以明心跡使臣果有兄與家人受賄何不乘此縱其出押俾無對證而願留以實己之罪耶臣不但無親兄且無堂兄而同胞却有兩弟一名明先一名耀先宏諫而行賄於渺無憑據之兄何不行賄於見在本有之弟乎蓋有奸弁教以誣臣其言外洩諠傳登城久矣特勘臣不知耳若糶糧一節因此糧從遠東追回久泊海中船經風浪日見傷沉卸之海涯則上雨下浸可虞况無如許倉厥歸之民間則昔責今賤非策亦無如許糶戶轉而賣之淮南者因彼南歸之便既無船費

陶上

主

又償原價臣初心謂海運係臣前任內未完巨案况設撫之初即指此爛豆米作臣招兵買馬之物若不變賣安能以米豆易兵馬非如他鎮先有正項錢糧可以拱手授成者也而臣所差文武官不下十餘員非專委一二卑官末弁且給有淮上撫按咨揭原令糶之淮南未嘗令其深入姑蘇惟李應坤家住蘇城思從中作弊餌構胡大寬以七千石賣之楓橋為牙行所欠空船坐守水兵登岸滋事於是遷怒於臣浮誇四起然事當準理凡為盜竊必畏人知臣果盜餉何不攫金入橐願經由道府等多官費許多文告繞三千里海面招搖於通都大邑而取之雖病狂者不為也况臣已兩形章疏上告君父下布海內尚可取

以自匿耶且違限不至屢行道府提究具有文卷可取而案至臣父從來不出戶庭官司請鄉飲尚辭不赴而謂其躬持賣豆之籌如臣環堵蕭然至今猶棲於妻家之舊廬而謂構連雲甲第於姑蘇皆絕無影響之事如海運錢糧皆從州縣造印信冊送府府據以造送道謂徐應元宋大魁段展三人改頭換面各縣今多為料道矣彼時肯改頭換面否乎謂登冊係改換冒糧則萊府固與臣為難者何萊冊錢糧反少節省之數千金乎勘臣既知其誣亦曰往事風影矣而又概之曰皆不可知是猶姑且寬之說也他如戚思宗陳光裕買馬作獎臣已有人偵其後迨其到也臣不暇退食即令中軍旗鼓官施元震等押此

陶上

五

二犯於臣署左闕聖廟中誓神算帳查出虛冒八百餘金即付理刑官鞠審不移時刻今勘臣以其渡海窮囚量追四百餘金是兩犯之幸也臣未嘗寬之也李先春之得為都司見兵部添設大帥疏中臣時為海防道安敢具題且先春為總兵坐營亦總兵之鷹犬彼時張牙露爪者千百其人而先春獨借名於臣以下之獄則先春速化之果報想應爾爾而於臣無與也徐沆事母以孝聞原非行劣黜生緣其父徐進士蓄有成總兵刻成儀注時登鎮初設官無舊儀文武構爭沆以其書來獻臣據此頒為定規沆今擬戍則以言取禍何必借名於臣也勘臣又設為可疑者三一為宋登科造船臣批令變價還官夫大戶造船

已不勝累有司任性喜怒至於船傷家破者何止一登科即以登科論因造不合式不准買用而責令變價還銀者是寬貸之耶抑峻繩之耶不必疑者一也一為蓬邑錢糧夫蓬萊庫藏歲歲不明新令汪裕來謂首教之以查者臣也查之不明又令推官孫昌齡協查者臣也本官見在銓曹可問也協查之不得而令汪裕速移文遼東向段展取的數回話給以船票馬票促其水陸兼程而進者臣也去之兩月直至段展云亡而不知所終者非臣也况縣官交代俱取監司印信冊結繳之兩院交代不明臣與有罪何樂於不查而禁之乎不必疑者二也一為造船糶糧所用多南人幹辦多在南地夫此指船糧兩事而言然事

陶上

五

中北人尚居其半但臣偶為南人耳除二事外如招丁買馬買鐵買器甲硝黃等事多用北官走北地使臣為北人又將冒幹辦在北之疑然則世安得產於空桑者而為登撫耶不必疑者三也臣所謂滬陳真確之情便見冤苦之實者此也然臣之苦非止今日然也登州設鎮原為進勸即臣官銜亦云策應緩急則一切整備原以待不時之需非若今日之改為防守諸事從容也又非若舊設邊藩或有一二可因仍也臣雖愚非不知委蛇人情可以免禍亦非不知積奸巨猾臣善用之反可以延譽而臣一意急公不復回顧人方作舟中之敵國尚認為胡越之遇風人已占風角而生心尚認為閩牆之禦侮誤中生激取罪

良多然所爭者公事非有父兄不共之仇所差者語
言文字非有傷心不解之怒今也睚眦而報以滅名
咳唾而答以被逮似可已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臣特如振落耳天下詔人少斃人多稍不如意即借
刀而除之恐比肩而立者人人寒心臣所謂物情世
路當平者此也以用人言征妖時臣止調發將官蔣
紹芳梁汝霖等三四員頭目黑大方王良佐等三十
餘人兵十分之一耳但見山東撫按敘功一疏將官
有加升一二級者頭目有賚授千百戶者小卒有升
授鎮撫總旗者此獨非臣所用之人耶諸臣惡臣并
至議裁登鎮臣解任後標下材官壯丁散之四方後
見毛文龍一疏則參謀徐鳴春守備韓文翼以屯田

陶一

三五

而升都司矣千總陳大韶以斬獲而授遊擊矣監生
王學易以收復島嶼而授都司矣生員楊履謙以濟
兵餉而授守備矣此又獨非臣所拔用之人耶而臣
則以濫用匪人建以財用言臣招兵至三萬餘養之
經年連安家行糧在內所費止三十一萬又兵非一
日而齊餉非一日而發以所節省置十餘萬金之器
甲船隻硝磺煤鐵惟人情厭恨登鎮便指此為眼丁
即如昨歲征妖臣遣兵時軍械馬匹若不隨取隨有
安能濟事即連年海上時有報捷者臣不預造船兵
將豈能飛渡夫此利器用去者水陸兵各賴以稱功
矣未用者收藏庫中年來取之不竭者何人所置耶
而臣則以妄費金錢連平心而論假如府官差吏押

錢糧投某處交收差吏侵盜事發只究本人之罪曾
并誣府官盜取否何獨於臣而偏令代頂盜名也又
如庫吏日持緡錢夜寢櫃鞘倘上人以人理待之當
不至時詈以攫金疑以胙篋也臣為皇上封疆之臣
膺表率之任且餉金出入不惟不經手亦不經目而
誣之詬之至府官庫吏之不如况臣數年海上四面
樹敵奸人內外布置顰笑皆難即有不肖之心其能
於鍼叢劍林中染指必不到手之物耶既欲誣臣亦
宜誣以理之所有也且臣任登道時薦臣為巡撫者
不曰應變長材即曰經文緯武不曰攘夷偉畧則曰
駕海雄才為登撫二十餘日而即被劾矣自此以後
劾無虛日臣之一身二十日之前何其賢二十日之

陶一

三五

後何不肖之甚則愛憎之至變也臣所謂天理良心
難昧者此也漢臣之告君曰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
霆也夫雷霆以不假借而成其威即有山妖水怪力
能噬風吐霧終不得竊雷霆而用之是以人居其下
惟思循理合天不敢為媚竈媚與之事皇上御極以
來建訊者如劉時俊之被誣則白而舍之如口道衡
之無涉則釋而用之未嘗為人所竊但臣孤跡思剝
及於臣腹者多矣初以蓄奸細通口口羅織臣其計
不售改而曰與鮮使道臣匿幣二十萬以致章滿公
車仍不售又改而曰為臣登萊兵變復章滿公車仍
不售又改為盜餉六十八萬及勘無其事更易一說
以詬之曰臣任登道時盜餉十餘萬蓋至是五變其

說而風聞俱為之聳聽是使言官之得有其言也勛臣明知臣寃而不欲剖白是使勛臣之所以為勛也陛下舉世而昇之法官正陛下雷霆之所在帝王勵世磨鈍僅有此耳今法官又回護自己姑且寃之是法官之得行其法即陛下之不得有其雷霆也古臣自矢以不能致吾君於堯舜為己幸以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今上有堯舜之君拊髀興思而下有孤臣孽子業被推而納之溝中又蘊崇埋瘞焉不但於諸臣官蹟中負此傷天理壞心術之玷且今天下萬世咨嗟歎息謂天啟四年間有此寃枉不明之事究為中興盛治之累料亦諸臣所不屑也臣所祈皇上立勅法司從公昭雪以尊陛下賞罰之權以昭

陶上

一代平明之治者此也而臣又有疾痛呼天懇祈聖明者焉夫臣之罪案不在錢糧行道之人知之豈在廷諸臣獨不能知所不敢明言者緣暗中敲弄之徒先以盜餉二字為泰山壓卵之題又以輦金布置四字為含血噴人之計於是護非者據以入告便欲寢皮食肉即知者亦避之若浼誰敢抱薪救焚臣所以日陷於禍而禍又與日俱長也且以臣之家言之臣家世受國恩先人以清白貽子孫誠子孫悖者即為不孝故歷世俱貧祖父至今猶未分析父子兄弟伯姪三十餘人所共薄田不及三百畝臣未嘗增益尺寸所有室廬器具亦宋元相傳之物不但臣未增益分毫即臣祖父亦未嘗增益也而臣一身行徑則臣

祖臣母臣妻三棺在堂無以為殯也有子年二十一歲無以為婚也有女年已及笄無以為嫁也夫臣而有金可輦當不至如此臣而甘心盜金亦當不至有此也以臣居官言之為知府時以道府縣同城出示諭民大事告道小事告縣而臣三年不取一贖錢士庶可問也又救荒時招商平糶節出糧價一萬七千餘金糶穀九萬六十餘石留之地方刊冊可據也為道臣時海運一百五十萬石約省運費三百萬金并節出篙工席墊等費令有司逐日登記積至萬金申報兩院分為東三郡打造軍械等用有各府印冊可據今太僕少卿張修德時為按臣巡歷至郡所目擊也此皆上官所不及知士民所不及聞者臣尚不屑

陶上

取以自潤肯盜兵餉耶而軍中陋習臣摘發無遺任道之日出示禁革加意拊循是以軍民信服兵頗稱精按應陳于廷張修德先後閱視俱相謂曰恐充邊使兒未必過此臣若缺兵二千兩按臣按冊而查肯容臣當面作樂又肯薦臣邊才耶如青兵畏懼援遠寨旗作亂白日殺人城門晝閉兩院令臣攝青道以行事臣以單騎往執其渠魁殲之皆曰早知登道來吾儕必不為此不兩日而點發出境矣今吏部侍郎陳于廷時為按臣今臺臣胡良機時為青令所目擊也使臣而盜餉本道之兵將手及臣何以服青道之兵耶如萊州兵放砲插鼓攻入城門拆毀官廨幾成涇陽之變臣以一令箭縛其戎首杖殺之兵莫敢譁

今科臣薛國觀時為推官薛文周為萊令所目擊也
使臣而侵曠此禍當臣受之矣伏乞皇上一面勅行
臣原籍撫按查勘臣家事總而計之可值三四千金
否是臣通籍後增益否如有矯飾無論宗元以來相
傳之物俱作為盜餉之贓籍沒入官以為飾詐者之
戒臣死且瞑矣一面召在廷諸臣凡曾與臣同事者
俱詢之臣所陳在任行徑是否真實如有矯飾無論
盜餉與否即磔臣於東市以為欺罔者之戒臣死且
瞑矣蓋臣之初心竊謂自返無愧何妨直躬即得罪
世途亦惟卷懷而歸掉臂而行耳昨年勘臣至東臣
欲其改服潛行而密察之以知臣之隱亦自信得過
敢為此言以質海內質勘臣也詎意為廉得貪求白

陶上

元

反黑乃至此哉是臣之命也是臣之命也然臣終不
敢謂宇宙內無良心發見之人而諸臣處明盛之朝
不仰贊平明之治也統惟聖明鑒察施行臣戴盆望
天無任激切俟命之至天啟四年十月口日以上數
篇發逆
亂後在街頭書攤檢得餘
多殘缺或僅存目錄而已

陶上

陶元暉中丞遺集卷下

祈雨文

山東登州府知府陶某敬徒步祈雨敢從本道欽差
整飭登州海防兼管登萊兵巡屯田山東布政使司
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姜之後而申詎於口口之神
曰惟登窮海之濱土瘠民貧山不詩木水不躍鱗田
無溝洫地罔腴吟年書大有人必懸鵠况茲之歲水
旱相因黃埃飛其蔽日火雲營兮昊昊麥大華而屏
翳夜掃林將秀而烘然畫熏川原盱其一望千里赤
其如焚咽草子者毒入腸而隕命嗑樹皮者枯傷性
而殘身夫以百錢而棄婦兒以斗粟而解親維予不
惠逢茲不辰靡神弗舉靡禱弗禋胡天不弔澍膏愈

陶下

屯今予捐軀願為犧駢如予有罪願殛予身勿以予
故并及於民願雷霆之示譴冀靈雨而求臻

得雨謝神文

萬曆四十有三年七月朔丙午越八日步禱得雨登
州府知府陶某謹從本道姜之後而申謝於諸神曰
地盡天末惟年之東譬諸孤孽疾靡痼是以民三
旬而九食歲十祀而九凶卯君執令遭時之窮乙為
軌而百穀俯札卯以歲而夾盛益隆萬姓叫閻天墮
遠庶正冀瘳將乾封爰謀父老移壇築宗初匍訢於
南墀再拜繳乎帝聰真靡神之不舉誠自郭而徂宮
十辰乃格靈雨其濛漸至癸丑甘澍夜淥焦熯清冷
點烙瀉涼雖游魚其仰沫况夏畦之罷農維予弗類

愆和召訕天哀斯民不終蘊崇奚云孔熯敢貪天功
厥有誦言用聞在公帝朕穆穆非庸所恫萬古歷劫
無屯不通帝既惠此方而降於秋首胡弗遷茲液而
靈於夏中事已往矣年其可逢願自今以伊始胥十
雨而一風柔毛剛鬣敢獻愚忠尚饗

發運祭海神文

惟神至德森穆幽元憑雄作鎮滌日盪天維予不敏
昔牧東牟洊罹饑饉告糴鄰陬兵艘商舶無愁蛟蚪
是用粒食維神之麻解神而西歲甲未半口口探兵
聖明宵旰錄予前愆再仍舊貫戈盾既發芻糧俱從
惟茲樓櫓時憑爾功願曜若米毋驚麗宮南箕欲古
西畢收弓束極之杪島曰連雲蜺蜃鑿接運虞殯

陶下

我舟所集此島是羣惟神威爽茂俾紛紜既遠達海
斯倉斯箱願毋呼癸願毋乘障口口繫頸皇靈丕揚
軍無拾獲道有遺糧勿揭彼柄以侵我疆民亦勞止
甯俾小康神乎有心願予之將尚饗

登遠原非異域議

見康熙登州府志卷十九
職府於四十三四兩年設廠煮粥賑救饑民因登地
僻在一隅本地既已絕糧商賈又復難至百萬災黎
嗷嗷待斃惟有遠陽與登相望一水可通而又聞遠
民苦於粟多無從貿易具稟兩院請弛遠禁大約謂
登州粟價每市斗且及一金而遠價每市斗僅一錢
程途切近朝發夕至無准米迂阻之艱水道平夷無
漕米陸運之苦隨蒙撫院一面具題一面發給招商

路引職遵奉招徠共得商粟二十餘萬再發官兵唬船八十餘隻往來接運而街衢充溢市價驟平厥後屬至愈多登粟之價反賤於遠而子遺之衆始欣然慶更生矣此當日之景狀然也然疏海未奉欽依以危急暫通者以事平即禁遠粟乍湧發糶不行遠商貯粟登城日久紅腐再欲運還故土而海禁又繩其後始所為募救荒之招而來者今且自救其身之不及矣於是如有如佟國用沙祿匡廷佐輩或甘棄粟而造歸如丁後甲方茂李大武輩或至流落而難去相率而泣控於職者日數十百人其詞如怨如訴蓋謀職疏禁之議職始之職不能終之而此數十百人職招之來職又不能利之往也職乃泣然對泣尤不勝

陶下

悵然捫心深慨夫登州自有利而自失之乃仰給於遠迨遠稍有利於登而登又以此困遠也請先言登遠不可相離之故而後及登遠相通之利可乎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再滌乾坤其經營天下何所不周窳不知登遠與倭共此一水又窳不知遠於京畿陸地相接登於遠左隔水如壑而卒屬遠左於山東也豈無深意厥後判遠東與山東而二之宜其一判不復相關矣乃自正德年間疏通海運而後如嘉靖三十七年遠境阻饑從巡按遠東御史陶之請而轉登萊之粟以救至萬曆十四年遠境又饑從海蓋道接察使郝之請而又轉登萊之粟以救至十九年倭奴侵犯朝鮮大兵東勦又從巡撫山東都

御史宋之請而轉全省之餉以餉官軍又從巡按山東御史何之請許商人由海貿易至萬曆三十年間又從巡撫遠東都御史趙之請添設遠東海防同知而商旅乃為之大通至三十七年因登州總兵吳有孚以兵船興販私貨蒙山東遠東各撫按兩院參奏復立海禁合言之登遠兩地通者其常也不通者其變也精言之登遠海禁無事尚能禁也有事未有不議開者也然曰無事禁之既無事矣將焉用禁曰有事開之夫有事尚議開矣無事又何為禁故議者曰與其有事開之無事禁之不若無事開之有事禁之與其待有事而開之而令兩地扞格不相習又不若乘無事而常開之使兩地旋相為用

陶下

之為便也昨歲三月間遠東按院不嘗以此說疏請於朝乎內言遠之通登有六利焉彼在遠言遠尚未及於東省之利也職謂登州而通遠東其利亦有六一曰粟穀通則豐凶相濟而地方可保無荒亂也四十二三年東省之饑至於父食子夫食妻東省之亂至於攻城池劫庫獄初猶斗粟千錢後至絕無粒粟甚有抱金而自縊者為荒為亂皆起於無可療饑耳登州以遠粟歲至乃免此厄其明效大驗也誠使先無禁遠之令則遠聞粟貴將不召而自來其來常繼其粟常盈何至死亡遍溝中而潢池接踵也由此以推而遠之需登當不異於登之需遠遠為邊境安危所係尤自不小胡可謂昨年輸運為一時之計而非

久常之算也二曰貨殖通則農末相資而軍民可保無逃亡也登之為郡僻在一隅西境雖連萊青而阻山介嶺鳥道羊腸車不能容軌人不能方轡荒年則萊青各與之同病而無餘憑以及登豐年則萊青皆行糶於淮揚徐沛而登州獨無一線可通之路是以登屬軍民不但荒年逃熟年亦逃也故登民為之諺曰登州如甕大小民在釜底粟貴斗一金粟賤喂夫豕大孰賴糧逃大荒受餓死謂有無之不相應也時彼遼陽一水可渡是天造地設以為登民生路者奈何天固與之人固絕之誠令登遼兩地不為禁限則商賈往來絡繹不絕不惟登遼邊腹之間徵貴徵賤人可使富即青萊淮泗皆可與登遼轉相貿易則登

陶下

五

州具為一大都會奚翅豐年販粟可以完糧且市儉牙豎之業俱可自食其力而何患戶口之不殷繁方輿之不充實耶言登而遼可知也遼不通登更有何術以富之否則相通之法又何憚而不為也三曰汎哨通則戰守相應而兵食可以互酌也登遼兩境俱設南兵以禦倭初謂其習於水戰與北兵殊耳然登州營南兵多至二千八百餘名坐糜厚餉二三十年既不聞與倭夷有未矢之加亦不聞與遼東效半臂之用歲費東帑五萬六七千金識者已自嗤之遼東為一大鎮而所募南水兵止旅順營五百名耳以之備哨探則不必如是之多以之當折衝則何至如是之少倘遇有事能不調登兵以充之乎欲調登兵可

以素不識遠路者應之乎及查登遼防汎登兵出城五百里至皇城島為汎地遼兵出旅順四百里亦至皇城島為汎地則知春秋兩汎兩營之兵原未嘗不往來水面也且四十二年旅順兵船歲久枯壞特遣把總唐堯弼駕至登州庀材修艦則知遠之水犀樓櫓又不能舍登州而別為堅利也獨奈何登兵飽食安眠老之陸地旅兵孤懸一堡徒守枯魚水道既通謂宜無事則合操以習水戰出汎則更番以輪戍守或每年於春秋二汎中先期擇抽數日聽登州總兵與旅順守備輪管一季於交界處所如皇城島等處操演水戰俾指臂之勢時時服習庶臨事不至倉皇此武事之有裨者也而又有可議者禦倭專重水戰

陶下

六

而南水兵二十年不聞水操則與土兵何異乃土兵每名月食糧九錢而南兵每名月食糧有二兩一錢者有一兩七八錢者最少亦不下一兩四五錢則多費餉全無謂也人謂南兵乘船慣便北兵乘船股票此誠有之然在習與不習耳竊見登民專以捕魚為業乘潮出洋目不加瞬此獨非北人乎況今在唬船充火兵者半係北人安見北兵之不可以水也今若南兵時演水操即酌於戰船中兼用一二北兵以漸教演行之久久北兵皆知水戰即以土人充水兵而以北兵之餉餉北人南兵之在陸營並不習水者不可散歸以省餉乎餉省而派徵自少此亦與民修息之急務也四曰舟楫通則水道相習而緩急可以為

用也萬曆十九年倭寇朝鮮大兵東援欲覓舟師不得而招大倉州沙船以為戰艦沙船者商船也用商船者何以官船價輕料稍不倚命耳國家既過防登人而恐其構倭則奚不并防倭寇而慮其躡入乎設或朝鮮乞師如十九年故事其不能不募沙船甚明也平時則防商船如巨寇跬步不許動移有事則速招之於太倉旦夕惟恐其不至抑何愚已孰若無事之時俾商旅出於途家有沙船人知水性有事之時一呼可雲集也至於海商慮其通倭則或編定字號或給引刻期或造成一式非身家良善者不得駕駛非保結的確者不許開行况由登達遠不及千里非若浙閩之海杳茫無據給引於此驗泊於後遠限有

陶下

七

懲夾帶有禁自然不能為奸萬萬不必過計倘曰國家何患無金錢作舟楫而馬資此商船為殊不知沙船一隻非八百金不能造無事而議興作眾必嗤以為迂造之而徒若清人之在彭則又終歸於渙析未有東海有事而不思招募沙船者也五曰禁令通則海賊屏迹而草萊可闢以為利也由登至遠之路從東北行而海中諸山如螺如黛遠於登遠之間俗謂之島島有在登境而應屬登轄者有在遠境而應屬遠轄者其中灌莽陰森鞠為茂草者固有之乃平行膏腴可井而耕者不小矣自登遠戒絕往來而海中諸島一井棄而不問海賊乘機盤據其中非夏非夷自耕自食問之遠曰登之流民也問之登曰遠之通

寇也如劉公島一處離威海衛不百里海賊王憲五造房五十三座踞而有之職督率汎兵逐其人火其廬而其地見在文耕他如黑山小竹廟島欽島井島等處業已開田八千餘畝此外格於海禁不得過而問之此輩不靖將寇在門庭而又奚用遠慮倭也誠令登遠水道不隔則汎舸歲有稽查民舸時有往返彼免營鼠伏之輩自不能潛藏島中膏地剡木可以為薪焚畬可以則賦即令黑山等處募民耕種初開三年議令納穀再耕三年議照開荒例納銀再越三年可成沃土即照內地科糧見報撫按兩院作正濟邊充餉則何獨於諸島而不然其為利亦既彰明較著矣六曰商販通則貨財畢集而國稅可因以為課

陶下

八

也昨歲遠東按院疏請通遠謂山東不通於遠東尚有六通四闕之途遠東不通於山東止餘山海一線之路且謂遠東形勢東南則朝鮮正東則建州東北則北闕宰賽煖免正北則歹青諸夷西北則貴英諸夷而舊遠陽既去則炒花諸夷反進而牧馬於兩河之間微獨山海之咽喉無幾而三岔河又為蜂腰之勢此其為遠東慮至深遠也但常人狃於目前苟倖無事山海一線不以為危而反欲藉此一線以為國稅之咽喉在是謂海路通行恐山海關之稅坐虧而登遠兩處瀚漫不可稽查者殊不知九遠之遠終出城門之軌十章之幹不離乎甲之根由山東達遼雖由大海而水陸必由之遠未有能越旅順口而飛渡

者也今旅順見屬遼東原與山海關同一枝派而金山去旅順不遠原設有海防同知一員專管海務莫若並以稅務令其兼管稽以海蓋道臣核以山海關部臣萬一山海之陸稅稍虧則旅順之水稅旋溢况海運輕便往者必多計其所稅補足山海關之外未必不有贏餘况事權盡屬於遼東則國稅仍歸於山海旅順口之熙攘孰非山海之金錢合旅順口與山海關之金錢又孰非國家之利耶以上六條皆下訪士民之同情上稽祖制之深意質之事理既可行酌之邊計亦無悖故敢即輿論而為請耳而世猶有難之者不過曰恐海船之通倭也曰恐邊軍之逋逃也抑不思國家因近倭而設為登遠也將令其并力以

陶下

拒倭乎抑欲登拒遠拒登乎果登與遠皆為拒倭而設也致如同室之救然平時耳目交相識器用交相習而後臨事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也奈何不思拒敵而徒自相拒曰此防倭也此防倭也則不知何策也至於逃軍一項何地無之亦何地必欲以海為限慮遠軍之逃而以不通海運壅之矣彼大同宣府靈夏延綏等邊皆無海者將特鑿一海以界之乎察弊杜隙存乎人耳人之不求而乞靈於海一事偶失遂欲指噎以禁食可乎哉語曰利不百者事不舉害不百者事不廢通遠之事在遠先有按疏之六利而在登尤有今議之六利而害則無之似乎無不可行者若夫天津一路萊州之民往返最便此又屬在內海

防警策應皆與山東青登萊武德四道相關載在勅書則又不必於議通而自隨時可行者也

與武德道白完白 戊午十月二十六日

一從客歲伏處牟來日在台臺鴻冶之中戴德已深沃醕非淺然未執晏鞭聆鄭塵未暢也昨者泰巔之遊玄言霏玉矯韻澄秋亦步亦趨固非妙境所謂盪胸生雲決皆入鳥何足稱奇觀哉既別之後惟深晴川渭北之思斯為真相思耳敬因鴻便附此素心所須石子并脛胸容覓端致西望牙齋可勝飯依

稟某院 己未五月二十一日

稟文守備慈熯熏天運糧員役遭其荼毒各運官稟中已悉之矣職不敢再塵台聽惟是此人一日不去

陶下

運艘一日不甯職與海差之隙日深而運者與收者終成水火職不足惜遠事既壞於外侵詎堪再壞於內訖也幸台臺密切垂神又膠州恒時准船往來歲以百十計是海運第一喫緊地也今年風聞運餉准船雖聚足不來然招之有法撫之有恩船且接踵而至即如今年去一木偶之姚知縣用鮑同知搜尋商船即得船十八隻豆六萬石其明效也又福山知縣宋大奎海運一事最為究心兼攝甯海數日之內勸民輸納得豆三萬石又未幾而發運報完矣神速異常殆才之難得者惜其俸已深將應遷轉倘福山去者良吏而膠州新官又未必得人則在福既以邑小而難供海運在膠又以衝地而生失事機所關於運

務匪小也職意欲以宋令乞補膠州以扼要衝或加街久任福山以終運事而撫按兩院皆新任恐職言不足取信敢秘請台命未審此說可行否又文登主簿徐宏諫升陝西永壽縣丞昨歲蒙台臺咨留登地而銓部至今未見填補本官挺身任事打造遠船已見成效且陝西之任遠限已久難以復赴台臺以一小官破格咨留彼時人情鼓舞百倍嗣後押運渡海之役遂有自來投用者真運事一大機括也敢乞台臺或於該部司官以公揭催之未知可否統候台慈裁示遵行職不勝懇切瞻依之至

稟餉部李酉卿李名長庚時以侍 庚申八月十七日
稟膠萊河之議來推官行之其意甚銳職惟恐其不

陶下

成已兩次貽書促其懲惡總漕暨巡漕具題四日久不見回報總漕新命已下無暇及此而巡漕又視總漕動靜為行止來推官亦無如之何也職促之不至只得權宜於便文中將此河顛末並來推官條議揭稟巡餉萬院矣倘事機可乘台臺即於口院鼓舞一題則以餉務而開此河更詞嚴義正口口得沮也職見在掣肘行將隱矣又復興此議論似非所宜口口口口口口心不敢忘台臺則不敢不心台臺身口耳伏也口塞無倫伏祈台慈原宥幸甚幸甚臨稟曷勝瞻依之至
稟職再有清於台慈者職衙門係一時添設諸事草創一切文移無人應役職猶可勉強支吾惟管理本

章式樣通曉本揭規制者登郡並無一人職亦不能知其詳恐不合體貽笑海內敢於台臺下暫借兩人假以兩月之工教演新役隨即送還伏祈俯俞不勝感幸倘得賜之馬符口嚴口鈞口准於數日內到登感更不可言也職臨稟倍口顯切之至 辛酉七月初九日

與沈總戎 辛酉八月十一日

梁丹崖只在十日內到登所須船隻兵將皆不可須史緩者須料理完備而俟其一到即行方為妥便倘延遷時日致風逆不能開船則必坐過今冬廟堂之責備不小矣特此報聞幸嚴命所司挑選見教為感韓王兩將不佞方欲大用之而舉朝致疑亦可笑也

陶下

已有小揭辨之矣兵部疏草錄奉覽覽畢乞仍擲還幸幸

與某光祿 辛酉十月初六日

承教深級厚愛語語皆銘之心矣昨得按臺書亦主於必口口口口而又叮囑不佞云事有專主必須先款於游而後口口口口口口母使為他人口口此乃肝膈語也門下惟速速赴淮迎晤肩老早成此事至禱至禱孫君甚善但其在科時因為浙黨而被擠至此者近日口口口一事為西北所惡若再用一浙人則擠排全禍俱自不佞擔之來矣故不佞亦有意而未敢動也此亦得游肩老先致書於都門而後不佞以咨通銓部不為私耳統惟秘密幸甚

答樂安縣 辛酉十月初八日

接翰示備悉衷曲左屯臺之言非虛語也藩司云云亦前日感於某廳之揭耳今日久事定而又左轄遷去右轄無成心則榮薦自可圖也不佞於東方諸公前自當留意無俟多囑者使旋草復不盡願言

與文登縣 辛酉十一月初五日

鄉者因立成山一營議將該衛堂廡改為營將衙門不知門下已收拾完備否今韓副將不日且至矣惟明示之以慰懸心又該衛城垣向聞估工已久不識亦係門下所估否工冊如便乞以一本惠覽俟俟

答大同撫院高第 辛酉十一月十一日

朗先最驚下荷台臺肝膈之愛獨深自謂三生宿緣

陶下

非世間察案中所未見也一從分携景仰懷慕無時能去於心迨聞晉秉節鉞大振國威則尤所欣舞欲狂者顧不能以一介行李馳布賀忱蓋因謫才當多難之衝寢食靡暇遂自甘疏節之誅而不辭耳即如秋間違官市馬於仁覆之下正作數行一申積緒時方甚冗姑令員役先行而以不腆尺牘追而投之以上台臺而至今未得則劬勞萬狀真非筆舌可形容矣台臺顧不忘遠人而特賜注存可勝感刻遠東之事至不可為矣能言者未必能行而中外以虛境為實境能任者未必能調而中外又以實境為虛境羣心之異愈增議論之煩日甚功罪之論既淆構鬥之端斯啟惟受其敗而已矣不審台臺曾聞其概否辱

台臺齒及敬布其私隆貺誼當祇承但勞人草草懼報瓊之無日敢藉歸鴻附申蒼雀剖腹之感已在隰桑之卒章矣不盡謝悰統在台鑒臨楨不勝錫鏤

答陳推官 辛酉十一月十六日

一違雅教居諸屢更台文冒暑而出戴雪而還東海勞臣無出其右矣念之每為色飛謝榮擢事已再咨鈐部周敬老極肯相為者想當有動也咨稿奉覽買馬招兵不佞初時尚欲彼中撫按書而自別之後無辱刻之暇不謂蹉跎一至於此今俱仗台力告竣矣感當如何我支銀二起共一千三百四十兩俱如數馳上惟台文酌量給發昨得成司宗一揭知其已將到景縣也先此謝復諸尚面不具

陶下

答張積水 辛酉十二月二十日

劉都閫才情操行弟守登時已心儀而默許之矣後以海運承乏荷老公祖之命銘之五中特與張海老商之而海老以道司平交不便輕委中止私心歉悚旦夕不安適撫臺趙明翁東巡以遼事詢及將材而口口口對要之人微言輕其得題允皆口口敢知也乃辱老公祖齒及汗至踵矣錢裕徵久欲用之而為大將軍威權所格弟用舍俱不得自由近日有人從邊上來者謂邊方總兵不能如此尊大稍稍知戢容圖一便用為千夫長也承取馬符敬奉二紙惟老公祖之所用之冗次草復不莊惟祈台亮幸幸

與蔡遊擊 壬戌二月初五日

廣寧消息三日不傳此時已不知作何究竟矣昨晤總府云須多備帳房以俟緩急深為有見門下可倣其式預為密備所須料物當托名戰車等件以安人心萬勿明言致驚動軍民也諸不盡

答署藩司程鳳庵 壬戌二月初十日

登萊之餉深切隱慮荷翁臺以己溺己饑之心為同室纓冠之救餉至之日兵相慶於伍民相慶於室翁臺造福直與登海俱深泰嶺並崇矣黃縣截劫之事安得有此蓋好事者為之也既徵投醪之惠復履禦暴之驚不佞感歎交集額謝何已然今天下之兵大概難剛此說雖甚矯誣將來未敢保必無也目下仰仗寵靈即不敢謂赴湯蹈火惟命之從而令行禁止

陶下

五

頗稱畫一當事者朋比賣國今日曰建登撫明日曰建登撫恐登撫去後山以東海以南不能有此世界耳廣寧報陷軍中未免寒心不佞陽示以安閑陰激以忠義假比其武藝隨犒以牛酒而將士始有生色乃徐徐語以調發之事恐不能免大眾齊聲鼓壯俱願從征軍心悅而民心亦安雖苟安非長久之計而要如近日薊保之劫將毆官陝西之乘機生變似迥不相侔也乃朝端無持正之人孤尊有獨危之苦既一面暗防其調發又一面渡海以挑釁從來無一舟一騎一盞一甲寸鐵尺桿之給而惟責人以成功且無一絲一粟而惡聞士饑馬倒之說將來登萊之壞受病定在於此不佞不嘗議乎進勦則十萬亦不足

退守則二萬已有餘今我擾南四衛無益而奴造船隻未完亦退守之候也昨趙老先生有書來詢欲調兵將若干以備勤王之用此最為得策蓋取之數中一以免招募之緩不及事二以免增兵缺餉之虞也翁臺慮截住起運非體誠見垣一方之論不佞於心亦所未安然時勢至此別無良策計惟與戶部打成一片方可有呼必應而不佞於世為絕物如烏之啞啞鴉之休留凡出不佞之口即屬不祥之音又孰從而聽之亦惟借神力於翁臺轉懇趙老先生任之而不佞依其餘底否則一方震動全省為之不甯不但濟事為禱此正台教所謂守國之經也第看經撫伎

陶下

六

倘不外一走將來山海亦復如是於斯時也手忙脚亂不知作何光景而杞檜兇心猶欲於手忙脚亂中兼行中傷暗害之計不佞身首又不知撒在何處此則登萊之一場結局亦杞檜之一場結局而已矣近日章奏中有云只苦了皇上者誠千古之法言也國家遇有此人無亦推背圖上汪定劫數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臨楮不覺涕零

口口生員劉芳聲 壬戌三月初四日

選將選兵明賞罰勵鬥志作恢復想毋作兀守觀本生之言皆是也但兵非久練不精將非日與共起處不能得其死力而貪者狡者俱非可用之人平時之訓練未完而進取之催檄已至進擾之水師未返而

勤王之議論復與朝端畧鼓筆頭嚇得宰相無魂膽
宰相之魂膽無着落弄得天下人沒投奔所以為大
亂之道也今惟有謹嚴二字為救病之藥動如脫兔
靜如處女未始非妙訣耳本生欲暫歸吾亦欲本生
急去並招三將來果有謀勇自一到即用也但勿令
人知所自來庶免阻抑耳

上高東溟書 壬戌三月初六日

醞雞井魚寸步不離海溼老公祖日月之照雨露之
滋無時不在涵被中而以拙劣當多難之衝不自知
手足之無所措歲月之急於流也遂承台慈錫之存
問中心感刻篆結無窮每私圖另效蛇雀之忱以報
崇深之萬一至於今而此身已為四面夾攻之身遊

陶下

將賊竄荒陬與廣寧同其淪滅瞻觀色笑奉視灑掃
應無日矣乃敢理其遡心馳候台端伏念老公祖提
出將入相之雄才久著內安外攘之偉伐而又當此
亂極思治之時勢海內羣心靡不想望深源之一出
以拯我蒼生者聖明眷注爰宅元臣底定廓清其在
旦夕朗先從此而往永藉餘庇以長為太平之民慶
幸當何如也唯是登萊用兵之法廣寧既失之後與
廣寧尚在之日其道不同當事者宜有主持建議者
宜有真見乃日競門戶全懷欺賣借封疆為斷送異
己之長物借議論為酬謝書怕之答儀寇已在門而
不顧自己且無站脚處而不知舉國如狂若或使之
天也詎人之所可挽哉朗先從此得遂魚沈鳥翔保

其首領免扶目於東門視敵人之入吾國不亦幸矣
但願既去之後或二三知己拾朗先罪狀而紀載之
以與前後時論相券證傳之邦史俾千萬世之下知
疆事之壞不在朗先斯不勝大幸也老公祖得無意
乎肅潔不腴聊展閭閻深悚輶轅惟積誠既久非屬
套儀伏惟老公祖鑒其誠而莞納之幸甚感甚臨緘
曷勝瞻馳之至

諭帖 壬戌三月十九日

朝端浮議亦只聽之所謂禮儀不愆何惜乎人言也
更移之說果真甚善門下可就錢老先生處力贊成
之蓋如此時勢非豪傑建功立業之秋直是罔兩公
行之日吾豈肯以有用之身為無用之死暫息數年

陶下

俟朝內清明出而補天浴日不敢辭也可與韓生力
圖真得卸担為妙諸生若恐不佞去後身無所依不
佞自當有處安頓以酬向來勞動不久一出仍可樹
立功名不佞所料斷自不差萬勿因此而代不佞為
戀戀也其餘并近日事在劉生口中并密圖之

諭帖 壬戌三月十九日

得來翰備知錢老先生雲天高誼不佞即捐糜其何
能報幸萬萬為不佞致謝尚有第二封書付承差齎
進而此役病在中途附驛馬打稟帖來尚僵卧津門
已另差人取其書并王沈兩公書另投之不知何日
到京乞查之但近日閩人恨不佞不已其勢必至殺
之而後快韓朱沈三閣下俱為抱不平然無如之何

前日陳保太之本乃韓相公所票令人稍舒顏色第
邪人多而正人少成之者寡而敗之者多不佞若不
見幾早去徒將此身斷送於昏黑中不可惜滿腔熱
血埋滅無聞耶况下首頂缺者朝中已議得有人矣
不如暫自引避俟錢老先生當國之日不佞効勞某
處大疑大難挺身任之應不似熊芝岡之有粗無細
王肖乾之有謊無真也幸致此肝膈求錢老先生留
神只是俾不佞速去為幸耳餘可與徐生商酌圖之
諸未能一一

復尹大陞 壬戌五月十一日

據稟各兵缺米已行府發給並行嚴參將領米速出
關矣但領米尚須時日必不能當日即行本官船雖

陶下

少且儘見在者前去有唐克卿在皇城可同之進取
不必守株待兔生誤光陰新院之來只在六月本院
之去亦只在六月中旬屈指只一月工夫耳緩則無
益也徐生已出海矣師克在和凡事調和為上報袋
十個并往

與兵部主事李敬軒 壬戌五月廿八日

謹啟不佞木僵半生願甘詬誅而必不肯輕諾一言
輕交一人者非身在仕途而欲絕人逃世睚子內未
見可交之人耳台臺耿介植自天衷精明秉於燭照
衆惡必察則聖賢之學問而尼父之源流也料敵若
視則帳中之鴻寶而孫吳之心法也不佞私心傾倒
真欲朝夕於台臺之側將舉生平之所究心及目下

風波之所由起一一縷數於知己之前而驪駒既戒
百未及罄搖曳懸旌尚隨屬車之清塵而驪馳也台
光愈速想念愈深今再遣赤足以不佞所騎菊花青
馬一匹奉塵外廐此馬購之關外相隨不佞半載於
茲不佞未得向朔風白磧中騁其高足今行矣恐此
馬事非其主當作長嘶却食故敢以獻知己耳惟台
臺鑒而存之幸甚餘情尚副另檄統祈炤督臨楮可
勝馳慕之至

蔣紹芳諭帖 壬戌六月初九日

蓮賊從北直河南來者其勢最大見今鄒滕兩縣賊
尚據定在彼充府被圍未解此非可以草寇輕之者
本官到彼當相機而行省城兵連勝二陣皆賴火器

陶下

之力今當以兵馬衝其頭而以火器繼其後再加短
器埋伏以衝其中便可取勝省城望兵若渴本官須
兼程而行到省之後再作休息過堂之時須盡甲人
馬器械一一齊整方為先聲服人不可喪了東邊體
面兵將到省可先差官進城先一日投書第二引兵
過堂務以旗號鮮明器甲堅利為主不可苟且糊塗
過去也本官此行乃一生遭際所關不但本院體面
而已慎之慎之然為將之道當以得人心為上人心
愛敬然後臨陣肯用命平居無離散今本官領兵頗
有怨言將一人而已兵心既離誰與成功况且有不
測之禍也切莫貪小利而忘大害此後本院若訪聞
有據必知會兩院處治勿謂本院今日不言也特此

諭知

答陳鴻勳方文麒各一通諭帖癸亥三月廿五日
迂拙不識時務恐誤封疆量力自退以安愚分回首
舊地雖不忘并州之思而以避嫌不敢相通也茲承
寄語相聞足叙高誼且知奉職多能賢聲蔚起登臺
重望此為始基勉旃功名推轂與有光也羽旋附復
不盡

復秀水縣范一癸亥九月十四日

昨承老父母心言見示感入肺肝伏枕叩謝答無倫
次方在悚仄而使命再辱之矣老父母經庭至教業
已探天窟而挾西藏佳公子鳳彩翩翩自當翔千仞
而搏九萬又何俟老病皇甫作太冲三都序哉惟以

陶下

三

台命諄摯不敢重違敬草數行致之當事蛙鼓蟾吹
無能歛歇感美之為懼至於寵頒鄭重下逮僮僕真
所謂鮑叔知我貧然不肖與老父母何如思誼豈如
世人結交須黃金也謹對使拜壁惟台慈亮其非抗
至感至感餘情附布另緘統祈秘炤賤恙未瘳率爾
不莊臨啟倍萬歉悚

與左光斗蔣允儀同癸亥十月十六日

祕啟吳育萬於不肖無半面之識而累疏深求必欲
置之死地蓋皆為其同門所賣其同門者不肖曾與
同事偶二三事不相能要之為公家起見未嘗以居
上相凌也况事又過而不留凡註考必選佳語註之
即今身居清要袞袞在手豈是上官相難所致而何

懷恨之深至於如此况今之欲殺不肖者惟陝閩兩
勁兵其他相亮者居多育老江右人也入其局中耶
幸台老父母慈以委曲醒之不肖累次辨疏俱據事據冊
字字皆真實語育老試味小疏便知不肖非侵餉者
流若為公惡斷不爾爾矣伏惟台老父母慈拯援刻骨至
感臨啟曷勝祈懇之至

上熊芝岡師癸亥十一月初七日

謹啟朗先以認真做事招尤速禍將至滅門殞命目
前先已辱身敗名其無面目以見老師三尺童子知
之矣朗先自揣可勝憤愧欲死哉老師信其無他不
即擯之官牆之外千里存問尚欲榜以卓楔標其門
廬泥言慰藉清俸下頌此乃越石父未易得之於晏

陶下

三

嬰千古盛事何幸朗先之身親見之耶踧踖之餘不
覺大喜過望而感汗且交傾也回思朗先拙鈍自信
欲圖口口得之一味究心局內之事故即老師之前
而甯抱闕口之歎今畢竟自投陷穽為仇家所戮笑
感恩雖深報稱無日撫時觸事飲恨何言謹以寵賜
佩以周旋用當河壁苟有再覩天日之期當作師門
千古快事頃見劉勿所被誣得白作存奇一書朗先
此事不亦奇之口口也哉焚盥百叩望雲呼謝伏祈
台慈俯鑒尚有衷曲肅布另牘統祈老師垂神伏楮
曷勝感激嗚謝之至

王子龍諭帖

昔年登萊大荒得遠糧為濟今遠左需餉又仰給於

登萊天道循環其速如此本官才能出衆志概超羣當此多事之秋正豪傑自見之日勉之勉之達承問訊足徵盛雅役旋附復不盡

答口

僻處東偏無所比數惟企想翁兄宿昔之雅感頌明德輒竟日馳思以不能奮飛為憾躬之弗類見薄於奸壬每以驛役之事煩濁精神則歉悚更不勝縷指也辱翁兄不鄙其瀆屢勤使命感何可言感何可言謹因羽旋肅此謝復西望祥靄惟有皈依

答黃宗周

運事紛紜掣肘萬狀前歲肇行人與器俱未相習運與卸俱未相孚而幸獲底績實惟台臺之賜遠左壁

陶下

壘無恙庚癸不呼又皆台臺之所默全也感浩德者寧止不佞一人而台臺豐功偉伐亦寧止顯膺茅土帝心嘉賴即彼蒼鑒臨當必有奕世之封以為陰功之報矣感佩至今靡可自展碌碌海濱鴻雁闕稀方懷悚仄荷承雅念又復先施稠疊隆情更何可報惟有篆結心胸永矢勿諉而已知己之賜不敢自疎敬拜以謝薄附不腆匪曰報瓊聊以見積誠之有素耳伏惟莞鑒餘情另布并祈昭原幸甚臨臧曷勝感切之至共副啟儀謝狀五通

請秉公查問揭

竊惟賦罪從錢糧為質斷錢糧以文卷為憑據或并經手出納之人為證佐即坐罪追贓亦必從查并中

得來未有懸虛無影而曰罪口賊者前奉旨解任勘問并調各項冊籍以憑質對蓋欲得其贓之實以定罪也巡撫例不經理出納司道府廳州縣各有庫冊文卷即招兵買馬造船置器等項亦由將吏與司道州縣經承巡撫若有私侵人卷豈能掩滅昨明先疏辨錢糧款項與勘科查過數目毫釐不差非於所勘之外別有遁辭勘科原未嘗參朗先盜餉六十萬也惟以浪費罪朗先故辨以僅費三十一萬尚有節者九萬及現存二十七萬有奇亦即勘科冊載之數非於所勘之中別有相反今勘冊具在試與勘疏比對已自矛盾蓋疏可以己意增減而冊經司道府廳多官詰勘難以改抹也是盜餉六十萬之說已虛誣矣

陶下

惟勘科疏尾云查算已竣疏將脫稿於屆行二日查點官兵始知登州原設兵九千六十餘名朗先止存七千或逾年消長不一然以一歲計之不啻虛冒一萬又七千兵之中以一年計之定有曠銀一萬攘之入素等語蓋以事無實據第虛募其數曰不啻一萬口定有一萬即勘科亦未有確詞也况於屆行二日查點官兵則臨行匆匆二日之內不及會官調冊一查勘亦可知矣再按勘科點兵之日距朗先任道已踰二年缺兵二千之說未知所由及見後任巡撫袁節寰事關兵餉宜明疏內開載裁減舊兵俱俸海蓋道中詳省撫暨陸續奉省撫明文減汰者二次共裁一千六百餘名合之京操營原缺四百餘名正合

二千之數而謂朗先私缺之以冒餉不亦冤乎至於曠銀原有成規多者湊放兵糧少者支給公費出納掌在府官從前各道登記在冊朗先亦登記在冊今朗先任內曠冊已調取來京其從前各道冊亦應調來對質如各道中有一年積得一萬者而自朗先無之即謂之侵盜可也如其不然安可獨誣朗先至於將此二項合而言之謂朗先任道任撫五年共盜十萬不知朗先任登道三年考滿未兩月即叨巡撫之推內尚有半年接任驛傳道事而登營兵餉布政司每遲半年支給是實管兵餉止二年半即任巡撫則登道職掌登撫豈得兼攝况登道兵糧係山東省撫兼理不與登撫干涉又何從假冒乎且任撫不滿一

陶下

五

年今以道撫二任倍加五年坐餉十萬此而可加何不可加且其勘為勘撫也非勘道也其勘撫分內事也有冊籍奏繳而不能加以賊其勘撫不得進而吹求於道任也加之以賊而獨無冊籍奏繳不知當日憑何據而叅劾今日又憑何據而究追嗟嗟孤臣孽子何地可控人心天理千古常存惟台臺秉公查問據實奏聞為無告疆臣留死後一段公案耳須至揭者天啟五年月日

副誣揭

朗先一生孤子半世浮萍雖在仕途實無官術受某官只做某官之事認得某事真即從某事理頭舍命而旁人之伎倆事中之禍福一則蠢而不知一則偶

或有成於地方微有濟以為天下事直須實任官亦惟實做可也故自入仕以來聘問不通於上國姓名不掛於通人自揣非涉世之具居易俟命而已迨遠陽失陷登萊震鄰議設巡撫中外同聲共舉朗先旋奉簡書非意所及且推舉朗先者惟撫按兩臺為地方見聞其餘諸公素未相識因誤信實做未嘗無實知潛伏孔昭果有是理又思謬膺封疆之重當報特達之知必須乘口得遠而未能守之時又須藉南四衛愈口而願內應之日速則有機緩則坐失故逢船即買過器即置兵則必招已成之軍而驛騷有所不惜馬則必求上襄之駟而高價亦所不辭撤開金錢廣圖集事詎意戰守之議未定三岔之渡已來直作

陶下

五

歸馬放牛之想登鎮遂為梅中之駢朗先尤為眼中之丁又一局而矣由是而詰爾戎兵豈非濫費由是而課爾將士豈非匪人由是而進以讒言豈非瓜李諧入之徑千百其途詢之輿評則又以孤立寡交莫為排解夫黎邱有鬼能使真子見疑於所生曾參殺人能使信母投杼於三至况朗先無曾參之孝聞而誘伎更神於黎邱之善幻耶詎不令信者疑而疑者說耶然於其幻處可以推詳而得其真初時不誣朗先以蓄奸細通口口者乎不售不又改而曰與鮮使道臣分帑金二十萬乎不售不又改而曰登萊兵反攻城劫庫乎不售於是改為盜餉六十八萬之說於是初使往勘則又未嘗盜也乃曰為登道時盜十萬

竊思之世之所以殺朗先者專云任撫時之盜餉也今又幻而為任道時之盜餉勘科之所以坐朗先以任道時盜餉也而設撫時同聲推轂者則又因任道時之治行何幻而又幻至此哉於此知實事之未易任實官之未易做也朗先今日亦惟服膺居易俟命一語遇鑑空衡平之君子庶得其正命此來不過待死得其正命死有餘榮矣敢即勘科原疏為正文而逐節詳剖於左

以上四十一節皆就勘疏所指及者剖之朗先小疏並祈皇上勅原籍撫按或即勅勘科到臣家查勘以知臣之廉貪蓋深見仇家必欲殺朗先而後已故最初流謗即借大題目以立說不虞其屢變而不信又

陶下

變而誣之於任道之時以媚權要今若勘之任道而不得必將流言曰帶道時有何事當勘也倘求之帶道時而不得又將流言曰任府時有何事當勘也朗先一日不殺勘者將奔走道路無日甯居矣今以小疏及剖誣各節謹質於君子以實罪案朗先一生獨行不念回頭原欲效忠於國家而竟自速其死命也命也復何言哉

拒扳稟稿

罪繫原任登萊巡撫陶朗先稟為完贓無策嚴比臨危懇發單坐派以遵明旨事竊念朗先原係實心任事無志溫飽之人且緣登萊一鎮從朗先手內創始一切置備浩繁未免費用太廣即勘科疏冊原非謂

朗先侵冒入己也今將用過錢糧概不銷算竟於朗先名下追賠或是新法當然但朗先錢糧用在公家不曾入己安得有貲財打點况自反無愧何須打點朗先若欲打點何不向要地呈身打點於未參之先或往勘之際顧乃打點於既逮之後惟不會打點致有今日身擢重辟關木囊頭日受榜笞命在旦夕不知應扳何人果有貪婪無恥需索邊臣之人不妨開示指出以全國體以保性命只因耿介自守信心聽天甘受痛楚今欲任口扳人已非素願兼傷朝廷平明之體且恐扳之不當已扳者收為縲囚未扳者又欲揣摩株累是因朗先一人而使天下皆罪人也恐非本部持平之政并昧朗先天理之良遺穢千載死

陶下

不瞑目既奉明旨謂內有訪單總將此單發下不論虛實一一照單派追勒令完贓豈不直捷爽快庶不煩揣度不累多人并使朗先執此單以告天下萬世知非朗先素願則政體一新理財有效罪臣口塞後世稱平至所坐贓銀既照勘科參數盡在朗先一人名下追賠則亦止朗先一人身上之事何必輾轉波累若據各府州縣籍銷算原與坐追之數無虧并朗先亦似可不煩拷掠而罪臣為法受惡初非侵盜入己情節亦乞稍為剖白以希聖鑒則朗先雖立時殞首魂魄俱安矣

血書與學瞻學易兩兒

我今必死矣八月二十三日李大司寇本上票出嚴

旨追比十日一回奏今十日矣鎮撫司諸公五日一回奏賊完而身終一死况我囊無一錢者哉然致死之由汝輩不可不知我事極易明白祇為奸黨欲借我口誣害諸賢殺戮削奪恣其所為罪則歸之我耳六次極刑不順其意及汪文言供出楊左等二十一人而殺我之念已不可解今楊左云亡慮我不死見聞獨真來禍不小必欲殺之以滅口我一生耿介壁立無黨知我者尚能推見至隱不知者直曰死於追比而已身死名辱夫豈甘心自內魏勒照參疏坐贓我即具勘冊剖明因奉旨禁揭不敢抄遞今擇其尤要者封回凡二十四封皆有道府印信及勘科原行疏與冊孰為可憑則盜與否不言自見一為勘科冊

陶下

二為曠工冊三為民屯冊四為民屯造船冊五為登州兵馬額數冊有此五冊冤誣瞭然矣此我身名所繫之物汝可好存之其他家事無可言者惟祖父八旬我為長子鹿鹿公家之急不盡定省之歡又以清貧不能備養終罹非常之禍震驚其哀景我真罪人也孽孽砒砒只為公家以成今日柩歸無地可厝古有葉葬以悟君父者亦聽之置我者而已廿載忠清可對天日天不負我汝輩當得更生勉之勉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死何傷哉死何傷哉天啟五年九月初三日絕筆

陶下

附錄

陶中丞傳一

壽州方震孺孩末

中丞陶公諱朗先字元暉晉桓公靖節之後也從宋南渡為浙之秀水人世多聞人為三吳右族其家感異夢而生公公生而不啼惟時時作長歎聲稍長英異絕倫不好為舉子業博習經濟慕王文成之為人丙午舉於鄉丁未隨捷南宮上第起家南宮曹是時豐水清晏薦紳先生率皆娛情詩酒公獨孜孜國事日舉一二條設為經緯利弊以自課焉辛亥奉命權蕪關整蠱惠商往往出人意表未嘗一為苛細而權課溢萬餘才望遂傾一時癸丑出守登郡郡陡絕海外商賈不通更值大稔水旱風蝗接踵三載鄰郡且

陶附

人相食公獨先時治具躬親拮据以賑之更冒厲禁開海運執淮遠之粟以濟之登故二城兵民隔膜公推誠撫卹一視而周防之遠近流亡就食者千萬計部分而廩食之妖人胡從魁乘機作亂一舉而撲滅之登士孤寒無倚者創書院以教養之復置贍士田千畝贍軍田千畝募民開島田七千餘畝積穀本三十餘萬石苟有利於民者不遺餘力其他如舊額解戶新餉加派苟有病於民者永請蠲除計全活六十萬有奇而更出餘策以善其後公真神人哉公亡且二十年而登人尸祝不衰遺愛固無疆也政成舉天下治平第一於例應不次擢公以親老乞歸量移臬副督郵傳亡何東事遽起議用兵而轉餉費不貲

遂開海運以公就孰備兵登萊專董運事初議運三

萬石至三楨牛漸至三十萬石增至六十萬石為途五百里也公以饑民不堪重困請當事不允且重督馬登人感公舊恩竭力將助公亦念庀財之費遠近相同若復從三楨牛起陸則三鍾致石不啻矣因躬涉波濤按視島嶼得途直抵蓋州套更為審風汎酌膠泊作長歌以授榜人三年饋運一百八十餘萬計省少府陸費五百餘萬金先是遼鎮乞援師於東青郡兵首譚叔郡守殺人淫掠為變撫軍以屬公於例為趙祖公不為嫌單車入境晚以大義咸頓首曰吾儕戴公威德半皆公再生人詎敢逆命即日就道遼陽失守遼人渡海者萬萬計鎮臣沈有容議欲拒之

陶附

公不可分插屬邑給曠土使耕其無家而獲犍者募為兵立遼帥以統之迄公任主無叢食之患客無失次之嗟公之惠也辛酉計吏復舉天下第一時當軸亟議恢復以通津登萊朝鮮為三方進取之局開鎮登萊命公建牙治兵仍即以公運餘之米充餉召募比時赤白羽交馳督責甚厲公持籌宛轉鬚髮皆白與郡邑材官反覆論辨執筆之指磨肉成繭或經時不一假寐三閱月得勁兵三萬良馬萬匹勝艦數千甲仗數百萬一時聲望赫奕謂萬里長城屬之陶公矣亡何遼西棄師三方之局既乖公引罪乞歸得旨慰留時濟撫趙彥酷虐充西諸豪附蓮妖大江彥兵屢敗攻陷鄆城安東等二十餘縣堡進逼郡彥踰城

稱病魯藩乘障拒守告急於登公遣裨將梁汝霖等率騎兵星馳援之大戰城南斬首數千彥與疾城上東望叩頭謝王亦出金帛搗師轉戰而北至清源盡敵而還東土告平公再疏乞歸且乞散兵裁撫節餉待時願假休息以避賢能得旨予告未浹歲同事之嫫公者有司之被譴訶而怨公者並列當途更有逆璫魏忠賢起而為之主於是詬公誣公勘公達公無不至公辨章有曰臣任撫甫三月三月之前薦牘滿公車三月之後投劾無虛日臣一身三月之前何其賢三月之後何不肖之甚也又曰臣用餉餉遠用餉餉兵總不及三十萬而誣臣賊六十八萬冤乎否乎道府州縣經手帳目印冊具在璫不顧令藉公家公

陶附

三

高麗君臣聞公沒哭之哀詩文致乾纒纒可誦公精誠格人如是今上龍飛諸孤徒步叩闕上命登萊奏結有司懾上威嚴反覆推勘徘徊不時上撫軍巡行至登士民擁車痛哭即日奏聞事遂得理會時徇門戶私以公獨立卸竟不及焉公性質英爽多擔當臨事侃侃不撓不苟依阿亦無他嗜好故兵荒奇阨卒能以人力勝天生死大節終不因奸回易志其為文磊落洞達搖筆數千言無枝棘所著歷任條議章奏數十卷皆經世碩畫嗚呼公勲節炳耀日星垂不朽彼誣公殺公者竟何如哉公三子皆令器願貧甚不能為公乞身後澤余與公同繫習公久覽公集甚詳撫其生平大畧為作傳以待後之銘公誌公者非僭也

陶附

四

也以傳信也其他傳聞公為神人延應撫火角樓召叢希哲語多怪不具述崇禎十五年壬午秋七月西楚方震孺撰

傳二

海甯朱一是近修

陶朗先字元暉別號開普秀水人萬曆丙午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癸丑知登州府丙辰登與青萊遭旱荒是時遠東大稔與登一水相望舊有海禁公請開海運具詳當道即具海舟告糴富民願往者偕官艘齊發移粟入登市價以平青萊就食日以萬計登故二城兵民各處兵餉屬幕府公念兵不宿飽則害仍在民乃請餉銀附舟入連權盈縮以濟之復建書院以養士乙卯榜元則書院中

首拔士也俄白蓮妖人胡從魁妖婦任氏倡亂公設計擒之舉天下卓異第一擢本省憲副戎午瀋陽失守並陷開鐵遠左用兵陸運為艱當亡議開海運以公曾建議羅遠特疏公董運事此則公受禍之基矣初議登運六萬石漸增至八十萬公以登不堪命請六府州縣隸登就水次之便而忌與謗益繁然海運二年省陸運之費二百餘萬省少府金錢五百餘萬真國家任事之臣也辛酉失全遠而登糧出海者已二十餘萬公懼為敵資急追躡得還時遠人航海避難來者不可勝計公請練遠人以待用有忌公者阻之因謝事歸忌者悉反前局於是兵民大譁以致三路喪師識者皆曰東北大勢當以廣甯迎擊為正兵

陶附

五

登萊渡海為奇兵議設開府於登萊以公曾擒妖叛善用兵特擢公加經理銜即以追還出海之餉給募府軍儲公以四萬石由海道裝糶淮南督造海舟以六萬石裝糶津門募置軍器其後負奇寃指為載歸私室者即此是也維時熊廷弼經畧遼事銳意規畫公戮力同心得水陸師三萬餘馬萬匹戰艘二千餘火器甲仗共二百餘萬將議三方合勦會皮島參戎毛文龍投身於遠撫王化貞先期冒進雖有小勝而機事不密遂不可復為公痛惜之即劾劾島師而熊經畧繼有疏聞兩疏不期並上忌者因指為熊黨俄王化貞大軍覆沒於西隅而袒王攻熊者並及公矣其出死力首誣公者為李春煜崔呈秀謂陶朗先擅

用衛署奪先臣戚繼光石獅公抗疏辨之於是崔呈秀吳淳夫等相繼誣彈或云好事喜功或云忌島帥袒廷弼公辨益亟因請告歸奸黨遂授意應撫王象恒指淮南糶餉造船為私販密疏入告事同謀逆有參公侵餉六十萬石者惟蒲州相公韓爌深知公寃未幾蒲州為奸黨所逐公寃遂不白竟下於理詞連楊連左光斗等受熊陶賄飛緹四出公不肯承逮繫經年扼腕不食數日死獄中居官二十年家產僅頃許清貧刻苦而以四十萬贓誣之及崇禎改元蒲州再召公子學瞻學易具揭稱寃得釋至今登州人思念公威德為之立祠士庶皆捐貲為購學瞻力辭之不以累公清白後學瞻舉己卯孝廉再抵登州

陶附

六

見祠宇崇奉益虔庶公道在人心也同難者為熊經畧佟憲副云

傳三嘉禾微獻錄

秀水威楓丹山

陶朗先字元暉萬歷丁未進士授南都水主事權稅蕪湖轉屯田郎中癸丑出知登州府甲寅驟雨傷麥至乙卯秋霖不止邊海俱淹沒丙辰復大旱飛蝗蔽天草木盡槁鄰郡青萊夙稱饒沃三載大役人皆相食朗先隨方賑救冒禁請開海道輓淮遠之粟以濟之流亡就食者千萬計妖人胡從魁挾饑民作亂以計禽滅奏績為天下第一就遷登萊驛傳副使東事起兵餉不貲議開海運以朗先曾議羅遠乘屬董其事初議運三萬石至三槩牛漸增至三十萬又增至

六十萬從狽牛起陸費巨乃身涉諸島探水勢深淺
今舟得直抵蓋州套酌風汎灣泊作歌以授榜人三
年饋遠一百八十餘萬省少府陸費銀五百餘萬兩
時遠撫檄調山東兵青州兵首詳東撫知朗先有威
望檄召之即請按兵毋動一晝夜行三百里抵青單
騎入叛兵營叛兵驚愕咸頓首乞命願隸麾下死乃
下令曰青兵弱不足當敵應選練戒郡守具芻糧舟
楫以待翌日視操列方圓三陣皆銜枚不得接語按
籍點閱設援留二籤得留籤列壇下為方陣得援籤
還圍營立故處初掣多置留籤森立階下眾喜得生
青兵留多援少叛勢已孤掣時遇渠魁名縛置階下
眾目遙視謂其違令接語也不敢詳閱畢令郡屬部

陶附

其眾分紮孤遠處其強壯者厚給衣糧使登舟前發
餘以次分駐海口不兩日援兵悉去城市闕然加本
省按察使銜辛酉遠陽失守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
議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募兵三萬將圍進取尋
改防院罷兵遂乞歸明史稿王紀傳千總杜茂者肅
肅而兵未募不致歸廷弼知南皮河間所獲獲連兵
年下連遠陽人舉進士應知南皮河間所獲獲連兵
經畧於下年河間為登萊監軍會事擢茂言嘗
客於下年河間為登萊監軍會事擢茂言嘗
籍於下年河間為登萊監軍會事擢茂言嘗
永芳行遠其書張鶴鳴以聞下年茂言嘗
萊州府志其書張鶴鳴以聞下年茂言嘗
兵海上府志其書張鶴鳴以聞下年茂言嘗
陶公抱道為私才陶請募兵三萬將圍進取尋
以廉不介憚直自負而與東林諸公不合宜其有也
至當國卒以才剛賈未幾以冒餉違獄瑞啖刑官脅

誣揚左不從不食死家傳廷議登萊初海軍
如經理時運遠海需船進戰萬騎兵舟需歸以仗
置石起淮器具就地所產可省車脚費先遠陽失
登之權先不知強之行說言明長山島屬遠陽失
有容稱疾不出之面守林銘鼎由思益引去毛是
功敗甲仗二三百餘萬未幾兵三萬馬萬匹登萊
院乃春等相繼勅其毛上疏龍祀而秀吳私
李春等相繼勅其毛上疏龍祀而秀吳私
矣論時天啟甲子也林榜有名東朗先為人英爽敏
於論兵嘗夜夢八人來謁及甲子被建圍圍中見有
剝皮漆體者八人始悟龍飛紀畧國初官廨至十六
所之左特立一廟祀地為剝皮場於公座旁置一
剝皮骨草之袋一廟按徽錄之註為丹山孝廉之子
賈園大名支焯所加

陶附

傳四卷一齋文集 武進李兆洛中者
陶朗先字元暉秀水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出熊襄
愍公之門與無錫高忠憲公善其師友皆大賢而才
質亦自相近遂與同其患難也初授南京工部都水
司主事出守登州府登萊青連歲饑而遠東大熟請
暫弛海禁輓粟以賑之妖人胡從魁挾饑民作亂立
撲殺之募民開島田七千餘畝儲軍實三十餘萬石
擢本省按察司副使時遠東需餉甚急遂使備兵登
萊從海道而輸之粟三歲輸百八十餘萬石省陸道
饋運費錢二百餘萬少府錢五百餘萬既而遠陽失
守朝議三方進取三方者廣甯為正兵天津登萊為
奇兵經畧熊襄愍公策也設登萊巡撫即以朗先為

之朗先銳意規畫時遠民渡海者朗先分插屬邑給曠土使耕募其獷悍者為兵以所儲軍費充餉三月得水陸師三萬馬萬匹甲仗火器二百餘萬戰船二十餘艘其與熊公戮力策應而遠撫王化貞故與熊異議互相訐奏廣甯復陷化貞奏毛文龍鎮江之捷實債機也朝廷以為奇功而熊公以為奇禍朗先亦疏劾文龍李春煜者魏璫假子也與朗先故有隙高忠憲之劾崔呈秀也李暎崔曰高之劾公陶實使之呈秀遂劾朗先忘文龍黨廷弼會廷議亦有登萊水師無所用之說朗先於是疏請散兵裁撫節餉待時且乞歸得旨慰留而究西白蓮妖賊攻陷鄆城安東等二十餘縣堡賴朗先撫之悉平再疏乞休璫遂授

陶附

九

意應撫王象恒劾朗先侵餉懸坐職銀四十餘萬兩逮獄籍其家不及千金朗先將置辨而熊公已先在獄謂曰休矣璫甯容乎遂誣服又勒使啞揚左不可屢受拷掠死獄中思宗即位子舉人學瞻詣闕訟冤始得免追完其息屬朗先之入獄也登之人赴京號救者無數登兵願捐三月餉以存其家焉
明史無朗先名設登撫事亦嘉興府志鄉賢傳
類詳著始末云本之方震儒未一是陶中丞傳
方朱二傳不可得見也為補之魏
璫黨人碑有朗先名見東林列傳
又跋辨志書塾所見帖卷一齊文集
東林黨人碑有陶朗先名而明史不著嘉興府志鄉賢傳載其事頗詳云采自方震儒所為傳借此文已佚朗先字元暉其得禍同楊左諸公其死以

天啟五年十月先於楊左秀水葉小坨以遺跡見示凡七札刻其二當時事勢畧可見矣惠松屋諸公所修蘇州府志云朗先吳江人嘉興籍廉按稱吳江人
者誤惟先登有在吳江境內者
傳五衍石齋記事稿 嘉興錢儀吉新稿

陶朗先字元暉別字開普秀水人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官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為人剛毅多智畧四十一年出為登州知府四十四年山東旱蝗大起而遠東歲稔朗先請弛海禁具舟告糴運遼米至登州以振饑青萊之民皆來就食全活者六十五萬人白蓮妖人胡從魁及婦任作亂朗先討平之遂募民開島田七千餘畝積穀本三十萬石蠲解

陶附

十

戶加派諸賦額置贍軍田贍士田皆千畝東人大和舉卓異第一擢按察副使四十六年我大清兵取撫順峇地至清河堡全遠震動援兵大集朝議餽運多車牛餽費莫若航海便以屬朗先始議歲運六萬石累加至八十萬石朗先以登民不堪重困請量減不許而登人固感朗先恩樂為用朗先親入海行視島嶼得道抵蓋州套驗風信審泊所為歌授榜人俾無失事海運二年餽遠餉一百八十餘萬石省常歲運費五百餘萬兩天啟元年春三月我大清兵取瀋陽遼陽循海而南朗先聞之遣人躡回登米之已出海者二十餘萬石聞於朝素方震儒撰陶中丞傳云遠陽失守遠人渡海者萬計鎮臣沈有容故拒之公不可分給為邑給曠土使耕其獷悍者收為兵改明史泰昌元

年始設山東副總兵以有容為之遠陽之敗即在次
年文載有容與劉先語適與方傳相反與沈陶
同時且共耶今缺之夏六月熊廷弼起廢籍中為兵
部尚書駐山海關經畧東事議以天津登萊高麗分
道練兵儲峙將三方並舉而復遠於是登萊始設巡
撫使朗先為之專任一路即以前海中躡還之餉餉
其軍朗先乃以四萬石糶淮南造舟以六萬石糶天
津備器械大募兵得勁傑三萬人馬萬匹勝艘數千
艘火器甲仗無算待期未發而遼東巡撫王化貞妄
人也大言曰請兵六萬一舉蕩平登萊天津兵可無
設意與廷弼相水火會都司毛文龍自遼東遁還過
鎮江潛襲取之以報化貞使奏捷因敗本謀朗先以
是劾文龍而廷弼疏亦至朝臣多右化貞者因指朗
先為熊黨爭攻朗先朗先連上疏辨無何化貞棄師
盡失關外地事無可為因乞散兵裁撫節餉待時願
假休息以避賢能熹宗許之蓋任事僅數月告歸歸
而彈劾者踵至始李春煜崔呈秀言朗先擅用衛署
又奪成繼光石獅事瑣屑不足道其後呈秀又與吳
淳夫劾朗先好事喜功忌文龍袒廷弼會張鶴鳴以
兵部尚書行邊誣終卜年杜茂謀叛卜年廷弼所用
登萊監軍僉事茂又朗先營千總使募兵於外者也
亦以危朗先最後應天巡撫王象恒劾朗先私販侵
餉劾朗先諸語本朱一昆撰傳及顧應谷自叙中
書及魏志節每語象恒卒於天改四其所指目即前
年秋冬間朗先時尚在獄也今不取其所指目即前
糶淮南造舟者也遂建問籍其家貲無千金而楊連

陶附

上

借朗先才稱其寃且賙之全魏忠賢方欲殺連與左
光斗詞知之怒是時廷弼以不援化貞先下獄論死
未決遂刑脅朗先使誣連光斗受廷弼及已賄略朗
先列辭拒之畧曰朗先本實心任事無志溫飽之人
緣登萊一鎮創自朗先諸費廣大用過錢糧具在印
冊今不許銷算徑令追償亦止朗先一人之事何必
輟轉波累使天下皆罪人乎朗先錢糧用在公家不
曾入己焉有賄賂自反無愧何須賄賂朗先耿介信
天甘受榜掠若欲任口誣人傷朝廷平明之體味此
心天理之良遺穢千載死不瞑目忠賢愈怒已而竟
逮連光斗下鎮撫司獄毒拷死廷弼棄市朗先知不
免血書與其子學瞻學易曰我今必死矣八月二十
三日李大司寇本上票出嚴旨追比十日一回奏今
十日矣鎮撫司諸公五日一回奏賊完而身終一死
况吾囊無一錢者哉然致死之由汝輩不可不知我
事極易明白祇為奸黨欲借吾口誣害諸賢殺戮削
奪恣其所為罪則歸之我耳六次極刑不順其意及
汪文言供出楊左等二十一人案明人虐政集云天
朝神史楊連等俱騎建治原任尚書趙南星等俱
以希幸脫解連左光斗袁中興封疆又公行賄賂
章俱者經解連左光斗袁中興封疆又公行賄賂
人除已出籍外郎侯前了籍撫按趙南星等俱
文官供出趙南星郎侯前了籍撫按趙南星等俱
熊明遇世正賓盧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等
熊明遇世正賓盧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等
二先乃所言之人內如萬環上言已死獄中夏忠
亦二乃所言之人內如萬環上言已死獄中夏忠
問皆在是歲九月以萬環上言已死獄中夏忠也今

陶附

上

事而... 疑相... 承其... 殺我... 真來... 黨知... 己身... 具勘... 封回... 冊孰... 曠工... 馬額... 物汝... 陶附

為長子... 能備... 孽斫... 葬以... 天日... 死而... 十七... 救者... 號於... 家立... 春復... 以助... 陶附

曰嗚呼... 也賢人... 爛以快... 先經營... 命時使... 金都下... 乎然尊... 蓋薛國... 同異以... 哉予故... 著於篇... 世也已

可獲... 則方... 爭則... 餘城... 在遠... 於西... 出越... 地勢... 沒後... 為內... 載廣... 木也... 皇明... 天啟... 化貞...

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應化貞指示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責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著原設將校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甯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移催接濟毋緩事機

二年七月兵部上言奸細闖係宗社奉聖旨毛文龍因拏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監軍讒害毛文龍拏到劉一謙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謙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

陶附

五

當官旗密訪拏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誤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詰來三年九月吏科給事李春煜奏勘登萊舊撫臣陶朗先監軍御史游士任招練副使劉國縉各兵馬錢糧費餉朗先為重故先以朗先一案奏報上命速朗先至京十月建登撫陶朗先

五年十月陶朗先卒於獄

六年正月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冢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行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着移文各省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山東登州府志

陶朗先浙江秀水進士萬曆四十三年出守登州執法嚴肅明斷勤勞尤愛士恤民歲大侵道瑾相望請帑金三十萬舟運遼糧全活無算旋有妖人胡從智以無為教聚眾於平山公遣兵擒首惡誅之解散其眾四十六年升登州海防道時海防廢弛海寇猖狂公履任大修守戰之備洋面肅清天啟元年值遼瀋相繼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議設登萊巡撫以命公公籌餉練兵軍威大振明年廣甯覆遼民走避諸島公下令敢渡一人者斬總兵沈有容力爭之航海來者甚眾公歎曰此日禍登州者必遼人也及壬申變作人服其先見惜為逆璫所陷士庶冤之

嘉興府志卷五十二

陶附

六

陶朗先字元暉副使儼元孫萬曆丁未進士授南京都水司主事出知登州府時登萊青連歲饑而遼東大稔請權弛海禁渡遼告糴三郡得濟在郡設書院厲人材置贍士贍軍田各千畝募民開島田七千畝積穀本三十餘萬石擢本省按察副使值遼左需餉急議開海運以朗先備兵登萊從三撰牛陸運五百里抵遼甚艱乃募人窮海島得水路直抵蓋州套凡三年饋遼一百八十餘萬省陸運費二百餘萬少府錢五百餘萬會遼鎮乞援青兵懼而譁劫郡守為變朗先單騎往諭即止遼陽失守遼人渡海者數萬鎮臣欲拒之朗先不可令分屬邑給曠土使耕其無家而獲悍者募為兵時朝議三方進取三方者廣甯為

正兵天津登萊為奇兵熊經畧廷弼策也於是登萊設巡撫以朗先為之朗先銳意規畫三月得水陸師三萬馬萬匹戰艘二千餘火器甲仗二百萬餘莫與廷弼戮力為三方策應而遠撫王化貞故與廷弼議互相訐奏化貞將毛文龍鎮江之捷實憤機也中朝以為奇功廷弼以為奇禍適朗先亦疏劾文龍因目為熊黨李春焜者魏忠賢假子也與朗先舊有隙高攀龍實與朗先善高劾崔呈秀罷職李因說崔曰高之劾公陶陰使之也呈秀遂劾其忌文龍袒廷弼會廷議有登萊水師無所用之語朗先於是疏乞散兵裁撫節餉待時請退詔已許璫遂授意應撫王象恒密劾朗先侵餉遂懸坐贓銀四十餘萬兩逮獄三日

陶附

一比籍其家不及千金朗先欲置辨而廷弼亦在獄謂曰公休矣公事璫甯不知耶即辨減贓賊均耳公甯能輸耶均不能輸何多乎四十八萬也遂誣服璫又勒使啞揚左韓劉諸人受拷掠股肉糜爛一夕被逼死入獄時登之人赴內外各衙門號呼營救者不知凡幾登兵願捐三月餉存其家璫既誅于學瞻抱軍需各印冊叩閤始得免追學瞻崇禎己卯舉人次于學易末冠朗先死連家屬奮然曰兄留報父讎弟拚此身殉此業也在獄十八年甫出墜江死季子學琦亦能文有節概朗先康熙二十六年祀鄉賢

請註銷陶朗先追賠錢糧奏畢自嚴

公於天啟五年死難奉旨查抄至崇禎五年昭
路共計八年志稱公子在獄十八年十字行

陶朗先一業事關邊海當日爰書頗多懸坐蒙旨查勘通行在案據登萊闔屬鄉紳張珍等舉人楊為乾等生員董應雷等呈為恭緝垂鑒之明給再申代鳴之公論事又登府八屬軍民劉世餘等稟為乞恩昭雪安邊衛國忠臣以明公道以慰輿情事內稱原任登萊陶撫自救荒東土全活億萬生靈至今家尸戶祝後因遼陽失陷特擢陶撫經理實非叨冒希功比時陶撫身肩重任百務叅與戰備方完廣甯隨陷朝議罷勒停運因事變更以前置辦之貲俱為無益之費一時下石詬謗叢生致使孤臣含冤地下今幸聖主乘乾天日光昭豈可令忠清大臣獨抱向隅之泣即所置軍需十年支用無算至今存貯登州何曾濫

陶附

費况東土奇荒萬姓並蒙拯濟何忍再生父母終受污冤合詞血訴懇恩代題昭雪等情又登萊將佐馬驄孫承祖等呈為公舉忠勤廉幹撫臣陶朗先乞恩昭雪以伸公道以白奇冤等情該登府同知賈名傑覆看得自遠瀋失陷朝議三方進師特以陶撫開鎮登萊出海會勦凡士馬舟軍器械糧餉從新製造支應實繁所費自廣及廣甯敗陷朝廷改勦為防陶撫一片苦心反為時勢封疆受過此東省紳士軍民咸為涕淚沾襟自初勦以迄於今十年之遙猶請命不置也至於所勘支用錢糧俱由縣府經領間有一二侵漁如徐宏誅魏國臣陶撫親自摘發追贓其後揚於廷胡大寬宋登科泥爛賠償則有東江寶收之印

信抵還京邊則有各府州縣解部之批迴供億麗人
賑濟遠海俱有理餉廳之冊卷招兵用過豆價二萬
餘卷案勘冊兩皆可憑其時兵馬有出汎防海者征
妖調發者東江留用者缺餉放班者現存地方者船
隻為津門調用者催覓放還者改造戰艦者現存地
方者器械什物有調發征妖及東江取用并各營防
汎者十年之間陸續領去一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
六十五件尚有現存庫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四
件本府屢加檢點不時取作軍中公用總計諸項以
十年調發之餘現存登地者尚有十之二三彰彰在
人耳目蓋因勘問之初正值陰霾之會而勘科李春
煜以原叅之官威焰方張不准銷算甚至懸想其歷

陶附

九

官之年虛擬其賦私之數今經屢勘澈底清查幸遇
聖主臨軒始敢以民情上達庶不負朝廷理枉伸冤
之至意也該府道藩臬及撫按呈咨到部備將登府
造報錢糧文冊細加查勘一召買糧米變價銀一十
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二兩零前恐抵兌支銷不無虛
冒故駁行覆查今據查揚於廷胡大寬宋登科等認
賠之價共銀四千四百八十兩解發海外充餉又豆
運至天津易銀二萬八百兩作招兵支用所有糶過
糧價共銀八萬九千九百九十兩以四萬五千解部
各有印信卷領批迴存照已足原糧價銀之數內除
認賠抵解賑遠供億外陶撫實止用過糧價銀六萬
一千三十五兩五錢五分九釐一招兵買馬造船製

器等項共餉銀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二兩因有
調用等項恐無憑據駁行覆查今據查登鎮官兵
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八員名其招兵之費及月餉安
家行糧用銀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兩零後朝
議罷勦兵士放班調去及出海防汎東江留用共去
兵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員名彼時勘科至登各兵未
回止將現在登兵四千七百一十名回奏以致坐贓
其馬騾一項所置到二千三百四十五匹馬騾駱駝
共一千五百四匹頭用過價銀並草料共三萬五千
八百兩零後調去征妖天津山海留用馬騾並青菜
存馬皆速離登鎮彼時勘科至登止存現在馬四百
八十餘匹徑以此回奏以致坐贓其造船一項查得

陶附

十

登萊青三府買造船數及動民屯銀買運船改充兵
船並雇船共五百二十五隻內除民屯銀外共價銀
六萬四千四百七兩零後因防汎海外并東江留用
船數盡出海未回彼時勘科至登止有舊營老船四
十九隻徑以此回奏一概坐贓其置造器械查得登
萊青濟四府所置器以件計者為砲銃刀鎗叉斧鈎
鏢長短等鎗並絲甲鐵盞火磚火球共十一萬七千
五百四十有五以劬計者為銅鋼熟鐵硝磺鉛鐵火
藥蒜麻牛筋魚鱗等共八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有
一以報計者鎗棍蓬梳等共四萬二千八十有八以
塊計者桑木弓胎合文呈文等紙共二萬一千五百
一十有三以副計者弓面撒袋臂手生鐵共二萬一

千五百有十以枝計者箭桿火箭共五十六萬九百七十有四以鐔計者桐油江豚油共二百七十有九以面計者牛皮銅挨牌旗幟共一千二百有十以條計者鞋帶弓弦等共五萬五千四百有十以上諸項歷年支領過一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之數尚存四十四萬七千四百有奇共動銀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兩零據登府同知查勘歷年卷冊存照一一都有憑據今蒙駁查覆勘無異通算兵馬船器共足原餉銀之數內除追賠完課解發海外充餉不算陶撫費用外陶撫實用銀四十萬七千七百五兩六錢六毫又據浙撫陸完學咨為錢糧銷算已明誣陷殺身獨慘懇昭雪豁免以彰天地好生之德咨呈到部看

陶附

三

得陶撫當遠藩告急之時為渡海出奇之舉其志甚堅其計甚決無如口焰方張海波巨測視事太易展布誠難但當日所費金錢仍留為後人公用十年沈案一旦剖明兩省官吏別無成見之可憑東土士民久憑啣冤之血淚在陶撫已骨化形銷于孫復流離瑣尾孰肯再徇情面指控虛詞所不忍昧者三代之公心不可易者萬民之輿論也向見諸臣之為陶撫請者各持人亡產盡一說屢蒙朝廷躊躇乃臣部之駁查如彼該撫之咨呈如此是陶撫而在猶可原情准過况在身後例應豁免伏祈俯允註銷庶泉下餒鬼猶堪鼓忠魂以殺敵而國法既存皇仁亦宏被於無窮矣崇禎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議註銷

書錢給諫陶中丞傳後悔過齋續集

平湖顧廣譽訪漢

昔在明熹宗初載秀水陶公朗先為登萊巡撫也期與熊經畧廷弼共揮魯戈未竟其用卒隨熊及楊漣左光斗諸直臣為逆璫魏忠賢誣追贓賄不食數日死而史不為立傳可惜也道光年郡人議修府志於是錢給諫儀吉因壽州方震孺同邑朱一是舊傳博考羣書運以史法為陶中丞傳而公居官本末始著於世予既服膺給諫之文詞及與公族裔樸子方交得盡讀方朱所為傳暨公殘稿奏疏若干首然後知方所言猶覈惜給諫之說不無出入其間也按方氏之言曰遠陽失守遠人渡海者以數萬計鎮臣沈有

陶附

三

容議欲拒之公不可插屬邑給曠土使耕其無家而獲悍者募為兵立遠帥統之史則曰廣甯覆陶不許渡遠民一人有容爭之命數十艘往而獲濟者數萬人其事互異給諫疑而闕焉夫闕之是也然此乃遠陽失守事史以屬之廣甯陷似小誤且分插與募兵似非鑿空為此說者足以徵方傳之有足據矣朱之言曰毛文龍先期冒進公劾奏之而熊繼有疏至忌者因指為熊黨此給諫所本而方傳無文業史於熊傳曰毛文龍鎮江之捷王化貞自謂發蹤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非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京師力誅化貞夫云貽書力誅則熊書固未嘗上矣熊書未嘗上而謂公之上書劾奏其果然耶此

亦以方傳為確者嗚呼君子小人不並立久矣余讀
公遣將分鎮以收鎮奠疏曰宜急遣將以步騎三千
駐義州與鎮江相望用維繫豪傑心又當頒朝鮮勅
書或遣官諭以忠義俾別樹營訓練聽我調發以視
熊傳所陳畧符經若撫固同心濟國事者熊死而公
安得獨生且楊左徒以憐才故矜公乏而逆璫徑借
公及熊誣楊左小人之變亂黑白如是哉夫公為巡
撫一年任事僅半載耳乃自招軍買馬以及造戰船
置火器甲仗見於公引辭職疏者心神交疲竊歎當
時大吏謀國何其忠願不免於李春煜崔呈秀之傾
陷此登萊武夫婦孺所為莫不叫呼者也且公之功
尤有不可沒者先是嘗知登州矣歲稔請弛海禁運

陶附

三

遠米以賑兵民澤及青萊旁郡全活至六十五萬人
創書院置贍士贍軍田募開島田而計平妖人胡從
魁及任婦之亂由是舉治行卓異最擢登萊道海運
三年輸遠餉一百八十餘萬石省少府費五百餘萬
兩議者皆曰陶某能任事於是有登萊巡撫之擢也
自出守至巡撫始終不離登萊死時年四十七部民
立祠以祀者二所將佐紳士軍民咸為頌冤崇禎五
年四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請昭豁詔免追贓顧其
時黨筮方張而公特立以故卹典格不行方傳稱公
自少博習經濟慕王文成之為人及以進士官南宮
曹日設一二條時務自課嗚呼此公經國謀猷所自
出歟方固正忝又自云與公同繫習公久覽公集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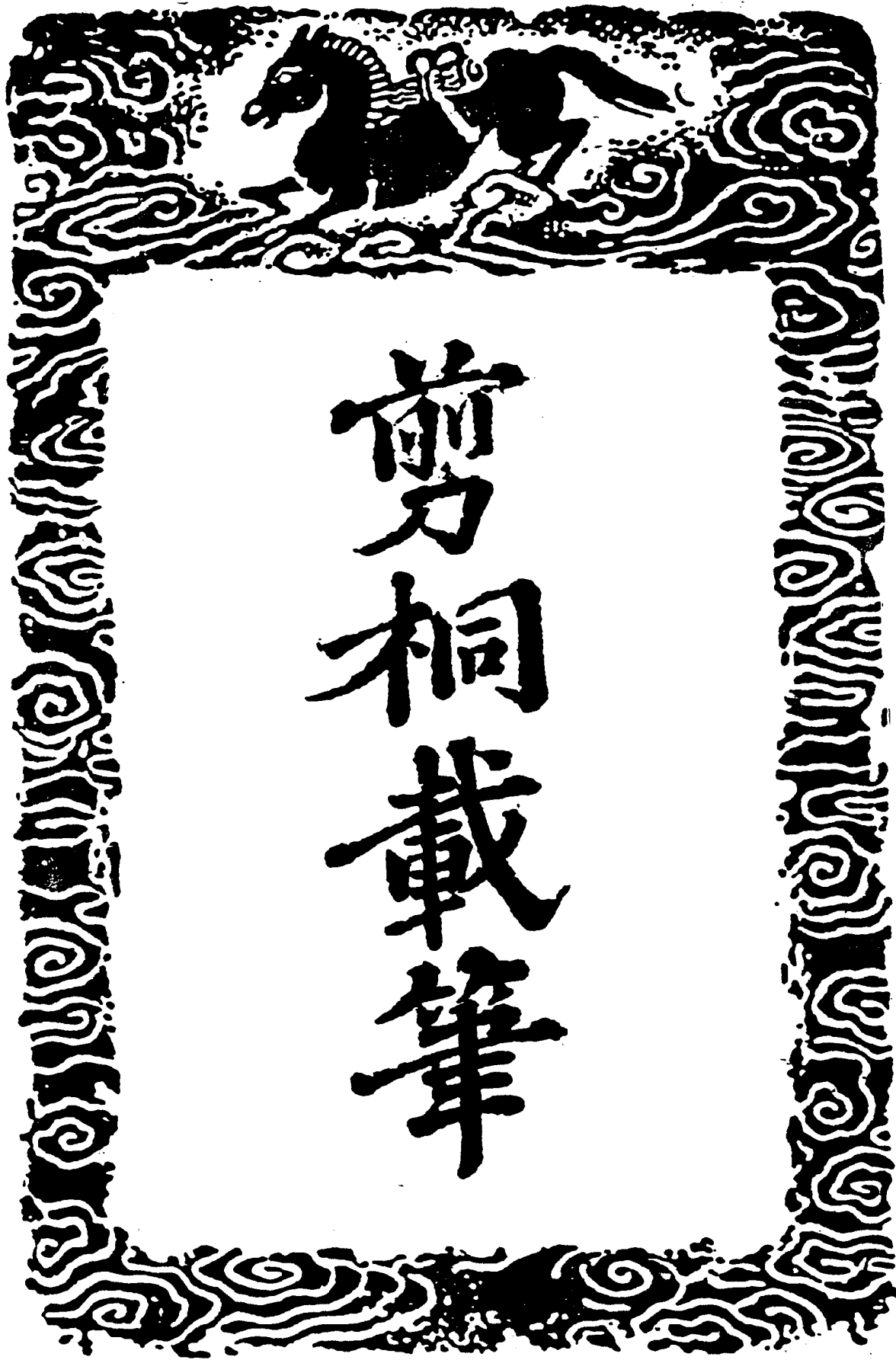
詳而

國初修明史時未以此上史館予故復采撫之以與
給諫傳文互見云爾

陶附

陶附

三



剪刀載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剪桐載筆

夫士自燥髮業儒頰首
朝夕滌神千古上之歆
藻潤皇猷黻黼帝治澤
溉地軸聲澈天壤次馮
三寸柔翰創千秋大業
藏之名山洞府自成不
磨下之即稗官野乘片

語單言聯足勸懲亦快

心目豈其浮生浪死泯
泯莫莫與草木同朽腐
已哉張季鷹有言千歲
名何如一杯酒而杜征
南至洛嗟歎羨留遺跡
於峴山之片石其欲流
景耀於當年垂休聲於

乘襖意固均也不佞通
籍以來乘使槎航家食
者踰四之三中間侍
交戟逐

卷三

京塵不滿五稔而又冗
散棲身優游卒歲
朝政國紀之大凡石渠天
祿之秘文既無從竊窺

蕪之賦材鴛庸學植陋
劣又不能網羅百氏鎔
鑄一家心竊媿之荊州
之後自春迄秋日月既

卷四

賒閒寐又甚間操毛穎
用祛睡魔乃舉數年來
耳目之所睹聞友朋之
所傳說撮而錄之于簡

其有荒唐不根勸戒無

裨者置勿論雖蟬噪蛙

鳴無當鍾呂之奏而褒

善戒惡聒以備諭俗之

錄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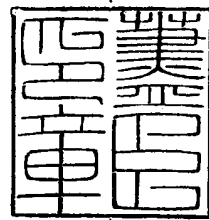
資焉耳不賢識小博奕

猶賢蓋亦竊附於孔氏

家法云

新城王象晉蓋臣甫

題



錄六

剪桐載筆

新城王象登畫臣畫

賀

今上登極表

伏以

世際離明蒼極開

中天之會時逢泰長

龍飛協

剪桐載筆

表一

聖作之期臣庶騰驩華夷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

嚴躋以日

聖縱自

天

本聰明睿知以有臨

會正直蕩平而建極

維年歲非繼

根

宗十三傳之丕基

大德得

天撫

宗

社億萬年之景運伏願

福提川岳

慶衍雲仍

剪桐載筆

表二

身強固

德清明同月恆日升而悠久

外威嚴

內順治借天覆地載以靈長

借

同事諸公奉

賀

惠殿下陞位登

伏以

輒陞宣綸

一人篤隆親之典

桐封啓宇千秋開燕翼之祥

重刊載筆

故三

登南邦以執功合群情而昏悞恭惟

一殿下

天植溫文

性秉純懿

一媿河間之樂善

德懋青年

道東平之崇文

譽隆朱邱承命

北關

作鎮南服當萬寶告成之初正

百世貽謀之始環楚甸三湘七澤成藉

保障之功奉

皇圖一統萬年允寶

夾輔之益伏願

學勵緝熙

祚綿似續卜年卜世剛

重刊載筆

故四

九重天覆地載之恩

于藩于宣衍四履礪山帶河之業

楚春元隱德傳

萬曆間楚中一春元赴試宿直隸之清豐鎮二鼓後對門火春元出門外觀之見一女年及笄赤身來奔春元曰胡不衣曰火起方急救命無暇覓衣也曰我房在店內某處可就被掩身我必不入已而火息父母覓女春元尚立門外語以女處搆之婦見其女赤身又在春元房中大不憚是年春元未獲售婦過舊邸聞是女已適人矣又三年入闈

鄭桐載筆

傳五

終日不成一字午後忽鄰號大呼可惜者不絕口潛窺之北人也年甚少問何故曰我七作甚得意自揣可必中偶風吹卷落硯池中污甚見貼無疑第可惜此數作耳因問兄卷完未曰今日文機偶滯一字未就曰兄可寫此高中後勿相忘某且未歸俟出榜方未張耳寓某所報榜時可一見過及揭曉果第旋往謝春元亟迎問平日有何陰騭以無對固問之曰平生原無過人惟憶三年前嘗

清豐鎮對門火一女子赤身自火來今至我房少

避我獨立大門外俟其父母至偕婦救得此一入耳春元曰此奇遇也成交乎曰此時只憐其苦無論邪行即邪心亦不萌春元亟下拜曰恩人也我之為兄中宜也此女即某之妻娶三年矣聞有奔身避火事未嘗以好語相加婦即矢心自明某不信也聞兄語今豁然矣我之為兄中宜也遂締交如兄弟云

鄭桐載筆

傳六

王生曰甚我名節之所關重也楚士救一人無妄念可不謂隱德乎以博一第亦天理報應之常乃困之於三年之後又假手燕士而後第且燕士者號胡以比障卷胡以點污心胡以信其必中如龍火文胡以授之果售如探囊機緣巧合不爽毫忽皆天也使楚士發於三年之前於報應之常得矣彼燕女且把醜終身即九原莫白也故楚士之選售燕士之污卷捲之為此女白名節而因為楚士

來隱衷故曰皆天也彼婦昭昭冥冥其謂善者果夢夢耶詩曰無曰不顯其子云親又曰涉時厥士日監在茲請以質之楚士

利義筆

傳

陽鄰生孝感傳

陽鄰諸生某事親孝母年八十餘病垂危忽暈幾不可救生具矮卓登寢門後幽暗處列酒餽質佳紙為錢焚於籬望空遙祝願少延母旦夕命已而母果甦語兒曰吾尚有數日住勿悲也子問故曰適鬼使見逮已將行矣汝焚紙錢後鬼使大喜謂子曰今一批所逮共五人媪在逮數不可逃吾感汝子意既飲食我又畀我好錢我今先逮彼四矣

利義筆

傳

事竣過媪借行媪與子尚可聚首數日慰彼孝思也越三日忽謂子曰可備後事鬼使來吾行矣遂卒

王生曰嘗謂貪賄舞文獨世間胥吏輩乃鬼使之感生亦以錢好故豈阿堵中物固無間幽明者耶若生以祈祝而延數夕之命孝哉生也感徹幽冥矣

王廷尉平反傳

大廷尉左海王公山東費縣人初任山西陽城令
政務慈祥不忍妄入一人罪一日大風晦暝境內
大道邊殺一人投尸井中莫知主名公下令捕役
嚴緝之邑中一人素無賴是日午後倦甚向婢家
卧面色慘阻意態倉遽去殺人處不甚遠次日而
殺人之事露衆遂疑此人即其姊亦不能無心疑
也鳴之官公再三研究衆証甚確已問結牒當道

東相載事

傳九

矣公心終不釋然異日偶訊一囚自招平日惡跡
有殺人投尸井中事問其日月正大風晦暝日也
公心恍然即欲鳴之當道為前人地刑胥再三諄
以為不可公不聽刑胥曰刑者一成不可易今自
訊而自反之得無啓上官疑於已之官聲不利乎
公曰吾期使邑無冤民足矣違為已之一官計耶
即緣此而罷歸田里心肯之矣遂以後人抵罪而
力為前人昭雪諸當道見公牒交口數謂公不讓

已短能重民命也無賴王果得釋公聲譽益隆
起後以循良高等擢臺中今為左廷尉

王生曰守令縮銅墨統一方民之生死榮辱在一
念轉移間彼暴狠恣睢視民命如草菅者固無足
道即足已好勝自雄已斷或作意低昂矯矯為名
高賢不肖則有間矣不知意見一差死難復生斷
難復續同是含生何忍以彼之叫呼痛楚為一已
娛快功名地即無論人非鬼責而良心內省吾恐
食不下咽矣孰與平心虛已使小民無冤之為得
乎語云吾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於我亦無憾
也仁哉斯語吾願持三尺者三復之也嗟嗟王公
高門張公無冤至王公而三之矣

東相載事

傳十

張襄憲公遠慮傳

少保岢嶺張公謚襄憲四川銅梁人宦浙時一月
年與公同宦浙相得甚驩公偶談及清明上河圖
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觀同年公有臨本甚佳蓋
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却之同年公必欲
公受公不得已受而厚酬之頗珍惜及歸田慮後
人以此賈蒙因手書垂戒此圖頗為世鑒賞以後
凡宦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吝公歿

身相載筆

傳十一

後某公宦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且
云價廉不抵圖值倘多索縣中暫借當續償也檄
至邑時已近暮縣令親攜檄詣公宅公之第三子
思選公號蔡蒙者念襄憲公遺囑亟向諸姪覓之
無有也諸姪中有微聞在某房者偕詣索之辟以
禍福再三始獲令一見袍寘懷中索酒飲三巨觥
始命几展卷每閱一段即大呼妙絕飲一巨觥比
閱竟東方白矣以金付蔡蒙公力却不受令無暇

入署就公宅印鈐並原金馳使報命某公一見卷

大喜亟加幣若干並原金往蔡蒙公堅不受令不
得已置盛筵延公之子若孫群聚盡醉而罷世皆
歎襄憲公遠慮而又服蔡蒙公之純孝為不可及
予聞之襄憲公孫現岷大金吾云

王生曰襄憲公勤勞著 宗社利澤決函夏威望

震甄毳勲烈勒旂常乃區區一卷猶勤遠慮予於
之歎公之精神如宇內元氣周流布瀼無幾微之

身相載筆

傳十二

不貫也世人既於所好不難驅身名以殉之甚且
遺殃奕世萬曆初山西某鄉紳寶一古琴及歿縣
公向其子索之弗得逮以微纏泥首公處時其子
已食餼於庠稱佳士矣迺戮辱若此夫非琴之為
祟耶若上河圖初本至傾其家禍及數官又其甚
者已嗟嗟一身之外摠屬長物夜光彈鶴何輕重
倒置乃爾迺知人能澹然寡營豈惟保身完名抑
亦遠害貽謀之要也噫尤物移人懷辟為罪從古

之矣...公之來視平泉之來寧直度之於還

莫桐葉筆

王宮詹僕僕傳

王宮詹非熊四川重慶人天啓初太翁太妣俱壽
平在堂公乞差歸為壽舟離城僅舍許是日者實
反公未知也遙聞上流一人亟呼舟勿前城中反
矣倉卒返舟鄰縣去重慶八十里念兩尊人吉凶
未可料心如割莫知為計時公僕三人平日以庸
奴畜者即同輩皆易之忽前請公奴等願入城奉
太翁太婆來公叱之曰城中大變爾輩何能胡言

莫桐葉筆

傳十四

之易也儕輩多為柳榆三人固以請公亦任之三
人遂踴躍去近城見城中出者皆髻髻不冠巾白
纓點數墨跡為髻纏三人者效為之得入城矣翁
與媪俱無恙三人負以行抵城門聞者不令出三
人微聞某姓者與賊通乃假為某氏僕具詞賊實
謂庄有粟數千斛兩老人者庄頭也須共往驗明
誠為軍檣賊寅大喜給照令往翁與媪始得出城
三人仍負以行甫數里力倦不能前少遲又懼有

追者乃以二人護前，一人入後，與免四力昇以行抵公所，公一見，悲喜交集，慰安兩尊人，畢設三座於堂，令他僕強服三人，躬稽首以謝。

王生曰：公之得全兩尊人也，純孝之感也。雖然，三僕之功不可誣，予聞公長者居家孝友，事兩尊人無遽色，無疾言，事每先意，以承孝，決庭闈神鑒之矣。彼三人者，素平平無奇，及犯大難，成大功，從容

黃柳叢筆

傳十五

指願動合機，宜出入虎穴，如履平地，視趙盾養卒，庾吳郡老兵，何以異？豈冥冥中有相之者耶？世人謂建功立業非有絕世之智，邁種之才，罔克濟以觀。王公僕竟何如也？嗟乎！不過祿山誰識平原勿謂世無人哉。

王京卿義妾傳

王公蜀人，官州寺，因無子，娶二妾，未幾罷歸，貧無以爲，喪因遣妾二，妾皆欲從行，公諭之，故其一長號去，一堅欲從，方商權間，妾母適至，留妾甚懇，公許之，既去，妾尤公曰：從一而終，婦之分也。予母即有言，君以大義責之，何說之辭？權願在吾母，耶公壯其意，然實不欲偕行，因詔之曰：汝議，取正，然吾憐汝母老，且愛汝甚，不忍送其意，汝盍自爲謀乎？

黃柳叢筆

傳十六

婦以情懇之，母得請甚善，即不諧約，汝二姪及家人輩爲助勢，可必得妾許諾，因曰：婦而得請，從君終身，吾願畢矣。倘母意不回，當以死謝君，必不忍偷視息人間，抱琵琶過別船也。今與君訣，見君止此，身伏案，大慟，淚如雨，週案頭，下浹於地，公爲動，客因令僕持嫁時衣送之，還母家，翼早使僕往，覘之，妾聞僕至，欣然出問，公夜來安乎？念我乎？亟歸，語公，吾旋至矣。未幾，果同母來，入門，向公失聲。

曰幾不得見君此一行何其異乎世間所以不言前
諸侍婢始知婦請之母不聽談說百方又不聽聽
二姊及婢僕輩勸解再三卒不聽人定後妾膏沐
易新衣衿帶間縫紅百結遂向公拜拜已又潛向
母拜蓋欲於是夕自縊也偶一婢暮見之亟奔告
母母大驚亟起慰諭曰寢兒何遽至是汝欲從公
吾亦任汝第吾愛汝甚汝去吾何以爲生無已吾
與汝偕也是以得婦公聞言感甚願邸中僅兩與

第相載筆

第十七

力不能再辦一與且又無奈長途資斧何不得已
乃以真昇妾及妾母而身策蹇以從
王生曰予在 都門得交公磊落光明絕無世俗
後阿態聞其居官慷慨潔廉持身毫不苟而體惜
人情憫憐物命凡可開一面網不難百計圖之去
之不忍捨公豈徒兒女床第之私無亦見公慷慨
正直可託終身故不難一死以明志乎即烈丈夫
何如焉且公仁人尚未舉子或者彼蒼將以此妻

爲公開繩振亦未可知矣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皆
以一終彼巾幗笄珈之倫猶然睹大義秉貞心等
一死於鴻毛每一披卷令人凜凜起敬矧鬚眉而
稱丈夫者哉吁可以思矣

第相載筆

第十八

王孺人再產傳

澄源張公諱奇謨子岳翁也爲子言往岳母王孺
人生三子一女矣及再產以病亡已而旋甦自言
攝至陰府官人坐堂上隸前稟達某氏等至回視
被逮果皆婦人無一男子官人曰後堂見夫人至
後堂隨衆跪階下見釋子滿丹墀有週年者有數
月者甚且有初生者或男或女或坐或臥或行或
匍匐妍者醜者嬉者笑者怒者罵詈者啼叫者交

剪相載筆

傳十九

相歐者獨自坐卧不言語者任其雜沓無一人爲
料理隸稟如初夫人目衆婦曰令汝等來無別事
兒輩待哺爲吾乳之孺人抗聲曰我以無乳故自
家兒倩人乳焉能爲人乳兒夫人問言者誰曰鄒
平東門外張秀才妻王氏也夫人檢籍以之曰幾
誤渠尚有三胎一長命者最後一兒取之來今尚
未也亟送去因得復生後生三胎二兒一女果以
產見亡其一兒亦不育女爲子妻封孺人即夫人

所謂長命者也然壽亦僅三十餘歲

王生曰世人言陰曹最幽在恍惚有無間今視孺
人事何明白較著也兒既不育即不生可已乃竟
生生也而卒以天死何屑屑不憚煩若是豈人生
各有定分耶子母之存者歿者皆夙緣不可強耶
不然何定之生前證之歿後不差與乃爾世人誠
察於前定之理順受而無妄營即以稱居易俟命
之君子無愧矣

剪相載筆

傳二十

二士謁選傳

萬曆中有二人同謁選平日皆有名文場中數奇不售遂應選貢時某公署銓部二人其一年家子其一介一館中求拜門下臨考選皆以縣令為懇某公託之選司一主政公二生又各以平日字為書榜出皆得州佐怨望甚即某公亦不辨所以詢之主政公始知二生者其一字父端比入試故竊之度正閱卷時適有一字父端者大類生筆遂擬

傳二十一

傳二十一

而實非也其一人已取縣令末名將登榜矣馬佐首名本部司務親也司務向選君乞縣令言二家四選君大不憚司務見時漸迫力懇曰此生至親考非其意其實強之來倘考居州佐次二善亦何敢言今一轉移甚易耳選君意勃然取二令亦名作州佐第一而抑司務之親為二司務二無類去此氣稍平始悟所抑者即某公所託也

缺較他缺稍優每選例止五人諸公憐此輩日

暮途窮又多遠方遂將優缺多入五籤既竣事五

籤儼然其在至下選又加入而卒無得者因大駭

後不敢復加入

二生曰二士負夙抱縱無引援以博一令何難乃

一則自改其字一則僥得而僥失之即秉銓者無

此為力且卑卑一散秩何關利害然亦不能強也

角德趙宋時二內豎相競一謂人之祿位君主之

傳二十二

傳二十二

謂天主之仁宗界以職令默探乃竟屬之言天

氣謂君相能造命哉世人不察多自雄其材智

富貴可以力致功名可以智取營營逐逐為造

天吁亦愚甚矣

畜賦

王子于役荆楚停楫江湄踰陽燄焔微風不颺竟
日痛汗流浹背猶冀清宵獲安枕蓆詎意白鳥
群然見親輾轉不寐自暮達寅未明夙興楮墨在
前無術以驅贈之以言

其辭曰嗟爾白鳥賦形幾何視蠅蠹予遠遜較蠖
蠓子差多物孰無首爾首幾許僅具二目未辨隻
黍物孰無羽爾羽特蘆玄駒稱巨魯縞讓織物孰

夏相載

賦二十三

無足爾足可啞長纜踰分細比遊絲物孰無腹爾
腹燕麥為形雖微為患則劇若夫幻芒謝政祝融
司晨習習之谷風既徂赫赫之烈日方新石焦金
流山童泉壘舉首而炎熒焚和觸目而暑焰爍人
爾當斯時引頸呼吻鼓翅轟雷肆虐實和有如名
圓膝地王孫麗人望水關而却步執紈扇以遠巡
假寐片晌意念津津唯爾一至額感眉顰慘朱顏
而無懼扼幽情予莫申又如騷人墨客藝苑詞壇

爭妍競奇力匱才殫納隻字而備髯為枯組一語

而嘔出片肝唯爾一至意馳興闌三寸之管屢噴
九迴之腸幾刺上之名公鉅卿高堂廣廈退食妻
蛇優游瀟灑或延賓而清談或肆筵而稱尊唯爾

一至神憊音啞主賓無辭酬應頓寡下健草茅賤
後里蒼葦夫凌冒乎紅塵酷暑奔走乎絕塞長途
暫偷閑而息肩冀片刻之休娛唯爾一至顛倒嗟
呼張皇四顧竭蹶以趨物皆好明爾獨喜晏飛揚

夏相載

賦二十四

恍惚視之不見物皆好喧爾獨耽寂隱觀微窺惟
意之適更有一族厥名豹脚黑質白文為害更虐
當其初至寂寂潛偵僻彼劫寨之師三軍皆銜枚
而無聲及其既飽薨薨遐舉僻彼得勝之師壯士
皆長歌而振旅投閑抵隙入幕穿幃人縱周防爾
善乘機短吸長嘘緣足及首不思人苦惟適爾口
痛癢微骨爬搔力倦起視周身神攝目眩紅紫陸
離爛若錦綺又如珠璣大小累誰不愛身誰不

其七尺供爾夜餐大生廢生號物惟萬胎
化孰窺其畔則有蚤蟬蚶蚶蝓蝓蝓蝓
始蚶列形雖渺皆具靈性與人無爭人亦不憎
惟爾此蟲爲人之蠹聞聲觸影人有同惡或化
分或生蔓草或孕於木而累累若枇杷之實或吐
諸口而紛紛出青鴉之鳥擬論宿鴨較捷花鷹詎
高郵仰白之獨擅竊江天釋曰之同偏縱夙定夫

剪桐載筆

賦二十五

軒窗諒莫禦其翮膏人正悒悒爾更營營時方曠
冥爾獨翺翺開柏窠詔若德之慈仁廟啓露筋
表女行之烈貞皆爾燕之爲崇諒人心所共榜爾
既有腹胡不爲螢含光自耀燭物呈形隱囊照車
胤之書熠耀雜濛雨之零爾既有足胡不蟋蟀隨
時屢遷促織戒佚徵歲序以知天呼婦子而入室
爾既有首胡不蜻蜒翻躡水際翔翔戶庭時點水
以昭清或瘞首而珠焚爾既有羽胡不爲蝶脫此

重壤陟彼樹巔嗚嗚乎呈綠竹之青翻翻乎
化之仙胡迺任爾僂巧恃爾利嘴惟知咋人貪婪
不已蟲亦咋人賦性特憚彼方置喙人即可捫
性頗捷跳而不飛細心檢點一指可揮蜂即有毒
蜜亦有利利既可酬人胡以忌豺虎氣兇自有藎
穴人不彼膺彼亦不蓄嗟肆虐夫社蓆特莫甚於
爾蟲將受之而弗甘欲珍之而難攻曾聞張果職
列上僊肇自陶唐族類實延高則倒挂次有飛颺

剪桐載筆

賦二十六

爲人除害以爾爲羨我招其族百千萬億啖爾支
屬俾無遺匿孟賊既殄區宇咸清凡我生人同享
安亨

四公厚德鮮

耐居士支梧習靜掩荆遠囂忽聞剝啄之聲遽驚
揚桐之夢乃拭目整冠闢關延客見一人偃僕委
蛇伏俯而前曰不佞姓慕名忍別號忍生夙抱葵
傾竊思荆識望祥風而冀瓊塵積有歲時矣耐居
士三肅而入因語生曰聞子名姓知無凌競之心
接于形聲復饒巽順之致有何高議願佐下風於
時舌華方啓牙慧畢陳酬應片時揚屹千古論金

剪桐載筆

解二十七

緘則考水鑑於漢末語山納則採唾面於唐初飲
僕通宵竅心惻怛學忍以漸夏量恢宏是四公者
孰堪法程詎無軒輊乎耐居士曰善哉子之問也
括囊不議卿言復佳雖黃渾忘物我共適卓哉德
標品之尚矣始焉色忍又則心融物有薰容犯而
不較渾乎夏公抑亦次乎若夫峰巒遠感世方視
為得計睚眦必報衆輒諄其不撓彼美君子獨異
恒情唾面聽其自乾縱譽任之長往豈其懦質諒

有深情夫平波往復天且弗違出爾返爾語有明

戒若此也瞋目而語難彼也逞聽以逞戈雖云報
施之常實廣蒼藤之累遍地荆棘孰為措足之區
滿目戟矛寧有怡神之日婁寇雨公慮此獨審雖
當橫逆輒暗銷鎔推原其心豈不曰橫逆之來亦
大不侔矣其有形迹易起雖黃倫聽彼既無心而
妄發我何索念而罷非他如我有小嫌彼特過當
雖曰遷怒抑亦世情至若平時原無風熒返躬亦

剪桐載筆

解二十八

鮮隱慝忽焉越禮而肆虐或亦前世之沉寃彼孽
運來吾當順受辟既償夫宿債自絕累於來生乎
如三生無染一意相干造業自彼業積而彼自孽
當忘情在我情空而我無罣礙豈特無子孫之憂
慮抑且免累劫之牽纏豈不磊落光明從容脫躓
乎二公之意良在斯矣忍生曰審如斯言誠涉世
之津梁祛累之寶筏也第恐水柔多狎枝嫩易折
招蒙矜侮靡有寧宇耐居士曰不然楊氏黃卷

顯報於銜環毛寶介龜尚陰兆夫紐印豈伊人貌
反遜物靈矧彼蒼蒼詎終夢夢夫亦心爲忍當其
始受誠哉渾化之難人七名化勉強漸銘良由隱
忍而致于患忍之未至勿虞亦之頻加也於是忍
生肅容再拜稽首颺言願服膺以終身敬書紳而
綱目

剪桐載筆

解二十九

四君孰優籟

夢醒子舟泊蘄陽鴈虛清聖方炎歊之是處
步以自娛客有扣航而請者曰不佞江干下
微鄙儒竊慕往古之高風願就達人而請正蓋
孰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要皆權
傾四國名震七雄翩翩稱佳赫赫耀世孰優孰劣
先生其有定評乎夢醒子曰太上考德其次倫才
語權勢則究遺逢微心崩則察際遇慨自宗周不

剪桐載筆

解三十

鏡列國分爭慕得士之易昌率聚徒以詩衆椎埋
不棄珠履席茶或彈鋏同躍冶之金或虛左奉夷
門之彥才雖跨世德皆渺聞勢雖同曹心則異軫
夫假妖姬以媚主潛遺孽以篡君國祀既傾身名
並戮此操懿之不倫穿窬之醜行也鄙哉黃歇無
容牙類矣無已則孟嘗乎分三舍以招賢傾食邑
而享士齊國藉其威煇秦主慕其榮名然而斃心
暮視昧明指之幾先微倖出關使難虞以脫難即

今藺邑之壤猶存驚燕之風罪浮於功得不償矣
無已則信陵乎救趙一放却虎踞之秦兵思魏南
還全邠危之舊社庭多賢士門鮮雜賓然而竊兵
符於卧內不思瓜李之嫌燿大將於疆場殊倒冠
裳之制偷生趙國絕意魏若倘非苦口之藥言將
遂恣心而屋社乎無已則惟平原而已本手足之
懿親托股肱之重任悉心謀國先事防危義激信
陵鞏危疆於磐石謀伏秦境察較獵於藜枲功實

東桐叢筆

解三十一

昭然過則蔑有容曰以平原而視諸子信爲巨擘
之雄以鄙意而律平原殊之純臣之槩當其信任
方篤誠憂社稷以忘身及夫熒蒙漸開遽縱酒色
而殞命貴戚之義其然兄弟之情安在夢醒子曰
子以大義責平原即平原其何辭予以際遇論平
原則平原固可原也夫平原所處之地何地所際
之時何時也兄弟雖曰一體而分意見每因形骸
而隔心既疑則言易入言一入則心愈疑狐媚者

方掩袖而攻孟賊者且設穿以待勝於斯時將遇
心自明則充耳莫入將遁跡長往則天親難遺因
生怨尤徐俟悔悟佳麗在御暫付理亂於不聞樽
罍時陳庶幾飲醇而自醉此則所遇之不戒非故
恣心而負義也九原可作千古鞭鞭鞭烈擊若吾
終醉心平原矣客遂唯唯而退

東桐叢筆

解三十二

燕婦奇妬說

浙醫劉君芝溪奇士也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酒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為一家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予捷効若是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暄坐屋簷下

剪湘載筆

說三十三

借婢子暨僕婦草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手聞街頭鼓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夫人也言未既茶杯墮地畜嘆手握兩日瞑誕出顧額間首傾側不可俯仰諸人大驚亟延其父父亦適過門入視為癡曰昨夕無恙何疾而遽至是諸人對以故父佛然曰死生任之留之何用遂畢去不返顧其夫廷予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宜罰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為子過而子願誇為功乎

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奇妬死恨不早子乃活之耶無論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剪湘載筆

說三十四

聞雞者說

丙寅秋杪杜門養病藥裹暫閑牙籤時御偶披
中即集不覺欣然一快中郎之鄰有畜雞者兩
雞相持勝常在巨童子惡其橫也執巨雞而掌之
又縱他雞啄者數四意猶諄諄不寘兩書生見而
始曰雞畜也汝乃人也我未見人而與畜搏者也
嗟夫童子之用意諄諄也抑強耶扶弱耶激於義
氣耶動於客氣耶舉無足論予深有味於書生之
勇桐載筆

說三十五

言也夫畜也而可與搏耶人也而可與畜搏耶知
其爲畜則亦畜視之而已矣有味哉書生之言也
童子猶然有童心矣

銓史奇遇說

萬曆初月峰孫公掌選司當考績時畿人江某爲
令史向公索五金同事者共勸止之曰孫方掌選
奈何向之索賄江曰喜錢也諒亦不較卒索如數
後江選山東濱州州同踰年孫公開府二東一日
關文移見江姓名曰此棍尚在此乎遂驅之去近
日一甲科謁選選司當該願某向之索賄傍一人
勸之曰君不日當銓除焉知無相值而乃諄諄此

勇桐載筆

說三十六

阿睹中物不可已乎願不聽後甲科公授山東一
節推未幾願得山東一簿正某公屬縣也遂棄去
不敢赴又王懷棘公言丁丑會試赴部投卷見一
吏窘一奪蕪公不平甚大叱之吏踉蹌不敢復肆
孝蕪得解去及登第次嘗守部一日見一官捧茶
至儼然辱孝蕪人也因問之口汝非前禮部辱廣
東春元者乎此人大恐因反復辯非已罪已而公
怒督宣雲出巡屬邑見一卑官奔走塵埃中大類

前爲孝廉者召詢之果是難念此人厚孝廉之始
不及知而其後頗恭謹無過失不然竟斥之矣矣
江史以五金之索受報於十年之後願史之報則
又速矣辱孝廉者遇王公至再倘所謂天道好還
非耶不然宇宙寬矣何相遇之奇乃爾所幸三公
皆端人非硯硯於必報者乃願史預避於未任之
先王公宥過於再遇之後即孫公之斥江史亦慮
貧賤之遺民害非私怨也不然詎止一斥耶人不
剪桐戴筆

說三十七

德是務滋而威是用逞亦未以三史觀之矣

異術記

太司馬懷棘王公直隸廣平人爲子言先人宦遊
幾二十年官至王相然而貧甚不能具朝夕爲諸
生時家惟一燈誦讀則以展冊試文則以藉卷食
則以盛撮益當蓋磔然而發憤自勵不以貧故少
休試輒前列聲譽日起萬曆丙子赴試北闕此時
家有一僕矣携之赴京寄居觀音寺臨入闈僕病
瘵不能給薪水初場罷大雨泥沒脛跋涉歸邸舍
剪桐戴筆

記三十八

僕呻吟卧榻上不能起釜中僅冷飯一盂自藁火
溫之心焦甚食數匙輒罷去次早詣廟前簷下就
日色立忽一人至視久之因前曰公今年決中可
惜額上梅花紋未全若紋全當發解今雖中但少
低耳予忽然曰今歲事事不如意止一僕又病給
薪水者尚無一人何言中也其人曰我許公中舉
便爾忿忿若許公中進士將打我耶我秦人王姓
公來歲必聯第當得京銜即官至巡按巡撫亦不

訪公侯作摠督時方見公月言罷飄然去時以爲
術士常態不信也已而子丑果驟第自行人懸按
臺開府此人聲譽實然每思豈神仙者流耶何驗
之奇也及陸摠督節制宣雲一日大司徒蒲坂樛
本菴公郊薦相與言及生平異遇以此事告楊公
印公欲會此人乎今在敝寓亟令延之果其人相
與大懼携之而北王生又自言遊蒲坂時韓象雲
相公爲諸生一見遂許高中向太翁言來歲秋吾
剪桐載筆
記三十九

見予遂亟言若此位相公我敢言其不中乎此公
今年必中若公像於法不應中乃毒打我豈我能
令公不中耶應試者慙而去市人哄然大笑第未
詢其姓名亦不知爲何許人

剪桐載筆
記四十

燕僧記

兗州三府田公諱如式者大名人忠誠不妄語嘗言其府某邑城北數里有小山可登眺兩春元治具携妓往遊已而曾飲山寺中少頃主僧來長揖即席曰忝爲地主願陪末坐笑許之僧兩目炯炯視妓無旁睨酒既酣忽起曰僧有薄技願爲兩公壽入房持鐵鎗出舞席前捷如風雨鎗鋒時時擬兩人眉睫間兩人大恐乃佯曰昨與某約幾忘時

剪桐叢筆

記四十一

過午可行矣僧亦不留一曰妓與榼酒暫寄寺中俟回再樂也僧聞言欣然曰也得也得二人甫出即堅菽山門拉妓入恣淫之將曙急負衣鉢去莫知所之又某邑一遊僧不知自何來軀幹魁偉面目矜惡繞脊力持鐵杖沿街覓化市人頗疑之一日坐街前偶一少婦過貌頗都業踰十餘步矣僧意勃勃不可禁急起追及淫於通衢往來如織弗顧也市人大閱榜笈亂下不爲動半晌方起而僧

亦倦矣跌坐街頭揚揚自得曰吾事完矣任君輩寔之衆鳴於官立覺杖下

以下數款原無足紀予見世人溺於因果一遇僧布施恐後不知此輩亦有真偽善惡未必人人福田也至於髮尼爲害尤甚因緣媼姬盡惑婦女甚至有不可言者數事皆鑿鑿有據因筆而附諸帙末倘聞者因而有悟於世道未必無

小補云

剪桐叢筆

記四十二

鄒民避役記

成某鄒平人邑故家也苦差徭避之他郡行數日偶天暮無旅店遙望一寺往投之入門不見一僧棲身山門下人定後聞房內笑語諠雜以婦人心疑之穴窻潛窺見數僧携婦共飲粥狎甚心大恐會夜深無可避復潛回卧山門下漏下約三鼓一僧至問為誰曰貧道遠方人覓食失路不得已借上刹一宵翼早即行矣僧曰僧與道一家也有少

勇桐載筆

記四十三

酒餚可共為驩不得已從之然心甚恐入房向他僧道所以遂同飲民心終恐數盃即辭出蓋民以逃役作道士裝故僧不疑其偽不則危矣又數日復值天暮無宿處亟投一庵老尼力拒之曰子輩女僧也君男人勿入恐施主知民哀懇數四不允天漸暝路絕行人始許入又不令入房中曰君旣無歸可暫卧佛殿下明晨早行勿令人知也老尼語畢旋入鍵其門民無可戀不得已於簷下卧近

二鼓門忽微開見黑影一團隱隱從暗中來懼甚疑魃也及至問何人老尼曰我也勿高聲念君卧泥塗來送篋耳因求合民欣然應之少間去頃之門再開又見一黑影來問之小尼也又與合久之門又開小尼曰吾師復來矣吾且暫避佛座後頃其去共君歡也老尼來又求合民倦已不可支強應之筋力幾竭詰旦大悔遂決策還里中

勇桐載筆

記四十四

日偶談及上二事公因言其鄉某村中一尼饒姿色頗有外過居一菴屋三楹院中頗清淨同居僅一老香公給薪水偶初冬數遊僧來覓宿尼答以菴狹且尼也不便僧唯去蜀中稼事畢稻稈縛樹上自本達秋菴側樹如麻皆縛稻稈僧潛避樹後及人定踰墻入執尼淫之迄五鼓八僧皆遍未明僧遁尼困幾死調理月餘始愈尋嫁人去

遊僧蘭若記

中州鄉紳某素侯佛歸曰後於城東南二里許建一菴居四遠遊僧有精佛理善談論者輒留之積數年得十餘人以素所敬信一僧主菴事菴後創一園亭三楹植柏千餘皆成行列割田數頃資菴靡有暇輒往與談時或留宿菴中以爲常一日午後挾一小童往止兩沙彌在園之云近村拜經懺也偶生僧房未鑰入見懸軸爲土汚以指彈之軸

夢桐載筆

記四十五

忽動一少婦出見公遽縮入不知已爲沙彌所窺公欲回一沙彌前稟師有事欲相議已令往報不父當來少頃衆僧皆來具齋殷勤甚食罷欲行僧云時漸暮令人入城取輿冒少須已而舉燭又欲行衆僧羅跪乞命公愕然問故僧曰諸人不法事已露某等與公勢無兩活願留衆命公立誓不向一人言僧曰此詒我也漸肆無狀露亦相睨公目亦不可挽因曰但得全軀即死不憾僧曰若是易

耳與一麻索數徒僧擁入園下鍵令兩僧守園門諸僧各檢行李爲遠逃計近五鼓僧飽食令二僧持炬往驗此公入園終夜涕泣莫知爲計俄城頭鼓五敲念時迫矣跪禱於亭乞神佑禱畢環視見西北隅洞朗急奔至乃一墻缺踰墻急奔偶糴糧車十餘自西北來告之故諸人掖上車衛以行而以二人急報其家及縣官於是公私集人百餘皆待兵往二僧入園逐樹遍照至缺墻知已逸去呼

夢桐載筆

記四十六

數僧急追與來兵遇皆被捉遂圍菴僧大小無一得逃者搜出婦女數人至官僧皆誓死婦女給所親此公大悔恨夷其菴終身不接一僧聞之黃堪與莘野云

丹容記

堪輿熊生見龍爲予言一縉紳家甚富嗜爐火屢被欺不置也家亦漸耗妻子苦相諫因戒關人勿道方外士而心實未灰臨街設一牖以便外觀一日午後見一道士持銀一珠與對門賣餅家飄然去呼詢之云道士自昧爽坐店門外閉目不語某心異之至午乞齋餽以茶一壺餅十枚食盡命取水銀一錢及炭火來與之道士於衣下取杏枝一

剪桐載筆

記四十七

枚空空入水銀加藥少許投火內須更成一銀珠取相付遂去索觀之銀色甚佳鎔之不少毫釐心爲動令僕遍索得於城隍廟閣室中面壁坐縉紳躬往延之立其後良久始起與揖邀之書室具酒餚甚虔言及爐火輒云不知案上銅香筋一雙道士取以蕙香時玩弄之食畢求去留之宿約翼早次早延之又約近午至期果未縉紳執禮益恭求蓋惡道士云此事非可輕易公必欲觀當爲小試

因令僕取炭十餘斤水一盂火一爐既至悉屏諸人於室內掘一坎取銅筋稱之拭以囊中藥筋白如雪實坎內加炭因言此等術造化所忌不得已爲公試然不可不虔誠公宜焚香一拜天地拜罷火已熾筋與火一色熄以水稱之依然故物也而質則銀鎔之紋銀也縉紳大喜謂真仙在目前矣堅乞其術要之設權立券縉紳焚香設重誓付以券願終身不相負道士曰公心既誠真可教第此

剪桐載筆

記四十八

事不可令多人見須靜室乃可周視無當意者至宅後園中樹木陰翳一亭巍然道士曰可矣公真箇中人當爲大做令子孫世世稱陶朱也非數百金爲毋不可遂於亭中安爐寘鼎縉紳親持三百金同入鼎加火日往視火候飲食與共暇則相與闢玄理或談生平宦途中事意甚決已而漸暑爲製葛衣一日道士曰某孤雲野鶴性疎宕今又坐漸靜何處可少豁心目也曰園後即城登城四遠

皆目中矣於是道士科頭跣足衣短萬四體無纖毫障借一僕遊城上日以爲常間獨往緡紳以相與厚不疑也一日忽不返候數日竟不返開爐視之三百金化爲烏有矣大怒倒爐碎鼎毀其事作馬廐次年春閩人報故人子求見出視之一少年可二十許身被械偕一婦人又一男子執文牒隨其後詢之云南京人姓某名某乳名某於某年月日生父某任某官母某氏緡紳聞言大驚所云某

剪相載筆

記四十七

官與緡紳爲生死交而此人乳名即緡紳所會之亟問何以至此涕泣云父在日時時念老伯吏恨不縮地一會不幸又歿尋喪母隻身伶仃爲難不逞所誘醉後誤殞一人官可欲擬大辟傾家產幹僮得遣戍而先業蕩然矣婦即某之結髮全爲軍妻此一人長解也行至此地身無一錢尚念先人舊誼少濟數金使得至戍所幸甚緡紳聞之言摩滅留住宅中此人感甚因言身犯罪不可

知哥於人跡不到處暫休息當亟行恐恨朝深也

懸數處行至園欲宿亭內以不燃告此人曰先君在日雅好花卉家有一園頗相彷彿先君日夕遊焉見此園如見先君是以不忍捨緡紳爲掃除令息其中日延與語同飲食夫人亦時召其婦與飲食緡紳之子見婦少而多姿乘間挑之欣然相允遷匿之書室不令至園中已而其人忽不見亭中銅香筋一雙帖一絨不言姓名但謝昨歲相待之厚

剪相載筆

記五十

云銀未携去埋亭中今來取者其子也所談某官家世暨其子乳名皆得之緡紳所自言又言世間燒煉者術多廣前銀筋乃造以相給者所以遲至午筋未就也今銅筋公故物從今可絕意此道勿再爲人給耳亟召長解詢之自言身係樂戶婦人妓也問以來人云不知何許人初入門用頗奢漸與妓密謂其父爲公點金萬億執有葬券假此行徑可得數百金當均分不知乃爲所詭問妓得之

其子書室中遺之不去云與公子約情死至則
死公前縉紳火窳不習已給世餘金始行縉紳
悔甚痛咎其子從此絕口不談爐火事

龍門人毛鳳苞訂梓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幾亭文錄

上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陳幾亭先生小像



陳幾亭先生全書序

嘉魚熊開元謹撰

天壤之大國家養士之久當多難殷憂之日四顧茫然無可資一臂者獨一幾亭先生畱心當世之務如指諸其掌上而百端擠抑之使不得進用國欲不亾得乎予養疴林麓久不至京師崇禎壬午夏以散寮入值奸黨逃國病狂者半病忘者亦半雖有往還恒覩面千萬里唯 陛見後訪先生盡發其所論著迺如自黜馳之運聞昆弟朋友之譽欬其側也於是所日共吞嗟太息唯先生與朱震青太史而已無何予陳言得罪下詔獄已

改付司敗知交無敢通片楮先生獨取所錄二程詳本送請室中索予商定似憂伏生且晚斃尚書遂失傳者此其意何鄭重然先生學術一準於考亭正叔不似予鄙淺故先生語政務詳而予略先生語道常密而予疎以此不無毫髮之隔而損上益下修己安人唯恐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則予與先生所大同更富貴貧賤臧武患難 不能易也禍亂相尋先生不欲生不食旬日死門人服先生之訓益曰文淵其令子不遠數千里致書予謂予一人知其先人可以無憾而予不謂然考亭通籍五十年立朝纔四十六日所至不能容而死之日

則海內互相爭或曰新安人或曰建陽人唯其里不稱
其人爲憾世豈不云生不逢知己而死乃得之乎夫蓋
棺論定誰不知考亭者爭之於此日其知淺矣唯當功
言未著之時而相嫉之中傷之俾不得一日安於其位
則真深知已也苟非知之深亦烏用殫如是智力設如
是機穿若藜藿者之於虎豹耶然則謂予知先生淺所
奸人小人知先生深也可予奚足以序先生所論著先
生所論著又奚必待予言而後不朽哉固知是書之傳
千百世而下必共相尊信然以視當日相嫉中傷者之
用心其知固已淺矣

卷之二

陳幾亭先生像贊

余與幾亭同釋褐登朝凡學問政事相商榷者十
年如一日也甲申歲首幾亭且左官南矣因出畫像
示余白雲在望端笏依然古人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南歸之志其在斯乎敬贊數言以識去留之感
天運貞元大儒有作行止隨時不負所學所學伊何淵
源闢雅明體適用存誠是樂簪筆君前格心允若爰
及兵農訓論鑿鑿而懷伎者以詠維余兩人丹分
葵藿子篋歸藏余忝祚沃庶幾雙松歲寒不落

雍丘門年弟劉理順拜題

此幾亭先生待漏圖也昔者俯涉春闈聯趨丹陛
今二十年所矣茫茫日月終始可言獲對典型儼焉
如昨拜而贊之贊曰

蔚蔚豐鎬淵西溼東北極雲霧星共攸同懷我哲人克
未悖庸邇源濂雅正氣在躬措笏明廷堂階事崇肅
蕭裳衣神明與通大川未極遺範無窮一髮千鈞欽茲
德容沐日浴月先生之風

桐鄉年弟陳素盥手題

序

同里錢繼登撰

余友陳幾亭湛精性命經濟之學探研論著者數十年一朝官秘垣發抒愜臆言天下事天子傾意聽之寢寢嚮用矣會忌者造端齟齬之幾亭精白久孚膺褒奉旋白無何而偽學之論起幾亭憮然曰吾占在邇之同人矣歸而益肆力研討鏡門著書書成而北都之變作幾亭憤恨嘔血者年餘竟絕食從先帝於地下嗟乎士君子用不用之故豈人力哉蓋天爲之也世之有治必有亂也國之有興必有亡也即天之有陽必有陰也有

幾亭全書序

陽不能無陰而以雲霧雨雪爲之樞有治不能無亂有興不能無亡而以小人爲之樞皆天也當小人司樞之時雖百君子不能挽也然小人僅操一時之權君子剛極萬世之權道德文章是也故古人三不朽唯立功之機會則天操之而立德立言之能事聖賢操之天不能違也天且不能違而小人能奪之乎往哲無厭論奪世所稱萬世學者之宗非王文成高忠憲兩先生乎文成誠幸遇其時龍而見矣然學者宗其學未嘗專尚其功忠憲不幸違其窮龍而潛且幾於亢矣而性學其傳至今奉其遺書若雲漢昭而日星燦兩先生有窮通學

安有顯晦哉幾亭私淑文成有年於忠憲則親面諮承其正脉其學以見性明善爲宗以格物窮理爲要其密至于於穆粹精不呈一物爲體其實至於脩齊治平利濟萬物爲功其立根也深故其沃枝也茂見諸行事察諸文辭深而標指性天淺而研窮倫物鉅而敷陳君德相業裁成輔相之能細而汎濶家乘鄉黨郵筒歌詠之博無不義析牛齒語成龍象著作之多測海藏山未定爲富而一貫以出之者誠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幾亭素脩實踐皆本於一誠不爲壇坫標榜而理學獨得其宗不爲因果佈施而鄉邦

幾亭全書序

一一

實被其澤故其抒爲論次撰述絕無輕詆夸毗之詞對若肯靖獻之忱求友俱忠告之惘累上書而鑒邀日月同回奏而忠格風雷惟德與業直可羽翼姚江漆湖而向之擠排不遺餘力者死爲鑄鼎之戮人生爲遊釜之餘醜然則道之爲顯爲晦君子小人之孰有權孰無權亦可見矣先有學言外書文錄等篇具載內聖外王之學茲沒後其令子揆脩畧養體遺意重加訂次分爲學言政書文錄凡六十餘卷大率言理學什之四言經濟什之六經濟中於屯墾一事講求尤爲精詳壬癸之歲先帝采其言毅然下所司行之爲設節鉞重臣畫地董

理雖余庸廢特起之謫籍用之冀刻期奏功會幾序排
斥去不竟其言而國變倉皇余亦未獲課尺寸以報向
使少假歲月究其設施必能令粟生金死士飽馬騰何
至因寇以竭民驅民以從寇而天下事遂至崩解不
收拾哉故曰天也非人也此余所爲廻環遺集而西州
門之慟至今不能已也

主書

三

幾亭全書序

昭陽李 清撰

夫立言不本於明心猶無原之流其把易竭故理學者
文章之大年也我明誰幾此當首推王文成耳曠濠以
功擊確以節合事功節義而皆邇端理學斯有本文章
尤理學心聲也故言雖開蕪而理不謝迂以是爲根極
與眇云爾噫今得嗣矣當推幾亭陳先生予與先生聯
轡春明始訂牙期交猶記識荆初言無溢發相視蓋如
也是得理學靜解者及出奏牘示予而予益識先生爲
理學中人夫以奏牘徵理學有說乎蓋從甚難以窺甚

微耳一日天子嚴且明每躬閱奏牘輒數行下有疵卽
摘故俚淺之獲謫多於愚翹而或疑愚翹偶謫則身名
自護甘路括囊先生獨以設羅冷署毅然進規致啓當
守之霽顏其難一也一日相臣忌且陋每聞奏牘上輒
睥睨口無刺我問抵今及古指陳多據則又評爲龜文
鳥跡糾結難識先生條陳時政兼援前訓皆扼覈至要
靡恤揆路之拂耳其難二也一日諫官自高且妬前謂
阜囊風生吾儕專責耳非他曹宜預間持一議建一謨
則疑後來者居上而同升務抑且以先生文與學兼卷
舌以需行副天子中秘之新求而先生獨謂好官自我

於四事奚裨一而再再而數往往言人之所不能言又
 一言可當人千百言罔顧要津之側目其難三也夫人
 皆趨所易而先生獨赴所難約名乎抑根心乎今讀其
 因葦陳言感星進諫與郊期壑荒諸疏皆抒自肺腑而
 事天無過好生一語尤與予寬刑諸章作墟泥坎也有
 一不本諸正心誠意期格君心否則有一不本諸理學
 否先生派溯程朱道隆周孔其於學問淵源已鑄微斯
 密矣然終不以心性遽掩才識茂故讀先生奏議竊嘆
 實學不究於當時而徒以言傳也茲其嗣公揆修等輯
 全書六十卷走伴徵予序予反覆其學官政書履然曰

言哉言政學合矣言政而功利不侵則寓學言學而兵
 農悉參則寓政兼且貫文成後先生其庶乎若夫詩文
 東贖特刺技耳然亦孰非精神之所存昔蘇子瞻稱范
 希文於孝弟忠信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戲語率然
 而作必歸於正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抑吾聞
 之先民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此學問中體驗語
 也聞先生罔變後藥粒俱廢誓不延喘夫粒固粟食藥
 豈薇採操斯志也就義從容何必競烈於水火乃知歷
 心凝氣孤節獨標時所領略於理學者微耳明道睡王
 文成而得正偶高忠憲先生死生之理備矣

幾亭金書

幾亭陳先生構李之理學名儒也學究天人道宗孔
 孟成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海內士負笈推
 筌求立雪程門惟恐其後自莅官之後雖無言責
 而原本經術發為議論不避忌諱侃侃直陳真有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如榮惑守心則疏曰不第
 輕罪當寬即犯辟者亦應從減充好生之仁以回
 天心如彗星再見則疏曰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
 臣更言事天以恒不以誓何謂恒願陛下歲歲勿
 忘求言恤刑之心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
 受人命無時不可哀至如疏相臣之盡職也則曰
 居恒位置六卿有事謀定大將凡遇卿丞專闕員
 缺各以保舉之事責之陛下總計其所薦孰當所
 當孰多多稱職即某輔也賢多曠官即某輔也罪
 如疏壑荒之宜舉也則曰金非財五穀為財屯田
 未足以生穀惟壑荒足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壑荒
 惟永不起科可以壑荒疏屢上皆報可所著學言
 政書文錄諸集行於世學者得之如獲拱璧爭傳
 誦焉祚丙子以計偕得北面從事先生朝夕講究
 良知之學不徒事風雲月露之詞也叨令
 瀛陽以晉計曹殷殷以服官清白為最

鼎革叨沐

與朝非常寵遇賴先生教誨之力居多先生與人為善之心殆有與日月同其高明而江河同其廣大者迄今風毛麟趾彬彬濟美可謂食報於無窮矣自甲申寇陷神京先生憂憤不食以致詐弗獲仰瞻道範念有餘載癸卯子淑世兄以秋闈再入春明門瞻拜先生遺像宛若趨侍官牆而躬承金玉也安能已於言也是為序

康熙三年甲辰孟夏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三原門人王弘祚拜撰

本全書

像序

二

陳幾亭先生全書序

明嘉善陳幾亭先生吾師也先生理學經濟得孔孟真傳為一代太儒惜未究厥用著書垂後余昔受而卒業迄今三十年来雖仰企未克至而尊行未敢怠也先生之書大約以生生為宗以人倫為重以躬行實踐為功夫至於用世大意蓋為民而事君也余少有志科名已卯領鄉薦獲售於先生之門一見輒喜效之以言行必期盡善勿不善因授是書俯而讀仰而思始知仕進非徒榮身凡以安民也遂殷然以利濟為己任身遭世變性命苟全功名念冷位

康寧全書

序

一

盛朝開科取士欲以又安百姓適觸素願丁亥再試受知於山右陰泰峰先生與幾亭先生同門友也由是益仕秋曹調秩儀部遵幾亭師之遺意而推行之往往離合相間久之力不從心事不慊意而病生焉得請放歸田里于茲又十餘年每於師友講求鄉鄰播施之際靡不奉吾師之言以為依歸不覺九極愈廣也海內之大同志者固自有人取吾師之書率而讀之以廣其傳進可治民退可治身吾師雖不能大用於當時尚可大行於後世庶幾與程朱比烈矣先生之書大抵宗高忠憲即王文成猶微有同異而大

相取行之確有實效求之妙有深旨非詳述所能
 承之恐未許遠窺其蘊耳世兄輩重訂全書非余所
 余因附陳管見如此世有知者諒當不以余言爲
 也謹序
 康熙乙巳孟夏之吉榆關門人余一元頓首拜撰

平全書

序

二

學全書總目

卷之一

學言上

卷之二

學言中

卷之三

學言下

卷之四

學言詳記一

功夫上

卷之五

學言詳記二

功夫下

卷之六

學言詳記三

原本

卷之七

學言詳記四

發用上

卷之八

學言詳記五

發用中

卷之九

學言詳記六

發用下

卷之十

學全書總目

丁

學言詳記七 治道上

卷之十一

學言詳記八 治道中

卷之十二

學言詳記九 治道下

卷之十三

學言詳記十 政事上

卷之十四

學言詳記十一 政事下

卷之十五

學言詳記十二 人情上

卷之十六

學言詳記十三 人情下

卷之十七

學言詳記十四 類辨上

卷之十八

學言詳記十五 類辨中

卷之十九

學言詳記十六 類辨下

卷之二十

學言詳記十七 習術

卷之二十一

政書一 家藏上

卷之二十二

政書二 家藏下

卷之二十三

政書三 鄉籌一

卷之二十四

政書四 鄉籌二

卷之二十五

政書五 鄉籌三

卷之二十六

政書六 鄉籌四

卷之二十七

政書七 鄉籌五

卷之二十八

政書八 鄉籌六

卷之二十九

政書九 鄉籌七

卷之三十

學言全書總目

學言全書總目

政書十 御書八

卷之三十一

政書十一 掌上錄一

卷之三十二

政書十二 掌上錄二

卷之三十三

政書十三 掌上錄三 平寇五機册

卷之三十四

政書十四 掌上錄四 聖從錄稿畧册

卷之三十五

政書十五 秘垣奏議一

卷之三十六

政書十六 秘垣奏議二

御書谷息
中書科事實基稿册

卷之三十七

政書十七 秘垣奏議三

卷之三十八

政書十八 秘垣奏議四

卷之三十九

政書十九 奏議擬稿五

卷之四十

政書二十 奏議代卷六

卷之四十一

文錄一 書牘一

卷之四十二

文錄二 書牘二

卷之四十三

文錄三 書牘三

卷之四十四

文錄四 書牘四

卷之四十五

文錄五 書牘五

卷之四十六

文錄六 書牘六

卷之四十七

文錄七 書牘七

卷之四十八

文錄八 書牘八

卷之四十九

文錄九 書牘九

卷之五十

文錄十 書論十

卷之五十一

文錄十一 議

卷之五十二

文錄十二 呈揭策

卷之五十三

文錄十三 解說序

卷之五十四

文錄十四 序

卷之五十五

樂亭先生家傳

文錄十五 序

卷之五十六

文錄十六 序

卷之五十七

文錄十七 記傳

卷之五十八

文錄十八 墓表題跋祭文

卷之五十九

文錄十九 箴銘贊詩

卷之六十

文錄二十 詩詞

卷之六十一

因述一 舉業述 保生述

卷之六十二

因述二 山水述 易占述 方技述

卷之六十三

幾亭先生家傳上

卷之六十四

幾亭先生家傳下

樂亭先生家傳

七

文錄序

莫文於天崇效之以化成天下文固為成天下設也而後世之以文壞天下者過半庸非以文也者固流行善化之物與靡靡彬彬皆文所化乃其成壞不猶霄壤哉聖人於是仰責以示之徒焉趾乃安白焉志乃得從始微終未有以繁麗當文也者吾少也慕為文人久而澹益久且恥之文人未必可恥而慕文人之心可恥特甚方其慕之不知所慕之為恥也恥之矣終不能遂闕而無文與時而立之因來而往之則覺夫麟麟百乘莫不有舍車之心焉斑斑五色莫不有白責之義焉不敢謂

幾在 全書

文錄序

足以侑天下之成而實不敢以貌言甘言壞天下嗟乎言不善也有恥其善也又有恥不善則恥於駟之不逐追善則躬之難逮昔所恥用捫舌免矣今所恥非反躬又安從用之夫唯恥與生俱生有彌學而彌長者而後知俯仰天人之樂之難幾也夫崇禎癸未九月癸巳嘉善陳龍正惕龍父白題於幾亭

書牘一 全書卷之四十一

上李本寧先生

再致本寧先生

致丁大司空改亭翁

奉吳子往師

與王我同崑山

奉子往師

與林獨菴邑尊

復林獨菴

公啓蔡培自邑尊

與曹峨雪庶常

復屠愚仙

復錢御冷宮詹

與錢御冷宗伯

復錢御冷

復蔡培自

上丁大司空改亭翁

與吳倩寅仲

與李荆陽工部

與沈君儒少參

復錢御冷宗伯

復錢御冷二

復錢御冷三

與曹峨雪庶常

與王樗崖休寧

復王樗崖

與戈蓋臣

幾在 全書

文錄目

二

公啓貢二山道尊

復吳繩如

與丁養凝內弟

復蔡雲怡道尊

與姚現聞宮詹

與朱勉齋戶部

寄冉敦劬德安經歷

與孫若英

書牘二 全書卷之四十二

與章濟令吳江

與丁伯生昆仲

與顧叔夏

與馬培元武進

公啓黎博菴學憲

公啓習篋麥三府

復馬駿如邑尊

與李謙菴邑尊

與李謙菴

與張玉倚應旌

與張玉筍二

與張玉筍三

與錢牧齋少宗伯

與蔡雲怡公祖

與沈君儒少參

與張受先舊臨川令

與游龍猶青浦

復朱勉齋道尊

與朱勉齋

公啓李謙菴

復李謙菴

復李謙菴二

復李謙菴三

復朱蔚園

致汪濟源山陰

與汪念源

與汪本聖

與吳去塵

書牘三 全書卷之四十三

海亭全書 文錄目

復張符九

與李廣霞

復袁槐涓老師

復陸玉井學憲

復曹峨雪編脩

復錢塞菴相公

寄塞菴相公二

復高季遠

與劉湛六修撰

致呂東川銓部

復賈道乾鹽臺

與錢去非

復劉念臺先生

復念臺先生二

致念臺先生三

與徐夢我 二掌垣

與柯賓明

與馮鼎仙

與陳伊菴職方

寄呂東川銓部

復朱勉齋意副

復顧海揚太僕

與胡剛中

與蕭五雲

答人

與馬觀良

復梁阜廡

候張心矩老師

復張老師

公啓張老師

復錢龍門憲副

書牘四 全書卷之四十四

復錢塞菴相公

復塞菴相公二

與錢倩仲馭

復魏子一

復吳子徑師

寄李謙菴邑尊

幾亭全書 文錄目

致葉香城道尊

上張心矩老師

復李秀實都司

寄桂韓生學憲

與李灌溪按臺

復李灌溪二

復李滑疑井陘道

復顧振宇都司

與沈君儒少參

與金伯玉民部

與蔡雲怡大參

寄周知微同年

與李荆陽汝寧

復錢塞菴相公

復錢倩仲馭

復仲馭二

示揆修等

與周知微

寄劉念臺先生

與王俯裁印君

與錢殿求句容	與高榮旂儀部
復蔡雲怡寧前道 <small>附東</small>	復蔡雲怡二
復蔡雲怡三	
書牘五 全書卷之四十五	
復蔡雲怡四 <small>附東</small>	復蔡雲怡五
復蔡雲怡六	復史道鄰能撫
致史道鄰二	寄史道鄰三
與陸生	寄李三如兗州司理
與馮鄴仙掌垣	與馮鄴仙二
復李灌溪侍御	寄張石批畿南按臺
幾亭全書 文錄目	五
復姚澹南侍御	與李唐谷兵垣
與黃石齋官詹	復葉瞻山侍御
啓喬聖任按院	復錢龍門憲副
復游爾發	與沈君庸
復沈同江少參	寄張心矩老師
示探修等	復朱勉齋青州道
復張二無太僕 <small>來東附</small>	致喬聖任按臺
與金正希侍御	與倪伯屏蘇州司理
復馬培元武進	與葉瞻山南臺
復蔡雲怡	復蔡雲怡濟南道 <small>來東附</small>

與王光復官論	與黃石公建陽
示探修略養	復高伯淵孝廉
書牘六 全書卷之四十六	
與盧紫芝漕院	致凌茗柯蘇松道
寄蔡雲怡 <small>附東</small>	寄劉念臺先生
復錢塞菴相公	示探修
復塞菴相公	復王玉銘平谷
復李懋明南大司馬	與陳臥子紹興司理
復朱勉齋	與金伯玉民部
復蔡雲怡濟南道	復高鸞磯按臺
幾亭全書 文錄目	六
與戴上慎戶垣 <small>附批再</small>	寄劉湛六修撰
寄金伯玉 <small>附復東</small>	與盧紫芝漕院
與戴上慎戶垣	寄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李喬之湖州司理	與金伯玉
與錢塞菴一	與塞菴二
與劉念臺先生	與錢仲取
復梁阜庶曹縣	與錢仲取
與仲取	致熊汝望撫臺
致高榮旂學憲	致下江防道許我西
書牘七 全書卷之四十七	

復蔡雲怡憲長	復沈同江
復劉瞰日邑尊	致劉瞰日邑尊
復劉瞰日	致劉瞰日
與錢仲馭	致李雨然少叅
與李灌溪侍御	致馮鄴仙銀臺
復葉瞻山侍御	致熊汝望撫臺
復任玉仲恤刑	與吳經歷
復左三山按臺	致劉瞰日邑尊
復顧瑞屏少宗伯	復袁槐涓老師
復成玄升兵部	寄葉瞻山侍御
幾亭全書	七
復楊扶曦戶垣	復金太液工垣
復蔡雲怡晉撫	復黃東厓掌院
復孫	復蔡雲怡晉撫
戶部名康周	寄蔡雲怡
復蔡雲怡	寄錢塞菴相公
復楊扶曦戶垣	示揆脩略養
書牘八全書卷之四十八	
與徐心水屯院	復何松石口北道
與何松石	復京營王尊五
與錢龍門京東道	復何松石倉憲

復陳明仲	復王子房按院 <small>附存稿</small>
復王子房二	復王子房三 <small>附來東</small>
與王子房豫撫	復王子房豫撫 <small>附來東</small>
寄蔡雲怡晉撫	與楊扶曦戶垣
與黃澹巖侍御	示揆脩等
與錢仲馭	示揆脩等
致徐處求司寇	與曹古遺兵垣
致劉念臺總憲	與陳仲謀工垣
與陳仲謀	復李映碧掌垣
寄陰太峯給諫	致馮景魯通州道
樂亭全書	八
與劉湛六宮諭 <small>附來東</small>	寄蔡雲怡晉撫
書牘九全書卷之四十九	
與姚磊齋屯院	致張二無副院 <small>附復東</small>
與楊扶曦戶垣	復楊扶曦
與朱勉齋宜撫	復朱勉齋宜撫
與曹古遺兵垣	致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任玉仲侍御	與陳仲謀工垣 <small>家札附</small>
與傅惕菴紹台道	復曹二雲登撫
復蔡雲怡晉撫	與蔣一个
與金伯玉	復周際五京東總理

與黃澹巖侍郎	復方仁植屯撫
與錢蹇菴相公	與錢仲馭
復柯楚衡司理	寄劉念臺先生
復蹇菴相公	復仲馭
示揆略養 <small>附脩京信</small>	復袁世兄
與熊魚山	復熊魚山
與熊魚山	復熊魚山 <small>附來東</small>
復蔡雲怡晉撫	復朱勉齋宣撫
致詹慈菴邑尊	與施四明副院
致任玉仲按臺	示揆脩略養
樂亭全書	九
書廣十全書卷之五十	
與錢仲馭	與夏綬公舊長樂
與黃石齋官詹	寄沈芳揚銓部
復成玄升兵部	寄黃如千淮撫
與劉湛六宮諭	復劉湛六
示揆等	致蔡雲怡晉撫
復王玉銘戶部	與胡韜穎進士
與楊扶曦	致姜燕及少宰
與熊魚山 <small>附復東</small>	復詹慈菴邑尊
與詹慈菴	致吳人撫道尊

致徐虞求總憲	致劉念臺先生
與謝震生	與陳仲謀給諫
與熊魚山	與李映碧掌垣
與章格菴都諫	致顧瑞屏宗伯
復葉水修	復陳明仲
與吳人撫道尊	與黃澹巖江院 <small>附復東</small>
致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張受先禮部
復沈器車兵部	復蔡涵芝昆季
復吳介子庶常	與陸子敏理刑
與陸子敏大梁道	復史道壽閣部
樂亭全書	十
文錄目	
與葉瞻山侍御	候黃東厓相公
與錢龍門淮撫	
雜文一 <small>全書卷之五十一</small>	
文廟從祀議	近儒應從祀者議
梅福應從祀議	從祀儒者不宜稱名議
追諡遜國諸臣議	贈后聖母祭禮議
求言議	稽考選法議
詞林習氣議 <small>見學言</small>	有辭必有讓議 <small>見學言</small>
生財議	戶垣魁苑議稿
總理應設工銜議	漕運議

雜文二全書卷之五十一

選督撫議

籌邊議

平冠制 議

禮部封差公呈

具題出缺呈

選投中行呈

投徐太宰代題致仕呈

再投徐太宰呈

投張太宰代題致仕呈

再投張太宰呈

投吏部堂呈

送考功司稿

送聖荒議揭

葉惟修侍列賢書稿

安攘策

雜文三全書卷之五十三

樂亭全書

文錄目

十一

大疑解

筆黨解

嚴父配天解

統嗣解

剝復解

天民解

心君解以下七篇見學言詳記

格物解

器大小解

正誼明道解

善惡難易解

位育解

聖人英雄解

狷菴說贈金伯玉

巨手說贈吳生名純持

巨手說二

遵先錄序

增賢先生集序

陶詩行序附例六條

陶菴集序附例五條

高子遺書序附例四條

高子遺書小序

雜文四全書卷之五十四

陽明要書序附例四條

陽明要書小序八篇

陽明要書附錄序

參定朱子語類序

朱子語類序

程子詳本序

皇明儲統凡例二十條

學言自序

政書自序

再集自序

聖從錄序見政書

人典事典序

秘省典例序總目附

同善會序見政書

進 呈京東水道考序見政書

樂亭全書

文錄目

十二

雜文五全書卷之五十五

救荒策會序

李衛公集選序

閔李忠定集序

閔張文忠集序

孝梁序

徽南刻治譜序

浙刻治譜序

守饒保甲述序

西浙備兵祀言序

壘屯鹽法題詞

理學經濟編序

兩浙會規序附例

吳少卿海洲崇祀錄序

掩骼會序

戒殺辨疑篇序

用兵奇略序

幽芳序

重刻知品序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雜文六全書卷之五十六

錢塞巷綸扉奏草序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送葉芝宇職方南征序

聖塘橋疏序

蒼雪齋吟序

四子詩餘序

劉淇六制義序

丙子順天同門殊卷序

樂亭全書

目錄

主

六義衍耦自序

生生草自序

長子揆文序

雜文七全書卷之五十七

學道愛人記

樂命始終記

讀雒五孩記

甲戌進士題名記

道烈感臣記

朱門重貞傳

蔡忠襄撫晉奏議序

范氏五節序

芥上人疏序

成子雲詩集序

借竹樓詩序

甲戌詩五房同門稿序

楊康侯制義序

朱弼成四書義序

近熟草自序

從子阜文序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平谷縣重修明倫堂記

漂母新祠記

庚辰特用題名記

孫墳觀感碑記

六貞傳

高子小傳

雜文八全書卷之五十八

袁大司馬墓表

題匯江吳先生誌銘

題丁清惠公版施條約

題誓枕

又題荷蘭室帖

跋高忠憲別友書

跋高忠憲家訓

書中貴人劉扇

樂亭全書

目錄

十

祭吳太母張孺人文

祭魏忠節公文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公祭顧仲執文

祭吳子往師文

詩章一全書卷之五十九

肩輿中憑版箴

供客銘

衍衍壺銘

同善會銘

東天民傳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題胡孝子焚身卷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題荷蘭室雜咏帖

題真舫齋

跋高忠憲家譜

書靖質先生自祭文後

書劉廷式娶盲女事後

祭徐濟之文

祭第三兒更

公祭魏忠節及長公子

祭蔡忠襄公文

守口箴

長安雅會銘

小飲壺銘

補式匱銘

再頌銘	天倫圖贊
山居圖贊	堪輿家像贊
孫若英像贊	荀洲顧翁像贊
辛復元像贊	古今大聖大賢大儒贊
大成頌 <small>六章 以下四言</small>	宗聖頌 <small>五章</small>
房中吟 <small>四首</small>	種竹 <small>四首</small>
夜度萬松嶺 <small>九章</small>	初入九鎖山 <small>七章</small>
甲申還家	荻秋泛飲 <small>以下五言古</small>
寓金陵遇雨欲之武昌	詠懷
句容初拜先祠	結屏
全書 <small>目錄</small>	主
閉居	葬第三子更
將入前溪	哭
詠懷 <small>二首</small>	畫
桃花口阻風	送劉念翁還山 <small>附念翁和韻</small>
不得別 <small>為丁孺人賦</small>	除夕
至家哭丁孺人	夢劉文正湛六
夕泛志感 <small>以下七言古</small>	暮春 <small>詩</small>
讀書四樂	題于忠肅祠壁
弔劉少司馬輿賜	舟中 <small>二首</small>
大濠山歌 <small>三首</small>	野人吟 <small>十首</small>

學道愛人歌 <small>為大司空 丁翁賦</small>	詠魏忠節公小像
詠魏公子子敬	秋日感遇 <small>以下五言律</small>
徐州道中別友人 <small>四首</small>	竹屋
春季南還	感遇四首送錢宮詹
山遊 <small>五首</small>	遷寓
元宵憶家園 <small>二首</small>	同金伯玉顯靈宮觀柏
感懷	江行
雪中以汲引事相告者笑而謝之 <small>二首</small>	題柳芳館 <small>以下五言律</small>
答人	二賢並祠咏
孟廟	大
幾亭全書 <small>目錄</small>	詩章 <small>二全書卷之六十</small>
秋興 <small>五首 以下七言律</small>	之武昌江行雜興 <small>八首</small>
重遊武康山	聖林 <small>二首</small>
携挾兒登山莊 <small>二首</small>	斗丘
玄墓觀梅 <small>四首</small>	借諸寅觀海子
北郊陪祀	光隱軒初成
同挾兒憩光隱軒觀梅	過釣臺
寓漂母新祠	博典道
北行道上念文武大臣	丁孺人訃至
有感	羈旅初歸

乙酉孟夏創設京察有以含沙見告者笑而謔

園林雜典二十四首 山行

觀北固山 憩天池山家

題畫二首 雪四首

觀落葉 池上二首

至家 古意

舟行 至宿遷

夢 獨立二首

有感二首 題義塾壁八首

十樣錦 川上

樂亭全書 文錄目 七

北歸舟中十首 閒居

偶成 野處一首

丙辰秋日以下七言絕 重貞篇六首

乙丑南還聞第三兒更辭世悲極書旅舍壁上

歸途贈友人二首 江行喜始霽

舟行忽返風又非止處 晝有霧

舟滯河口寄袁特丘一首 從軍行

長安包席 喜凌幻生遁話

讀胡韜穎疏喜成四絕 季春濟園道始見桃花

屏林二首 坐石上偶成

再至古原 江船遇雨風沙

武昌辭親滿庭芳 汪上值鄉人風入松

乙卯九月自覺無感悽然賦此寄意一剪梅

東阿道中一剪梅 屏林觀梅一剪梅

青徐道上西江月 道聞河南有變南鄉子

附雜句對聯

因述一全書卷之六十一

舉業述三十九條 保生述四十九條

因述二全書卷之六十二

山水述四十三條 易占述八條

樂亭全書 文錄目 大

方技述十五條

文錄目次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一

文錄 書版一

上李本寧先生 萬曆丁巳

浙嘉善陳龍正楊龍者

龍正齋浴於家。千里慕道。僞慰金陵。伏候台旌。已旬日矣。竊念先人曾為楚吏。而不孝輩。又台臺向時子民。雖卑微。亦知當世宗工。有李先生者。足以不朽。先人禮。祖考有美。而弗揚。不仁也。使不孝輩免於不仁。非先生孰賴。謹封先人行狀。稽首投上。拙撰文序六篇。詩詞十三篇。專錄附正。昔廬陵遇眉山。至榜程。喟嘆。預度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上

十年後。人情向往。謬屈已以重之。何則。塊壤增岱。涓流益江。昔人愛才云爾。未必眉山果出廬陵上也。先生於文章家。不唯有其手。兼有其目。不唯有其目。又有其心。蓋匠石日善。審手善。斲心善。憐材。每顧千尋之榱。楠。豫章。恨不得收而用之也。今其印未得當榱楠。豫章。而先生手目與心。實同匠石。竊願先生以其手及先人。取則以其目及不孝。而以其心兩及之。遠來本念。專為先人。復及私著者。以先生當今之廬陵。或親雛鶴而捐俸。下筆時為先人。光不朽者。當益加意爾。

再上本寧先生

向以先人行迹。拜乞高文。玉體適小。違和。別傳。尊貴。某喜於得命。敢計時日。仰唯台臺。貫穿涉博。如子長。耽學。如子雲。研精如子美。蓋旆北地。奔州而上之。凡後學志士。當吾世而不稟仰。純正。不可言智。故先上素業。而積圖登龍。唯是先人一生。循理奉公。任三十年居官之瘁。而無一日享貴者之奉。雖本志固然。實人子所深隱也。某木有所豎。際顯。親名。特藉大人君子。傳叙行誼。表其精神。世狀每多浮誕。至於家狀。字字循實。先人存心。寫之未盡。於實。建立。昭然。耳目。不敢效俗。誑我文宗。蓋先人生無一言一事。欺人。歿而裝所無加之。非先靈所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二

也。某頃歸。避村西門。日且暮矣。瞻拜先祠。榜徨。慟絕。寓堂側者。業師一人。而其外。則小民兩家。左右居之。數婦人。矜矜良久。誠僕。太故。犬息。掩涕。此事至微。亦見先人實澤在人。無赫。極。聲。而。後。久。益。見。思。如此。而。魏。與。楚。可知矣。因述。短。歌。敢。以。隨。履。每。讀。先生。所。著。傳。記。少。懿。蹟。則不為。洋。稱。得。奇。僻。務。約。之。以。禮。見。先生。史。才。實。錄。並。至。而。先。人。益。幸。指。以。重。也。一。代。文。宗。豈。煩。後。進。標。榜。若。懿。德。是。好。殞。其。也。之。葉。葵。乎。

致丁大司。空。改。孫。翁

仁和令周。香。係。為。今。俸。男。子。也。其。作。兩。邑。清。風。善。政。照

羅浙中。輿論官評。皆謂第一。項杭棍辱泰元一事。阿撥甚公。顧開有飛語至留。然季侯存心最平。用意最隱。其於黃光釋也。陽罪之。陰實解之。陽罪之所以厭衆憤。而陰解於上官。實念其有扶幼功也。假令他賢處此。更有善處法乎。特以其陰為光釋寬解者。不明告人。人反疑為株連無辜。而不諒其用意之微且遠也。此雖一事。苦心。然可聽他人不知。而不可不見諒於老太翁。非為急於明心。亦欲證獨知於有道之門爾。唯賢知賢。某不敢阿私所好。竊附古人內舉不避親之義。

奉吳子徑師 天啓壬戌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

三

兩奉吾師手書。慰誨開勉。非不心喻。但馬行方斷。肥山繼推。鮮民何辜。頓至於此。是以捧慰誨而增咽。承開勉而愈悲。惟是守身讀書。不敢貽辱於二人爾矣。聞來歲西席延。兄極為得士。公郎方幼。先入為主。得力最深。嘗憶十四五時。因童子試。從金陵歸。父訓既隔。師範亦疎。習聞惰言。時見佚行。初雖覺愧。久亦浸淫。數月之間。頗失本色。幸了凡先生特來先嚴。隱微道意。指稱吾師為金玉君子。遂得及門。一二年間。識趣始定。後雖滿座狎遊。不至大墜落矣。少年師友。不但一時磨礪。實乃終身主摠。今郎得此。兄同處數年。則根基必定。所徵感

者方介之士。同味斯親。恬退之性。嚴事乃久。必也始終相得。則受益弘多。以令郎夙遵家規。保無斯患。杞人過憂。不妨為吾師過而言之爾。榮旋之期。聞在來春。綠衣嫠親。過思可樂。但邊腹俱多。寇警家鄉。亦醜危機。累思浩歎。惟恃 廟社之靈。與 聖主之福也。

與王莪崗崑山 壬戌

玉峰士民何幸。得邀仁心。質行如年。臺者為之父母哉。貴治有歸。季思先生。素節真風。近代高士。不惟一時一方之儀表也。崇祀之典。萬心謂宜。所以久虛者。凡入鄉賢。例須有費。而季思素貧。遺嗣尚寄食外家。安有餘費。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

四

經營身後名。然令賢士以乏貲。故祀典長稽。大非司風。教者之意矣。年臺激濁揚清。即德在幽潛。將蒙闡耀。而表耳目。如歸先生者哉。又有張公諱振德者。起家。明經。項官川中。值奔會之亂。闔門死事。察察大節。仰追顏常山。文信公之流。至今骸骨未歸。故廬。或者英魂忠。膽直行所安。不復自悲。而生同其時者。見聞若事。莫不。感涕垂涕。所宜急急尊隆。與季思先生齊芳並配者也。昔者年臺。以兩先生清風浩氣。一鄉祠未足酬。為擇營地。建特祠。以風宇內。遙想貴治士民。尊德樂義。必有不。費公府一錢。指日告成者。即此一舉。其於化民成俗之。

機無限。理若迂而實切。事有創而彌遠。此類是也。

奉子往師 丁卯

雲卿先生壽序。謹具稿上。為其父子有道。創格潛思。顧未審合師否。山居闕序贊。併附塵覽。寒食後。擬往武康一遊。是時桃花滿山。與翠竹相間。陸行乘輿。野意盈目。水行乘筏。則兩岸綠色。插天清流。出於足底。手擊小蓋。用蔽日影。俯視水中鬚眉畢列。每數十丈。溪輒作一大灣。筏從溪轉。前後不相見。歌聲遙聞。時時有圓奇石突出。溪旁。或亦在中央。巖後而登。可以晏坐談笑。無一遊人。豪客來。潤耳目。每想西湖六橋。水光山色。空翠澄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文

五

恬宜晴宜雨。妙絕天下。總為畫舫綠樓。歌謳絲管。染成盛麗。雖復徜徉山水之間。轉有與靜心隔者。乃不如此。地狹野虛。足以滌除塵網。先生雅懷泉石。及時清和。扁舟借往。為旬日之觀。何如何如。

與林翁卷邑尊 丁卯

不肖於受獻一事。有三短焉。一曰無肯受之心。二曰無能受之才。三曰無敢受之膽。幼而知耻。壯豈忘之。一事違心。寤寐反側。故非肯也。受獻須有大精力。善談吐。厚顏面。乃能籠駕鄉愚。乞哀公所。不肖惟抱膝覽古。庶幾忘疲。陵人則捕告人則懸。故非能也。奸富何味多言可

長集穢於躬。種毒子孫。貴賤以迭。天道好還。故非敢也。

三者皆真情實事。非浪語也。頃某姓以受獻見誣。不肯心既無慙。靜以待勘。惟念往時父母。於所厚同袍。或被訐告。則密封原詞。令自解釋。此於真受獻者。體貌誠全。而實不受獻者。反以周全之厚。掩其質素。何如公庭一訊。則品行污潔。情辭有無。台臺可了然於心。士庶可了然於耳目。激揚風厲。所全實多。不肖所以悅台臺之公。服台臺之英也。不敢言情。惟求盡法。凡告獻者。祇因已產為人所盜。自賣自告。創見於今。明聽之餘。既應指冠。亦堪回聚。想台臺棒喝中。點悟。刑罰中。教化。妙用根心。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文

六

不煩祈乞矣。外有陸某屋事。不肖價買辦樞。而某詭賈。譏語於今一紀。隱忍未伸。特具情詞。哀控斧斷。一則鳴黃茂之沉寃。又見屏儒忍辱求靜。至於如此。且為人佔奪。章佔人。因一誣白二枉。亦子民事。君親竭誠無隱之誼也。遇神明而不顧。終當執額耶。

復林邑尊 崇禎己巳

數年以來。固無一私事請求。然亦無一公事獻納。何則。先達者眾。分非所及也。然方之古人。孳孳病瘵。不避嫌怨之義。則猶有愧焉。頃見台旌之將發也。筵盜首沈和尚於獄而後去。俾無跳軼愛。抵郡辭謁當道。復以禁迎。

神會為請。得降嚴約。邑人死昔年。淫奔賊殺之機。所以正風俗。弭隱禍者。甚鉅匪細。不肖感茲二事。因念老父母。願復舊民如此。願更推廣德意。嘉惠無窮。其一曰。抑豪右受獻。滅豺狼之虐。其二曰。胥阜之徒。端備莫敢舞文暴橫也。其三曰。差人不下鄉間。使斑白婦。解席也。其四曰。催科有方。籌算精核。鞭撲少而刁頑不得拖欠也。其五曰。確遵漕規。軍服而民安也。其六曰。先揭北運。股戶使富不得避。而貧不誤。命重役也。其七曰。臺司凡頒新例。如報農民。如派典戶。買銅糴米之類。一切申寢不行。默默安富。以便貧農。致椒客感恩拜謝。而滿袖清風。并無古人一大錢之選也。與前緝獲鉅盜。禁迎神會而為九。凡此皆台臺已施之善政。卓有明效。可告之新令尹者也。九者之中。七已盡善。惟緝盜北運二事。愚尚有進焉。近者盜賊張甚。不畏官兵。然真盜無幾。而借盜名行者衆。其根株總在捕盜與哨船之長爾。名曰捕盜。實則盜之父母。名曰哨船。實行劫之托宿。但嚴督二項。重辟無宥。真盜必得。假盜自消。可以不下堂而窮其窟穴矣。北運先揭三十餘名。立意至美。然所揭之中。因比解額尚贏數人。其勢不得不爭管脫。管脫則囑托之價彌高。而所脫稍多。勢又不得不別命以補之。或有

預核之日。務求至當。每名止揭一名。揭後即如山不發。則鑽刺息而囑托淡。民心士心。俱大定矣。仰見台臺真實為民。不肖亦敢真實言事。伏祈於新侯下車之日。備列以告之。賢者自當以愛民為念。况得前賢為師。遵承必確。治功必奏。新侯之德意。莫非台臺所造於舊民。而兩賢接武。將近十年。善政已堅。後難猝壞。是敝邑數百年之樂利。特在仁人一垂盼一舉腕之間。昔富鄭公不貴二十四夜中書令。而得意青州。救饑仁臺此行殆其比也。不自生平無佞才。况未嘗獻諛於臨蒞之年。豈敢漫然頌功於去後。祇以桑梓念切。忘其非分。然且頌而兼規。蓋子民所以事長上。非是不成敬也。

公啓蔡培白邑侯已巳

考父母初下車。即率率講求法制。凡以恤民困也。竊思為民司牧。問巷道佳則佳。為民立法。衆庶稱便則便。法之宜因宜革。本在細民。而細民難於徑達臺端。所以下察詳情。仰成善政。誠在某等。大抵法無不弊。止須就法中搜剔而裁制之。便可利民。不必輕變。往邑中好善與上司奸書線索相應。或令一二刁民呈稱利病。或且徑從臺司頒降公文。一有動變。比戶驟然。埃壘歸吏胥。恐歸歸長上。自非至明。必墮術中。不可不洞悉其來歷。

披絕其根株也。武者又云嘉秀各邑。法俱有變。夫荆蒺各隨其地。豈得概同。况平原獨無。至今傳美。卽以葢爾善邑當平原。豈非光古盛事歟。某等敬秉虛公。彙奏數端。雖云愛護桑梓。實以效忠召杜也。伏祈清聽而惠允之。

與曹峨雪庶常 巳巳

新侯政事諸老可以公言。乃若習與性成。非年兄莫可促膝密移者。夜坐是也。聽斷比徵。悉以黑幕。近則宵分。久乃雞鳴。風雨霜霰。守困頓。衆庶凄其。咨嗟盈路。燈油庭燎。出自何所。莫非民脂。又鄉民出城。今日之事未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書牘

九

得卽完。比明乃返。約計每夜守者百人。則一歲之內。虛三萬六千工矣。勞民傷財。廢時實一端而三害。且非獨於此也。人身氣門。仰應太陽。日出則與陽俱開。日入則與陰俱閉。今反其常。使好靜之陰。徹旦擾擾。不獲寧息。夫不息則不生。豈所以善自養哉。以前說進誼正而難入。以後說進情親而易從。惟年兄忠告而善道之一言。微勞萬靈拜福。願仁人弗後於晏子。

復屠恩德 庚午

年兄留心經世。而於兵尤攻。此當今急務。不必以名教樂施之說。自拘弟於世務。最不諳者用兵。兄獨深於此。

真吾師也。兵之變化。固非一遺。然大端在識。拔將士。惟願討論之暇。常養目光。則自數千以及數十萬。皆得其分數之宗。而多少惟意。又論兵須二三十萬。此誠馬服君明於時勢之言。然世耳一聞。用衆無不驚縮。愚意止須核實。則兵不增而自多。兵不增。則餉亦如故。此有用衆之實。而不立其名。庶令人手不駭觀聽。又內政修而後。可以攘外。天爲國家。既生吉甫。必生張仲。不遺其人。功不可成。兄第自精握奇之能。以待孝友之人可也。陽明先生豪傑而聖賢。本朝殊絕人物。無善之旨。不誤在無。孔聖之言。無者亦屢矣。特異端棄有成。無。聖人卽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書牘

十

有爲無。所以毫釐千里。陽明認善爲耦。惡之善。則性中不容一物。既已無惡。安得有善。若知生陽生陰。生五行。生萬物之爲善。則性從茲來。而善固就有大於生。生者耶。惟卽有爲無。故經綸世務。亦得無名無功之妙。事成而莫忌。知其不可而爲之。而卒不擾造物之禍。則亦居心行師。以貫之道矣。

復錢御冷宮啓

國是從人心之是非出。作春秋不過定是非。而是非之心。以格物而明。此一論中三轉。真令學術經濟。著作三不朽之業。通爲一原。非直寫廓園獨立不懼之所從來。

而親翁日下主持鈞調胥執此往矣龍比所以象禍患
因阜夔所以佐昇平然蒙禍之人未必皆與龍比相類
爲忠愛死也者遇有道即阜夔也爲成心執見而死者
遇有道猶慮以適莫貽殃也故惟碩果不食成心化盡
之大人方可鹽梅鼎鼐爾序林侯事事踴躍惟胥吏不
得高下一語鄙心有疑因邇者加派海塘夫四千餘金
不奉明文爲邑中所持若非胥吏之弊則咎反有專歸
此語恐微相左耳中提出一民字此又治功通於德性
處念念無忘此民事事歸到此民宰一邑與宰天下無
岐操也親翁能破格議民吏而何難爲良輔耶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一

與錢御冷宗伯 辛未

均役若行以徹底澄清自是數世之利所患官府抽扣
吏胥勒索無人直言拔去病根爾士翹兄劄勸役之議
原謂不得中行而思其次然則何謂中行豈非均役於
民間而當事者洗心仿下之謂耶事機之妙莫若因之
向者無人發端抽扣之說難於突進今因此機正當急
懸鞭影俾思中行上策果復何居况潘默菴曾有一議
專重此條親翁或與岷雪共陳之一則爾士翹言外之
意一則拈默菴議中之要可以化直言之迹而取格心
之功今士翹意方銳語亦或近於激默用其銳氣使均

役之初指成一盡美盡善之制此則輔世長民之妙用
先試之維桑者也果爾在當事不過一念公清有何難
事在士翹求狂狷而忽得中行當亦大喜過望而銳氣
無所用辨說無跡激矣何如何如

復錢宗伯 辛未

次公子遠離膝下心顏間寂思慕傷和今已全平矣此
病總因氣滯氣滯又以志鬱爲原情懷與腹腸非隔一
層事也雖賴世德幸躋康寧鑒於驚危可遲善後令郎
志向固極高明然春秋十三揣慕方切正惟憂思鬱結
乃其真正高明處若果沾沾文藝躍躍明師良友之間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二

而豁然遂淡於瞻依則非高明真面目矣親翁宜手書

敦促先命長公率領至爾慰其孩性續懇孫師溫習心
安體健何慈業之不進耶忠憲師集弟殫心訂次略成
原委每種皆先論道後論事祖其內外篇之原指而真
通之蓋先生特以自述爲內應酬爲外其理則一以貫
之實無表裏精粗之別也又正集止甲寅則乙卯後垂
老十年益深益微之德旨皆當置續集後人心目恐正
重而續輕吾輩雖爲高子成書然推仁人用心不在垂
芳而在叔世苟足發觀者無疆之緒即深得作者之精
神無容一毫意見於其間先以序例呈上俟錄成真本

送憑鑒定南中舊刻朱子語類原板開在貴衙門得印
數千傳發宇內。不過借書買流通之力。紙劄工價。仍可
還官。此不費公家一錢。而助於人心學術者甚大。親翁
其有意乎。

復恭邑尊 辛未

官屬民齒均派承役。此不肖夙心。繼格於衆。乃更議悉
承空役。今已備刻成書。此之足據。踰於獻議矣。台臺第
行以至公。誰敢不承。昨爲諸老具述尊旨。諸老云。爲百
姓計。吾儕何辭。但須儘數先僉客宦。再查邑紳之額外
受寄者。坐以重役。又不足。乃及吾儕已業。此仁義交至

集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三

者也。若彼二種。亦得分占輕運。吾儕豈當代外邑之違
人。代本邑之奸民承役耶。其大旨如是。又不肖議中輕
重併定一條。頗是均役關鍵。餘款亦皆細訪閭閻。或不
便於富貴。然必便於細民。或有妨於奸宄。然必慊於善
民。大抵他日足增善政之光。貽萬姓之口碑者也。復田
公用。開有每里派銀五錢之議。台臺拒而勿行。具仰仁
明。願堅持之。以安草野。蓋既屬公義。不應以利爲名。設
有必不得已之費。紳袍上舍與民間田多者。宜發心慨
獨。奈何動以衆等易舉之說。輕擾里甲也。不肖屢向諸
老阻之矣。屬便併及。

上丁大司空改亭翁 辛未

昨邂逅間。見老太翁一念倦倦。無須吏忘田事。而又虛
衷無我。商推同人。謀不輕發。真經綸巨手矣。緬維二十
年來。任費勞神。畫圖刻說。民章帝旨。部覆科叅。種種
基緒。皆仁人創辦後起之賢。雖極力拮据。總以仰成德
意。懋彰鴻功。爾通邑傳仰。誰能飾之。某頃向顧周二老
直陳此說。而二老大歡。謂深中情實。又見此兩賢之勞
而不伐。而太翁積誠夙望。能使分猷者心服也。再啓毘
陵錫山問。向有同善會。名周貧人。實勸衆人。其事似小。
其意德遠。今諸公欲做而行之。命某題數語於簡端。咸
謂克勤小善。偏賴碩人。得太翁領袖。則響應者必衆。而
事亦可久。敢以會式奉塵。清覽。倘不棄遺。則在事諸公
之幸。亦某之幸。尤通邑之大幸也。

與吳倩寅仲

聞吾儕以暴怒致疾。私衷甚憂。雖少年易愈。然此病不
可養成也。慎之慎之。語稱好學。首不遷怒。深言之。心不
爲情動。切言之。怒於甲者。不移於乙。此正吾輩中人可
學處。一則舉動不差。事後無悔。二則人不受枉。旁觀皆
服。三則氣不亂動。隨發隨收。不至傷肝成疾。處處體貼
一語。有數善存焉。聞吳某屢失規矩。吾儕怒而笞之。宜

集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四

也。然服勞怨望。愚夫常情。不爾。昏象。天豈遺之。為人僕。從。當矜恕。教誨之。不聽。則嚴厲之。再不聽。則從而薄責之。常德陶淵明送一力。與其子。因貽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亦人子。四字。觸動人心。最為可念。然少年心性。固自難抑。某憶二十餘歲時。亦曾犯此。鞭笞僮僕。常過。至今思之。殊深悲悔。故不敢不以告高明。既欲賢。僭養性調躬。仰慰生身慈親於視聽之外。又憐此輩愚賤痛苦。不忍聞而不言。至云吾輩士民之家。用刑宜慎。又其餘慮也。

與李荆陽工部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五

聞翁兄以政事之暇。與名流談道。仕優之學。舉世不多見也。邇來講學諸公。大都宗姚江先生。不知者便以為禪為異。不知講學為修德地。兩口程朱而身汚俗。何當於正學。口姚江之無善。亦身姚江之為善。篤人倫。嚴取與愛民生。一一師之。豈非躬行君子哉。忠憲先生云。但求來龍真。落脈真。且不必問其何方向。意正謂此。向令姚江當年。以茲功名。發茲慧辯。而立身亦如汝中宗賢輩。恐一時人心。未必宗向。况能久而仰止不替乎。然則今日之尊姚江。雖顯宗其悟。實默宗其修。而談者不自覺也。翁兄試於法堂中。一提醒之。再時時兼發。承磨。

之義以佐切。專揭愛敬之良。以追堯舜。則朱陸不期合而自合。聖禪不待分而自分。某一年來。蔡陽明先生要書。探其驪珠。頗自愜意。將欲與天下共讀之。未敢亟亟也。

與沈君儒少參 壬申

浙人無福。不獲雅意。愛民實心。任事如翁臺者。雖然。天下皆王民。皆王事也。蜀民得安。蜀事得理。亦何殊於浙中。以此自解其楚人失弓之歎。翁臺久在清署。今始實膺事權。前之抱負。後之福祉。皆萃此時。不可不殫心竭誠。使外不負君民。內不負本志。敢以此為芹曝之獻。小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六

刻欲俟完奉。致知台旌。邀發先獻外書。旨雖淺近。然於用行頗切。下而郡縣。上及撫按。概具其中。弟刊布此書。非如世俗所謂名士者。自求聲價而已。研精覃思。經涉歲年。思一效聖明之世。而用行難必。使得他賢採取見諸實事。即如親行。况於翁臺。能無厚望。貴堂翁錢宗伯。亟稱高雅。縉衣之好。人有同心。特患人品不真。不憂真味難合。翁臺自是真人品。玉壘堆翠。錦江急瀉。雖與金陵山水各殊。人心則一爾。率真以往。所如必美。又復何疑。

復錢御冷宗伯 壬申

小刺遂蒙細觀。兼幸指引。所云小人強陽。乃陰中之厲氣。非真陽也。至哉斯言。君子機密。總為濟物。亦屬陽之委和。小人挺直。總歸害物。亦屬陰之標發。陽生陰殺。乃君子小人之定分。而陽統陰。陰不統陽。故屬君子於陽。義肅存焉。屬小人於陰。而仁育去之矣。前說之窒。立當撤之。高子朋黨說。出朱子與雷丞相書。愚正謂朱子此書未為至當。所謂不憚以身為黨。又引其君以為黨。恐一時縶留相之疾。箕孔意殆不然。大抵黨之善者。本是羣。因世人妄目為黨。君子不屑與辨。遂直認受。夫不辨可爾。認受。則豈不激世主而疑後嗣乎。吾輩豈敢見左。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七

大賢。抑心所未安。不敢附也。同善會得大司空翁慨倡。合邑景從。人心風俗。自常有轉移補救處。非第拯此百數貧人而已。大拜之後。或便道善還。得借重臨講一番。尤覺球動。敢為預請。

復錢宗伯二

象示遜回逸蹟。展誦之下。且驚且慕。已念忠憤之氣。生時噴日月。泣鬼神。斷死不散。則至今二百三十餘年。而不散。亦其自然也。血影之見。夢。僂亂之哀。吟。皆以發。歸本心而已。奇男烈婦。生不計名。豈復計名於為鬼之自耶。以是思之。則怪事皆常事。而親翁等事。亦在。前。

南在禮言。亦以中府之道處之。未嘗驚以為奇也。天地空虛在。即諸賢在。非洞幽明之故。孰能信之。伏諱崇禎三年。冊立恩詔一欵。建文革除諸臣。特許。賜。於今二載。未見舉行。得仁人詳慮。而特舉之。鍊天下伏節死義之骨。發在廷直言敢諫之心。非特扶危。實切於保泰也。拙集近始竣工。特用全帙呈教。再祈指其訛謬。即當刪削。不敢貽誤後人。區區之誠。因見世多迷罔。挽回無柄。聊出空言救之。設救人而反以悞人。得罪滋大。故聞人獎借。不敢自多。或受駁正。如獲珠玉。駁正我者。實愛人之人。豈獨愛我哉。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六

復錢宗伯三

高子書。并五子近思錄。俱將竣工。殊深快觀之願。邑中均役事。初因里長田日分日少。諸老有難行之疑。今南北配搭。民間終以為便。而令公亦善體民意。聽令自認。樂承者遂多。大約北運北緝南批首。共須三百廿名。今已認四分之三。其一可坐而定矣。蓋富民長居大戶之名。故花說不遺餘力。及其計已遂。其名已逃。徐思慮中。此若干重運者。終非小戶所能強代。遂伴為不辭。已承之。此番既不能搜其奸。亦止須因之爾。因見北運。已漸足。向之致疑。均役之難行者。亦遂釋然。可見前。

誠善。雖存宿弊。民猶願之。况令治人與治法相須而濟乎。邵文莊初見高師。服膺不置。讀所賜經史全書。乃知其研窮之功。一生孳孳如此。所謂知行兼懋之真儒也。得仁人此番表章。非文莊之光。實後生之幸。

與曹峨雪庶常 壬申

阜姪來述。年兄日者。觀郭外暴骨。為之惻然。欲設價買地掩之。嗚呼。卽此一念。生人必飲其醇。天下將沐其德矣。豈不盛哉。立命小价。歷數棺骸。共二百十七具。尚有無棺者。則設法包裹。量捐微貲。僱倩人舟。載至南北二門外漏澤園埋之矣。上以承年兄天地之心。下以盡弟

與李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九

一點周全之力。但撫今悲昔。當籌善後之方。兩處義塚。去城約各二三里。掘坎封泥。又費小力。貧民貪咫尺之便。遂於城下委而去之。其實漏澤園隙地尚寬。今日暴骨如莽者。非無地便。乃斬人工也。訪得城內外十五坊。每坊土工二人。死者葬埋拋棄。總經此輩之手。合懇邑父母。每門懸一告示。分列此三十人姓名於上。分坊查驗。凡有屍棺。將委棄城下者。必令卽日送埋漏澤園。並禁其火葬一節。違者照坊查治。是其始也。尚為刑禁。其久也。必成仁風。年兄明澤朽骨。默厚生民。又以成全公之善政。一舉而三得焉。弟所以不敢直陳者。力可勉。

言則非年兄不重。且其意又首發於仁人。成始成終。應悉歸良德爾。

與王樗崖休寧

蒞事以來。仁言德政。覃被溪山。父老之心。彼邑以得循吏為福。吾邑亦以出循吏增彩矣。何況台兄之祖考與後禩。光耀綿永。可勝道哉。弟輩縱有一點慈惠肺腸。無可施展。翁兄張弛在握。一登堂一退食之間。凡發言而善。凡措事而善。凡動念而善。則數十萬生靈安阜。便在此時。所謂造化生心也。地方之福。以仁人而造。仁人之福。以地方而增。非造化者真有意於吾兄。寧肯假之以

與李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二十

便乃爾耶。高子遺書附覽。知民社倥傯。披閱非所急。然此書自身心性。命以至錢穀簿書。無不備具。與他書泛濫文詞者迥絕。仕優則學。正為此類。稍加目力。助理必多。

復王樗崖

吾輩為歸根復命計。不待他年。事物在前。經綸在握。第處處認真盡心。則處處無愧無悔。愧悔空。則墨礙空矣。惟誠故空。隨時竭誠。隨時歸根復命。寂寂性命。了然在紛紛民社簿書之間。

與戈蓋臣 癸酉

婺州太和說一篇錄送玄席。倘有海陽便鴻。所特寄往。又陸公為彼郡伯。此正其任。弟雖與年家。未經識面。得榜崖轉錄一通上之。郡邑同心。推行更易。如此仁思。明在二公掌握。若直錯過。真是寶山空回。萬分可惜。彼女弱者流。雖在千里之外。實同居宇宙之中。弟不自覺其饒舌也。吾兄力為傳導。得遂流通。陰德非小。神明必以賢嗣奉酬。幸努力焉。

公啓貢二山道尊 壬申

頃蒙軫慮。漕弊難清。令南北三倉諸糧解。皆免六存四。底令消務。應時速完。為國苦心。敢不仰體。然生等細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三

思述儲之故。不專在民。其間儘有難言者。近司理方公刻札傳致。責重宦僕。似深中其肯綮。蓋軍民相對。強弱瞭然。間有一二刁頑。滯後期。旗甲能撲而鎖之。豈虞終漏。萬或棄田而逃。無人可獲。官府每每均派里逃。以補之。若夫軍勢有所不得行者。惟巨室耳。做邑人知自好。守義急公。數紀以來。從無升斗之遺。文冊可稽。宰令可訪也。他郡邑或多積負。咎自有歸。祖臺第嚴飭通行。使米色必佳。必及期。必水兌。賢有司奉諭而行。今後積負諸處。可使盡清。一如敝邑矣。若令糧長以現糧總兌。而零星取償。其苦有二。派單收糧。權在者胥。視賄之重。

輕。為派之高下。是受房科需索之苦也。派收既定。頑民玩視糧長。豈與畏旗甲等。私叩之則不應。庭訟之則後時。是代刁頑賄應之苦也。此猶為南運三倉雜解言也。至於北運。起解最先。充此役者。必於舊冬多方積貯。預行春白。及春啓行。猶有後時之患。今欲留所貯之現糧。以應軍漕。使舊冬不得預春。新春不得起解。是有糙無白。有白無糙也。京儲或缺。粉骨莫支。杞憂殷殷。端在於此。所以為民生計。不忍不言。為國課計。不敢不言。祖臺一體軍民。懇祈概仍舊貫。不特糧解有回春之慶。幸尸祝之歡呼。而生等寧冒傷類之嫌。以拯編氓之急。實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三

亦為旗軍設長便之門也。敬合詞以告哀。

復吳絕如 癸酉

某少溺辭章。兼汨世味。茫然忘身心。為何物。三十外始痛悔。收拾精神。向裏。今又將二十年。所謂名利色生四根者。尚未全破也。篇中倦倦言之。不過出以相商之意。向幸晤教。聞翁兄於此四根。皆已勘徹。有年。是真吾師。豈敢曰友。乃蒙過獎。荷與汗并。荷以印可。故汗以溢情。故至於經世之竅。無外治心。特厝置隨方。亦須每事理會。過耳。其間細微。又有理會難到處。即在臨時斟酌。咨詢。古人所以設集思之法也。要而舉之。到處認真。則到

處無憾到處無憾則到處了當。樂教所云入世出世似亦可不分二截矣。尊先公隱德如此。名章大篇已足垂世。復何藉贅言。翁兄德業日新。則尊公精神日著。自是一體。非有兩層。重承雅旨。當從容一闢其幽。某素不善作諛詞。恭茲至德。其敢忘誦。

與丁養凝

向蒙繩如兄厚命。先有數行奉復矣。讀其尊人狀誌。真無得而稱之至人也。蓋其可稱甚衆。其至處則不可稱。愚會其意於生前。乃以不稱稱之。以無名名之。令後世知有至人吳先生而已矣。如此。乃不失先生之神。亦惟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五

孝思如繩如兄者可與達此煩轉送之。

復蔡雲怡道尊

吳蓬翁業師傳述弘指。齒及小集。不敢破株守之戒。遂托轉呈。祖臺顧不加之罪。而清目及之手札詢之。大集頒之。為民下士。意則隆矣。念非其人。深用悚愧。台諭保甲。廣捕練民壯。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能之則神明矣。大抵練民壯。在先足其糧。而編行十家牌。乃平日清訟。清盜之本。尤今日清奸細之本。但此事似蠶而實細。非設誠致行。精心體貼。訪何餘使。一邑情事。具在目前。行之苟精。俾一切奸人。無躲閃處。無煽惑處。則良民之

心乃不搖。而措兵措食措器。皆為有用。邇來邊腹屢屢失事。非疎不足也。借寇兵。肅盜糧。大半失於奸細。皆因平日忽視十家牌為等閑耳。以遠例近。目前之要。着可知。祖臺今之王文成也。督率訓誘。有司必實心奉行。有實心。便有實效。內順治。斯外威嚴。龍正則真老生。而此語則真常談矣。

與姚現聞官啓

致治不過安民。安民不過用賢。用賢先在預訪。呂文穆夾袋。是今日第一義。若臨時求得一裴均。十分省力。正恐裴公未可急求。還須自用意也。預訪之法。大約於門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五

戶貴糊塗之。於才行貴分清之。則真心任事真才辦事之人自見矣。台指以為何如。

與朱勉齋戶部

年兄超脫世氣。寤寐備先。非理學書不讀。非理法事不行。以此出處。以此進修。業可作臯夔。德可探顏孟。區區漢唐宋名臣高士。豈足為志仁之士。望耶。拙集求教同志。其首欲就正者。則年兄也。其間論學。則求駁吾所非。以益同味。論治。則求採吾所是。以救民生。一駁一採之間。仁人先施利濟之權衡矣。或疑道窮於我躬。則亦已矣。又何以空言望人。弟應之曰。藉同志以親見。何人非

我因空言以降澤。何口非躬。此非年兄亦曩能信之。

寄再敦劬德安經歷 甲戌

仰聞偉略。心契久矣。自揣分薄。末繇一晤。近知宦遊楚中。此時流寇正熾。台丈必能出囊底智。為地方保障。則昔年之復夔州。猶為夔錐之見末。今日破散流寇。俾上臺親見其奇。即所謂羸脫而出。特薦大用。指日可期。其機不可失也。倘籌策不從。勢難措手。遇有緣便。台丈求一差入京。使不肖得遂寤寐之懷。面咨忠謀大略。何幸如之。雖書生初進。無能為英傑揄揚。然一念縑衣之好。或亦長者之所不棄也。大丈夫遇不遇在命運。用不用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王

在 朝廷而我之實求有用。與決不負 朝廷之志。則在所自矢而已。因振宇顧兄之稱頌。借為先容。不肯下以未同為慚。知台丈不以未同為駭。

與徐若英 甲戌

山西大儀至。君相之憂。發十萬金。然僅得米三萬餘石。所濟未衆。擬遣臺中一人。度其巡歷迎送之費。又嘗去十之一二。此須於臨行之日。政府親召而面諭之。俾戒騁從。核賢能。約已親民。庶不負 朝廷德意耳。敝同門朱寶符者。宗室也。節儉正直。有擔當。有思慮。昨聞其言曰。急救山西。惟納監一途為便。只於一省暫開

一年。令彼處鹽商大賈。各就州縣輪納本色。不拘米麥菽粟。准作價銀。聽各地方官分投糶粥。此則無糶買之勞。無轉輸之費。立刻可以濟饑。不必發帑金。實皆 皇上之賜也。弟甚服其策。不知政府可直以此入告我后否。幸翁兄即面商之。

與鳴遷似木咸初茂公諸侄 甲子

所云再拜奉主入廟。於古則家禮可據。於今則儀節具存。非不欲更遲禮。不可踰也。若服闋入廟。不知何據。祇是世人不讀書。不循禮。於服中違禮之事。靡所不為。乃區區欲以遲撤座為不忍忘親。只味不忍忘三字。為從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二十六

禮而存其念耶。為違禮而存其迹耶。念則雖廿七月之後。終身慘然。迹則雖再拜以前。由凶即吉。屢有漸次。如小祥大祥。總此意也。若直至服闋之日。方好撤座。則古人禫服等制。凡即吉之漸。皆可無設。忽一旦而盡反。凶為吉。反失不忍驟更之義矣。祖母主可即以或粟或梓木。炤祠中尺寸為之。於廿二日入祠無疑也。

示揆脩兩兒 甲戌

顏光秉廸吉錄。真救世之寶書。可買一二部。乘暇觀玩。因圈出其中切於初學。者數十條。付兩幼弟。燈下講解。觀看。罔發善心。大妙大妙。鼎元劉湛六。非惟長厚。且

心學問特求序於我。足見其不允吾不贊其文。惟其
人彼殊不以爲迂也。吳先生與吾書。一喜功學之得行
一憂嫌謗之或及。蓋知吾心口俱直也。今且暫歸。還掌
之治。雖不可期。且免骨肉至親之慮。而吾亦自喜得暇
著完。聖從錄諸書。使快然無憾。然後於就職之日。從容
上之。不涉躁競。不犯時忌。言者無罪。而或有格心無形
之功。卽或不然。可爲百世經筵之用。亦稍有造於乾坤
無論行道阻。心差無憾。此必山居可爲決難得之馬
上者也。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書牘

二十七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一終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二

文錄 書廣二

與章濟令吳江 甲戌

一某昔年曾入學吳江於天啓辛酉。援例入北監。改正浙江嘉善縣籍。中順天鄉試。本年甲戌會試中式。蒙本府同知署縣事黃。仍照本縣例。送進士牌坊銀一百兩。當令知數陳成具呈辭訖。伏祈年臺蒞任之後。乘間查明。以杜侵冒。

一某世居嘉善。優免如額。此外從無寸土在於吳江。因曾寄籍入學。辛酉以後。立戶陳成。甚違素願。既叨恩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一

於本治。敢干渾於鄰封。伏祈嚴諭該房。查將冊籍。除陳成戶名。以全微節。

一某親戚在吳江者。大抵宦裔子孫。各知自好。倘有考試。揭薦生儒。及一切詞訟。代為陳乞者。悉係假冒。懇祈立刻窮治。以杜刁累。

一某平生不敢囑托。惟於民生休戚。間或條陳。倘有確見真聞。可裨善政於萬一者。或面告年臺。或手書露送。自餘稍涉微暖。難逃鑒知。

與丁伯生昆仲 甲戌

令叔祖太翁之變。朝野震悼。全卹自合典例。無假置陳。

也。國家所重。尤在易名之典。名公鉅卿。多未及賜。以太

翁生平大造於民。天必有以報之。其在於此。一二十年

前。弟數數言太翁茂德弘功。異日宜以清惠為誌。今幸

塞菴相公居揆府。弟即以二字進矣。緣舊例。擬謚須有

副。因與若英兄共擬貞惠為副。故事下一字不妨相同。

而上川貞字。其義正而固也。於太翁之尊。尊為善。至老

弱。篤。竊謂允當。若端惠非不佳。而端字少却堅固。永久

意思。終不如貞字完全。此吾輩一點公心。為本邑之民

為南都之民。報太翁之功於身後。俾傳無疆者也。一二

十年前擬謚之口。遂為今日定論。太翁之盛德。能感弟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一

之愚誠。使如操券而投爾。愚何與焉。梁阜廉發身。雖出

意外。然一二十年前。弟亦嘗向兄輩屢屢言之。太翁生

平如何人。乃以此事獨讓弘度於徐文貞也。今亦有微

驗。顧仁人世德。能感梁生終來歸命。投誠。此又天理民

莫之大常。不為小變所移耳。然於此二事。亦足見天人

之相因。感應如桴鼓。仁兄細細思之。宜增幾許太和生

機。擴幾許優容度量也。如何如何。

與顧叔夏 甲戌

手諭遠及。過蒙獎慰。弟則何人。敢方前哲。願嘯音志。冀

所期。實在體用兼備。至於文章一途。雖非學人所急。然

幼時乃從文章入手。故較之諸儒早專力於理學者。用功似晚。而下筆論道。似能脫去無文之言。要之弟所自病。經濟不及文章。躬行不及經濟。可謂緩急顛倒。今方痛自修持。未知何所稅駕也。令兄時相晤對。渠所陳者時勢。弟所告者性情。幸蒙諒其愚誠。不至罪戾。然弟誠薄道微。未能感動也。竊疑尊門之事。殆有天運存乎其間。旁人雖有聖賢。不能代為幹旋。幹旋者。畢竟本宅自為主張耳。有回天之德。天運自然改移。親知乃從而贊襄。則一言有一言之力。一機有一機之效也。忝在知愛。獻此衷言。今年兌軍規則大壞。新父母處。弟當極力面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三

陳然蒞任之後。全仗尊翁老親家倡約諸老。懇款開告。共相主持。新公庶有倚賴。大要不越二言。米色要佳。贈耗使用要減而已。米佳須自鄉紳克已始。然後官法易行。米既佳。欲革旗軍之勒索。亦似不難。邑民受惠。決賴賢紳。不能專靠令公也。同善會。望每年尊府一主之。以此二事為懇。

與馬培元武進

榮任乃仕宦通衢。得與四方士大夫晨夕晤對。蓋簿書之暇。即為交遊。以應酬之心視之。最勞最苦者此也。以取賢會友之心視之。最便最樂者亦此也。四載勤劬。既

練吾才。為異時平章統均之用。又物色海內往來人才。為夾袋藥籠之用。惟年兄真誠細密。乃能為此。惟弟信年兄之所存。乃敢言及此。別開貴治素有六里三關之號。曰薛灣。曰龍潭。曰蘊村。其人多刁豪。大為行旅商賈之害。履任後。當密查而善處之。嚴立法程。化頑悖為善良。上也。訪擒首惡。重治微餘。次也。偶有所聞。姑舉以當新猷之芹曝。

公啓黎博菴學憲

敝邑學役。積蠹有年。向來諸生。含憤已深。不無忌器。自戊辰冬徐廣文蒞止以來。每事裁抑清查。始稍寧戩。客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四

冬計偕。諸役恣其俸滿不復來。漸逞故態。諸生用是有公呈之舉。昌言不諱。以助廣文盪剔之勞。冀有成績也。蒙祖臺洞燭嚴究。仍飭榜禁。署篆君爰書上。獻業已得情。惟是廣文已還國博。特欲覩此事之就緒。未忍遽行。懇祈俯鑒厥誠。便與詳奪。載列貞珉。以永風厲。俾嗣茲以往。多士以體統見重。皆為樂育之譽。師長以模範自期。皆為正身之君子。各役以減趾相戒。亦成易使之小人。是祖臺之德。溥於鈞天。而澤長於洙泗也。將全浙之儀型。於是乎在。豈惟敝邑。幸復小鄉魯之故觀。又豈惟徐學博。獲遂其指。據之本願哉。

公啓署篆麥三府 甲戌

頃承貴役口傳台命。欲酌起解金花事。生等向聞此役。銀匠之累一。解戶之累三。用銀匠。則投櫃時不敢任情。面收色銀。傾銷時亦甚便。惟解赴省城。有書胥需索之苦。所謂一累也。若改命解戶。則省城需索之苦無異。而銀匠以事屬糧長。漫不關心。投櫃則成色雜收。傾銷則分外估耗。多此二累。故向來以解戶屬銀匠。使自任其責。洵屬良規。不但儆鄉印蘇松皆然。今台臺欲更空役起解。錢糧重務。生等未敢以改弦之說進也。惟祖臺珍重酌之。

集事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五

復馬駿如邑尊 甲戌

京邸曾有數行附候。自維南旋伊邇。聆教思沐膏澤。日月正長。何圖意外齟齬。俾素受知愛如某者。無從稍效涓埃。悵悵無極。竊惟蒞民之事。惟以識人聽言為先。幸百里與宰天下實同一機括。只看武城得人。一問自濬。臺報對而外。聖人更不詢吏治民生。蓋邑賢乎契。一切民間典除。必能切切仰陳。言子當年聽濬臺之說。直探手臨之於上。而武城治行為天下第一。不問可知矣。不肖雖未足當濬臺。而老父母之虛懷注盼。不減子濬。以此以往。得竟其大用。有非尋常所可測識也。新父母下

車在印。舊有善政。自然稟為楷模。餘澤所遺。可勝茲戒。

與李謙菴邑尊 崇禎乙亥

頃承台命。立呼處州頭船押行。差人細問委曲。彼云旗軍有三分疑畏。而所官刁橫異常。衆遂無降心。相從意往復。至再。岫疆如故。殆理之所難論。不得不邀靈於上臺矣。竊惟治民獲上。原非二機。若台駕一入省城。說明官旗情狀。一番丰采議論。自然傾動上臺。迴旌之日。帖帖允服。雖往返費五六日。而開斛以後。勢如破竹。毫不阻行。更可見捷。且先發制人。不得以過期為我咎。不惟今後數年漕兌。立定跟脚。而一切設施政令。風行草偃。

集事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六

皆得此事為丕基。又乘便完却新蒞任一番恭謁。原未嘗虛費一日功夫。蓋理之最長。策之最善者也。過承虛懷。下詢不敢不竭其愚。

與李邑尊 乙亥

省城之行。專為漕兌已完。使上臺頗知人和之效。後人發先人至。發糧未嘗不隱合於兵機也。鳳陽奇變。京口震動。姑蘇城門盡閉。恐一切備禦。亦應乘便一請上臺。大抵敝邑未惹外寇。專憂內變。備禦事宜。以固結民心為第一義。而次則清查飯店及各寺院。使不得容留外方外雜人。又次則訪覈屠狗之家。使平狗拘摸一切諸小

盜無所藏匿。又次則編定丐頭。使強壯乞丐。不得逞雄。攘臂三種之外。乃係真正窮民。一旦有變。必勸募米穀。各有養殮。即其心帖然。不慮為亂矣。然此四事。總其要。只在行文。成十家牌。至於守禦。全在人與器。所謂人者。先須選民壯。以復舊額。而民壯工食。為上司抽扣八九。當乘衆謁面商。得其大都。可漸料理。所謂器者。除舊存庫外。癸酉夏月。又有新製火藥銃器之屬。約費二百餘金。逐一清查。再為添設加精。亦台臺叩囊底智。足以辦者也。

與張玉筍應撫乙亥

魏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七

流警日迫。遙聞焦心勞思。為蒼生賦。賦食弟。雖家居。亦為年臺私憂之。况身當大事乎。嘗觀王文成。盪平諸寇。設施變化。固存乎一心。然入手第一着。只是選用地方。人才在鄉官。即聘鄉官。才在守令。即選守令。才在廢弁。即起廢弁。才在簿典。驛吏生監。蒙師老人之屬。即隨處體訪。而分委之。或命郡縣教請。協守城池。或延為賓。資其謀筭。或任為將領。分合守戰。或藉為鄉導。深入賊壘。宣布恩信。伐謀搆黨。偵報事情。或令之畫山川。或害。以便設伏堵截。雖委用多方。其要尤在禮聘。有未獲紳賢紳。既至。自能各舉所知。而其餘諸才。皆得入。

撫之耳。不大費搜求矣。嘉靖間。胡總制梅林。建牙浙省。亦延茗溪茅憲。副鹿門。相與叅畫。卒以破倭奏功。蓋自軍中常事。非創局而難行也。以今貴治鄉紳。位秩未崇。堪資謀議者。據弟所知三人。蔡大叅雲怡。細密懇誠。可和將士。沈少叅君儒。慷慨果決。不惜勞怨。張令尹受先。英爽任事。能鼓舞人。而做郡亦有二人。屠大行。愚僂。究心兵事。十有餘年。周孝廉知微。見幾警捷。遇險不懼。若延致數公。與之商略。人才考究。地形要害。及一切招募訓練。措餉用間。諸策必當一一各有條理。又聞桐城新令陳君爾銘。膽識不凡。年臺今日。王文成。此君未必

魏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八

非麾下之伍。文定也。當思所以破格委任之。上海令劉君潛。雖未識荆。聞其才明。於用兵為近。且有家傳。風屬推廣。更得數人。分憂代艱。何虞劇賊。若憑一身之心。思耳目。雖使文成復生。殫竭焦勞。軍中千條萬端。豈能徧給耶。及今招集群策。東南天下。尚可維持。萬萬生靈。皆飲大知大仁之賜。使更數月。楚中變動。賊眾順流。或明目揚帆。或假裝客載。皆屬難辦難禦。雖有善者。亦將根皇失措矣。拙策五條。併錄呈電。其削平大計。非急急。題請不可行。江浙留都事宜。非急急移咨。不能相。於三端召募。正是專問便宜。其保甲火藥三事。雖為

鄉而發。亦可通示所屬。速各盡心料理。然全在州縣。奉行得人。苟非其人。總無實用。所以駕良策。鈍化枉。直全伏年臺鼓舞之妙也。舊年京邸所見。都司顧思忠。頗有思筭。多識江湖間人。舊弁間有椒州程繼勳。頗知駕御。技力則有蔣若萊。王憲。皆可用。幸俱屬部治。物色招致。非難。審其果有異才。當亦加之異數。乃可得其力。盡其長耳。陽明要書奉獻。號令指顧之暇。先披閱其奏疏。文移。仰用賢用將。用兵用間。機宜種種。略具古昔名臣大帥。雖兵間手不廢書。文成對陣。坐中軍。與其徒講學不輟。非惟意思安閑。良以益人神智。無過此物云爾。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九

與張玉筍二

近聞流賊漸退。已出所轄境外。據愚論之。不必問其退與未退。亦不問其在境內境外。正此忙中稍暇。可以一致防。料理數月。百務漸周。任其猝來。或拒之。或致之。可以惟吾伸縮。雖兵難遠度。然有備無患。乃是必然之理。大抵總貴一豫字耳。聞太倉衛百戶漢文瓚。熟知江中形勢。雖無他長。此時得之為嚮導。更選精巧數人。隨往江中。盡探各處口子。設防設伏。當亦省力。文成附錄補上。

與張玉筍三

王事靡盬。鈴鐸驅馳。勞苦而功高矣。出則捍賊。入則定眾志。聞中秋返旆。父老迎拜於道。年臺一言俯詢。疾苦城隅。山飯黃童。白叟莫不翕然。式舞且歌。杜環。因干城。默默不可勝計。此空言中有實事也。又募貧民。費力者千八百人。既壯軍實。兼銷隱憂。此又實事中有妙用也。治民治兵。已精入無倫矣。區區之愚。所願為百尺竿。祝者。惟是幕下搜致。奇才奇才不必多。但得真者一二人。即可轉相延召。有奇才必有奇用。有奇用必有奇功。有奇功必有奇報。王文成之名爵。將交集於年臺之身。雖仁人。不以封爵自榮。而保障蒼生。則所謂仁者之功。亦學士大夫所樂為也。近聞休寧縣龍阜有戴姓者。擅射道。碗大紅心。去百武。九矢全中。二百武。九中五六。庶幾江南絕技。俯詢休寧。令或可得其真。若選眼明手疾。心巧相配者。一二百人。專習弓矢。獨為一軍。或臨陣武設伏。察真賊。至百矢齊發。應弦而倒。當令流寇磨碎。遠遁也。此亦古名將已試之法。敢備芻蕘。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

與錢收齋少宗伯

古之大臣。或晏處而係安危。或一室而周天下。或復其而屏障一方。今日台臺之所居似之矣。前者讀粉下。周悉慷慨。竊為蒼生手額。曰。虞山有此人。吐此議。法備

可無患。流賊可漸平也。頃貴門生周知徵還。述於座下。觀傑士二三人。又知台臺留意人才如此。今日東南半壁。全倚張撫臺一人。天假之緣。適屬門下士。台臺當以地方大機大宜。與一切所識智勇士。啓蔽告之。俾佩服遵行。一大事當可隱隱消弭。控制所合無限。一偉才見用。即抵千百甲兵。是張撫臺之鉅績豐功。皆台臺所隱造。福世福人。福身福子孫。豈可涯淡哉。人才據所稔知。已舉數公。必有良謀。益於兵事。台臺培植有年。成就必多。於凡實實有用之士。量其所宜。一一品置而舉之。務臻實效。此目前平寇第一大機也。事之切者。則莫如

奏事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一

請復南直江浙各州縣民壯機快工食。自崇禎三年將此項四分扣一助邊。各衙門緣此逐漸起例。私自扣減。所存工食愈微。此輩既無資殮。又無衣裝。又無器械。不事操練。日逐在州縣承牌聽差。而祖制土著鄉兵九士之意。遂廢。夫民壯常足額。常選汰。常操練。則因風募之士。着矣。夙練之鄉兵矣。夙挑之力士矣。特須從而益廣之。益精之耳。今於舊設原額。疑闕不理。而議新創。議設處。新創之規模。其將何基。設處之錢糧。其可久繼乎。故愚謂凡議練鄉兵。議募土著。議選力士。總以民壯為始。核民壯。總以罷抽扣復工食為始。江浙直三省鄰封

大抵積弊相似。玉翁能移咨江浙兩撫。一體具題。則州州縣縣。備禦有基。而後增擴致精之法。可得而講也。郡邑各有兵。足以備禦。於是更選其尤。每州縣數人。倍其廩餼。隸督撫帳下。以供征勦。以助正兵。一旦有急。近取而足。於是兼可以謝絕客兵。既不畏流寇之蹂躪。又可免客兵之殘害。此目前平寇第一切務也。倘慮違餉。而扣為目前救着。縱令省直會題。豈遂蒙罷。則又有說。抽扣者。正謂借緩助急。借他資助兵。借無事助有事。今流警日繁。海警日聞。三省非無事之地矣。民壯機快亦兵餉。非他費矣。頃者。皇上為流寇蔓延。至發帑數

奏事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一

十萬以濟不足。方將濟之。何又扣之。抽急助急。抽兵餉助兵餉。抽有事之內地。助有事之邊。豈但非經久之規。且失權宜之理。以茲入告。聖明轉圜可望也。芻蕘無知。竊倣古人之謀野。惟高明為民生長慮。而早致之。陽明要書附正。用兵靖亂。惟其悟真修者所優為。其亦方今第一要書矣。

與蔡雲怡公祖 乙亥

老公祖倦倦一念。遠為天下。近為維桑。以出世之品行。救世之心。可謂合內外矣。新文宗劉乾所公祖道經吳門。兩賢晤對。必更有精神提醒處。大要丕變士習。不遜

嚴行簡正文體二端。漢汗新領。惟在任斯文者設誠力行。而慎崇祀一節。亦為弊繁。雖聖諭所未及。實文衡之掌故。藥時之急劑也。不佞舊歲有精擇學臣一疏。擬未上。謹錄一通呈教。挽全浙士習。即培全浙人才。今日養成一省之才。他年在朝廷則忠朝廷。在地方則益地方。又且為兩都十二省之用。是劉公兩載衡文。其弘仁永澤。將有不可思議者焉。此自是大賢心思所周。不待旁贊者也。旬日來。廬鳳流警何似。又不知楚中將吏能保障一方。免如英霍巢穎情景否。貴郡民情。輕剝易動。往事可見。目前近憂伏禍。莫甚於機坊餓人。聞且數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一

千不知當作何寧處。老公祖盍與沈君儒王百年輩。早籌之。至於大勢大機。又不在一郡。全副擔子。有八分在張玉筍撫臺。必能為王文成。斯東南半壁皆藉其庇。老公祖當與二三同志。助勤而輔翼之。如鄒東廓輩。佐文成立功。亦是此意。大賢豪生於世。雖處一地。必關四方。雖履孝思。不忘朝野。全從此等處。默默運量。非台臺是望。而誰望哉。

與沈君儒少參

流賊縱不渡江。而江南原有流賊。日行脚僧。此輩動以數十萬計。無室家之累。計不反顧。其間又多強有力者。

游方掛搭。無處不到。稔山川形勢。識州縣虛實。億天戶名姓。若使窮而思逞。為害難言。為今之計。凡城中乞食游僧。宜嚴驅逐。其城外及通津去所向有飯堂者。一餐一宿。宜聽如舊。任其各返鄉間。各歸本寺院。勿遏其生來。庶於詰奸之中。藏安民之術。所助於戒嚴。至計實多。近聞各處封鎖飯堂。果爾。是絕此輩之生。而使之速聚也。若欲消弭。固非一郡一邑所能任。必得翁兄商之先達。告之撫臺。約示遠近。更祈移咨浙撫。一體均頒。則江南數千里之隱禍。可以默制。倘別商勝笑。行脚中有多。努力戮武藝者。許書名籍於投食叢林。聽地方官不時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四

查取則神而明之。又在當事者矣。非兄臺不能信弟言。非兄臺主事。不能使弟言開於當路。幸勿以迂闊見黜。與張受先

冬杪一望芝宇。知為拯世福民之人物矣。慰仰何任。茲者流警日迫。海警叅之。貴州有兵。有將。得翁臺隱然居中。平日則和民心。有急則出奇捍禦。知無足憂。然愚意獨係百里。不如統保東南。東南半壁。實張撫臺一身擔之。觀其虛懷。可與共事。翁臺若能出訐謨大猷。使東南安枕。則一郡一邑。自在其中。弘仁所暨。降封皆被。其履露矣。貴州間有濶百戶名文贊者。熟悉長江要害。此目

今守江第一義。不可不薦之。撫臺使於各險要處預設
隄備。扼之於江中。勝匪之於京口。亦勝匪之於皖城。惟
翁臺留意。陽明要書新成。此書自心性至經綸。以及用
兵。用間。諸權數。無不備載。取權數以救民。權數皆道也。
敬獻求教。

與游龍猶青浦 乙亥

歸求閒寂。惟以溫故爲事。雖亦有詩書禮義之樂。然事
不在已。澤不及人。較年兄日日親民。舉心動念。即可見
諸實事者。不啻雲海矣。簿書錢穀。豈不云勞。然古來芳
名大任。皆勞人當之。閒人優游目前。異時事業。亦難可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五

期不躬親而坐照。不歷試而負重。南陽東山以來。蓋未
之多見也。直敢以勞爲年兄慶。弟恐造物以閒見。於
性情事物。息息不敢放過。聊以習閒中之勞。至若年兄
本非百里才。貴治雖小。賦役人情。乃號難治。吾輩讀書
仕宦。總以安百姓爲心。以法推求之。則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以禮訓齊之。則舉善而影從。教不能而加勸。懲一
惡而羣枉漸消。此正風行草偃之妙。愛克厥威。固樂只
君子本色耳。又敢以此爲年兄頌。小書數種。奉教大方。
復朱勉齋道尊

竊惟地方之大。無過察吏安民。次則訪拿巨惡。與近領

原文 闕

除奸驅惡之位。故野人所獻。大抵獲奸剔惡之條。深望如神之智。轉存當事。務使必行。則胎休江水俱長矣。

與朱勉齋乙亥

老公祖以政事為問學。當日新而無窮。弟以家居為政事。但覺誠之未至。物之難動。求如京邸接鄰時。時蒙指南之賜。如在天上矣。陽明要書已成。伏祈為政之優。一披簡之竊。惟孔孟以降。學者心眼剴開。聖賢與豪傑。分為二色人。問學與康濟。認為二項事。談性命與述作用。視為二種書。近代以一人之身。豪傑而聖賢者。陽明先生是也。合問學康濟為一事者。陽明所為是也。合講學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七

載事為一書者。陽明之書是也。弟以是函鏡行之。為其救世誠切也。世無若人。使人人得見若書。或有感發而興起者。賊可平民可安也。

公啓李謙菴邑尊

南糧散派一事。台意已灼其不便。特慎重回申。欲通邑僉議。謹集議得做已役法。與各縣不同。北白南楚。品搭充解。三倉解糧海鹽。亦解兵充餉銀。總之輕重相兼。未嘗獨叨便利。今令漕兌。是坐役之外。又添一役。非昔年品配均調之意矣。未便一也。詳嘉興縣條議。原為細民獨當北運之苦。不忍偏枯。故將南楚倉糧散派合縣。

均甘苦而杜營求正略。做嘉善均役之法。嘉善輕重均。使復代空役併兌漕糧。反起偏枯之歎。未便二也。南楚倉糧空役。俱有本圖額米。一則收兌。一則收解。各任其責。催趙無悞。只觀舊冬新賦。一勵旬日告完。毫無滯滯。數紀以來。亦從不因空役兌軍。或誤漕期。正為本圖。遞輪收集自易。今若使解戶先行兌軍。繼復零收通縣糧米。寫遠星散。居址難查。面目不識。派收之時。房科高下在心。民間延欠必多。紛紛控訴。重煩追剖。南糧起解愈遲。三倉完納何日。變易完之漕務。為難結之催科。未便三也。以上三端。於民間不便者。二於國儲似便而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八

實不便者。一。是做邑已均之役。止宜守轍。無藉更弦。仁人不再計而決者也。倘慮空役聞風希伴。小民淺識。或亦有之。查本年空役六十五名。官戶二十九。垂及一半。生等合志奉公。各願遵守成規。自行出兌。不敢委擔於南運倉糧諸解戶。則小民聞者。應自息心。且邇年來。空役疲困已極。生等目擊心傷。客冬曲為調劑。不難議裁。北運之貼白以蘇之。幸台旌旣臨。漕規頓復。所省費用。十減五六。嗣後主持在上。自當歲就寬舒。故特斟酌於利害之緩急。以為再軫空役。不如兼郵糧解。使役法兩平而國課長完。亦空役之所不能致怨也。伏祈即日

申撫臺公祖。庶使民心早定。觀望不生。實通邑之幸。亦永久之幸。

復李邑尊

昨以俯詢民瘼。德意商之諸老。諸老現充空役者。各願遵守成規。自允漕糧。不忍重困。南北三倉諸解戶。隨集各糧解及民戶空役諸人。果亦僉然。遂合呈投上。以此回申上臺。知敝邑役法早均。無煩更劑。而老父母周咨仰覆。所以深於遵行也。順民情。因善政。異於各縣。乃為大同仁智之張弛權衡。迥出尋常矣。敬為通邑稱謝。再啓鄉兵一說。台見已灼其難行。成竹默具。掛榜文對酌。

奏平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九

姊示遵依。乃愚民寡知。為糧里者。懷驚疑。為區頭總甲。及里長中刁狡者。喜於有事。專候承牌。且先期妄指某富報充。某可規免。為勒索之地。想此舉老父母自有妙用。無俟愚說之終矣。某人為田事內。問秦照周徹鎖。勉慮於樊籠。尤通邑人心所快絕也。

復李邑尊二

永港要害。盜賊淵藪。出沒路逕。謹與知微兄探訪立說。呈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老父母之謂也。度其大要。亦不過台論所云。擇捕盜中有心計。一二人。授之方略。更選民壯中膂力技藝者。二三十人。做白衣搖櫓之智。

出其不意。可以成擒。擒一二舟。餘黨自潰。目前最要之事。無踰於此。頃朔日諸糧里具弓兵呈。願納鹽劬而免巡役。其情可憫。其說似亦可從。此輩三時勤動。原無餘暇。可供巡戢之勞。自秉耒執鋤而外。亦無纖毫武勇。堪充杆禦之用。若得委曲申詳上臺。俾國課不虧。耕夫安息。祛前弊而造後福。實通邑糧里無疆之休也。敢併及之。

復李邑尊三

翰貺儼然。敬登泰鷄泰豉二種。知時有惕。辟邪有功。特於畜牲和味之間。拜奉多益矣。差役納銀助諸解戶。具

奏平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

見曲體。蓋因金花輕齋。每多賄費。權以此濟之。倘今而後得如往日面教。以三倉互換俸級。南白三十餘名。與解戶收頭斗級品搭承認。并成均役之全局。而各差役。則如初政之僉押行差人。直憑簽掣。不令費一文。更加嚴敕。則諸解戶之使用自省。是他年長道。皆胚胎於今日之權宜。正見行仁之有機。而引伸之有漸也。

復朱蔚園

年兄居身極澹。則於讀書最暇。於洗濯此心亦最易。洗濯此心。便是撐持世界根本。力小力大。又是論分量。此吾兄謙言之爾。盧氏津屯議。儘切實可行。奈何此公爾。

情酒色以自廢耶。然不知學之士。世不見用。無理義之樂。以養心。未免便入嗜慾。此才人常態。若有知而用之者。彼仍能奮發。亦未可知。陽明要書奉政。雖純粹未必如高子。而機鋒警醒。與開物成務一切作用之妙。自六經語孟而下。未有其倫。宋賢語錄析理雖精。不見事實。其起後學之信。并動恒情之慕。總不及此書。弟以故獨先行之。

致汪濬源山陰 乙亥

戴德而東。再易圓缺。照柔懷咏。心伴古人。誠不虞木桃瓊瑤。再覩於今日也。有餘感。亦有餘慙。兩心五藏。意者

卷四十二

文錄

書廣

李

又隰桑詩人所未嘗經者乎。伏見高門世德。世澤再振。於年臺之身。一言一動。莫不忠厚質誠。業滋昌而世滋大。蓋不卜而信。向承明問。因春仲西河之感。致疑於定命。竊謂命之一字。論世不論身。所以行道廢。則云有命。行廢闕世運也。我無可如何。天道修身。則不謂命而云立命。我道我身。自盡自修。天亦如我何。故云福自己求。干祿豈弟。作善降祥。積善餘慶。皆立命中事。萬無可疑。疑者信之進機。自秉益必從此益信也。天心愛衆。乃加科目於善人之身。處家而倡率化導。則人人改心。居官而施令行事。則日日造福。有禍及衆人而身不增福。

者哉。有人人願致福於若人之身。而若人不享福者。誠歸途讀尊公老年伯講學諸書。以及鄉約義田諸盛事。私歎昆玉子姓。繁盛賢貴。確乎有本。方今嗣武。尤在年臺。伏惟數十年來。族丁益衆。益衆則貧者益增。自然之勢也。謂應稍擴義田。益精鄉約。精之法。不一概。賑。擇其貧而賢者倍助之。尋常者助以常格。或有敗舉。暫停所賑。以示警勵。俟厥改過。賢族保結。然後復之。就周急而寓激揚。行一二年。必有成效。寒家設義莊。數頃。設立此法。二三無良。漸知自好。已試之事。敢獻大賢。同善會。則又藉衆力以周衆貧。亦准此意。加厚善良。試以清

卷四十二

文錄

書廣

李

謙披訂其錄中講語。有當海岱之涓埃否乎。悠悠段莘。山谿田廬。松高柳疎。民風淳樸。明是日前桃源。非大福人。決不得居此佳境。年臺洞天福至。益修老年伯之家政。將見值年豐則黃髮垂髫。怡然並樂。偶歎之歲。間有嗚吠。舍德之人。皆干城也。彼爲我防。何煩防彼。怡怡兄弟。出而事君。福民入而爲桃源。長。又往者避秦諸人所不敢望。其樂誠何可支哉。

與汪念源

生芻一束。微敬几筵。願蒙輟此隆哀。錫我燕貺。辭之不遂。顏其說矣。舉爵之間。猥以學問相證。自先師高忠憲

後十餘年來。罕聞及此。迴憶緒論。嫡嫡乎晦翁正派。而尊先大司徒之家傳也。高門世澤。固皆福人。然觀蘭子。蘭孫。濟濟熙熙。天之施年翁也。尤厚。年翁所以事天。必有度越尋常者。天與我者心性。天普愛者衆人。存養乃事天之工夫。利濟則事天之實事。大司徒家政家教。百世可遵光而大之。惟在年翁與令兄老父母。遞相左右。此亦仁人君子自然衷曲。偶因論學。一觸及之。相視莫逆。斷可知矣。拙刻四種。附呈求教。以同善會錄之。虛言俚語。與列其間。正爲世界多事。以此稍固窮民之心。且其意遠祖晦翁。則事行於嘉善。而道發於婺源。尤所樂爲仰質者也。

與汪本聖

傾蓋一晤。頓蒙虛懷。詢人所不及詢。疑人所不能疑。幾令區區無可置喙。正賴體貼深微。略指端倪。便可默通。於語言文字之外耳。語言文字有所必窮。然離却又無繇見。卽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何可言。然總是陰陽不測。論氣則云。鬼神之爲德。論德則云。窮神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云所存者神。終不兼云鬼神。蓋在氣陰陽同盛在人心。則陽德獨神耳。人惟此心。天理變化而不測。不測之神也。人欲變幻亦不測。不測之鬼也。人於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書

生時常存天理。常掃人欲。則日趨神路。不趨鬼路。鬼証之情狀。死生之說。略可通矣。若夫意之與知。本不難辨。意有生滅。知無斷息。好惡意也。知其可好可惡。然後好之惡之。知本在意前者也。然知亦有在意後者。知所好所惡之失其正。從而反之。此知在意後者也。非知則意不形。非知則意不反。知貫於無意有意。亦貫於意前意後。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引而伸之。理義又何間。語言又何藉焉。

與吳去塵

醴以醇醪。既以名烟。披以逸韻。良逾十朋矣。頃遊偃邦。視兩勝境。段莘之靜古。目前之桃花源也。上山之鉅鹿。邨集之京華也。然鉅鹿已甚。會當以泉石洗磨之。泉石未最勝。會當以松杉蘿荔點綴之。松杉蘿荔環於山房矣。會當得烟霞逸客。使爲之主。蒼莽數里。潺湲一帶。薄言流眺。其屬門下。平野絃於笙簧。滴墨光於錦綺。不以上山重。重上山者也。然觀門下得力。恐是武夷數載。抱武夷心。還居上山。故能終爲上山重。高明且莞爾而笑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書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二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三

文錄 書廣三

復張符九 乙亥

往者陶然一酌。忘賓忘主。想元亮柴桑相對。風味近之。大集遠。既長廊梧影。散步高吟。一如擊紈彈絲。一如陳風披雅。或似洛陽少年。或似幽燕老將。合翁兄本色。而變現耳。所論裴郭諸公。資勝於學。而獨推武侯。足稱具眼。愚嘗謂武侯直孟子後一人。少陵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真武侯知已矣。外間貴邑有求僉三倉斗級之議。此事甚累各邑之糧長。而無裨貴邑之軍家。不過為包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書廣

十一

頭衙役生意耳。且今年三月。新奉李兵尊准革行府。甫具遵依。未兩月間。側出一牌。行刑廳議復。夫刑廳府堂。雖各為衙門。不及照會。然道尊則固一人也。倏革倏復。得無微傷政體乎。奸胥之朦朧簸弄。亦已甚矣。敝邑及平湖俱已申文稟明。不落奸計。翁兄晤朱父母。幸一語及之。數邑糧長。默受台惠。無窮而莫識所從來。此所謂陰德也。弟此等發意出言。最近迂愚。然特敢以迂愚之說進。

與李廣霞 乙亥

侄僑盛李侯少未更事。或疎於奉上。遂來乃叔祖之怒。

然為叔祖者。教之以禮則可。因而與詞涉產。則非獨老觀異議。即乃尊廉憲公之靈。亦所未安。聞青年若老病篤時。睜目而托翁臺。一切折券翁臺主稿。而命其族叔某。籍真則令坦今日。仰惟太嶽之崇嚴。尤不應輕有此舉。女婢輩傳稱。令愛勸所天云。已業自廢。奈何侮彼卑幼。此見翁臺家教之正。閩秀達禮明義如此。尤盛門未艾之福基也。竊惟翁臺為盛門尊親。其太和未散。惟翁臺能永培之。其元氣偶垂。惟翁臺能轉調之。必有大慰若老之靈者。分其餘休。先兄亦感結無疆。况生存者乎。與忝葭苒。不覺言之胞切。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書廣

十二

復袁槐涓老師 乙亥
手諭惓惓。具見老師深愛遠期。雖父兄之曲為子弟計。何以加諸某。自顧精力孱薄。縣令非所堪。又邇來作令者。首重催科。考成遷秩。皆用殿最。深已愛民。顧非所先。若勉遵時格。則自違本心。若守所懷來。恐不日不月之間。苛求起而謗議滋。或及不如本分。閱曹猶得隨行。免觸文網也。又當今大機宜。大利害。惟在寇橫民窮。不知朝班大臣。何故皆不以為意。誠忘情耶。求理財之道。平亂之策。而不得耶。抑疑舉世。遂無其人。姑諉之氣運。耶。某此行。欲先為當事言之。言之而藐藐。則當自告於

至尊。倘得言行。逾於身榮萬倍矣。聖明破格用人。補
弱既不專館員。則負經給樂大行者。亦不必盡歷外任。
特思抱負尚在影響間。抱負果真。行義達道。自有天運。
至若合職業。講局而置躬行。附聲氣。忽安危。侈交遊。素
心深以爲非。不敢秋毫夾雜。自分其修治之精神也。惟
惟愚忠。必能默契於師懷。

復陸玉井學憲

西江。道學節義文章之府。天選高賢。掄才其地。豈惟正
文體。專欲正士心。今日之士心。卽異日公卿大夫之心
也。又士心正。則民間風俗從之。故士也者。官民之關。士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三

心也者。官心與民心之紐。爲之宗主者。明明以一事而
括治平。以一身而統政教。所任何其重哉。他年西江多
賢公卿。多良大夫。澤海宇而流令望。孰非老年翁今日
化雨所沾濡。春風所長養也哉。蔡雲伯公祖戊巳之間。
曾衡文江右。清和嚴密。當時爲海內第一宗師。聞其家
黜如神。計衆舉本生一二事。萬心驚服。今移居蘇州。白
騁便道往晤。武亦大人君子問途。已經之意乎。王高
書。皆先賢學術事功所寄。而不佞弟沈潛反覆。下
條披閱。文成昔年作人之效。必再見於翁臺矣。

復曹峨雪編修乙亥

叨庇歸來。溫故之外無他事。祇目擊維艱。民瘼士貞。徒
救無策。幸新父母一臨。閭閻有更生之望。士習之弊。則
賴 聖諭至之。然愚意必精選學臣。然後士風可變。徒
與立治法。何如治人之隨地立法。果得其人。則 廟堂
之諄諄訓較者。彼自能致行而旋效。不煩軫慮矣。大約
天下得良督學十四五人。三年間。決當卓有成績。既丕
變一省之士風。又爲異時養成他方之用。此根本至計
也。劉念翁爲魏忠節題主。涉江遠來。細察其人。真品真
學。留心世道人才。雖未及高師之廣大精微。而清勁中
亦儘有回轉之機。含容之度。斷斷乎絕佳掌院也。此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四

復錢塞庵相公乙亥

人寢閣不用。竊深惜之。進賢有機。惟爲 國留意。
南還及載。一切格心用人。安內攘外之事。家食搗靡。見
未必真言。未必中。遂缺然仰獻。年來相業深微。居形迹
之外。所謂銷患於未然。建功於無形。君子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善復性者。以此爲功夫。善輔理者。卽
此爲作用。夫是之謂合內外之道。台論一身獨直。形神
並勞。此正須得同心。爲幫手。新泰得人。方堪協贊。豈便
應卸擔抽身。聖人所示介石。知幾固別有義。不繫賢勞
也。位台鼎者。自明之矣。立賢無方。資格者。方之甚者也。

於今稍破。可為治平之兆。愚方預憂破格。武未能盡破。又恐特拔而誤。則灰真士之志。啓微倖之門。其失甚於循資。正當善施其所為特拔者耳。而或者乃云。破格用人。非所以圖治。則古帝王皆誤歟。祖宗朝亦不足法乎。百年以來。最稱循資。世事日替。又何故也。是耶非耶。持國是者自能辯之。

寄寒菴相公二乙亥

自次公還過寒舍。見其沈潛勤勵。寒素所不如。真兒童之益友。親翁身居台鼎。一言一笑。一筆一步。皆可造舉世蒼生之福。但福民便是福。國苟福。國自然福身。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五

與子孫天之厚親翁。與親翁之所以報天。蓋非尋常相遇也。敢此至頌至禱。當今流寇為裏病。逸氣為表病。民庶困窮為元氣病。惟心火與命門火不病。則可以救之。蓋火能生氣。君相二火造命者也。其餘一切大機宜大。選任。敬載別情。用備觀覽。方今家國天下。同安共危。曉夜思維。三者最大。惟聖荒可以救民窮。惟舉才可以平寇亂。惟早諭致選左右。可以成。睿德承。國祚。誠不自知其過分之計。踰涯之議。要以救民生利。朝廷。謀野則獲。聊擬神謀。

一當今事宜。莫急於平流寇。墾荒田二事。欲得此。

直當合為一事。流寇不可勦。急謀元帥。振軍威。破斬數陣之後。急須解散安頓。方可永寧。莫如清查北直隸山陝河南湖廣各處荒田。隨便安插。使皆變為耕夫。其關鍵。專在講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此四字講透堅持。則監商大賈。自肯開田築室。募人給糧。種種樂趨。不煩董率。不費官錢。而荒田皆熟土。流寇皆良民。一舉兩得。百年樂利。指顧而成矣。

一東宮讀書在。雖使外多賢僚。尤須內選左右。成化時。有老太監單吉侍。孝宗於青宮。日夕口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木

授孝經論語尚書。兼為講解。暇則陳說五府六部。職掌。民間稼穡艱難。且及漢唐以來。內官擅權亂政之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令主。足矣。孝宗睿德夙成。多賴其力。今宜特進閣。請慎擇謹重老成通明經術如單吉者。使之日隨東宮。若處此萬世永安之至計。以上二事。大而且急。深而且微。宜及今擔當。行之。或獨斷。或與同心共商。若需遲歲月。即於事機不無小失矣。

一流警日南。甚為家鄉憂。而兩浙藩籬。全在南直。

言足以見信於時。密告當事。別開心胸。所造於國。厥民生匪細。

致呂東川銓部 乙亥

客秋言別。賜以高韻。每提清風。如日侍几席也。流寇之亂。漸及江南。死喪逃亡。賦額將闕。皆繇地方無良牧所致。而牧民之吏。何以一時概多循良。何以一時概多浮浪。不約而同。豈非用人之地。有使之者。與銓政不清。吏治何繇得善。吏治壞。則民生危。自然之理也。惟台臺專意人才。肅清銓政。使天下守令賢否。瞭如列眉。彰之瘝之初。而感動。久而變化。此實固民心。撫彫瘵。平流寇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九

原本矣。天下必有佳吏。部方使司農樞密。有所倚賴。今日舍台臺奚歸乎。鄙人自課之餘。間亦推考人物。惟見舊京地。劉念臺高潔真素。三十年仕途。借廬數楹。田七十畝耳。初意其微露圭角。及親謁之。乃甚有弘度遠識。穆然寬和。蓋數年來學問視前。又進此等人才。世間有幾。而閣之山野。使國家不收其毛髮之用。豈不惜哉。原嘉湖叅政蔡雲怡。前督學江右。公清持法。丕變上風。爲十三省宗師第一。備兵嘉湖未幾。卽計擒宿盜巨魁。除十餘年積患。蓋超然無欲。而才足有爲。今臆將閱。若以用之浙中。使得竟其設施。或以整軍實。或以清錢。其

以總刑名。無所不宜。千里之間。禮福多矣。守令惟聞。源幸爲江南第一。然耳而未目。當俟冬杪。過彼地。問之民口。觀其爲人。乃可得其真耳。自餘賢才。雖衆未入見。聞從容更求。新到學使者。劉乾所。雖未見行事。然已微聞風采。若能全浙士風。化賢爲堦。孰非台臺推轂之功哉。

復賈道乾鹽臺 崇禎丙子

企慕德星。每欲以學問仰正。幸爲法星。來蒞吾浙。雖晉謁須臾。而須臾不離功夫。便從此須臾。氣象間。望見。又蒙指教。時或沁入微衷。時或起出素懷。悅豫無已。戴德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十

而北日念世界多虞。沿途凡遇當事。有心人。便當隨處效愚。爲之補偏救弊。庶幾不負夙心。而大君子側隱至誠。翰儀遠頒。豈同尋常交際。實欲益勉。不肖使尊所聞。行所知。隱居筮仕。始終一致。而引之乎無窮之門也。捧讀再四。感動胞切。儻居鄉而無以佐民生。廷獻而無以裨國是。對大臣。不進以安富尊榮之策。對寮友子弟。不發其孝弟忠信之心。則所學謂何。真亦一自了漢。稍不真。卽天地間大罪人矣。抵都晤朱勉翁公祖。敬當代致尊誠。

與錢去非 丙子

流氛孔棘。今雖暫伏。應防再至。偶值張撫臺還。欲就策薦。數人與之。渠一一欣納。允行。因而陳痛快委曲。故樂聽。彌甚也。惟調客兵一事。最為失策。賊鋒果急。不能待。客兵之援。若未甚急。又何藉於客兵。客兵從容整頓。而來。每至半途。賊已退去。爾時迎客兵。則客兵何用。辭客兵。客兵不聽辭。督撫多方設稿。巧語異詞。僅乃得其一返。而沿途士庶之驚。搶掠之橫。在官府有行糧之費。至京口有防禦之勞。真有萬害無一利。此當推而做諸天下。凡一方有警。只貴一方厝置。寧增與糧餉。寧增募土着。萬萬勿調客兵。庶幾亂稍緩。不然。大亂天下者。

養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十一

必客兵也。此就一事言之也。若總論治體。四三年而內。安外攘。十年而轉貧為富。三十年而菽粟如水火。比屋可封。是則舉世有命焉。不能強也。來物六種。一一簡收。抵京卽致尊府。

復劉念臺先生 丙子

所教真做工夫人。日異而月不同。誠然誠然。向時閑靜。雖未得一旦豁然。光景猶時時覺有新趣。兩載來日事。應酬未嘗敢耽。驚愕然。動邊既多。便覺氣浮心塞。此動靜不合之病。殊可苦也。說了便休。是晚世講學人通弊。所以致指摘讓議。正錄於此。某自課課人。全在日用。

人倫。但着意踐履。本體未通。所謂躬行君子。行道而得於心。未知如何方是。又事前多預想。事後多迴想。無事多妄想。此乃習氣糾纏。用功不切之罪。所深愧於大君子者。願提綱扼要。有以醒豁之。經世之法。除格君外。無從下手。必不得已。先格當路之心。而機緣自天。亦難強奏。若徑從尊賢使能。足食足兵說起。縱十分透切。誰與聽用。且今市井譁囂之日。既非親臣。又無言責。不欲與此輩爭長。口舌之間。冒干澤求知之嫌。故稍需之耳。制治綱領。俟時至幾奏。終當一為拈出。

復念臺先生 丙子

養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十一

台論此中。猶有沾帶。最是然沾帶何事。不出陽明先生所云。色利名根。若無事時。一一搜剔淨盡。使赤蕩蕩地。妄想何緣萌蘖。此政老先生今日能事。某功夫尙疎。理欲雙行。惟勉自策厲。期無負至教耳。至於思索經籍義理。研究民物利病。此二端。又在嗜慾妄想之外。度至人應并無之。不然。何名寂然不動。何名不思而得。所以禪家訶之為理障事障。但不知周公繼日之思。與不動不思。是一是二。此機殊未易論。幸卒教之。德州盧戶部紫芝。超然塵壒之外。自是學道良器。聞道。駕御其境。必來請益。幸指示頭腦。俾知所專務。早有成就。當亦世界。

上一倚賴人也。匡救世道無過造就人才。造就人才無過發明學問之道。老先生身雖日遠。心豈忘民。沿途凡有所遇。願皆留意物色。而指點之。雖某平昔猶行此意。况海內宗依者乎。

致念臺先生三 丙子

老先生向日處不用不舍之間。宜退。甫出國門而邊警猝聞。日迫一日。揆之大臣不忍忘君之義。宜還。還而鎮定民心。商守禦之宜。俟事平。隨復求退。未晚也。某所知若此。其他形迹世情。與不相諒之議論。非所敢知。亦非大臣所當計。惟老先生以義決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四

與徐夢我馮鄴仙二學科

竹君躊躇連日。惟恐萬一差跌。為異時綢繆之碍。昨見過細商。知有必可撥之機。諸君有必能之略。意見相符矣。諸君見議論歸。無不踴躍思奮。謹以所具揭稿上呈。幸兩台兄據此密速奏聞。

與柯賓明

陸兄奇士。又樸士。羈縻半載。今幸追隨翁丈。所倚得人。相與有成。可拭目而俟。弟婆心癡性。往往求士養士。以待能用人者而獻之。功不必我立。名不必我歸。總以有益國事為主。今深慚恐悚矣。盧制臺實心幹事。虛心用

人。又知耕屯為取。本謀便與。向來專求多兵。專講痛力者。識度霄壤。賀公以翁丈為師。而佐以陸兄之幻巧。機術生靈憤耻。其少舒乎。但薊門未知何如。此又弟之過於杞憂。兼欲為知己一預道者。盧公處不敢冒。未同之嫌。當俟捷書夜奏。謹於甘泉宮側。揮灑彩毫。咏歌其盛爾。

與賀弱菴僉憲 丙子

康山寄民。西秋得望顏色。蒙誼時務。罔知顧瞻。信口條答。頗有參差。老父母於時不怪其野。轉更遲徊細詢。言別之後。又向茗上士。夫曲賜嘉歎。虛已下士。性植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斷難力制。惟謀與術。可令坐困。而欲使謀

無不中術。不虛設。全賴用間。柯生多識人才。陸生善為。巧台坐皆簡幣。招之使弟。向來延致。不為虛勞矣。其。當隨地設施。無所不宜。用之之法。必以熟識地形為主。宜選幕下士。精明地利。堪為嚮導者。二三人。與同遊歷。務令遠近險隘。心目了了。仍畫圖貼說。日夜紉繹。如李文饒之等。邊樓圖。某處必出入。某處必屯營。宜用某端某法。誘之困之。如其登地了然。誠屬通才。儻或猶豫。則以心計之士。參而用之。俾其機巧得施。古昔賢哲。用人。必必有功。皆此機也。弟既進其人。并敢進用之之

道。敝庶師張心翁撫臺。亦知有陸生。因台臺書聘先至。知已之感。邊事之重。遂令應命。又弟愚意。莫保宣大。內外勢殊。門戶能保堂與。堂與不能保門戶。台臺先用之。則敝庶師亦陰蒙其福。此又先後重輕之異致也。惟老父母深照其心。

與陳伊菴職方

丐兒之苦。冬月為甚。餒兼寒也。冬宵尤甚。寒且長也。惟置閒房聽其夜宿。差為得所。聞年翁曾創共議。弟先捐十金為如湛六亦隨至矣。幸印傳好善諸同志。得速成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夫

寄呂東川銓部

丙子

新進卑末。趨踰屬下。台臺超脫格套。俯而交之。待以心。營訪以人才。不惟信其有心。若兼賞其有目者。弟雖非其人。而台臺之心神目力。則當世之真冢宰。真輔弼也。前有尺幅。附友人轉報。友人以銓衡清嚴。留徽做筭。煩方入都。而台臺事親念殷。命命榮旋矣。仲秋烽警紛然。都人士幾無措躬之地。若台臺在事。早酌邊撫邊道。俾各得人。何從入。萬一出吾不意。使薄內地。亦推舉一二賢能。出奇制勝。豈至辱國飽颺。使往來如無人之境耶。此間俊傑不少。致治定亂。亦各有人。但少集思廣

益片席耳。瞻懷無已。書扇一握。碎古人預為台臺書。敢以為祝。客夏原啓。併附塵覽。聊見當時報命之意。且言後徵驗。到今亦有可覆者存。

復朱勉齋憲副

崇禎丙子

抵都思一晤祖臺。則台愜已植三齊矣。得讀時務說。深慶同心。如銓樞總文武。輔弼總銓樞。所以運掌致治之。故和盤托出。處流寇。當與以生計。方得永遠廓清之道。且兵其健壯。可以驅邊農其老弱。可以足食為國家禦侮生財。皆取諸流賊而足。所謂除流賊之害。而收流賊之用。惟祖臺能識此機。能信此事。餘人聞者。大都以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七

為洞於事情。雖有良士。求其識天下大勢大機。曉為治。夫綱領大規模者。絕少。究其繇。止為從不留心。偶有留心一事者。便於一事。儘有頭緒。或得二三。或思過半。若得一知。善好善之士。提衡而布列之。轉危為安。變貧為富。十年可致。然又須有正己物。正功夫。在前。此則天運存焉。所以介石如神。叮嚀於大易。為其無可奈何故也。言念及此。愴我寤歎。非對祖臺。此歎亦不發矣。總之用。人之地。既非無從下手。既非其人。并無從開口。可若何。復顧海賜太僕。丙子。緬惟長公一念之錯。往而不返。遂至於此。令人詫愕。嗟

夔况在台臺。何以爲憐。典遺悲。釋餘憤。庶幾犬不辜也。猶爲善處之法。昔武侯以公罪誅馬謖。流涕三日。撫其遺孤。恩若平生。况台臺於親。媳親孫乎。惟願率繇此道。將見尊門化凶逢吉。去險仰夷。留元氣於如綫。回春和於剝極。或不失爲故家世澤也。哲謀之老。可爲忠告。輒敢披其所懷。

與胡剛中 丙子 名雁孚

凡進卷後。極易進德。蓋緣世俗以進步爲縱情害物之。地若登科除爵。每加謙冲。每加收斂寬厚。則人之頌之。必倍尋常。兄今已進一步矣。憶十七夜填榜將竟。尊卷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十八

幾播愚意。實亦在緩急間。因覆閱早字號備卷。疵漏太多。遂仍初擬。從此想見高門祖宗。殆有恩厚在人耳目。見聞之外。若兄今日。即兼修之耳目。見聞之內。未爲非要務也。世間惟進德修業。最有光於師門。變化氣質。是從來學問第一事。就處世言之。變化氣質。亦是登科後第一事。某自幼多過。未第時。鄉黨親友。頗有不滿之言。及爾書倅進。極力從事於改過遷善。出而聽之。則道途之口。漸變謗議爲揄揚。及其久也。更指爲第一流人物。與往時判然兩截矣。此雖更新之効。亦因順風之呼。已驗良方。保不相誤。在兄今日。正其時也。萬物最靈。而爲

人。人中又幸而爲男子。男子又幸最貴而爲科第。奈何不辦第一流事。以配之。願令自負其靈貴乎。一日偶遇。將遂有數世之緣。誠不忍有聞而默默。特作手書。以德業奉勸。

與蕭五雲

窮親師生之間。互相取重。新昌黃兄。安丘周兄。諸老皆稱其品行學業。迥邁平流。某之慰悅。非可言喻。昨兄云。胡兄欲相延共事。某聞之。私幸無已。非獨幸兄之得坐。處實幸胡兄有意藏修。所以延納良朋。爲收拾身心計。也。兄若往。當與之交相策勵。上之以古賢哲自期。次爲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十九

來春聯捷計。斯二者既得成。已之仁。而能使胡兄翻然。好修。則又益於朋友。且使京師之口。交相吹曰。胡某登科後。服膺師訓。兼得良友。切磋品加。修而學加。進。則兄之賜益於某。爲如何耶。且增善非難。遷善實難。直言非難。誠感實難。胡兄稍不理於口。某欲面與商量。恐其生。媿已作數字。婉導之。終不如朋友情親。易於善道。其大指。當以修德勤學。揚名顯親爲言。要使之樂聞善而無。厭。憚疎遠之嫌。乃爲妙於引掖也。改過法四條。托五雲轉告剛中。一花柳。樛。蒲。自今切不可復蹈。汚指。汚身。既已托述。士

林何忍下同僕隸。

一親友隣黨自今務從謙和切戒爭鬧動氣尤不可輕

眾詞訟致人傾家失業。

一衙門囑托自今概勿與聞既免枉法害人亦以養高

自重。

一瑣屑交關向小民取子母之利自今務從寬減使氣

獨轉怨為歡且宜以漸停止。

前三事立刻可收正如出幽谷遷喬木何係何吝後

一事既放在細民之手度共事勢恐難速停且從寬

於目前漸停止於異日亦曲體隱情酌為改弦之法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三

手

也。

見過內訟為其為改過之源然不可托言內訟反綴於行事胡兄今日須明目張膽對至親良友引咎自責逐項改正誓勿復蹈為天地間一磊落勇決大丈夫二旬以來謗議固多亦有稱其天資聰明者可喜可聖專在於此夫巧於文過是大愚鈍勇於改過是真聰明所之場之。

答人

止謗之法自修為主無辯為佐愛人者勅令自修為主默默消弭為佐辯非所重也今胡兄果能閉戶持交折

節讀書則自修之大都已得門下可相忘於無言若在不肖則一番披較一番收羅不惟愛惜人才曲圖成就即自己心力門堵亦深珍惜之矣父兄之保子弟豈煩人勸哉。

與馬觀良

聞昔年誦讀時里中有聒噪者此世肖之家往往有之不足為異今既進步踵先公芳武前途甚大視往事拂意皆吾砥礪所資以有今日凡於一切舊隙萬萬勿修報復務期含容士類包蓄細民此自是君子平正學問况諺云量大福亦大雖俚語實至語以弘先德以慰慈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三

手

說至隆之誼也以繁子姓以垂家教至永之準也以揚仁聲以結眾歡平居愛戴有事擁護至長之算也述自觀兄詞色氣宇知非存心刻嗽者第恐識量未至意見未定敢以此預為勸規與切蕭兩兄書一通附覽雖不相蒙其中語有可為世俗箴戒傳示同志或未為無益云爾。

復梁阜廡

沈君來復接手翰自惟綿力恐負盛念甚切不安兼述薛老先生褒詞不肖直一有心平心人耳有心為國家惜賢能平心為知文制曲直素抱止是而行老至推

之古人以上。魏矣。魏矣。長安公情。大都亦為門下。歎息。與秦中相類。便知方苗之材。不至為永摧之木矣。何必過憂。所論隨便解紛。自是不肖平生心事。但從來機會。奏泊。雪人抑鬱。總歸天緣。有心存之。無心候之。細心應之。亦不肖所以自盡其心。而非敢有私於門下也。幸慮附復。

候張心矩老師

某學古有年。籌今亦切。閉門灌食。抱膝長吟。幸遇吾師。送與諸名士。頌頌奮庸。雖未有一謀一猷。贊揚王廷。然此心念念為德為民。決不敢貽玷師門者。則夙昔所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王

白信。念亦老師所垂信也。王文成要書。係數年來發揮。纂輯。此書身心經濟。治民用兵。交通共貫。實當今濟世之良劑。老師居文成之位。指日當奏文成之功。鈴鐸偶暇。且一披其奏疏文移。不恨我不見文成。或有恨文成不見我者。古今人心。迭相照映。龍虎烏蛇之側。其添一玄賞乎。顧都司追隨幕下。曾効寸得否。不無言過其實。否。某愛才有心。知人無日。屢嘗談於品題。故願老師直示之。以白考印。渠廢棄累年。復蒙錄用。此時若不竭力圖報。朝廷尚何待哉。私心每為戀戀。輒吐露及之。

復心矩師二

老師心事坦夷。勞瘁周至。兵將各得其歡。此於創敵。守之際。已得其本矣。惟念王文成在南昌日。張忠許泰。捷之百端。文成不激不隨。有以折服其心。終奏膚功。今日要機。似亦有在。老師試取文成年譜。一加體玩。有所會心。自然應手。又今日之策。決不在戰。雖騎射。鐵仗。種種精絕。猶非其對。况無能之將。不練之兵。為老師計。必搜訪奇才。異能之士。專明設伏之謀。并於一切地陣。迷。速。弩。伏。砲。種種秘術。不多費錢糧。而可立見施行。立取奇效者。得如此人。先令試演一端。信其確確可用。又造一端。使我兵將見之。無不踴躍鼓舞。信我軍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王

實有可恃。而實可制。果有不戰屈人兵之妙。一旦勝。生實其倚仗。將委心歸命。樂共成功。不復生牽掣之意。則機權在握。事愈易為。昔楊文襄與張永同事。其機亦然。承見文襄謀略。舉厝一一合宜。堪倚以立功名。遂相推重。老師今日所處。正宜兼體文成文襄之意。於以報聖明之委任。善後得全。無踰於此。

公啓張老師

恭惟老師拮据苞桑。紆聖明之西顧。凡宇下文武吏。

靡不沐浴恩波。惟是賞渥刑清。故人心悅服也。茲啓。敝
同籍李盛枝者。丘鞠老門下士也。令雄失守。老師奉
明命。按成法。擬戍上請。未蒙矜允。懲步封疆。諒 聖明
自有至意。弟觀邇來。欽恤屢頒。輕典無漸。則 聖主
解網之仁。與飭法之義。因自時時並行。惟賴當事大臣。
曲體腹心。而敷陳愷至耳。盛枝雖一身餘喘。然妻孥子
姓。閔室遭屠。人生至此。良堪惘痛。共同門韓大行諸君。
傳鞠老意。托某等代額師臺。祈就原擬之中。稍加一等。
或於奏尾略述其一門受戮之慘。以動 大聖人隱惻。
得邀 天恩。執爰遐陬。在國家雖寬一人。而未爲失出。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五

在臣子將因感德而愈兢知方矣。

復錢龍門憲副

所論大役。目前已見端倪。陵後增築。幸做同年陳伊
菴李竹君兩兄深心爲 國。推王團長與大瑞公同踏
勘。指點山川靈氣。動以堪輿利害。已有八分息機。至培
城之議。迄今未已。估費八十萬。因未有厝。始緩之。似終
不可遏。此等皆不出當事意。特內中欲爲。則當事者一
一逢迎。直是無謀國之心。非謀之而誤也。謀而誤。猶或
可施救。正無其心。則任有忠言至計。皆如耳畔閑風。可
復奈何。目今最可憂者。至幸先搖。岌岌有類北宋之季。

此病最深。夷丁三千。留頓京城內。奉若驕子。此禍最烈。
向來專賴京城未伏奸細。伺疑虛喝。今我乃代彼。
預伏數千人於肘腋之下。一旦外呼內應。禍豈忍言。所
徵幸者。宜大有盧制臺。頃於京師聘去豪傑數人。皆深
明兵屯 之要。今年 忌憚。未敢徑入。但恨蘄鎮
空疎。難保無意外耳。翁兄深思密算。往往先人一著。固
錄天資高拔。其實近年進步更多。因衡憂患。益人心性
才能。信哉。推轂之緣。人天叅半。爲國選能者。盡其道。翁
兄自盡其心。用行救時。必有在也。

示兒輩 丙子二月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五

兒輩今日。只有用功行善二端。用功要在作文。行善要
在濟物。作文本於養身。濟物本於克己。七八月正入關
時。而平糶事又不可廢。須與似木二哥預商之。陳玄玉
仍前任勞。而似木司其柄。亦練習事體之實學也。近得
一對聯。頗寫出辛酉春初。癸酉冬杪文思。聯云。月出雲
端。懷抱開一握爲笑。風行水上。文章好。非夷所思。亦口
頭言語耳。自覺光景可喜。懸之齋廳。亦一助也。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三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四

文錄 書原四

復錢塞菴相公

次公少年高發。非特無一毫佻蕩氣。兼無一毫庸輒氣。高明質素。超出尋常。他年乃道德中人物也。當使得縱心高明。廣大之域。讀理學書。真覺其有味。行利濟事。真覺其最樂。近學問友。真覺其可親。則義理一遊得趣。世情一避自輕。雖向後與世緣口涉。終不為之奪矣。所論社倉不可糴。誠屬至計。行事各因時地。不當泥古。只照前書冊之數。各各捐出。約二千金。共積一處。酌議派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作三四分。每分約四五百金。諸老分貯之。寒家亦願承一分。每年生息。僅可四五釐。使人易受。歲終并本息交送。下手如願。聯任二三年者。聽一遇兵荒。急用立刻取辦。此仍是社倉遺意。民間自相收貯。不經官府。但易米為銀。易重息為輕息。稍通其法耳。聞昨年弟所捐助。已報府道。恐異日不復為地方用。此外但得親翁主持。諸老踐約。弟為維桑。窮黎計為大戶。固民心計。願更陪諸老後。重捐已貲。如親翁青助之數。成此蓄積。以備意外。誠所望也。誠所慰也。

復塞菴相公二

次公少年聯登。雖自昔所驚。懼然此正為不知驚懼者

言之耳。親翁淵源。令嗣天資。皆已不啻知之矣。慎而勿忘。進而不倦。使識量日恢。惠澤日滋。如百斛器。如萬頃陂。有加無已。所存者常餘於所受。則浩天錫秩。乃又予以造福之權。修福之地。而非僅使為享福之身也。復何驚何懼焉。甲次守部。於少年極相宜。令郎意亦甚安之。且云。雖辦事已竣。未便就選。其性情恬靜。殆出天賦。天下事躁短而靜長。允發太早者。每慮中晚。或有參差。肯於初發時自立。遲局則發處仍含。悠然難竟。造化歸我矣。繫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有何大哉。大於所以處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富貴。誠即如親翁舊夏。翩然告歸。舉世推如斗山。視優游政府。果孰崇高者乎。郡伯令公。竝值賢能。洵鄉國之福。凡有大事。可為民生主持者。幸不靳片言。養重之高。不如你民之大。

與錢倩仲馭

賢俯聯雋。深用欣慰。凡夫或為少年科名誤。而豪傑之士。能善用其少年科名。蓋既事舉業。科名未就。勢不得歇手。今年少便得不復以咄嗟分功。專理身心學問。經濟實事。寧靜三載。居可為名儒。出可為良臣矣。以此處少年科名。正當藉其用。豈願為所累哉。讀書不貴太多。

自經以外。莫如近思錄及二程書。次則陽明景逸二先生書。但細心玩味。自有入處。史惟觀淩水通鑑。紫陽綱目。不必博搜廿一史。涉獵則能使氣。鑽研則能使氣。耗經年費時。不得實益。文章亦不必太著力。若前數書。通徹貫穿。下筆自能妙天下。聖賢精義。既從來文士所不能窮。而以文士筆法開之。又不犯語錄。樸俚。訓詁靡弱之病。則天下至文。具於此矣。此等處。既得味。則世俗沾染沈溺之處。積漸自輕。凡人皆不欲害人。而往往害人。專為世味深重。不惟不能以我及物。并他人小小所。有欲兼有之。種種作孽。皆原於此。以致品陋名污。召殃。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三

清嚴冥然不悟。故世味之輕重。上達下達之關也。欲世味之極不至。重能漸輕。惟學可以致之。日對聖賢。則欲起自高明。日有所事。則俗營自不暇。今見賢增遊心。高明。絕然習染之外。視一第遲速。漠不介意。又况其他。然此直是仲馭天資。迥絕未嘗沾涉世味。今處地漸塵。世味有不能不涉之勢。非主張預定。安能長保如此。麻次哉。忠憲先生有言。凡云悟。皆從迷得之。謂也。如海文清未嘗迷。有何悟。自今以往。願仲馭為未嘗迷之人。若孟子所言。人恒過。然後能改。此則區區章中。人分上事。所謂重複漸輕者。以故言之。津津有味。亦則則精。

不足為仲馭道也。

答魏子一

事無不可為。時亦無不可為。患無能為之人。與不用能為之人耳。夫子所云。不可正指此也。非時勢也。今日焔方張。流氛未靖。全賴廟堂。厝置得宜。有一謝東山。便當帖然無恙。如何如何。尊先塋細查。會典三品製七十步。各從中心量數至邊。是四面皆百四十步。為地八十七畝。有奇。例應塔糧。因其呈稍縮於此內。以稱尊公雅意。司馬溫公言。品官墳塋。石獸。總以不用為宜。蓋凡例延恩禮規制。不可溢於外。不妨自貶損於內。忠臣孝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四

子別有深心。尊公品級。與黃太僕同。然愚意免糧之數。不準太僕例。而準會典。且更損其奇零。雖一事而體。國愛民。法今傳後。覺於名賢分內。所得為多。又有愚思。翁為高明。廣言之。吾邑大臣名臣未多。賜塋寥寥。自當仰遵國恩。豁免。擬設令嗣今以往。各公鉅卿。相繼輩出。如江右之吉安。岡之晉江。魯之新城。數百年內。賜塋相望。而通邑土田不多。家家照例。撥小民之輪。漸重矣。不知希文君實處此。又別有權度。黎民情而曲體王仁者。否乎。此亦世間不必無之事。後賢所當斟酌之理。遇子一高明。偶闢及之。使後來有志為希文。

君實者。援作公案也。

復吳子往師 丁丑

君京邸。將一歲矣。雖無政事。每日仍有一半應酬。但就應酬中擇善而言。選賢而親。隨其所懷。偶與提醒。然語經濟事功。猶有數人聞而踴躍。商及身心。無樂聞者。故亦不敢輕發。惟同年中有范評事名士。髦者氣靜而心細。兼喜玄門。京紳有金伯玉名。鉉者少年志高。方極意適往。山陰章格非樸真澹素。彷彿劉念翁先生。而曉暢時務。過之惜奉差歸矣。其餘才人尚有。學人未遇。某性雖愛鬪。勢須隨眾。即時自提醒。不敢墮落。因少人夾持。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五

漸摩殊覺無精進處。蓋此學不待馳逐。世味方至。失脚但混混放鬆。便憂下達去矣。看來京師決非進學之場。若官決無間道之日。收時之志。既無可施。而徒碌碌污塵。使心性無出頭為世為身。全失無得者。實今日之宜途也。一而仕宦。一而進修。想惟濂溪明道能之。此外無不於隱居習靜得力。高忠憲師屢屢言此。蓋其得於親試。括以示人。豈欺我哉。若論經濟。則須格心知人。方可安內。懷外。口中未見如此人。大抵只少一良相。一中樞。一大將耳。堪家宰總憲以下者。尚有之。亦未知荷用何期也。吾師靜坐一生。固是熟境。今靜中一念不起。名。

正欲聞此消息。秋仲歸來。當細請之。

寄李謙菴邑尊

仁聲善政。不翼而飛。誠無不著。理自然也。卽如鄉兵一事。勢不得不行。而做邑小民。獨不知鄉兵之累。目前既免於累。日後必得其力。此老父母嘉惠吾民之大者。至如催科一節。必得賢明方伯。牌票不妄行。使應輸者以時輸。應免者得實免。今繼姚公祖之後。未知何人。引翼主持。維老父母是賴。新兵尊葉公祖世譜素交。決月以來。孜孜下訪。其人玲瓏英敏。且立意欲作好官。行好事。皆弟勸其過吳門時。特訪蔡雲怡公祖。新賢舊政。必當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六

後先輝映。巡道職掌。尤在弭盜安民。三店乃無良淵藪。葉公祖來。或當有一番加意振刷處。尤賴老父母默默運用。不露氣色。而鋤魁銷黨。則闔邑之蒙福。且及累世。微獨考成報最。誦數載之神君慈母而已。社倉做晦翁德意。老父母率先倡捐。賢紳翕然景從。此更全浙所當取法。塞菴相公夙懷茲誼。今來樂贊。直以其平章四海者。造福維系。弟向葉道尊誦及弘仁。再三嘉歎。上下同心。鄉閭之澤。其可量哉。

致葉香城道尊

憶昔虛懷下詢。弟仰對以鄉邑利病。大都所重在弭盜。

安民而邑中尤關切者二事。則前對未暇詳者。一曰三店地方。介乎秀水嘉善之間。盜賊淵藪。白晝擄客舟。毫無顧忌。失主訴之嘉善。則通而之秀水。隔屬不能關訴。之秀水。則秀水從無失事。不代理嘉善被劫之民也。蓋三店乃做邑至郡城必繇之路。而秀水人至嘉善者絕少。以故被劫皆做邑客商士民。此風已十餘年。至今益熾。此惟祖臺心思威命。可救一方行旅。伏祈蒞止之日。沈機密運。不露鍼銜。惟拔麾下一二忠良機巧之人。囑令默訪積窩。并其渠魁。置之重辟。餘則聽令自新。嚴設十家牌法。互相保舉。庶幾盜賊可息。民生可安。又做邑李父母。做朱文公遺意。置社倉。自捐歷年俸貲百餘金。為倡邑紳許助。約有千金。此實預安窮民至良之法。非但做邑宜輝力奉行。即他境聞風。所宜做做。懇祈祖臺於郡邑諸公。祖父母晉謁。特爾提出。一為贊揚。使已行者益堅。未行者感動。千里窮黎。皆隱隱含仁人之膏。而飲其醇。即今日之文公也。貴縣蔡雲怡公祖。前亦乘憲浙西。恩威兼著。為數十年來第一人。便晤間。或一咨詢。亦問途已經之意。前賢後香。迭相輝映。皆出玉降。思於是益信蒼天之有意吾民矣。

上張老師 丁丑三月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七

前有尺素奉報。想徹師覽已久。所薦幕士陸生者。已為盧制臺招去。因宣大乃出入門戶。為真保藩籬。藩籬有備。堂與白安。盧公所用之人。即與老師用之無異。人才之効用。總歸國家門生之薦士。亦無彼此。故直任之去也。新按臺李灌溪。當世真君子。真留心社稷民人者。今來與老師共事。同心之蘭。必有斷金之利。地方厚幸。蒼生厚幸。亦堪為吾師得朋慶也。新井陘道蔡雲怡。做省舊公祖。其品其學。某知之最深。但以節操政事稱之。獨屬餘緒。今屬宇下。殊歎卓蹟。可計月而待。願老師傾懷委之。拭目觀之。但使分猷有効。其功一歸統軍。亦總慰老師一點為國至誠而已。濟濟兩賢。海內所希。選而一時並集。追陪效能。豈非聲應氣求。有神明為之介紹耶。

復李秀實都司 丁丑四月

自癸酉冬。得因鄧又玄接見。芝宇肝膽方略。具窺全豹。甲戌夏。欲晤白光。稍致別悰。匆匆未及。客秋入都。即過求台趾。知借重薊門。且慰且悵。俄而騎闖我藩籬。漸入堂與。舉國茫然。莫知所措。因念此際。若得我秀實。獨當一面。相與謀定。而出奇。可以乘其不意。建非常之功。救蒼生之厄。乃終聽其飽。恨恨至今。今彼又奄有高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八

履秋冬未知作何狀。宜大盧制。臺頗能用人。近有柯賓
明陸振羽。李季瀛輩。相與戮力。助襄以溝洫墾荒之事。
為主。以設伏安營等事為輔。馬必不敢入。若貴鎮所
倚門下。最重忠義。性成爲國。殫心自不待知已之囑。
也。尊翁至。接手翰。垂念慮。慙不忘夙昔。門下於交知如
是。况君父乎。藥餌珍味。拜登慚荷。

寄桂韓生學憲 丁丑六月

嘗念品識才技如年翁。今世豈可多得。拘於制未得居
言路。每爲悵然。然以師表三晉。則知朝廷用人。又有
深意。方今士子慕義向風。三晉爲最。卽觀袁臨侯一事。

集事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九

較然可見。必得真正偉丈夫。蒞而教之。乃足益其正氣。
不流於客氣。則朝廷特簡年翁。與年翁所以圖稱朝
廷之意。不尤重於言路乎。求見在之人才。固係恭持危
之要。而養將來之人才。以待上求。惟學使當之。弟於
年翁此任。深慶人地之相得也。陽明要書奉教。此書救
時之急務。心性經綸。以及文章。靡不該括。弟心力所用。
亦甚深甚微。乙亥葉慶繩按東粵。蒙相信之至。已刻行
彼中。若得年翁序其簡端。就晉更刊官本。三晉良士。不
下萬人。使人人得印一部。熟讀深體。其爲裨益。胡可殫
言。以將學布講學之書。以浙東學使。講浙東先達之學。

以培養人才之職。行培養人才之事。度其功用。豈啻
行草。假而已乎。道心相同。不覺媿媿。

與李灌溪按臺 丁丑六月

比聞蒞事以來。風厲通微。更出激揚之外。使濁自消。使
清白長翁。臺其得易之用矣。乎。蔡公祖受成於翁。臺相
與有濟。大是地方福造。亦居位者得心應手之樂。乃爲
方玄老請去。豈寧前軍民造化。更隆耶。新補李公。九
弟未識其而然。爲敵門生。黃君國琦至戚。黃君數數向
弟稱道。大約器識才猷。必有過人者。俟渠受命後。想翁
臺自能見之。舊冬關事。費翁臺若干憂勞。欲使愚誠得

集事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

自於當世。今聖明特鑒。如日當空。屢旨布昭。長安
賢士大夫。莫不嘆服。奉公居易。終脫網羅。非但弟一人
私幸。使聞是風者。堅幾許守道之心。化無限行險之習。
則一番作用。世道人心。隱隱丕變。所關甚大。翁臺以爲
然否。往擬刻治譜。給送新選諸公。固是盛德大業。但恐
刻刷之工。一時難竟。然窺日一點愛民血誠。天地神明
皆知之矣。弟處抄本。已傳與二三相知。使能實實體諸
躬行。亦翁臺不見不聞中一大德造也。

復李灌溪二

時局日就寬大。自是善機。可慶可慶。翁臺肅紀綱。敦

帝德使羣吏實清實慈。百姓實安實阜。勝於風采。詎啻十倍耶。治諸印分送新貴。用替大君子之德。未及多。僅擇素識者致之。餘姑有待。若獲如原約。以百部為率。仰體弘慈。當為每省擇一有心人。如黃東厓馬素修梁階林王炳蔡劉湛六真昔菴葛德乎金伯玉宗之。瀾諸君子者。量筭其本省人。今歲調選州邑。約數若干。稱翁臺錫類之意而總致之。任其隨時分送。則諸長吏皆如面領春風而行。所造於八表。蒸黎實不可勝量矣。省迷記當日。止白微衷於士林。豈期邇者上達。宸聽獲邀。天鑒脫之羅外。為相知憂且喜。一至此乎。緬

集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一

懷注存。可任感賦。

復李滑疑井徑道。伏讀條約。惜精神。求實濟。省虛套。復憲綱。大抵皆開誠布公。慮已下賢之道。率此以往。固國家柱石臣矣。豈直千城千里而已耶。石公非過譽。某非過信。乃尊論所指。不肖心事。謂其一任天然。蓋雖平昔深相知者。未必片言拈破至此也。真可謂知己之言。以此心此目。鑒別麾下。豈慮短長不畢見。智勇不畢效哉。做座師一見。器重自是。鍼芥相投。得大賢左右。提挈實堪倚賴。則精神當益奮且密矣。屏干駒汰送迎。即是樂取條約中美意。

同斷金。實効立臻。而台臺之隱德顯功。從茲發軔。未知起極也。按君李灌老會相晤否。盛年真品。亦是為地方實幹事人。凡所聚會。罔非吳蘭。堪為民生深慶。邊國領人前者。小刻不當木桃。乃膺珥玖之報耶。

復顧都司 丁丑

接手翰。知所任未得大展弘才。然丈夫建功立業。亦止可隨地盡心。所謂救得一分是一分者。況今樞部催陞。大非易事。必督撫特薦。方郎獨斷。庶幾可望。猶恐書胥別造疑端。從旁而阻撓之也。若無薦剡。無交知。又安可輕冀哉。然印在衝邊危場。亦須實心辦事。方能上下交

集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一

乎。如昔年所見李秀實名之蕃者。昨秋在薊門。聞烽警至急。軍民皆有逃散之志。渠三令五申。誓與堅守。且示以必無他虞。因星夜遣人入都。迎其父母室家。同抵任所。衆心遂固。摩厲以須。竟不敢犯。今則上臺稱之。羣下悅而服之。大用或有機矣。此所謂存實心幹實事之人。聽其議論。訥訥無奇。決機應猝。膽智俱見。益嘆鄧總戎又玄知人結友之明。不易及也。而又玄竟以血戰隨州。死流賊之難。殊可痛惜。知門下有同悼。故詳及之。

與沈君儒少參

翁臺有愛民許國之誠。有料敵禦侮之具。弟每倦倦不

忘。因視生民血肉淋漓。哀號滿地。為民為國。乃是本。為翁臺兒才策。勲計者。直其餘念耳。亦惟翁臺之忠。而後可以見及此。信及此。相語及此也。尊榮正積俱收。置。凡遇有心人。念桑梓念生靈者。當即逼致之。若今日。任封疆者。遂能辦賊。誠蒼生之慶。儻未必然。當事需才。孔亟。一半裁間。此事恐終須翁兄一料理耳。惟願節慎。寢餐保固。精氣益加。精筭遠筭。以俟之。常思毫無所為。孳孳好善。一意救民。不令享世間清閒富貴。真是今日。癡人然不得三數癡人。承載無限。非巧受用人不任。亦。天使之然無可奈何者也。

養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三

與金伯玉民部 下五

皖撫史道老當世名賢。大江保障。全浙賴之。弟向來內。顧之憂。於今稍釋矣。翁臺素稱其高品虛懷。弟深念蒼。生不覺僂舌。錄出古事一小冊。名曰平寇五機。每機止。一。章引而伸之神。而明之。練乎有餘也。明地勢。乃兵家。第一義。須覓精細數人。於流賊未至之前。水陸分投。體。察何處可截其來。何處可邀其去。何處可伏人伏。考伏。砲以待之。各各畫圖。貼說。使所轄境內山川險阻。關隘。諸處了了。在胸。分兵遣將。方有把握。可以合宜。人才。則。有吳繼。皇汪之廣。皆其所治。懷寧人。吳練。鄉兵五百。觀。

其條約。井井有理。汪亦練二百。乙亥偕渡江。破賊。此。試之才。可獎而用之。且風厲其餘也。此外有崇。明。席。士。施之炳。獨精水師。於守江最為要務。所著各議。原為。江。南。設。詞。指。微。有。低。昂。若。用。之。江。北。當。更。有。因。地。制。流。之。意。弟。丙。子。曾。薦。之。張。玉。箭。撫。臺。儻。未。盡。其。用。亦。可。招。而。致。之。外。更。有。芻。蕘。之。見。欲。罄。告。翁。臺。轉。啓。道。老。竊。聞。道。老。素。得。士。民。心。民。間。親。上。死。長。之。風。所。不。必。論。古。語。云。為。將。固。應。有。怯。時。趙。充。國。王。忠。嗣。初。為。裨。將。皆。身。先。士。卒。及。統。元。戎。居。重。鎮。則。特。重。蓄。威。動。求。萬。全。非。位。尊。而。惜。其。身。也。元。帥。者。三。軍。之。司。命。不。可。不。慎。也。願。以。此。為。

養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四

道老。視若田單。黃金橫帶。魯連蚤知其攻狄之不下。則。正以養尊處優。不先士卒之故。此凡帥所當戒。而豈足。為有道慮哉。浙直數千里生靈。托在一人之身。任者不。得不自重。賴之者不敢不代為珍重。特煩翁臺吹籥其。間無事之功。無形之仁。汗青莫能紀已。

復蔡雲怡大參 下五

台諭。捍邊方略。以愚度之。除明間諜。拔裨將。選力習射。之外。惟聖荒一著最要。明有足食之利。陰有增險設伏。之用。但須因地相宜。不知貴治形勢。與人情。當為此否。能為此否。此則難於遙揣。祖臺必有成筭也。哨探。明的。

便是用間端芽。此兵間第一要務。今既有此。一切說施。便。有頭緒。好加斟酌矣。慰幸慰幸。寇警日南。賴皖撫真。心真才。庶幾足恃。不畏死。固民心。乃其素優。今轉欲其。持重蓄威。好謀設伏。先為不可勝。使我浙直億萬生靈。有十全無恙之金湯。方為進步耳。頃亦曾以惓惓愚衷。托相知獻之。聞其至誠虛懷。想能採納。新恭貴同年素。曉暢兵計。祖臺向曾與深談否。大抵士大夫經世。有口。有身。平生不敢輕任。臨事則一一盡心。作用必過他人。數倍。如祖臺所謙。以書生踐戎馬。然覺事機。亦有可為。是也。若自負經濟。及居其位。不復有為。甚或不復有言。

樂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五

寄周知微

此則口舌得官而已矣。積習已成。人情過半如此。明眼一照。苟遇真心人。有豁然相對而莽者乎。
家鄉民情安否。此全賴賢紳袍安靜。使司收得展其不。忍人之心。子游子羽。正爾相成。然獨自閉門。猶屬第二。義須能感通眾志。共為君子道。乃大光。度惟年兄有此。力量耳。流警震降。今之浙直。砥柱全在皖城。新撫史道。際真心異慧。勁骨虛懷。有忘身殉國之忠。真千城保障。也。所徵慮者。乃為志在必死。又非督撫之第一義。須成。事保民始為上著。幸其開誠集思。樂受人言。弟與之不。

識一面。金伯玉與之至交。弟遂以平寇五機進之。此公。識悟淵穎。想必能體而行也。今特錄一本。送年兄。處至。彼中吳志。阜汪之廣。鄉兵可用等事。弟悉言之矣。因年。兄前年曾至皖料理。故詳及之。

與李荆陽汝寧

丁丑

貴治最多土寇。道梗幾不通。人皆目為畏途。弟見彼中。賢士大夫。訪求其故。轉移之機。約三端耳。一曰化導。勢。家。汝南紳袍。頗屢屢。民。疾存年。頃楊按臺。疏。重。煩。明旨諄諄。大抵驅民為土寇者。勢家也。今若感動。其病瘵之意。稍稍愛惜窮困。即所以保護身家。二曰化。

樂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六

導。宰令。詞訟。則薄錢省提錢。殺則輕耗易收。使各邑多。循良。太府可不勞而治。三曰制取土寇。彼中人言。凡有。土寇之處。流賊便不收窺。地方受土寇之害。亦藉土寇。之益。近來官府無可奈何。往往仰其渠魁。投以把總守。備等空銜。彼亦稍稍帖尾。革面。今若推心置腹。恩威並。濟。但就諸土目中。選得一二真為我用。其餘即皆從風。此輩當其橫行。則為土寇。及其馴伏。即是不費錢糧。不。煩。練習。見成絕好鄉兵。所謂太上因之。古之名將。良。收。率用此機。翁臺心力之所能為。可以樹保障於維藩。奏。枚。寧於當世者。知無不言。自竭其愚。言無不察。則在翁。

臺矣。

復錢塞菴相公

玉體知已調復甚為斯世慰。碩果祥麟。再出為國。願安。居為人望。今以家務付郎君分理。瀟然塵壒之外。以此養生。以此養心。無事乃得吾事。無味乃真吾味矣。忘憂忘年。豈直優游卒歲而已耶。弟分闈一局。擾擾彌年。痛自推究。所以招致者何在。當錄矜根尚存時。或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至於日出煙消。則又天道之大常。群陰所不能眩者。樸誠可通。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書牘錄 七

復錢倩仲取

古之人處則為德。用則為功。彼中原止一事。人見為兩事耳。若處為自潔。則成忘世之德。用為自見。則立不仁之功。總非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學也。物以民為主。故育萬物在安民。民以已為主。故安民在修身。孔孟學問經綸。明明如此。後人強析為二。學者自矜其超物。才者自負其籠物。生生一脈。漸隔漸晦。非無用之小儒。即無本之小傑。豈非妄分內外。不識仁體之所致哉。吾婿既早窺見生生之意。細自體驗。每日每月。在家在外。果覺

舍此無功夫無事業。此即是學問總路頭的。的不差處。此主既定。方可逐節講求。總是為已事。非向外著精神矣。至於事體曲折。則難預計。人與人相遭。故有事。事本無曲。招人情感。應相尋於無窮。乃生曲折。欲識事變。惟在體貼人情。此又是應事之大主腦處。其餘纖悉。必臨事思之問之。陽明先生所謂講求不得許多也。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婿已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所以在都兩月。未及相質。歸途至於自悔。非實志上達。何以如斯。然天下可疑之事。無窮。自今以往。思之疑之。正恐仲取之善疑。而吾或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書牘錄

七

復錢倩仲取二

特立獨行。極是難事。蓋仁慈廉儉。原屬平常道理。但人莫肯為。我獨為之。即是特立獨行。故欲實體此平常道理。非至心勁骨。則不能成。讀來書。字字真切。可謂有至心者也。所云冠裳專為濟時。若道難行。適為束縛之具。又可謂愛我之至言。非曠世高識。孰能與於此。推而廣之。一切絀積之私。奢麗之享。其味比之朝冕。不愈索然矣乎。人來問吾婿喜讀書。甚善。惜來人愚。不能言所讀

何書。若得書中味。則他味自不能奪。世人就於他味者。正為無真味。主之。假寒林阜。無事可為。遂隨眾而波靡也。

示按修葺 丁丑六月

關事若非 聖明獨知。獨斷。豈有今日之安穩。始信存心無私。果然神明贊佑。步步超想。我亦不知其然而然。當日省迷記一篇。究竟心事。賴之以白。豈非天哉。自後身名官秩。莫非天意。莫非君恩。然世情之不公。宦途之可虞。亦常惺然醒矣。部科覆疏。全為胡出脫。胡疏亦引部覆以自護。我則孑然無援。只據實情天理。每今日奉

兼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獻

九

旨。明晨即朗然直奏。聖明終諒我而罪彼。孰謂無直道耶。履虎尾不啞人。亦小試之矣。要之身心是真。冠裳是寄。學問是恒。仕宦是偶。隨其何官何職。何年何月。皆可放手。如此看破。原無繁華。安有寂寥。我自有事在。亦汲汲然。亦超超然。此亦因磨涅而知益矣。

與周知微

歸途放下榮名。則神定。乘暇默坐。則氣定。神氣交養。宜乎宿病之漸消。而尊體更旺也。關局蒙諸相愛者。事外擔憂。弟當時身居事內。有問即對。不覺觀感。亦兼容本諸身。質諸鬼神。便可告諸君父。若平日稍稍行險。

兼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獻

十

臨時百方紐捏。羣力護持。全不足仗也。一彼一此。瞭然可觀。易亦何負於人。而人不樂居之哉。惟年兄足與信此。否按臺道品。而兼識世務者。田糧事。已揀要者。送之。而以大議及歷案為首。趁此賢豪在事。當求一結局。併蘇三邑之人。不然。徒作劣衿刁棍生涯。而賢紳良民。皆受其困累。其非長策。幸年兄與顧周諸老同心者。密議之。更勿輕洩。以來眾口。別論巨室。多事自棄。靡爭為小民倡。豈不念皖西寇禍。日震門庭。耶。解其親上。死長之心。挑其犯上作亂之氣。此等說似風馬牛不相及。而機關感召。實實潛通。噫。諸公何見之晚也。皖撫史道隣弟

寄劉念臺先生

先生身雖去。國心不忘。君言舉朝所不敢言。原自有在。所重不必在論刑。含沙者亦不以其論刑也。或疑先生此出此歸。似未有救世之功。然舍之則藏。義自不失。且使天下見儒者真有錄視軒冕之致。寧誇誇而為氓母。默默而為臣。於以維士氣。感人心。亦所以為救也。抵家園日。想胸中無事。專事講習。性地愈微。他日倘復出山。作用自愈妙。總之時時關係世道。在朝在野。豈真

判然兩截耶。做同門汪濟源新蒞貴邑。臨行下問弟以
事賢大夫之說進。願先生於為政原本。并地方一切事
宜。肝膈示之。此中亦有謂山陰素號難治。純任樸誠恐
難坐理。某笑謂山會人狡者。俱在京師各衙門作書辦
共。雷家者大都愿人也。正可誠感。豈藉威懾術御哉。聞
者亦以為然。總之有先生在。做同門本領純正。無憂伎
倆之或窮矣。近來第一大憂。是夷丁數千。養在都城。幸
賴王司馬委蛇善誘。中外相得。以漸遠之。雖散處畿輔。
未能脫然罷去。然較初時。雜禁旅團。操相去懸矣。此司
馬一功。可詠可歌。足為其家文成增色者。量先生所樂
義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主

附附及

與王俯裁印君 丁丑

初若震霆。卒乎安瀾。世間固有此等事。惟若易。則可化
險為易也。俟命非必得福。或有得禍時。但易中之禍。其
亦每輕。所謂小變而不失大常。弟前口陳之。老寅翁今
親驗之矣。心苟無取。惟據實理。即為良算。處事敷奏。皆
然。更無權巧可求。今日當俟處分既定。為善後之圖。非
獨自善。正使後來掌篆者。有成憲可循也。但謝印條陳。
應有先後。願詳酌其至當。
與錢殿求句容 丁丑

小刻有治句遺蹟。乃先人壯行實政。句民至今誦思。稱
為前丁後陳。所稱丁者。亦做邑人。即妻叔祖清惠公。賓
也。清惠與先人。並有生祠在邑。清惠屢宦南都。自操院
至大司空。以故茅山香火甚盛。祠貌壯麗。先人則環遊
楚蜀。閩之間。宦地與舊治差遙。西郭祠宇三楹。守戶二
家。概從質素。弟每過其下。入祠瞻拜。思欲稍加葺治。願
出已貲。不敢煩彼地遺民。特主持事理。非為子孫者所
得。自專必借地方神君以為重。每抱斯懷。用待天時。今
幸大賢往君。茲土愛茲土之黎獻。則於昔年之惠澤。斯
民者亦必垂懷。但京寓二年。未能頓如初願。先寄四十
義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主

附附及

與高葉旃儀部 丁丑

金求諭彼中賢父老。為置祠旁田十餘畝。供香火祭掃
之用。奉使南還。尚容續圖。此雖弟一人風木之思。然表
章遺愛。亦地方仁人之作用。而彼中賢士大夫。洎諸父
老子弟。所心許者。發乎情。不違乎義。翁臺必允納之。至
於治句諸條。雖今昔不同。所立之法。未必一一宜。今而
先人立法之意。或亦可採擇於事內。而兼通於事外。高
賢大仁。定有權衡。
與高葉旃儀部 丁丑
令祖母墓表。勉撰上竊推古人誌表之義。誌入地中。表
立地上。未葬則誌。已葬則表。誌不厭詳。表不妨略。其大

足以饑世。則表之。其微足以感人。則表之。大節微情。舉約而兼餘也。尊狀於此。業已無漏。弟特效提提要鈞玄之末技耳。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一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鄙文何有。

復蔡雲怡寧前道 丁丑

遼局未嘗不可為。欲轉遼局。須聽方叔召虎放膽劈畫。欲方召放膽。須有張仲在中主持。祖臺識此意。今復身歷邊疆。宜乎指之鑿鑿矣。平日實心體驗理義。出而任吏治。卽體驗吏治。任邊情。卽體驗邊情。自然一一通曉。

養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五

通曉便敢擔當。古人所以云不難任事。難曉事也。前見祖臺榮移之初。深懷謙遜。謙遜真擔當乃真。他人沉沉嘗試者。事內亦如事外。事後仍如事前。舉世而然。誰可告語。遼事乃今日本病。本病治則餘病漸消。亦惟祖臺開此明目。他醫因病久證難。蓋忘其本矣。推賢薦能。非小臣事。而有其秉筭。正昔人所謂聊盡吾心者。選將墾荒。用問三者。略盡兵家大端。而人皆高閣之。惟增兵增餉。調容兵為長策。真使人挺胸而歎也。

附雲怡來東

天下之亂。歸於遼。治而戢。則各邊不必費多兵。

餉而海內不必竭盡脂膏。內安亦易奏。廟堂精神尚宜一注之遼。如明醫洞見病源。病源清則諸病自已。今救頭救腳。不復問病源。卽遼之兵將。其以逐流易得官。而殊不復以禦。為念。今秋鷲伏。明春必大逞。如邸抄紙上所布方略。翁臺以為可恃否。耶。用兵機要。可一一告之人否。今用問恐坐通。墾荒又恐減餉。率袖手而去。可為之機。安得翁臺秉軸主持。使邊吏一吐氣耶。弟固非其人。然身在漏舟。不得不一呼援於知己。我翁其何以策之。樞要之地。想多同心。只選將墾荒。用問三者。密密照應。不煩添兵添餉。而

養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五

於治遼。思過半矣。非真同心救世者。幸勿與言。局中多迷。更希明以教我。復蔡雲怡二 戌寅
人身精氣。靜養則滋生。運用則條暢。所謂運用者。在朝則諫行言聽。在外則利典害除。苟如此。則勞而條暢。與逸而滋生。未相遠也。惟有懷靡同。舉動掣肘。致志士貞臣。慨焉發邁。軸之歎。聖屯是今日理財用兵第一義。申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是與屯墾荒第一義。愚建此說。十餘年來。相合者。往惟見鍾樛國學垣。今惟見祖臺耳。當事若能堅主此說。邊事必可救。若拖泥帶水云。量

與起科。或云緩議起科。畢竟難為也。讀典屯稿及辟司農書。鑿鑿許談。即如宣大盧制臺。今歲掣屯。略有成驗。惜未及洞開四字。闕鈕。年久未知何如。都門同志。風骨議論。矯矯絕塵者。豈有數公。經世大業。尚未數數聞也。辱下詢。敢披瀝之。

復蔡雲怡三 戊寅

舊秋本擬借重維桑。乃為巖洞奪去。初頗快。今乃覺邊圍要衝。得賢尤亟。見祖臺料理屯政。提出永不起科四字。為張本。與愚平昔持論。若合符節。甚自慰。擇也。為見小者所持。未之或遂。奈何奈何。此事須政府與司農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共城大觀。且有以開迪。聖心。乃可堊成功耳。江夏心。神前異進。賢意向頗端。然於致主澤民。安內攘外。知人。器使種種。理道生平。未嘗念及。忽躋此位。茫然無措手。處又不肯屈。已求賢。就而請謀。則有逸巡虛擁而已矣。不賢者。既如彼。賢者。止如此。可奈何。所論中立。原無大。略。駕馭似難。非難。至妙之論。亦惟祖臺有此妙手。頃與一二知心。面相商訂。已有確局。惟願打起精神。展盡底蘊。為巖洞。建不拔之計。非久定當。操縱自由。不受他人。旁挈也。建牙非有道。所策策名。亦仁人之末。惟乘時。救民福及宗社。不在大丈夫。出山一番。區區愚誠。良注於

此抵餉之說。未屬目前之憂。武侯二三年後。屯政大成。別有鼓舞。使中立者。自請裁餉。庶幾上下久安。且至彼時。相機可耳。若邊烽因典屯而漸靜。則雖一毫。不以抵餉。竹之所省。已多。又豈爭此。夷夷。此外事情。別有委曲。管所難盡。已面告之。尊使。幸細叩之。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四 終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五

文錄 書牘五

復蔡雲怡四 戊寅

天未欲安。據耶何事與意違如此。大疏誠可以動天。謀
可以治國。今且無所嫌避。應進無疑。進而格心。則天下
造無疆之福。儻微犯時忌。在有道之士。亦何芥蒂焉。蓋
今日弟為祖臺思之。惟有二著。殫精整頓。俟新撫至而
告之。如其大賢與共功名。惟求利國。何知人我。此賢人
之上願。通天之隱德也。若志發而道乖。動不自由。異時
偵事。乃與同受。今在不用不令之間。而後蒙不智之名。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書牘

一

仁者於此。或更有先幾妙用矣。然總之相時揆宜。未可
以成心與也。太倉陸子敏。弟深服其卓見。其才祖臺初
意擬與共事。今雖應州守。選期尚遠。或可延至貴署。俾
履覽地形。採訪將士。資其目前之用。即俟選後。如機會
更轉。事權有歸。特疏改之為贊畫。似亦理勢所可得也。
從來大賢必得人。以就功。如此人才。使在他人。屬下。恐
未必盡展其蘊。此亦一緊要關鍵。惟祖臺計之。

附雲怡來柬

聞翁臺將奉差南還。導師遠離。假假靡適。奈何。吾儕
精神肝膽。有靦面千里。而千里乃同靦面者。此中真

不可解也。弟向承明誨。不覺癡腸勃發。今靜觀運數。
似非屏軀薄植所能挽回。允翁臺與弟所積慮深思。
以為先著實著。斷斷宜做者。皆時尚所吐棄。即王法
天理良心。亦必盡抹煞之。而後頌聲四徹。否則訛言
陰煽。禍機叵測矣。每思聖主焦勞。孤而無助。生靈塗
炭。至於斯極。獨自揮涕。無可告語。弟身且病矣。前台
教妙用云云。其何以策我。玄翁。貴同年也。平戎古事
有通於今事者。并祈教示。不但指弟迷。亦或可為貴
同年下一鍼。望之望之。

復蔡雲怡五 戊寅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書牘

二

東信萬無可撫可和之理。今日祖臺行藏。正當以此事
決之。若以講賞為虛名。內備為實著。且相左右。以待時
會。儻實恃撫賞為目前苟免之計。陽探陰結。則邊禍必
不可免。而身禍亦所必至。委蛇其間。異日者寧得超然
歸論之外乎。武侯鞠躬。親受委寄。誼無可辭。以故不計
成敗利鈍。然亦操縱在手。智力所展。猶有成與利焉。此
身苟存。實未嘗大敗大鈍。辱我國家。揆誼審勢。以身殉
之。固其所也。使當年不膺重寄。他人統元戎。而孔明恭
佐之。南陽復卧。不復莘耕矣。鞠躬知幾。時異而非道殊。
也。今日與屯飭武。則宜鞠躬。墮彼謀。蓄大禍。則宜知幾。

祖臺毫無成心。有寧靜澹泊之素。於此豈啻燭照耶。

復蔡雲怡六 戊寅

樞卿無復人臣禮。於兵計則主和。於星變則妄引古事。殊可恨也。談星得何掌垣一疏駁正。稍寢其邪思。而欵和一節。力言不可者。在外獨仗祖臺。在內惟一趙職方耳。職方意本排和議。但顧瞻堂司體勢。初猶隱忍。適萬吉人來補官。其人慷慨公忠。有以身許國之氣。弟為力言大義。大計。古人一夕進說職方。職方遂決計出疏。與堂相左。密封直上。聖心不以為非也。但既排和議。當以易督撫選良將修內備為言。乃直以戰之一字誦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三

疏於計耳。孫武不言戰。若言戰。固須萬全。孔云戰則克。蓋云戰必勝。今未有此道。而但云決戰。戰可試乎。台論彼非可愚之人。我無愚彼之智。二言洞徹彼已。矣與。至於只用此兵此餉。足以制勝。是說也。又。聖明之所躍然聞樂而不寐者也。祖臺今日求歸不得。展布不得。婉轉惟谷。為國為身。其可無一舉兼安之策。而默默處此。且職方於本兵堂司也。國家大事。不嫌立異。况道臺與撫。體統階級。未至如卿郎之懸絕。所見既異。忠告又不見聽。宜自為封章。上達御前。徹底直陳。彼我情形。必不。可和。和必無益。和必有害。如此。上必竦然動聽。欣然定。

慮國家安而吾為國之義。報國之身。與俱安矣。古人明哲匪懈。非此之謂耶。武明哲於善藏。或明哲於善用。時勢使然。易之道也。今日猶非秦檜之勢。斷不至反以欺和為罪。幻老絕有高見。幸一詢決之。

復史道鄰院撫

台臺愛國愛民。至誠感孚。鄰封士庶。靡不跂踵。而又竊聞虛衷好善。徵長畢收。以此心事。識度。必足奏膚功。報。主知皖江波恬。即三吳有安瀾之慶。三吳寧謐。即兩浙不驚。此愚衷之所以懇懇惓惓。忘其茫昧。而思效共對非也。願以蔡戟森嚴。亦懷未同之恐。特告之貴同。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四

年伯玉傳達涓埃。或可採取十一。而不虞曠懷明眼。見五。則與之。見鄙。則則并之。見所汲引。草茅之士。則聘名。於不謀面之區區。言聽計從。非真與國同休。與民一體。烏能至是。更欲獻所未盡。然事難逆度。兵難預制。最其大要。只在好謀用間。和地地形。三端。用間則我知彼。彼不知我。夫然後有謀可施。謀定。則自有坐困流寇之理。因地設奇。不專恃戰。迨事機所至。出其不意。必一戰可以大挫之。而我兵不傷。此方是。可戰之時會也。然好謀用間二者。皆在招致奇士以行之。除陸生已蒙廷召。外。更有斌雲卿王世熊諸人者。其才術大小純駁不同。

皆可備軍中出奇制勝之用。其相地形。端前奏已詳。百惟蚤計。佳袖遠頒。敬當製為一袍。彰切體之賜。

致史道鄰二

奉手諭。真古。臣芻蕘之詢也。反覆思維。戰守之道。各有二言。固境內之人心。清外來之奸細。足以禦寇矣。搜所部之奇才。因敵人之間諜。足以盪寇矣。清奸之要。惟我民既固。彼自無所容。而因間之妙。則又必先得奇才。然後可委而用之。如裴中立必得李愬為將。然後能餌李祐而得其死力也。台臺忠信得民。積累有年。無容贊一詞。今漸登中立之階。要在識拔將才耳。頃聞留臺成

兼亭全書

卷四

五

五

保慈言其友歸德通判顏則孔抱聖賢之志。勵許夷之節。負頗牧之才。靈能感變。靜足鎮粹。保慈所云。應必無爽。方圖聞之左右。而台薦已先及之。深為江南北生靈手額。果得若人。委而任之。十年流氛。不足平也。

寄史道鄰三

自台翰下。頌繼復有數行。薦臧雲卿等六士。然皆得之耳聞。未與朝夕。洞晰其底衷也。不知台臺曾遣腹心之士。往探問否。至於陸生某。則不佞與之久處。一切技能。肺腑。周知無遺。惟在台臺主持。先使之周歷山谷。俾數百里形勢委曲。瞭然在胸。某處堪施某伏。某地應藏某

機。務於賊所往來必經之處。相機酌用。則財不盡。而奇功可以必成。較之死關求勝者。安危之數。迥殊也。因渠奉命晉謁。特佈區區。

與陸生

撫臺史公。國之大臣。今之古人也。精誠惠愛。好賢求上一問。愚言。遂千里而招聘。門下。今為門下計。報知已。建功名。正在此時。思一布衣之身。幸遇賢哲。殫智竭能。除流寇。庇生民。使浙直數千里之間。皆門下默造其福。則尤可以延壽命。可以蔭子孫。第一大樂事也。再思以布衣之身。抱奇自喜。淹伏二十餘年。忽逢知己。可暢奇

兼亭全書

卷四十五

五

六

猷事成之日。聲布海內。不負人生作一世男兒。第二大樂事也。設機造阱。全憑地勢。一至軍中。須密察撫臺。選心目精巧。素諳地利者數人。與之潛往相度。一切山谷。蹊徑。與窾冷靜。賊所潛度。潛逃必經之處。乘間暇時。皆熟悉之。隨其所宜。造何機。伏何器。預為布置。務使財不致費。機無虛設。賊來或擒。或殺。必大創之。此則殺人之事。不忍言樂。然彼屠吾民。故亦不得已而屠之。且此後方可用解散。撫綏。以殺止殺。雖謂之第三樂事。可也。然史公麾下。大抵奇士非一。願與之同心協力。各竭所長。共報明府。勿如武弁常態。懷嫉妬之心。此明知雅度所

不為。然上智之士。亦當為下愚之防。蓋必以前三事立心。以後一事致戒。方可不負向來期許。并不負史公一段真誠耳。惓切惓切。

寄李三如充州司理

年兄遊洙泗。臨群宰。仰對古聖。內質吾心。凡有噓植有盾置。無不以民生為本。豈非安信懷之實事耶。出其素所體貼者。此日親見之。想於車馬勤勞之間。悠然有樂行之趣也。昨郭令生年兄語次。商及居官應世之難。弟對以直行本心。曲體人情八字。兩年兄志行同符。以政事相對酌。即以身心學問相涵濡。是又同寅中麗澤講義。幸全書。卷四十五。書文。廣。七。習之大悅也。豈偶然哉。

與馮鄰仙掌垣

近見明旨以後。殘破州縣。即於保舉堪任內。遴核銓補。不得以庸劣充數。此事關繫安危至大。銓部必大加斟酌。妙有變通。若照例掣籤。則用人才。適以陷人才。安地方。適以誤地方。非所以曲體聖明之意也。牧民與定亂殊科。原保舉之自。或因行誼。或因節操。或因文學。非盡邊才。其間或十有其一耳。銓宰即具眼。即盡心。豈若人之自知。應將殘破州縣。分別開列。特立減俸起運之法。聽長才者自量甘承。方於明旨。堪任。邊核。語意。

捐合弟。親政時。部課稽考。選法議條。對願許。倘蒙採納。特題一疏。將見在保舉人員。并將來新甲科。悉做此意。銓授。於以成就人才。奠安疆土。保護生靈。陽德陰功。豈不可計也。且招撫一新民。即免生一新賊。舊賊知有安頓。蓋今日賊勢。必得良有司。而後良將可以奏功。及明綸之新降。為之紬繹開陳。實治安一大機會也。祈即日留意。

與馮掌垣二

頃新選諸公議餉。欽命貴垣酌議。此民命邦本所關。決須擇善而從。兼收並用。非所行於此等事也。聞老年未講於生財愛民之道。專賴大仁大勇。殫力維持。庶令一切措剋。騷動之說。密受消融耳。上紆國脈。下救蒼生。時乎時乎。還祈台駕。即日入朝。蘇倒懸之望。必欲靜養。則乞與章格老詳計。而堅主之前。讀均糧。溢地牧地。諸章片片赤心。可告祖宗。可質古聖。今此事所關尤急。萬望為四海之民請命。

復李淮谿侍御

台意隆殷。敢不仰報。知人疏當。故先難。眾思所同。而欲。

使疎遠小臣亦得輪侍直言此則台處所獨至也觀公
良法實無輪此賞司疏當次上雖屬一事乃當機要者
養才疏則稍後之養育人才本是第一根本之議百事
出於人才人才出於學官此枝葉中之根本也但與其
責成教官不如精擇督學之臣推而上之擇督學者又
爲何人則僅僅求精於千百教官或恐煩而未效殆猶
根本中之枝葉也故此疏且可後總以答咸虛之盛無
復引嫌

寄張石帆畿南按臺

緝維錦里捧觴天倫盛事因出其親親之樂意察吏以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錄 九

安民能使山岳動搖亦能使海波寧謐合親李灌老名
世高賢乃得正大真誠虛懷樂善如年兄者代之賢賢
相接彼中士民何幸官於其地者亦何幸也憶京邸時
台駕頻過則專以 朝政民瘼爲念而倦倦下詢今者
代天澄清畿輔詢度諷謀周爰普及可採者必多弘慈
不日而馳千里矣嘗聞諫中士夫言今昌鎮少司馬李
緝老之按豫也最能用人而所尤親信者二司理一爲
成保慈一爲萬吉人地方利弊無不盡剔合宜成萬二
公既得展布底蘊而緝老坐成盛治對人每云吾作按
院無他長惟能令此二人舒其所長爲一快耳蓋謙沖

中之自喻適志如此年兄所蒞連城數十亦必有循良
異能如成萬二公其人者在焉聞大名司理南君廉能
茂著見瓊於灌溪試物色而拂拭之弟與南君未有一
面因灌溪薦剡意其爲賢輒以仰聞

復姚澹南侍御

茶馬正當今急務雖良將精兵必得上駟乃可展力制
勝漢中興安運茶咽喉既爲賊梗則別隘私販勢所必
至過之之權雖年翁總其成而鞭長莫及亦自然之勢
也計惟彼地司道與隘口逼近若肯盡力設法爲之控
制私販可斷台論謂疾呼莫應殆亦積習使然嘗聞劉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錄 十

忠宜公出撫時諸司曾徃宿習彼此文移往來空了故
事忠宜乃自創一法除去文移并督撫封套諸式各用
小箋直列地方切要事宜相與商量應何厝置應何救
濟幅尾則親筆書云大夏頓首自是後各司道府感畏
交切奉命恐後百廢具舉今日台臺或亦可發此一良
至誠上配忠宣之猷烈否乎儻如此而猶有呼之不應
者則麻木痲痺者也砭石鍼鏗於此特用敢不翕服尹
翁歸傳所謂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彼二千石猶然况台
臺奉 天威而出者耶法病則救之以人勢窮則格之
以道明問地地不覺舉昔賢芳規以對

與李唐谷兵垣

戊寅六月初二日

午飯畢。獨坐觀書。忽紙窓大震。屋塵飛墜。街市人聲。呼
呼動地。急起步庭中。四望。則西北煙雲。衝突千丈。知為
安民。慮復失事也。兩月之內。若北若西。再罹奇慘。碎若
千人骨。腦傾若干家屋。虛費若干錢糧。工作安民乎。危
民乎。天耶人耶。笑惑之應。歎憶自天啓以來。無日不以
火藥為事。甲子至今。三十四年間。五六火矣。匠作不謹
耶。此何物也。收戲淪至是。奸細所為耶。彼亦有身命。何
以自脫。意者藥積則火有時。自發耶。嘗聞積油發火。積
草發火。以皆為火所附也。况藥性燥烈。視油若草。更甚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書牘

十一

乎。為今日計。火藥不得不積。而積之之數。則應少。積
之之法。不可不一變通。弟頃見 聖心恐懼。半月內出
進言至再。今此事若復嘵嘵。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是以不敢。年兄則言官也。無事不可言。
况在兵官。兵又因火警在天之日。言地上之火災乎。時
哉不可措。

與黃石齋宮詹

戊寅

小疏事雖未行。理無兩可。補議一通。就正有道。然此因
天道陳人事。若在可緩可急之間耳。向後更有欲言。專
指人事。責難於大臣。儼遇真正救世奇男子。有心有眼

必知小臣責難。正相與有成之意。尚當俟時而進之。老
先生爾時。幸勿忘今日之言也。奉上錄如論奉覽。

復葉瞻山侍御

老年臺及保慈行後。談心請益。日漸寥落。台旌之南。喜
慨交心。慨忠直之遠。君喜孝養之便於迎也。乃聞道
鳥孤飛。南中風景時事。益可想見。每維年翁百鍊真剛
不畏強禦。自屬質分。第他人所難。難在不畏。年翁又須
於不畏中。有妙用焉。使言出足以消奸。法行足以垂福。
始見正直君子。為世道倚賴。使但與眾同譽。與眾同碎。
詎非壯士。然於幾神未知何如也。年翁誠已具矣。敢以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書牘

十一

幾神進。且當今轉亂持危。畢竟何事為第一義。設就南
言之。如何措置。可使鄉國歲安。年翁靜覽。已數月矣。必
有割然之見。保翁二疏。一行一禍。使人推胸撫膺。南有
保慈。北有黃如。皆今日真實有用之人。而皆以此言去
天耶人乎。李灌老朝陽鳴鳳。亦未知作何究竟。即使其
身終誦。其言自有不用之用。洵大江以南大丈夫矣。英
潛刺寇。即我近憂。亦我屬顯禍。皖撫忠肝義膽。國家
柱石之臣。更進以好謀而成。則鄉邦有長城之恃。磐石
之策矣。年翁曾數與相聞否。所論畱都多賢。讀之。不覺
踴躍。倘有夾袋。幸一指示。弟素負縉衣之誠。但自恨無

知人之目愛我者何以礙其病乎小疏附呈白覽

啓香聖任按院 戊寅

敵邑社念事已垂成。昨台諭至彼中。當令通省做。且願躬先倡。捐以風下吏。德意流行。自應速於置郵。竊念文兵此法之善。全在民間自主。不以官法與之。蓋官長倡捐。鄉紳大戶必助成其事。擇人輪管。民與民相授受。有出納之便。無耗蠹之虞。若置冊道府。每年每季牌票稽查。則一番差役。一番使費。至良之法。即為書胥所盡矣。大仁必大智。創始必慮終。敢獻其愚。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十三

復錢龍門學憲 戊寅

讀所賜兵訓盜紀。知仁人不忘民瘼。且識今日民瘼之所存。深居討論。益精益求精。一朝起而經綸保障。直探囊耳。彼人惡貫已盈。天戮其身。國罰其子。孰謂居官居鄉。可及理自恣而終無禍乎。邑中近堵塞北流。誠屬遠計。但為地理。止須簡素。若過於宏廓壯麗。恐物力人功。有未易措者。人參三才。正宜以衆心樂否消息之。望翁兄與令任相國。一為成就。一為匡維。務適中勿過。使地脈有悠長之慶。而麻湖合子時宜。雖屈宜白復生。將與麻湖矣。

復濟爾發 戊寅

農夫與我獨同哀。而議恤不及。在昔春補秋助。所以專及農夫。蓋救災恤獨之仁。最先救農夫之仁。最偏聖人。心思固已密矣。後世遺忘農夫。是大脫漏。尊念及此。不其深乎。寒家每歲平糶。僅可稍救市人。農夫入衆而居遠。獨力難周。必二十區大戶。各就附近清查。隨時減糶。庶合春秋補助之誼。誠未知何年何歲。諸大家同發慈心。拯此一方民耳。同善會得知微兄。預定主者。從此繩繩相繼。可以久長。京師諸老。一見會錄。即於今秋舉行。更名廣仁。而悉做其事。每月一舉。河南亦有一二處行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十四

諒亦高明所樂聞

與沈君庸

魯差聞營求者衆。賴宗伯主持。一以准呈先後為據。得無轉動。大臣風裁。雖小事。見一斑矣。老年翁默贊之功。中心藏之。別啓過誦。明旨有美惡兼識之文。竊思美謚以褒功德。有大賢王之斟酌。非難。劣謚以辱匪材。此實今日制舉。仰符古義。苟非至精。不足以勵世。磨鏡必其人。有隱惡大罪。而生享富貴。沒漏褫罰。故特加辱焉。若小惡則。聖世之所寬也。若欽案已懸。則又彰彰罪人。無煩醜謚者也。死者易名示辱。後類於生者金錢。

塊心金錢固不以塊盜賊矣。計惟當時實在素內而幸脫於素外者。或其他大奸大貪。至庸至陋。幸時崇廉者。乃宜追醜之。或列數人。或擇其尤一二人。嚴之以致精。少之以存厚。殆亦 聖主意中所期乎。草野愚見。暇問幸商及之。

復沈同江少叅 戊寅

每晤當事及有心人。輒以翁兄著述授之。讀者大半信為傾盡。日今榮擢彼中為維柔借重。實指日建牙之基也。願翁兄振起精神。展盡底蘊。以鞏地方。以益堅泉藏。流寇分二股。一週豫兵於許。一週淮兵於滁。豫撫清談。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五

書牘

五

容耳。豈敢有動。淮撫意不在蒼生。束手坐視。乃其故態。總理負虛名。無一善策。彼亦明知求撫非情。姑順目前。苟且延日。禍民禍身。不旋踵而至耳。此三人皆不足倚。亦不堪為効謀。惟皖撫忘身殉國。虛懷求士。庶幾古之烈丈夫。而病在不好謀。不識人。頃白通判遠募一案。為失不小。然史公必能悔過改絃。或尚可望之桑榆也。今中州得翁兄扼流寇之腰。使其不敢南下。便是鄉國兩受其庇。幸急受事而早圖之。歸德通判顏則孔。弟聞成保慈稱其忠誠廉潔。呼吸變化。乃今日大元帥之才。保慈非輕獎人者。雖顏君係翁兄降屬。不妨特召而深。

叩之。舉事成功。必以得人為本。此最要著也。皖撫處弟前薦數士與之。彼特勇入幕矣。近又見江右萬元吉高品異才。私心圖為道老之助。未知可得否也。并願翁兄心識之。

寄張老師 戊寅七月

當事者初擬借重老師佐樞。今遂加銜本任。地有內外。老師效忠盡職之心。無內外也。駕輕就熟。上習下安。固彼地軍民士紳之厚幸哉。頃者李灌溪按臺疏。叅中貴朝陽鳴鳳。海內想聞其人。俞旨查覈。則全錄老師為政據眾口所傳。此瑤橫虐小民。實有寢皮食肉之恨。灌

樂亭全書

卷四十五

書牘

十六

老指述。未及二三。則今日勘問之時。宜精核。不宜寬假。明矣。諒老師於此。必有正誼沈機之妙。上之感動。聖聰如張文忠片言撤回鎮守。成百年戢謚之功。下之使見在諸監視有所顧忌。知士君子之可以拔狐鼠也。處處稍斂其鈔。總在老師一確覈確報聞耳。古云。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老師今日所處近之。某居京二年。寂寂聞曹。與諸生時無異。頃因星象示警。連進二疏。僅得報聞。繼復進二疏。實關致治綱領。懷此已數載。乘可言之幾。遂從而進之。業蒙 聖明竝垂獎納。從此或有轉亂致治之機。亦使當世知陳生稍識治體者。皆出於師門之。

教育也

示按修略養諸兒 戊寅六月廿一日

四疏一本寄回六月十二日一封兩疏深蒙 聖知閣中初擬寬套語票進遂發改閣中以爲不當 上意也改票致駁遂再發改又擬上而 聖明於三次所擬皆屏不用親票兩疏云云長安士夫莫不歡服又十七日新刑垣孫公承澤值守科接內批條紙云中書舍人陳龍正五月十五日一本因地感天事二十八日又一本再克好生之仁事取看徐公隨即繳進 皇上合觀久之乃批二疏發出亦可謂留心極矣其第二次再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七

好生一疏雖只批該部知道然於批出七八日後即發殿諭不許殿衛拿人共詞甚長而意極悽愴懇惻其仁聖之言外人哄傳以爲因我疏而發然此事微妙難知安知他人不更有言者安知 皇上不別有感觸而發未敢叨爲此疏之力也又一二賢士夫云 皇上極深心曲慮所以不明批疏上者恐緝事衙門致怨於建言之人又一人云 皇上恩德自出不使出於臣下耳諸說紛紛總出揣摩我但慶京城內外從此少殺人少症殺人不必問其所跡來今且歸家課兒弄孫爲天倫之樂在京兩年風波幸免之後復得因事昌言見聽於明

至庶不全負一出也古人所處必有濟益雖夷狄思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豈欺我哉廿六日辭朝矣嗚嚶似木兩哥不另作字可卽以此示之復朱勉齋青州道 戊寅七月

客遊三載無一言一事小補 朝廷昨歲欲有建白而身爲事累自夏徂冬聽候處分遂竟默默頃適有進言之會乃歸寬及切從容漸入 聖主真不世之聰明於勿疏則澹然 批答未有舉行再疏照例報聞而數日遂 換論殿衛悚以國法動以陰德不許妄率私考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十八

雖已成獄者悉聽別衙門翻駁京師民庶稍有帖席之因矣此豈微言足感 聖聽良跡 祖宗之靈所默啓也及三四疏上常事者擬票至三皆留中不允六月十七日出一小票取前二疏合觀訖次日親批發下及廿七日又出票取進摺職二疏不遺芻蕘如此設令政府言路真心爲國洞中機宜轉圖前席又當若何台諭下詢新泰五公此難輕論弟初秋復有一疏至今未見邸報心甚疑之豈小軒錢仲馭見建言諸公被處長編不進耶以其平生高明不應異儒至此今將刻本抄本各一附呈祖臺一展披閱便知鄙衷所存矣趙匡老附

勝旺。頃者堅駁款議。具見梗概。其至戰一疏。較量兵數。未捨將才。未重督撫。所論地勢險夷。利步利騎之處。弟尚有疑。或者英豪別有見也。祖臺向來推許。今稔信其為非常之士。觀駿足之絕塵。令人轉思伯樂耳。近溪講學。最開發人處。是論孝弟。展新刻并大序。可謂善取其長。於以教民化俗。不啻耳提之矣。使旋爾復。

復張二無太僕 戊寅

以聞台翁。兩心性命。然或傳以為參悟無生。前晤時。尚及深探宗旨。先以小言求政。乃蒙印可至此。向來潛

卷四十五

文錄

九

兵儒先異。未嘗盡與儒先同。將謂俟諸百世。今台翁指出善莫善於生。則學術異。同心性密微。道教源流。一矣。遂破弟一二十年來體認。翁兄頃刻洞了之矣。即弟又何心遠。俟百世哉。至於究生之用。則有天焉。據目前所處。隨分為之。若滿其量。聽諸莫為。而為莫致。而至者。非人之所能期也。後有天民大人。得志行道。畢竟是此精神。是此作用。則亦百世俟之而不惑矣。弟形神寒劣。無濟世之福。感翁兄知信之深。不覺披露。

附二無來東

不肯得從。屑愚老。屈指救時巨手。首舉台翁。則以為

管葛一流人。及見台翁。氣靜而神旺。言簡而理透。私竊欽歎。必非無本而浪於事功者。讀大刻。乃知台翁極深於性命之際。而經濟文章。固所謂有源以逐。浦者也。不肯徧讀理學書。垂二十年矣。每疑至靜觀中。既無以大異乎佛老之說。而拘文徇象。又無以深服乎佛老之心。今台翁提出生生二字。本於大易。而兜於孟子。猛獸洪水。夷狄詖淫之害。生。決排兼驅。閉距之。而生善莫善於生。而後無善無不善之說。破。生莫大於倫。而後無父無君之教。不尊運此為經濟。則皆生天下之事也。演此為文章。則皆生天下之言也。人

幾字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十

知考亭精神在倫理。而台翁確然以為實悟人知新。建門庭在覺悟。而台翁獨確然以為盡倫。使兩賢復生。必拊手稱快。而後人之師兩賢者。亦無幾微少憾。台翁之功大矣哉。至若教慈於家。同善於鄉。條利弊於邑。疏兵農於朝。無時不培此生生之心。無處不懷此生生之量。台翁真能以顏孟之心。拊管葛之略者。恨此生識台翁之晚。而始之擬台翁者之淺也。

致荷聖任按臺 戊寅

頃蒙下問。諄諄因及社。舍事。此項群費。未集。邑父母。捐俸。亦移為修建公川。辱。祖。臺。事。集。盛。念。欲。募。資。信。

願。奈。敝。邑。未。有。承。受。之。基。也。他。邑。事。宜。隔。府。難。措。不。敢。率。對。惟。念。大。仁。人。莘。莘。以。厚。風。俗。救。災。獨。為。念。而。子。民。竟。無。一。言。之。獻。愧。惻。如。何。敝。邑。向。有。同。善。一。會。行。之。已。八。九。載。每。載。四。舉。貴。賤。上。下。油。油。同。心。蓋。自。設。是。會。以。來。幾。無。俄。殍。無。道。殪。又。時。時。講。解。勸。誘。以。提。醒。良。心。消。弭。邪。孽。可。默。為。鄉。約。保。甲。之。助。塞。翁。相。國。以。為。即。社。倉。之。遺。意。庶。幾。更。其。名。得。其。實。者。謹。用。一。冊。仰。塵。慈。覽。祖。臺。必。欲。發。政。施。仁。或。可。即。此。為。端。儻。各。邑。聞。風。慕。做。澤。被。無。疆。即。敝。邑。永。久。行。之。方。百。里。間。有。天。地。同。流。氣。象。亦。召。伯。之。甘。棠。所。以。通。惠。鮮。於。我。周。文。王。無。小。無。大。也。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書 三

與金正希侍御 戊寅 經。惟。台。臺。默。識。躬。行。某。未。能。遙。測。每。從。貴。邑。父。老。子。弟。例。同。大。都。戶。外。事。一。切。不。與。至。於。民。生。困。頓。民。志。悵。淫。則。不。憚。身。勤。口。瘁。而。提。撕。之。竊。自。喜。於。不。肖。所。存。有。合。若。符。券。者。遂。爾。不。辭。未。同。以。拙。刻。奉。教。其。間。學。術。微。辨。經。綸。端。倪。祈。一。一。剖。示。之。先。師。高。忠。憲。生。時。未。得。大。行。特。為。表。章。其。學。而。王。文。成。亦。素。所。奉。為。高。山。景。行。雖。與。先。師。宗。向。頓。殊。然。使。當。今。有。若。人。足。食。足。兵。安。內。攘。外。

當不使 聖明有乏才之歎。特表其書。志思其人。至阿。菴。之。人。與。文。又。塵。埃。中。一。冰。壺。秋。月。併。附。以。當。清。供。方。今。民。生。亂。繇。政。事。壞。政。事。壞。繇。人。才。衰。人。才。衰。繇。學。術。晦。若。能。明。學。術。以。正。人。心。數。年。之。後。當。猶。有。起。而。應。朝。廷。之。求。副。簡。書。之。意。者。破。格。保。舉。諸。大。規。模。或。不。至。虛。設。也。

與倪伯屏蘇州司理 一。謁。台。顏。知。為。好。生。長。者。每。念。易。言。兄。天。地。之。心。天。地。何。心。生。物。為。心。耳。人。能。好。生。便。與。天。合。但。人。生。每。抱。天。地。之。心。而。未。必。得。為。天。地。之。事。何。則。權。不。繇。已。也。今。台。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文。錄 書 三

臺於程士吉錢賓全一案。即原其誣誤。又連其時日。三。十。人。免。死。免。繫。度。其。家。口。倚。賴。何。啻。百。人。是。台。臺。業。已。親。為。天。地。之。事。矣。猶。有。魁。者。招。首。錢。勝。已。斃。二。人。亦。屬。餘。從。儻。得。更。從。雜。犯。滿。擬。五。年。之。例。則。死。途。真。易。為。生。路。使。其。父。母。妻。子。有。相。見。期。亦。仁。人。之。一。大。快。也。然。或。語。已。申。或。雖。未。申。而。於。道。臺。駁。重。反。輕。之。際。事。體。有。礙。則。亦。惟。台。心。細。酌。弟。非。敢。有。期。必。於。其。間。總。祈。長。者。為。罪。人。曲。求。生。道。耳。至於。向。者。毫。釐。百。千。染。指。客。死。之。大。誓。原。徹。終。始。而。為。言。台。衷。業。已。見。信。似。不。必。再。申。以。明。心。也。撫。臺。張。老。年。翁。寬。仁。恤。民。亦。稔。弟。平。生。此。東。僑。

韓呈一覽亦未為不可。

復馬培元武進

相知故交。晤語間多自述善狀。年翁獨自舉不安者。二端善狀不自滿。而過端僅此。可自數也。非真求自憐。惟日不足之吉人。肯如是耶。所陳虛糧三萬畝。為貴治。開闢之困無窮。大賢在事。既不忍民困弗蘇。亦不可賣山。空回此事。決宜整頓。昨晤太尊。似謂年翁慮及身名。行之未必果。殆未察年翁之為真人也。請以此事曉然暴真人之心事。手段於上臺。於京華。如何以真心事。出真手段。作真事業。吾憐之。民戴之。天佑之。神鑒之。遠邇上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三

下頌服之。而身名無累。有不待言者矣。此則功令所不能許。忌嫉所不能中。仁義道德之為護符。為薦贖也。不慕大矣哉。敝邑布標為巨盜所劫。聞大首見獲於貴。治望以餘力清之。除寇惠商。而便農夫織婦。此段善業。亦自不小。偶念及附。懇

與葉瞻山南臺 崇禎己卯

春暮有數行奉候。想徹台覽矣。時艱孔亟。言默兩難。聖賢處此。不知有何道。可以感任者之心。而慰聖殷憂。釋王所賦。如未得其機。寧少待也。弟每念至。輒為保慈。惜之。陳言上書。故貴濟時。萬不得已。乃徒存吾說。以明義。

耳。弟三月下旬從舟北行。五月望後。想可達都。小兒因體多病。例入南雍。此兒稟質雖弱。用志頗勤。願老年翁有以教育之。俾知世間有骨力男子。壁立鳳翔。固後進之羽儀也。

復蔡雲怡 己卯

天有意全祖臺。必有以用祖臺為世界計者。今所處實南北咽喉。民情風俗。兩三月後。必自明習。惟屬吏之賢能者。須得數人以供任使。此為要務耳。弟於彼中無甚相識。惟舊充司理。今調濟南。李君名恪者。敝同門中之。僕直有能人也。又有新任臨清州蘇君名銓者。頃因舟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西

道彼中。曾一識面。觀其氣宇。咳吐似屬有用之才。然此僅一見。未敢深決。惟明眼諦視而造就之。恐是將來一人物也。弟靜中細度。氣運似未能頓轉。遂萌株檣維寶之思。至有可補救一分處。決不忍不盡心。亦不必身自為之。此則行義隱居。同一報國心腸。無分冷熱矣。山中千秋事。正亦不離於此。若與世間痛癢有冷隔時。便非大事。祖臺以為何如。珍藥遠頒。感荷無已。此祖臺宜自。西為消暑之資。奈何分賜。閑人耶。拜命之辱。復蔡雲怡濟南道 己卯

三議雖未得詳讀。然所敘大意。其救民之急著也。當事

者立刻上聞。或稍起東民之白骨乎。自今東省之事。惟招流。凶。聖荒蕪。使菽粟漸生。自可復成樂土。民聚則粟生。粟生則民益聚。循環之勢也。前年朱勉齋公祖在青州。只就壽張一邑。聖荒五千畝。歲增粟數千石。推而廣之。東省類此者。宜尚多。可擇實心為民守令。使之踏勘講求。或當有濟。能出一告示。刻一書冊。供考成送人之用者。不足與謀也。問二府張君名斗者。大有奇才。深知兵事。祖臺試。問心下。果何如人。或不虛所聞。誠地方之福。緩急有所倚賴。頃者東撫缺。有畏行者。弟解之曰。今日東撫難中有易。危中有安。新經殘破。有請於上。不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五

至漠然不應一也。民心厭亂而思治。見有仁牧靡不同志。二也。內無巨室之毒。種三也。旁無掣肘之患。四也。其地原非兵衝戰場。五也。而其要歸。總以訪求賢道賢守令。相與講求而預備之。聞者以為然。述以請政。弟旅邸數月。無所獻納。因主上求直言。乃始進其狂替。過蒙優詔。褒嘉。近方考論。却期雖行。止未可知。然聖主之慮。懷清問。真古今所希。遺傳之史冊。亦稱盛事。前後四疏。附塵清覽。

附雲怡來東

變為東土未有之變。蝗災為東土三載之災。有司

惟畏叅革。遺黎日受敲撲。非相率逃。則嘯聚為盜。而吾儕尚循太平故事。一切苦惱。惟小民身受之。而弟誠不足以格天。道不能以生粟。孱病支撐。苦無好懷。目前披對。苦不得翁臺為我提。邊警孔殷。獨免似不敢說。曾酌三議。上之當事。一寬積。分作挨年帶微。一請改折。依馬綿花。絨。蔴。狐皮等類。俵馬一匹。此間費百金外。若邊口。哈馬。止二十餘。連路費。止三十餘金。議折七十金。則邊上得馬二匹矣。此一舉兩利之策。一酌免練餉。殘破州縣。已荷恩免。而幸全州縣所守一城。城外鄉村。無不蹂躪。去殘破無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五

幾而加編無已。民有守不如破之怨言。得酌半免。或三分之一。亦可少甦。民困乃舊撫僥倖。避新撫未任。未卜何日達。宸聽也。惟翁臺與東土諸老為維桑。久計者力贊之。充理貴同年。究心學問。而才足運用。尤為傑出。翁臺之兩心人物。真水鏡再出矣。
與王光復宮論
班行中領鼎論。俾擬程式。恐固陋無能。當台意。然不敢不竭其一得。竊謂此程。欲冠冕天下。有兩大端。一曰立義。一曰建格。聖賢認財。與世俗人全異。世人以不可生不可為者為財。所以惟知聚斂。聖賢須是可生可為者。

方謂之財。所以言生。世人見金無可生。輒改言生財。爲理財。不知繫辭言理財者。理於有財之後。防紛爭耳。生財則是自無而之有。豈可混理財與生財爲一事耶。此所謂立義也。題雖句法四平。然生與爲。乃生財之實事。食川有節。正欲不過耗其所生耳。泛觀題象。四平似乎合體。實貼題情。則惟雙申者乃得之。此所謂建格也。今遵台命。據愚見具稿呈上。伏惟郢削。又論題天地之性。人爲貴。易象於復言天地之心。於咸恒言天地之情。未歸老先生洞達天人。俟大作成。尚容拜誦。

幾學全書

卷四十五

書廣

三

與黃石公建陽

經維二載以來。出生平軫恤民艱之意。爲地方興除。又以知幾之神。交於上下。觀良觀我。亦所謂於身親見之者乎。貴治係朱夫子遷鄉。其苗裔頗衆。有畱心理學。不先家風者。否舊本朱子語類。係其胤孫。畱臺朱密所梓。行其爲。昔一百四十餘卷。計四千餘葉。士夫家間有之。然以篇帙浩大。曾莫省觀。蓋與無是書不異。兩年開署。益以奉使。舟行。閱寥無事。爲之刪複去繁。取精合異。約去九而存一。於是使讀者得見朱子之學。規模濶大。條理清明。有合異爲同之量。無是已非人之見。亦一大

快也。今方令善書者錄之。意圖於貴治。鑽木以晦。森杖履之地。發其生平講學之遺言。又一大方便事。俟門下榮觀之日。試一披覽。相與商之。

示揆修略養

已卯十月廿五日

南郊疏已奉。明綸是不繇閣擬。皇上親定。從內出者。開閣中初欲不行。後因發改。又間直擬。准行吾固疑如此大事。豈有徑准之理。皇上畱酌三日。乃批此旨。不令會同禮科而會同內閣。見其至大至重也。查照典例。本朝之事也。參考者。謂疏中所引經傳之義文也。確議者。典例與經傳義孰孰孰當。令歸至確也。字字含

幾學全書

卷四十五

書廣

三

詩有意義。乃林宗伯則以三百年故事。憚於擔當。閣中則忿忿不樂。不知何意。道之行不行。命也。闡明義理。聽聖明之裁斷耳。不行則俟之後世。行則亦非群公所。能尼也。

第三疏。畱中十一日乃下。而於開部覆本。但批已有旨。了吾疏。皇上每次必親批答。溫詞詳問。如家人父子。然庶幾諫行言聽。得之小臣爲尤奇。只此甚慰幼學之志。何必超遷大官耶。十一月十九日。

十三日所進疏。尚未來旨。然此事機括。頗有幾分可行。因皇上聰明果屬天縱。遠出盈廷之上。不但可爲忠

言抑且可為微言。任何等精義奧道。無不解會。豈其難
視群臣。今於吾則似已信其為謹身晰理之士。夜夜不
問群阻不移。但大小諸公相敬愛者。雖不乏人。而疑忌
者亦已不少。又不在遠人而在近人。噫。甚矣世情之傾
危。而道之難行也。吾惟以行止聽之朝廷。以是非付之
萬世。一身顯晦。毫不關心。亦不用意氣筆舌。與人角勝。
但一區區小臣。聖衷微見信向。而秦誓諸態。種種已
出。吾亦心懷憂危。每計行道救民。不如學道著書之穩
矣。且再觀數月。又作處分。同上

養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无

當事者不悅。思所以阻之。遂於第三疏故相詰難。聞初
擬尚多繁。今所奉者。已經聖明發改一次也。十二月朔
第四疏已上。至初七八尚未下。聞所擬票詞意殊非温
亦聽之矣。陸坦吾持塞翁相國書到。知家鄉米貴而俗
奢大為可憂。俗奢者。確乎紳矜富室。宴會歌舞所倡導
也。今風俗已成。返之亦全在士大夫。若宴官長與一切
嫁娶筵會迎神作燈作春諸事。種種縮約罷止。二三年
內仍可反奢為儉。前聞相國與諸老有五筮約之說。若
每月一行。使他紳相效。他事亦從此意推廣之。大為好
機括。今猶習奢未久。返之稍易。更復一二年。便成難挽。

之勢。十二月十四日

閏月廿五日。詳悉再奏一疏。已奉姑免究之旨。此疏而
中三月然後下。畢竟原票不改。蓋義理深微。既為當事
所扞。雖至明難頓決也。此事既不必行。亦須有箇止法。
今卽以此為止法。要之顯晦輕重。全不關涉。卽道之明
晦。亦不繫此。有此發揮。百世而下。便當以為根據。無足
惑者。庚辰二月廿四日

答高伯淵孝廉 庚辰

養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无

房刻獨尊。卷選至六首。因改作。比原錄神彩有加。見錦
旋之日。雖涉應酬。而心思清細。乃爾。凡人境靜而心與
靜。靜者不能也。境漸入乎動。而心愈加細。氣愈加沉。非具
靜根者不能也。不佞有以卜門下器識之弘遠矣。此間
行。關上余兄。閉戶沉潛。新篇奕奕。將來與門下策馬春
風。早完經生之業。致力於經綸實事。所深願也。

養亭全書 卷四十五 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六

文錄書廣六

與盧紫芝清臺

大疏語不煩而大意包羅已具。嗣此發揮種種根基於此。在他人發揮以口台臺身任其事。直發揮以身仰裨國儲。下安所至州縣之官民。近安南北數千里中往來之士紳商賈。使無殺奪之患。遠杜漕卒指日將成流寇。土寇之漸。其為顯功陰德。不可勝計也。目下省十三總入見。最合機宜。但恐此輩愚莽。以為阻其舊例。愚意謂宜傳示一牌。略明所以止入之故。緣河凍將合。又道里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書廣

一

致凌茗柯蘇松道已卯

清心道品如翁臺。乃中歲而出涉民事。相知者或扼腕於銓叙之非平。然自古龔黃皆從外入。為公孤劉忠宣以不得起家。邑宰為恨。以此相參。殆天有深意於翁臺也。吳中聲文之藪。亦華巧所叢。敝邑親友。曾蒞此任者。有二公。錢龍門以威勝。蔣瞻雲以愛勝。皆稱良牧。翁臺性中文采。多士歸宗。而威愛並行。吏民懷畏。知其耀前

而範後也。新選蜀之溫江令施君名之炳者。弟門下士也。其人篤行儒雅。更饒方略。因其晉謁。附摠潤宗。小疏七篇。并塵台覽。

寄蔡雲怡庚辰

東缺時。主爵者訪才。頗聞屬意。惜乎愛人易。知人難。知揮霍之才易。知真誠靜穆之才難。知賦質一定之才易。知隨時體認日新日進之才難。遂致循格束手。使東魯生靈未得邀大造。或者天將有意於敝鄉。留以相待也。此中同心有章格菴施四明數公。皆真為民真愛國者。頃因天警大而且久。主上行聖人之政。德音纒下。即日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書廣

二

狂風屏聲。太陽回光。未幾甘霖大降。君與天果猶父子也。仰觀震怒如此其烈。及至誠一發。感動如此其神。上天有意。聖明扶持國祚。昭昭可見。仁人君子。其尚有彈冠之慶乎。若聖心聖政。更進而上之。太平不難致。其如上下可通。而否塞介乎其中哉。與言及此。寤寐永歎。

附雲怡來柬

辱手教。知翁臺為國心熱。勉弟望弟。愛而忘陋。弟癡愚一念。不敢自外。有道而精力材略。若或限之。恐孤知已期許。聖上午朝。已有轉機。此際諸有力犬

人急着精采。勿又放過。恭讀前撤遣。聖諭極明白。中外臣子各同心。修力擔當職業中事。聖心必。天意亦回。果爾。而疆吏權專志行。一切機宜。預。筭絕無旁掣。卽此爲陽長陰消之兆。瓊瓊氣運。亦在其中。疆事似未始不可爲耳。非不知勢堅難動。然道眼知微。有幾卽宜急赴。非翁臺誰任之。無智名。無勇功。微乎其微。密之又密。此神聖事也。夷攻夷。賊攻賊。彼攻彼。至妙之用。古人皆然。聞有馬公最賢。曾痛哭於。上前言。吾儕必壞天下事。宜任外臣。今已起。可親之以察所安。惟翁臺自有妙裁。今年寇尚未殲。

桑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三

將大退。無真將而徒調兵。少額餉而復添費。此亦安危呼吸之關也。惟我翁有識有膽。有學有才。足爲諸大君子鼓吹領袖。故敢妄言至此。

寄劉念臺先生

戊冬之初。走覲清光。既聞緒論。大抵從躬親體貼中來。一言片句。莫不質實可味也。真貨經濟。必真實學問人爲之。方今時事多艱。主上求治恭切。亦未嘗不求直言。直言亦未嘗不受。其如寒者之衆。何頃者風變異常。天黃日青。連旬有餘。載籍所未見。聖心惶懼。三月初七辰時。撤內使詔下。卽日風息天清。又十日而靈雨大。

冷。天人之感。真若影響。史載漢明帝理出。雒陽獄千餘人。宋神宗罷新法十八事。皆卽日大雨。向諫史而見之。今親見其事矣。若得格心之大臣。使皇上念念事事如此。日日歲歲如此。太平真可立致。老先生林臥。積誠彌至。觀變亦彌清。賜環之日。使當世大本要務。歷歷落落。俱在胸指掌間。聖主傾心傾耳。此則太平之佐。太平之會至矣。予日望之。惟願老先生強飯怡神。使蒼生有賴。近疏五篇附正。雖命嗚稍殊。然道目所及。必能昭微意之存也。

復錢塞菴相公

桑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四

屢承手諭。遠爲國家近爲江南。又近爲桑梓。諒大臣林臥心事。當如是矣。季春七日。撤中使德音一降。而二旬以來。黃天青日。飄風重靈。一時俱廓。向信天人感通之理。今親見天與人君感應之事也。史載雜陽獄出千餘人。新法十八事罷而甘霖立降。古人今人所以事天者。心或有間。人若一復其本心。天所以應乎人者。心曷有間哉。况自應其宗子者乎。此時倘得一大人格心正事。引而伸之。優游不迫。使自得之。容言以知人。官人以安民。治天下可運諸掌上。惜無其人。謂之何哉。蔣簿仁廉如此。真足愧用。第諸公今解將到。其收銀各衙門。弟已。

略為之告哀。幸遇餉科章格菴。乃吾鄉有道仁人。而餉司葉潤山者。亦東魯講學自命之士。二人同心。賢薄之。幸一切吏胥勒索。或可少免矣。地方盜賊縱橫。此非良道不能控制。下此雖有賢令。賢捕。僅可救方百里之內耳。應撫眾謂得人。未知新政如何。使蘇浙應手。內盜可消。更使皖蘇相應。江南可無寇患。更層進而求之。未可盡言也。官戶報田。未知微意所在。璫雖暫存。已除去。兼查起存錢糧字面。浙人之眠。或其少貼席乎。

示撥修三月十七日

自二月十九以後。屢大風。或連三四日。或間一二日。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五

此變最大。耳目載籍所未經。且其占亦甚危。蓋時風主聖。恒風屬蒙。思為貌言視聽之宰。風為雨暘寒燠之先。而此番天黑日青。臣民皆大驚恐。惶惶無厝。皇上亦憂懼累日。三月初。火藥廠又燬死百餘人。擇以三月三日祈禱。然於初二日殺重囚二十餘人。吾甚憂駭。以為方將祈恩於天。而先期殺若干人。天可禱乎。初三晨。遵旨入科。布袍拜禱。黃土瀾天。少頃風大作。蓋乖氣能先吸沙土升騰。然後戾風隨之。人以為風吹塵土而成。雷以事實考之。殆不然也。初五夜。狂風尤甚。徹旦及申。飛瓦拔樹。人馬迎風者。皆不能前。且幾有吹而倒退者。

皇上乃於初六日下詔自責。然亦切責海內之意。居多。初七日盡撤回內使。此時吾亦在署拜禱。忽見此詔。喜踰望外。是日風即寂然。史載漢明帝宋仁宗事。皆即日大雨。今一撤中使。即日風恬。天人何親切至此。不見今事。不信古人。噫。孰謂天道果遠哉。此是海內大腫毒。一朝盡拔。兆民更生。萬事庶幾可以漸理。惟吾浙未撤。亦減損其大權。害常頗輕。且一二年後。鹽利搜括稍有增。報亦必皆撤。鄉邦可漸安寧也。此番求言。乃閭中所擬。各求而實禁之。吾本無言責。所以不言。垣中二三公有虛訪者。各以切要語之。大都亦得溫旨矣。不誤天下亦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六

未嘗過為危詞激論。以累相知。紆起以聊盡其心。豈非時之為耶。

復錢塞菴相公

東警乍聞。聖心焦勞特甚。以愚私計。駐義州。殆是年來故事。特往昔不報而今報耳。非今歲特來而曠昔未嘗來也。召對惟黃東老侃侃切切。深聳天聽。覆問再三。廷推宜麻。未知竟得屬否。其言以中使才撤。邊報即聞。機關可疑。數句發端。而未言近來用舍喜怒。時亦未嘗云云。於時皇上霽顏優容。無秋毫逆耳之忌。復令四十三人。一槩錄進奏對原語。俱留覽不發。用舍

之機。只在旬日內見也。蔣簿解事。不至過費。然書齊。索終未能免。惟收期速竣。差可爲良簿慰。全賴章格。一人之力。惟賢惜賢。自有同心。因渠歸。附候爾社。使畢。暇教約在仲秋。

復王玉銘平谷

不佞一質率儒生耳。每與世間倘有濂溪明道其人。欲負笈而從之。更求明所未明之事。安敢爲人師。况敢爲才品。幾植如門下者之師乎。在門下好學。真今世之古人。而不佞當之者。恐爲有識所竊笑。如何如何。貴治三輔。要邑頻年東警。屹然金湯。目今未雨綢繆。最當早計。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七

第一要義。不過固結民心而已。歷觀近年。凡遭患者。無不由本境人心。先自潰決。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及今閒暇。正其時也。至於罔民之道。門下啓戶。登堂一言一行。皆可感動萬衆。言之發。又總根於不忍人一念。美意具。則良法自生。隨時隨事。莫非膏露。無藉鄙言之屑矣。

復李懋明南大司馬

庚辰五月

某少鮮知識。自萬曆乙卯。見祖臺約束報科人役一事。而心竊服之。以爲能禁此最難禁之人。必有不怒而威者。後來漸測高深。知祖臺學有本而才有原。居官居鄉。

無事不認真料理。以百姓爲心。綽然古大臣之風也。留樞事宜。積蠱非一日。整頓實難。然蠱元亨。先甲後甲。正於君子是望。若其易易。尋管人早居功矣。何待今乎。緒芬則先理其所急。蠶久則煎之以機。使反正而不知物力窮。則自昔敬仲茂弘之徒。每有善處貧之權便。此皆祖臺半生敬歷十年靜養中所熟煇而優爲。顧留樞未足竟萬解之用。豈愁用諫於留樞也哉。小壻棟初授方司。別冠經生。何知鈴務。幸得大君子爲依歸。雖云堂屬實師生也。亦幸少而有志。所向不迷。長夕提命。微第職。享攸賴。又有成就人才之遠造焉。雲翰下頌。報稽半載。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八

統惟鑒宥。

與陳卧子紹興司理

庚辰五月

當世碩果有劉念臺先生。今屬祖臺宇下。惟賢知賢。必能德業相成也。巡方安民。要在察吏。使之真察真安。惟祖臺實克肩之。兩浙生靈。不越仁人方寸而足。行無可獻。僅獻斯言。敝同門汪山陰父母。潔已愛民。當於古人中求者。試舉所知。以俟朗鑒。

答朱勉齋

御教至再。見祖臺於哀毀中發憤砥礪。溫故知新。古人往往以大不幸而聞道。今其類是也。中間如言改過從。

人是則於克己功夫最切。如言修名難享福。則於造物機關最破。如言富強與設三科用人。則於救時策略最當。循此以行。上達何量。執此以往。救民可期矣。若夫聖條神覺。發源迥殊。用功懸絕。欲借彼以通此。既不得。即執彼以當此。又不得。徑於人倫日用。實察實行。忠孝到頭處。而朝聞夕可具是矣。朱子曾有言。權將禪且闕起。專學聖人。這邊味長一寸。那邊味便縮一寸。久久銷鑠無餘矣。昔時所見光景。可捨可據。惟祖臺自知之掌上。集不及錄出原稿送上。

與金伯玉

卷四十六

文錄

九

伯夷無怨。太史公為作傳多怨辭。為後世言之也。非為伯夷言之也。讀者乃以為失體。今觀朱勉齋公祖狀。太安人若配。有怨辭。故以不怨之學告之。知所以無可怨。乃能去怨心。使後世讀是傳者。不比於司馬子長之蒙疑。則必自翁臺始也。

復蔡雲怡濟南道 庚辰

抵德城。得兼讀後先手教。如對芝宇而聆金玉也。喜慰。喜慰。義州之耗。實深可慮。祖臺向嘗有言。於今已驗。乃當事猶有踣敵易將之忌。弟謂文武二將不同。易不易。非可一律論也。微言之而人莫之聽。坐見秋冬決裂。恐

又甚於昔年。目前一無可恃。除非特天與。高皇之靈耳。迨開本無吉甫。况吉甫所賴。又在張仲乎。畿輔二東。赤旱連年。草根樹皮俱盡。舟行旬日。孩童衰媪。夾岸哀呼。坐而聽觀。酸辛墮淚。或人拋一文。或舟稍近岸。則與。月半既。沿途行此婦人之仁。可一自笑。然堪為地方悲哭矣。發憤雪耻。則須深心大畧。救災活人。則須惻隱慈祥。不知當事何故偏少此二種。而兼具二種如祖臺其人者。則又東之川與未川之間。所望者天心一開。高賢大良柄事。舍是何濟焉。三厥活饑民十六萬餘。雖未大展仁人之量。亦比富鄭公十三事業也。屬吏一經品題。

卷四十六

文錄

十

兼賜指揮。彼心當益真。才當益進。弟亦一一恭識之。遇有訪才者。即當誦之。弟舊冬迎陽諸疏。競以為迂。其知者以為為禮也。蓋此中微棕。自灌老映老外。少有解者。今逢慧日。矧徹精神。顧此等事實有天焉。不可強遇也。掌上集未敢輕出。前歲葉瞻山侍御。孫松石太僕。皆欲鐫行。弟力止之。總之此書遇知已者。一相賞鑒。足矣。倘賞鑒者而居其位。則此書或有功於世。欲居其位者。取資於此書。萬不能也。德州守方公。苦心大才。目前煮粥一事。勸賑設處米五百石。饑民萬人足半月之需。觀其調度有方。亦今日難得之循良也。

復高驚磯按臺

奉使中州原擬拜聆德教適逢公出未遂振衣輪賦儼臨。曷任悚哉伏念台臺之周恤旅旅不忘客况如此其至也。因而思豫州八載亢旱屋無人而有偃屍田無稼而多棄孩不佞目擊法然為之腸斷無力無術默默籲天人禹州則益聞饑民且嘯而為盜矣馳驅之際兼滋戒心幸大梁王道尊多方諭戒出受撫者甚眾此輩亦親至不佞署所告哀又有忍死饑民亦紛紛見訴不佞婉轉勸導惟以兩臺上請及設處賑濟三說慰之蓋散其已成消其未然實亦無過於此此不但饑民意中事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十一

亦道尊意中事口中語也愚又有一見則謂叩關路遠不如隨地鄉紳殷戶各救其附近居民不能大均於樂歲且小均於凶年實至平心至易為之事不佞在家鄉嘗身為之者不知台臺可以此意明諭通省許以旌復如弘治間事例或有應者則庶幾中土之民可甦因辱台愛媿媿及之

與戴上慎戶垣 庚辰

吾輩此番奉使適逢饑地又聞警信動惻憫兼懷戒心每每煩地方當事矧料而吾輩謀力毫無贊補如何如何年兄還朝之日必有條陳然目前之救尤急惟有隨

地鄉紳殷戶各自救其附近饑民此法此說前片內已奉 聖諭未聞響應吾輩雖屬過客或可各捐十金左右致之道尊以見痛癢相關之意可以感鄉紳可以愧本地殷戶或道尊述之告示中亦可以使饑民知德萬一上聞亦謂使者停驂不憇然於民瘼如此亦稍稱臣子之誼也但須俾自年兄弟從而後乃為得體不然弟亦未敢擅行耳祈密裁示

附批禹州申繳賑銀呈

驅馳饑地日覩僵屍棄孩罔救不得空回破涕十金寄賑未盡此心百一耳守土銜命官有主客憫災恤災心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十一

無主客也長會業向天潢泊當事點出微衷矣攝篆君乃以歸金為相體何如以見信此心為知己耶

寄劉淇六脩撰

封事竣立秋後一日宿杞蒙令即世兄慇雅過分其體年翁之意則至矣而當之者踧踖如也弟自臨清入大名入雒無地非俄殍老天厄此數千里之民何至於此而北方風俗人情大抵可異世貴素封視鄰里鄉黨痛癢不相關奢於一己吝於他人習成此種學問他年禱禍匪淺項歸途經曹縣聞有一巨室地千頃歲入米麥菽約四五萬而值此饑饉毫無施賑反高勒米價以誘

得意。今幸大雨之後。小米每石四兩七錢者。今三兩
台二錢矣。渠方歎以為失算。傷哉。此輩不知何道。可以
感之。起民生於溝瘠乎。戴年兄同行。沿途極仗其庇。且
不執我見。聞善即行。如以使臣倡捐賑之誼。則天潢戰
心。遇棄孩發拯救之懷。則焚婦號泣。擴而充之。豈有涯
量哉。五孩記因屬仙鄉事。錄出附覽。兩臺雖未識荆。皆
有教至。弟即以救荒之事。代仙鄉之勞。獨力懇之。未同
之嫌。所不服願。但恐輕微。不能感動耳。如何如何。

寄金伯玉 庚辰

從水至清源。六月四日。改陸入禹州。幸王事已竣。舟行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七

二句。都中未竟諸應酬文略具。而尤喜在語類一書。序
例本末。頗覺無憾。此書倡意。實自翁臺。序例無一字非
實錄。如向後世之士而親告之也。家載一條。并抄附覽。
朱子文集。得做語類例。及其十之七八。亦一快事。翁臺
可以一年功夫。創之。或弟再效數月。較訂之力。何如。又
弟意欲將周子以下。除近思所錄外。泊國朝諸儒語錄。
總摘其粹。且要者。彙成一書。或近思分十四門。則各
近思廣錄。或直以人為經。語為緯。則可名羣儒語輯之
類。此非二三年心目之力。難以刷到無遺。翁臺目下。優
閒。若得搜輯諸書。逐本批抹。過必去者去。必取者取。兩

可者姑俟。分爲三等。從容商略。共就此書。又非古人後
人吾人之共幸耶。書若頗有頭緒。弟身不北。尊駕可南。
盤桓山房。青松流泉。良足娛也。

附伯玉復柬

別後鮮可質語者。伊人一方之想。時時在懷。接台翰。
聊慰荏澗之意。語類裁就。是天下後世人之幸。至家
載一則。厚德虛心。更今人所不易及。弟何人斯。乃獲
附驥以彰其姓。字。愧矣。愧矣。朱子文集。并諸儒語錄。
弟時多批閱。頗有纂輯之志。近因深切自反。於道樂
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昨非今是。疑不自持。意欲將刪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七

述之業。少待歲時。今且刻刻作爲己之功。將來或有
所聞。後敢折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
人也。高明以爲何如。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
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貼。又米鹽
瑣屑之務。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
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遷
善改過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
悟千聖之學。咸本脩身。脩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
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膏談。而弟却覺是向
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

鈍也。意欲從此加功。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
處。明眼。曠師。尚何以爲之。觀策也。至於時事。遷流。翁
臺耳。目。會。廣。無。俟。第。費。要。令。吾。人。不。忍。人。之。心。與。不
自。失。之。守。並。行。不。悖。此。中。真。有。命。存。翁。臺。固。自。知。命
者。吾。君。吾。民。之。志。畢。竟。作。何。歸。着。耶。便。中。祈。一。示。之。
與。盧。紫。芝。清。院。庚辰

舟。晤。大。魁。積。條。過。荷。隆。情。感。載。之。心。與。南。流。俱。行。台。論
吳。令。才。品。因。事。益。見。非。惟。不。妨。於。功。名。且。足。爲。進。步。先
聲。者。自。非。真。人。十。年。靜。息。臨。事。觀。人。烏。能。開。此。河。目。出
此。淵。識。海。度。哉。旂。弁。之。間。權。衡。自。定。所。以。伸。棟。魂。杜。餘

樂事全書

卷四十六

書廣

五

器。知。翁。臺。直。以。天。道。至。公。行。之。矣。再。蒙。德。德。下。問。近。來
著。述。雖。頗。有。之。或。未。切。目。前。世。務。何。敢。煩。費。清。神。惟。頃
者。奉。使。雜。中。曾。道。五。孩。記。似。可。悚。動。民。牧。與。素。封。心。事。
而。掌。上。一。集。成。自。戊。寅。則。實。不。佞。弟。自。負。爲。太。丹。堪。轉
其。民。於。膏。域。者。非。真。同。志。不。敢。輕。出。翁。臺。他。日。躋。坐。論
之。班。或。當。對。非。之。資。何。如。何。如。方。今。轉。治。之。機。全。在。政
地。而。職。掌。久。忘。下。手。茫。然。縱。今。有。心。猶。恐。無。術。此。冊。指
正。立。方。小。大。本。末。略。備。惟。祈。公。餘。默。自。披。閱。以。當。晤。談。
亦。望。勿。輕。示。人。倘。遇。樂。取。人。善。之。君。子。則。又。不。可。不。出
也。明。公。自。能。酌。之。

與戴上慎戶垣庚辰

陪。末。連。月。事。事。蒙。磨。八。月。朔。幸。抵。家。園。矣。自。前。有。一。要
務。東。南。千。萬。生。靈。繫。命。惟。今。日。當。言。惟。年。兄。可。言。則。來
春。消。兌。是。也。新。旨。申。飭。甚。嚴。大。端。有。三。曰。不。立。宦。戶。
曰。米。悉。歸。倉。曰。及。期。交。兌。是。三。者。皆。臣。民。所。當。遵。奉。便
國。便。軍。便。民。實。一。以。舉。之。官。民。一。視。無。敢。後。期。國。便。矣。
至。卽。開。兌。滿。卽。開。幫。軍。便。矣。至。於。便。民。之。道。請。一。一。申
言。之。天。下。漕。糧。浙。直。獨。多。浙。直。漕。糧。蘇。松。嘉。湖。等。七。郡
獨。多。漕。規。加。耗。原。有。濕。潤。篩。颶。淋。失。等。項。名。色。淋。失。所
以。防。補。缺。耳。濕。潤。則。恐。米。色。未。乾。篩。颶。則。爲。損。和。糠。批

樂事全書

卷四十六

書廣

五

稻。穀。茲。既。凜。遵。功。令。歸。倉。早。兌。米。色。整。潔。加。耗。如。額。民
之。奉。法。已。過。近。年。來。動。輒。於。正。耗。之。外。復。勤。使。用。每。石
索。銀。少。者。數。分。多。者。踰。錢。此。亦。非。盡。旂。弁。之。橫。也。因。向
來。奸。民。或。暗。講。折。乾。或。插。和。低。米。甘。於。額。外。出。費。旂。弁
遂。借。爲。口。實。併。索。良。民。今。明。旨。凜。然。卽。有。奸。民。婪。弁。諒
不。敢。復。蹈。折。乾。低。米。之。弊。則。會。典。清。規。自。宜。軍。民。一。體
恪。遵。不。應。復。於。本。色。正。耗。之。外。藉。口。使。用。二。字。須。祈
天。語。申。飭。斯。軍。民。均。便。而。國。課。永。有。賴。焉。年。兄。以。南。人
言。南。事。以。戶。垣。言。戶。事。必。有。以。石。投。水。之。遇。惟。詳。慮。而
決。行。之。

壽劄念新

庚辰八月

憶昔走謁。修復二載。老先生游。偷密証。日深一日。使擾
擾舟車者望之。莫測其底衷也。然舍人倫日用。舍詩書
執禮。亦正無復深微。老先生步步實學。所以能為後進
楷漢。正在於此。貴府新司理陳臥子公祖。曠世高才。趨
向甚端。點以神丹。化以時雨。今日則錫福於全浙。異日
則錫福於海內。與手造親施之。亦何以異哉。沈石臣進
士。當今有志名流。方將寄命百里。翹企有道。數百里涉
江濤。求晤德容。幸不吝金玉。進而教之。成就一士。大於
嘉惠百民。謂此一士者。他年無疆之民。倚賴焉。不避瑣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十一

附念臺復東

承示邸中建白。稍占秘省。丰采遺際。聖明苟可以
肝膽自效。何嫌躍冶。况處寒蟬。結舌之日乎。是以
風也。至郊祀大典。細領嘉謨。當是定論。即不行於
今。亦將信於後矣。學力進地若何。想已得手人。即在
仕途。時時有實踐處。際此時艱。便當以擔當世道為
學問。今已信得有下手處否。能上格君心中。轉移士
夫氣習。下拯生民於塗炭否。或今日更須有商量否。

此不可不急着眼也。勉之。他日幸無負高先生。沈石
臣沉潛個個。大是道品。他日當為國器。更望老兄
時加獎進之。弟衰病日甚。雖坐下稍有親切。終愧踐
履未能純一步。步步着實一語。敬聞命矣。風便布。懷不
盡耿耿。

與李喬之潮州司理

庚辰

炎月奉使河南。無論炎毒勞其形。而憂憫之傷其心。又
復百倍。自畿南歷齊魯之交。涉汴抵雒。背幣滿路。棄孤
滿林。鄭俠流民。圖恐未如弟所見之。尤堪悽惻也。吾鄉
本未大荒。米價忽騰至二兩外。來年春夏。未知何所抵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十一

止寒家項。從諸老後。減價平糶。幸發願獨先。以故蘇嘉
常各邑。城中縉紳。素封。傑波。焚劫。而敝邑晏然。可見同
一平糶。蚤發。即官操民權。遲發。即民操官權。年翁深識
治機者。當必聞而適然。外啓戎役。程某者。乃徽典。僑伴
汎海一案。實伊東席事。伊名在第十三。挺甘居首。代蒙
大難。實今人所難。此案初發時。幾陷不測。弟憐其寬。高
其誼。舉大誓於蘇郡。刑尊倪伯屏之前。伯屏力陳之上
臺。乃得僅從擬戍。今來受役。望年翁慨發天地之心。婉
轉寬恤之。弟為戍役方便。近於愚矣。然寧愚而稍舒此
心。不忍戒愚而坐視。年翁信亮有壽。知其思。又或併知

其不深陷於愚。故敢絮及。

與金伯玉 辛巳

春初有數字奉寄。并訊勉齋公祖。想已入清覽矣。弟年來衰病相等。自顧形神。不復堪鞭策仕路。惟期養身。教子以全晚節。引例乞休。實出至情。惟翁兄能信我諒我。他人或猶以世法勸勉。謂之相愛則可。要未為知己之深者也。小疏約當以四月初旬進。寫手令至尊宅。欲煩翁臺細心較勘。不令一字差訛。并封面合式。封口密固。種種如法。使遠臣心安。恃愛不自嫌其瑣瀆。

致錢塞菴閣老 辛巳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九

十五坊給米。惟難在查。至所散之數。料不踰半千之外。弟恒歲平糶。知其大略。非臆揣也。親翁昨願慨賑二百五十石。民命其有瘳乎。弟請從而後。亦准此數。倘更未足。願悉任之。雖罄瓶罍。而多果數。十百饑人之腹。甘之悅之也。示票二式。先擬上。幸加裁定。惟鄉民嗷嗷。放米濟佃戶之說。恐未足滿眾望。必每畝升半之例。視蘇松諸郡同行。吾邑中得九千石為主。益以諸老素封之義助。方足普濟。此須大札特致兩臺。懇其即日檄下。則通邑免餓死。而又將通之隣境。活人之恩。豈縷可數。籌可計耶。

二

舉事必藉人才。人才必須鼓舞。分任稽查。屬之士友。最稱穩當。初慮所任不同。或各從識稔而會之。今思必總會於尊府為妙。俾咸與五益之末。三爵微醴。告以溫言。益感動其病瘵之志。竭誠訪覈。益於吾民。自當不小矣。此實施濟之微機大用。親翁似不可惜半日之勞。以造饑黎之命也。

與劉念臺先生 辛巳

粟貴極矣。重以恒暘恒風。農夫求竭其力而不得。蝗又大至。天乎人耶。老先生雖未得為萬方請命。且為桑梓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辛

管救。聞貴鄉之民。亦稍稍賴之。有起色矣。貴鄉蚤殺。將登。敵鄉晚殺未插。倘秋來富室無收。雖欲勸富濟貧。如今日之皇皇拮据。又不可得也。吾鄉以流氛為外懼。猶賴豐年為內寧。光景若此。憂如之何。江湖猶難。况乃廊廟。默足以容。非就列之誼。小疏未蒙矜允。尚思再瀆。長者不以為過乎。平湖吳父母。英妙端凝。去年曾攝敵邑。餘和襲人。迄今士民思之未已。夙欽德教。敢托先容。幸老先生有以遐慰之。各鄉平糶。近方舉行。農夫漸免向隅之泣。公約一紙。并捕蝗救苗法一紙。并附呈覽。

與錢仲馭 辛巳

除夕得於尊大人處細讀宅報。知賢壻潔已奉公。上下交孚。而尊大人云。俸足後。只作牧守親民。自練其才。實行其德。誠如是。豈僅留都好官。將爲素位慊心之大君子。大學問人矣。視他人借職掌以邀聲譽。因聲譽以博遷秩者。真假鉅細。胡可數算哉。家鄉米貴。土著多餓夫。而外境望爲樂郊。流民遊僧。以萬千計。賑之不能。驅之不忍。更一二月後。未知作何變態。惟須浙應二撫。並檄各郡邑。同日煮粥。庶可救流民。而又且本境有粥。可以止此後之流。其本地饑餓者。則巨室分投確訪。量賑以糧。兩法並行。死人當少。然當事與巨室之心。未知能懇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主

切惻痲否也。尊大人亦曾商及之。

復曹縣令梁阜廡 辛巳

昨長夏道經貴治。客館借枝。略問彼中風土。殆所謂師旅加之饑饉。因之者非長。寸義風。孰能勝任哉。邑中劉將軍。有古名將風。麾下甲足以潛載。萑苻門下意氣慷慨。經緯協濟。一方之幸也。若因而廣之。仁澤足以固民。義略足以扶隣。又豈獨福此一方哉。粟貴民饑。帑無可發。官無可處。惟有勸賑一途。以本境之餘。周本境之歉。里則周里。村則周村。鄉則周鄉。分之似隘。合之寬弘。而其要則在巨室。倡率倘無能倡者。則在當事。至誠感

之舍。此則有餓而死。強梁而爲寇而已矣。浙中風俗近此。况充豫之久。荒耶同善。會錄一冊。送閱海內。相倣而行者。已十餘郡邑。雖非法所可齊。或者誠所能動。門下倘有意風勵之。以惠此一方民乎。

與錢仲馭

尊大人送家報至。知留軍枵腹可虞。今又聞煮粥救饑。見在之人。猶恐難繼。而涉江來者。不知其數。何以處之。因其難處。遂聞有併停本地煮粥之說。此大左也。主客擁杏一呼而起。將威制之乎。視其搶攘乎。計惟有司馬掌院操臺諸當事者。同心共濟。乃可轉危爲安。一曰。身

樂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主

自倡捐。二曰。風勸土著及流寓縉紳。素封。三曰。急務吞江北饑荒州郡。令刻期同日煮粥。招回流亡。懸餼。草以稱。屢降之。明綸。彈本境之禍亂。支吾目前。俟春秋兩收。是爲中策。舍此不圖。而欲止粥。以阻流民。仁知胥失者也。吾壻試籌度而行之。

與錢仲馭 辛巳

留部軍民至計。半載以來。知無隙暇。春秋雖富。心力云勞矣。念海內多少俊慧男兒。當斯歲月。或枯髯帖括。或勞逐間務。均勞於無用。而吾壻獨得早致勞於有用。思慎而事賴言中。而物安。動詳而衆悅。則斯勞也。又竊安

之樂之。生年力衰。衰久懷。遷思。頃十三日。已專役乞休矣。南北修梗。未知何日得達。天聽總以時當義。則為之。循理俟命。無庸心其間也。

致熊汝望撫臺 辛巳

秋末奉謁臺端。軫念民饑。方苦舊穀貴也。暨新穀登場。而蟻騰外狀。霜雹暗損。不幸者無收。幸收者半歉。米價不減於舊。而將又甚焉。流丐游僧。道路相接。野寺成羣。夏麥尚賒。春日方永。仁人痛寐。未知何以解同民之患。或者云。災粥有實濟。無諸弊。固矣。但設處於上。陞而難鼓舞於下。普而易。又須檄下各郡邑。刻期同煮。庶可各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三

安其土而保其生。如頃者留都煮粥。江北饑民蔽江而下。都人震恐。至欲列兵江干以禦之。則以江北諸郡不災。粥故也。大抵拯流民。莫如煮粥。救土著。要在散糧。散糧處處可行。災粥必須同舉。愚於庚午歲。曾著救饑法數條。人意謂民間貧富不均。於樂歲。暫均於凶年。本邑本鄉之縉紳富民。應各自賑其鄰里鄉黨。每語同志。遂有以此說入告者。年來德汗屢渙。不踰勸諭。蓋當此三空之世。興發道困。設處衝窮。實止有此一路。差可濟貧以安富。分之為保鄉。合之即為保國也。敢望老公祖及今檄下各屬。蚤為料理。庶免後時。救民濟瘼。士有同

心。且獻之於吉凶。同患之仁人。度尤所不厭聞耳。

致高彙旃亭憲 辛巳

京邸頻荷厚雅。客秋錫山分袂。久疎啓居。仰體學政清嚴。不敢以世套輕瀆也。楚地多才。得經陶鑄。豪逸之氣。盡歸雅純。猶文禮樂於知廉。勇藝之倫矣。弟俯仰身世。引分乞休。未荷矜允。若之何其。倘能涉世而不染於世。又不戾於世。意惟堅白者之超於直道乎。夫孰能之。冠氛日熾。徐隨州父子殉難。節槩凜然。而揚扆忠孝。維持名教。正文宗之能事。翁臺於屬下吏。聞見必真。而錄取之意。惻恤之情。較得於遙聞者。亦必加篤。今敢鄉誦。達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三

業有公揭。徧告當事。尤望大君子於兩臺。前力左右之。俾忠臣孝子之名。早通帝座。不惟下慰貞魂。亦將有補於勵世磨鈍之權也。

致許我西下江防道

留機藉庇。楚警仗義。人才之於盤錯。洵無所不宜也。然度年幸數載以來。亦云王事鞅掌矣。弟孱質孤誠。俯仰揆維。無當世用。庶幾守拙以自全。而聖明猶靳與人。以知止誠。未審率循何道。少得伸其朴忠。遠於危殆也。愛我者。望有以教之。冠氛日熾。徐隨州父子云。同前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六終